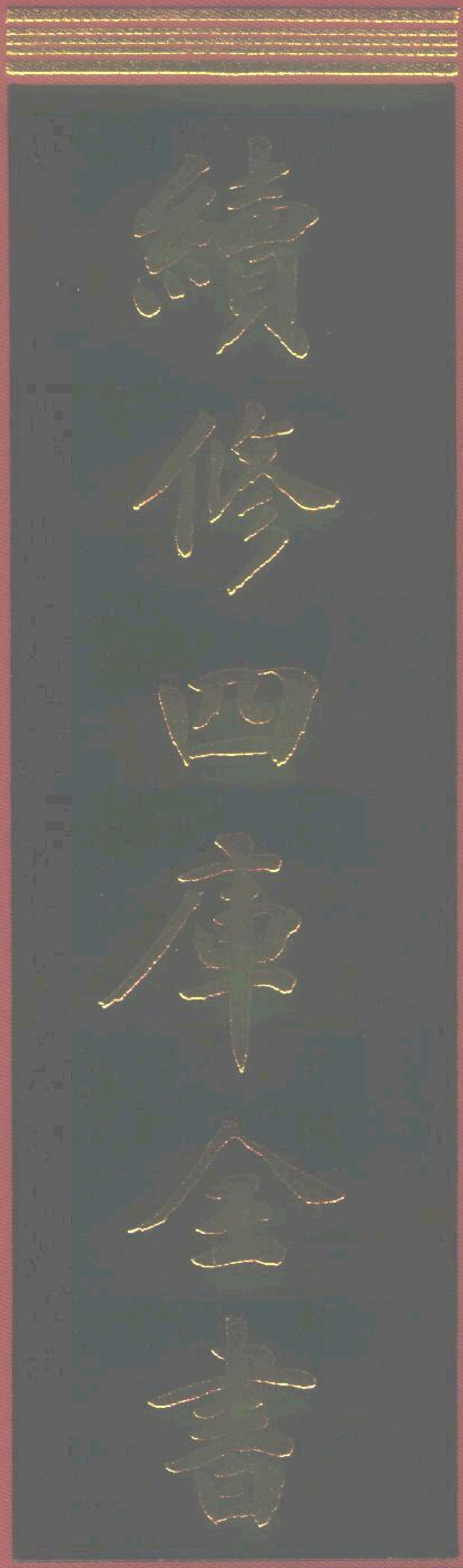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五五・史部・編年類

皇明從信録四十卷　〔明〕陳　建撰　〔明〕沈國元訂補……………………一

2277/05

從信錄引

蓋聞翠嬀綠圖。昭盛帝之籙。參漏四肘。闡鼎王之符。遐哉尚矣。然歛琴虞瑟。治化僅紀于一身。禹扇湯羅。全盛不踰乎百載。未有鴻猷景爍。累洽重熙。若我

皇明之隆盛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胡羶。肇造區夏。乾[illegible][illegible]而再闢。日月[illegible]而運[illegible]兼道[illegible]

衡古定制。使天下久治而不可亂。蓋得統正而備法隆。於皇哉邁越千古矣。嗣是

列聖承休。駿璋益懋。明良喜起。陽和迴黍谷之春。溥博昌明。下屋徹覆盆之照。伏讀

寶錄寶訓諸書。以迄名賢碩士載紀。

聖子聖孫之令緒。亦既彰彰可考已。恩生獨有感于萬曆之盛。而覺擬議之難膺也。夫淵安而知源靜。葉定而識根寧。繇今日之治效。而想

神廟之所以潛維默運于中者。穆乎深矣遠矣。當時在

廷諸臣。兢兢于典禮之大。咸以

郊廟

禰銓補爲請。不知至誠之格。原無取于恩珠璧之陳。壽乃在中。露禱所以致潸[illegible]之應也。

天子之孝。亦不在于色養之節。

兩宮升遐。推恩所以廣

遺詔之旨也。陋傳餐衡石之規。即

羣華希御。然而

宸衷潛注。念照徹于百職幽微。厥釋經章句之末。即

經席踈臨。然而
家法克遵。日玩繹乎
累朝實錄。以故
大本建倫序之元。　藩封式
祖宗之制。定大紛決大疑讞大獄息議論
之雲霓。靖西夏平播州援朝鮮掃四郊
之多壘在揆地者蒙
恩獨數。而休容以伸。居言責者切直罔諱
而雷霆不怒。豈與夫任相太專者殊與
權重而致疑。求言若渴者。或至無忌而
兆禍哉。盍我
神宗顯皇帝睿資英斂。而養之以淵靜。識
斷超軼。而出之以寬仁。學問深宏。而居
之以凝定。邁古之大德。震世之偉畧。固
難得而罄書矣。故
天眷用休。年所多歷。享盛治者四十有八
年。大德聖人與大福聖人而兼受。
少年天子。與
太平天子而交稱。於都盛矣。以纘
列祖正中之治。以鞏百世悠裕之休。愚生
幸逢
盛際。身沐
皇仁。無以發揚大政。聊以得于見聞之確
者。手爲集錄。而敬銘之曰從信云者。夫
亦附于庶民之徵云爾。

秀水經生沈國元敬書

從信錄總例

通紀創於東莞陳建、自洪永迄弘正。續紀補嘉隆兩朝。覽者以其編年敘事、文順義明、遂推爲

本朝典故權輿。然名賢輩出、博洽代興。憲章吾學、大政續編、典則、統宗、紀聞、彙編、史料之類。當

聖明不諱之朝、百家紛紛競勝。于是取通紀裒之。刪蕪納新。削荒引實。參覈之詳、編摩之確。允稱精簡。

神廟嘉言善政彰彰在人耳目。然無成書。無以慰海内士民覲揚切念。今廣爲搜討。無慮千卷。連章隻字、罔不酌領。然必詳註所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

黄閣總揆、凡政令議論、當以此爲推準。故錄中必詳其除則以職掌之所在定一是而條隷之、不復不濫。

凡無關大政、無裨實典。訐奏而穢毋相攻。狥私而毀譽交炘、褻瀆君聽、淆亂人情、雖工弗錄。至災祲變異、備載以驗占考、玄鳥履武、商周不遺、神語石言、盲史畢紀。意蓋深矣。

詔諭勅旨等項、凡係

天言。語語典誥、字字綍綸。何敢妄贊一辭。

謹遵本文成句恭讀、以便後學誦習。

名賢奏對條議、洋洋灑灑。連篇累牘、讀者反復始了。今略爲標注圈點、曉然揭其意指之所在、使人開卷即得。亦助讀書之一捷也。

凡有益後場經濟者、全取節錄、或擬題、或稽引展書、確有依據、豈不快覽也哉。

萬曆歲庚申秋日秀水沈國元識

皇明通紀從信錄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至丁酉十七年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二十七年吳元年止
第四卷
戊申洪武元年至二年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戊辰二十一年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甲戌二十七年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止

建文紀

第十一卷
己卯建文元年至庚辰二年止
第十二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三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子六年止

第十四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十七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十五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未四年止
第十七卷
庚申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八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九卷
己巳正統十四年至辛未景泰二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二十卷
壬申景泰三年至天順二年止
第二十一卷
己卯天順三年至丙戌成化二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二十二卷
丁亥成化三年至甲午十年止
第二十三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至丁未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四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二十五卷
丁巳弘治十年至乙丑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六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八年止
第二十七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八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戊子七年止
第二十九卷
乙丑嘉靖八年至丙申十五年止
第三十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丙午二十五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乙卯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二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止

第27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神宗顯皇帝紀
第三十四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辛巳九年止
第三十五卷
壬午萬曆十年至丁亥十五年止
第三十六卷
戊子萬曆十六年至壬辰二十年止
第三十七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至甲午二十二年止
第三十八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丙午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九卷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至壬子四十年止
第四十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庚申四十八年止

皇明從信錄卷一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

堂構宸大正與湘仙志紹應

高皇帝起兵濠州、　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　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　皇考仁祖淳皇帝與　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　上季子也先是　陳太后夢一朱衣神餽藥如丸煒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幛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嚮晦將寐忽灼爍如焚家人疑火走護之竟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　仁祖求醫歸遇一僧詢故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　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　仁祖欲度爲僧　太后不欲至正四年甲申、　上年十七時值旱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　上乃游江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二載仍歸寺中時春秋二十五矣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

羅田徐壽輝等各擁衆數萬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上乃祝伽藍神卜筊得吉遂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諜執見子興子興見　上狀貌奇之與語大悅留叅謀議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宿州閔子鄉人也素剛直重然喏愛人喜施避讐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衛者謂當大貴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子興撫如已出馬公尋卒子興爲女擇配以　帝鬱蘊有智略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之即　高后也　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朔爲萬夫長

二馬合勢
女英堅成

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懽酒酣聽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曰吾覩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奇徵異兆今如此　太祖神武天授規模横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同符漢祖其謀已肇于齊梁之季誌公居梁時作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一時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百年後李昇之周人以雞犬解酉戌之說南北爲曹遺也軍之應然第二句江南事有馮馮者謂馮勝堅人主諸詔失寫其姓也酉屬雞乘雞者尊推之上爲戊申　太祖登極之年也戊屬犬即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爲庚戌是跨犬也司南而位自南而北抵于十位也秉夜燈元主夜遁出建德門以去建下爲安德爲仁也東鄰指張士誠闕者滅也滅士誠則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神龍盤結而虎爲之先若遇其後也遇明興顯然建國大號也其爲　太祖之讖信然而豈臨濠偈安卜國之主是云哉誌公族姓朱塔于鍾山下　太祖卜其地爲　孝陵改塔于東十里即今之靈谷寺也又于雞鳴山建寺祀之傳有問劉誠意者　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現示其兆葬即其地宜矣）

二郭咲方
不相上下

世風多忠

徐壽輝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又遣曾法興陷安陸知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攻沔陽推官俞祖述捍禦城陷被執使降罵不輟支解之〇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死

剛決

是月元廣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發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沽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國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

獨復西南要地功不可朽

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

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羣盜多引亡宋故號宜徙帝㬎子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掠徽州遂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不能决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厲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摶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摶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　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徐壽輝將趙普勝戰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為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被執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斥之庶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河西人搠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以孫德崖等為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於獄　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

春　上在郭元帥甥館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

議是

附　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爲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禎
花雲　陳德　顧時　費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鄭遇春　郭子興　郭英
胡大海　張龍　陳植　謝成
李新　張赫　張銓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國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瑛廣德路治中、國珉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國珍疑懼、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忒迷失、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珍爲衢州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有溫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元末諸雄、推國珍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其所營爲、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威定霸之略、特元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於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招安大猷乃爲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既從而復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既優之以卑辭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何利而自反損如是耶、不惟國珍有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心、四方覘睨者聞之、亦奚憚而不稱兵也、況此事[illegible][illegible]亡矣、已開猶設之勢、有所不能、而國珍往尊時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兵未起也、是在元謂之首亂、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一海隅寇耶、執劉基之言不用、則知國珍之必不可將、撫國珍之不可軸、則知元祚之必亡矣、若我　聖祖之於國珍、服則待之不疑、叛則討之不赦、觀其遣還賢于數言、推誠布公、豈非天地覆載之量、帝王馭世之略乎、雖然國珍當我　聖祖招諭之初、其揣逆順、測成敗、甚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旅歸附、不失爲開國之元勳矣、乃反覆觀望狐疑不自決、卒至國滅身虜、惜哉。

胡粹中曰、猛虎出柙、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構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易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爲忠義矣、乃以海中膠之舵、路遠激其怨、而使之再叛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承齊不屈

五月、張士誠陷高郵、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之、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守高郵、出李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噪乘閒入掠城中、偰哲篤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趨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撝齎詔諭之、詐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黼、泰不花、李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　上與費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

僞仁義以聚人心

聚衆於鄴舁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餘衆屯橫澗山　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衆降○定遠人馮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弟國勝美貌長軀勇毅多智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遇　上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衞左右國勝後改名勝又字宗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　上大喜遂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畫餽餉甚見親信　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鷙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復爲千戶至是率所部伏

黑將軍

太和充溢

謁　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僞帥降其衆○　上將兵取滁州時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衝　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濠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州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歸　上喜其才勇卽命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　上失焉文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禎携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　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　上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卽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煢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爲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盱泗以二人麁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卒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擅濠州很戾益甚于與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

蘇老云國之攻元獨取其最下是謂葵木來而自

容整肅、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〇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斂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胡粹中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讎、忠足以殄君之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使為將帥、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衙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啓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

太祖一生主意

管小鼓箏蓁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壻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邇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高郵、太破之、士誠突圍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 王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帥師往、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每日蔟攻壘、壘垂陷、復

精奇

大正智保滁州

冀臨預渡宗升天說耶

大敘已定

去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　上以計紿之乃斂兵入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戍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虹縣胡大海來謁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王志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鷙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　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己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邀　上卽與皆往略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半途[illegible]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卽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　上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毒酒害我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　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鬢聲音洪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叅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

人臣之義皆以脫脫為正

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濶察兒加大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濶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剌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

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煖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　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　刻二金甲神人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

用心無益

而挈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攢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胡粹中曰古百工執藝事以諫但作爲奇巧以蠱惑上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爲之謠曰帝也吝察太子鼓笯兮子如此欲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元至正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太祖定計取和陽

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　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后、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

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興聞再

湯和有勲
詐敗爲功

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謀於　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塡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

良謀

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猶未知和州已拔、命　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　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興、遂屬　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　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　上旣總

視天下卽如一身一家民命此安歸乎

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王貴部曲、未盡心服、惟湯

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定遠人茅成和州含山人仇成來歸、二人驍勇有膽畧、　上皆留置麾下○　上與張天祐等議分甃和陽城、計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　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卻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　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

抑風濟道

擊卻之、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滁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舊與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

天子一統之兆

他往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鬬德崖為子興所執　上大驚、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必蓄異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忘其名）者以為不可力止之子興聞　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illegible]）復諭其衆歸　上以出德崖於是　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

三月子興卒、　上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為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

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檄滁陽之子郭某為元帥、張天祐為（[illegible]）右副元帥、　上為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年十六、隨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愈代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咸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滁州懷遠縣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畧、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為羣雄劉聚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見聚日事剽掠、終必無成、聞　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乃領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　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

俊傑

雖宗蕃戚閒乎英主折于古閫豫定

天之所與無往不得其助

附、　上喜其勇壯、用以為先鋒、

按史去歲馮國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悉皆名將也、惟吳復、花雲二人為廬和人、餘皆滁產也、昔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啟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為之股肱羽翼、稽古驗今、豈偶然哉、

太祖謀取金陵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為人桑世傑、和州含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為水砦、以扞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窘、聞上駐師和州、豪傑嚮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云諸將欲

率舟師來歸、為君弼梗道、乞兵援之、　上得書、大悅、謂李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　上、登舟出湖口、至銅城閘、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寨馬腸河口、以阻諸兵、（勢之大威）　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道小港出舟、會（天意）天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從　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金朝興、驍勇有謀、亦率所部來附、軍聲大震、　上遂定渡江之計

籍鄉兵

仁王首取

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艫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麾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〇郡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窺伺、上用昇計、籍鄉兵、選稅戶宋成、吳文遇、朱伉隆等爲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安〇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甚悅、遇安甚厚、事多預議〇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〇李善長爲

次備

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〇合肥人楊璟率衆歸附、璟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則以衆數萬來攻太平、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埜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埜先、太祖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許曰、生我謂何、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埜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埜先初意其衆未必從、故陽爲招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竢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太祖

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埜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强也縱之還埜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郛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

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擣鎭江據險阻絶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　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巳越之彼之喉嗌我巳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劬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柰何捨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埜先既得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埜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

郭元帥皆戰死埜先追襲我軍於溧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乘後擊之仆地揕槊刺死埜先○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陳埜先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宋龍鳳二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砦破之時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元兵結砦采石南北不通　上命常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既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蠻子海

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　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按金陵即今南京地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鎭之故名後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隋爲蔣州唐爲昇州宋爲江寧府元爲集慶路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之南臺）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是夕令之宿衛環　上而寢悉屏侍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臥侍臥榻傍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

遣兵渡諭

太祖發兵取鎮江

聖人

單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　上嘉福壽之忠命爲棺衾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拜冠江上有功累遷宜慰使都元帥戍豁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

士多敗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合潰散壁寨於天寧州　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爲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　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

鄧愈等克廣德路

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四月士誠寇宜興　上命耿君用拔之宜興要地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

六月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彰德李實如黃爪（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爪民皆無災）

七月初江南始亂達識帖木邇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木邇遁入富陽平章左

荅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杭州達識帖木邇乃還○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祥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爲都司王璹爲照磨欒鳳爲管勾夏煜韓子愈爲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光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爲之置

看王開國氣象自不同

師臣之風

雙刀王

大頭征張士誠

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爲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爲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奸僞、以達必大爲指揮、○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爲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下鎮江、　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遣報、　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　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王弼、率衆歸附、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於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命宿衛帳下、○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擅稱名號、遣將進據毘陵、（今常州府）旌旗相望、　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爲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爲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癸巳之夏、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貶謫脫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是年來、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

徐達計擒張士德

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地、擁兵强、遂爲勍敵、○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太祖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恤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遣、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　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　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

擒士誠氣沮　太祖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開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十月丁亥　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益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黄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　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内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斂兵奔及城達率軍圍困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宋龍鳳三年）

正月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遣使求援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筭李崔等敗走○毛貴陷膠州復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摶霄爲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濟南告急摶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摶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摶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摶霄守河淵之長蘆摶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摶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摶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

兄弟死國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虎迎戰敗之遂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守將李福安

荅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莘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乙亥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都元帥統兵守之

溫祥卿進守禦之計

三月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　太祖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

相繼皆下（完祖廬州六合人初爲元義兵元帥屯太平時完祖來降上喜其勇悍賜金帛俾仍舊官亡何復叛數與我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十諸將弗能當至是被獲縛以見上上曰爾當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

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衝城水寨其將王貴紐澤率衆降○時羣雄並爭民無定向廣德宣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政率兵攻泰興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克青陽縣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胡良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禎增兵協鎮其地勠力設備毋寇至輒破走之

人與地宜

（按是時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咽喉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二邑既爲我有賊兵二師救精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絕）

七月我師徇宜興取常熟○鄧愈胡大海既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扳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

張士誠降元

八月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於元雖受太尉之銜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安吉皆下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　上命舍人李文忠策應合兵攻破其城斬天完僞將洪元帥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僞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按友諒沔陽漁家子常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毅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爲元帥因隙襲殺文俊并其軍自稱平章）

太祖命將取揚州

冬十一月　上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食盡復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

孫[illegible]

快心

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　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舊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奄至徽州時徽州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甚少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李昇等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皇明從信録卷一

余闕以忠義爲守故孤城百戰無不克捷及城陷之日夫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宋景濂謂其賢于晉卞壺諒哉

皇明從信録卷二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宋龍鳳四年）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不花○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幷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童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彊衣巾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

闕之所長

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蔣廷齡、丘丞、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尙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旣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

先是余闕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　上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

皆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拒、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

（姚福曰、余公守安慶、羣盜四面攻之、　太祖與接戰、不加一鏃、何也、其時友諒僭大號、據全楚、　太祖提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以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鋭、然自撤其翰身受强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覊兵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畧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爲我用、其後友諒覆、下安慶、然兵力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已莫能禦。豈非天哉。臨川朱彥昌弔余公詩、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爾。）

置營田司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欒瑞、率僞州判朱定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回馬馱沙、擒欒瑞。

（按國初諸大將死忠王事者、桑世傑爲首、後追封永義侯、配享　太廟）

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擊賊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取淳安、夜襲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遁走。○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復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

昌○毛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劉福通遣將王士誠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劉福通兵西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據汴梁迎韓林兒都之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即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港大破之又破士誠兵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盤子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以懷慶降劉福通馳其民入汴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率李福蔣英劉震黃寶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營降士誠以楊完者死益無所憚遂遣兵據杭州嘉興紹興皆爲所有

十月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宜興復帥舟師擊張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囚之○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

謀取浙東

體陛擺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時羣雄割據、　上因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兵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今金華府）不下、　上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十一月壬子、　上第三子生、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前往婺城探聽、宗

顯博涉經史、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以告、　上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敗處州參政石抹宜孫兵、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寧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　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以明順逆、兵既入、擒帖木烈思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有親隨知印黄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上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按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上駐兵之地、種種靈異、載

紀非誣、太祖自製西征記、太平陣上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在俄頃、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哉、）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宋龍鳳五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士誠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陣、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樂平儒士許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

雄略奇識是其定本領

有雄略者乃可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　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於江壖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十餘莫敢前且分兵欲

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餘人殺溺甚衆敵宵遁去復寇常州良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鋭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　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以美之○陳友諒攻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敗走之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尋城破的斤戰死

柔和之以文人趨就化成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　上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金華民獻能詩女子　上命詠于市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黄賢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復破走之⊙太祖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

人才地勢俱如列眉

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四月張士誠遣哼囉張侵常州吳良擊敗之○張士誠遣兵侵嚴州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窺嚴州○徐達等擊走趙普勝進復池州府　上親征浙東方憂趙賊剽掠聞捷大喜○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按馮國用之典親軍也、我　太祖猶其導從有方。動合古道。其死也　上惻惜之。其葬也車駕臨基致奠。後追封郢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以常遇春爲鎮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兒本姓徐、　上養以爲子、

（按我　太祖於國初時、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即沐文英）得宣州、用道舍（即何文輝）得嚴州、用保兒（即李文忠）得處州、用柴舍（即朱文剛）又有金剛奴也先買驢眞童祿兒之類、皆養子也、後皆令復姓、）

六月　上自金華還建康、

七月　上以無爲州逼近肘腋。命元帥朱文遜秦友諒率兵進攻克之、

八月徐達克潛山

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張士誠侵常州、吳復敗之、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僉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

（後追封河間郡王、其子通海、通源等、皆封爵公侯、）

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主小明王走安豐。○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善畫策、普勝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眞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將士皆無鬪志、胡深知天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即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嶺葛渡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黄天錫、　上皆徵用之。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知天

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欵、　上賜書褒嘉之○時福青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　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以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子誠幼、　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諮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絶人、凡天文兵法、性理、通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毎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

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宇文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爲行省都事、旋以議討方氏、羈管於紹興、未幾復起之、以時終不可爲、乃棄官歸田里、著郁離子、客或説基圖勾踐之業、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天命將有歸、予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即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

（按基在高安時、有進賢鄧祥甫者、精于天文術數、見基聰明絶人、乃以其術授基、）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

四月　上第四子生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初友

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遜等迎之、文遜戰死、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憊、城遂陷、賊縛雲、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斬汝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絶、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爾不速降、賊怒射殺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郜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要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郜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逃、爲僞漢軍虜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敗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六一段）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過漢濱軍奪舟。棄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濤中有斷木（天佑之）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父老。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逍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按花雲夫婦死節。孫氏感神存孤。此千載奇蹤異跡。五倫書功臣錄潛溪文集並紀。至今讀之。猶令人嘖嘖稱歎。 太祖後褒雲死事。追封東丘郡侯。時許瑗亦被執罵賊不屈。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於太平。有司歲時致祭。）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

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妙妙）（針芥相投。）

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只是妙手應。）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 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

（人事天時自以類應）

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指揮康茂才謂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舊嘗事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 上以其謀語

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 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閽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為號。閽者急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

（勝下彼己 上分數敵 遂用知神）

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可笑）連呌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鬪者之謬、卽命弟五王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上衣葺巾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

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鼇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床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　上曰、友諒東下、安慶無守禦者、　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

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俞伯仲守之

（按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復其城、乃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按張德勝之死也、　上痛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配享于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僞漢傾國入寇、　上命大海出兵搗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往、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

出偏師。設若衂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釋騷矣。大海乃親率兵攻下之。改爲廣信府、以段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暠爲副元帥、守之、

七月　上第五子生○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　上命鄧愈往鎭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于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衆。○遣千戶王時齎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體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察罕、汝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用兵、己亥秋克復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泰隴等

安慶爲長江上流須雖次取今復失之伯仲何所逃罪

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陜荆襄河洛、而重屯兵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時往探之。○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朔、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江、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弦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庸僉行樞密院事、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　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足國之謀一時甚衆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力過人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先是上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過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僞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即率師由靈溪以進、德濟聞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　上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爲鄉導以取江西、

兵火連綿山東之民不能安枕今不汁兵戡亂以蘇其困乎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進攻東平、田豐戰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爲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爲前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橋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

伏讀此書誠心實意傍溢毫端有不待辭之畢而歸附之心矣決策

多充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猱頭等悉力拒守

八月　上親征陳友諒先是　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殺我名將又聞其弒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今九江府友諒偽都）傾其巢穴　上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率衆降用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蹋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拚合洞見肺腑故皆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陞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號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寵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我師克南康○偽漢餘千守將吳宏建昌守將王溥即王漢二兄袁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鄧愈領兵襲浮梁偽漢參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偽蕭總管五千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已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聞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察其非誠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

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十八縣印、請降。愈留克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淦、後被執、囚于建康。○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内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棄營遁、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僞漢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真雲龍風虎之會

正月胡廷瑞既降、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昌王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感悅、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以鄧愈爲江西行省中書叅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帥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叅政胡大海、李文忠聞、即率兵馳赴、至蘭谿、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縉雲、時二郡賊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處、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絢等、遂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

開籥放網論恢可知

非吾族類其心必異原宜防之

（按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祐謂其衆曰、胡叅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處州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十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晨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注、以示同僉蔣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己、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貞、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於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

椽史郝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眞等懼，乃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眞所害，得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眞，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得淸聞難，引兵奔討。太祖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都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率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賀仁德以炙雁斗酒餽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德所迫，亦不屈而死。太祖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撓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京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按功臣錄云：胡大海爲將，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之。其死也，婺人哀慟，如喪父母。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二臣死，帝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越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太廟，仍塑像祭於功臣廟。初，大海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烱烱，有光若燈。及既薨，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渹渹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助者。

爲國之心
生死不二
忠之至也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即諸暨）○張士誠乘浙東亂，謂呂珍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兼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張榜於賊境，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剋日進抵諸暨勦捕。賊見榜，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爲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掠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荊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帳中。豐謀變，乃紿請察罕行營，遂爲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中（奇中）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群雄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

大有火風

草雖旋哉如朽擢腐然

近莫不驚悼、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訃聞至燕、元恤典極優渥、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急攻益都、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於劉福通、福通自率兵赴援、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穴地通道入、遂拔其城、執陳猱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窘、

七月平章邵榮祖勇善戰、與　太祖同起兵濠梁、遇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至是　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　帝衣、　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　帝不欲即誅、繫於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

屯田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陷我吉安、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之○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　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　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池州賊羅友賢既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平之、斬友賢○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衆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其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參

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衆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朱龍鳳九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

二月　上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

（劉福通死）

回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張士誠遣將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上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貨物。　上怒其洩國事（殺之不必遣）。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遂執

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陳勝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既至。城已完。　上大喜。以胡德濟為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

（所見同）

（可觀將畧）

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　上遂伐陳氏。○僞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促蹙）。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為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僞將金指揮操戈直（神臂）前。德勝彎弓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昶。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麟等。徇於城下。文正等不為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其腰膂。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沉鷙。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為之改色。每從大將征伐。恪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看書。而臨機應變。料敵如神。動與古名將合。臨敵不懼。奮身不顧。遂及於難。　上痛念德勝不已。後追封梁國公。配享太廟。仍塑像祀於功臣廟。）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

張子明一千戶耳、談兵勢而虜情了了、被賊執而大節不移、真豪傑也夫

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用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　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

軍且至。友諒怒、攢槊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　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　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上舟、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涌。　上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己丑、　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　上不懌、親麾旗四麾、右師少却。　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　上然之。卽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障天。友諒弟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永忠、通海、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

飄飄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合戰益力、敵兵大敗。永忠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遺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屛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讐。我自破公江州、遂躁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卽南昌也）十一郡、奄爲我有。

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俛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御帝名而待眞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廻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决勝　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觜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逃回　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

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爲帝○初　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宜輕出　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閒僞漢圍南昌　上謂諸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　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擣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

陳友諒死

惟聖人不自諱其失

者雖多惟友諒勢彊大稱巨敵既敗　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難定矣（高岱曰元末羣雄競起與我　太祖並驅中原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勍敵爲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爲可慮哉友諒之勇悍雄畧雖或未及項羽而慓迅狡猾出沒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躓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衄還據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衄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邑敵蔡深通兵法不沮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强弱之勢昧於先後之機我　太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圖者乃先自相讐敵攻擊無虛日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非其定之材也顧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繆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釁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　太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搗根本之虛肆天命有在非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况其氣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拔一太平遽稱大號至於受命之禮於草莽行之而安慶淪

非屏蔽守難其人乃不能奪一旗晉處其觀我　太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而後勝負可分耶雖然我　太祖之所以得肆力於友諒者則以士誠之迂遠圖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諒既殂諸將勸之西處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蓋恐以東吳之乘虛爲慮耳但吳雄駕馭之術不欲以擾事告人而區區我簡輩豈足以測聖心上誠坐守吳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援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所與固非人力所能製哉）

鄱陽之戰　上亦屢瀕於危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　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

明之紀信

一第355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反内

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破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常至金陵、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蘇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煆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僧、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更饋之、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遣問如故、上幸寺、顛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為圈顧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既起、而迅飈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問顛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之、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投顛於江中、久之、與衆偕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漸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飾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脅元守臣、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弟士信稱丞相、即姑蘇治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

九月、上班師還、告廟、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十月、上親征陳理、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柵、為長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上至建康戊午、閱武於雞籠山、

皇明從信錄卷二終

皇明從信錄卷三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撫守監定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擾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

從古帝王
[illegible]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爲沮○僞漢陳同僉、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僞將岳州潑張率兵來援、至夜婆山、我師敗之、擒潑張及僞丞相張必先、　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銜璧肉袒、率張定邊降、　上憐之、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飢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爲參知政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矣、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爲歸德侯○何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

勝急追、彼必死鬭、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六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爲太史令○時僞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君弼、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其驍將樓兒、張君弼窮蹙、弃城走安豐、遂克廬州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

惓惓之至、若此其至、崇報厥勳、又何遠也

尚矣

二難

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　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戸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

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邇罪失、勒令自陳老疾、避位去、脇將佐爲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士信自爲丞相、又脇普花帖木兒、爲請王爵、普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興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脇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邇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

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姜珏等以城降、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〇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

異典

曾得其人

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〇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〇時僞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　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賜、今背逆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贛州圍之未下、　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賊之日、殺傷固多、要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〇十二月傅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棄城走永州、

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　夏天統三年　宋龍鳳十一年）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　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俾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左丞相徐達遣千戶胡海取寶慶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叛民鄧仲廉斬之擢薛顯江西行省叅政

始則勸勵既則褒獎陶成偏裨聖衷爲無窮矣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圍諸全胡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避以俟大軍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爲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歎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聲震天地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韓謙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聚之數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時江西湖廣皆平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史椿士德被擒椿被讒遣使來書欲來歸事洩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彦夫皆諂佞小人　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九四）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　上欲先取兩淮乃親

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操汝等練之令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勞激之引[illegible]孔信之也

何等寬容

得而后練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　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

不忝師保

封琛友定

吾自幼極艱難，今汝習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干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　上待士之誠。○四月命處州總制參軍胡琛率指揮朱亮祖取天璧等，討陳友定。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戰，馬蹶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琛果敗沒。琛有文武材，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　上痛惜之，追

封縉雲郡伯。○　太祖命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遐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

大功

立國學

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　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巳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執僞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南保障。○我師克安豐，故陳友諒將饒鼎臣恣肆剽掠，元帥王國寶擊潰之，鼎臣中弩走。○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

七月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　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有詐，今觀望

成算了然　穩着　置運鹽

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給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易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宋龍鳳十一年）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泝大江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　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

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民爲之捍蔽也

功臣本傳曰我　聖祖取天下蹴蹴羣雄而顛倒之首僞漢次僞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　聖祖妙識其幾欲翦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勇足以禦敵孤城血戰於猊猻萬竄之衝者數年吳人一跡不敢西向　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鏖僞漢

公論　令禁秫　至慮　有鶺立劲之詩見古風

而殲之是蔽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焉併力向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同之時而亡於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建按善守滅吳耿吳二將固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催鋒却敵控扼彊吳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爲尤烈尚論開國之勳四臣一揆也。

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

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實也。

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勑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僞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執守將僞僉院俞中以歸

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爲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

守將拒戰與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犄馬騾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幷獻四州　上嘉其知命識微免生民于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達提師取興化先是　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犄子角爲興化要地冦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　旨進兵遂有興化○命韓政等進取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　上曰濠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爲張士誠困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　上即命韓政督顧時以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不能支出降　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取安豐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堪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破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走追四十餘里獲忻都幷貲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眞來援我師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　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　上嘉之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求書籍

兵革之際[illegible]

討張士誠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僞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　上覽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爲御史弃之來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　上親爲文祭之辭極哀痛後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拓建康城　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元以陳有定敗胡琛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至漳州守臣羅良乃以書責其悖逆之罪有定大怒益兵圍其城良死守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諭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

一四敗形
敗如敵刺

暴殄奢侈、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自太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羣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

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强力、數侵我之疆埸、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將發、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

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强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僞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

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塡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徇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騏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僞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僞平章潘原明遣

員外方彝以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內歡笑款接命彝[illegible]入城[illegible]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挑首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剌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砲以擊之着物糜碎砲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雖屢出兵挑戰然忽忽計無所出時指揮茅成軍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　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像祭于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率大舶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

茅成死于陣

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死○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其營繕者以宮室圖進　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青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搆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勑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爲平章政事

下詔禁箋文頌美之辭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丁未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　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齎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竦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徃爲死者弔爲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柄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釁於近郊恐閣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之不聞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能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臣謹曰使察罕不死天下當分南北使擴廓能從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將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分爲南北此書所以爲擴廓諭者甚忠而措辭甚婉莫悟也嗚呼豈非天啟　皇明成混一大業哉）

將書供敵

指揮戴德率兵取沂州擢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傅友德守徐州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泝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兵奮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鬬趨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臥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衆大潰溺死者無筭遂生擒李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餘匹擢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諭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爲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眞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豊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　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達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孔子曰以禮讓爲國何有上下交得其道功之成也易易

定文武科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

二者不可偏廢

爲政教尚質救此太祖試意之治

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俞通海既敗張士誠兵于滅渡橋、復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　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　車駕復臨、哀哭之慟、從官皆下淚（按俞通海後追封豫國公、改封虢國公、配享　太廟、復列像祭于功臣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四月、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以朱升爲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天不雨、　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群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于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相國李善長率諸

臣勸　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眷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遂已稱王、陳友諒方有江漢、而即已稱帝、我　太祖平張陳、一江南、而猶謙謙若此、人之有度、相去何遠、嗚呼、漢高祖誅秦滅項、然後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眞主規模、固自別矣、）

大臣風采

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黥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久、突圍決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勢益窮蹙、○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按丁德興後追封濟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詣士誠、

以天數怵端方尤甚　卓

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

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畫謀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

負若口之繇

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鋭遇春禦之兵稍卻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

之追至城下遂築壘逼之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熊天瑞教城中作叢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

劉氏可謂有志節矣然平日未嘗進一忠言諫何耶

張士誠矣

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僉高禮內使陳

基左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　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按張士誠勢窮力竭猶背城自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爲犄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誠所爲邏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以厚恩于是遣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往來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　師還　上

以功予人者王

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剗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强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勛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羣雄既平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頷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

督等馮勝鞫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爲犄角　上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粮二十萬石國珍不報

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爲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汝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逃入海島國瑛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決壩通道追至盤嶼與合戰敗之大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率

雅若知臣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瑛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乘城拒守士卒無鬬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謝伯通亦降○太廟成四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

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命徐達

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入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兵衛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戰即輕身進

上授方畧如不經意而出之宜是天縱之聖

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倂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即馮勝）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鋭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

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常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宜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殉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　上既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

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

[illegible]紀編帙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恭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

七本[illegible]

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　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相國李善長、叅知政事傅瓛、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

文則從[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寬

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出海島、　上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昆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

方國珍降

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遁、王宣降、進取嶧州、下青州、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戰死、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之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阿、叅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直出走○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己酉、徐達取濟南○胡廷瑞等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嶿

[illegible]能知典
[illegible]能[illegible]物
仲尼有孫

害道

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偕廖永忠吳禎等自明州（[illegible]）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徑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出迎○上出觀闘丘、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于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以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按書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周公之所以訓成王我　聖祖之訓太子、脗合周公心法、）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奉表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　聖哲本以爲民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辭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爲生民計早御羣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羣臣等奏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月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上允之、

皇明從信錄卷三終

皇明從信錄卷四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　皇帝位於郊壇內、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　太廟、追尊　四代祖考妣、皆爲　帝后、（時京師雨雪連䨇、城市陰晦、及祭告即位。天宇澄清、風和景霽。昏香凝靄、霽露中星。又臨川獻瑞木、木中折有文曰天下平。積三二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似與周顛仙言相符合。蓋天開隆運。其禎祥不可枚舉、）立妃　馬氏爲　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初　上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

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鞋、犒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嘗助上規畫動合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　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爲　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

[illegible]

福

[illegible]無憾之

[illegible]

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獄、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爲寬縱、卒免于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邪。朕復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爲法耳。（按我朝　高皇后之德、無異娥姒、其以志貧賤相勗、以夫婦君臣相保難易致儆、尤深得納牖之體。）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兼

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illegible]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

明聖　定祀典　頒大明令

工於是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于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三公所言。不可忘也

勅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　上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

定軍法　設尚寶司

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詔製宗廟器御○大宴羣臣于奉天殿○　上居新宮○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設尚寶司（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敕命之寶以識敕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勳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覽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祭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調遣有司凡屆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巾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應者左半守者右半合符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勞以蒞直辛巳平牌之號五曰勳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享之）

平陳友定

（號三、曰院、曰供、曰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殿、以肅直衛、曰寺、以蒙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祖也先不花亦率衆出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友定疑其有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之、友定勢蹙、退于省堂、啜藥飲之、參政文殊海

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甦、遂械送京師、　太祖以賜胡深子禎、禎剮其肉以祭父、

（史臣曰、陳友定、方國珍輩、託名元臣、其實元賊、蓋不能自奮義聲討、故假元之號、權力以料衆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究之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竊據數郡、殊無遠圖、我　太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稱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武布昭、諸將立力以肆討不庭、則其役尚懍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于爲尉佗哉、漢高帝滅秦蹙項、平定中原、而尉佗竊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以發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令納土、其視我　聖祖之南征北伐、並奏膚功矣、溥率天下、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

閩東平

取廣東

留心洞達光明千里情地勢無遺談疑阻盡諭勅語成竹在胸不待臨事

遣恕也

茱詳之此

衆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等[illegible]兵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入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宜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

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絶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庶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又勅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參

取中原

惟　聖祖為能行其所明

定賦役

精兵不如良將將勝不若主勝而言為千古用兵之要

通變方可不拘古法

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取南昌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定賦役法（法以田一頃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遇有興作于農隙徵發。上慮經營興作役及貧民，故定此制）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

寧不拘古法使為通變俾得　聖祖立言之意

讀所遷服之書自使人一字一泣一字一淚

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陳州，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其國，是皆輕信群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壟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吾白之母，糟糠之妻，衡居寡處，各天一方，

朝思莫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不可及）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為廣西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與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夜遁奔象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攻武岡州，守將曾權亦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

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嶺海騷動、弃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作瓜大妙）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慙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懼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舉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著頭子密不能及

也、兢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幷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粮表奉歸附、○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

真之才雖下於國珍友定何難自制一方知天命有在傾心歸附真所謂豪傑之士也

諸將如青虎之無一不能遯虜不逃生擒回矣

賜貞平

忽諸忠賞其不爲遲分

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詣京師、　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賚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達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鄧祖勝食盡力窮、衝藥死、參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仲拒

守、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首取廂山寨、元右丞潘兗兒降、進攻陵青寨、克之、黑山寨守將聞風逃去、又克仙人寨、獲守寨牛參政等、克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以其衆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

騎擒渠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散走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于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温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弃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即張良）二人所據○時河南諸郡皆下獨裕州守將郭雲勇而有謀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戰敗被執　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時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命未幾擢都督○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

被助之際聖明洞燭

猜不察初之見

損益酌心女覆目中

毋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明王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蘄州進竹簟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定天子祭祀冕服　上謂陶安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五月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為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為戍守達遂以命興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次滕州聞我師至即欲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等州郡以

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時王禕出為流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摶擊焉、有時而肅殺焉、

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陛下建國之初、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　上嘉納之

（按褘開國名臣第一大奏疏其言簡籍綱領洞達得要為召孔孟之旨非漢以後比）

廣西平

耶埜報意

六月、立刻期、百戶所選疾行卒二百名隸之、以通捷報、○楊璟等克靖江路、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賫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進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部將李戩、敗知執不可為、乃率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討平麻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腦山寨、擒偽副樞張成同僉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俘士卒三千人、于是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上遣使賑恤中原老稚孤貧者、○時潼關以東皆平、　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　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鬭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

中今寧北　三五

北征廓清中原拯民疾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弃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留守汴梁○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爲號褻天甚矣其更之改其印爲真人印

規取河北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弃城走彰德進克獲嘉降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船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顒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爲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遣顧時浚閘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朶兒只進巴等迎敵大敗之擒知院哈剌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遁○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我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天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

真可嗟

亦明千[illegible]淚

盛德

復作徽欽啣璧求活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濟化門塡濠登城而入大將軍達登濟化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擾。（按元主嘗以國祚問術士對云千秋萬歲除是日月並行乃可驗耳至是大明兵至[illegible]）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按我　太祖雖因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永而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謂羣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敝不可重勞與築也罷之又有言遷于長安者以漕運艱難而止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不報又嘗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翰林修撰欽人鮑頻對曰胡王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室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復止後雖營鳳陽為中都然竟亦泥於劉基之言而不遷也至我　文廟因封燕王得天下後定都北平）

設六部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〇放元宮人〇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以滕毅為吏部尚書樊曾璞為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為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為侍郎錢用任為禮部尚書世家寶為侍

郎陳亮為兵部尚書朱珍為侍郎周禎為刑部尚書盛京輔為侍郎張仁為工部尚書張文為侍郎〇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先是　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見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剛嚴督察內外有犯悉寘于法復按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所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　上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歸〇命學士詹同等十八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〇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朕富

劉基守法

守令賢則民有賴承朕厚賜官無不正養其所以安民也

有四海豈吝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啟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〇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令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〇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安在翰林　上賜一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及歿　上哀悼親制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孰郡公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

獎歎

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耶命黜之

（按開國文臣贈爵封者甚罕身封公者惟李善長一人追封公者惟陶安一人劉基汪廣洋二人但止封伯）

元將王左丞攻潼關守將郭興指揮于光奮擊大敗之李思齊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〇大將軍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州常遇春傅友德等略保定中山（今定州）河間俱下之〇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〇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

取山西

詔求賢

謙光

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弃○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取真定○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耆儒梁真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時御史大夫湯和平

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上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進取澤州破磨盤寨獲僞參政俞仁玆之進克潞州、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未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略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取七垛寨遣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陘鳳山城山鐵山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恭張獲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鏖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册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真部亦通辭）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以此民稅片留十意）

（按劉速錄、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

雲起即伏兵頓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則與青雲接者其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果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某言家以爲神莫敢違竟擒賊而還建捷聖祖所謂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此其一徵也抑基昔見異雲而知天子氣此亦見雲而預定兵符其淵微神妙知天合天矣、）（古大快）

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貟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以選說侍太子說書命諸臣分番夜直。上時臨幸商確古

侯恩義各盡則無嫌釁之萌故洪　聖祖爲能先見其微

部四夷

將士同心謀勇共濟天佑開國和衆氣益

江河潰決蘇武而　聖祖報之德紹湯武至河嶽闕方略才乂賢于韓武夫亦遠　聖祖猜忌而不能自韜隱耶

今評論文字。是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故有是燕賜○上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　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曰擴廓帖木兒出太原由保安經居庸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批吭擣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郤之敵軍於城西指揮郭英馮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刼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選精騎夜刼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入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千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敵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然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不及遂克太原豁鼻馬帥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復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俘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前奉使汪河自陝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　上嘉之擢爲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敗○詔來春舉行耕籍田禮。（古者天子耤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薦自經亂其禮已廢至是　上命舉行）

一日退朝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

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是以貴者其教）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又一日朝罷、　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將帥多少）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帝心帝天心。）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覩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大病）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至喪身滅名。今曆數已膺。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更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煃遣使朝貢。二年。詔封爲安南國王○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勛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于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詔中書省令

精斷之理不迷影響

載其陰典

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京師四方視效送終。尤禮之大。乞禁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故有是詔。

己酉（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顓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弃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勑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祠。肖像祀之○諸軍攻大同路克之。元平章竹貞弃城走。追擒之。傳友德、顧時等領兵廷太和嶺之西北。次宜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以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配享太廟○兗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荊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以極于海。悉皆勘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王。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愚。羣雄並起。以致干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斯民

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爲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粮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爲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二年稅粮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粮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稅秋粮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其洪武二年夏稅秋粮一體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興師旅定羣雄軍需錢粮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粮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遣使賫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嘗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

將軍征進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弃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允息至此使人有身難報）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爲慮○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垂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按國朝以鹽課給邊粮餉而水旱凶荒亦藉以賑民故天下莞榷之利莫如鹽制産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其奏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其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行會計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關內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請塲行支鹽如目而嚴覈然[illegible]貨賣之課鹽出塲稱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illegible]發賣已所所在退引運官運司類進繳引者斬而[illegible]鹽令實[illegible]行商出鹽又[illegible][illegible]集之令其竈丁勤實以附近有丁[illegible][illegible]實人竈丁侵[illegible][illegible]差役其犯者杖斷次依其刑

（罪杖一百、訪煎鹽諸法令、許其兩浙、淮、河、西、咸盡[illegible]行都督之、又往往出私窯重臣、未詔行天下鹽以沙京、福建鹽以行鹽無鹽地、無鹽陝河東等以出有專所無鹽司、乃廣東義之德置提舉司云。）

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桱詹同爲直學士。○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按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先牧始養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馬步謂神之災害于馬者。）

二月　上耕耤田、既又命　皇后率内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祀衣服。○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編修雷煥、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輿、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主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爲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益爲禮部員外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禮部主事。○湖廣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亦宜錄用以統其民、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司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

品骨當于古人中求之

不磨

文周之所求發

陵、二年復更爲皇陵、立衛守之。○詔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澤之西。○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爲侍制、（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學內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起之、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說辭、上命爲侍讀學士、屢以啟辭、不允、授以侍制。）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部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上與翰林侍制秦裕伯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

以此律文文亦有萌

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卽使過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攷。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

可作元史序亦可作元史斷

汪克寬等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顚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旣而進濂翰林學士。褘拜待制。

保全多少物命兵仁者之將

（按布衣王彝字宗常有操行爲文本經術會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彝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至是與修元史。）

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其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鄧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首諭協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爲效尤。早歸田里。轉禍爲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轉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三月大軍至西安府。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

始將關西相示非敵而使之下也

李思齊降

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不足以自損使兵威常振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亦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〇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

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民足以備戰鬭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顧將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赴京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深嘉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〇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〇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〇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　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弭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〇時倭寇刼掠蘇州崇明沿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捕之遇於海門之上誓擊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

祭告東海之神德承命往倭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涇州諸將以師來會達恐其黨相援乃分將抄其出入之路以兵圍慶陽良臣挑戰擊敗之〇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田畝適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所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〇六月　上嘗謂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

兩論俱是

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元也速復侵通州先是來侵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騎至是復至、　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爲副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迎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斬其宗王慶生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截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丹住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羊五萬全師還京○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何早）計聞、　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　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上念其功不置

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妃後勑葬遇春于鍾山之陰○造太廟器成、　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酒壺盂盞及揮攏枕簟篋笥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逾數千卒爲大

沐英良臣
沐西平
吳龍

忠○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等所治止于酒醬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爲張良臣聲援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分布仲當）徐禮將兵控扼焉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審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等退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道（即擴廓帖木兒子初名）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姚暉

等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爲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煑人汁九泥嚥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凉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陜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　上撫慰懽甚復命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

用賢未受事而即疑夫机今人身當其任敗師失地而不知懼何相去若几

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巴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於羣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由代出鴈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遊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華獅帖木越次白楊驛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

文忠至遂令還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無復南意○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　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

按張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將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　上率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流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盖日官算曆其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居師大可恥

觀有在一特爲擇寬而在后世可以爲戒久者此類安也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崔亮等考求前代有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之文

乃詔有司于三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望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功臣廟成敘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肖像祀于廟生者虚其位十月高麗使者辭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愼禦（人謂[illegible]）又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使先王衣冠禮儀之

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頽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燹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爲急務、當速行之。○以方克勤（方孝孺父）爲寧海訓導、克勤樂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聞者悅服、○遣使致書元主、書畧曰、朕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入閩。兩江皆悉

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洛河。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此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

上行下化古今同然

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貞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三十表裏、胡廷

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馮勝、顧時、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上念副將軍常遇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凉薄、烏足以致斯。翰林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魏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柏、此　陛下尊賢

（叅識宏遠千聖百王俱在範圍之內）

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廟，頒示史舘，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焉敢當此。一或忘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來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挫其鋒，保保少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守禦呂指揮于光來援，至馬蘭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臣廟。○御史中丞章溢卒，　上惻悼，親製文，遣人祭之。

（按溢有文武才，蒞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推世勳德一本于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而後已，凡有詩論，　上委曲從之，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毋喪，悲戚過度，營葬親負土石，感疾而卒。）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揜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害，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方見劉青田之品）

（俱道盡此）

（忠言之感下詩曰進兒共古）

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按國初將才甚衆，相才却尠，陶安、章溢繼卒，當時可相者，實無踰於劉基，使其爰立，事業當有可觀，繼此其惟彥良乎。）

占城國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齎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上曰、彼亦爲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皇明從信錄卷之五

東莞　陳　建　輯　　秀水沈國元　訂

庚戌（洪武三年）

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王姓陳、維揚人、未詳其譜、宋季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輕舸、同行者許熹儲號山死、王獲極艱、晝仆地暝、夢一白衣謂曰、汝世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也、飢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恍惚聞欸乃、有衣紫衣者以杖扣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像、領宮時統領已降於元、元將艮舟歷、凡附舟者悉弃水中、統領憐王、承藏之舟板下、日取饋衆從板隙投之食、居數日、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求至統領、知王所、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淮揚、居盱眙津里鎮、王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嗣。年九十九卒。宋濂曰、王之平生不可知、即此神天之祐、則其積慶之深厚可想矣。是宜慶鍾 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休哉。）

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保、李文忠爲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于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于月壇。從之。○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

漢此之節未似避責之取赤一變局觀見

其視夫中之新月度無可加賊用已何如徹

東偹崖等處、　上曰前代偹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命制四方平定巾、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川、獲元平章大兒忽答右丞相哈海等、○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平章荊麟等十八人、○上行後苑、見巢鵲曩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毋子之恩乎、今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郡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

州處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年糧稅亦與蠲免。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一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徠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參酌行之。○　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薛應旂曰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我　祖所以加意于富民而復戶人才亦擇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所處矣後之爲政者右富左貧固爲不肖其有過嫉者則又不問善惡惟於富者則摧折之恐非先王安富意也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璟帥兵討之、勑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擊之使遠去、不令出掇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璟進兵、賊衆敗走、乘勝追至其寨、山勢險峻、三面陡絕、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能上覃崖、乃遣人詐降、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垕所執、盡知我虛實拒守、璟欲爲持守計、來請軍餉、　上遣使讓之、限以日月平城、璟懼、督諸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大同守將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

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

殿、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土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檀爲蜀王、姪（文正子南昌王孫）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以危素

危素之謫比閔子騫遜之可愧

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

素撫州金谿人字大樸與同邑黃冔字殷士少同學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冔爲待制徐達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冔約死于難冔從人張午勸冔勿死冔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亡國史也遂乃以素歸　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　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　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既忤旨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踰年憂懼而死

（按一統志有蔡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顯官元兵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大軍圖形求之械送京師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女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禄終身不貳　朝廷重之命館於儀曹日夜大哭不已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君耳　上知其志不可奪送之出）

（塞素之失節視其英愧死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歷五事試之○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城內營皇城宮殿建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京師以羣臣言臨濠帝鄉可建都也○禁蒙古色目人更稱姓氏○遣使賚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以徃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

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淮海歸心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蕭我之盛强號令其部落尚得收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衆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留平章火兒忽荅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再令齎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煃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華右順門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廉往祭既至其國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還

[illegible]請廉捧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煃靈位於殿前廉南面而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元餘孽四大王寇武州　桂興指揮郭亨追至龍尾莊[illegible]獲其黨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於五郎口右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

大公至正之論

元君殂

直之待誅貿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思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成克厥愛。毋事姑息。孫興祖事聞。上甚悼之。進封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劉基嘗言于上曰臨淮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敵也至是孫興祖胡德濟師失利王保保走沙漠不知所終鳳陽雖營爲中都而卒不居皆如基言）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海之子駱[illegible]。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剌等拒戰。敗之。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本月廿八日以疾殂于應昌。李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寶玉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璽玉斧。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僅脫身遁。追之不及。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胝孫。追太尉蠻子軍。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戰死洛馬河事聞追封樂安郡伯）

五月。徐達遣鄧愈招諭土蕃。自將取慶元。○徐達等定西

[illegible]骨肉之恩與

此舉行至今不能禁軍何耶

聖祖兼愛征免逋而用無不便小民官民俱困而今無救于室之何哉

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爲先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畧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處祚以城降。留龍與旺鎮守。達還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祿。（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其父母及妻給祿養之無俾失所）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立爲義塚。敢有狗習元人焚弃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illegible]歲抄云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瞰焚屍之氣陶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illegible]哉焚之而投者於水中於心何忍　上曰[illegible]王道之計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起至是乃申令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著令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夏至祭地於方丘。○定服色之制。（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從禮部議如漢尚赤）

戶部奏蘇州連逋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定鎮海瀆城隍諸

神名號。（如水則以本名稱其神，城隍則稱其府其縣城隍之神，以前代加封號爲非也）

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期四鼓，上素服艸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蓆露坐，晝曝于日，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天之者于　試無下咁）皇太子捧榼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

寵驕奢暴怯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籌制勝，以樹勳立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劉炳曰：「爾本元民，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太祖淵衷，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于其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惟恐或後。北方捷至，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崇養節氣，而爲萬世人臣立極，夫豈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際，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眞捷若影響矣）

詔示迤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古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爲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中書省臣奏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上見有侈大之詞，

讓省臣曰：「爾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譏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宋此少出）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何可患）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

仁之至柔一望者無向於矣

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詔宦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服本俗服於中宮。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賜買的里八剌第宅于龍山，封為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占妙高，欲毁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眞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上歎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

乃復縱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于故陵。○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盧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為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聖主之世從不罪利民不聊生

道者之月

七月，偽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友仁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守兵甚寡，斂軍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友仁攻益急，興旺發巨礟擂石，敵兵多死傷者。大將軍得報，即令傅友德領兵夜襲木槽關，中山嶽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禮。先是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于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王禕、翰林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

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為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書成凡十五卷。○詔禁民僭侈。○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閘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建諸王府。○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為編修。○以劉基為弘文館學士。○以翰林應奉陶凱為禮部尚書。○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誅。

（按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所親，因欲擅權，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覘從違。翰林編給諫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奏極為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許）

（奏侍郎左安、上覺之、下炳獄、炳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上怒、按問憲與炳皆伏誅、）

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上聞訃、震悼、追封蘄國公、親臨賛祭。○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土蕃、克河州、招諭土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於是河州以西甘朶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井蘭西北數千里、始還、○瓜哇國、西洋鎖里國、各遣使來朝貢。○賜民教民榜、（凡江南諸大家、悉徙赴闕廷、親諭之、自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詳辯縷數千百言、又恐其遺忘、敕[illegible]為書、成刻本分賜之、）

禮部尚書陶凱等請進膳舉樂、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似未為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為逸樂哉、不許。

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禁勿稱皇太子。著為令。○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上親為文述其功、遣人祭之、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覃垕、復遁去。○改司天監為欽天監。○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為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為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

大封功臣

善長與百僚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

[illegible]處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由己私、皆放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勤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諭之、無得復有後言

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營陽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

滎陽侯、曹良臣宣寧侯、曹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大臣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俞通海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按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一時功臣鐵券數十、其文不能悉錄、姑錄李善長一券以表其所以爲勛首云、朕聞古帝王之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威德加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自起草萊、提三尺劍、率衆數千、居群雄肘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于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餉、供給器仗、未嘗缺乏、況制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謗之言、比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而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餽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于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勛、嗚呼、愼始如終、以仁義忠孝訓其嗣人、必圖後輔、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歟、○初欲製鐵券、而未有定制、聞台州民錢允一者、吳越忠懿王錢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焉、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剖而爲二、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封汪興祖爲東勝侯、旣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宥而弗問、

然弗與誥券、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賞封、興祖盧州合肥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爵賞以酧功、刑罪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

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月于法耳今右丞薛顯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逈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為性剛忿朕屢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二以贍馬軍之家三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

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　上大宴羣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與卿等晏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免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盖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門近

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

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戰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步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

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

利。從之。○大明志書成。○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

辛亥　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善長董建中都宮殿。○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僞夏明昇尚據巴蜀，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

將士已有常然復以共衆加給衣與衆[illegible]而心流閑如此

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衣，加給蔚朔寧夏等處將士。○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上親加刪定。○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製玉圖記

二，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定例。○定文武官歲祿。○諭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禮部定議合祭帝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一：須城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

（商中宗、湯冢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郢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一、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中部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宗、）

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草屋溫湯關、

○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

閏二月命禮部議定內官品秩。

命大將軍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

命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以刑部郎中劉維謙爲尚書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英蔡洞、及草屋茅岡寨。○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幷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伐蜀。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

亮拔階文

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州。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益兵固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琳出白鹽山、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

塘壘寨、赤甲白鹽之師亦進逼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戴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兵大敗、遂

振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田租。○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　上聞之，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夔府，鄒興等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昇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與殺溺死者甚衆。○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初至官，榜于通衢，論以上愛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諸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爲師，選補弟子員，葺廟堂，闢射圃，日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社體，各立社學。民墾廢田者，閱三載乃稅，丁產科徭，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均民便，尤慎于庶獄，月錄日省。時永嘉侯朱亮祖舟師數百渡北征，河因舟膠，亮祖師即趨五千夫浚河，不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五月，詔勸興禮俗。○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脇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illegible]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

此語亦大了了

蜀臣和某以成功爲忠

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効力若與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欵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西蜀平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

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鬬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偽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

將離樂之漸理

上謂詹同曰論事當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遂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腴詞或鄙陋不雅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　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

宣湮鬱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諠譊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書元末黃冠隱吴山飄然塵外國初召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受仙術有友貧不能自存求濟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分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謙索少水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　上問之輒于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

（殺汝謀劉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物色之、竟不能得、所載今、恭敬事、與漢左慈絕相類、似涉誕幻、然觀劉伯溫嘗爲啓敬賦吳山泉石歌、張三丰題其所繪遂齋仙奕圖、則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于震澤紀語、雙槐歲抄、皇明題要諸書、紀載頗詳、則其事固不可謂無也、）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爲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　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

○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擒彥翬殺之、保保走故元將吶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暠、俱爲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吶哈出據金山擾邊爲患、乞益兵爲備、及遣黃儔以書諭吶哈出、被拘不還、于是大爲保固疆圉之計、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

可與耿長興吳江陰

與常州伊劇矣

尤奇

細觀所請二事中者發驗如此閑處甚妙

嚴設守備一方遂安

○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逆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

○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遭亂、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遇其叔、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貞女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爪十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篤、惟是安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感其意、及答班爪十農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即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搆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遲緩、謫知安遠縣、

四年五月誅
古大臣也

八月改制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遣佛菻國故民捏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是月復開科鄉試、○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富國、稍除條幣、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按殺運直至永樂靖難後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

[illegible]八剌卡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領官軍口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榮升部下將士、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圓牌九、銀字圓牌二、皆送京師、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為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

草木子記、後以海舟載明昇同歸德侯陳理往高麗飄飄然人于海矣、述遺云洪武五年正月、徙理昇于高麗

九月　上覽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民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祥瑞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

奏祥瑞、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illegible]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寔、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寔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

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圜丘、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元末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贓吏之誅、天下遂治、後稍弛、而張清鄭餘慶輩以贓敗者、皆杖脊遠配、故終宋世多廉吏、至元而漫無忌憚、無怪其亂亡也、我　祖深懲此弊、故凡贓無貸之令、諄製大誥三編中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工永爲警懼者與、）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積、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賄汚衊、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勛勞於國

祿賜頗厚、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

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郡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粟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盜竊之黨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收民者勸、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皇明從信錄卷五

皇明從信錄卷六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壬子（洪武五年）

正月、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竊據雲南、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〇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由登萊轉運以餉之、〇復召用薛顯、上給賜鐵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〇議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

未獲、一、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令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〇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〇馮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剌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剌罕、只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戍守。

阸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剌莽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士剌河元將哈剌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臚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令麻思出野尋水脈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涌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大奇）顧時與文忠奔進義涉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illegible]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王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　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遣楊載詔諭琉球○命禁下第舉人撥拾王司

二月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日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于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内外諸臣惟日饕肥甘不修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修廢職○戸部言四川（有程以自課則不荒此心而棼絲之紊矣）

産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戸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歳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册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册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爲僞僧（此法宜著實行）○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慶水米坪散毛祐溪等洞蠻夷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

秦汪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illegible]鼓逆開潭溪曹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誅[illegible]其餘黨使復業凡[illegible]崖寨二百餘所皆編戸附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卒（于字允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矣謝官遁去會上即位屢召至輒以疾辭　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爲淵其嗜義如飢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觀其氣韻之應可以知其人）

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五月詔境内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王政之先務）○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鞍馬品式○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爲養濟院○詔有司舉（本以養其民布今新爲惰民之爲好民之）

曰亦大失聖祖意矣

行鄉飲酒禮。○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夏至祭地于方丘。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蔕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禎祥實由聖德　上曰朕否德不敢當之且艸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作鐵榜申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于宮中○定宦官禁令

七月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婁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必以丁糧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粮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内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

又官是非久而后定者將若何

明德千古無術

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言唐漢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時即頒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縱之不宜我明聖御方發其所藏以修元史使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向使其爲明君良臣而纘後者猶存忌諱孰不爲誣捏也哉茲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于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欲勒成一書以頒行天下也）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汝潁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7　版正外

至理

快舉

在今日又不可忽矣

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非逝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覩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三生宜督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亙於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膏艸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殉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十二月，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

癸丑　洪武六年

正月，守令來朝，上賜酒饌，明日陛辭，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叅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爲翰林修撰、

二者皆得　典

至言也

以正心爲平治天下之要道

良藥

聖祖深知桂彥良矣，于選相何舍之而用汪胡

（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以詩學爲行省元，至正戊子進士、）

黜丞相汪廣洋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饌，每食與　皇太子親王洪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隷習政事，蔣學、左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基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以

乃人爲惡己之媒祖訓詩諸進之所見章矣

民患須養之以寬裕得宜鎮之以厚

昭鑒錄成

察舉訪求之令屢下我聖祖與以賢才爲性命者

僞佞辯。○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甚于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二月改羣牧監爲太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酷、一以寬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會計在京官吏俸給及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

[illegible]

○詔暫停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大軍出鴈門、傅友德爲前鋒、虜絕塞遁、追獲故平章李羅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險、民多負販私鹽、萃逋逃爲梗、宜設巡檢司涖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胥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亡逃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休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子璉獄、　上敕不聽。惟奪其祿而已、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陳德總諸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盆、擒僞副樞失剌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秋、帥再出、戰於亥剌河、敗其衆、斬

[illegible]

首六百餘、擒僞僉樞忻都等並十四人。○太僕寺丞梁埜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靈州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自為序仍命宋濂序之○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為國子助教○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辨奸錄成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為右丞相中書陳寧為御史大夫○眞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裒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為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土番各[redacted]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撫元[redacted]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redacted]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為灌頂國師及賛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其制正殿五間以為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武帝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

建帝王廟

遣使賚勑諭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勛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其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十五至此遂志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redacted]其功以副朕懷。

禁浮詞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愛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甚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

羣經類要成

等中國[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思　[illegible]　[illegible]宋[illegible]而　已也

體日衰、騈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挽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爲之當時以聲音字樣犯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撰爲定式如　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一時備書謄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謝頒賜表之類一切著去至今便之、）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取[illegible]言注釋羣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注害之。[illegible]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羣經要言[illegible]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爲式致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天順日錄云、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不襲故常。斜評朱文公集註、嘗呼爲宋家迂闊老儒、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宋儒乃以攻爲專治之、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

定大明律

太和在君臣之間

鑄大和鐘成。○十月、凉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擒斬部落甚衆、又招降僞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十人。○李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中、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未幾律成、

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燕于[illegible]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杲在館校對、日暮、同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廊閣會　上遣[illegible]

[illegible]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illegible]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　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等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杲。○潞州貢人參、　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刈獲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以發民命
喝起妙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曰。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業。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諭意。令能祗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故命予遠來。爾不聞元綱解紐。諸雄割據。天兵一下。征悉靑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强孰。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采觀。[illegible]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illegible]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如魚游釜中。其亡可待。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改館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脫徵粮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按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當有可觀。不幸厄于雲南。亦莫展其志。君子惜之。）

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上惡其惑世蠹民。乃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爲尼。著爲令。

樓在金川門獅子山

留兵于農紓民之力無如屯練一策

元不合祭
洪武改

甲寅 洪武七年

正月春閱江樓成。上親爲之記。○上謂都督僉事

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

猝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

供開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

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

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

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定

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城門

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上曰使諸王

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

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

○廣西行省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

三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

政。陛辭。上諭以恩威兼濟之道。仁等頓首受命。○蘭

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

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夜斬

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

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殺之。有乖天倫。若賞

聖祖暴回其議以開之

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養牛馬給之○以呂熙爲吏部尚書、

府在鳳凰山之陽故得此名置錢爲國家大本

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置錢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

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若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可哉、

識盡千古儒者拘[illegible][illegible]誤

（按季本讀禮疑圖序略曰、周禮語言繁蕪、事體瑣屑、兼皆功利之術、大失寬仁之體、後[illegible]其說者、多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孫生乎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書始出、諸儒排擯之、不曰黷亂不經之書、則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至[illegible][illegible]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及改、以爲未定[illegible][illegible]之書、夫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況周書乎、要之不當盡信也、我　聖祖以理斷之、其眞卓越千古矣、）

大明日曆

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

皇明寶訓

者、爲皇明寶訓五卷○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按同徽之新安人、爲元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因見、　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俾子孫世守之、

今有春汎秋汎防

七月西番獻葡萄酒、却之○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豪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答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有過、人上書言之、　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爲禮近人情、命諸儒

[illegible]錄

[illegible]考諸書以報乎是、　上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　上自序之○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對曰、會稽郭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旣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奉、歷起居注、遷考功丞○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命官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

此等事亦前代多以爲擬虎遺患　聖祖斷然行之而不疑若真以天命在我豈以精誠與天下爲念乎豈徒待古圖有據而已哉

自嘗日强身託之乃媿

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官者、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臘、諭以順天保祀之理、使自裁審。○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慮。朕意如此、卿等今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祇、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封燕帖木兒爲定王。

（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等處、古敦煌地、而沙州爲要。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至是下遣使貢鎧甲、刀劍、賜金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一印、曰阿端、阿真、苦先、帖里。）

命從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以李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監督之。命官給牛種、開墾荒田、永爲己業。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按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冬仍降如前。帝德動天、禎祥屢見。）

幸亦一有荒而出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紀、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于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莊誦見詔、即大禹飢溺由己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歷考三代而降、人君抒[illegible]惠困窮[illegible]未有如我[illegible]聖祖者。）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舉雄撥攘之秋、披堅冑、提三尺之鋒鏑、帥大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飡、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秋、鏖戰于猛士般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

（以其揮思由衷發於之道。）

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朕爲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襲者。上

國初知縣許上封事

洪武政記

今日生齒繁庶何啻不可勝數即存恤已不能周遍況教乎

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將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御注道德經成　上以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有裨於養生治國之道特親注之○靖海侯吳禎奏昔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賴挾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戾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使刑部侍郎李治通事梁子名琉球市馬

乙卯（洪武八年）

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

○洪武政記成學士宋濂以　上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我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資治通訓

申明馬政

馬政今日廢弛極矣要得盡心之官修舉此誠所宜之急者

國初重太學如此

二月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御製資治通訓成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及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彊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即罪之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爲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上以爲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

（今之法不行）（洪武正韻）（然以惡意于鈎治之實不厭其已）

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臣建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者爲急此事以觀自三代而降教養兼備有如我　聖祖者乎。）

詔造大明寶鈔時虞開錢局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復盜鑄　上以宋有交會法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成　上以江左舊韻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較正之○申戒有司給由赴京必覈農桑學校之績有不如制者罪之○德慶侯廖永忠坐罪

[redacted]

卒（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豪傑茂異之才流觀鷹揚之勇濟之以計謀宏遠之略而成此光大奇偉之勛故其剪友諒於鄱陽梟士誠於吳會服閩珍而擒友定皆雷而轉折凡降王彼因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于[illegible]矣之頃收畀定質豈直開闢之元勛輝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　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止封爲侯而終復獲譴以歿豈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與）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　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眞以國爲心者）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青田亦難當矣歟耶）庸潛畜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　上　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

（眞大臣）

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且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太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　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時丞相

[redacted]

（此時知惟庸之奸而發之者惟劉青田與吳伯宗耳）

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倉見其明）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吳惟庸罪狀不宜獨（賢明）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　上覽其奏即召還○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五月遣內史趙成往河州市馬（初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其直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寧夏按漢中兒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征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山

開種蓋因川力勞而又祇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恆產矣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六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三年一來朝貢若世子立則世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按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刺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蓋亦殺之頑民云）

[illegible]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勑有司務從簡素毋作奇巧[illegible]游觀之事以勞民廢財

十月　上命皇太子諸王出游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贊善宋濂等從既行　上閱輿地志得豫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　太子至池河得　上所賜謂濂曰臨濠古蹟唯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崗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眞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　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詩共諸古跡濂隨處進說甚有裨益事畢遂還京師○命長興侯耿炳文濬西安府涇陽縣洪渠堰高陵等五縣大獲灌溉之利

十一月甘露降于圜丘青松之上時　上詣齋宮省視壇塲親視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甘如飴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家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發罪人於鳳陽工役屯種（時下令各處人民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illegible]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于鳳陽○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　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此等人品古今有幾宜得　聖祖示重之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擊敗之遁去（時納哈出來寇云旺偵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城中有備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鋭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

驍勇率數百騎誂戰城上發箭中之被傷悶絶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不敢經蓋州乃由城南十里外從柞河遁歸葉旺覺之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沿河壘冰爲墻以水沃之經宿皆凝結隱然如城。灑釘板於沙間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約以陷敵即竪旗令指揮周鶚等各率兵以俟。虜兵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illegible]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譟震動矢石雨下虜驚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復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豬兒峪獲其士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捷聞上遣使齎物賞勞遼東將士諸將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

陝州太獻天書。斬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爲國子祭酒

丙辰（洪武九年）

正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以指揮僉事余振等百十一人祔。

二月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太安州民於萬里得玉璽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有考少事妙妙。）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遣臣伯顏帖木兒入寇（未了見。）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　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未幾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

外國見中且紈綺未有不逮淡珍貴而所好反在磁鐵鍋針之衆良可向也

聖不自聖千古同符

趙鼎臣遂在學行禁行中人君世哉

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

子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略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土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固澗瀍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莫若此者也上覽奏稱善擢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奉憲典多平冤獄聞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值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爲聚葬州有邛江諸堰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漲復衝決子祺代以竹木民甚便之在延平多善政踰年以疾卒于官、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曰教我以道者擊鼓諭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搖鞀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朕屢敕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無缺失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朶兒只班劫殺之、

鼎臨川人陳友諒强之仕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爲中書傳上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則皆與議陞山東按察副使既而爲晉王傅以不能到元西大王出沒諭以收寧知西戎祖詐岐寧歲論北兵雖降且叛之狀。召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易言損下益上謂損，損上益下謂益。自非達于此者，鮮不以損為益矣。夫商逐末，稅之猶恐其過剝。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可以重斂為哉。）

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召其子璲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濂艱於步，選良馬賜之。上親作歌，召羣臣咸和焉，以示寵。濂素寡飲，嘗侍宴，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諭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恭聞　御製文集諸文有曰：宋濂雖博通古今，惜乎處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亦甚宜懋哉。　聖諭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薄。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言。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按吳印，鍾山主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蓄髮拜官，徑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上言三事，尤切直。（按居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嘗語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吾為

明祖見于未萌似臣之擬乎

書以上。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誅殺人如芟蔓草，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笞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所用或非所學。洎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愈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正，數多異令，賞罰不獲，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亂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燕、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恃，有事則為禍能，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illegible]見者也。書奏，上怒其疎間我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奏駙馬都尉李祺父子孤恩失禮，欠失問候朝參。上宥之。（祺，李韓公長子也，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

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遣官祀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省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將征雲南，命穎川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峰、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九月，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死奸吏。上賜璽

詳燭情弊相關之處

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爾。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横、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置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愼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罷弘文館、

十月濟寧知府方克勤卒、（按克勤字去矜、台州寧海緱城里人、[illegible]隱遁書。至正間嘗入場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値我　明、歷仕濟寧、多善政。嘗騎知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苫蓋蘆草、下御史楊通康、貲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玄皇帝廟居中、懿宗居東第一廟、熙宗居西第一廟、[illegible]淳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處祫則設累朝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之。○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

千古殊遇

怒不解將誰解既親覩此義氣容默被鹵便而不言又從下石者何如人耶

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笞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

十二月置寧夏諸衛

皇明從信録卷六

皇明從信錄卷之七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巳（洪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貴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illegible]。[illegible]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illegible]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illegible]有司給車送之。著為令。（[illegible]初盡禮臣之道。最嚴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illegible]淹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恤[illegible]）

[illegible]（可勝遊旋致餐矣）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亦[illegible]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illegible]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既抵家上表謝恩、後歲一來朝。○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為令

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

聖祖精于天文皆由體驗而得非[illegible]故陋

四月鄧愈沐英等破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駕閑上進、及鐸至、璉即悉取出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嘉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上因覽[illegible]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illegible]焉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壇為崇宗、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享、每歲正月擇日行禮、）

以人合天以明準幽一理貫徹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

（[illegible]歲作何事）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廵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廵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虚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寵朕深居九重所頼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番濟巴國入貢賜以金幣（按濟巴在西南海中景秀地廣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蒔蓮甚穠不城死屋王乘輿官騎馬頗有城[illegible]人[illegible]生穢婪織纊勉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祭上矣）

九月免浙江秋糧以去年水災故也○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籍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甚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順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隋元首叢脞民何所頼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政爲通政使○宋濂來朝越十四日見于端門　上見大喜自是日侍　上遊恩禮備至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報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唐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申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　上冕服乘輿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觀心亭成　上臨幸召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况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卿爲朕記之傳示永久○改作大内宮殿成（其制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内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内正殿曰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内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内有殿曰武英殿　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閎壯矣）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

知其人知其人

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啟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啟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為參決可否○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衛國公鄧愈卒（自河州班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訃聞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諡武順車駕臨奠親擇葬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布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宣德宣城嶽廣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

封沐英為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國初從來義以忠勇被選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而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犬彘爾害我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刃刺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上曰真臨危難秉志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曰班超萃精志邁雄師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授祿中封為西涼侯以報真功）

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為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為平羌將軍帥師討平之置松江衛戍守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十二月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戊午　洪武十一年

今時勇猶宜林何耶

正月上謂廷臣曰古者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司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惕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効有成即為賢才天下何憂不治○進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為周王署杭州護衛○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偽○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費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請奉先殿告仁祖淳皇帝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議減豐價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為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命太子正事桂彥良為晉王右傅○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非為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貫震自寶鈔提舉俱

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林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命江陰侯吳良督造　皇堂于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　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葬　皇考妣、即今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念劉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爲義惠侯、妻婁氏爲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illegible]

[illegible]康還武臣子讀書國子監○令東宮文[illegible]春秋本末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illegible]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蘇松楊台海盜○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按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會敗稱沙草木繁茂、沃土宜穀、無蔬果、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煮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物、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異樹、民俗饒富、尚釋教、產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時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入智亞壇來朝貢、）

九月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湯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思祖從子）爲駙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柏爲湘王、（胡順妃生、王明敏好學、能文、善道家言、多勇力、善武藝、）桂爲豫王、（後改封代王、國大同、惠妃、武寧王女、）楧爲漢王、（後改封肅王于甘州、）植爲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廣寧五衛盡屯田給王、藩王得巡邊、出塞練簡士馬、）

己未（洪武十二年）

[illegible]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迺[illegible]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風慶雲、光彩煒燁、　上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勅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大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嚮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格、（論曰、我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神明、博考經文、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則堂廟于周經、我則郊焉而備、　仁祖太公遺于漢祖、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學欽諱書之義、蓋酌古今、通幽明、殆乎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

皆號西則爽彫。取其萃渙。除之品式以授祠官。鮭質之嗇之。未盡復古聖王之舊。而矯誣妖誕。奇衺必屏。諸不在近世者。亦不峻刑。而與防之。亦可謂卯贊。聖獻一洗汙俗矣。豈非謂夏之淵烈于九黎。裴常之功。數于二正時與勢實然要必效法三禮。丁四所能而生于百年。亦爲迂遠而淵于事情矣。

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冦。築城東籠山南。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二月。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

三月。樂鳳韶爲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特典）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以蔡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

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illegible]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愧于所學。俾功名立于兩間。斯誠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顧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賛。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

聖祖大肯
其教不褒
見聞一時
偏官或推
乎言以
皇太子之

深求字書
一得以例
附　明末
之俗者以
舊許賦得
何解

大刪削

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親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爲也。○編春秋本末成。先是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先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内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上親臨奠葬。塑像祀于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代吳禎督遼東海運。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議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王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遣人來歸
然不使強
其爲儆事
者　聖祖
有見而然
却之解設
保定之慮
遽然宜𢪸
矣

[illegible]

北平久不雨詔免其田租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温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　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命都督指揮征大寧

秋七月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平羌將軍丁玉等討蜀寇彭普貴等平之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按日本國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王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狗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武朝鮮通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邪馬臺即邪摩堆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俗唐咸亨初惡倭名更爲日本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皆跣足間用履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鈿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甚得童男女錦綉絲綿磁針　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方物遣使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　上又遣僧祖闡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掠溫州而今浙福造海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等却之令中書遣文責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來奏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　上覽表詞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命安置之）

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遣使齎勑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勑至即放歸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縱欲必至滅身

十月定致仕官居鄉禮（與本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遂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上與之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進眞知諫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與

受治同寅諱而遂至[illegible]而其隨之

治之要。

十二月開甜水渠、（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奏請鑿渠、引龍首渠水入城、繞民舍、始得甘飲、）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域人、通春秋、五領鄉薦、累官至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將[illegible]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illegible]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擢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而廣已[illegible]、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一足、於是變姓名、放跡江湖、時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有[illegible]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誓不復仕、嘗懷鴆自隨、曰有强我者、當以死答之、郡縣固而義之、不之强、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遇爲翰林編修○番禺知縣奏言廣東鎮守永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　上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　上察其然、勑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旣至、廣洋不爲引見、　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爲胡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　上頗聞其實、因責廣洋欺紿、居海南州、次太平、復遣使勑之、廣洋得賜書、懼甚、遂自縊死、）

[illegible]公君子果共戴乎

天賜所以保安聖躬、不然幾爲其殺中矣、刻誠意之先見[illegible]無[illegible]之忍責魏少量

之奏謀可爲三不朽量聖心邪之人大權不可一日蓄其乎

訪求卜筮人、

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胡惟庸黨逆謀已定、詭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遂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向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方悟、登城瞭察、則見彼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　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　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六人。[illegible]惟庸自[illegible]意誅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illegible]騙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illegible]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惟庸[illegible]閽者福壽、惟庸陰誘爲己用、冀以圖達、乃爲福壽所發、昔劉基亦言庸不可用、知而銜之、會基病、以毒藥中之、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善長從子祐、相結[illegible]、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庸專政、往來益密、庸令[illegible]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舊故往來惟庸家、密令存義以邪謀說善長、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涂節乃上變告、時商暠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　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逆謀、死、又以涂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併陳寧、餘黨皆伏誅、）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

太祖何負子孫公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恕況濂致仕在

寅明聖典

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按濂學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萊博極羣書名滿天下文傳四夷而于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芝園集龍門子無相慇語等書傳于世）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

萬古無弊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頡頏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蘇州賦役雖減而較之他郡尤爲偏重民多棄田逃亡以避徭役況斗斛日繁地力苦于不給米珠桂薪卽豐歲猶如飢饉倘有災荒吾不知其所終矣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吳自昔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　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

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縛獲其全部以歸○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諭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煑海爲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

赤與法之不計

使聖人不自諱其過

殺天亦不容責戮之嚴

貧竈民然其間有丁産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産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産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爲民便從之○是月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南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奸擅權使賢愚居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誅奸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韓國公李善長總臺事○罷御史臺

六月詔受朝于正殿○上謂侍臣曰曩者奸臣聚歛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素逼省城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恭讓懇請上官蠲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盛民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獨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臣戒錄

眞奉天之實

何等光明何等謹慎品行至此古人所罕

時胡惟庸事敗　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權倖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賜名臣戒錄頒布羣臣俾知所警○震奉天殿　詔停齊潭二王府工時江陰侯吳良董建齊王府宮殿于青州豫章侯胡美董建潭王府宮殿于長沙諭之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按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戒未有如我　太祖者）

置諫院官唐鐸爲諫議大夫

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悉翰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善長等屢請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復京官家○駝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秋正三

昭告于　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祐龔斆爲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淵爲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仍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贓壞政以干邪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若乃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十二月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

[illegible]之王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詔[illegible]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illegible]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列時奉金葉表朝貢遣還

按爪哇即古闍婆國又名蒲家龍元稱爪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居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忽諸國國王宮磚墻牆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簟聯裝而坐民居茅茨覆屋坐臥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胸以撒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柄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鬬面色黝黑猴頭赤脚坐臥魚行溺飲食無忌節喫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此婚男适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其新婦裸被髮跣足縈嵌絲帨戴被金珠綵飾寶裝喪有水葬火葬二種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榔板香蘇木檳椰木吉貝倒挂鳥綠鸚綠鵡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國爪哇要而殺之至是來貢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至永樂間復通中國

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驚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illegible]副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illegible]而克嵩州高州詮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幷其部衆而還○上諭吏部臣曰樹藝非其土則不[illegible]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illegible]正爲[illegible]　上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illegible]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鑒○諭禮部臣曰人君[illegible]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illegible]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乃爲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紆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

恐損人况可重爲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
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

以散爲聚
人主之言

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于
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
孔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
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編黃冊

此言何謂也。○編賦役黄冊、

至公至均
之法

（共則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以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illegible]

十二月以鄭濂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不待辨矣

（濂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世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敗、四方仇怨告訐者、奉指爲胡黨、坐重獄、及逮存新鄭氏交通惟庸者、濂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濂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從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濂曰、兄老、吾往辨之、爲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衣、）

三月大赦○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洪武大誥謂五府京師羽翼之郡、率先勞之民、天下既平、數免征稅、至是又特免焉、直至洪武十八年、通免征夏稅秋糧、嗚呼、　聖祖所以優卹五郡之民者、恩至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繇
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
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
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
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
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
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置東宫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
員、秩正六品、

四月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河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
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竭

[illegible]

勠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請擊
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
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
興奮然請行、朕憫其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
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
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
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
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
脫峒諸處、　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復勅廣

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按安南，唐交趾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宋、梁時，始土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并于劉隱。未幾，管內大亂，衆推豪酋丁部爲州師，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則兼有華夷，至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昺爲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之。日烜卒，子日㷞遣使朝貢。元亡，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二年，復來朝貢，仍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日煃卒，弟日熞立。日熞卒，子日鑑嗣。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却之。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煒嗣王。叔明者，煒兄也，專國政。至是，煒遣使來貢，上惡其篡悍，詔責之。其國東起欽州，西歷江左，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河、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夷獠雜居，不知禮義，獷悍喜鬭不解。耕種，椎髻翦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惟文愛飲。倜儻好謀，驩演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勾漏、瀘、富良江爲大。產金、珠、珊瑚、玳瑁、諸香、蘇合油、胡椒、犀、[illegible]、象、扇、象、兕、白鹿、猩猩、佛佛、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illegible]、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并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搆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

[illegible]

聖明神武
天之請將
內安庶衆
無不依以
府前行滿
遣逆其誠
未矣

常，搆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于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之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攄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上勑賜慰勞，賜田土。

庚⊙。時天下大定，邊境殲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貢，惟雲南恃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

擬刑

此論最是

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　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

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冊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無二上之意令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如舊從之

十一月　上召吏兵二部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學文武兼備後世乃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事被甲冑者不通經術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裴度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仡佬聞風迎降○時閩廣多盜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

甫平

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誅平福安縣賊冦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　上震悼輟朝親為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備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衢霧及江而止須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崖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驚[illegible]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俘衆二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業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宮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

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據烏撒諸蠻元右丞寔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寔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敵鋪方具蠻冦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有芒部土酋率衆來援寔卜合勢迎戰我衆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蠻衆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寔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是年封皇子權為寧王國于大寧

壬戌（洪武十五年）

九奏成

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編類華夷譯語成（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命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攷細切其字以諧聲音既成命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通其情○）

華夷譯語

[illegible]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汝南侯梅思祖掌雲南布政司事張紘為左參政○沐英等率兵掠徼江臨安沉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三關險要土酋段世閉關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半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殺下關為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據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略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

西平諸將
太祖兵法

諭雲南諸夷詔曰曩者元[illegible]綱[illegible]縱橫朕提師廓清之並[illegible]十有三年[illegible]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illegible]翕然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illegible]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殺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兼文學汪叔琦等部有司各以禮幣聘之○前太子正字晉府長

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臣建恭覩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此十五年而所蠲之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而降未有愛民如此）

趙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桂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東莞諸寇盜皆平之

閏二月遣使諭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勑使任本州知州等官○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　上諭友（聖祖處事精和深遠一時之臣莫能到）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討歲支稅糧徭役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衝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官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覆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復業諸國
大寧并然
如今臨其
境今人無
非附狀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蜑戶為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告罪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復申明禁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擬問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鞫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為是且武夫鹵莽其於治獄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勑諭傅友德曰前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勦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諭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懾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顒為國子監祭酒○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鉄家為貞節之門

儒其

學加嚴蓋而言者不止利之所在即身行所不顧耶

聖祖之心與軍相爲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〇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今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〇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諭顒等爲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忻悅遂賜宴竟日而還〇廣平府

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鑪冶鐵　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舉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〇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

若若如此

又能見茶讀之大

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爲試刑部尚書（濟洛陽人元季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用薦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始徵入覲故超擢之）

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〇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〇

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〇蘄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〇旌表眞定孝婦劉氏（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甚謹姑在道遘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圖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凉侯費聚爲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〇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

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上大怒曰如此弊瞞我遂大行考較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

按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用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處都布按司並諸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本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粘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爲定制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每製衣裳餘帛纑爲巾褥織工治絲有荒纇遺弃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宮高天地惜物也后初未有子嘗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幸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其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密濟之以寬仁　上前殿決事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已有家下正好待德不可暴怒致殺死當寧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多從寬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　上誅其左右家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大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骨肉親任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從文正復出忠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致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　上幸太學還　后聞太學諸生有攜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

太后聖善辭諫不盡而獨以言臣恃保爲雖不皆救人君勸此其識量尤有大過人處

死生有命禱祠何益使吾服藥而不效　陛下寧不以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爲汝貸之耳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臣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　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諡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順天順聖高皇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城上賊至輒射之徃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〇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幼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　太祖擇名僧輔諸王　文皇帝時爲燕王廣孝自請于　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既而　文皇自求廣孝于　太祖許之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永樂初以僧錄司左善世徑擢太子少師輔導東宮

（後其姓名竟不蓄髮娶妻卒封榮國公謚恭靖配享太廟傳信錄記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　文皇帝宴時天寒甚文皇帝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　文皇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　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　聖殿下是箭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勢頭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忌行此後果驗）

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者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務是[illegible]

寧單縣儒士張寘以叢徐[illegible]處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篠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因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

[illegible]有此者

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侗等復固辭一日勅賜放還（殿閣詞林記廖道南曰粵自商山茹芝箕潁采蕨上下千載數人而已思誠勑賜侗詮被寵靈眉修首安卓薦綸繹竹帛所書圖書所傳何以加焉）

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關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朝罷召侍從儒臣講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

沉德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議刑字奏尤貴簡明

十二月吳沉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見其名特開釋○孝陵成封都督

李新爲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爲監察都御史。○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illegible]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國初當邊備，以屯田訓練二者爲急，此兵食所以足，夷狄所以畏，邊境所以安，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皇明從信錄卷七終

皇明從信錄卷八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癸亥　洪武十六年

教人

正月，宋訥爲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

教化神速

（時太學初設，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故簡用公。又以學中多公侯子弟，欲得威望重臣鎮壓之，令曹國公領監事，防糾繩。訥性嚴重，推明義，身言並教，鍊磏不遺餘力，寢食學舍，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製詞褒之。遂病，遣中使諭，歸寧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己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書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其像甚肖。上喜，已念其老，召其子麟侍養。）

上曰：人主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能盡物情之爲明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乖求賢；中見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夫且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精誠錄

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帝

雲南平

慎刑之至

雜說

王其玆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幷

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僞律條○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霸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親洒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是又豈漢

二者相濟　其禍烈矣

情狀如畫

高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奕世積德、以有天下。然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使其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誠如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罔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者喜其順適己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犬

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七月定武職妻妾封贈例○定文官封贈廕敘例十一條○遣御史錄囚于諸省、上諭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

洪武十六年

猶爲惡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亞沽名奇察理固受禁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宜布朕意令其知之。

九月令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左右副將軍臨江侯陳鏞靖寧侯葉昇率兵討龍泉山寇平之。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將文具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于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頒鄉飲禮圖式。○高麗遣使張伯崔清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按朝鮮周封箕子國也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氏晉并于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之地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于遼金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部女真西北至鴨綠江東西闊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戮折風俐般大抵衣男女衣服錦繡喪三年如葬飲食用俎豆官閣城倣昔華夏衣冠多處崇以舊制樂以杭鹽清決無部除刑不修壽山州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錢山品鹽綢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招海豹皮八捎魚昆布秫黍膝松人參茯苓之屬國朝洪武二年即奉表稱臣歲貢不絕至是以其違約不恭故諭責之）

安陸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古賢功在于國德及于民不止數郡者或許列郡司之請祀典從之說然亦當矣

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按興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其父郭山甫識太祖于微時命子從事復以女入侍後爲皇寧妃孝慈崩嘗攝六宮事山甫追封營國公次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十一月命太常丞張來儀爲滁陽王廟碑。（子與女亦爲皇妃生蜀王及豫王如惠王）○禮部奏定歷代名臣祀典從之。（奏蜀守李冰鑿山壅流以備水患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張詠未及奉祀宜與李合爲一祠漢循良密令卓茂河南密縣有廟祀黃霸鈞州祠之宜庫而祀之以昭隆典吳人陸遜及子抗從子凱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以榮定國松江舊有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陸川土神乘休侯李苞選臣事于梁築城保障川蜀邦人祀之爾賜疾疫祈禱必應京兆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謫爲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宋理宗褒祀謝表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提押兵過境縱掠百姓表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宗崇于赣亭後見夢于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九江路總管李黼與其經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秦宗从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可自刎余闕既立祠安慶宜以李宗可配享皆從之）

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降大學士吳宗伯爲檢討。（宗伯金谿人中開科狀元性勁直嘗指斥朝權貴累經遷謫大節不回初業文識者賞之曰非兒玉光劍氣終不能掩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尋卒。

甲子　洪武十七年

正月魏國公徐達鎮守北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亦際慶數子剛烈以夫幹之後倫然爲然聖祖表其孝非其宗仉氏之首務也徐張夫婦行者予父母一般而其退有旁不幸爲書子忍之

後元末兵亂選與濟奉其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欲殺安選泣血求哀願以身代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安殺選將辱濟濟紿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信之縱濟焚其夫火方熾濟即投火中死寇驚歎而去安獲不死至是有司以聞詔旌其門時又有張宗魯者吳人年歲先卒二十遺孤其母路氏遂鞠其妻秋以行或賃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抹脚乘以繼之又危還紡績力供養母卒復求其前夫吳氏洪氏書氏遺骸合葬哀甚禮部以聞　上曰宗魯以贅子而能行孝如此命旌其門。

二月更定都察院官。詹徽爲左都御史。○定吏員資格。○

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勅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汝法司官。各勵乃

心。愼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建之意。欽哉。

全要以人事意天象算而可驗

方定科式旋中篤本之今文行交相爲用也

三月大赦天下。○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爲定制。○詔舉秀才人才。其法令有司會同境內耆宿。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　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

曹國公聖祖褒獎也云待傳種相行缺鳳圖自有本

分別了然

後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踔厲奮發至遇勁敵膽氣益壯東征西討建立殊勳威振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能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究性理之學出爲詩詞皆雄壯可觀　上嘗命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

四月　上詔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奬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加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潁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

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更定內侍監局司庫門官品職。○諭遼東守臣絕高麗。

五月鄭俊爲大理卿。

六月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偏。此正當戒愼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

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一若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爲虛文也○禮部製大成樂歌頌天下儒學

二者猶準之權[illegible]縱操者也

七月河南大水命賑恤之○盱眙人獻天書伏誅○建朝

天宮設道錄司于內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留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絶後禍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脉　上善其言

言路不容則其黨亦何敢進一字

八月吏部尚書余熂定考績法○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僉都御史林芝爲司經局試正字

九月超擢考滿課最官員河南淮慶府通判戴非湖廣都司副斷事高巽陝西靖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東昌府教授馮獻爲左贊善○江寧處士陳遇卒（遇初宦元爲溫州路教授以亂隱于家國初以秦元之薦上發書聘徵與語大悅俾典代誥書禮待甚厚稱爲先生而不名　上嘗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嘗命爲翰林學士不拜又命爲太常卿爲禮部侍郎並後除禮部尚書[illegible]固辭無不見賜也頃問賜宴賜肩輿校尉十人[illegible]其出入給使賜貲無筭羣臣以過被遣者幸爲救解　上念其衰老嘗爲請命其子充宿衛亦辭蓋恬淡靜退始終　[illegible]至是卒遣中官賜祭及賻賜葬鍾山）

父子高尚

[illegible]名

十月册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秀才朱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

閏十月大明清類分野書成○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漸差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　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欽天監監副李德茂又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

道化隨移陋效風宦之說作陋

每有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蹤奏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製觀星盤

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上謂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

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一月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從之

乙丑（洪武十八年）

正月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秦布政使薛大方貪恭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垕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重之陞爲按察使時福建多濫獄吏貪緣爲奸垕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恤軍民性儉薄俸給有餘悉施貧者）

松州衛控制西番其軍士糧餉悉令旁近州縣運給

可爲勞臣

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録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　上慟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

侍元語坐爭派叙

便是大將[illegible]

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勛烈宜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勲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竝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寘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　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　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勲衛增福左都督膺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　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

次代王妃（傳信錄云武寧夜侍飲漢之辭既命內侍送至吳王邸所居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聘一女子約之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及師旋備之令其它適女父堅求送女侍巾櫛武寧因抵吏遺數十金助資妝以謝貞約厚德類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爲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辛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 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俾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善其言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忽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初選進士爲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

[illegible]延清明

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四月五色雲再見○思州及五開山諸峒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蠻寇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欲復出剽刻和等乃於諸峒分屯勒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按開國功臣皆有祭賻贈卹恩典德興無載者殆獲譴也餘倣此）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上喜之賜鈔五萬俾還鳳陽面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鞫得實以熂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五月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沔陽指揮僉事潘進力修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遷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朱善進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愍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

此當逮之失為民而若其法也

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而自無物我之累矣

六月定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賚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著爲令〇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〇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之、何避私嫌乎。此其於用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于人情、察于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則未免爲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愆期、歲苗有虧、詔今歲秋糧盡行蠲免。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馮優恤、罪有司極刑〇上謂學士劉三吾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泛然

附者相因

醫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直。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〇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惟在任賢。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

八月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九月　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

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〇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一家之間、長幼内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未幾、以疾予告卒于家、（善、豐城人、字備萬、隱居著述、以理學爲己任、洪武初爲郡學教授、薦爲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爲侍講、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致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集、）

心印交属

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爲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

大抄及

惜哉少是

扳酋平之○命蜀王閱武于中都蜀王　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術旁及釋典　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賓訓堂尊奉　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與之交與高僧宗泐齊名所著有蒲菴集行世見心嘗承召賜食製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捧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我為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誅之○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

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為詞章任持京師天界寺一日幸寺見其勤止異常命蓄髮授官固辭　上不欲奪其志從之賜宗泐免官諭常奉部著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有全室集行世國初名僧二人為首

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

按詔嚴革有司之為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飭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築城役日用錢糧十緡季用又病痢被逮謂其子照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辭照悽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懈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托之令吉而論戍崇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照[illegible]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既一吾父也訴獲免雖戮於冤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嘉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時特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二人皆拜照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骨肉當為城下土矣已而照感疾卒季用傷照死病亦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蜀府王叔英修撰作孝子傳以傳

大略勸

水至柔而狎洞溺多

存心錄成（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為鑒戒者）省躬錄成（編災異之應于臣下者）

十一月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　上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作者依律釋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廢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齎勑勞之

十二月封王禑為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謚曰恭愍

丙寅（洪武十九年）

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長興侯耿炳文等勦平雲南貴州等處蠻夷○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行起

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雲南布政司張紞言舊例商人納米于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穀米者聽商旅輻湊儲畜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商少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上謂侍臣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

二月置行人司○上與侍臣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予然賞不可濫○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工亦民之一也於此視之

[illegible]

四月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爲限更番赴京輸作名曰輸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河南大水命賑民鬻子

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上聞嘉興崇德縣知縣鼂鄉縣丞齊楞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勑往勞之○常州府官范好古奏言行人王良至郡黷貨不謹命禮部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處州麗水縣賣卜人怨望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詣闕誣告謀逆知縣倪孟賢詢父老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辨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諸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

六月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兹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備其以朕命申之（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其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汎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教官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爲令）

王論

此與前詔之政互照天下無不遂之老矣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它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

志戒錄

（按志聃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祿九百石七年增千六百石子成嗣二十三年罪謫安南衛指揮卒子城嗣）

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可其奏又謂邊地久荒艱于用力詔俟數年後方徵其歲輸之粟

十月頒志戒錄書凡百有餘事皆採輯唐漢爲臣悖逆者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大誥三編

十二月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河南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宜選廉能之士授之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天神格神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　上嘉之○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汚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官民犯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爲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　上親爲之序（按先是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事發逮坐者衆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爲戒見大誥未頒後來官府斷獄遂有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槩以爲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天下事忘源失委不識源委如此者何可勝數）

丁卯　洪武二十年

祀典宴之費省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懽暢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人君父天母地子民皆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爲蒼生也○軍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榖下榖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錮閉已久請復採之　上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領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

御注洪範

魚鱗圖

聖祖英明無微不燭故一時任事之人亦不敢欺以[illegible]

一州之人，辛受其害，豈宜效之。○詔修闕里孔子廟。

二月　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御注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　上讀洪範太息，以為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為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為訓釋。○置兩

浙防倭衛所。○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腳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illegible]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粮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粮[illegible]人，使集粮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按宋季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以私不勝其弊，惟條議行經界，因有魚鱗冊郡經界[illegible]之。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并，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而以有且貧成可奈何

以理論教則得其當者多

論得其至則刑平矣

地無立錐，若于是為之長太息矣。至是復增詭寄之弊，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盛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為辭。我聖祖所以深惟[illegible]積弊之處而亟加禁戢也。今日此弊視國初尤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哉。）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照鑑萬物。○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上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三月，雲南左布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在雲南能撫

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勝師出松亭關，城大寧。○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宜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上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

文德豈若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用武舉建廟甚無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定親王歲祿五萬石○眞臘國貢象及香（按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幷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慶元中滅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又有參半眞里參流眞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人衆地亦廣其俗尚後並陳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一日一視朝婚娶燃燈不息視力耕種產銅金諸香象翠羽蘇木異魚洪武六年來貢至是王黎列保昆耶畨若者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

八月封何眞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眞自歸附以來歷山東江西參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故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三子）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　上賜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我元臣孽已盡惟納哈出向據衆金山數擾邊于是以正月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左右副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參將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統軍二十萬往征之納哈出聞之率金山巢穴營于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王師徑行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爲虜所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王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因王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酹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將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于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幷得其各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士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其驚潰之衆竄大將軍旋師以其降卒俱行甚遠之設伏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等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蹶遂見執自剖腹而死英出貴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　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謚忠襄大將軍馮勝捷奏至　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　上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勑諭勝及副將軍傅友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者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有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期馮勝專爲己私播惡朔中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茲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但來人言頗多舉其大罪於將軍亦誡哉焉然俟常茂至茂勝之壻也勝每于衆軍中折之茂不決出不遜語勝數之及納哈出降而虜衆驚潰將欲自解故歸咎于茂而發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內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茂以父遇春功免死

（安置廣西瑩州）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文華殿○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十月從建歷代忠臣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壺南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福壽等廟于雞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為祀典○上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

强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之○罷馮勝歸鳳陽○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為翰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上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罹法乃親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勳業保爵位并令其子孫誦習○韶州府知府王世安

失功

請舉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典從之○晉府長史桂彦良卒

（漢高不事詩書征于馬上之習晩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横策略之餘光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彦寂寥無聞一子陵不屑就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好文之主而溺于詞賦狃于俗習帝王之道稽古之學槩未之聞焉我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飢渴之于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雖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戒諸將親近儒生至于御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啓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溺往緩焉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略是備戡定而文儒相素猶不甚稱于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政于庸輩是豈其所欲也哉故于閩安之卒甚加悼惜晩年亟稱桂彦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己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

折衝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粮餉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與赫同○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上曰馬戶芻豆之給其費不貲故嘗命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豈朕言不信耶無亦有司奉行不至也其還之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馬龍也郎甸之摩挲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寗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諭吏部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果賢者不以小疵而

愛民者必過其過可別

棄。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諸城知縣陳允恭前任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召復還其官。○陞浙江道御史凌漢爲右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廉得其事，故有是擢。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説、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温、伯顔，凡三十有七人。）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爲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故元四大王來降，上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邊。沐英自將精鋭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絶，象以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寗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衂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戮益急。三軍大呼而壓，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巨帥刀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讋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

方在不能

○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建坊始此。○上召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鄒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

参

王言

執中守正之論

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上覽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東莞伯何眞卒、　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按眞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　眞主、光武寵榮、策勳盟府、大非一時羣雄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事　上、夙夜畏威、惟勤、一時黨禍方熾、而眞獨無所染求、事　高皇帝殆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一時功臣所難也、若眞者、可以爲賢矣。）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勞師費財、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之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禽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十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虜廷空矣

（按初元順帝遁于沙漠、既殂、國人諡曰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諡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値藍玉北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下所弑、其部屬皆奔散、其後裔自是日微、今所稱小王子、卽元裔也、正統之中也先近日吉囊俺荅不孩之屬、皆小王子之强臣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都督張銓從征平東川蠻有功、封永寧侯、

七月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尋封其子璵爲西凉侯、○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遣軍、隨雲南遣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救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

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出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賚遣之○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開墾荒蕪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

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逆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匹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御製諭武臣敕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嚴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

九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傅友德等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

其黨大頭弁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毋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

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昔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莅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歛激變

致亂生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為保守勑頒之使知鑒戒○勑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勑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樹勛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進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孫恪為金寧侯（按玉師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王妃者上聞大怒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

彷彿是　畫于務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 上降手勑褒嘉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彩段三十端○以庶吉士解縉為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 上親選授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乘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

呼守勑誡

與人所不敢言

[illegible]忌者

沈溍忌縉才誣其御傲背隸 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援筆立就歷詆其奸狀 上慮縉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按解縉封事其要略有云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罔上倚法為奸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 陛下誠信有間用刑太繁稍多自悔之時輒存無及之歎又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離之于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宜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用方向[illegible]三德月崇之類）

（最甚不經但申播種之時不用寅除之類又言 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義理蔽而心學無素典師取實與偽莫明神仙徵應誕謾莫信中明旌善之亭徒為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徵行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祀宜備七廟之制奄寺宦官之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教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于農隙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困州縣本廉人材驟歷華要推埋負贓者罷褒與馬赫奕賢者淹為等列廝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詐故有無錢工役無醫藥之俚謠觸肺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宜任用忠良弗任意喜怒生殺按解縉封事萬言皆治平良規惜不能備錄也抑縉言切直如此聖祖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恩猶父子真一時非常之遇也哉）

以卓敬為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 上寵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 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係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

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戶部左侍郎，嘗密奏防宗藩之變，後竟死難、）

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封常昇開國公、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弒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皇明從信錄卷八

皇明從信錄卷之九

東莞　陳建　輯　　秀水沈國元　訂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

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遣行人齎勑幣賜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勑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illegible]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illegible]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illegible]

[illegible]共領之。○魏敏卓敬等凡八十一人爲給[illegible]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潁國公傅友德等[illegible]分[illegible]用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illegible]李景隆駐[illegible]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illegible]普安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茶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illegible]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全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illegible]、[illegible]安侯子王

威駐長寧夷陵　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濕蛇虺蚊虻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病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王爾等一如所諭○上以天下無事閔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侯俞通源各陛辭　上賜王弼綵鈔五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千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金五百兩白金二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錠彩段三十表裏安富厥家甚還鄉各賜賚有差（臣建曰我　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崇其爵焉重其祿焉未也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儀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于世嫡焉未也衆子庶子皆官之焉非于尚公主則女爲王妃焉猶未也其靈[illegible]也有安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之[illegible][illegible]焉有葬先塋之封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是其周且厚者歟後功臣多不克終者無亦其自取也夫）

四月置詹事院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爲詹事前俱以廷臣兼東宮輔導至是　上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于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唐鐸爲人謹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爲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鋒敵男虹縣人重厚愼密大節偉其始友良臣數十年交不知勞色絶不稱慼終其終豈可見）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山戎也歷代爲獯鬻奚契丹時大軍征服北胡朵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貢爲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歲朝貢）

徙江南民田淮泗

五月狼洞黃平蠻作亂潁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州都指揮使司

六月周定王去國之鳳陽遷雲南尋還國

七月召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還京師○[illegible]也速迭兒弒其

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八月更定大明律○徵趙撝謙爲瓊州教授（撝謙餘杭人雅志古學欲探造化之原著[illegible][illegible]正韻爲是官作瓊臺布學範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造化經綸圖說補前聖成書以與斯文爲己任蠻俗自茲歸風翼名臣）

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詔諭故元兀納失里大王○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雜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

可想見聖訓藏往之妙

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上與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擢德州同知陳龔為太僕寺少卿，

（龔故元南臺御史大夫嗣壽之子，坐事當戍。上念其父死節，特宥之，擢是職，仍賜鈔錠。）

其識學甚大，故著作皆有以羽翼六經

十二月徵士梁寅卒

（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累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為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我明興，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為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為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周易參義、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雲南西平侯沐英入朝　上以諸夷慴服，命即回鎮。○南安侯俞通源卒

（源巢縣人，虢國公通海弟也。率衆歸附。洪武三年以平閩楚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加二千石，後以黨事發，子

從祖誅，不貸罰。）

高麗國相李仁人因禑廢而立其子昌為王，遣使姜伯淮來貢。尋仁人子成桂（父子相戾）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魯王卒。　上諭禮部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諡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諡曰荒。

庚午　（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命晉王、成祖分道伐虜。○貴州苗叛，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畝賊湖蠻叛，命東川侯胡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串洞，擒獲蠻首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攻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

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賜海金銀鈔幣，歸老于家。是年海卒。○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朞年，願終三年之制。　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以失節，難渝定制。詔從之。○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　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

○當中人才之論

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槃豈不重乎

君當留心

○定馬政（初江南人戶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上念其勞逸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作北馬蕃息爲孳生種馬其餘悉令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備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止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從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即以嶽爲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于是禮官爲圖以進使頒之列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國子祭酒宋訥卒（請依成均舊學規立師道宿弊以董至是表卒上聞又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祭葬者給自訥始又遣行人致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復祖爲司業）

凉國公藍玉討西番敗其衆于大渡河○龍州知縣陳敬爲吏部侍郎

破格

三月燕王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燕王出古北口諭友德等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處帳于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王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燕王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逃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入朝獻其銀印金銕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賜紗帽金帶襲衣鈔錠有差

偵見方略

大拯虜心

我　聖祖于北虜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關隴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出者二又專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斷擊不與焉當時民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解縉等屢以爲言然不知我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illegible]以不[illegible]以不得已爲豈樂數兵于遠者哉其神謀遠慮蓋知國家之後患在北虜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我之世讎不可不嚴爲備禦則哉　聖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成祖繼之亦嘗三　犁虜庭蓋其心即　聖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垂休于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間西夷雖有侵陵不爲大患而已己之變兆致于[illegible]顛後內有不共戴天之仇則　[illegible]至是虜尤驗矣其與漢高安劉之說文將[illegible]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據[illegible]而大寧與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關所以[illegible]而備禦此虜者爲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illegible]之道遠興和開平沒而京師之藩籬薄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

肅州地險止要守非其人

殷又昐密不復可侮番日肆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肅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犄夫患又岌岌乎斜膺之疾矣既表猖獗日異月殊羣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于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于是哉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築京城外垣

閏四月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除百官朞年奔喪之制

舊以遇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訃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朞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朞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涼國公玉討定之○置平壩衛

指揮使司

五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爲言者　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　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要旨步步從至情推勘而出若合李韓而下恐亦無而不能成一字

按韓國之獄當時群臣皆不敢捄惟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奏善長冤狀辭極剴切事竟不行王書曰竊見太師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之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善長與至親猶子之

念伏　切直至此　止求無愧尤是君子所居

不爲矣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于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絕宗祀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嘗謂有血氣之强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身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恐惻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枉寃廷臣杜口莫無一人爲　陛下言者臣誠愧恥忘其誅戮貴　陛下萬一感悟其說雖鑊無恨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凡二十人

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驤許顯陳方亮耿忠於琥

仙何嘗以虛幻爲宗亦先知有身命而頓上郎下帥風

詔求仙人張三丰

按三丰一名玄玄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魁偉美髯寒暑一衲或處窮谷或游市井浩浩自如旁若無人時呼爲張邋遢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務事來輒先知之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齁齁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玉龍南巖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宮下丘玄清遇之爲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菴于展旗峯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至是　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走朝了不可見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雙槐歲抄云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詩三丰遯老詠揚州瓊花以自況也永樂初嘗遣使致書求之書函云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全文亦見雙槐歲抄仍命給事中胡濙徧訪物色之不可得粤滄遯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則又歷歷皆實有不可盡以爲誣者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強爲也）

六月定東宮司經局官制○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都勻安撫司散毛散狗長官司蠻民作亂涼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等討平之○詔禮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印復賜鐵冊曰曩者朕與羣雄並驅於諸將中收其雄者爲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

將老矣今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成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欽哉（先是公侯伯各賜卒百十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年老賜歸設百戶一員領其軍以護衛之給以印冊俾自耕食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潁國涼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舳艫航海全寧西寧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冊軍）

七月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時多假以營私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所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八月召涼國公玉還京尋詔還鄉賜賚甚厚仍命工部具舟送之時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皆予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道每道鑄印一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事若無事則藏其印于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監察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字凡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雖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所刷每道刷印十餘皆五）

定使節之制其式如漢節長三尺旄牛尾三重

九月以福建右參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按純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布參政嘗持節諭麓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具卻不受或勸曰不受關善恐蠻人猜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歸悉以輸雲南布政司庫）

十月命劉基孫劉薦襲封誠意伯復以基次子仲璟爲閤

門使（初基壽止其子不能爭陵而果爲胡惟庸所害基子璉爲江西參政又爲惟庸黨沈立本所脅墜井成疾季子官及[illegible]惟庸敗[illegible]之命[illegible]祿二百六十石其食多五百石不賜券子孫世襲）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耆儒臨安錢宰等修纂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按新說云　高皇帝聖學超[illegible]以尚書咨義[illegible]大陰[illegible]二篇蔡沈注誤嘗詳察之七政左旋然[illegible]終[illegible]以蔡氏所說對　上曰朕自見之今不當[illegible]可命儒生考[illegible]命諸儒臣改正爲書傳會[illegible]學者具[illegible]前左科舉考書皆以蔡傳爲主其天文一節已前左旋[illegible]月[illegible]天而左旋）

（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錄洪範內注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但以天言不如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哉而爲之均調四時五穀群實以烝民之命與天之參贊人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敎五教以敎民刑五刑而弼敎使強不能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其若如此則民之彝倫攸敘皆得之於天而君但安厥自若率民數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

理必居之精實

時弁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泌在萬世）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爲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爲輕之類皆刪去（永樂日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嘗諭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數日微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翌日朝明日文華宴罷謂諸儒曰昨日好詩然朕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驚服謝遂罷未幾皆遣還）

天生奇人以衛聖賢

韻會定正

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爲翰林侍讀○置景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左侍郎鞏昌教授李本立爲翰林院編修○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憐其志從之○是年潭王梓恭卒○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按赫以歲督海運功封者後追論藍黨國除武以從平西番功封侯至是九十子與襲指揮）

相人袁珙入燕（珙鄞縣人字廷玉少游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輒驗燕王聞其名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封曰殿下龍顏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界內藴真太平天子也燕王問度在幾何時對曰年踰四十鬚過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王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珙爲太常寺丞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賚珙廷狩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兵未幾珙請老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能傳父術建文初文皇召問忠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歛人象大成書靖難後除忠徹戎籍會有言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常侍　上言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甚　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沒未言吉內令真神物也哉

奇驗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

所種或未必給所用而痛惜民力之意爲無窮矣

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樹于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至黑嶺雅山等處。大洮兒河。獲人口馬

匹甚多。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剌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定遠黃金曰。穎公之爲將也。英姿颯氣。猛奪虎貔。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鐵騎長驅。橫騖千里。或降王破國。或斬將搴旗。威震朔南。胡虜畏其犁庭。蠻夷爲之褫魄。豈功甚烈。足以冠策府而銘鼎彝。蓋天祚 聖祖。啓萬年之興運。故生此名臣。摧陷廓清。佐成混一不拔之業。如此夫豈偶然而已哉。建按我 朝論開國功臣。必以六王爲稱首。然以傳穎公之勳烈。較之。其猶在寧河東甌之上。與開平岐陽比肩乎。奈何卒累黨禍。襲封無聞。令六王之後。咸復侯封。而無人爲穎公訟者。惜哉。）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

聖有鑒察然後恐不正此明正心之術力矣

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眞。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鑄渾天儀。○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隷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遵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三品封

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時廷臣有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而不及所生母。劉三吾亦奏宋制以子貴母。亦以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更定六科官制。

六月。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七月。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縧。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甚重其事

（傳信錄云。 上有天下。欲密察民情。微行。一日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 上去。明日朝罷。 上曰。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令）

發從何防其而十布何人哉

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建按：我太祖創法垂憲，不特見于禮樂刑政之大，雖士庶巾服之微，亦莫不斟酌盡善，此後聖雖有作者，其莫之能易也夫。

以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

按友信以貢至京，偶遇　上微行，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跨玉橋。」　上大悅，問其籍，命翌辰候于竹橋，同入朝。友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召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授是職。

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偽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保，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葬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優老于家。○翰林院侍讀陳迪為山東布政司參政，捕蝗弭盜，民甚德之。

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政使西域。○定文武百官入朝次序。○詔定建寧貢茶額例。

按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惟建寧茶品為上，所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不惟省民力，抑且全物性。

罷閘門使。○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

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訴償鹽入官，且責服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自失信于天下也。」　上是之，詔論如律。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頤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輔；三曰攘夷狄，以為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　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克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為新化縣令。

邊將有必不可調者，有不可不調者，堅與聖祖之論，政可參用。

丹初繇進士授新化令，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騙。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乞命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令，仍命禮部宴賚而遣之。

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

之產，三興衆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恭贊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志欲定都洛陽，爲圖以獻

（景川侯治四川道路）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功在萬世）

○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

（曲成不遺）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illegible]）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

○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

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征古州諸洞蠻，首克銀朝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鑼蠻。○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八。樹桑棗柿栗胡桃之類。（隨物土宜以益地利）

○穎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爲田圃。（亦奚益於肉食何）上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乎？德慙而退。

（聖祖親親之仁至矣，如靖江之不悔何）

（宥子）

○靖江王守謙卒。

按守謙，南昌王孫，文正子也。初，文正有罪，謫死桐城，上育守謙于宮中，教訓甚篤。既長，降之靖江，而陰戕險狠，比小人，肆爲淫虐。上未忍置于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復肆怨望，作詩譏刺。　上復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知稼穡艱難，以保富貴。經七年，以其久歷艱苦，復其爵，鎮雲南。肴縱如故，軍民愁怨。猶不忍誅，罪仍召還，安置鳳陽，益復橫恣，强取牧馬，暴掠一鄉，乃召至京，笞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長子贊儀爲世子，恭謹好學能書。

二月，命通淵兵克龍里四寨，又克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

遂洞。○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

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夭者，皆崇公侯之爵，而傳之謚。其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評，即魯秦二王猶命之曰荒、曰愍，不以子故廢天下公。故終高帝世，文臣弗謚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謚也。至建文而侍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制嚴矣，終　太宗世，文臣之得謚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于國，直于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不輕予，故文臣之有榮歷也，則取弗擯也，文宗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康衆寓取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障愛女始也。乳媼之有謚，與乳媼之夫之有謚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同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益淫矣。竊
世宗之季，又得二字焉，莫文愍恭表，則同武，皆中謚及

惟慎惟公則議之者息矣

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諡也、猶而嚴氏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 上所甚注懷者、必省而後得、卿得之不腆、不上諡、及身以罪竄削、弗諡也、夫諡者、人主之春秋、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除之、而奈何爲大臣修怨賈利也、然則加之何、其必畧採唐末故事、遇大臣以諡請、有命、肯、則翰林之司纂者爲議而定二諡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表而取 上裁、凡文臣二品以上、及勛臣親公、必諡、侯伯之爲軍府、加保傅、必諡、諡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逮庶僚、有德行政術、亦有諡、諡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後、勛臣若傅友德、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唐鐸、胡儼、梁潛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效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諡可也、勛臣若李善長、馮勝、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諡、諡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諡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瓚者、易之以下諡可也、凡此數者、皆謂與天下共除之、標法于寰區之外、而勿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天子仁孝中外歸心天下思願於斯民之不幸也夫

列矣諸將練兵西北諸塞。○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瑶而自王。

三月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

○舳艫侯朱壽率舟師海運。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薨、諡曰懿文。○凉國公藍玉征罕東、（西戎部落）○都督總兵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五月、俞通淵班師回京、 上進封越雋侯。○陞陝西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爲指揮僉事、先是忠以所管軍士缺伍削官、以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詣闕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萬戶、克滁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陣、今忠雖坐軍律當免、然念其祖父（乃也）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爲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天性忠愛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黔寧王、諡昭靖、（時英守雲南、聞 皇太子薨、號泣不輟、遂致失飲食爲疾、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塑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追三代皆王爵、英爲人寬洪沉毅、識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常不驕、凡得 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除惡政、剔奸蠹、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爲樂土、）

選秀才張宗濂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樂○葉○不○能○）日以爲常。

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緩、緩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言雖淺、可以喻深。○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 上問民間疾苦、皆（時司令亦不）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對、（必知學校矣） 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詐也、（誅心）乃歷指古人身在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若伊尹、甯戚、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

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繇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只不知民情世務此一節）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于時宜寘之極邊（太苛）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上喜禮遇獨優（深忠仁政）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利船七日可至漢魏以來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illegible]

爲曆刻以草木爲冬夏人皆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淫殺陵遣人學于國學夷習稍變表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時刑部已置西北太平門之外乃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列于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于廣敬門之西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

[illegible]

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爲　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將

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所弒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切諫（其略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　陛下但當法[illegible]皇帝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臣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illegible]不得其傳國璽欲取之耳臣聞傳國璽出自秦因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illegible]璽之名自[illegible]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受命[illegible]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深言之

忠臣之口　仁人之心

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帛非寶也。且戰國之君前元階寶而所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然不能保而亡，蓋亂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玉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眞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興，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財歛過厚，倉廩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雖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於其中？今未舉遞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菽園雜記謂此疏三千餘言，餘若通鈔法、慎刑賞、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孝孺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南府，有異政。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日十行俱下，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爲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爲朱張復出。嘗臥病絕粮，求處之泰然。洪武十五年以吳沉薦召見，上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喜而試東子，願[illegible]定[illegible]下，詔選至孝廉等，不試，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足矣。孝孺歸，[illegible]以薦召至，[illegible]是復致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illegible]用孝孺時，乃除是職。[illegible]建[illegible]洪武建文間[illegible]然爲一世儒宗。洪武末，太祖大[illegible]遣，令必先任孝孺。孝孺固曠世異才，而我太祖所以待之者亦異矣。語曰：知臣莫若君，若我太祖，深知孝孺哉。）

仙藥神丹　世外有之　今無可考　至如溫涼　仙者[illegible]　相習知之　莫不爲木　遠之賓朋　其爲大用　事所以述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命改爲朝鮮。○疏鑿溧陽銀墅東埧河道，（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十丈，又沙子河至胭脂埧，凡二百六十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萬九千七百人，崇山侯李新督其工。）

十一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檻送京師，伏誅。遂于印部州築城，置越巂衛鎮守之。○命儒臣重定中外文武百官品階勳祿之制。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不給祿。

十二月，以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常、任亨泰、杜澤、楚樸、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婿戶部趙勉夫婦坐法，皆素失教誨，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官。）

○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効。俄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眼尊者及周顚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斤，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醆以服。（上服在未時，至酉末遍體抽掣，藥之効也。其藥味香若菖蒲，而盆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强。）

民社無過之所宜從也哉

大科聖制之教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

正月，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為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上得之，養以為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帥師征越嶲，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交學士，善隸書，謙讓撫士卒，雖貴能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寒素之士，自少富貴，未嘗驕倨，人皆賢之。）

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瀋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于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是副目才非通論）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曰狹鄉之民遷于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此亦要是理得人）庶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牧養，衛務置京畿。

言甚為策二故可取

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晉王統山西河兵出塞捕虜。○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按玉初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時恃功驕恣，畜莊奴數百，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玉捶御史逐之。北征還，夜扣喜峰關，關吏以夜不即納，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怒，會有訐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為意，侍上宴，語止倨傲，縱兵在外，專恣罷黜將官，遣調由己。征西，驕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為人傳，上不喜，曰居功不得為太師乎，又太師乎，上不答，玉退曰疑我矣，遂為逆謀，錦衣衛指揮蔣瓛上告，捕訊。上集羣臣廷訊，玉強辯，轉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毋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艫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昇、翰林典籍孫蕡等數百，子實皆坐逆黨，凡族數萬人。）

一言稱身快之謂得

大哉元和

得謂詞臧

章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莅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尋為尚書。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大病）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議法制錄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為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巡長司撫

諸方侍職

倉發事亡

濃法退遜

哉 哭

三月，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赤遠憂深）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祖宗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爲民、

六月郁新茹常嚴震直爲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褒與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令自推衆、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濂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驟行孝義、發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所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爲糧長、數以事入覲、 上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對時爲通財當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發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爭先就吏、 上獨持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 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進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從慶靖王于韋州、原封慶陽、名栴、余妃所生、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敕書勞勉之○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太醫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敕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 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即訊、量罪降罰、重者奪爵爲庶人、不即刑、

十一月東莞何迪作亂、廣東指揮使司遣兵擊敗之、獲送京師伏誅○封皇子橞爲谷王、以劉璟爲谷府長史、提督調燕代肅遼慶寧六府事○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爲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頒永鑑錄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虐悖逆者、以類爲編、直敘其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頒世臣總錄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敕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詔武官子弟習騎射○改中都留守國子監爲鳳陽儒學○榜示天下寺觀僧

今猶見其足稱流通禍疑從而府之是一恩愛也

盡心

內外一言所偏其矣已委兆二求相攻

道但不許犇走于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强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刱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飢煖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月都督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激勸旅材之一法而今不能尚實舉行矣

殺廢發求瑞其歡乎

○陞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司輔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才 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齎捧詔敕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飢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寧人○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

四月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更定蕃國朝貢儀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五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軍○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京置享堂樹碑先墓官爲給費○却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按安童永州祁陽縣人父亥戍定遼已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詣闕自陳 上憐復其身）

六月 上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

文運與天道相循環人事而生其際無所著述以仰答　聖明觀卷上下天人有有餘歎

而魏業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七月　上因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吾等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絹衣被

八月遣監生人才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詔國子諸生習讀春秋○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時海內太平　上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江東諸門外令民設酒肆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故有是詔）

權禮可以救其也甚

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笑件何以化其萌）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于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寰宇通志書成（按此書分爲八川東北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逾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州甘肅爲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爲驛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總計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寰宇通志成

敕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即頻知建文中事者）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堪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遂致改其法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頒天下諸司俾知朕立

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十月、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今雲南土廣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晩。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illegible]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賫物往勞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喪母、而後任。詔許之。

良心下愉　各得其所

十二月、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是年、太子太師潁國公傅友德暴卒。○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死。○安南國王陳叔明卒、葬于安生山、謚曰藝。

按叔明、明王季子也。陳恭定孝友恭儉、博學明敏、稱王立、拜爲左相。恭王大病無嗣、廷議立明王、已故、庶長子叔請于忘名爲王、叔方爲太師。忘名所出不正、宗族懈肵之。既嗣位、居喪不哀、專務多欲、遠賢■邪、大失人心。時宗人作亂、擒斬任滿、并欲盡去陳氏之望。太師行遣明譽暨之宗族官僚刑纖殺王、勸太師還國以新君與。更明謝曰、諸君早返城邑、善護明君、易亂救治、尊安社稷。某死而受賜、某得罪于主、脫身逃竄、待斃山林、幸矣。豈敢有他。諸君幸勿相逼。衆皆喧譟、遏請就道、遠近歎聲震天。將至都、老軒阮吾取教恭肅于出手書罪己辭位。已而捧出迎謁、恭肅于伏地請罪。太師作地扣持掛哭曰、主上何至此。臣之不幸、豈意有今日也。布扣拔劍稱華曰、天命討罪、罪人安得多言。相王豈可以煦煦之仁、失于大義。乃叱將軍扶去。俾有司備禮奉太師即王位。廢恭肅于爲昏德公。王入城、謁廟、沛泣告曰、今日之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辭免、有辜忠孝、惕懼在懷。願自黜尊榮、以少酬素志。乃下令勿用王車輦衣服器物、黑漆無以金寶丹朱、其於飲食服用、依前節儉。身之喪殁、毋無收。乃舉亂政、革舊章、明賞罰、用賢良。宗族男女之孤幼者、盡收鞠養宮中、視同己出。訪其力不能婚嫁者助之。末流支派、咸被恩憐、咸望若春和。國人感化、偕胥漸有古風。以己于不才、難堪重事、使弟布柳恭宣嗣位、同聽政、是爲廢王。廢王征伐不復、予覩嗣無道、叔明涕泣而察之、以磨王小子顒人嗣位、觀

方見全無得國之心

其一心、惟在社稷、得人、有而不與。大公無我、亦可謂海外之賢君矣。

夏軍得於
戚功可必

皇明從信錄卷十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夔龍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害民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往往如此）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壘相犄角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徇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

二月宋國公馮勝卒○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閒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閒者尚多乞令五府無田之民分丁就東昌開墾以足民食命戶部行之

三月秦王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王子尚炳嗣王

四月勞諭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令固疆圉○諭遼東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成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非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二月寇金州

固切至計
用心堤防
設策待備
情形如此
令有定任
門臣所不
知知而不
以實聞者
何耶

爾指揮雲卿等忠義于天苦用七卒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渠魁已獲朕甚嘉之○諭海南曰南濱浩瀚中有甸番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癘爾等率壯士遠戍戍此朕甚念之○諭西京曰朕惟京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禦邊甚勞朕甚憫之茲特遣使勞爾爾宜分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羌○諭寧夏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介之以爲蔽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摧清河漢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族忤濟謀無怠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御劄問存○停造遼王宮室勑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剝近者高麗奏表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沿途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粮軍士飢困倘不即發沙嶺倉廒賑之必爲高麗招誘逋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驚諸軍何以應之

豈屑賞大

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上曰，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爲。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參議軍事兵部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貼堅之姪也，洪武初，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女壻鄭國公常茂結爲婚姻，誘合諸酋，肆爲不道，朝廷詔宗壽撫茂，延挨抗命，故興師問罪。）

貴州土官阿玉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賞賚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賜緡錢預爲營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視朝，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廟。上之初起兵也，和爲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顧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真足有古變亦

皆古人之難美

（按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人歸服論，一語不稱，行師授兵，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速，何泥古爲，其畜媵妾百餘，暮年皆資遣，歸賞賜多惠鄉郡父老及孤寡無告者，子五人，鼎立功，陞晉府僉事，征雲南兵，歸省親卒，次鸞，入府護衛鎮撫，從征早卒，醴，都督府同知，征五開，卒，女妃，晉王妃，于晟，初給祿，永樂元年卒，子文藻、文瑜，文瑜子傑，傑病廢不得嗣，係子倫，倫子紹宗，弘治中，爵爲南錦衣指揮使，續封靈璧侯，嘉靖十四年卒，子佑賢嗣，王孫胤勣，居丹徒，景泰元年，以撫屬院薦其才，授錦衣百戶，尋陞正千戶，從楊善、趙榮使虜還，陞指揮僉事，充參將，延綏虜寇邊，遇害，胤勣才志敏捷，知兵善談論，能文詞。）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雲南。○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鐘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與門官、內使等官品職。○免五府糧。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勵兵秣馬，與羣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爲五郡），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謐，今朕老矣，思民劬勞無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

勵訓戒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爲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强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羣雄之强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卽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諄語自關層遞來說出之真懇使讀者警心悚骨

字字真

聖祖不○可以及處正在此

讀文覺氣閒可生動又降○讀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潤色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誦　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繇此爲戒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歷涉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攻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儘聖祖方能用權

○與天地上

聖祖無不知亦無不到之周言之慮吁真不可及矣

臣建曰觀此二章見我　聖祖慎重兵刑之謨焉治內攘外之畧焉見貽謀燕翼之道焉見創業守成之跡焉

王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鎭國將軍（食祿一千石）郡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玄孫授鎭

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一百石、）

按自成化以來、宗系分封、日蕃日盛、一遇歲歉、常賦不足以供、親王而下、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盛、郡減半支給、常賦猶歉、更數十百年、當益壓廟堂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王世貞曰、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繁一減、祿請不給、仕宦永絕、農商莫通、于是稱王不知南面之榆、夫子更起齊民之歎、司農宗伯、技殫笑困、而無所措手、迺有請減祿者、有限官媵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擾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于大計、愚竊以爲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粤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南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饒、不足以闢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嚴新之東南諸學、郡可以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謂附宗斯其人不戀土、奉國中尉而下、止以業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養、不奉歲祿、不限嫁娶、林林者、聽其續傳士第、予職、許暮、不林者、爵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以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下、以品爲官、服而仕、奉康禰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跡不聞親、下不議上、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親悉也、是議大足採、而當事者毎牽掣于因循漢業困頓、其谷伊何、

冬、十月、冊馬氏爲　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剿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鐵、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剿六藤峽、

冒從而撫善先之首民間嫁系夫次遠章復多端聖祖深見[illegible]之需法以知人心之安慈仁式千古矣

禮制亦要成

亦當成

觀此御朝法了

江南嚴蓮花寨等處、徑賊擒戮其叛酋陸先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溥州慶遠四衛、向武沚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復、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爲一世、以其一字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是也、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　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爲吏部尚書○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當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業、朕恐未然、何遽言至治（聖祖論治之心）○擢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選才聞右、以浦江鄭沂爲禮部尚書、鄭幹爲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從戶人材、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玠父官辭職、　上益重之、如丘顯、湯行之屬、皆大用、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亦聖王用人

（前此一五二朝今三年一朝最爲便）

（之一道也、）

定天下官員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朝鮮王李旦（即李成桂）遣人請印誥不許、

二月征虜前將軍胡冕討彬桂蠻平之命濬常州武進縣奔牛呂城二壩河道以便漕運、

（在靖進不在兼兵）

三月燕王奉勑率師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

五月湖廣辰沅諸郡宜桑乃命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遣之使分給布種。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莽大夫楊雄從祀先是行人司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于世教若漢楊雄甞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及時改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上從其言

八月頒表箋文武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麗　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人皆便之。

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稅。

改六部屬部爲清吏司　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易其名、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征討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至時）（大○吾○殊○事）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墮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甲寅嫡皇曾孫文奎生太孫允炆長子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稽古定制）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郡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聖祖原以古人期望臣下寧忍負之）

○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粮差蠻夷十二月攻破潤水苗宗那革賈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

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懾服。

（按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顧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虜關中。○漢沔盜起、炳文討平之。○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裁、及僉書參議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三條。○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儀禮司爲鴻臚寺。○諭川陝守邊衛所申嚴私茶出境之禁。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䢿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王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蕭揖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憲爲藍黨、餘皆胡黨、戴彝不與焉。詔宥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親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築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襲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

第35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版反內

人並賜鈔遣還。○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恭卒（詠林記云、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扁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忤旨降爲博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寢。又考　文皇帝封建詔、亦稱　皇考嘗欲立朕爲嗣、則知　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于秦晉二王而不果、爾至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　聖祖隨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俟其立　文皇爲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初選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橫

擾、藩閫皆阿順不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某被撻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幷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　帝女安慶公主、　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蒙其福。

七月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

小人之道
君子以驗此

後來奉行
不力初意
蕩不可問
矣爲之一
嘆

大率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於修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勅楚王湘王率其軍築銅鼓城。○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八月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定諸王見東宮禮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村

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停遼東海運

十一月平緬蠻刀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積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

為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艸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荊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王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鐸卒

巍巍乎不與也惻惻乎如傷也合舜禹湯文武而一之矣。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　上以二省民惰于農事以致衣食不足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之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之數來聞○定吏員出身資格以九年為考滿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棡薨謚曰恭○齊泰為兵部尚書

按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第一得受知于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遷兵部左侍郎至是遷尚書常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寵

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勑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寧谷王出兵北平禦虜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孟思倫發還平緬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尾寨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

按賈哈剌麼些土酋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十木瓦寨其地峻險官軍不得進至是凱用計執之

甲寅　上不豫○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總兵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備虜○置成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課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脩初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　太祖崩　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遂[illegible]王肅莊王燮靖王皆奔喪至京謁　太孫道　太祖意天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為贊詠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醫悉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

以此心上下天人氣象衝融無礙

（丙寅、文皇患瘕，韓公懋治，又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人問文皇嘗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説臣藥數矣，臣對王，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上令元禮好治之，不旦令服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病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請元禮他出，有書入冊案上，賓翻去。元禮覺，驚歎自失。賓不娶，歸，終以書授于盛啓東、韓叔暘。）

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

泰然無累

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皇明玉牒曰：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雖羣雄多淫酒肆，後自驕為誘。帝獨克己下人，旁求俊傑，尊以賓禮，聽受其善，晝夜忘倦，勤于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視朝，日昃始罷。稍閒，即與諸儒講論經史，聽政之餘，乃遊宴，隆寒盛暑，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強不肯。凡有陳論，無問卑賤，皆令引見。間或有小疑，終夕不安寢。思非忠之宜，節下自奉，非宴享羣臣，不得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約，謹于禮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之減躬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羣臣，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勤儉與諸，自為詔敕，質樸即成，悉如前諸。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地嚴于禋祀，秉圭對越，若神降臨。其心愛民，尤矜孤獨，詔又除猜疑難。每為洪蒞大姓兼并，官僚貪濫，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親禮樂，制度事物，防範纖悉，不厭其煩，然可達。春秋已高，宵勤為治，防馬政，簡邊防，較兵籍，攷覈不息。山陵之制，皆從省，度務節儉，罷用陶瓦。嗚呼，其謂聖神之極矣。

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戎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祿亦不失。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鄭曉曰：帝本天縱之資，聰迹閭里，見元政凌夷，豪傑並起，悉為殘虐，天下大亂，調焉厄之，不得已起義兵。明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寧輯為衷，所至安堵。十餘年間，遂滌蕩寇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罷黜異端，表章經籍，謹宮壼之政，嚴宦寺之防，杜戚里之漸，正神鬼之號，嚴祭祀之典，

恭祇耗，推曆數，審法度，詰兵戎，斥佞倖，絕遊幸，去異味，辭祥瑞，取與明，夷恩威，決滯獄，褒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默見萬里。上初不識書，每退朝，延接儒士，講論經典，又聚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廡，出入省覽。凡詔命令，擇儒臣為之，上立揮下，操觚授詞，混混十言，皆淳雅[illegible]。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飭臣庶，具有成書，足法萬世。至于罷監任遣[illegible]，勸農桑，蠲逋負，獎廉能，斥貪酷，[illegible]善良，寬仁愛人，專務德化。三十餘年，吏靖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

袁州志：黃太史佐曰：國初馭下，多從重典。蕭泉守令，稍坐贓罪，讀印未授，即逮之去，非謫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次而用，任未幾遷，以故居職者惟恐不能奉法[illegible]。謹飭冒犯云。帝嚴于吏治，凡有貪墨縣令，許里老解赴京師，剝皮問罪。每年各州縣選有德行里老二人赴京陳說政務，或民受害，許赴御前陳訴。官贓至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以為將來之戒。于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

曰皮場廟。于公座傍各置一剝皮實草之袋，欲使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

傳信錄云，洪武間，朝廷清明，法度嚴密，善無微而不錄，惡無微而不誅。有為老人，怕做人材，詐為惡疾，不識字以其先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璞先是也。有以人才舉吏，慮事累及，詐以它尸作己名，而喪葬相埋，而潛遁去，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然事露，一概不免於誅。一時嚴密氣象，可以見矣。

菽園雜記，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嘗預修永樂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嘗記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斯時也，多虧天下士大夫，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疏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宮室輿馬，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至頭來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孤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之說，固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負朝廷，則確論也，省之能無愧乎。

論曰，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雄並作，黎民皇皇。高皇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影從，所向濱克攻取。高皇心知天意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而請浙江，三征而閩海平從，四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關及濠，遂取秦晉，舉燕趙，擒漢掃清關隴，底定南蠻，北窮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奉朔，拜伏闕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正位之後，孜孜圖治，綱舉目張，文物一新，自郊廟以及諸神之祀，禮文咸秩，有赫其臨，則祀事嚴矣。御極之初，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遍郡府，悉皆設衛，有事則大部大帥佩將印，凱旋則上章發歸，士卒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申禁令，嚴賞勸，尤獨嚴于貪墨之法，則官常秩矣。悉撫小民，惟恐失所，衆黠之徒，則不少貸，而冠服有別，皆材有訓，則民志定矣。宮中不敢預外政，外戚亦循理畏法，不敢恃寵以病民，閹寺之類，惟給掃除，則家範周矣。他如優前代勳忠，節正禮儀之失，去海岳之封，剗積歲之弊，其經綸大經，皆出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唐同之序大明曆，月有曰功高萬古，曰得邇之正，言得運全

分天下之一節而難冠二十四孝之首

（簡曰敬天勤民，曰宋法之嚴，曰兵政有統，其善言聖治而得休烈者哉。）

皇太孫治喪禮。太祖崩于西宮，太孫被髮哭踊，哀動左右。勑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倣金滕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寓子不忍亡其親之意）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洒埽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幃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太祖不豫，多暴怒，遣譴戮者甚衆。太孫入侍，（庶人多不能）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大本王仁）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

當深更夜分，侍衛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嗚嗚然有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誣稱，太孫奉太祖靈輿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公論。）

是月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寓意。）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汎方輯志

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此心同治）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當承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哀。高皇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冊立爲皇太孫。太孫生而慈慧。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異常人子。方懿文之病癰也。痛楚號呼。時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聞楚聲。即惶惶若不欲生。義吮吸之。周帀蓋旬。餘始愈。太祖聞之。呼侍醫問狀。徐其資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疾甚。太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哭踊哀慕。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

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咲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奏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貿自致。三弟皆効。紓德育之極。周居喪之初。則朝呼與同食。夜則共之同寢。時其飲食。適其起居。處事奇篤。詳懇有加。太祖每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句云。兄弟相讓本一身。太孫遽應。祖孫繼體宜同德。嗣後中外萬幾。暇付裁決。爾時政治嚴峻。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嘗讀律。見中有條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太孫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帝聽政善處怒。輒誅夷很籍。一日退朝。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太祖不覺氣平矣。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殺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覈之。理父原抱病經年。俟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證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獻之。太祖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詢之。乃知父向患火疾。肺腎誤認爲寒。藥中皆投附

詩識葆存
寶卷

遺詔止諸王奔喪。太祖神明斷絕。必非無所見而云然也。此時齊黃未與其謀。黃可貴至如鎮守護。臣劉宋孝徐富得傳。除年先數前諸並爲

子。主人不知。故繫之而暴卒耳。太祖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爾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邏者獲盜七人。都送太孫。太孫一見。即疑其首盜非真。試之。果係主人之子。爲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誅切。商舟遂強之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養。太祖覆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故見其人[illegible]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歎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故　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所試而云。附錄或曰。太孫頂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詩甚聰穎。一久。懿文與之侍側。太祖命詠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河。皆非吉兆也。

是日。葬孝陵。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

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illegible]）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齎敕勒使還國。

朱鷺曰。止諸王臨葬。計無失于此者。上下從茲隙矣。父子天性。哀痛至情。以背奔之日。而弗克躬臨。且并其誰能忍之。不勝忿忿生心。固然耳。是足怪乎。當是時。齊字未波其方長。諸王分雖尊。勢雖重。其必不因父喪以爲利。起干戈于苫塊之間。何處之謀也。明示以猜。而欲人之無猜。得乎。齊黃坦諉己見。崖累加。方正學之才迂。貞曰求更化。而曾不虞蹺墮延亡之禍。豈保定之才也。待其烈而死。不媿人臣大義。無罪不贖耳。夫以太祖之神聖。而預命遣臣。皇然有此。信乎得人難也。○又曰。讎諸見矣。遺詔先之也。父見不奔喪。其何以令。勑符勒歸重。猶疑耳。易益乎。若詔書未至而文皇先來。弗可止也。（[illegible]）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　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

光是以天縱聰明，所學方之學古博正，得之一皆遵多賢求士，于家宴會，此將安取乎於潤論。王未必棄典以為利，咨嗟天下好學善功之人，世無如將貴業，而況賞皆於前稍易生小也哉。然亡未敢明拉而來，其亦制乎父命也夫。將其學徒然識其坐。

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為重，惡得徇庶人之節，況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際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眾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

麻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安乎。群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啟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為皇太后（皇太后，太常卿呂本女。文皇門金川時，遣人逆太后至，諭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還宮，火起，依徐王允熙居焉，尋遷居太子陵，不知所終。）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許炯野編）

（朱鷺曰：惟世敦民代有擴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需至治定天下也。建文上忠勞養民，而所為多良圖，年之間，今日省州郡，明日省縣；今日并衛，明日併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勛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舉以干戈從條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儕臣禁更不謂其者，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矣，不甚乎。而縲先紛紛乎其正學之過也。然在後世，民殘于多故，祿糜于冗費，重以中官出使，道路驛騷，汰宮衛邑二事，固亦有足觀，未可謂　建文時政非竟非也。）

[illegible]學見當忠于正學矣良不[illegible]將也

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

（按蹇義，巴人，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蹇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知太祖欲用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廷書誥，授戶部主事。有劉郎中為忌，欲陷之，太祖棄劉郎中于市。建文即位，遂用，即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受顧命輔皇太孫

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泰欲削之，意屬部中。諸王不覺，謂此齊尚書疏間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皇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謀削奪諸王兵權。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洪武中，以父故謫戍雲南，俗教貧不能歸，依黃倂黃姓。已獲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上即位，以文學廉幹知徽州府。元年，受衛良貴。是冬祖母郭卒，承重，徵父老走京乞留，屢陳終喪，不許。勉諸郡即葬郭徽之北山，時時哭墓下，徽人名為太守山。復姓陳，除其弟彥囘戍籍。）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

按昔廷臣薦孝孺徵至、太祖見之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其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見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盡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所以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可稱忠告

齊黃寧無可自后又從之專征浮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按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以薦徵爲布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詿誤免官、典教滇南、王滇開心劃化、不忍黜其人。雖蠻童豎皆知向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顧老堂三字、及祿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紳先翰林待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殷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术發殺亦殺紳既憂患中、綜理生業、而慨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壟、白其情、王閔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奠、號慟幾絶、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時蹇義爲吏部、與時浮沉、紳以書責之。

誠心實行

廢周王橚爲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即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其世子、闔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燕王聞壯士爲護衛、

朱鷺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據、徵虞之要自有道、太上默銷之、賈誼之眾建、主父偃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濫也、然周王已事、弟不能就戮、張旗于法、旋謀未布、固也、重以貪夫之恣索、張坐不原、遣一王而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變、摧催龍乎、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夫以齊黃計踈于削國、而慮不能遠、正學志迂于法古、而目不見近人事、實錯誤、可謂盡天意耶。

輕臣

以張昺、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衛世千百戶有差、

按昺等皆西宮扇莫宮人父所謂劉天女戶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　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　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　燕王至親、而心在　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

道衍長洲姚廣孝也、初祝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昔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韜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以賦覽古詩曰、惟有年來戰血乾、烟花猶

（自半淵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御涵鐵甕對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但看其竄宗勸見其擁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海南朝矣既而宗泐樂道衍往熱往特非于處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稱能十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貧貧即開襟出太平錢五啓王自覩連擲之覩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遂然而退他日責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衛哀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非和尚乃濟耶目三角彩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詔以勾進軍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下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王前占其爲勉日太平天子王大喜留珙于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真主于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誤稱汝　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于道衍云）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束帶歸省親

（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一五年不歸省者令歸省孝養他日出仕庶諸忠君先是　上閱斯文不古思所以復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吳尤甚因責祭酒考次優劣賜歸省士林相矜以爲太平盛事）

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茹常免張紞爲吏部尚書

（按王景彰名景字以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歷參政滿雲南　上召入與修　高廟實錄○張紞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累官至雲南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夷民習俗遂遍真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璽書曰最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惟紞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懷悅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我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朝廷更化旁求隱逸日就闕下悉委紞試紞識鑒精明振拔淹滯才授任士大夫有彈冠之慶焉）

○有蹤

其奇衡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命何福爲征虜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爲副平之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長星西隕有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謫前監察御史解縉爲河州衛吏先是　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

（嗣位以來第一極切諫言）

（自不推過而又欲天下人盡知朕過之光明如乎日月）

遂諭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𨵦廢業荒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　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　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

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益也　帝頷之乃擢用昺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為之計

○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為不靖方孝孺謂以德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以王鈍為戶部尚書召鄭賜于安東起鄭徙中為工部尚書黃福為右侍郎

十二月辛丑朔　帝省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召宋懌還京以為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為副都御史

（按有年廬陵人從沅州洪武中起明經為御史舉行著聞辭官養母併言論過州縣書不報得歸經十八年于州故家上之詔求秘閣上起有年從中韓宜可初為山西布政使論罪有召入力言諸藩當從寬大密加防範勿遽誅討不能從）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詔求直言○調僉都御史劉觀為加興府知府○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即位來小大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釋刺面軍及徒人還鄉里

皇明從信錄卷十一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卯建文元年（舊書洪武三十二年，永樂初革建號紀後）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己卯出舍皇城，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上親爲登大祀殿，秉圭奠璞，典儀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群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上嘉納之。○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案褒智詩闕里。○勑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巽志、翰林侍

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知縣葉惠仲、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纂修官。

按廖昇，襄陽人，洪武中以學行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有史才，明達，頗負氣，書精雜事，多被責。聞北兵渡江，遂與家人訣，自經死。胡子昭，字仲常，一名子韶，大足人。性介，篤經術，自蜀徵入翰林檢討，累進刑部左侍郎。四年死難，臨刑有所問，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之句。父復初，時家居，年八十餘，并子五人皆謫戍。正德中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其弟胡子義以薦辟起，歷僉事，聞兄死難，棄官歸。後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自全。子義辭以親之老，遂歸。有二子，數曰：吾兄無後，天下絕吾姓，二子當死于難。兄弟夫婦莫知所終。葉惠仲，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以知縣充史官，充考試，歷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以逆黨論死。程本立，字道原，系出伊川，自杭徙崇德之桐鄉，讀書不仕，率何敦行，嘗與海鹽沈孝子奇席友善，因初來謁舉秀才，歷秦周晉長史，謫馬龍他郎甸，從一僕赴官。曾單騎入百夷，諭逆者歸命。奏計入京，留修實錄，歷翰林考試，左僉都御史，明年改江西按察副使。太宗至，聞變，自經。所著有巽隱集。

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爲。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爲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燕王覺）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瓛、左僉都御史景清視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役，關係也。燕王實二人及三司官，袁珙子忠徹酒相之。袁果曰：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氣浮。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擁腫早肥而氣短。景清身短聲雄。耿瓛顴骨插鬢，色如飛火。皆當不得終。耿瓛長與俱長予，曾隸

兵交永平，戰命日詔死。景清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性甚倜儻尚大節，嘗同舍生有秘書一書，遲故負其約，其人遂訟之祭酒。清曰：某以書耳，請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怒，很斥。出，清持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又清赴參北平，化一女爲妖所憑，清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清在此四字，妖絕。試禮部第三，除翰林，三十年擢左僉都御史。上即位，擢都御史，改御史大夫。燕命日方錄諸人盡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藏刃。詰之，曰：我忠不死，爲此不成，天也。詈罵不已。抉其齒血御衣。文皇大怒，命皴剝其肉，肉盡，罵已，死。後籍其英族。是時，入殿廷，爲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詔尊　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立子文奎爲皇太子，詔薦賢養老，蠲田

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拚欲埋胔。贖民鬻子。減田租。

皇考覽諸鉉文帝諱允炆及　皇子生復命文奎叢者曰此儒生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　燕王聞之詫胡乃重複王是使臣民避呼年與諱同焉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主為公主，儀賓耿璿為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

按璿亦長興侯子尚　懿文長女勇悍有畧父北征璿勸直擣北平疾破之已聞戰數敗怏怏抱病封公主旋　上遜去璿登稱疾杜門不出竟坐罪死公主仍降為郡主明年春亦卒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為衡府紀善，留史局。

按是修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為霍丘學訓導入見　帝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皇嘉擢周府奉祠正尋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諸吏是修以嘗諫免改衡府留纂修　太祖實錄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排折之不為動靖難師入京是修即遺書別友人解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拜孔子自為贊繫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　文皇即位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廉潔其學自經史下至百家靡不究為文敏贍所著有詩小序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朝夕省覽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它日士奇為是修作傳諱其事曰脫我死孰傳而發闡者笑之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六卿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為一品，國

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　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更定、

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君子辭歸養親復以宗經明行修入對備顧命說書華蓋殿尋以言事謫壽州訓導上詔言事多采用陞武進丞修學政課農桑有治績賜璽書褒之事靖難後歸杜門不出薦修永樂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宣德中薦亨老學堪師長亨自造朝辭老　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今亨八十為教官何不可尚書郭璡曰老者安之新進豈少此一人得還鄉正統中卒年八十有二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鳳韶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為御史劾藩王入覲失君臣禮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詞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所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矣遂李子公望曰我死勿以衣衾殮葬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卓敬字惟恭瑞安人資秀敏敦七歲時相者相之曰此骨髮必為名臣惜不免耳嘗讀書夜歸失道得一兕先為之導比入門乃黑虎也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時諸王多僭擬敬乘間言之　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以為宗人發學文將密奏事發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來兵敬厲聲不屈　文皇猶憐重之繫

只笑不決

大忠若不
斷私親

（之獄，以姚廣孝言，卒族之。臨刑，從容歎曰：疑起宋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歸日如生，神色竦然。文皇嘗日：國家養士三十年，僅得一卓敬。服其言也。不爾，以寵後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諡之曰忠貞。敬立朝抗慨，英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達。所著詩文五十卷，李蹟拔孤叢。）華松番衛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　上齊戒往，盥獻拜跪，禮如廟。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燕王還國。○召權謹為翰林侍讀。（謹字士遜，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監田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謫戍雲南。至是，召入。文皇命掌翰華部，不可，改命謹。謹強受之，歸而悲悶。妻子問曰：得無傷先生耶。謹慨曰：我所為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遂乞一冬擢咸。）

勑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神策衛經歷周璿為左僉都御史。（按璿山東諸城人，官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俱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小祥也。　文皇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　文皇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為彼將先備。三兒，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寧惟叛王，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煦入輝祖廄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為多。　上悔不用輝祖之言。○博士黃彥清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適有者，舉以授之。父兄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厥譁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悱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

三自反

相爭，是其常事。　陛下引為己過，愈見盛德。

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為心腹，辭連昱及璉。于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于廣西，昱放為民，璉降為銅陵典史。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耿瓛練兵于山海關，而張昺、謝貴則密伺動定，刻期俱發。○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宋忠錦衣指揮使，有智勇名，洪武中坐故百戶，上憐其直，討西夷有功，已死難于懷來矣。）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採使，巡行天下，問民間疾苦，賞廉平吏，黜貪暴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平，其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為之備。

（按昭山西人，後掌北平布政司事，靖難兵入城，昭被執，不屈，至去齒截手足，乃口絕。）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譴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略天不達何至十八）（深宜加叙）

（按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意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捐達辰，設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退無據，將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革命日，昌隆名在奸黨，燕出其戮，乃當陛大呼曰：有奏牘在，可覆也。檢有之，乃伏誅。頃得赦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遂得昌隆以為北平行部左侍郎，後坐呂震誣死。昌隆太和人。）

[illegible]
狂類教令

叛類激變

四月，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偽造寶鈔，兼殘虐殺人。上降勑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廢齊王榑為庶人。○幽代王桂、岷王楩于其國，並廢為庶人。

五月，以蔡德彝為左拾遺，宋微為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為翰林修撰。

（按德彝奉化人，與方孝孺同議兵事，後不屈，死之。宋微數言兵事，忠勇能□，後轉不屈，死之。王叔英黃岩人，與孝孺同被薦為漢陽知縣，上簡入。當治入衆，皆召募令，可共行事，皆募兵從江上。叔英召衆兵至廣德，聞燕兵且至，亦命至田抱冊哭謁後燕。已而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稱中自縊于玄妙觀之銀杏樹下，即門所兄其揮偏之有懸其處曰忠，既久，冤下有獄于齋，殉死亦從然序無愁于後世。藏在祠，有燕齋猶中諸俗鄉守登論構真德祠祀。叔英妻金繫獄，死。女二，給配象奴，皆投井死。貞烈祠叔英所著有文集學行。）

以趙謙為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時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諫能效職。（謙開平千戶，以功上信任之。）

六月，召解縉為翰林待詔。○詔讓燕。時朝廷深疑燕，文皇因託疾佯狂，走臥，久之。被讓，遂稱病，大暑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誠、逢辰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遣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擊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

先是，文皇稱疾不出，每問僧道衍起義期，對未可。至是逮官屬，又密敕張信爭致。文皇信驚，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為福。信因請見。文皇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文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敕在此，當就執。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子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檐瓦墮地碎，文皇不懌。道衍

曰天欲殿下易黃屋耳乃喜遂定謀矜謝貴等集兵布陣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　文皇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禽貴昺餘無能爲矣　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令內官召貴昺付之將必入入則擒耳初四日壬申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昺不深虞果入爲壯士擒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力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捽葛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皆斬之圍者驚相告稍稍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突擊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紿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聽吾王自制一方矣亦下（按余逢辰字彥章宜城人兵起之日泣諫以死彭二見謝貴殺急跨馬大呼集兵得千人將入攻會府中健卒出格殺二）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瑱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爲本司右參議戍卒金忠爲燕府紀善（按金忠鄞人與袁珙同縣忠當戍通州不樂行珙見曰君尚骨奇法當大貴從此即顯矣忠精于卜至燕邸引入以起義命忠卜之大吉遂署紀善侍帷幄用其謀策後爲兵部尚書）

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書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出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　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肆讒奮毒假陛下之威權翦皇家之羽翼橚榑桂楧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人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諒我以東臣事君之誠明于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奸臣跋扈戲陛下之聰明矯爲托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爇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于街衢鉦鼓喧闐于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震驚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拜闕無訴痛念臣於　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惟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戚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朝廷以承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遠仰天門徵懇懇懇惟陛下命之臣又竊計奸臣之黨必已嗜結深固恐陛下未除之伏覩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候命）江北堭有司請督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堭又殺堭以重

能同天學而不能留大荷赦囚無可追乎

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租用窮之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爲災更有秋○丙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宜及衛鎮撫曾濬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居庸破璵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璵彼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璵守居庸相爲犄援將謀攻北平城　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今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璵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璵軍敗走遂據居庸于是璵走依宋忠　王謂諸將曰懷來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　王據幟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宜爲報仇　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衆列陣未成　王麾師渡河直衝其陣忠大敗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幷俞璵斬首數千級幷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獲馬八千餘疋餘

爲不知我恙

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關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按懷來之戰泰先從多斬獲中流矢裹血力戰奮呼躍陣匹陳質守大同有威名陳都督同知帝發代府陰事是日引兵援忠敗走退守大同華命日被執不屈死之）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彝郭亮叛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遂萬獄（按大寧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峯關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權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皆戍精銳故用[illegible]貞陳亨卜萬朱鑑四人統之貞性巽不隨而亨有二心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用反間計作書貽萬盛稱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授萬書夾衣中厚金之酒食放令同獲卒得窺見之亦詣衍許得同[illegible]實心惟不貳比至事發貞亨遂執萬萬極聲不能自覺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師未來大）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按是時命將出師俱出齊太黃子澄籌畫帝惟召學士方孝孺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柔翰而已○耿炳文濠人君用之子守遼東稱老將善戰北征而至眞定兌敗走召還仍食故封永樂初陳瑛迎　上意劾之甚卒同除○李堅武陟人以父英國公故尚　高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素負才勇北征與燕將凡覇戰互勝負付滦賊侯給參已而敗于滹沱河中聚被擒　文皇命械送北平道卒于北關永樂中除○吳傑豎罵威襲失子侯其定大作蒲南寧衛指揮○吳高弱父江陰侯建文中出兵攻永平不克被燕反間削爵永樂召守大同被劾[illegible]）

（拔李務〇盛庸北征屢有功封歷城侯充平燕將軍殺張玉譚淵四年淮口戰敗降附鎮守山東元年致仕以陳瑛劾怨望削爵其卒〇徐凱合肥人建文元年從何福征百夷有功已而兵潰涂州被執遣至北平仍其官暴卒〇寧忠后死難〇平安滁州人北征有功進副總兵安力舉數百斤善戰靈璧之敗被執以為北平都司進都督僉事七年　文皇忽問安乃尚無恙安懸經死）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〇誡北征諸將士曰爾等釋衆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何如其言之）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朱鸞曰是興亡一大機也內兵心忌　文皇膺張此戰面彼堅之何俟捷戰覘勝負哉況河戰後　文皇直抵京師盍退計捷身當前或單騎殿後　上義之也真宋襄之仁義也讀史至此啞然失笑當時在廷諸臣不出一言相難何歟）

（齊黃其次也）

書諭諸王削燕屬籍〇敕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〇赦程濟出獄擢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按濟朝邑人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功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大怒椎之遂止曰為我錄文來因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毀處得免　上出亡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允並召僧入為　上薙髮從出亡過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　上至南京莫知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曰願為忠臣濟曰願為智士其後翔九族死難）

（君父于忍爲哉此行）

置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時北平布政司為燕所據故也〇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謚文節（按開國以來文臣無謚有禕始以其子紳為之請也）

（曾不出文皇所料諸將之碌碌何以見哉）

敗雲南兵〇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壬子靖難兵入雄縣降鄚州都督楊松潘忠俱被執辛酉靖難兵逼真定耿炳文迎戰大敗奔入城被圍副將軍李堅寧忠都督顧成指揮劉燧等俱被執癸亥圍解靖難兵還北平先是炳文率所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鄚州楊松率銳鋒九千進據雄縣約忠為殿壬子中秋夕　文皇度松等夜飲不備率衆渡白溝河夜半攻破雄城屠之九千人皆戰死潘忠來援松　文皇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漾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并失鄚州　文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岸

部將張保降燕言狀　文皇厚撫之遣歸詐言被執脫還又言雄鄚破（全無主見）降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北移處可併力以禦炳文遂用保言移營壬戌　文皇遣將夾破其東南炳文出戰大敗奔入城副將軍李堅寧忠及都督顧成河托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　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兵死者斬殺（以兵予敵）幾五萬溺死無算遺馬甲錙重亦無算〇吳傑率師來援真定失律兵潰

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是了）為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炳文稱老將善戰至是敗　帝有憂色召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

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彊，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向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矣。帝然之。親餞景隆于江滸，賜犀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谷王橞自宣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按宋忠敗，遠遁，變恐，谷王乃偕妃妾遁歸。劉璟隨谷王來京，獻十六策。上命贊景隆軍中。璟初嘗至燕，文皇與之奕，璟勝。文皇怒曰：卿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已贊景隆軍，不用。景隆敗，璟夜半渡盧溝河，冰陷，冒雪走良鄉，墜馬折股，跛行三十里，遇其子貊，翼上馬，還京養疾。二年，燕兵進闕，召見璟，千萬言，又不聽，[illegible]命，日璟病不起，逮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个篡字。下詔獄，璟自經死。法官請籍坐其家，不許。璟歸葬。璟，文成公子，字仲璟，[illegible]博經史，究極韜略，[illegible]洪武中召見，上嘗曰：爾伯溫兒，以爲閤門使，曰：欲汝日夕左右。會封谷王，諸大臣忌璟，推璟忠勇才器，授長史，并勅提調護衛事。燕遷六王府事。嘉靖中，學憲[illegible]其象，祀享文成祠。○石撰，平定州人，爲寧府長史，燕兵起，[illegible]已見執，終不屈，支解死之。○龍鐔，字德剛，萬載人，爲浙江按察使，左遷長洲知縣，陞晉府長史，會上徵晉兵，鐔力主發兵赴役，文皇械繫鐔於獄，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忠孝兩言，死生非二。）

召遼王植從荊州，召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初燕王嘗遇邊，與寧王狎，得甚歡，且[illegible]等慮兩王通燕，故有是命。及削護衛，燕上言曰：取大寧必矣。方遼寧上書，亦窮蹙，求[illegible]，陽若不知詔[illegible]者，寧王[illegible]兵遂擁大寧。）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不報。

極論謀臣之誤而歸以一不至情如不[illegible]附

（書畧曰：諸王親則　太祖之遺體，貴則　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彼可廢而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之也。及燕之舉兵，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人無[illegible]有臣可乎？不效謀，士不効力，徒欲[illegible]于道路，[illegible]轉輸[illegible]師生[illegible]惟恐孫[illegible]。臣[illegible]陛下必削藩[illegible]者[illegible]之而不斷[illegible]。者積之[illegible]不堅[illegible]陛下誠不[illegible]此，臣恐以爲不[illegible]待十年[illegible]伏願[illegible]齊王之囚，封[illegible]王之[illegible]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厚親[illegible]之恩，如是天下不勝幸甚。）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瓛、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文餘衆，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忮刻自用，焉克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擊，必成禽矣。諸將曰：北兵少，奈何？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臨機應變，非專爲永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靖難兵援

降斷詞科
汰止

抄計

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復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房寬叛降燕、劉貞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叛、襲貞、降燕、吳高旣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 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兵北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燕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吾以大寧旣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策、行。亡挑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亨向有二心、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襲之、貞怖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悉降燕、

按朱鑑北平行都司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獨力戰、多斬殺、旣而不支、死之、 上聞之、加卹典、文皇檄中所謂凌遲萬段者、卽鑑也、

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旣拔、 燕王駐師于城外、遂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幷思歸之士、皆許之、旣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寧府妃妾世子、皆擄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自後大寧弃與朶顏諸虜、其行都司、隸于保定、而京師東北遂失一籌備矣。○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 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敢、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氷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 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墮指者甚衆、 燕王諜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萬騎渡白河、 燕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暉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非兵破其四

三語可作
贊

封故舞

各引　祖
訓爲解據
謀且見

塞諸軍始聞景隆走委弃兵權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殿下不從府算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王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爲常法但後有商略無難於言

燕府再上書遂傳檄天下

書曰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奸橫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審察累發大兵討賊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入謹陳其詳惟陛下審察其一謂臣擅離領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遲數不拘此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選內用開奏直爲鄰調頒降替撥

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虜於北平　皇考命於護衛處給衣糧贍讀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于府中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上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　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府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奸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臣失教然皆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究盡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藩最親奸臣猶得誅以擅惡則疏遠小臣天下細民欲置死地可坐理耶其不擾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況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岷五府已去獨臣若夫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奸慝臣某頓首頓首

十二月燕府與勝李英等伏誅○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

淨語有當
塗之也

加之何名

宗拔以城降將景隆駐德州　燕王知其銳意後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於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荊關攻廣昌○河北指揮使張倫等結盟報國

按張倫負氣節喜觀古忠義事與劍州馬宣曾瀋等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後倫則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軍已從盛庸軍多戰功後死義

以工部侍郎秋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茹常復爲兵部尚書

按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龍居涯侃向之子初從竹莊先生游命賦水村詩十山所在果遍一夜春番莊龍長容之廷對言今日用人徇名而不求實舍善察進小過輒發非有才用人之道剴切無忌諱帝

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預內翰力行食盡已復請翰林至御史大夫景隆召還于奏請誅之不甚譏那言此責罔奸臣衛日說法不能於之前先伏誅遂至闕下是修書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凡言于寧曰事已至此自不能容直論大半命日子寧被執至語不遜　文皇命斷其舌且曰吾本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誅親戚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學憲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世

加景隆太子太師

景隆敗衂[illegible]上不責罰且方寵倚大臣猶有是命賜書金幣珍醞[illegible]

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置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言夏書宮室聲色之戒命方孝孺製銘○選材謀勇士以楊本爲錦衣衛鎮撫周拱元等所鎮撫

只曉鐵忌可恨可嘆

有生氣

難注言矣

按本中年人精通法吳王撫軍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森茫一軍無跡王驚問本曰此水遁也及神師北向本帶挾三千斤鐵椎臨陣北軍披靡無敢前屢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濟兵景隆曰種得瓜熟否別人採去耶不敢本怒遂請治景隆罪且曰喪師失律亦云變矣收將文某宗某士二十萬于燕地不忍加刑輝祖征燕亦復斬食士馬仍命教習操練李景隆喪失無數臣下若此爲學收功先乞殿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募義勇先鋒參謀等官悉臣自保舉用待命親王監軍疾驅直搗則可免生民于塗炭不能用本孤軍獨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北兵濟南失利守國者恐非平捉勤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不得充用方欲用之奈何殺本命收葬之○周洪元沅州人熟諳兵書書占候信乎厭沅鬱齋從征引步兵防禦有功不知所終

恭養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巍願使燕披忠肝陳禮義庶兩藩許之至燕獨國朝處士臣高巍上書燕國大王[illegible]

巍公亦可謂死死

既奇之又不能用巍爲奉養所挽

按巍遼州人事母孝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旌孝授前軍都督府斷事十八年上言墾荒田折末技慎選舉愼名器數事 太祖嘉納之後坐事不謫貴請貴州關索嶺許任代役 上即位初知州王某薦詔許趨上書內一款云今日藩封過侈親王多驕恣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又恐傷親親之誼事易難處宜日欲天下治安莫若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袤心與義創昔侯之良策也臣愚以爲置晁錯創奪之策行主父偃推恩之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其賢如河間下詔褒嘉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赦而終勸懲合親王告太廟明治其罪而廢處之爲有不聽服者哉惟 皇上覽察焉 上奇之不能用命參景隆軍已使燕景隆兵敗自投南歸後京城破繫冥驛食○時有高不危者任建文死義邪宜戍海南于羅見先軍頭見監候變決家屬男婦十三名或曰不危即高巍字非是

以錢芹爲行軍署斷事茅大芳爲副都御史葉砥爲翰林院編修

透

按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督府掾從中山王出沙漠解職閒居者二十年郡守擧公善處懷請見芹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勸土事善爲兵部司務奏從大將軍咨議軍事多所贊畫入奏道病卒徐條兵事上執政葬吳縣之黃山○大芳大與人博學能詩文或嘲之詩以陸授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汪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稱人芳志意偉然不亢不詭深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在都院嘗走詩淮南守將何負幽薊淮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虜猶有大龍翻地軸真教秋騎過天河閩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若變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月八日死之于三山之死二孫死獄中○葉砥上虞人有學行洪武二年建仕除定襄縣丞坐累謫京州杜門力學諸士爭從砥燕元年求賢張以史才召修國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坐書靖難事多微詞被逮帝其家惟書錄僅擇之仍命翰林永樂大典

罷齊泰黃子澄仍留京師（以 文皇再上書請誅兩人始罷兵也）

朱書曰罷齊黃足弭靖難聲何愛二人而不以謝天下[illegible]二人何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非心焉可也如其果擅[illegible]斬錯東市亦可也名逐而實留之謂貳謹何處[illegible]有心特借二人以發難逐亦來不逐亦來又何必[illegible]人以示朝廷怯乎此兩人實釀亂非能賢也陽逐陰留旋遭變見如此兩國不亡者

庚辰建文二年（書爲洪武三十三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逼大同

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等知貢擧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宋逵吉史官典勘柴忠休趙友士徐旭張秉彝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監試

按黃觀貴池人俗額鍼受學元黃喟呼死節觀登自丞彌洪武二十四年會廷試俱第一翰林累陞今官文皇來奈齊黃觀惹恭詔極其誣斥四年奉部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大哭謂左右曰吾內必死矣知其不辱也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索釵釧出市酒肴夫人急携二女并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喜曰信首至李陽河閘上覲朝服東向哭拜投湍旋中朝使首令舟人急鉤之得其冠以獻文皇命吏鉤采觀取冠冠之判于市籍其家并逮姻黨洪熙初得釋柯進傳其事正統中將令集哥悉就觀故址祠祀之○王度字子忠歸善人通籍吏能文以儒士薦為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與調兵食東昌之捷服度容陳便宜四年秩請戍河州坐諸不遜戍共洪

詔均江浙賦人得官戶部　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

今據舊制畝賦三斗松人不授戶部呈章除後一反建文之政耶

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俾戶部

○湖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景隆遺燕書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出紫荊關燕王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息兵不報○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

三月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艮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稱得人後勳名顯者甚衆

按靖初名廣對策親藩陸梁人心搖動　上喜擢第一且曰胡豈可廣乎賜更名靖○陳繼之莆田人既授戶

此皇本數體威

科給事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限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革命日不屈死之○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丁外艱出來方孝孺裁問曰蘇常鎮京廟左輔君吳人斬延遐民令雖夫宜有以教我北兵日南我未知所底也鉞對曰三郡鎮江最要害守須其人前稗章發役舒不可調獨蘇州府知府姚善忠義激烈存國十風束言一面顧仁悉有除面取下大嘆市鄉之頁寸不足定龍然閃宋大勢不在江南式學至止而學之覌矣李議閃對書兵期栽力王家善得書輿鉞相對歎泣以死自答請錄兵至江上善交謝皆五郡兵勤五詩書招鉞鉞部日答務聚遂至苦所時役果以鎮江廉告難後妍人待善去鉞開之惕哭遂紀食聯日求浜成淚鉞已狀附矣鉞體目日無降姚太宗七月十一月善晁遲死報至鉞乃疑起登梁川鑽西向再拜而號日卒方術血丁九原賚身入冰死友人揚福月夜泣懺則百邊求域旋不得數日忽山立水中彼不讀福逆起葬者有父深早奇鉞鉞與福洪學三年與符賢貝業速謝鉞亡不自韜晦累及吾天以洪武中縕下決太重上集日惡乃衆福袁夫裴有間茅探夫貴弗置對逐亮鉞容[illegible]壯得不出游御史行觀柴將附

責裕事家撫知者一老父引至其澤農家[illegible]誠其舍鉞從素事中耕語客曰供養甚勤而具白[illegible]克華棄其探孜如此鉞死時北兵四出捕善書我書其卉錄鉞鉞親交人人自危福獨不避忌律后武鉞鄉書

諸武升犯法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燕盡復其舊職

朱鷺曰　高皇帝起布衣會一朝成帝業事意右武而當日干城爪牙輔戴歸命爭效死以集事勛名汗馬勞是時左班不得望幸罷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度修詩章鼓奉　上肯而已及至建文皇帝崇思講學話武說文縉紳親而介胄跳于是翰苑有錫讀尚書登一品而文臣負不羈一躍致身趨死如歸其凜凜元節者無慮有百數蓋振古一創見而武臣虫後拐底叛附按跡其臨陣生平乃寄詩者多至千人皆身為將師都督指揮者也祇其牡清漾將國非烈徇親附公祖父子暨謝公貴馬公當木公懿外我何人哉噫渝朝相反哲不其逢一何文武離合之異也豈非上所化哉人主治世德威格之不足以刑役之有餘矣

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郭英等進兵真定以圖燕○靖

議論定合兵法其要以服衆心也

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其將陳亨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瞿能俞通淵滕聚力戰死之魏國公輝祖殿軍還、

按是月辛丑燕王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平安先至白溝河郭英胡觀等自眞定發督保定期會于白溝河燕王選王固安端丘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寡謀專而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愎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匹夫其來無能爲也然恃其衆耳衆[illegible]而不相恃也大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也[illegible]況彼將帥不一政令不齊[illegible]甲兵雜猥而分數不明者[illegible]將之戰[illegible]不利逐之即[illegible]至今[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雖衆則三軍之勇不奮[illegible]將志[illegible]雖衆[illegible]足爲吾之資[illegible]吾[illegible]如拾[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

王[illegible]己未燕兵至白溝平安伏兵[illegible]擊[illegible]王隆平安[illegible]于往來奔出[illegible]致爲先鋒令曰吾且破之使心膽俱[illegible]有勝負燕[illegible]郭英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illegible]安救兵[illegible]時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illegible]白溝[illegible]大吞一寨擊擄馬并地中人馬過之輒[illegible]燕兵大戰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渡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乃率渡河而北庚申燕王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將騎指揮省吉擒殺之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退俱走平安善用刀斬燕陳亨大將也已而高煦帥精騎數千合燕王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瞿能引其子及精兵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級景隆[illegible]諸兵乘敵後燕王見[illegible]後隆起曰敵後燕王出吾後矣急馳騎赴之戰其力[illegible]使衆吾寡奈何宜退[illegible]可以并力[illegible]進矢石俱發又注如雨殺傷甚衆[illegible]燕王三易馬三被[illegible]持劍首擊劍又鼓折[illegible]馬[illegible]既登高處佯麾[illegible]燕王遂率衆馳入陳[illegible]

敗

人心已見

康

孝子之愛不顧乎

軍大亂崩聲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俞通淵滕聚等皆死燕王因命乘風縱火焚諸營斬首于是郭英潰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萬萬計所殺溺死者二十餘萬人燕兵又追至月漾橋降十餘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初景隆在軍中上遣中官賜璽書斧鉞渡江忽大風雨暴作舟破盡沉諸江夏四月復賜之至是復盡爲燕軍所奪景隆素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議者以爲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白溝暴骨如莽過者悲焉是役也輝祖承上命節師來殿獨得全軍以還

陳建曰景隆眞一趙括文皇方幸其來而子澄乃[illegible]敵人之所幸烏在其爲謀國哉然子澄之誤天壽以[illegible]我文皇之大業也天之所造雖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而況子澄景隆之庸才

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獲儒學教諭王省死之、

燕兵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何名曰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而死其友[illegible]人求父遺骸竟得之以歸葬[illegible]襄州[illegible]抗節死獄中者寧于職吉水人其教有[illegible]州有學教授陳思賢者茂名人革命日[illegible]思賢[illegible]不起迎名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謂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吾毀舊君位哭拜如禮遂見執思賢暨六生至京師死之嘉靖中學副[illegible]立祠祀之

爲義不在人心不以位之高下誠之厚薄[illegible]新之先後也

督餉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靖難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巍及統兵盛庸力禦却之、

景隆甫奔濟南鉉隨之以臨邑感一時城壁望風奔潰方對酌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以須援遂募人募兵并集潰亡士卒景隆自德州來就鉉丁丑燕王率衆趨濟南己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城燕兵遂圍城鉉巍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燕王射書城中勸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諭罷兵

闕載西意

辛巳　燕王命具下隄水灌城中。城中大懼。鉉曰無恐

鉉乃詐令軍民出降。燕王大喜。止灌。鉉伏勇士閘門（俟王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甚憤。計無所出。）

（按盛庸以靖難兵起。充參將。嘗從長興侯曹國公出戰濟南之功。封侯。代景隆總兵。東昌大河。敗燕兩大將四年累敗。歸附。　文皇命守淮安。改守山東。即致仕。有千戶王欽。御史陳瑛。發庸私。謂有異謀。請誅庸。遂劾暴卒○高賢寧。濟陽學生。受學于教諭王省。時偶在濟南城中。故爲答議已執至。　文皇云。作論秀才耶。好人官之。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衞指揮。俾用勸。就職事曰子以軍旅發身。子書生也。食廩有年。于義不可。綱言于上。得遣歸。年九十七而卒。）

八百媳婦國入貢○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濟南圍急。子澄等計。請和以怠燕。得成縣縋請行。見　文皇濟南城下。　文皇慨問得濟貴乃解兵歸。隸以屬命下獄。尋釋之。）

八月靖難兵圍濟南三月。不能破。僧道衍曰。師老矣。解去。

鉉庸等乘勢復德州。勢稍振。朝廷不復以燕爲意矣○改謹身殿爲正心殿○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翰林院增置額）

天象事見

九月皐門成。遂改題諸門（祖訓序曰。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初意。而天地祖宗。亦寧祐于無窮矣。建文親承　祖訓。陵土未乾。奈何悉取而紛更之。將何以致神明之享。衞只此一事。已足以致亡矣。）

上改

復洪武功勳誤廢者子孫錄用之。

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鋒城滄州爲犄角之勢。以困北平。　燕王密謂張玉曰。德州城堅衆聚。定州修築已完。獨滄州新築。凍土易崩。攻之可旦暮得。乃佯言征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出戰。敗入城。宗燕兵攻破城東北。凱及俞琪趙浒胡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擒。燕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餘人。械凱等赴北平。）

運糧艸

清遠衞卒羅義上書。下義獄。（義言息兵請和事。并條上北平書稿。下錦衣獄後文皇出義獄中。擢戶科給事中。尋陞左參政。）

貰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陞鐵鉉山東左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景隆召還。赦不誅。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歎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帝自方有[illegible]借哭向蒼天衰淚灑之句。）

擇燕將軍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眞參贊軍務。鉉督兵北進。

十一月　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糧餉輜重。順流而北王自循河而南。庸兵襲其後。不克。　燕王遂至臨清。掠大名。焚我軍餉。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庸。鉉率兵躡其營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　燕王至東昌。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燕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大將張玉。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

東昌大戰

等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燕王易服奮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遣兵追之，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先是庸既聞燕兵且至（大具九江），先飭閱精銳，勵衆誓師，盛犒宴將士，人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北時，王獨以一騎殿後（特答禁也），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靖難兵既退駐館陶，而庸遂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歸路，竟不及，然燕大衰氣矣。○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以鄒瑾爲大理寺右丞。

（上命翰林方孝孺纂集古初以來經史中事爲一書，以攷治亂昭鑒戒，孝孺首薦愚士。名之深，以字行，山陰人，負奇好學，性孝。其父肅，爲洪武中應奉翰林文字，有文名。愚士得游公卿間，宋濂器之。肅謫死，愚士奉喪歸葬，求父遺文，雖荒郵殘壁，裒集不遺。爲文蔚麗，長于詩，練達世故。晚遇，遂卒，君子惜之。○鄒瑾，永豐人，洪武末薦至京，起教諭，遷監察御史，方孝稱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革命日不屈，死之。）

貴州統志
則堅

皇明從信錄卷十一

皇明從信錄卷十二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辛巳建文三年（僭爲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享太廟，告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聞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按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中起家布衣，授試河南參政，還工部尚書，慥語實誠，太祖呼爲嚴老，貴而不名。出使龍州，修㯕蠻渠，諭兩廣鹽法，督監軍安南，聘王帶一、金戒指二，不欲拒其情也，以獻　上。上聞，事御史評論之，太祖黜御史而賜震直田宅，蠲復其家。北兵起，督餉齊魯，聞兵敗棄輸，復爲工部，使安南，密令訪建文。上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泣。上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于驛亭中。）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二月，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涕零如雨，自焚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

（張玉，河南祥符人，初爲元樞密知院，洪武初歸附。東昌之戰，燕王以數千騎挑出陣後，被圍數匝，王已衝擊而出，玉不知王所在，突入陣大戰，殺數十百人，玉亦被創而殁。王哭之慟。時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一良輔，吾至今寢不安，食不下，猶顧念不已。」後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朱玉有智勇謀，靖難功當第一。」晉其子輔封榮國公。）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朱能曰：「賊勢鴟張，漸來見逼，莫如乘其未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其

靖難兵自此不復退矣

制乃戒勵將士，遂出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文王寺兵），攻城則難予收效。況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負未可知也。今眞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敵必出迎戰，先來者擊敗之，餘自膽落。諸將曰：二百里豈遠哉，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矣。王曰：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内，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歷城侯駐兵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眞定，攻北平。

○以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少卿

（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敦行。○太祖征友諒，至鄱陽，見吳芮祠壁題竹詩，問人無能寫此者，節骨尤天風雨。求義勝作靈物，問得閏，立召見，果儒生也。面授前矢之官，贊府經歷，繼事上以直諫知名，遷右補闕，進今職。數罪責黃軍國議草，命且不屈，死之。子傳道論死，傳慶支謫，女都奴妓教坊，哭泣而一十一年，歸歸無恙。鄉人憐遺之錢穀，曰此忠臣女也。能足年五十六，未嘗適于鄉人。私謚曰貞烈，郡縣祠祀閏。）

三月，盛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

（時庸兵營于夾河，燕兵來掠其陣，庸陣爲火車、火銃、強弩，執盾圍布，不可動。燕兵力退，庸出千騎追之，燕卿率萬騎併擊，庸陣終不可動。燕兵奔擊，敗騎兵，搗中堅，庸指揮諸軍拒戰，力戰斬燕將譚淵、董真保等，燕小郤。文皇更以[illegible]騎[illegible]張武等貫庸軍，火器不及發，武以[illegible]又[illegible]先後[illegible]小郤，都指揮莊得、張[illegible]楚智[illegible]皂旗[illegible]不[illegible]非軍[illegible]戰[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十餘[illegible]庸[illegible]野[illegible]引[illegible]不發[illegible]）

兵青

天遂

燕子兵犯

食其主

有子兵

天非天我

莽其越累

夢回明成詔此已象

（一矢。庸上布兵無依，余負殺叔父之名也。文皇既退營，復嚴陣約戰，燕兵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少息復起相持。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只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軍大敗，蹂踐死者無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力走得脫，遂還保德州。當是時，燕竹東昌之捷，謂必破燕擒全班師，與客夾樽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矣。）

眞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甲申，與靖難兵大戰，其將薛祿已逸去，復戰，陳暉不相援，安敗績。

閏三月，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戰于藁城，敗績。

（初安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比出眞定，聞庸敗，乃還。燕王謂諸將曰：吳傑嬰城固守，則爲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是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且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技射持糧迎見，佯作避兵奔入眞定城中，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傑等出師追之，遂出軍滹沱河。王聞之大喜，夜渡與）

（渡河，諸將以時日不利爲言，王曰[illegible]大謀，遂遣騎兵逆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與南軍遇于藁城。傑等列方陣西南，王曰：方陣四面受敵，乃以軍摩其三面，悉精銳攻其東北，復自以兵騎衝擊之，[illegible]出陣後。傑、安發火器大弩射，王矢集旗幕如蝟毛，竟不退。王時安于陣間轉樓高數丈，登樓見內軍賊，大喜，麾軍力戰，無不一當十。王望見安樓，率精騎直擣樓，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踉蹌而走。會大風拔屋樹，南軍亂，追奔抵眞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鄧戩、陳鵬俱被執，安、傑入保眞定。南兵降于燕者，悉得釋而還，自是南兵愈解體矣。王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諭世子善藏之，使後世毋忘。按白溝、夾河、定城凡三大戰，皆得風助，先敗後勝。嗚呼！漢高以大風而脫圍睢水，我成祖以大風而屢勝虜功，彼欲以力爭天下者，亦獨何哉。）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詔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

退之心
以虛矢
其反兵
實夫推
之

藝之
豈爲書
厭心、

中病

刺薛嵒報之、

書猶曰燕王某謹奏、爲息兵養民事、太子歷誣臣大惡激上深誅、發天下之兵、俾齊車之則、汉中臣、臣瀝忠懇號天高不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誠恐父子俱被與辜之戮、而令　陛下受臣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雖有推鋒、臣亦不敢用、爲喜恒用傷悼、念此元元蒸庶、皆　皇考所息養、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戮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比聞太子歷皆已竄遐遠、一家不啻更生之慶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將七皆曰是直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聚境侵迫有加無已、是奸臣之身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恐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孚、而况人乎、書至、　上召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疲、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蘆溝搗北平、彼必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因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嵒持報燕別爲掲諭數十言、刻印萬紙、授嵒令散燕軍中、嵒至燕軍、　王問來意、嵒曰、朝廷言殿下旦暮釋兵、即旋師、　王怒曰、是紿我也、嵒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嵒、嵒戰慄伏地、　王令護嵒南還、

陳建曰、方黃此策、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疏、夫以文皇料敵如神、明見萬里、豈爲區區淺術所眩、自弛其備而使敵人得乘其敝耶、且方黃惟務集兵、不知選將以此舉措、尤未爲得、何也、天下無不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非其人、雖衆不足恃也、故炳文眞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莫衆于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恃乎、方黃不知鑒此、乃以爲授機之會、殆未之思矣、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擾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

書言比荷聖明、允臣所奏、詔以罷兵息民、而嵒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發兵、絶臣糧餉、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走闘、而傑等必欲求釁、畧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殊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疑、孤臣父子之欣幸也、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操制如彼、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縱陛下實有憐臣之心、奈爲奸臣所沮、輒復此恐、無任戰兢俟命、　上覽書歎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何必用兵爭也、召孝孺諭意、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計捷音當不遠耳、幸無惑其言、　上然之、遂下武勝獄、

一對再相

是見任事無人

砥而堅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

按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官侍郎、建文二年、開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嘗岳郡王基誓曰、苟人愧武穆、非人也、聞變、大慟、有詔召良、良集衆司議印守私第、方踟躕、妻問之、良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歆置池岸、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列薪于戶、付印送歸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託之汴、自焚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文皇曰、死本良分、朝廷印敦不得、從其家于邊、台人陳艇私識良事輯爲流涕、正德中、察使蔡材、學使劉瑞、祠祀之、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辛酉燕遣別將李遠等南掠餉道、壬申至濟寧、以無糧故縱燒掠、至沛、焚甚衆、前後燬舟萬頭、糧無數、濟卒盡散去、京師大震、軍糧仰給徐沛、至是告奔、有支吾之語矣、壬午都督袁宇率步騎三萬邀擊李遠、中伏敗走、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䛨、壽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却之、北兵日擾城下、燕採、清出兵追之、輒引去、于是城中乏薪、毀屋以炊、　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爲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　王悅清言、緩其攻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江于平村、敗績、

（安營平村，離城五十里，徙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燕王召都指揮劉江問策，江慕簸請，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行。江曰：殿下如何兩處願得從圍走不定，爲敵笑耳。俄頃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砲聲爲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戒死矣。臣若入城，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爲殿者放砲不絶，則遠近皆驚。大軍繼至，安軍必駭散。已而果如其策，安敗走還眞定）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高煦及三郡王不睦于世子，內臣黃儼附之。孝孺言于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王北而我師道通，事乃可圖。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世子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併安俱致王所。三郡王、儼馳使告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未幾書至，啓視，遂曰：嗟乎，幾殺吾子。）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水西寨，約期進攻北平、燕王聞之，卽日還兵援保定。○限僧道田人五畝、

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眞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餉饋援房昭。○丁丑，燕兵圍水西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眞定、

十月，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下、王麾兵出英陣後合戰，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俱被執，房昭韋諒脫走，遂失水西寨，靖難兵還北平。○徙慶王于寧夏、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命兵部右侍郎徐垕招集兩浙義勇。○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韃靼通燕寇鐵嶺。○皇少子文圭生、（靖難後，廢爲建庶人，由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後英宗復辟之年，詔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之。李文達公賢從旁贊曰：此堯舜心也。叩首請行。英宗遂請于太后，出之鳳陽，改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賜閹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並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泣，伏地頓首，且喜且悲。年已五十餘矣，不識牛馬，當出禁時，有以他處訊者。英宗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詔屬殿下　祖宗大德，欲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也哉。觀此，遺公特從寬貸。詔下，人人感歎盛德云。）

十二月丙寅，燕師復出北平。○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按梅殷，汝南侯思祖從子，尚　太祖寧國公主，有謀能騎射，天性恭忠，最爲　太祖愛，密敕輔　上以誓劍一道，詔一付之。旣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假道，殷拒之曰：皇考有遺詔。王怒，遂更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耳。殷劓使人耳鼻，口授答詞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不可忘。王不得道，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革命日，殷聞變，大驚慟，欲死。王迫公主齧指血爲書，以招殷。殷數曰：君存與存，亡吾姑恐俟之。見　文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吾文皇恨之。二年冬，陳瑛言殷有私謀，又沮得罪。明年冬，殷伉宋，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又江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文皇怒，罪兩人。兩人曰：上命也。益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兩人齒，斬之，贈殷榮定公。公主疑出上意，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慰解之，以二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

以武選司郎中古朴爲右侍郎

詔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録用仍留士奇于翰林○改程本立爲江西肅政按察副使（文肅政建文所易）○燕兵日南。（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中朝有寄約内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既正位不次拔擢）

進遼府紀善程通長史○張泰爲禮科都給事（通字彥亨績溪人初爲太學生洪武中舉應天鄉試時選諸王府選以封建發策通對拜遼府紀善既進職隨王朝制削有衛士紀補長史王通數陳之革命且鋤入賀留用錦衣衛通曾上防禦北兵數千言指斥不避綱内間言之遂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邊籍錄其家得田數十畝書數百卷泰字叔安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郡薦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文皇渡江泰與妻訣曰事不成我自分死矣）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二　八

（新得動靜雖不則但請北無辱已被報以非好得釋任按察死）

國學是道
學非何竟
然悉于不
急之務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以徐眞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充參將率偏師北進○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贓陟之刑。

一心自許
忠不以成
之[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盛也[illegible]

壬午建文四年（僭爲洪武三十五年是年六月己巳文皇即位。）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靖難兵攻破東阿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鄭華臨海人洪武中[illegible]爲東平吏目兵起輒謂妻蕭曰吾必死義奈汝老汝少奈何對曰君爲忠臣吾因氏奈人無錫乘其[illegible]内城時諸長吏悉棄城走燕將[illegible]吏民[illegible]援山東又不至乃不食五日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且死之
今然呼更
賊吾將起
趙不而拜
之
哀哉
諸君死且
不打

○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謙死之。（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真卿之後洪武末知沛北兵所過皆歸附瑋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既而北兵駐沙河轉攻沛伯瑋令弟珏次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北兵入城縣迎降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尸亦自刎胡先悉葬之南關外珏走告兄之友安塾爲傳其事唐子清得民愛黄謙果敢能戰北兵入城被執俱不屈而死正統中御史彭勗爲瑋起墳并立祠又有獻縣令向朴者慈谿人遊慈湖之學篤行能孝洪武中應訪材知獻縣兵荒後朴闢荆榛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獻當兵衝朴以忠義鼓激士民方不足恃耶遂以死民哀而葬之嘉靖間祀朴鄉賢。）

二月内師集濟寧偏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更定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二　九

擬吾

尚書以下勳階。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之壬辰燕王至淝河安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恕字本忠仙居人善詩書畫性廉介蕭然斗室日與學徒講論風高一時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陞蕭縣民愛敬之燕破蕭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自求死焉。）

四月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敗之時安軍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兵一戰斬陳文再戰斬王眞燕王嘗曰眞勇如王眞何功不成。燕王見失兩將兵兩

部力自督戰、安操長鎗追及之、忽馬蹶不前、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援去、（先是 王嘗夜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貌美髯乘白馬提大刀自西來、呼救駕、故安馬應聲而倒、 王得脱、問其姓名、曰辛城隍神也、至是一一符焉、）

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時平安軍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來援、何福亦引兵會、安軍聲大振、燕軍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號勇敢、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斂兵還營、燕諸將欲還、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釁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

河非計、且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 王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王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當是時、 王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 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亦可以觀矣、謀臣自古繫安危、齊黃方練諸臣、徒爾戇忠、而不知兵、非朱能匹也、何怪而不敗哉、）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敗績、指揮使宋瑄力戰死之、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貢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時平安營于靈璧、會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爲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却之、高煦伏起、燕王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競趨門、衆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蹐蹂、壍俱滿、營遂破、安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脫走、 王縱性善等南還、性善朝服躍入河死、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守矣、

（宋瑄、鄆國公晟長子、建文初爲右衛指揮、靈璧之戰、先登、斬首數級、諸營敗、猶格鬪力屈死、晟卒時、已改封西寧侯、兵部上瑄子係長孫、宜嗣、 文皇惡瑄、侯瑄弟琥、陳性善、山陰人、洪武中進士、 太祖器君子人、以行人入翰林檢討、初劉基卒、 太祖索秘書、基子璉出觀象玩占獻上、性善等侍、 太祖稽錄、嚴下手顛不成字、性善獨安雅、書法端楷、從之、賜酒、久之、陞禮部侍郎、 上初即位、特召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欲言、多從之、然輒爲奉行者沮格、性善時時質 上前、 上引過、賜緋百匹、既死義、 文皇追戮其尸、徙其家于邊、尋赦還、彭與民、萬安人、以貢授兵科給事中、累至今官、北征時、撰與民有風裁、知兵略、命督察諸將從、敗、就遺歸、與民慈忿裂冠裳、棄去、表忠錄、稱後逮至王、貢逮至、劉伯完精占侯、又精刑同曆法、故置軍中、被執、待釋去、莫知所終、）

吐蕃寇陷保寧所

九月、遼東兵潰于直沽、北兵南來、 上用齊黃謀、調遼東

兵十萬至濟，與鐵鉉合力以絕北兵後。總兵楊文帥之，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庸遂克盱眙縣。（時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營淮北。丘福、朱能等以小舟泝流出庸後，庸軍驚走，盡棄其戰艦軍資。北兵遂渡淮，駐南岸，遂攻下盱眙縣。）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難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遏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時燕兵既渡淮，　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

高郵，以達揚、真，即渡江，可無後顧虞。　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聚饒兵衆，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非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真，當是時徐安守鳳陽，毀橋斂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安，不肯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嚴也。

徐安，郯人。洪武中，舉人材，官知濟南府，調鳳陽。靖難兵自儀真趨京師，奔兵間道從靈璧出鳳陽渡河，安謀知之，拆浮橋，絕舟楫，扼守。北兵強獲漁舟以濟。後安歸爪。迎年，舉遺逸，復任。數萩省戚里，奏安庇細民奉庄用。文皇怒曰：昔尚書因況若曹乎？遂安謫戍雲南。○王彬究之，東平人。洪武中進士，爲監察御史，奉命與江淮治揚州。北兵至，崇剛練兵嚴備，晝夜不解，彬一倚任之。會指揮王禮有二心，欲降燕，彬與剛覺之，執禮及其黨

大程云當
丁英附

天錫丁然

明主不可
以情求

縶獄。彬外禦內防，七日甲不解，常隨以千斤力士。燕將飛書城上，有縛王御史來降者，官三品。禮弟宗賂千斤力士母，誘力士出，適彬解甲浴，監中，爲千戶徐政所縛，舁至城上，投燕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時江都知縣張本欲守節，不附，其母曰：天命也，可奈乎？遂與政以城降。本故不善剛，剛亦不屈死。剛，揚州衛指揮也。正德中，祀彬名宦本州。

靖難兵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illegible]）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黄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太、黄子澄。○蘇州知

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有志行，學識超邁，[illegible]喜士。洪武中，舉孝廉，官所至有能聲，以知蘇州，再[illegible]正。張彪合鎮蘇，以大流，尤好遠儒，賢者治事，好王[illegible]韓奕、俞貞木、錢芳，皆高隱士，不折節下，馬善智必[illegible]善結四郡，訓練民兵，同勠力。已奉詔督蘇、松、嘉、常、鎮之兵，未及戰。會變，　文皇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縛獻。　文皇曰：若一郡守，敢舉兵抗我。善厲怒，不避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範、論戍，質幼子繼見，配蘇州保見，質匹局。正德中，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郡賢，蘇州有黄二公祠，祠善、子澄也。或議當去子澄，配宦蒸幾錢，亦有見。○王璡，字器之，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春秋。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府。潔廉峻厲，杜私謁，革吏胥弊，絕奇武人，故常取恨衛史。卒璡一日見魚肉兼餽，怒處之數，而命撤之，號撞羹太守。燕兵過淮，上璡多方料理，造大船，欲取海道趨瓜州，截北兵。衛卒劉某縛璡至京。　文皇問造船何爲，璡不少遜，對以責擇還淵聖。弟[illegible]、衛輝知府孫滙、合肥

一語勘透千古

（人中洪武中制科壬午抗節不屈蕑彥山海彥薦起上饒丞不就）

遣慶成郡王如靖難兵議和。時北兵已入儀真，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事會王必[illegible]）太后命命慶成郡王往請割地，分南北。　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理問徐讓、縣丞衛徙使燕還，以爲衛鎮撫，軍前差遣。

徐讓官山西布政司，才氣磊落，有口辯。衛徙官[illegible]讀儒書，達吏事，燕知過人。王請恕思之，不[illegible]

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華命日論死。）○徽州知府陳彥回糾衆勤王，（詳前）○樂平知縣張彥方糾衆勤王，死之。○永清

典史周縉糾衆勤王。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乞便養，改知縣。勤王兵至江上，爲燕游兵執至本縣，梟首懸樓，累月顏色如生，面無蠅集。父老竊葬縣治清白堂之後。○周縉，字伯紳，武昌人，廉謹而能，糾義旅勤王，戍邊，暴具聞，發匿民間，后械至京，謫興州，子代還，年八十，卒于家。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死之。

文皇浦口之敗，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遂起，按甲仗劍撫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　文皇率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小卻。　上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金都督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遂爲所殺。金率衆降燕，且邀賞。　文皇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僕護葬于白石山。

振世大機將本下兵

燕得陳瑄降，遂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王督力先登大戰，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庚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瑺、王佐如靖難兵議和，分遣諸王守城門。

景隆往，伏地稱臣，述天命推戴，得還，甚恐。　上復令同諸王往。　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默言狀。　上會群臣慟哭，或勸幸浙，或勸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昇後安置，死，國除。）○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爲燕騎所獲。○乙丑，靖難兵犯于金川，上書　皇太后。○李景隆及谷王橞開門迎靖難師入城，門卒龔詡慟哭去之。京師大譁。

此二人者身無一命之寄乏力請大義于天下抑使公侯真當之何

文皇率兵直薄金川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望見麾闢扶門。　文皇遂入京，與谷王、周王等迎[illegible]。建初有道士歌于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巳而忽不見。按龔詡，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卒，夙有志教。宣德中，詡以好學成名，鄉里走撫周忱兩薦爲本邑學官，辭曰：詡即仕，無害於義，僕僧往勝城門一慟耶。既卒，門人私謚安節先生。文有森山衛卒皆竄，慮獨人弱冠好義。壬午等骨，妻遂去巳南侯購在錄詞曲靖衛，舟行次，忽仰天哭曰：蔭雖一介賤卒，義不篤逆。竟不食死。婦茺營葬葵其姑，守節以死。里人祀之。

（是夕）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左都督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　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

不果、（晃永豐人，勁直有才，從廷臣諫，降者，明日，諸臣多迎附，晃曰，卽改節，必不爲時所徒自污耳，遂自殺，已而法官帝，言，追罪夷錄其族，時同邑鄒朴以御史歸省，聞晃死，憤不能食，竟卒，稱永豐雙烈云，）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城中如沸，上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諱言不如遜去，上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剃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或曰，上方急時，一宦捧　太祖遺篋至，曰，羡受命，要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牒，及髡緇，程濟曰，數也，可奈何，立召王鉞，使濟爲　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其得言　上崩，而實遜去，濟從亡，　文皇卽位，後心嘗疑之，密索，不得，又疑匿濟洽所，三年以他事網洽，凡十二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徧訪張僊，實訪　上所至，又遣太監鄭和等造船，募士，下西洋，物色之，竟不得，相傳建文遜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

統庚申，出滇南，詣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駭，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坐，自稱原姓名，曰崩胡給事名訪張僊，假實爲我，衆聞之，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骨鄉土耳，以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寓大興隆寺，拜謁無虛日，有以惑衆請者，朝廷不忍，命太監經侍晝時吳亮往審視，一見，亮卽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是日我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汝戲餂之，豈遂忘乎，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既復命，夜縊死別室，于是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又有貴州金竺長官司題壁詩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逈，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帝詠新月詩，太祖默然，既而曰，不免下難，竟驗云，）

安王楹及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瑺等，奉迎乘輿勸進、（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儁，古朴，刑部侍郎劉季箎，大理少卿薛嵓，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位，或列諸名臣云，）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散復業○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遯行。（故英曰，時蹤跡頗嚴，金川門，是夕，御史給舍郎四十餘人縋城引去，邏者以聞，　文皇置不問，已而軍衛禁之，繫禁村繫以獻，俱死者，輒歸附，復其官，兵部擬轉冊可見然，馬拳雲既亦已多矣，遜事所載，雪菴和尚，補鍋匠，及河西傭，其此類與，）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當靖難時，和尚方壯年，披剃走西南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善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遂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見山有松柏，灘水清駛，薙其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素有力，丞爲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晰夕誦易乾卦，山中人固請佛經，景賢知之，不忍問，但不能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賢意，唉，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聳敬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滅，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不則拉樵牧豎，入飲，半酣，呼豎兒和歌，歌竟，輒哭，而寐，和尚頎而秀美，指柔白，翦翦蒂，筆成章，不甚工，然意氣激發，又能感動人，或曰，和尚爲建文時御史，死之日，其徒問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搖曰，松陽，問姓名，不答，寺詩若干篇，○雲門僧，在會稽之雲門寺，爲迎舟賦詩，歸則焚之，或知其遜門流也，終不得其姓名，○河西傭，無名姓，　文皇入京，時傭被骨衣，遠走其參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取直，積買羊裘被之，雖極寒，必以葛衣襲之，爲豪魯被襲，不肯脫，夏卽

（去新布故衣必覆其上人問不荅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飲醉作時輙自吟哦或夜闌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菲浪者識其欲與語傭走南山避旬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語人居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曰我死勿殮我俟幸西北風起即大我無埋我骨家從其言○補鍋匠無姓名往來夔慶間業補鍋所至淵已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者教之不索謝值令鼎從或後學者至即遠先學亦如是數年人呼為老補鍋匠錢亦索不擇突奋食時熱食即不食李斯彷彿囊積遇風雨寒暑輙不出買酒飯自醉饑常寄宿叢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遇貧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巖中至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新詔至聽遂潮上人競入縣庭悲詔或歸語樵新　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　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斷擔投河死）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弃去二百九十有二人○翰林修撰王艮、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衡府紀善與修實錄周是修死之○燕王榜收左班官員曰奸臣、（黃子澄齊泰大陳迪練安方孝孺黃觀鄒瑾胡閏郭任盧迥侯泰大暴昭陳繼之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紞毛大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宋徵巨敬）凡二十五人、右前榜（王鈍黃魁叢德喪韓承葛誠王叔英周是修盧振顏伯瑋張昺卓敬鐵鉉謝昇龔泰茅大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璿葉惠仲高不危廖鏞徐輝祖）凡二十六人、右續榜、仍以方孝孺為首二榜共五十一人出賞格收之官民人等綁縛諸臣來者首從爵有差自是擒獲得官甚眾乘機讐妒者紛紛雖禁之弗止也既而鄭賜、王鈍、尹昌隆自恕復并釋張紞紞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為奸福曰臣誠死罪但目為奸則非亦宥之餘俱殉節死矣○太子澄赴召未至奔、（太奔廣德子澄奔蘇州曰徒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為後圖朱驚曰何後圖之有仰天推心向闕立自決其婺矣哉彼執然後死雖不屈晚矣）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　燕王清宮三日詰問　上所在　宮人指后尸應焉、　王遂出尸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宮人遺戮略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　燕王謁　孝陵還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壬申葬　建文皇帝○命復洪武舊制○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未改元也）○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陵○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熥為廣澤王居漳州第三子衡王允熞為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熙為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允熥允熞為庶人允熙改甌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追封都督徐增壽為陽武侯謚忠愍、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追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国朝武臣鮮與儷焉）○下魏国公徐輝祖于獄、（時武臣無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不荅一語姑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伏招輝祖默然惟書其先）

六也

見得不同

（開國功勳子孫充死、上大怒、然以元勳國戚、蔡許獄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召淮南總兵駙馬都尉梅殷還京（注詳前）○齊泰被執、至族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奸臣九族、外親之親、以大爲首高墉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發興州屯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其肅衛、多道死者○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族誅右副都練子寧○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先是姚廣孝囑　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　文皇頷之、既革命、驛來召、不甘逼之、衰絰號闕下。　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子固在。　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伻旨繫獄、籍族黨、輒下獄、僇之、已獄草詔、召出、孝孺自獄衰絰見、哭聲徹殿陛。　文皇降榻勞曰、我家事耳、先生無過勞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　文皇震怒、遂磔諸市。孝罵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先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俱盡、旁及游黨鄭居貞、盧原質等、門人鄭公智、林嘉猷、廖鏞等、並方黃之獄、族夷十數、殺及萬人矣。孝孺知而行事、親孝篤于師友、克勤教[illegible]戍、上書乞以身代。宋濂葬於夔州、自漢中走往祭墓、告[illegible]王憐其孤、銳志慕古、欲見之行事、不得竟其蘊、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周禮考次、大易枝詞、武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文誠箴。洪熙初、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成[illegible]錄方氏時、得典史羅澤周旋匿其幼子、以故方氏尚存、後謝文肅公詩、誅枝一葉是君恩、謂此○廖鏞、巢縣人、德慶侯永忠孫、官都督、上其曾師事孝孺、令誅之、孝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个是字。既孝孺死、寥事甫于拾其遺骸聚寶山、遂收廖死之○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元年、方孝孺試士、命題托孤寄命、得政卷喜曰、此鳥中鳳凰也、登書二百十四人、收第一、孝孺死、政遂哭不食死○大理寺丞劉璿、王高並南昌人、素明執法、有聲、並坐殺孝孺、息哭劓鼻死）

召御史高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給諸高氏、皆加稅焉、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瀦澤國○宥前御史尹昌隆、以爲北平按察司知事（以其曾上書切諫、至是寵家贊之、且嘉其誠、補太子）○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詩藩封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務其本、臣恐以爲過也、夫今日讎神果以貨軍實、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持久、卒疲勢已散、存至周耳。上聞而惡其狀衆○初、群議討諸藩、悉不爲然、惟敬密奏、燕王智勇超絕、且據形勝地、宜徙封南昌、以絕禍萌、疏上不用、王是執敬。上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干戈息矣。道衍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囊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然遂戮敬。陳建曰、二子之言、皆忠謀良策、而　建文一不能用、獨非天耶。）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注詳前）（陳建曰、靖難數年之爭戰、以及奸黨族親之誅逮、宇宙一大禍變也、雖由人事、實亦天運、劉誠意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者、于此徵矣、）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惟名在奸臣榜者不宥○罷學士董倫、以侍講王景爲翰林學士○擢前燕

府長史金忠爲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召待詔解縉、中書舍人黄淮，立御榻左，備顧問。（縉英傑敢言。上素聞其名，遂見信用。淮入見，上與語，大奇之。凡視朝，特命二人侍左右。時上以初登極，萬幾叢委，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縉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以都督李增枝節制荆襄、瞿塘、安陸兵備。○命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爲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上即位，首召用之。瑛請追戮建文黄、齊諸臣。上不許。○八月，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守遼東，征虜前將軍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守雲南。○吏部尚書張紞暴卒。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是舉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紞懼自縊。○以蹇義、夏原吉爲吏戶部尚書，宋禮禮部右侍郎。（原吉自福建召回。上欲大用，或沮之。上曰：原吉，父泉太祖臣也，彼忠于太祖，故忠于建文，義豈不忠于朕乎。遂擢戶部尚書。○張紞薦蹇義代之。時盡代建文諸制，復洪武故。義從容言于上曰：變成憲者，豈無因革，亦詳致都自有稽擢，開舉數事，陳說本末。上喜義忠實，從其言。或遂諧其不忘建文。上不聽。）左僉都御史景清犯駕，磔殺之。（詳蒨注。）○始開内閣于東閣門内，以侍詔解縉爲侍讀，中書舍人黄淮爲編修，直文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焉。尋復以胡靖爲侍讀，楊榮爲修撰，楊士奇爲編修，金幼孜、胡儼爲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内閣大臣造扆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始退。（七人江西五，浙閩各一。縉，吉水；靖，廬陵；士奇，太和；幼孜，新淦；儼，南昌；榮，建安；淮，永嘉。）○逮谷府長史劉璟至京，下獄，自經死。上既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遣繫之。臨行，親戚餞之，戒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盍順天心，毋自蹈刑戮。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下獄，自經死。（按當時死事諸臣外，無非藉口觀釁，而對付環乃籌之而不爲耶？士固各有志也。嗚呼，永顧則富貴，剖期捐逆則誅夷。立王而一時之臣，往往甘死如飴，富貴若浼。我國初人心風俗，自高頑民後，僅再見之矣。）

九月四日，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淇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張武陽城侯，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食歲祿一千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並食歲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唐雲新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輔信安伯，譚忠新寧伯，千石，

璵之禪渾然真臣子筆若以原夫從而着之耶今之以祖率爲

據錄以郭深文其決稱其子書者不自如讖

平心而論試概錄之司勳者爲其以功賞三十年上斷不監去下不行矣

以上並世襲。房寬思恩伯，食祿八百石，世襲指揮使。房勝富昌伯，千石。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李景隆、茹瑺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駙馬王寧永春侯，不附權貴，以權誣陷，故封世襲。餘將士論功高下陞賞有差。

王世貞曰：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位，因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國等二公、城陽侯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功，增曹國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進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定。論平安南功，追封新城、西平二侯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廟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它破軍殺將戡亂傳工之待封者不與焉。嗚呼，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于太山之固，此其積誠。臣然英王貴在軍，攻堅履危，繇自神授，又大戰不退十餘所，完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潁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揚安南，固自偉，亦何能超潁川之下。濮寧且久，復失之。今高皇帝之盟，自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戟之虜、獲符之盜，有級數十，以至積封自伯而至侯者。今翻以招納蟬臨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孝宗而後，說政始知愛守名爵，不肯輕畀，而不能無畏于首尾未戢，一一叢重之孫，至新建之取拔王，不啻天于鎮者不貴，大倉入番金鐵，轉之于殿，寧遠之推東虎，積級至萬餘，其所遺敵固皆戮，然其積貴與它敵侯等，而縉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類也。夫既而不習其故矣，啟表之以告夫司勳者。

圖係于古

遂甚

詔諭四夷君長。〇徙封谷王橞于長沙。〇黃福爲工部尚書。〇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按此實錄所紀，洪武初以東勝興和開平大寧爲邊，至永樂初以大寧東勝孤懸難守，遂移諸衛所于內地，至宣德中復棄開平興和之東東失地各三百餘里，遂以延綏大同宣府偏頭薊州爲邊矣。）

十月勑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景隆爲監修，都總裁官，尚書茹瑺爲副監修，侍講解縉爲副總裁。〇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〇僧道衍爲左善世。〇命解縉等纂閱建文時群臣章疏。時 上於宮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多干犯者，乃命縉等編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焚之。〇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〇册妃徐氏爲 皇后。〇陞解縉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並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侍講。〇陞北平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雒僉爲戶、刑部尚書，仍掌司府事。（以守城功也。）

十二月擢右通政李至剛爲禮部尚書。〇詔求隱逸，以江

西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戒諭靖難功臣

皇明從信錄卷十二終

品食卑民　祿食薄甘　又折減則　職分宜而　廉恥喪矣　貪事者覩　之　至明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三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

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新鈔三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吏典撥軍並全支米。（按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銀折鹽引事，蓋原初徵藤米事例日薄日削，正俸以銀鈔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武三分米七分鈔，至九品雜職者不皆然者矣，國初鈔法通行猶可，後來鈔一貫值錢二文耳，嗚呼，俸祿薄而欲吏之廉難矣）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上曰，君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命監察御史巡行天下，咨訪利弊興革之宜以聞。○命三法司會官覆審獄囚，以清寃滯。

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以郭資、雒僉並爲行部尚書，平安行都督僉事，所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爲順天府。

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門俱革。○詔諭韃靼鬼力赤可汗曰、元運既衰、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命于天、撫有天下、朕　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朶兒只恍惚等、賫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為一家、使邊城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勑諭虜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之意。○遣子高煦率兵備開平。○武安侯鄭亨來。

三月朔、文武百官從上表請立皇太子。勑答曰、[illegible]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懼。矧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illegible]成其德業、未允所請。（按我　成祖汲汲先封功臣、而後冊立太子、遲遲歲月、惑人之道至矣。抑以預許高煦儲貳之位、而太子孝友、而有難為言歟。）

邊臣武備喉咽攸係太宗嚴誅以警其餘其慮[illegible]遠矣

虜寇遼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不能進禦、又不奏聞。　上以撒敵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衛河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經衛輝城、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軍士唐順請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命廷臣詳議、俟民力稍甦行之。

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與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畀兀良哈。（按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為大寧路。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平行都司、領兵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于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朶顏、福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扎失里等為三衛指揮、授同知、為我藩籬。　成祖靖難、首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多有功。至是乃以大寧地盡畀三衛、賞其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illegible]、皆逐水草、無恆居。三衛[illegible]又最險、自是[illegible]東宣府孤[illegible]我[illegible]門庭、要我官貴[illegible]、廢鎮吏民、菁峰三屯[illegible]白羊[illegible]之左[illegible]、臆則上谷孤孑、後背偪側則虛龍單薄、噫其殆哉、則遼海坐隔、扼其腦背、則陵寢警逼、失計甚矣。）

定命婦朝　中宮之期。洪武中、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朝　中宮、至是免之、命遇節來朝。○徙山西澤潞無田之民、耕于河南裕州。○命修比干墓及祠。

贖民鬻子　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　上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

四月、勑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于用人。或取諸亡國、或取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

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輩相與協心同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卿然可鑒也朕荷祚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曾無間此間羣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故也凡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illegible]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宥密之寄[illegible]盡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illegible]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據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illegible]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勑有司督治訖無成績原吉至浙江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漲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上從之於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等浦引太湖之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浜至南蹌浦口上達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姦惡論

[illegible]

宋前季會金元交鈔鈔皆代計臣以意[illegible]久遠之利况鈔貫易昏爛而又拆以千文爲貫無奇零不便細民貿易宜乎其不行也

有能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重收工墨價值然鈔術易于昏爛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楩所爲不法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按二王始以不道見廢于建文復國而（猶不悛若此其視[illegible]）

（袁容尚永安公主李讓尚永平公主）

進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子孫世襲三人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羣臣以爲請　上曰朕非忘之俟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至是始封○續封功臣李彬等爲侯伯　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令淇國公丘福等議擬以聞於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爲豐城侯故澤國公陳亨子陳懋爲寧陽伯金鄉侯王眞子王通爲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俱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洩漏獄事誅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于　上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定軍民諸司相見之禮凡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以

平禮相見通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遐有文移須申本衛不許遲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開讀詔書乃布政司職掌差人於府開讀則附近本府衛所官一同行禮其邊海衛所從布政司抄謄差人開讀而都司不得復差人下衛所開讀科歛軍士筵宴餽送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至今有田荒戶絕而里甲代賠之病何也

五月號謚　皇考妣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勑府州縣蠲除荒田租稅之數○諭天下諸司事干王府者遵祖訓啓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一槩啓請若

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守寧專力

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諸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常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運糧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按是時會通河未開故爲此海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內臣提督始此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

九月高唐州民王政言事稱旨特擢爲吏科給事中○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慰司土官刀暹荅侵威遠地擒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入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

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勑沐晟遣人諭之刀暹荅果[illegible]懼乃還所擒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飢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　上初命庸鎮守淮安旋徙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死諸子皆被戮

大禹深得解卦精義

治之則擾置之則玩條詰使更詳其人人知自新之門矣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璿、尚懿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奢、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縊、諸子皆死、（按建文諸將北向拒戰、如耿、盛及平安、何福、景隆輩、初雖已歸附、一時獲寵、而後來俱不得其死。噫、諸人之死、視鐵鉉輩之死、僅遲數月耳、而卒若鐵鉉輩之爲能自靖而無愧乎）

日本入貢○賜貴州鎭遠侯顧成銀鈔○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示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彫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息、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敝生民。近臣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愼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奬之○禁投匿名文書○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衞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曰、臣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成於迫遽、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其詳具進來。

十一月　上欲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汝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問、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循默默、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下江西左參政孫浩、廣東副使鄧祐獄、舊制給由者、係陳本處民情利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故令法司拿問○命工部尚書黃福罷直濬河民夫、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發其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暄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亟集、　上召福等諭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遣還、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衞軍士次第成之、

左右之義可思

閏十一月封黎倉爲安南國王、李芳遠朝鮮國王○山東男子獻陣圖、　上斥去之、

列女傳

十二月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以建文避去伏內大指燬故也）○上謂蹇義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

[illegible]容所條[illegible]案如此[illegible]只須指[illegible][illegible]撲敢要而定官小以經前納試借其上材甲不[illegible]制行使將能者補且花人[illegible]請點常劇！[illegible]可曉矣

任國家事而計難久貴有異人哉　上初用任故取才敏多

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滿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具奏○定新舊武職比試陞襲例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選天下富戶實北京○許諸人得奏利民利國之事○勅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圖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于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毋循嫌故毋媚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甲申　永樂二年

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自蘇松還言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于是命復行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為令

三月改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熙為甌寧王奉

濫矣

恢一時八才之俣

懿文太子祀○廷試賜曾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撰記○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江西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歲為常○日本人屢寇瀕海郡縣是時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于是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日本餽送居任不受而還　上喜厚賜之○禁瀕海居民毋得私製番船交通引寇命有司嚴防出入

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為皇太子郡王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為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儼楊榮為左右諭徳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為左中允修撰李廣為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為司經局洗馬餘賛善司直司諫清紀校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為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為不可復召諮解縉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　聖孫

胡言爾

[illegible]　[illegible]　文華寶鑑　[illegible]

上又密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　上意遂決。○冊立長子妃張氏爲皇太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保、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　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以授　皇太子、至是書成、　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是爲治。汝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爲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克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當進、令千進、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于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吏科右給事中孫瑺密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部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伺之既去乃言、夫人

[illegible]

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馭之得其道耳。

五月　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際、凡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上將詣孝陵、錦衣衛請具法駕、　上以　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按哈密、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　文皇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勑遼東諸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先是、　上欲廣屯田于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于朝鮮、至是其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酧絹一匹、布四匹、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匹、○命翰林院出題更試會試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于

秀留入人

學已有根本但更當進步耳○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賑濟蘇湖。

（相傳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畢遂閉戶內不復見。）

大奇

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綿絲進獻禮部請百官表賀不許○饒州番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

不付之火至今成獄

人[illegible]

八月老撾送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其奏黎蒼父子弑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興師弔伐情辭哀懇　上憐而納之賜居第有司月給其廩會其國故陪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自比于申包胥乞師興滅繼絕　上憫其忠命給衣食○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勑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胡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少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芻皆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遙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按近日邊塞各屯聚皆當遵此　聖諭則虜無所掠不能久駐此即堅壁清野之策也。）

宇世多瑞

周王畋於鈞州獲騶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慶雲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豕玄兔白象靈犀之屬甚衆榮與解縉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作歌頌以進。

九月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三之爻辭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言於此恐係儲貳之說達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合[illegible]

精通異常
上塞之門

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皇太子悅○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于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

常有守海
夾於見有
外國船失
風到上便
指示見沒
其別計從
於番人船
可接不能
宗使其人
遂進國頗

然可謂[illegible]人　太宗必欲[illegible]與[illegible]外之役

且如宋[illegible]聚觀可想明良相遇之風

理之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等之去○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　中宮訓飭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遇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蓄軍需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　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之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得情之深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酧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設天津衛于直沽　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儲海運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　上曰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此石既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役以此重累吾民不聽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　上曰朕于卿等非私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贊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是凡有賜賚縉等皆與尚書同　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于獄而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不

文獻大典

鈔折

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于禮部、

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物陳天平見之、使者錯愕下拜感泣、裴伯耆責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弒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鄰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已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賫勑往諭、俾具篡奪陳氏之實以聞。○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錮曹國公李景隆（景隆稔惡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并及其弟增枝、　上初宥景隆死、惟沒其田庄、令杜門省愆、因奸人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誣景隆下獄、景隆見　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朕是朕來、若它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于獄、谷王橞亦因而獲罪、景隆疑其姓谷王爲　高皇帝之第十八子）也、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爲衛者三百八十四、爲千戶所者二十四、爲站爲地面者各七、（尹臺曰、文廟以女直種類歸伏、分置建州毛憐衛所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羣、俾不相統攝、以其[illegible]）

（中國外禦夷虜、議以夷攻夷之上策也。）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西北京等布政司及淮揚廬鳳等府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又二十八年、令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近尚書閻世寧亦查稽　太祖皇帝聖旨、照今北直隸各處原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官民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以此事觀之、我　祖宗惟務厚下足民、不務斂民富國、深得王道藏富于民之意。）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衛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乙酉（永樂三年）

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

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騶從、人歆其榮○寧夏總兵何福盡心屯田、積穀最多、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經久之計降勅獎諭之○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二月四川布政司言、舊制諸番以馬易茶、不許夾帶私物但有司遵禁、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立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

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先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　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機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違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廻避、部命婦朝賀止于三品以上、餘悉免著爲令、

五月　上以代、寧、泰、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過失日多、思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鈌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令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七月賜韃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之涼州、仍賜勅獎宋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日衆甘肅近邊、晟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乎章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　上大喜、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爲後軍都督

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住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餘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有差、命居涼州、仍給與允誠等牛羊犛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餘有差、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邏、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按此即鼂錯所謂降胡義渠蠻以邊郡良騎兩軍相爲表裏之說）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

臣恐以爲黎性頑狠、山水峻惡、瘴毒最甚、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嘗奉命招諭黎人、從化者多、請仍詔賢祐至京、并授以官、俾世招諭、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海內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宰部事、（湖州慈感寺潮音橋下、水清徹、有蚌常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黑衣白髮携一美女來見、訴曰、久家于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鎮、彼即懾伏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領心之句、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賤一鄰女已久無頼、賴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咄逐照畏退、公因悟曰、是慈感寺珠之化也、隳手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于終溪之北、文皇方有倦辛果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臣何能焉、上悅、其楊文貞請録付史館、上恐事涉神怪不允）（丘濬撰夏忠靖公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商税、一時賜賚功臣、賞給士卒、大計視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數百人、于館閣編輯大典、求幾遣二十五將軍安南之役、遣內官出戶、造船下海、以通西南諸番、復營建北京宮殿、明朝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于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設措、求濟辦之、）

加封信安伯張輔爲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以其父玉靖難功大、輔多從征功也、

十月封宋晟爲西寧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嘉其柔遠安邊之功也、子琥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爲民、坐不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敢有收藏者、奸惡罪之、時朴偶詿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借觀、密以奏聞、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攷、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敕命頒所司、永爲儀式、

殺駙馬都尉梅殷、（詳見前註）

是歲安南胡奎遣使臣阮景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北京刑部尚書雒僉言事得罪、上以其奏示羣臣、于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誅○降禮部尚書李至剛儀制郎中、以刑部尚書鄭賜代之○擢眞定知府呂震爲刑書、

丙戌（永樂四年）

正月河南山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可鑒也、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遣使賫璽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义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勑道义捕之道义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 上嘉其忠勤故有是命仍賜道义白金千兩織金彩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賜之○韃靼頭目滿束兒灰等率衆來朝授以官仍賜各姓名以滿束兒灰為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柴志誠阿兒剌台為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千百戶等職並賜冠帶誥勑及衣服鈔幣有差俾居涼州莊浪寧夏三衛○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討議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曲○詔建 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上以太祖親製嘉禾詩勒石裝演成軸賜諸王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為考試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上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脫脫襲封忠順王

（按元肅王兀納失里主哈密安克帖木兒者兀納失里之弟 上登極遣使來朝貢馬因封為忠順王尋為鬼力赤毒死無嗣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至是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國）

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國王孫陳

天平還國纂賊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上表冒姓名為胡一元子易名𡗐詐稱陳氏絕嗣𡗐為甥求權署國事 上從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師愬其實 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還國 上未知詐遣中等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薛嵓諭廣西中衆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溫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以糜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舞蹈中遣騎前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屬于路中以為實然遂遲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

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劫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冠且十餘萬、衆中等亟整兵擊之、冠已斬絶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嵩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上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尔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潜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〇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黄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勅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幷勅蜀王于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其有婦之心也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荅剌罕賫勅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賜以織金文綺二端、〇齊王榑之國、　上面諭曰、毋忘患難、榑至國、漸驕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詛祝、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莵園、築墻垣、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珙、曾名深等上變告、榑匿人滅口、　上賜書索珙、及諭榑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上以橚書示榑、榑來朝、面謝、廷臣劾榑罪、請論如法、榑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斬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榑、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直等、罷遣罪斥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群臣又以教授葉垣等不正救請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欲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温訶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奈王何、況垣等皆先自露、發其事、可勿論、榑留京、亦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爲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回回結思牙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〇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撫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戸丞景賢賫詔往撫諭諸夷、至大小古剌、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

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剌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願内屬、乞設官統理、仍招諭旁近未附之民從之、于是以大古剌酋撒的那泥底馬撒西臘周悄、並爲宣撫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賫誥印勅符往賜之

（按二宣慰、五長官、令一統志官制皆不載、豈非以其荒遐之域、後終不能通也歟、）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汝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爲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

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寧陽伯陳旭爲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事刑部尚書黄福大理寺卿陳洽督軍餉置神機游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

上以侍講學士武周文老賜勅致仕乃諭胡廣等朕守藩

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惟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使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何福吴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戸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請乘建文事次及救荒郵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罪之○設陝西甘肅苑馬寺

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芹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僞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邊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

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樁內諸江海口每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于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庚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辦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訃聞　上震悼輟朝五日柩還　上親爲文祭之極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諡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捷有膂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闘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制勝廉有遺策爲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流涕○朱

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于轉漕實令軍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與自會通河成而海運頓廢冀至近日倭寇海洋遂縱橫于邊海而浙江寧紹諸郡直隸蘇松・帶咸被荼毒至于擣城郭掠倉庫沿海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攖使海運常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深欲復海運為此也）

西城亦力把力國入貢即古龜茲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里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

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黄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揚等皆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鳴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能發皆走散我軍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將軍朱

廣等以壽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衆皆股栗又皆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蔡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計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薦　皇考皇妣車駕幸齋壇七日而畢○甌寧王允熙暴卒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時年十六諡曰哀簡

丁亥（永樂五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

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于外漢王高煦恚縉言於　上曰藩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復改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坐事死○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桐江寨及萬劫江普賴山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丸江斬首萬餘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郡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并肅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

（大字在第[illegible]以下詞於[illegible]前之與及[illegible]位禮中[illegible]後題[illegible]之五載乃至）

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雀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偏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按番僧多善幻術此所謂慶雲天花白象青獅之類無亦其幻也歟）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張輔沐晟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衆拒戰每舟聯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乘風過黃江直抵悶海口獲賊舟無筭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僞吏部尚書范覧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山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碑命胡廣製碑文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鄒緝等侍講讀　上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擺識廣也它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為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僚屬○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敷陳情悃謂當黎賊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安南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為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賊再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　聖化洗滌夷習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令開設都布按三司統率郡縣撫輯兵民奏上羣臣亦以為請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舟遯去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濟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

賊獲船三百餘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困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澄于海口山中、復于永盎海口高望山、獲僞大虞國王黎蒼、僞太子黎芮、并賊將僞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餘衆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

六月、置交阯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爲副、兼掌布政司事、以前工部侍郎張宗顯爲左布政司、餘皆選人以充、置交阯、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淸化、鎭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共十七

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演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上諭都察院曰、去年曾命李進

宸舉修者任子偏

等前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比聞進詐傳詔旨、大爲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布政司有干涉者、幷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勑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阯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其新可畏

七月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卒、○兵部侍郎黑麟卒、（麟陝西高陵人、性嚴刻、以城守功、擢兵部侍郎、麟爲御史時、以非罪擬殊問一縣長、及爲見殺罪者、已而麟足趾腐盡乃死）

十古至言

乙卯、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皇后、（后疾劇、上臨問、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上恩位中宮、不得終事、爲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惟上矜念之、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報上恩矣、願無驕畜外家、上泣、后亦泣曰、人生死有定、惟上割恩自愛、勿以妾故傷聖心、遺令太子身没之日、喪祭務從簡省、毋妨臣民、后崩、上哭之慟、羣臣奉慰、上曰、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唐長孫之倫也、雖處宮中、其念常在仁民、繼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后中山王達女也、博通載籍、毋覽古人言行之懿者、即思曰、古人書之册、固欲後人仿而行之、洪武九年、正月、冊爲燕王妃、恭勤婦道、高后深愛重、高后崩、哀毀動左右、終喪三年、蔬食如常、上靖難、太子守國、事多稟命、上入正大統、后正位中宮、愈益祗勤、每以親親仁民養賢、論諸爲言、上悉嘉納、嘗命婦入見、賜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族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

加形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謂以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侍　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者、今翰林之臣數輩、諸命所不亦以翼贊乎內乎、前妹妾則國家安、國家安、則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嘗輯女憲女戒書、採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常存心內典、復取道釋迦言善行類編之、名勸善書、卒時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

以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爲交阯左參政、

八月勑營建北京官、節量人力、俾無怨咨、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指揮柳升等賫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　上使問季

永樂大典

辟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辟父子不能對、詔以季辟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

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廿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親製詩獎之、○初設屯田僉事、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先是　上命翰林臣解縉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韵、庶幾考索之便、縉等受命輯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　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修、以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箎、及縉總其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爲總裁、侍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簡中外官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者、充纂修、及繕寫之士三十人、凡四歷寒暑、　至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文、此書後竟以卷目大繁、不及刊布而廢、○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隷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爲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以　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十二月戶部都給事中胡濙承命搜訪異人張三丰至十年始還、○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以　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諭頒賜武臣、○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泰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宮、○撒馬兒罕同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戊子（永樂六年）

正月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徭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敎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徭歛、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二月定郊狩禮

三月福建監察御史奏、以枏生花爲瑞、　上賜勅責之、既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枏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常郡、水

撈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柏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謏悅者可惡。仍降璽書切責之。〇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剃髮冒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擔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後論曰。奸人避罪。多削髮爲僧。及僞民不力田。亦削髮爲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我 成祖深鑒其弊。凡子弟擅剃髮爲僧者。俱發北京種田。則不從邊力外周而貧民亦得所也。）

交阯總兵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阯地圖。東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

七月論平交阯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爲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爲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爲首者王柴胡、趙陞指揮使。爲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阯平。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此忠臣謀國名言也。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此 祖宗賞功良法也。至正）

（按時王驥麓川之役。封賞陞職至萬餘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迭踰十萬矣。使累朝賞功皆遵 祖宗良法。夫豈至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韃靼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末。虜主坤帖木兒被弑。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爲其下所弑。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仇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〇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

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侍郎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

八月戶部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 聖諭以田工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及期。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固重。人不能堪。仍從輕例。〇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平交阯亂寇簡定。（按定陳氏故官。先是已歸附。將遣赴京師。夜逃回。與化州僞官鄧悉、阮晏等聚衆謀作亂。悉等推定爲王。僭號紀元興慶。交州叛賊餘黨多應之。其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

（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將軍事）于闐人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襲王遣内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剌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剌爲滿剌加國王其前未嘗通中國（丘濬曰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荅剌國榜葛剌國呂宋國合貓里國㵲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恩國古里班卒國苒抱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婆羅國彭亨國鄰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榜厥國柯枝國麻剌國忽魯謨斯國沿納撲兒國加異勒錫蘭山國阿哇國南巫里國忽蘭丹國奇剌泥國夏剌北國察泥國烏涉剌踢國阿丹國魯迷國彭加那國捨剌齊齊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左法兒國墨葛達國人荅黑蔔國日落國凡三十餘國皆西洋國也）

（此皆前代未嘗通中國今皆梯山航海而至嗚呼盛哉）

十月　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祗率彝典統馭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海内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於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内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于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侍講楊榮連丁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京不許

（皆是伏外夢以懿叙力服者事）

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

之于是賊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爲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爲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山西靈丘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

其若中國遑至殫[illegible]下遠以搜臣民勲戚之心[illegible]宗欲[illegible]準一好大之名可非議[illegible]建文[illegible]死[illegible]久

何發之可謂而爲此狂瀾之計哉

只不使有過便是[illegible][illegible]小人之[illegible]之術

皇明從信錄卷十四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丑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宗靈惠夫人林氏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丘氏濬曰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剌加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航徧往支國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或曰亦爲訪建文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illegible][illegible]

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問得好）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小人都不用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誠飭之不使有過

真是慈父

所以[illegible][illegible]

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導之於是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燧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暴卒（詳建文註中）○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　上登午門樓召胡廣等三人從　上曰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沙時來觀下樓御奉天門謂廣曰汝初至此未諳風土食後不可即臥好生寢氣身欲常溫不可過凉有汗不宜解衣透風此間能致疾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叩頭曰　陛下念臣至此天地生

成之恩豈敢忘也○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卽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給事中郭驥等使北虜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爲兵部尚書陞禮部尚書趙羾傳奉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按　祖宗朝用人皆吏部具缺聞　上親簡除（宣德末二楊秉政正統中王振用權景泰而後若今吏部會推而實亦內閣與司禮監主其柄用人之得失[illegible]）

（監閣之賢否矣）

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羾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于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督營山陵○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採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爲書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爲之序至是刊印完遣人齎賜　皇太子○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勑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聖學心法書

法茲精粹

六月勑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郭驥往使本雅失里爲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瓦剌所敗餘數騎奔竄臚朐河欲收潰敗之衆入寇此虜負朕恩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且整飭軍士以待○命淇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以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福等陛辭　上察授方略令慎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衆於鹹子淵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僞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脫身逃○丘福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初福率將校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且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覘其虛實何如然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者爲鄉道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紿我深入進必不

利吾等陛辭時　聖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既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並爲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遣來懸進須一定不足以衆者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爲寧遠侯時虜酋脫脫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來歸　上嘉其有柔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楊榮齎勑諭福曰脫脫不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遲遲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

當○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淇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略、謂必能任事、乃兵頑驕愎、違棄朕言、拒咈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爲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决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謀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隨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　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鎭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于境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千里、即漢之大宛）○贊善王汝玉舜於　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塞耻百王之作、則所尚者務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爲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皇太子覽其德秀文章正宗、義其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于爲治、皇太子取閱、大喜、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上詔行在禮部尚書趙羾曰、北京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羾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侯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追獲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并獲其僞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之、又安詔舉通書史。

命吏部試之、時松江沈度亦在舉中、吏部試撫四夷檄、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聯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遂曰、是何可斥也、遂得

覆[illegible]至此

終篇第侯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夢萱弱冠與同里莊公珙契厚能詩善草書

庚寅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勑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簡定伏誅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

三月大閱于鳴鑾戍○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出　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車駕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于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肯專任一己以掩衆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次潤濼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

五月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上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　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必開平宴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僣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處而行毋貽物議

務本訓書

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長沙妖人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十月　上還南京。○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未知稼穡艱難、因廵行北京、以侍行、使周行村落。歷覩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俾知國用所資、皆出于此。爲民上者、宜加憫恤。且舉　太祖皇帝創業之難。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彙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

（我　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徧歷農桑、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成祖教太孫、得　太祖心法者）

（商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于洪武末、命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乎、　聖神繼作、教諭太子、宜法　二聖）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

（佐、河南太康人、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勳戚爲之斂手、咸望赫然、識者比之包孝肅云、）

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爲令、

辛卯　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阯、會合黔國公沐晟、勦

竊說之亦然
不能已已

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　上許以爲交阯布政司、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中懷反復、不受命、放兵劫掠、官軍不能制、　上以輔爲交人所憚、故仍命總師往征之○勑戒秦王朝廷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内竪取入、及出見使者、又倨慢不恭、　上命械其長吏紀善典儀等官送京師、仍勉王自今勤學問、廣義塞道。○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帛、卒爲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

一官、量給賜賚、損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詔赦交阯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

（按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淸二百五十里、引汶絶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是、爲三十有一、以節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朝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從來者悉由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雖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數、官民皆長之、至是濟寧州同）

知醫人實心內似周身脈絡了然在三垣之際故用藥無不效治

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工部尚書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以全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路元舊相地勢高下以增水閘以時啟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衛自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河成漕運便利京儲充足禮等治河畢還京師命禮部定賞格禮第一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係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疏將閘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黃暢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舉劾　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羅織凡遠事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縣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　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濬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大壞民田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

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屯種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侍郎曰守備固不可單弱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祖宗屯田之制甚重甚嚴後來廢弛尊仰餽饟者數十萬米數收待哺如之何其可也欲安邊足食經國者宜急講于塞徼興屯田之說云）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來貢

六月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獻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貪暴不軌睦鄰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諜知和舟至謀劫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生擒苦奈兒并家屬頭目以歸　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國耶巴乃那立爲王并赦苦奈兒歸國○徵交阯參政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　上北征見　皇太子而歸　上還京趙王言縉瞰　上遠出覲儲君無人臣禮　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阯縉偕偁趙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　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師祠具鄧景異等于九眞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蕫兵於福安斬之○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稱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有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訾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二追咎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司兵千戶不待朝命輕發兵捕盜賊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横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

如此除舊
令人人盡
一忘我

文廟刑人

逸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孛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裁

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爲皇太孫○張輔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衆賊首千五百餘人以狥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文皇成德
良若此時
克服向留
一心後世
宜何如然
防

十二月遣指揮本荅哈阿升哥賚勅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復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惑掠我邊卒又遣苦烈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荅哈等諭意如能令悔過還所掠戍卒納馬贖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六部尚書蹇義奏在外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

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人民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擢用妄舉者連坐　上命所司速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幷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黄淮獨曰此虜狠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爲常　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爲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鰲山　上聞之曰賢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爲賢母懽也○命徙青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于兖州東昌定陶等處蠲其役三年○上諭蹇義等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輙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爲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有此一節命山亦在景仰感嘆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勑戶部臣曰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廵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歲豐者若此欺罔被罪于天此亦朕任非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長有智略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捷有才藝者送京師俾充隨從

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惟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看得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黄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緣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黄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命工部候秋成後爲之○選雜官教民京尉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定定州者分番牧順天府教民令悉飲飼之宜若孳息不

不自怨其任人之非而寸怨其用命之人子悉逮文之亦也

書人于河之源流明徙出入之要處一一周悉其說而可款下之證期知謝為指掌者身任之心瀝之與此生之術力相為用此故可經久今人非深土有臨深而喉求速去以幸免于無決而已可嘆何哉

及新者無預。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惟河爲甚。今于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稭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爲若用竹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于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尋擢蘭芳爲工部右侍郎。（芳，山西人，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上卽位，擢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大智爲吉安知府，寬厚廉潔[illegible]章，吏甄禮賢愛民，改知重慶府，民思慕之，而難其擢者。已而芳至，芳寬厚持大體，更習吏事，民有告訐者，數語之。）

（夬吏無所容其奸，尤以愛民爲心，處事曲當，民吏大喜。自奉儉約，事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責之，芳謹受教不違。嘗坐事謫爲縣，事宜從尚書宋禮治河，累有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陞，復爲其本能超陞侍郎。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云。）

兀剌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答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京師人稱爲冷面寒鐵。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京，所奏請無不從。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嘗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發。異政日著，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發視，得婦人屍，僧即款服。初來時，道上蠅蚋逐馬首而聚，使人隨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者鞫之，即劫布商賊也。始以其賊召布商家認之，家人大驚，始知死于賊也。又一巨商遠歸，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遇人，所賚者以其資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往取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之，果然。姦與語，妻時後之者竊聽之，往取之矣，遂併治。新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取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冤抑。明往，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以罪去。諸郡聞風股慄，莫敢恣肆。察宋一日餽以鵝炙，懸于室，後有餽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斷時，妻治種以給。及同官內眷各盛飾，惟新妻荊釵布裙以往，盛飾者各相愧悉。其素其風節類此，故當時名震天下。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方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遁走，訴于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往逮，新至，陛前抗聲言：罪且日按察使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明詔也，臣奉詔擒姦惡，罪臣何罪，臣死且不朽。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上尋悔，嘗從容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歎曰：廣東有如此人，枉殺之。然深惜者久之。）

兩部

書殺無罪宜書當存之也

真神明

天子寃

新不死矣

老臣愛國之士也

十月，嘉定寶山成。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地，

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勅侯慶陳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上親製碑文記之。○命皇太孫演武于方山。

十一月，命自今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比試故事。○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上以楊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阸乏水草，偷道不能通，又沍寒，士馬疲瘵，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

快論

成祖英武可以鎮服若守成之主則恭言宜采耳

復降○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内但有賢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倘爲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

宰相須用讀書人

聖主無成心

宣廟文武天縱

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寬齊黃奸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人與練子寧有姻連先是追治奸黨習禮懼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上廵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按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府宣慰司管東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伐抗拒朝命乃勑鎮遠侯顧成以兵擒而誅之命戶部左侍郎夏原吉等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思南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悉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　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罷　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大宴羣臣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所爲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

術也。○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孫講說。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發義。楊士奇共衆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蕭掄御、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諸國、

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三酋叛。○以野蠶絲衾命　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繭絲者、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染柘黃、製衾以薦、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及其將潘經等、檻送京師。交趾復平。

交趾復平

甲午　永樂十二年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葺故衣、

三字當千古格言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智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不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成祖訓儲皆推本身之所經談者懇而急切

六月、駕至撒里怯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

不知之
實捷

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擒斬虜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造朝　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瓦剌三酋入寇犯塞且敢逆我誅不容已討者至其絕塞而遁則弗窮追法嚴而武不可黷矣阿魯台有疾遣使來朝雖未知其誠否而賞賚并及其部下無所靳措小患以別重患也　聖慮爲已遠已）

大全成

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擴伏誅

九月令支運轉漕（制以蘇州并山東兗州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稅糧輸臨清而沿江諸府州縣糧運至淮安倉直隸衛所官軍于淮安運抵徐州京衛軍于徐州運抵德州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運抵通州入　上令淮安民船積給腳價并撥淺蘆蓆耗等費兌與軍運而各省軍各于附近水次領兌一年四次名爲支運）

遣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輔臣實失檢點）先是　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榜葛剌國獻麒麟（永樂中諸番進麒麟者三繼獻者麻林國阿丹國）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爲民

十一月晉王濟熺有罪降爲庶人○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廷及在外教官有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未幾成之　上親爲之序

乙未　永樂十三年

正月前交阯參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遼（按國史本傳縉文學書翰冠絕一時其爲人易直坦府喜薦引士然少檢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略故及于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令放回天順間錄記　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素俊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使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時　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　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阯亦叛悉如縉言若留于　仁宣時其事業當有可觀士奇輩遠不及也）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爲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愛才樂士之至意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時鴻臚寺無卿、寺丞張斌任事、恃守城功、最狼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致爭論　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　聖聽、請伏法、士論壯之。○罷海運陸

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

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阯。○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鄭曉曰、忠衷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卒能調護猜嫌、以終其身。非其心豈易及哉。）

運漕事宜此其大略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連、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啟閉、復就管家湖築隄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瀕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緣河隄鑿林木便人行。○嚴妻告奸之禁。

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九月、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山侯、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俺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達失干、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因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

選練下之實、守關現上之深慮、此二者不可偏廢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賜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

之所長　不具

[illegible]林[illegible]

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擬七月率衆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其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蓄虜多譎、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定北京計丁養馬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邊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永樂十四年）

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恭順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毋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間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錦衣衛帶指揮僉事紀綱以貪瀆作威伏誅、○召交阯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illegible]經營交阯前後凡十年、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八月作西宮、初　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之所、

九月初令御史巡監、○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陪償、自是養馬遂爲北方民害、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

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　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上從之、○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

列猶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猶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率行之○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趾○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稱爲我朝王羲之命陞爲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修撰仍令中書習其字

十二月故吳王允熥卒○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刻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名臣奏議

丁酉　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爲庶人

（按王太祖第十九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譎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橞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橞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集鼓改封于長沙復陰蓄死士造戰艦其護衛都督張興密言于上上曰朕待橞厚于諸王豈宜有此其詞時先蜀王致書諭之橞不聽會蜀王子崇寧王悅燇得罪于父逃橞所橞詭衆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藏匿王聞之遂具疏其事言橞倖寵縱橫有無君之心藏匿亡叛造作弓弩舟艦器械教習兵法戰闘之事私受僞千人晝夜祈禱咒詛與指揮張成宦者吳智等日夜秘謀殘張誠爲師尚父營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傳播于人又令巧匠製燈于上元節獻于朝就俾諸內府架構偵伺動靜又遣將士習音樂擬獻于朝俟應殺庭以圖間隙上得奏歎曰朕何如待橞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爲庶人橞後闔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

（高煦所爲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出爲交趾爲吏高煦稱不樂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知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蚤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

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京詰之褫其衣冠囚之西華門內皇太子懇爲救解乃免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靖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若其有變可朝發夕擒之）

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　皇太子監國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及國子監天下郡縣學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七月冊　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

脏欲襲封廣寧王

九月修孔子廟訖工。上親製碑文刻石。○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皆日本人。上乃遣淵賜勑切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月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絪緼流動，爛徹雲霄。庚申，金水河冰凝異瑞，瞭具卉象。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跡。上令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工部右侍郎藺芳卒。

戊戌（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青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虧，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懐不能逝矣。○交阯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按利初從季擴反，受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偽相國，段莽爲偽都督，聚衆劫掠。濱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

（陳建曰：張英國召還而黎利輩作，交阯自茲杌隉矣。愚謂當時只合交阯既平，仍命英國公鎮守之，爲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命沐英守之，英殁，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爲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它將所能鎮壓也。今交人所畏服，實有驗于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國總師弗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它將蔑如也。使英國久鎮于茲，焉餘威張乎殊俗，歷二三紀後，蘇集世衆，歷移而交南長爲吾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州郡士民復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沐聖化也，可勝惜哉。）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爲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騏初名馬，上改之）、劉江、郁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曰：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丰采清雅，真有益于日新。但今卿年邁，輔余爲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頻頻者，比比有之。卿毋憚勞，弼成余業，惟樂治之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余欲學作表，卿可一一如詩題

覽

立例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養暇順時作息以慰余懷指不多及書前曰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字手不釋卷被服寛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詎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有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酌勞有尊酒庶以勞期顧○初令民運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豫有疾兩軍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于　上曰初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建曰廣居官純厚謹慎自處泊然然皆之質雖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朝則對策所親論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封禪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為儀從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纖介之惡其設也復官其子穜為翰林檢討齊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人見公可惜天生兩好究天教子姓正所同議之切矣）

公論可畏

（瑣綴錄記文廟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文貞周是修約同死于難既而解潛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豬否解聞而笑曰一豬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云切皆無意于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雙溪雜抄記云初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文皇曰爾輩少同業長同官縉妻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頓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謫死禎亮徙遼東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自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皆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年解氏宥歸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為狀元棄之若弁髦何恥無亦愧其女耶）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

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即就封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　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譁侍衛撻之仍當陛下奏有旨不問既退即宜侍衛者賞鈔若干錠于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也　殿下之仁明也任稍久鄰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推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誥為順天府尹（誥廣東番禺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

到底不屈將所容

封於前，乃曰是天生也，無見所為，大學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為坎瘞之，露其頭，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交章，忤旨落職，罰使修象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諤貧不能借人，乃躬自為之。值駕至，上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伏陳其故，上念其憨且貧，命復官。癸巳春，命署通政司事。遂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丙申夏，又調署鴻臚寺。明年冬，又改署工部。所至具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亡何，竟坐事出為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諤為人剛介，然賦性悻悻。諤被瘞時，數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為火鱉所苦。問其故，諤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輒延至人，當以毒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前　皇太子命士奇纂周易朱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續編集以進，用備閱覽。從之。至是輯成以進，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義。

七月，日本酋源義遣使朝貢謝罪。

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弒其王納里失只罕而自立。○申嚴宮吏犯贓之禁。

十二月，敕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樹山上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岩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岩曰大聖南岩宮，又有興聖五龍宮、玄天玉虛宮、遇真宮、清微宮、淨樂宮。又即天柱峯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以逸待勞

以破蛇陣

己亥　永樂十七年

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封江為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寇將至，江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艚直逼堝下，作蛇陣以進。一賊貌甚醜惡，揮兵而前。江令將師秣馬，略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作真武狀，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剿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為隆等所縛，無一人得脫。事聞，上敕賜褒美，封江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自是倭寇不敢出沒海上，屏息數十年。

王世貞曰：遼東破倭之捷，莫盛于廣寧伯諡忠武劉榮。遼東志以為劉江，水東日記載其事，兩疑其姓名。按之國史，蓋榮父名江，榮于戍所冒父名補伍，累功至右都督，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後具其事，始改名榮也。

唐拾遺子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水耕火

堅巳

者之上古今未曾有

徑兩股皆有日炙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沐廉得其名還奏于朝適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國王者師　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明旦普召衆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水琮訥于應對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諸字何義胡僧應稍遜琮乃大聲訓解媯大藏採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頂禮歎服辭去

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雞鳴山以爲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墖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數百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七月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　上甚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

上分封者下尚有

佞佛至此從古所無

九月列仙傳成　上親製序文

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寄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有猜疑不若使與各御史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真畀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改正怙終者不赦○頒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先是　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爲善陰隲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　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系以詩各次爲十卷　上親爲之序既成編頒之○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至海內分列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戎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叔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厲惟恐蹈宋元

[illegible]宜細味

褒勑，以墜丕緒。衛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詭冒通同，有司受賦，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甲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阯御史黃宗載言：交阯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汙能否實蹟，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阯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愼選之。

賊例受降　式殺　聖　獵

不設備不　累被帥暴　實在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五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擢用人材十三人爲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鄒麟，湖廣；盛顒，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布政二人，楊微，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昶，山東。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反。賽兒，縣民林三妻，自稱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鬪，往來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率衆從之，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彥杲之衆以紅白旗爲號，劫掠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　上勑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旟、縣丞馬摠，集民夫八百餘人，死拒賊

圖家大事登俱人之一第一渺

怙志益帥莒州即墨萬衆併力來攻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賔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於是陞張旟山東左參政馬摘左參議衛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刑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方命失機妬功忌能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廣寧伯劉江卒謚武忠（義河南淇縣人爲御史糾貪墨決疑獄吏民畏服○江驍果善戰取士卒明紀律有恩信于諸夷款塞者絡繹備至既卒人悉思之）

五月交趾參政侯保馮貴禦賊死之（保贊皇人見黎利剽劫郡縣率民兵築堡于要害禦之賊來攻戰死○貴武陵人撫輯流民歸附日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輒有功後因馬騏等奏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强貴剿捕以羸卒數百遇賊貴力戰而死）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修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累召至京以左通政來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甞捕桂陽州劇寇龍卯錄衆說言卯錄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步卒誣卒老非一夫今爲虎所噬素易齋禁禱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應人懷貨財不送官者上官并劾素易不察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蕭應族曰蘇子瞻謂韓文公能智免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若方素易之謂矣）

八月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麟臆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

九月擢教授謝從善林長楙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侍從　皇太孫講讀（按我　祖宗甚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碩儒纂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皆監察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甄選以輔導　宣廟者自儀智而下張璞蕭倫黃無非繇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楊文貞之薦儀智謂其起家學官通理明執守正廷臣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爲重也故當時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勵自修出爲世所形多得人之譽以驗世變有此異也近則觀歷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爲不肖近日教薦考得者雖部曹之授猶斷斷焉而況其德務於天絶望知此尚可望臨世之勢焉瞬世變何可深嘆哉）

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北京

十月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琺卒（叔琺麻陽人知沅縣多惠政陞北京刑部員外郎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奏乞還叔琺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琺如得父母及營北京宮殿率部民就役歲餘卒于北京部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具棺殮役滿而歸舁柩舉其喪葬辰州）

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

古者天子皆耕有敘政欲以親民艱使判勢無所壅其所貴此代此典不復天下行從賑鄉責此一方

吳寧迎仁宗駐輦故特送其發臨不然其與視處之數聚觀千萬寡矣宋有二議仁心仁術本補千古

而知其忠者鮮矣蓋　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飾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屏步陵寢顧張本揚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歲荒民飢競拾草實爲食　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且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候今年秋糧　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予見　上當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衆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狀（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謀反　上疑親信大臣發其實方問全等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來朝入丙午陛見　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辭窮頓首言死罪死罪　上以王親故不問置之王邸四月丙申命還國癸丑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河南王申聞王還國奏納三護衛官軍許之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往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

封董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爲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按北京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屋四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九月成）

辛丑　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　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書呂震言于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　上問　上指其妄言今宜誅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

計較耶卒置之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爲考試官取陳中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勅尚書蹇義等十三人偕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　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翰林侍講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

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荒清理刑獄黜贓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愼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　上行其十四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俱爲交阯知州時暹等言事訐直詆陋大臣李慶等惡之陽薦暹等才堪牧民遂皆陞爲知州而處之遠方

五月交阯總兵官李彬請詔依各衛所例分軍屯田供糧餉從之

七月陞段民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時以賽兒未獲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公撫定綏輯無辜釋人情始安）

大德大功

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　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致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證都御史王彰等懼昔日不諫有罪執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辯如何衆皆紛然咆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上悅遂兩宥之

異哉此能眞足大臣風度

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近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它日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

上全君德之美下盡敢言之氣與人臣之以直事君者

尚嚴爲品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

人品心術守是何等

方賓自殺時　上以北虜擕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　上召賓奏言今粮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憸邪誣罔　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它此

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憸邪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為兵部尚書

壬寅　永樂二十年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為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揔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泰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羾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瑛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運粮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上遂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諏日啓行　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閑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群臣宴乙酉　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

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陳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速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

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辛未車駕發闊灤次西凉亭西凉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車駕發西凉亭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一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兵

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亦不獲濟爾等勉之○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逆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逕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車駕次通州次玉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哨者言阿魯

台聞車駕親征大懼盡弃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灤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翦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衆驅牛馬車輛西奔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禮卒（禮字大本永寧人有才幹治河有功綜畫著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禮爲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賜祠祀會通河上）

下尚書呂震蹇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衣衛獄以鴻臚寺序班言震之婿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闕并下獄已而皆釋之

閏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

二月蜀王椿薨謚曰獻○（王性敦厚孝友循理謙抑好學讀書不輟嘗延接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爲聲色游畋之樂在宗室中最賢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云）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總旗王瑜告發賢

等伏誅

先是　上以漢多不[illegible]，[illegible]忝啓　皇太子遣分檢郡之往，不便者中有[illegible]保其素厚趙王常欲爲之地，日覺　皇太子之短，于　上前希得進見，且許造毀學之書，傳指于外，請　上注意高燧，以狂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孟林，前常山指揮陳和通，謀右衛鎮撫陳凱、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晝夜[illegible]謀。

布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總旗王瑜，瑜駭曰：舅氏奈何爲滅戶計。泣諫不從，瑜遂詣闕告。　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親鞫之，召　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　上覽所僞撰遺詔，震怒，捕楊慶養子斬之。　上顧高燧曰：爾爲之耶。　皇太子爲之營解，[illegible]高燧必不預謀，此下人所爲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陳懋等爲先鋒。　車駕遂次宣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踰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榔梅結實，稱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上正色却之。

詞忠安濙稱賢臣，而亦進瑞光圖，[illegible]爲諛，何[illegible]呂震之不學無術[illegible]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時前鋒寧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

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鐵券、金印、玉帶、金百兩、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匹、牛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及第宅、牀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台罕察卜等銀鈔、織金衣、紵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薪芻、居室、器用，各以等第給之。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正月，甲申，敕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逆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先鋒自効。　上曰：卿言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　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且

語語得情（照之昭然）

告以忠勇王之意群臣皆請從其言遂有是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余鼎爲考試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大閱

四月己酉　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

五月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次長樂鎭楊榮金

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王俊奏請兵進勦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　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勦之未遲○車駕次清源郡元之應昌路○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承天意勅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　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

六月　車駕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艸虜隻影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　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　東宮孝友仁

厚天下屬心也允稱　皇上付託　上悅○是月十六日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　上大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以入內幄召匠入銷錫製爲椑椑成擢欽而錮之殺匠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

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訃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皇太孫瀕行啓　皇太子曰山外

六兄誅逆首末

有封章自束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洪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歸即納上　皇太子從之即取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日壬子　梓宮至京師

高岱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

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戰中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强耳嘗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　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馬哈木負篡逆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吾師得以摧瓦剌之强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師又得以泰梁河之捷大抵夷狄侯殺中國之利漢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所是道也近時諸虜酋中惟俺答最黠其爲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勝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間之豈無得其要領者

鄭曉曰　上文武全才寬嚴兼濟宏謨遠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疑間不行用兵應變料敵如神臨事閒暇決策先發大將小校盡識其才能指揮名稱任使[illegible]士卒同其甘苦[illegible]一心不次[illegible]毅重幾務殷中夜起覽章奏乾綱[illegible]重名爵察吏直言屏斥鄙褻責節藝文[illegible]禮遇下隸一言萬言敦

睦族屬保全功臣收交南置偏臣辦燕王兵撫海外諸國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長算遠慮從都北平是謀翼子久大之基也詔[illegible]永[illegible]文方黃諸人竟皆[illegible]罹慘毒事矣

王世貞曰　文皇自起事至下京師凡大小百餘戰未嘗不身冒矢石居位之後四征北虜三下南交肅直之海外聞大小遠邇悉來[illegible]琛若合[illegible]轉譯相加忽魯謨斯等處新受朝命爲王者三十國東北迤逮水達女直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衛所設官發兵三百處並西部蕃數百種皆遣譯來附其酋置官府蓋三之一西南克交趾置宣[illegible]省及郡衛郡縣增益數十[illegible]西南夷未有能得其王者獨是時下步內附[illegible]上[illegible]李祭（[illegible]）偽逆上[illegible]詔定傳趙王陳季擴[illegible]蘭山幽王王亞烈苦納兒蘇門答剌南王弟蘇幹剌○古西南夷頭目太有來朝者將其特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闕下卒于京邸其受封爵下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又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古麻剌朗國王幹剌義亦敦奔與來朝受封爵○自古封止中國山川而獨其特封日本山曰壽安鎮

國山各立御碑凡北討及剛察所至勒鑿疑翠秀等山神應等十二泉立馬等五峯諸泉谷坡河圖獻川圖積戌之類皆賜以嘉名勒石垂永又各國貢物自金銀犀象香藥珊瑚珠璣寶貨絲蔴諸番以外島則有孔雀火鷄紅白鸚鵡倒掛鳥玳瑁則有麒麟白虎白象紅羆黑熊黑猿白鹿貂鼠馬哈剌六足龜白鷴而中國亦自有所進瓊廣人則有金衣犬黑衣犬又黑小鶴香剛各色綵緞麻辛南蘇合油布則有兜羅綿熟繳皮剌人者蘇木黑燕吳番沙紅綾箋智織花緞各蓮花織人象之類珍珠珐石諸怪之物充牣天府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視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藉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事金問等于獄三人

繫錦衣衛獄者十年（天順日錄記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又數絕幾不能繼又　上命因[illegible]日與冤為錄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為溥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過已而得釋後為閣老大拜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多矣）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戸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居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母喪繫則朕亦不當在此遂留賚鈔令遣官葬母喪歸葬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俊異之典）

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為少保仍兼吏部尚書○
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勞陞榮為太常寺卿幼孜為戸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為翰林學士（以九卿兼殿閣事始當可謂殊遇之至）○減賦北直隷山東棗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之謂事下而借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止西番取寶船○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縉初被係遇　文皇嘗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相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淮心易直確有執宋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驅儈之心蹇上　上以示東宮曰至剛既已得罪除余驗東宮因問緝建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令人平謂縉狂士觀所論說皆有定見也故其家屬官其子禎）

改淮府長史王榮為吏科給事中荊府長史曹曼齡為翰林院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改其職不欲其去近侍耳○黜太常少卿周納為交阯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為祠祭郎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荅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悵悵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

封鎮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免遠安王貴燓、巴東王貴煊爲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阯按察使、紀諤爲交阯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弋謙爲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　上心識之、故有是命○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

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頳色奮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illegible]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illegible]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所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illegible]聞[illegible]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加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次日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祗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

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　冊妃張氏爲皇后、郭氏爲貴妃、李氏爲賢妃、　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麒爲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爲　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爲鄭王、瞻墉爲越王、瞻墡爲襄王、瞻堈爲荊王、瞻墺爲淮王、瞻塏爲滕王、瞻垍爲梁王、瞻埏爲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絕國。○以翰林侍講學士王直爲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　聖政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詞林記曰。我 太祖初建國。爰重史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illegible]注秩從七品。單仲[illegible]詹同嘗任焉。其後寖[illegible]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illegible]則[illegible]其[illegible]以爲日曆。書言以爲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illegible]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寖以廢矣。成化弘治中。[illegible]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果行。夫世之門生故吏。其[illegible]事者猶編有語錄談記。矧 聖神盛德大業所[illegible]焉。在洪武時。日曆寶訓嘗勅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召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阯。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

福治交阯。撫民所好。禁民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曰新造之邦。宜敎撫字。政令條畫。規爲完心。交人愛戴如父母。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思恤。疾病死喪。經紀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道教其民。市爲

皇明從信録　卷十五　十二

忌者誣奏福有異志。文皇深惡其奏。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衆其奏。福居交阯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號泣不忍別。

建曰。時交阯所恃者二人。張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故交阯所恃以靖。黃福書無字惠。蒞逆翕。交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士自茲益離亂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霍文敏以交南之復失。歸咎於三楊諸人也。

大理寺奏決重囚。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寃地下。致傷天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尤謬者。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爲酷吏。而無愧。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審錄。[illegible]

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illegible]見[illegible]還諸人才。并嚴薦賢濫舉連坐之法。凡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

賜緣邊將士鈔幣。時 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凜。守邊將士晝夜嚴警。[illegible]不可勝。遂命書敕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札付禮部

皇明從信録　卷十五　十三

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俱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爲民。

（按初[illegible]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宥[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姓逃難。家[illegible]之。咸寧。至是聞[illegible][illegible]其後也。故黃[illegible]之書猶[illegible]方孝孺則無餘。諸人不可悉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夫年饑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其令一切科徭務加撫[illegible]。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

之任其是

賑卹有稍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辟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羣牧千戶所。○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累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誤。○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交阯按察司使，復虞謙大理寺卿。初謙降，楊士奇[illegible]

間言曰，外間皆云時習無先導之言，時習臣鄉人，亦語臣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慚懼不安，且謙歷事三朝，頗得大臣體，今所犯小過耳。　上曰，吾固悔之，因問時習何如人，對曰，雖起于吏，然明律法，公正廉潔。　上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言交阯缺廉使。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無過失，其復大理卿，時習改授交阯司寇。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酧報，今賜卿彩幣一襲，鈔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謚

仁人求之
之試千古

識有

忠襄，以其子達為翰林檢討，達今始十歲，令還鄉支俸。○加蹇義為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繩愆糾謬圖書。○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辭，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誥辭親筆增二語

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　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遂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詔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勑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愛惜後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為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但

明紀作此詞[illegible]以上爲[illegible]讀一詞論洗謂此[illegible]代以上

快長

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任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齎白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賞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見眷懷○加賜武侯薛祿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巡邊適北虜入寇集州祿督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　上喜賜勑嘉奬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世世承襲○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繕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一二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

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廡先是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廡間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効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名歷履揭諸西廡朕得間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貢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黃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爲大臣存國體恤民窮毋役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　長陵○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先是詔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術者二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杲爲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皇后之兄也○

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作觀天臺于禁中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不宜用樂未得旨禁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

仁廟古可爲此言

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令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一俸，從之。下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膳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

豈爲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敝，不可，宜因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生准民間例，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　上令與蹇義、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役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當即

導之以禮

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覘李慶輩，以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上曰：爾就擬此草勑，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千載一時際人與起

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此與永樂中楊榮疏言諸司賄弊，而　文廟密諭使投御史言之同意。君臣之間，諸意交孚，不啻父子。肯內洩岩若臣未見其有此也。）

仁廟學問弘深淵懿久誠一時名賢志溥在左右尤欿然不自滿假旁求隱巢其于修己治人之道益加精密可見聖學之無窮際

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蹇義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俱實，即授敬翰林編修、澄禮科給事中，皆兼弘文閣，與進同事。○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動

太祖給官員到任冊米之資仁廟賜臣工祿有需費之鈔所以養廉作忠之源均也

於此必應於彼朕以侍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刻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得誥勑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鮮有餘貲自今歸省皆賜鈔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大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皇考配○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㊀

留心造事細密核矣

此論最大

韓王冲烕襄陵王冲烌樂平王冲烞各獻詩頌　上嘉歎賜勑獎諭○哈密遣人進硫黃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處中既有硫黃制造火器不患無人作遇戰鬭亦須有備勑大同宣府總兵知之○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為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襃䘏其贈儁太子少傅諡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為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吳管者為廣義伯（按忠父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中率衆歸附賓從大軍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累功封恭順伯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効勞于國克忠後從征虜殺力戰而沒追封郕國公諡壯愍弟克勤亦累封都督與克忠同没于陣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

贈故宮僚少詹事鄒濟（餘杭人）左贊善徐善述（天台人）兼太子少保賜諡文敏善述諡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致祭復贈贊善王汝玉（蘇州人）為太子賓客諡文靖遣官祭之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篤孝知樂安縣遷署丞父早喪事母至孝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舉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又有王讓者芜都人有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為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

此條尤要可通今古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切直　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　上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為戒矣　上不懌遂免謙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

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于言也。○飛廟享禮、部陞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謚忠莊王真、加贈少保榮國公、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朱能、並配享　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明惟　太祖　成祖二廟爲然、至　仁宗以來、此禮皆未之講建。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碩輔、應時而爲之股肱心膂、文安四海、興明盛休、是故在　仁宣時則有若蹇夏三楊諸人、在　仁廟時則有若張輔曹義李賢王翱諸人、在　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珝諸人、在　孝宗時則有若丘濬劉健王恕劉大夏諸人、在　武宗時則有若謝遷費文梁儲蔣冕諸人、皆勛名事業、灼灼在人耳目、四無愧于唐宋諸名臣、誠進之俎豆廟廷之列、上以後一代明良之遂、下以感一世之豪傑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缺典、不無有待于方來云。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告誹謗。

按誹謗之刑、始御史陳瑛掌院時、篤甚、有片言涉及朝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傳成風、奸民欲罵禍良善者、即造誣、間以誹謗爲說、一罪名於此、身家破、實豈治世所宜有也。[illegible]

誥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刑宮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　顧楊士奇等曰、此事須

癸起升山河見報福不遂　仁宗曲全其是無懷之決

大意大略

以詔書行之。○趙王高燧之國彰德。○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命征夷將軍榮昌伯陳智率師討交阯黎利。○徙岷王楩于武岡。○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　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恐上聽圻前後覘報朝中事、又曰廷議且夕發兵取安樂。　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孺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illegible]民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税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税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税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皇上惻恤民艱、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諭

盡王之度

光宗亦然

[illegible]

大是

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建曰、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正從善轉圜、改過不吝、想其以達事事可為後法、求之前代、其惟商宗周成康之匹乎、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祿、痛哉）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試、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明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　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建曰、欽行科舉之法、須用所建輯之言、不為無益、須救時弊一半、近時北以王文恪去鈞輯為救弊者、求為知本之論也、如本之說、莫善於真科總目於治安要議備之。）

命　皇太子往南京謁祭　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　上曰、

前知之要

須作北不
容人不然
是十次

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　太祖、明於星象、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果　上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　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嘗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泫潸、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敕二印賜二人、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權兼庶事、日侍左右、從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為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顧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輸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庶之子孫亦知卿効于於難、懷愛國之心、以保爾子孫慶、　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昔日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勑意同而詞小異○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唯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勑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斂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

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有慙色

頭腦依設

五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機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參贊各邊方軍務 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緝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遷節條成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但改爲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

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帝懇惻求言改過不吝諸臣知 帝心久矣申之以詞詰責之以繩愆糾謬圖書之錫有言必聽必嘉必賞兼誘之使言蹇夏諸臣何嫌何疑而不爲時勉一申救也時兩楊得君猶能言而何當其亦默默耶後來林長懋陳祚之囚諸臣亦寂無諍救者其咎將安歸哉）

是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勑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鄭曉曰 帝天資純明至性孝友講論之暇未嘗與群道恭約服御儉以自守陰二弟驕恣肆意觀獵或正色訓戒之東宮潛心學政威服軍陣究若儒生尊上忠愛民細詢疾苦擬即位後舉行恭恪志務一語下萬姓歡呼人用興水）

仁廟在位未及一歲而惠善事政不可勝紀使天假其年業隆深感不遠虞諸耳

[illegible]

旱齋居露禱、郡縣飢、稅即遣賑貸、罷科索、已逋責、加官俸、復軍伍、紓民力、恒如不及、不以卑人任用、不言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發急器使、不由當引、人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喜怒殺是非予乙遷喜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略、撫禁戎門民力、罷寇慎毋貪功、務至安擊之而已、撫首惡、違命者攻者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慢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酷吏、無赦法司、日戒吏務厚民於已、國家恤民、必作之賦吏、如重擧投獻者衆、毋命所可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效、業開直言、多見褒獎、嗣有弗逆、無褻侮、督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下筆不用俗書、必取正闕、易及著詩文家集之辭、又程未民說、信之甚篤步倖、　太祖賦讀、天兼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轍見爲詩作、豪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異、深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分事必開陳法、又曰循　祖宗之法者、當時祖宗之心、嘗錄　太祖皇陵碑文、授諸王、俾熟讀、又用真德秀大學衍義賢之、在儲位二十年、天下想望、嗣位之後、設施沛澤、謚爲仁廟、不亦宜乎、

六月初三日、　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二日、庚戌、　皇太子即位、

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尊母皇后張氏爲皇太后○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東鄒平人○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　仁宗定一科每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擢蕃爲兵科給事中○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寺卿、贊善蔺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趾、　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爲　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辯激切　上怒、箠之至死、長懋被禁十年、正統初赦歸、綸諸父賢及希文合族被逮籍沒、而希文幼子被宮、賜名懷恩、成化中爲司禮太監、

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溥爲總裁、

九月壬寅葬　獻陵、

十月、命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率番漢兵勦捕安定曲先諸寇、英擣其巢穴、虜安定王、俘掠人畜萬計、邊境悉平、超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番、即兒加族之亂、封會昌伯

十一月鎮朔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宣大○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第35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版反內

十二月兀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勑崇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阯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而未休其誰之過勑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稽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皇明從信錄卷十六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

正月遣使齎勑命瓦剌賢義王子脫歡襲王爵○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答失里嗣封（當在何之意）忠順王○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二月禮部進耕藉田儀注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責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

三月陳智方政討黎利兵敗于茶籠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爲禮部尚書先是濙爲禮部左侍郎　仁宗以濙在永樂中嘗有密職疑之改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何不從共畢）至是　上知其忠誠召陞是職○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往交阯征勦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削陳智方政官爵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

此策可的于初平交趾之際要斷渾然棄遂到今亦難措手矣

良是

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若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弒其國王毒害國人。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只是在貪黷耳）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時兩人俱取國耳）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

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即位之詔于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寐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阯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阯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

讞獄可不慎哉

豈不足以勞之其人柰何

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　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阯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釋義勇衛軍閆羣兒等死罪、（羣兒妻毛素淫李宜以告羣兒羣兒並毛欲殺之毛于是匿羣兒與宜等九人發劫彼財陳貴家財御史悉論斬貴被劫之日宜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爲寃擊登聞鼓訴寃、上曰千人豈可枉殺果以事他適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辨之至是行勘有實驗、上命釋羣兒毛氏論死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

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十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求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枉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貸矣、）

五月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爲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陳建曰、宣廟柄用陳山張瑛猶　仁廟柄用楊士奇黃淮皆青宮舊恩也然山瑛人品不逮故皆不得久居內閣後亦無稱焉。）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璉廣東東莞人以鄉貢爲桂林教授遷助教永樂初知璉有治才擢知滁州均徭役時征歛禁苛戢暴民用大

宣德六年　旌表

（和　文皇興年北京所遣先遣廷臣察吏治撫民慶表言滁績最遂陞滁州知府仍掌滁州事仁宗上年皆再同考會試進興府須平閣頌莪嶽戴代擢四川按察使會吏部言慶素有文學乃召改是職後祠于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等三賢祠云）沈慶爲行在翰林學士○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毋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傚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戊申午朝退　上諭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憫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農事中有圖　才略　謹欲人人為問餘利

六月命造石室華表享殿之屬，楊榮言　太祖開創　太宗中興，固宜嚴此以表功德，此後守成之朝，自可免設，以省民力，且一費百萬，于先帝何益。　上從之，遂著爲令○

上謂夏原吉曰，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餓死，河南新安縣山土瘠薄，民多困乏，知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建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學校，以教官軍子弟，從之。

民情物命體貼兼至　大恤民力　真英主

七月順天懷柔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仍令以時取之，毋恣意砍伐，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命減半造。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益決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僞都督樂安知州朱恒為僞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夏奸邪亂政為辭中外洶懼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于　上　上夜召輔臣入謀　上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原吉曰臣昨見命將而恭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舉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得以將自效　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令勿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北入胡敕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昶都督侍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扈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為先鋒中未發京師晝夜兼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漢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

宣廟用心法妙親征之勝一鼓則決

求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啗，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盡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新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鈔，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為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畢氣[illegible][illegible]衰，遂發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止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

自出師至奏凱不踰旬，不血刃，可謂神武不殺者矣

勅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之。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在獄。癸未，令薛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九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頒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綬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illegible]黠參于義、大津鎮守都督孫勝等，皆約舉城應者，充納軍馬，擬仗取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戍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錮繫大內逍遙城。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

陳建曰：楊夏二公此舉，鑒建文之失也。當時事起倉卒，人心洶洶，而高煦素號勇悍善戰，諸將所畏。苟宸斷從違猶豫，不即決親征，而命將，天下事未可知。幸而睿兼決機，風馳電擊，遂使事亢亟解，曾不崇朝，克清大憝。茲非民社之大幸歟。

守正不阿，所全甚大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手勅諭趙王。時高煦既擒，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通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係漢府反狀云與趙通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義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王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觀

帝之爲人品自明

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吝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卿之力也。○交阯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先是　仁宗遣中官山壽貴勅赦黎利之罪。命爲清化知府。利不從。聚衆寇掠。勢益張。大通帥諸將官軍往討。洽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諭以利害。且陳方畧。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巳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督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通僵師抵。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爲給事中。）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

愈。仍來供職。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嘗封爵與予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陳建曰。瑣綴錄記。黃文簡好訐。致同列。一日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素病。察察病能禁人。自是有旨免奏對。父乃告病侍親。又考三朝聖諭記。淮嘗致胡廣楊士奇二人于　文廟。然則文簡好訐致同列事。因有之耶。書逕洪熙初。繩愆糾繆圖書之賜。與詰訐二語之褒。獨淮皆不與。豈亦所謂反爾之報。爲二楊諸公所短故耶。以此觀。當時內閣諸臣。似亦未盡協恭和衷之義云。）

交阯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死之。（忠荊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爲知州。至是黎賊侵閉鎮。賊蕃集。以忠有智畧。使衆奏請下。賴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請賊酋書付何知州聞名久矣。其衆欲得忠門能從我。我同享富貴。忠大怒。唾地大罵。奪杯擲中賊面。賊怒。遂遇害。義聲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曰忠節。忠腸難死。賜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紫奏請王師。經歷失路孤羈苦。自此懸心天地知。況向河邊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欺。莫道不還西賊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仁政

以民情占吏治良窳

遣御史清理軍伍。時軍政大壞。奸軍匿籍。反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其賄。民多受枉。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分行郡縣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十月。復擢凱貴州思州府通判。凱在官九載。當陞。其民詣闕乞留。上聞而歎曰。民不恤萬里跋涉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即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以養賢。六曰

薄征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上諭順天府尹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爲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時勉之囚。復其官。○張本爲兵部尚書。○是年陳祚于謙爲監察御史。（祚由庶吉士除參議。以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勞苦者十年。至是陞之。）○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宣德二年）

正月。申明屯田法。

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

王千載一遇

濙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而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嘗祗事我　皇祖　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玆特賜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濙曰清和恭靖（按楊文敏家集記文皇賜銀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胡忠安家傳記被賜銀圖書四曰毘陵胡濙曰文恭世家曰大宗伯章曰清和恭靖餘未有考）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仍兼大學士〇會試天下舉人取趙鼎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騶虞復見楊榮獻頌〇改轉運爲支運〇命定遠侯柳升帥師赴交阯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陳洽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部命升等將七萬人以往且敕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助慶奏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〇命都督僉事山雲充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猺獞數叛擾邊故命雲鎮之

公蓋以此試之非真有所猜疑而待決也

陳建曰按水東日記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尚誅殺山襄毅繼之則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畧用兵知神而廉正罕比其馭上官一以威信刻期征調無敢違者帥府鄭隸頗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刻廣西素尚貨利我將何如鄭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沾汙點墨終不可滌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彼必疑忿奈何鄭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夷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鄭而鄭亦可尚云〇又按傳信錄太祖開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縣後有天下以其老成不貪除春爲儀禮司副使陞福建參政除興宗金華知縣李善長詩曰興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太祖曰興宗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于牧民何有後累遷蘇州知府河南布政愚謂此鄭隸事觀之國初雖皂隸也猶有如此之賢近日儒紳士夫或反不逮何與

四月廢晉王濟熿爲庶人安置鳳陽

按晉恭王棡卒世子濟熺嗣王濟熺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熺之弟濟熿狠戾失愛恭王父子并憾濟熺不爲解毋

若騶虞瑞枉死矣天甚信之以慨世之獻瑞者

嗾慶成諸王日訴濟熺之過于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熺罪見奪濟熺王爵廢爲庶人濟熿遂得嗣王又誣承奉左微從濟熺爲逆逮治京師濟熿益驕橫百方由苦濟熺父子恭王妃謝氏不能平走訴　文皇召左微下獄中令馳驛召濟熺父子時濟熺囚空室已十年而府中亦言左微已死矣微至王一府大驚微至空室解濟熺縲絏相抱大慟濟熿由是怨望出悖語濟熺父子見文皇行在所濟熺病憊甚　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建伯難隸平陽　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熿奪之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還美圭濟熿不從　仁宗書諭濟熿曰美圭父子困頓多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味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還汝田凡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憐汝濟熿得書益虔致妖巫府中造呪詛事　仁宗崩又不服喪　宣宗即位憐濟熺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呪詛事益露自度罪不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煥告變　上擒高煦又得濟熿與交通責其所遣詣高煦人又走京師首報內使劉信又奏濟熿擅取屯糧十萬石給饗軍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

（嘆毒於其身，濱橫於懼。 上以勅付於濟、黃王示以諭所發奸逆狀，淩遲作察覈前上書，諭諸王去歲謀慝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屢上變告，參之前之所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獲得罪宗祀，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誅逆親訓，況為蔽人屏之厭恩。）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朝貢。

七月，黎利陷隘留關，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

（按楊東里集，先是 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史請南直隸蘇常諸郡者，覬意得軍為功，民多受誣。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執不從，御史怒，數詬詈之。宗璉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賴宗璉以免于枉者十七八。蘇之屬郡者，承御史意，唆刑拷民，動以千計，怨聲載道。常之人于是益感宗璉不已，立廟于君山。之，達以蘇常二郡推之，天下受枉者不可勝言矣。嗚呼！以民枉而差清軍御史，盡軍卷而民益枉，則曷若勿差勿清之為愈。為則曷若併其弟于理按，而使官藏一員，民減一害乎？然此猶就弊論弊，非究本之論。究本之論，其見于治安要議，具見于此紀弘治之二年。）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阯。先是，升兵入交阯，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譎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

馭兵之術

不示弱以誘我。況勅書數次戒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遽壞，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驅象鬬，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阯。先是，馬騏既激變交阯，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 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

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恐加害，其酋長餽以饌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棄交阯，帥師還。柳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為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死革爵。○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

（輔，江西廬陵人。初為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為人持樸，撫士民，衆咸安集之。時寇勢熾甚，郡縣多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卻寇。攻益力，城破，兵民皆鬪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吾與城存亡，義不可汙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上聞，贈子輔參政，錄其家。）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决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民兵困于交阯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願　陛下今日明决、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暠表示諭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詔冊封陳暠爲安南國王、罷征南兵、（陳建曰、交阯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養民爲說、意固美矣、然是時交阯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何啻數萬、文皇之爲郡縣也、蓋欲變蠻爲華、今乃棄華人爲彼蠻貊臣僕、數萬人不足惜、而損天朝威重、則甚可惜也、以愚揆之、當時似宜待其王通堅師境上、勿懈、而更遣張英國再臨之、英國[illegible]定交南威）

（此論大妥二楊必無以辨）

（通紀云宣以南京執二爲盜東陵行起者則外史所載未可盡信也）

（[illegible]）

（觀所望[illegible]震懾者使之[illegible]心悅誠服可復爲郡縣矣不下則[illegible]使盡歸中國之人悉還所[illegible]然後[illegible]之不爲[illegible]而義著矣蓋斯時利所欲得者止于地土而所甚者英國用兵寔其請而使歸華人寔無不承者二楊不知出此過慮往轍遂一切棄之知數而不校損國威而不恤不旋踵利遂篡爲自立二楊亦末如之何蹇夏無名示弱之論確中一時矣。）

十一月、　皇子生、赦天下、孫貴妃所生、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爲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閒、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　孫后之右、爲（按稗齋錄云成化中[illegible]書疑[illegible]會[illegible]陵廟事言　宣宗晚年欲追復故后位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亦追[illegible]事頗同、後天順中、　英廟承先志、卒復胡后位號。）

以黃福爲戶部尚書、尋改南京、○薛瑄爲監察御史、（[illegible]錄云、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等皆依違承顏、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觀棋、曰臣不會觀棋、問何以不[illegible]、曰臣[illegible]讀書不敢[illegible]無益之事、　上意不樂、累數日、特賜養老、不煩以政、特[illegible]南京戶部[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倚使蹇夏諸公皆如[illegible]持正、其勢未必盡[illegible]、則君德可望矣、[illegible]可治矣。[illegible]年十三作詩[illegible]奇之、稍長、從[illegible]二先生講關閩[illegible]書數[illegible]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于是[illegible]第一、登進士、至是擢御史、內閣楊士奇[illegible]令人邀之、當一識面、瑄曰某忝[illegible]之任、無相識之理、[illegible]行中尋議之、曰楊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illegible]歎而已）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

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
民計也○侯泰事覺　詔繫于都察院獄以泰秘漢府反
狀復受人賂故也

戊申（宣德三年）

正月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
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illegible]
撫部屬○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
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illegible]

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等下吏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
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
瑛等坐罪有差○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二月冊　皇長子御名祁鎮爲　皇太子○封后父孫忠
爲會昌伯

三月工部侍郎李新宜河南還言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
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
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
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
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
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上田俾衆子
耕種爲自給之計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
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
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五月賜祭交趾死節諸臣○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熏以

求表酒辭

罪免爲庶人○上出酒誥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酗酒相
繼敗故作酒誥○琦汝敬還利表陳暠卒乞守國俟命○
汝敬復諭利訪陳氏後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揭榮願通請謁　上召榮
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
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
孰得而知　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中私以官木磚
瓦作私第故也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
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寧
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青州府民劉
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強縣凡二百餘戶
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棗強

上許之併飭戒有司

八月壬午　帝第二子生是爲鄗王○上以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遂勑諸臣整齊士馬以俟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晏和楊溥姚文直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陰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蹕紅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官耆朝見　上諭州官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庶善訓厲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于溫飽

而自棄也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啣枚歛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進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

以千騎禦[illegible]

望見黃龍旗始知　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賜飾賜扈從文武官宴犒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　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陳建曰　宣廟英武亞于　成祖故平內難安外夷皆成于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嘗侍四漠講武從　成祖北征習知用兵耳然亦以去國初未遠承　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　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兵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失實由此役誤之也）

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　上率鐵騎出喜峯口擊虜文臣獨榮扈從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嘗前斬馘功多也

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讁居遼東先是　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

南院所以皆行其志者、恃朝廷知之深。上不然、即人必舉爲不肯濫舉、不敢以此誤人之不自也。

所顧惜、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榮曰、是時贓貪方實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勑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出其屬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贓

貪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賄私減公、皆明著實迹。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輻戍遼東、而令觀隨往。

（按天順日錄、宣德初、諸臣僚燕集歌妓滿前、以奢相尚。自顧佐爲都御史、奏黜貪淫、糾正百僚、禁用歌妓、朝綱始振、天下想聞其風采。）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多貪縱放尤、成風贓穢狼藉。至是玘奉勑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上以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勑嘉勞、命輟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

宜退

丟尺王寸之關何

不爲佐掩但以實錄大臣含垢之道宜然矣

備顧問、謀議職名俸祿、悉如舊。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按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沈河、賽峯、黃崖、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與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與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與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云。

己酉（宣德四年）

二月、顧佐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懔然。吏有遣撥者、捃摭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

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妙）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爲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妙）。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更妙）、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不[illegible]借資未[illegible]假民）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　上怒召榮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爲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陳建曰祿薄而薪芻無資固非體臣之道驛皂而使給非翁亦非正大之體後來隸此遂有柴薪皂隸之設廢銀代役始名正言順事體稍便盡亦可行焉

兵部尚書張本言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又凡遣人齎送物書倒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

一驗從之

四月書諭寧王

特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藩未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藩王視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請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悉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未可量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二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請江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忝升或出受遇之于途或分道篆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以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羣臣與諸江府將軍儀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擬矣多君也秦代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上尊親各有攸當性者遵職尚照在太宗時婁遣大畧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顧兵稱太祖時未嘗須給郡王誥敕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無辭每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之爲赦免之說何寧將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或謂來諭甚枉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詳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于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竟之

代州署訓導舉人曹碩自奏年少學未充不堪人師願就太學或就別職。　上嘉其志改爲泰和典史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五月初設鈔關○諭工部申飭府州縣及時濬築陂池堤

堰其爲強豪占據妨民者許吐退具實聞已而府縣官春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八月　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于後矣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當以上筆從事）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式任貨周來人不）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用皆不厭人望上亦察之一日　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

山雞侍　陛下久、然寡學多愁、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閣渠于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也、數日、併瑛俱罷內閣之任、○戊子、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翌日、大學士士奇上表謝恩、特勑賜詩褒荅、（按是年幸閣者三、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從事不得舉火、閣臣退食于外、　上命于庭中隙地置庖、始得會食中堂、）

帝閱武近郊、

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遣官閱孳生馬疋、　上諭之曰、馬畜于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

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陳建曰、牧馬之政、漢唐皆牧之于監、至宋與我　朝始牧之于民、宋保馬昉于王安石、我　朝令民養馬始于太僕寺卿楊砥奏行、其爲法徒偏害民而無益于國家實用、此弊極當變之時、丘文莊大學衍義補愚于治安要議尤究言之、）

皇明從信錄卷十六　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七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　宣德五年

朝實錄

正月、兩朝實錄成、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一十五卷、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寶訓六卷、○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

（按吉天性寬弘、雅德不搖、雖怒不釋、其量財賦以節愛爲先、酌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轉給、而民不騷擾、[illegible]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稱吉君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吉柔奸、震爲子求官、　上問吉、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瑛靖難、初獄殺吉、吉力爲瑛才總讀選、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吉言此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更歎、嘗有從隸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實石硯、匿不敢見、吉呼

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湖吏捧檄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汚、吏懼、卽肉袒以伏、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自引不謹被汚、　上命易之、時卿大夫叢議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敬慎如此、吉嘗從修三朝實錄、又嘗治水東南、吳人尸祝之、當是時、蹇夏并名、蹇勤重善謀、夏弘毅善斷、靖難後、外衆臺省、內參館閣、贊僉可否、朝于清閟、二十年、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講錢習禮爲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寺官竊減外夷供給、　上諭刑部侍郎施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　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卒不得、凡得者舉

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帝后謁陵

三月，廷試賜林震、龔錡、林文等一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廖莊、劉實。○清明節，上侍　皇太后奉　天壽山謁　長陵　獻陵。戊申，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還京師，道中下馬，從容詢農夫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命賜耕夫人各鈔六十錠。上路如之，遂錄其辭至齋，以示[illegible]楊士奇、楊榮曰：朕亦嘗體念[illegible]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跪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息。曰：冬其逸乎？曰：冬然後躬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辛，常犇走負販二三百里外，近或一月，遠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幸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農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于縣，覩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怠，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illegible]不識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遇之而遂賞其歸。○敕江南民運爲兌運。○頒寬恤之令。上御南齋宮，召楊士奇諭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所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難，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

所以恤民之艱難也

所以勸民牧

以此款[illegible]入之[illegible]中外參今古

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illegible]重納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illegible]民多有委弃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illegible]辦諸物但一槩泒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illegible]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寬濫者多感召旱潦職由於此請戒飭法司致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illegible]所管[illegible]索種種不得營生以致嗟怨至[illegible]請[illegible][illegible]分[illegible]戶下之事放回　上[illegible]曰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

卿昔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用早頒行○上于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于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下乘[illegible]安之足見）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邊（昔人之[illegible]）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勑予奪高下皆稟　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覬其廄馬三五匹有之多亦不能畜蓋錫[illegible]未爲辦　上曰前

凡邊[illegible]宜倣此

未知其家馬多耶鬻于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之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尊任之矣○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四月重修玉牒成　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朝鮮國王李祹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鄭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軍見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犂鏵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棉花及收買農器并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瑛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

（此等皆知之而發之者僅一二耳其外安可勝紀）

事從之○罷萬全都指揮司、

七月罷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時本部所繫強盜吳唱金受夯狩火乃詐病死判驗座之其後復出劫人又有蔡淵安港巡檢司罰富民過達之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獄官獄卒縱死之御史劾翀等怠忽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翀等焉得無罪上始而大怒既而念翀等原非先朝今又皆老姑罷其職令都御史熊槩兼部事）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瑛、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等言于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

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撥令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飢、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于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于上事竟不行、（薛應旂曰嘗聞黃福之言而有慨于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積糧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鬱汝蔡潁息諸渠陝西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可稻矣宋何承矩嘗興堰理陂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策令道家之言又紛紛然于是軍國之需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焉得而不竭哉）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巡邊、至奇黃嶺、遇虜進戰、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捷聞故有是命、秋卒、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衆創赴鬬、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追封鄞國公、諡忠武。（按水東日記獨石參將楊瑄言少嘗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大豕皆走避之惟望騎馬過城隍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一不顧也陽武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早暮軍中肅然不毫髮科擾尋以病還朝修武沈靖樂之則貪濁之風作矣考亨鎮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嗣正有爲一志爲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守事也建按武安陽武不獨可爲智勇名將兼謂之賢將亦何忝哉）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率羣臣賀

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而後當食不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修省以荅天意、其止勿賀○以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浙江錢塘人骨相異常七歲僧蘭古泉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才敏英偉言如洪鐘遇事敢爲不避權貴嘗扈從征高煦罪人既得上命謙數其不軌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旨自是受知至是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乞選欽命大臣經理上親書謙名超授之時年三十二各省事）

（設廷擬如此）

以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隷、督理糧儲。時越王已絶故也。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擧忱往。（忱江西吉水人。爲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政務、皆爲之虛心訪問、尋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虞。歲輸之米甲于諸省。）

擢兵部郎中柴車爲兵部左侍郎、（車錢塘人。擧于鄉、授武選主事、遷員外。以清慎得名、擢江西參議、入爲郎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嘗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饋畫一軸。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竟不受。歲餘、復入爲職方郎中、能理繁劇。時傳言湘藩當有變、擇沿江藩府長守、以車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爲職方。丁內艱、奉情治事。至是超陞侍郎。）

快哉

以禮部郎中況鍾爲蘇州府知府、（鍾江西靖安人。始爲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驟膺之任、鍾初視事、陽爲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有弊蠹輒唯諾之、適然趨從、肆謾侮、鍾亦不投閱。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至、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勅、未宣、今日宣勅。既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語。于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呼吏老言、吾聞鄉人多武斷、傾詐善人。吾有彰癉之術。華不能如圖畢老下、自爲判判、今以屬若、第速以善戶惡戶報來。善者吾優禮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擬應痛斷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羣胥駭服、不敢置辯。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錄之、俾皂隷有勢力者四人興、背擲堂中、撲死之。皂姑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受賊、何累非爲吾制虐、成恥高投之、立死、不死、死若何者、皆置加命、立殺六人。命一人鈎其髮、皆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人、豪悍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慄、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況青天。）

以毒攻毒

可式是千古無弊之法

時與況鍾同陞者、工部郎中莫愚陞常州府知府、戶部郎中徐鑑陞瓊州府知府、刑部員外郎陸本深陞吉安府知府、監察御史何文淵陞溫州府知府、後皆爲名臣。

（陳建曰、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限資格、由夫年勞之拘、用惟其賢、惟其能而已矣。故當時號稱得人、盡古今天下未嘗有無才之患、顧君相所以招徠駕馭之者何如耳。如是則所用諸臣皆奇才異能、拔一時之選、聖君知之、賢相擧之、畢書超擢而久任之。至十餘年不易、其久者至二十餘年、終其身而後已焉。是以諸臣皆爭自濯磨、食願以求無負于君臣之知、匡國寧民之功、累羅簡冊。

祖宗致治之盛、有由然矣。大抵超遷、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闕一。不超遷、則不能鼓舞豪傑。不久任、則擧才無以成功。不拘流品、則使人自畫而不復其向上之心、息其奮爲之志。三弊之積、漸使流之幸、而才從之所、其禍便國家生民之尤其不便也。祖宗朝三善咸備、而近日則三弊并集焉。是故今時人　才豈無同于柴況數公之臣、而三弊以限之術之、息之、純之、難有才而無由以自表見于世、與無才同。夫乃嘆乎天下日後世人才不如古。嗚呼、其眞無才耶、其不善用才耶。謀國者試思之。

丘濬曰、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甲科未必能網羅眞才、如黃甲以歲貢授士者、以儒士、試以宗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于擧人、擧人未必皆優于貢士。以士進士擧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所見眞才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安南黎利棊陳暠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或

亦千古一缺陷事

遠論

賀含有禁哉

請與師討之　上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自後朝貢不絶、

（按黎利初乞立暠為陳氏後、特假設之辭耳、其實利一向專國、故張英公謂此出於黎利之奸、至此其情益明、値中國厭兵、遂一切包荒不較、）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秋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眾對曰然、　上曰、太宗特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費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北山

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何如、眾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壬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太雪、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詩、以示羣臣、復賜賞雪宴、　上閲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為之序、

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十九族大如彈丸、色黄白光耀、有彗、羣臣表賀、○浙江巡撫侍郎成均築捍海隄、○是年、曹縣知縣范希正復其官、

于不起科之田而通

以井田之意則行一之賦民猶田而有其名矣豪强何從而兼并之千餘年無人見及此也

（按希正在曹、得民心、有御史、詐取民財、縱火燒公廨、希正數之、誣逆京師、御史以他事誣希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詣于通政司、言希正廉能公敏、冤、乞正大明、盡伯民政、詞訟息、奸吏欺公玩法、違法、又倚部許廉道貴、耆老遠道代訴、縣將文吏部、[illegible]以聞、　上曰、希正若于也、遂還任、希正仲[illegible]之後、）

封昭皇后弟張昇為　安伯○山雲討平慶遠蠻、

辛亥　宣德六年

二月、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濙、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偕爾四人贊翊之、賜燕、盡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輝光萬歲　慈幃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贊襄有道賴賢良、○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

不起科、

（此我　祖宗厚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廢也、當時錄不起科、後來遂致權勢奏討、爭占之擾、王守溪謂今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予此不行井田之制、是亦一機也、[illegible]一[illegible]以荒棄三代之道、惜其君則分田斷產經界所有成法、楊東里諸人得君行、致如此、其專且久、謀因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之近小、此三代之下、所以無善治也、）

遣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籍其家、

（祚、吳縣人、永樂中以進士為河南布參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十年、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西、馳疏勸　上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大畧言帝王之學在于明理、明理在于讀書、陛下備有聖質、惜經筵之典、未甚舉行、講學之功少有、程度于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事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于崇朝）

其志良矣

（之職，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割罷，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見聖賢用心，先聖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乎益，下邪以奇巧導上心者自見乎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其中含譏訕，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宗族下錦衣衛獄禁錮者數年）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上析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事，行之，不必暴征横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晉幽靈君爭聚人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以厲民，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即是讀書知要矣

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昺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軍官據占，小民自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爲便　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六月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求用　上以其違禁，付刑部治罪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幸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難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齎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　上時時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者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皆發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群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虚，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褒義嘗以天下太平（[illegible]）勸　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

其大臣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按，忠，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　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

（忠宣德三年扈從與從至會州遇寇忠奮勇當先有斬馘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上甚悼之賜祭葬）

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十月，書諭伊王。時李驥知河南府，伊王屢有非理之求，驥不從，府中官校虐害百姓，驥又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初唱班已就列，王以為遲，執縶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遲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驥蒙恩守土，遭王摧辱，遂以情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于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激王辱知府之計，故成戕之

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孜簡易沈默，不伐善，嘗名病革，上命榮問之，孜惟言蒙國恩重，上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民，孜何宜勿請以身后之澤者孜匪已所為子孫求祿君子所恥。）

壬子（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少詹曾棨卒，贈禮侍，謚襄敏。（棨中永樂甲申進士，廷對，成祖親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明我文明，尚咨啓沃，惟良顯哉。授修撰，修永樂大典，為詞總裁，賦天馬海青歌，上稱奏絕，上青宮，與修兩朝實錄。）

二月，頒寬恤之政，以減官田租額為首。

三月，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堪任方面、郡守官者，有犯，并罪舉主。○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六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推歸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矛盾二弊互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為不若迭行同官推賢讓能之法，徐令百官推讓，薦一官缺，吏部擇所讓最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人之舉而遽授焉。擢授由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乎其可也。

（行法以人用繫原相術而未可定也）

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太臣。（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女其予輔，招徠。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高，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匡百斯華，朕同覆載，于嗣祖宗，親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才皆秀傑，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紹彼山林，豈無超遠，往而不來，悠悠我思，載石枕流，遙引高館，懸其

[illegible]而悖千道誒何之時悟栩，鳳屢得其[illegible][illegible]予[illegible]翟搢。）

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陝西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鑒暫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迭烈孫路，黃河平坦，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為便宜。如舊開通之，乃命布政司給官錢造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渡之。

六月，修各郡縣廣濟倉。洪武間，凡府縣皆置東西南北各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有災荒，以貸貧民。時有司忽為不急之務，倉廒廢壞，穀或擅為己有。御史朱鑑以為言

上令各郡縣修理備集給貸以時仍命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巡察之○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上親製翰林院銘（其辭曰廷有司言目閑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令所由講學所資機務之贊予度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竭乃志必懋乃守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詩尙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厲出忠于外心存大公興殺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匡實伏欽哉無斁）

七月　上燕閒閱內庫書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此詩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之所由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illegible]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採桑有蚕絲製帛累寸而後成疋亦甚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蚕勤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爲圖揭于宮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禮儀及凡迎訝執

以此一端其餘可知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求且有爲

諸學校皆不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逾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暴長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搉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命有司致祭康澤廟（祐廟在高郵城西北湖中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見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康澤濟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澇有禱之應陳瑄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宜從其請）

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以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illegible]中其嫌之餘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illegible]所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殺斬洞察及得交趾命撫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與馬騶從揚揚闢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

（其能以兵方利害爲心者）

者皆悅。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九月，蘇州府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尙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尙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南番白葛達國人貢，又有西境天方國，舊名天堂默德那國，並回回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二月，修祖陵、孝陵。

癸丑　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勑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寧民爲職，不以阿諛獻悅爲恭。楊文貞前譏蹇義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勸　上微行以取縱飲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誇大蹇何能以寸喙？當時林長懋陳諫之，因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中教一人之章之爲賢耶？宜乎李文達追憶解縉之能于疑微，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黃淮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顏之不暇也。惜）

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小人侵擾。○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督直隸河間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年、六年孳生馬騾駒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一匹，宜分給直隸眞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縣養馬民戶牧養。從之。○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乞性卒，賜祭葬以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　上曰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取劉楷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鼐，眞定晉寧人，初來就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改太和典史，躬巳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理兼涉象數，鼐對稱旨，上親擢爲第一，授翰林修撰。爲人明敏疏通，楊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

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池，酒宸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曉御極，獨躬勝菁陳嘉謨。仁皇聖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英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密勿任舊老，而卿列）

十九年

既此矣

書年

（疾先遷翔五歷星霜使相見而譽藹藹秋漸函是瑞翎旭光升紫殿明相對肅言良哲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肅泠涵碧漪楊柳芙蓉相映妍鳧鷖翔錫弄晴波紫露紅雲拂頂鳥芳設在泗酒在壺工歌鹿鳴賓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華庭闕身江湖雁蕩峯高青不及中有謝公舊游跡采芝劇苓可長年恩在天南德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亭覆之）

七月置武驤騰驤四衛。

八月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　進頌○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赴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令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貢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后常行之○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岧嶤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聯望翠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例佇登俊儒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升七人　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按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亡而租賦亦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爲憂思所以濟之至于秋諸郡歲登會廷命下詔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蓄以待賑恤忱乃與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議而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納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赴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約一石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者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亦省費六七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餘積之數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賠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疏河道有乏食者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償以利兼并之家農民無失所者所以治賦役足矣定爲令前事具以聞朝廷皆從之于是令諸縣各[illegible]濟農倉[illegible]官之[illegible]公存咸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發倉之際忱平下一等戶內照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等給之秋成後斗還官凡其條約皆忱親爲規畫俾之遵守明年

宋賢之切孝復侍承真縣教之主也

春有司存

可易從之以召民說

（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粟廩米以賑貸，飢民不知飢）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謚恭襄。開漕渠而罷海運，至今賴之。（瑄合肥人，以指揮同知督僉事，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江北，以迎降封伯。永樂初督北京海漕百萬，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築淮安捍海堤八百里。罷海運，濬會通河，南北俱達。鑿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眞瓜洲壩，鑿徐州呂梁洪，築太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徐淮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舟，設井樹以便行者。總理周密，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倡此永利。公卒清江浦，然漕事勞依往存之）

十一月，修理南京宮殿。○賜朝鮮國王李裪五經四書大全諸書。○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先是，襄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洲水次，補給腳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濟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從，至是叅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illegible]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贈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戶部主事。公有守城功，受眷三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充，幾不能葬）

甲寅　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大雨，時以爲豐年之兆。上喜，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與焉，凡二十五人。○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哈剌嗔等部皆應之。○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令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賞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卒。（民武進人，以進士起家，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剛直，人莫敢干以私。卒于官，貧不能喪，吳文恪爲經紀始成殮。成化間謚文莊，請褒民不果）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文華殿。○交阯黎利死，二子麟弱，奸臣黎問、黎察搆黨倪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石居住。上勑廣西總兵山雲，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廷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

內外，皆不一傳而禍生。閔、懷致戎狄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付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祚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廢弛，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而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至論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陳建曰：　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凡再焉，實有聳人心，振揚威武，防閑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將所以不聳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　聖子神孫能繩　祖武，時一行之，其於安邊，不爲無益。或曰：後來武　宗時屢巡邊關，非然耶？曰：　宣廟之巡邊也，爲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爲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下足兩磚處皆穿，事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奉志諭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至聖請縣上書，諸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論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臣不敢以屬禮待，至其殁，必敬謂之。凡考按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弼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得其爲教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辛菴澤稱曹月川爲本　朝理學之冠，又奉從祀孔子廟庭，嘗致書河南李進士曰：我　朝二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朱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尚論君子宜有考于齋。）

定評

鑄宣德通寶錢。

十月，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槩卒。（槩東[illegible]進士，歷御史、歷大理卿，奉命治水蘇[illegible]嘉湖處，所至懸處，董行禮[illegible]，與學以治行[illegible][illegible]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事[illegible]政素著，簡于爲之，[illegible]表廉潔之行，[illegible]予惜之。）

一文兩載

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論周之王業及[illegible]治效。侍臣曰：成王即位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讒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驚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本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獻卽獻耳又何用爲斯焉知非前人視爲可貴而以此視天朝忽爾正辭以却之具見 聖識聖斷

十二月朶剌哈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熊等送之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上斥遣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

爲國家惜費末也爲人力惜艱則救本之論矣

在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牧草。一員巡視[illegible]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擾擾者。皆令執奏。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禁革奸弊。一年一代。至今因之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楊

宮貴　皇后

榮、與英國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皇太子即位。時幼沖。或請　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　太后然後行。

陳建曰、菽園雜記、宣廟賓天時、張太后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襄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諧而止、愚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確然不搖、卒定大議、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鄭曉曰、帝天資英暢、容達大度、致柔睦宗、思賢求士、聽朝蒞政、動咨成法、勤恤民隱、仁惠孳孳、四方每奏水旱蝗災、即遣馳視、賑貸蠲租、聞江南農民困甦、屢屢蠲察減除田租、人非大過、咸賜保全、慎于用人、博咨獨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畀、若令會來朝、在牧民貳課公勸警飭玩愒、法司覆上刑名、常垂寬宥、獨懲贓吏、籍戍邊不少假借、法行貴近、政先化理、或言臣下過失、當加譴竊如其譸誣、務斥言者、重則嚴懲、用防讒險、聞有直言、痛克旋復覺悔其過、加優賞、謂侍臣曰、君臣一體[illegible]護聖王推心置腹、人樂爲用、若相賢不用、則賢俊[illegible]上下睽筆、惡在其爲一體也、以故體貌大臣、元輔冢宰賓禮人、當是時、舉賢從用、不拘姓攀、有奕秩盛職米事之要、不害其爲治平也、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展扒、無一日之憂、然性骨鯁、遇事肩負、無所匡拂、故上雖禮其與時浮沉、事寶譏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爲人矣、方之前代、蓋唐之蘇模棱、宋之三旨宰相之流云

恭上大行　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　皇弟祁鈺爲郕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

天與人心

叅預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贛林知州林長楙之囚復其官○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業業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𣫍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勑兵部漸次出之于外[illegible]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illegible]

楊士奇等上言　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illegible]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遽敢言然此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己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聽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葬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叅贊南京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以輯寧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叅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從之南京叅贊機務自此始

九月勑修　宣宗皇帝實錄○擢兵部郎中徐晞爲兵部右侍郎趨撫甘肅（按晞常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爲人謀慎有為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戍絶勾丁而誤及者其人訴曠貫無可繼具酒食令妻拜晞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絶裾而走繼後其文移成明肖詢其人曰汝何至此亦為[illegible]免[illegible]一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書輒罵意在晞晞不爲意後主事沒晞爲棗殮送之歸後至兵部尚書陳建曰詩云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周初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兎之野人而其才猶可爲干城之用也在我　祖宗朝則多賢吏與周匹休焉松江守進賢黃子威作郡撫政尤與蘇州況鍾齊名南昌萬祺與徐晞皆累官至尚書有傳衛洪乘龍士爽三人皆以吏員爲御史陞爲部尚書者不可彈數所以然者由當時有無爲之材以爲振作鼓舞之術所以肆胥吏之徒而亦爭自淬磨奮勵焉率爲名臣也庶化而後保舉之途塞而資格之法拘雖衆人無加卿之望歲貢絶部之賢路而況吏員乎諭日駿化行雖小人可使爲君子教化廢弛中材或陞爲小人甚于是重有感）

凡君所為　日人所[illegible]

八　若古今

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山西大同人初侍　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于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第一遂超陞都督僉事廣爲人奔常諂媚後）

（常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役。闕閣遂大見親暱。後累官都督鎮朔將軍。鎮守宣府。）

皇明從信錄卷十七終

皇明從信錄卷十八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苗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天順日錄曰。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求必欲 意外之禍。後來果驗。蓋智者言見於未然。茂弘有焉。）

[illegible]上下表文辭不設

[illegible]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

一食無[illegible]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遁。虜隨

[illegible]六府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衆，請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失律，亦召還。朝廷以車公廉詳慎，爲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并三表裏。○召應天府尹鄺埜爲兵部左侍郎。（埜，湖廣宜黃人，初爲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於閑，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寮友，往請于父，父大怒曰：此了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嫌，且將遺譏于人，又以書罵之。埜迎書跪誦，涕泣受教。歷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傳足表，錄之以風世。）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智，武昌咸寧人，初爲御史，執法嚴明，歷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宜黃未永豐賊曾子良作亂，聚衆據大撒，官兵會而剿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敕就。時歲凶民艱食，智謂其有因饑而被誘脅者，不可令盡死，假義捐俸爲賑之，奏上。上得報，先其首惡三十餘人，脅從者皆宥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苟無實，趣自來。衆悉詣官自告，智諭之曰：累若人言，下諸吏鞫訊，爾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飢民，當貸爾。衆稽額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勝計。至是召陞右都，代顧佐掌院事。）

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庶幾訓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科目有差。○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最。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星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同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沖，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稱其言，識者韙之。○始設提督學校官貟，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貟，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貟，齎敕專一提督。○優免先聖子孫差役。

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十月，上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發弓躍馬，三發三中。　上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僉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處兵巡邊，過虜，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逗遛，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

奴耳、延三尺法、孰若奴敵貴等變色、以爲權不能爲解字

信卽上章劾之、　上乃命王驥巡飭邊務、

丁巳（正統二年）

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獎勵之辭、因顧謂　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閒宣命宣王振至、　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　上跪爲之請、諸太臣皆跪、乃得解、先是宣廟崩、　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委任三楊、　上初卽位、切沖有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閣議、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榷、卽以揭閣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由是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也、

九身恐佛若人又朝要焉

嘗考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充之、　張太后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付弘文館、于是劉球等以部屬進、次經筵、　后之進賢遠奸、卓絕千古矣、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稱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先退者誰、衆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軍、譴斥懦弱、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首巴秃孛羅入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略、擊敗之、俘獲甚衆、虜知有備、引去、遣知院何貴等納款於朝、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

謹此道國心者矣

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等十九載、濂在吏部、　上爲原宗誥佐、佐遂請老去、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克請之去、○楊士奇薦御史彭最提督南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六月行在僉都御史曾務卒、（翀、浙江天台人、由御史歷福建按察僉事、理冤獄、懲貪墨、抑豪強、直介孤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婣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之道中、并殺其妊、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蹤跡甚詳、一訊林卽服罪、富人許病無子、後見子巳、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巳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也、逐去、盡奪其貲、公以大召縣中父老及許）

先兆

（宗人詞之旨曰奚于本許種也凡于始服罪起陞僉都御史召入登對自初舉動洪宗見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突得某報乃事可做此入官請皆不行問遺並絕義色正詞清心寡慾莅政廉民外厭內想決疑應變才氣雖欽歴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斂。）

京師旱（府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舉呼樂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蓋有復辟之象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鄰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後悉如謠）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驥復詣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平江伯陳豫子陳儀言于　上請于寧夏并肅簡精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　上然之○召溫州府

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為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陞是職

（按何文淵後擢居冢宰多不滿人意而治郡舉名寔卓冠一時所以然者由當時聖君賢相持鼓舞作之權雖中才皆爭自奮勵而善刻深者變爲仁厚刀筆者變為循良也至所以懲貪黷者則人必下獄必遣或戍充胥吏不但解印綬歸田里而已朝廷勸懲如此是以諸臣上焉者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者亦有所畏憚而不敢恣肆之甚也近日此義泯如其遷除一切付之尋常資格而貪墨者不過止於免官而已慕善者無所勸爲惡者無所懲後來之治不如　祖宗之盛無怪其然矣）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還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賀是狥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廢壞　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部從其議

（天順日錄記宣德初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且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將人有昇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始罷此例又曰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二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倒置矣此非法之不善人之不善壞之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惕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澹泊自處守一止益堅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讓

幾而後衙訴冐必糾正之。欽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冐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冐如能若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有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赴敵者安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按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敗朝廷處置頗爲得宜蓋自戮安敬而後軍令肅懲劉廣而後欺玩懲正后能之詐冐而後功罪核付王驥以便宜而後閫外專賞柴車之忠誠而後人臣之盡職者勸守法者不撓此西師所以終奏膚功而狂虜卒於破滅有由然矣嗚呼此三楊之所以爲可稱而後之謀國安邊者所當取法典

戊午　正統三年

實錄成進 [illegible]

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首阿台朵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願一戰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凉州邀白鴉孤口北抵赤林鉄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朵破走之驥與鎮守脅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朵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後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産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千騎遠竄爭死、

夏淮揚被災饑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與粮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貨鹽積聚民得食糧安生上下賴之○御史會泉以事降汜水縣典史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莅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窶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

餘見實錄

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竹木以濟貧財用以納通稅辦軍餉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攢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泉沒三年民思慕如一日、

（贊提當杖謂泉論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世秩者張舊榮輯服膺錄宜義視民事若不干涉與泉之爲人哉）

北兵戍獨本土習水道不便易軍伍之都不此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况西北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

第355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撥。○戊部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

有变之見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補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泯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

學既而不入其百弊不全也

十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支俸蓋支米章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都督[illegible]亨俱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illegible]員俸實祿一千石

（王直曰朝廷之於西事蓋慎重矣嘗命將兵任良將又嚴近臣往臨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爲利回不爲勢屈者無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迨天子赫怒更命將帥而王驥諸公夙夜圖議振頹綱去弊事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以從征伐立功名於是虜影滅跡遁而天威震動於萬里外矣建按一時諸公之功固大矣然王振由此驕心遂生以中國之富强爲無敵以四夷之蠢弱爲易與遂南啟麓川之爭北挑瓦剌之釁卒至己巳之變神器幾搖傳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斯固有天下之至鑒也）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己未（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南從善爲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遣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新作京城九門成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質東陽人始由教官荐授御史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在山東尤多惠政。）

夏京城大水詔求直言賑恤軍民被水之家○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然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數發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八言鋤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陞蘇州府知府況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按鍾九載滿當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仁化趙清獻[illegible]邑重逢張益州又再期以疾卒于郡民就立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清潔之操一時鮮見其比）

（鍾在蘇也，盡心民事，剔蠧除奸，輕徭薄賦，設濟農倉，清收糧弊，防混夫侵盜，則匯撥運，準防非禮需索，則驛館夫籌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後之爲郡者所宜法焉。）

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仍知府事。（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郡民自恥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恆謙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咸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十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皆尸祝之焉。東莞令盧秉安莅任至一十九年，清操不易，隨什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貧民許滿囊，十有九年官剝邑，來無一失掛心腸。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丘文莊公曰，我朝自 聖祖稽古定制，始有考滿之典，積年爲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壅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叢有變更，盡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惜哉。）

四月，倭寇浙東。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鎗，不奉約束。 宣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鎗毋過三十。積來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是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刼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當時將仿者也）

五月，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潞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刁貢玉嘗遣諭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發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家大事往焉一之私意敗乃可哉）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穎，詔畫史圖之。○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閉其寧官奏議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孰不欲廣然弁差官督不能增者急于趨利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征有定數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臨故人不敢開墾今如此則有利無害人樂于與種矣民間米穀既多則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從後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中以代輸者次也轉餉千里終歲吸敷脫巾待哺策斯下矣然近日諸邊務止行下策謂之何哉）

七月　上命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思任發敗績

十月廢遼王貴烚為庶人坐滅絕天理瀆亂人倫也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諡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　廉明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及○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斂又因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閘壩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滑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積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三楊知本心術

保三楊諸公勸民出粟尤著致錢

十二月徙封荊憲王于蘄州

庚申（正統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諡忠宣○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敕分投總督各布按二司幷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在庫銀平糴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天順日錄記襄城伯李隆丰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十八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雅重斯文士林仰慕丰采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返舉故為自安計數年卒自後代者數易莫能繼）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還鄉省墓非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　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諡文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默菴集等書

（水東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以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並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因號南楊焉天順日錄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　文廟英武之臣奏對少旋輒責惟東楊之才足大事咨詢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敏不樂其至怒東楊一至輒成事亦隨決每　勅文武大臣赤綠重內自英）

當公而下、俱遜避、候三楊先生決之。兩楊訊之、未嘗決。王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有救人刑物之仁、而不恣人之患。人以為愛錢、或生法乞救、或在舉求薦、必留意為報者、惟人纔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矯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于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宗時亦有光。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眞有力焉。至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璅綴錄云、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聯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以有著。時在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　太后是之。振自是挾內閣之過、裁決一歸於振。遂有麓川之征、疲耗中國、此皆三楊失柄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今論賢相、必曰三楊。

馥溪雜記云、正統初、三楊在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楊榮寬厚、休息小民、知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差御史遍行天下清軍、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從之。凡事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恣意行私。蓋雖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尚正也。然於國家大治體、似未諳習。如北征之馬、累下馬房營造之兵、務備匠籍、官委外遂為常規、南京兵匠而不知恣之減戍也。田北京、衛多而不知沙汰、為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軍職冗濫、併錄非試之法、視為虛文、降級充軍之法、并不能用、皆不能講究修復。三楊相業、醇瘥畧可考矣。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按山野記、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年倦矣、其後當如何。內楊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個後生報　聖恩、吾今具名來。翌日、即同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然曰西楊或尤東楊、東楊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二日內出片紙、指幾个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吾兵力孚　內外共[illegible]　上策

遣使齎勅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謝、各置勅書樓以彰恩寵、

廬陵周怡、周仁、吉水蕭汝志、李惟森、永豐楊于貳、羅修齡、蕭煥圭、永新賀祈年、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楊孟魏、各出粟二千石、佐官以備賑飢。夫以一黃紙而易二千石、遂可以活二千飢民、所操約而所濟博、救荒良策莫踰于此。成化以後、乃變而為生員納粟入監之令、遂流于鬻爵賣官。　祖宗良法美意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辛酉　正統六年

春、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讀劉球上言曰、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偷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振不能從。

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謚忠文、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赦天下、

按三殿自永樂辛丑災、歷洪熙宣德至此、歷二紀、方修建、仁宣二祖恭儉之德、謹天戒、重民勞之意至矣、

稱京師。名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　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永制。

陳建曰。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因皆建都之地。然論盡善。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長安雖形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illegible]昧俾興作。議者恨焉。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秦邑[illegible]以洛陽爲上。使懿文不蚤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illegible]稱雄。會通漕運。建都宜矣。然北距塞不二百里[illegible][illegible]之固。而天子自爲守。南距珠厓六詔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　祖宗之盛[illegible]

孟軻有云。入無法拂。出無敵患。則國恆亡。然都據雄。西北踞虜。宛在門庭。必防猾犯。即有不靖之擾。使人[illegible]寒廢食。不能即安。嘗凡其士。共士緊手。乜乘祖宗。人貽謀遠也。

也。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荊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艱于不便矣。每秋高馬肥。胡兒輒起搶黃裏之想。所幸者國家福祚無疆。而胡人僅有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又或如丘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薄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兩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盛[illegible][illegible]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怙嬉之勢。固倍蓰什百不侔也。今嘉靖聖天子勵精圖治。而醜虜猶時肆憑陵。斯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爲之晝閉。冒乎陵寢爲之震驚。居庸紫荊爲虜坦途。良鄉通州盡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杞人深有憂焉。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訥蘇州常熟人。永樂末舉賢。生至南京。　仁宗監國。聞其賢。命教功臣子弟。遂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副都御史。懇乞致仕。訥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還家閉門著述。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文

（韋琳說等書。）

大兵攻麓川賊。大破之。思任發遁。先是軍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巢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縱火焚柵。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驥等麾兵深入。破連環七岸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傷十餘萬。思任發遁去。王驥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擒斬其首。幷縛其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

[illegible]爲要事

閏十一月。李時勉爲國子祭酒。時勉入太學。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節縮餐錢。力爲賑給。督諸生誦讀。與衆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詣國子聽講。旣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侯伯咸讓坐。惟英國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列坐。諸生咸集。歌鹿鳴之章。如古儀。迨暮乃散。

壬戌（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

亙不可及述

[illegible]

士苗衷爲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璡陞禮部右侍郎、工部郎中楊寧刑部右侍郎、餘陞賞有差、（天順日錄記、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其爲將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服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臨陣當先、直衝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往往取勝、所恨拙於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威震邊夷、亦明之名將也、）

令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倉、（陳建曰、按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又按山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殆亦盡廢、正文並欲首復行海運、以備漕河不虞、且習水戰以遏倭夷海寇、實爲國遠慮也、）

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守將以下庭參、翺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于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濬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料穀米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在邊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illegible]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人、以國子生積官至今職、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詔、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勅詔來、宜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詔句是王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矣、吳中一生贓汚、文止說他平生爲人、所實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恚强笑容而已、）

[illegible]

七月、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爲教官、後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署、敍營事殷、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遂擢陞之、）

始置戶部太倉庫、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恭肅皇后、（按枝山野記、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illegible]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illegible]建文君雖已滅、嘗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于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泯、洪武之年[illegible]之、太后頷之、二、方孝孺已誅、文字當禁、請赦其序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又辭不係因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起下叩頭、請受顧命而出、按此記楊文貞所對言、議甚正、第不識當時果有此言否、竊疑文貞累朝元老、自洪熙來、即得君行政、言聽計從、使果有此意、何不于仁宣二朝時言之、何不于正統初年言之、直待太后臨崩而已、亦老期依違、乃言之、大抵枝山此記、當出于傳聞、然其詞誼則甚確、足爲正論、亦識方氏文字久已弛禁、梓行第首一本、尚有存耳、）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大軍還、復

出爲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甸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癸亥（正統八年）

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按小校盧氏人初爲馬順所逈后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而償其債焉）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爲民（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不往謝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譖瑄故出人罪繫獄瑄恬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持周易誦讀不廢王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往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敬宗浙江慈谿人○册立皇后錢氏○瓦刺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

張

道之以新
易

入損生平

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强盛至也先益横屢犯塞○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還尋左都御史掌院事

十月徙封鄭靖王于懷慶○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

○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論死（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安慰之士奇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正統九年）

正月新建太學成上臨幸祗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沙義棗文籍志東里集諸書（楊文貞薦達士類多陟清華吾蘇一郡蓋有三人尚書楊翥都憲吳訥檢討陳璣陳初教書儒生文貞初不相識惟於周文襄處見其一詩遂薦之亦今人所不能及者何孟春曰權衡之地鈞軸所寄後勢之所使不言而喻楊文貞在閣時其婿來京久之當歸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貫賂其婿數千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少師與某知府送飯該道官送飯下獄釋某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我朝不言宰相然內閣之權蓄如此）

三殿既成、宴百官。

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五月、以刑部右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六月、浙西大水

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衛名）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衛名）朶顏（衛名）、又擊敗之、御史撒勝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

乙丑（正統十年）

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鉉等于禮部、鉉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　上特加勑諭奬賞、各賜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

（按此賞旌勵循良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今日遂爲定制、來者未必得人、凡復任者又通給勑諭、無復旌別而賢否混淆矣）

命官清理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侵占無紀。　上聞、賜內官地一頃、內使淨軍五十畝、餘悉還官、歲差科道巡視、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爲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三十人。

禹心宗公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商輅浙江淳安人、宋朝舉三元者凡三人、而我朝取三元者惟商輅、官至內閣秩一品、事業爲時名臣、初文運惟江西獨盛、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謠、此後浙省遂盛于天下、江西稍不及、）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死甚衆、乃遣英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埜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爲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

丙寅（正統十一年）

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于節庵每入京議事、未嘗有土物賄當路、人常諷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以此不能媚權貴、在鎮凡十有八年、）

七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才生所不入

（按閩鎮諸設之將方定在于[illegible][illegible]于宗用石首備言所是當驛官迎送從邊之勤淺延陵抵縣治理然不爲避溥因而異之後廉知其賢所薦知[illegible]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溥亮乃參而畏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李世謙溥處與前處專討此等人將國史謂三楊同爲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體溥有相度確論也。）

十月　上閱武于近郊。

丁卯（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侍經筵、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汪淵、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許

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鎡代之。○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伺釁端，圖爲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軍餘盡撥屯種，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illegible][illegible]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當時邊患惟鎮公琛、羅公亨信識于未然可悲懇言之而背乎王振實然阿從將卒頻也。）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署理部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之，謙疏乞終制，不允。道行人汪琰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以都督僉事石亨爲左參將，守萬全。

（亨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身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陞都指揮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彪亦陞指揮使，從亨參謀。）

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偏曉示之。既

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恆產，生理日滋。後朝覲至京，遂受旌異之賜。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之于振，捕之下獄，箠楚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戊辰（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杜寧爲考官，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以

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珝、劉吉、李泰等二十八人○時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久坐以俟旦隱几、寐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允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今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時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體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剷平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

（先是巡閱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衛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剝下益甚外餽田主新米雞鴨茂七始倡衆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主自運糶田主不甘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司追攝之拒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鬭殺傷殆盡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旁縣游民皆響合鼓譟據應之烏合至十萬餘人僭稱王署官職入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詔劉得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

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部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此是兵力有餘）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于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清河決信都、皆東北並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罹河患至宋仁宗時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曹村、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濼、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黃河入淮、自茲始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降、河合于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畧、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并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我朝治河視前代爲尤急）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于孟養寨、時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二集復據孟養、跳梁爲患、朝廷復命驥總督軍務、以都督官聚充總兵、張軏、田禮爲副、調土漢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尊竟失所在、疑死于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驥還、增祿百石、賜券、令世襲、

（按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酋皆震懾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眞天威也、）

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琰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諫、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　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命琰與中官分守要地、琰檄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

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諜報賊首黑面大王顔彩三
萬來刼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
市賊聞之逡巡遁去

皇明從信録卷十八終

皇明從信録卷之十九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巳巳（正統十四年）

正月頒巳巳大統曆

岳正論曰巳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歲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古[illegible][illegible]以其變者立差法以[illegible]之則變者[illegible]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illegible]者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乘天曆日運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亂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本乎後來有土木之變

討閩寇先是陳鑑既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乃命寧陽侯陳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侯梁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復命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〇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參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死

是實民盡頭號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為主〇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

總是要緊數語，何如從民請而決一死戰，將兵未可知也。昔人軍敗因而不敢嗤以此

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遂兵和陸陜萬數，而夷酋終遁，誅將士多死傷，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軏等先後擄歸，師所至，人遂泣乞通道，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殺，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餓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貧爲意，世道陞降之機，無乃有數存焉。吾于是不能無感。）

陞巡撫南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戶部尚書。（天順日錄記周忱如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于附勢。其時王振極重之，官遂其施者無虛日，人人稱其所欲。釋予建造者必然求之，猶獲必過望，然責出票于于石，趁其門，又令予納馬得官士，推以典史冠其）

三月，擢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雍，吳縣人，才識聰敏，氣明敏爲先，巡按江西，有聲績，奏留重按一年，回京，復擢僉都御史巡撫。時寧藩［illegible］下有驕横，民情吏治素所諳練，凡采摭悉得咸大義，凡爲宗藩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疏漏，設施最愜輿情。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曰韓都御。）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鑑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凋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悲惻，宗留等環聽悚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

然武當大迎六部諸人矣或入消平天子［illegible］服走武而昧足以重之貌而然［illegible］過于

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清理刑獄。時春夏不雨，議會審獄囚，以消天變。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出則齎勑，張黃蓋，騎前于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尚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成皆歿。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華［illegible］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部勅［illegible］下。（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于上，天象災異疊見［illegible］警災異，甚且諱言災異，浙江［illegible］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熟之［illegible］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裂有聲叫三日［illegible］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徙東流于海，淹沒人家千［illegible］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illegible］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illegible］始下詔敕。盜不可遏，怨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illegible］大事犯闕矣。）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張楷撫平浙賊，班師。

七月，熒惑入南斗。（時侍講徐珵，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人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虜婦耶？乃行。）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

高穀曰淋陽合長吏天人之際信不可不謹

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帥師親往、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太監金英輔　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伏誘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迫、脅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疏虞、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營中雷雨大作、滿營人皆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虜于山下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野請　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豎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以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遍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由山墜谷、連日飢餓、幸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爲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問其詳、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

北虜大有心人

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擺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衆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也先弟也○十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馳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幾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奏令施行、○二十日　皇太后詔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衆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　郕王令旨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眞奸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項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家、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諠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莅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即眞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籍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二十三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　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刼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

皆奮躍用命、已書務給之、曾有阻者、既淹久、虜驚遯而去○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　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覘、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　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

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毎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毎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罪盜在郡獄、踰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一點、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之兆、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時附餘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黨益、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敗爲所殺、城中氣死者如乘制巽梯攀公輿衛城、幾爲所破、[illegible]、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送若遇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只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眾、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稱東陽王、紀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者百餘人、）

以見深名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　郕王即皇帝位、進尊　上爲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至、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　帝、泣言曰、虜賊不道、漸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番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統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損弃以資寇、宜令在伍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帝皆嘉納施行之○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

篤實遜人

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俞僴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興爲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郕邸、吏部奉勑擇儒官爲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翥由修撰爲長史、綱及僴由中書舍人爲審理、山與興由訓導爲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後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興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命侍講徐珵楊鼎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事、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始令各處招募民

晉矯

壯就命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髯、髯垂至膝、望之凜然、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

神鄭

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　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

壯哉

再定決不負人

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英是謙言、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陳建曰、水東日記云、己巳之變、徐元玉最負有時名、太監金英趣問計、以南遷對、英艴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爲太監興安所辭、二事似皆未爲得也、專濤遂史曰、鑾輿北狩、狂虜深犯、一時文臣武將觀喪膽落魄、無任張皇、而一二內臣如英如安、乃能識卓見、鎮之以靜、不少爲浮議所搖、屹然如山、不震不撼、推轂其君、以遷將練兵、委任于謙、不亨華以戰守之策、卒之神器、轉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治、羣闓之朝廷有人、猶可恃、不以爲宦者而沒其善也、是時使非二人堅定以固帝心于內、則雖外有于謙數百輩、亦無如之何

公論

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將相彬彬有人、韓岳帝左右無英安其所以、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矣、之不爲趙宋、其幾只爭毫髮暇、噫、是豈人所能爲也哉、）

大識力

時承平日久、城外墻上等處倉場草束芻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于公此策、監趙宋時金人圍汴撤牟駝岡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右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

（瑄屬直千也）（背救特迭勝不云又風）（中原氣振）（明決）

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鬭、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部趣行其策、○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唆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摽掠、攻城益急、石亨挾弓厲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勑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爲

（捷古以來奇然大可嘆惜）（只是才使）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部許之、爲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持哈銘、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卻之、尚書王直言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霸盡殺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畢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殺、○命都指揮董寬帥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爲盜故也、○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辦。

次發運未嘗愆期（名臣錄記時邊事緊急下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周公忱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忱令撥錢以副急用又查得錄記正統間宮殿當繪給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命周公御如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璫勅使詣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監察御史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謹天變急先務正倫紀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選卒吏疏上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illegible]督軍務餘陞賞有差（天順日錄云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有機變用謀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寡兵遇虜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劫營虜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冦或有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或數十或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及是秋也先大舉入冦洪在宣府鬱悒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投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水東日記云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延士張以成其名耶蓋自宣德末已受知于上三楊公皆愛重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訟而取衡寘兩廣為部卒李友全等奏上以付洪自治願與宋太祖待郭進士之義）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咸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晝夜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按古今立國邊藩為急我　朝建都幽燕逼近胡境尤守備失所恃者宣府少為屏蔽耳正統之末當國者懵知保京師而付宣府于度外殊弗思宣府苟不守則山後皆淪胡壤　陵寢之外而胡騎鳴鏑北門矣何以為國幸而羅公忠義奮發奔以守不獨一城生聚蒙福而京師實賴之故世謂亨信有社稷功信矣至守大同則郭登之績尤偉焉郭登者武昌侯郭英之孫初為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衄邊鄙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發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　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熾逼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裹創于是衆心稍定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義聲所激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聞虜南牒三關失陷虜賊[illegible]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急起各處官軍民壯入援闕庭京兵擊于外後賊亦將非受敵之虞亦於不救之患凡只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凡表臣誠已退復詔褒答焉）

以賊攻賊　智矣

正而婉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賊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諜佯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

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捷剌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近床進奉壽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　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爲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敬服　聖德雖衆每夜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

袁雖從把之以見忠愛之至

奇女子

亦若夢中一段佳話

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曰回朝着你做都指揮也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洗澡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麞并酒一瓿來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

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驅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驍射躬擐甲冑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即太子生母也○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輔勳功臣平交趾進封公　累朝皆優寵之[illegible]夷知名後殉于土木以衣衾葬焉輔沉毅勇敢謹恪

爲大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濂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天順日錄記，金濂，淮安人，初爲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撫廣東者，多潰裂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深德之，累陞副都御史，邊儲糧以充，及後歸京師，奏對宏壯，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號刻深，平閩寇歸，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結納人性猜忌，利藪淑精，務充國課，商民困疲，或不暇恤焉，所取亦正，言論風采動人，亦豪傑之士也，後卒，追封沭陽伯，諡榮襄，）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　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郕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爲異，入閣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納粮分俵，（按國朝舊制國初官馬蓄于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州縣，謂寄馬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粮差，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敝。此其大端也。）

庶何徵

尤甚

大非貽謀

恭仁康定景帝紀

庚午（景泰元年）

正月朔，帝受朝免賀，○上皇在虜營，爲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有能議　太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忤旨去，

閏正月，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俛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褻媟，（按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一日，宣廟幸金鑾至史館，撒金錢于地，令諸臣拾取，惟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以袖中餘錢賜之，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

京師烈風晝晦，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粮餉。

以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塩課。

進內閣學士苗衷兵部尚書，尋致仕

給事林聰等疏畢增罪，下增于獄，○都督汪全恃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按此一事，景帝能聽言，不私戚畹，可謂明矣，）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屢

心巧極矣

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怨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斬擄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爲勑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太同與賊相拒十二年、大[illegible]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illegible]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過行、如履[illegible]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項刻十餘里、皆陷[illegible]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爲[illegible]

定何書

云〇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寔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疏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遏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銜破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漸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運之勞、一曰練兵、臣覩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爲隸[illegible]匠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illegible]以供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豹、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敦武冑、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〇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

一千人止、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納粟入監之例至此濫觴極矣、後來遂援此例以賑飢、甚至援此以接濟大工。自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之事無不日入于玩愒廢弛。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與選、鈐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成化後其法寖廢、逆王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皆一例挨次撥歷聽選、無復教養之實、彝倫堂遂爲錢穀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撥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太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彬去何能以寸、祖宗良法美意、其尚存而不至于澌盡者幾、歷世變何可勝慨。）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按球二子、長鉞、次釪、皆好學通春秋。鉞以父死于非命、誓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illegible]部侍郎湯寧巡撫江南、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憤[illegible]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秋鄉試、[illegible]詳兄弟並登進士、鉞任至左參政、釪選爲庶吉士、[illegible]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不絕、人謂天所以報忠愍云。）

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遣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語、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北鄉導、於是亦厭兵矣。〇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

一

（知天知兵有先才識過絕一時）

孚於民。及受命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艤船河南十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帥官軍至大州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就擒、伏誅。餘黨悉平。興後封海寧伯。〇[illegible]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〇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illegible]乞遣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賄賂方入、寇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〇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〇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亮、好規人過、不爲三楊所喜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歿

（按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木柵、賊大至、成督兵與戰、自辰至申、既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諭祭、配享越國公大海祠、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皆薦遠、吏、授交阯典史、以有守有爲、累擢至今職）

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十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無不奏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精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營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用指揮一[illegible]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管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

城固原。

我左都督楊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爲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寧守備官軍于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師、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仇、箠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三法司議罪、斬于市、

于公大迹在此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馬賚遣參政完者脫歡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絶、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王再與安復命、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勑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興安曰、汝奉黃紙幹

是臣子至情

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按水東日記興安雖迂於木游於僧佛聽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虜人不易了以私惟于迎復則深可罪也）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荅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厮敵、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匹及糧米魚肉煤炒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　上皇所居者布帳、布葦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　聖母及　今上安好　上皇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麄陋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　駕蒙塵之禍、　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悞何及、實即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重凄凉、

猩膻充腹非天祿、艸整爲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敎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華南旋省建章。也先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勑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个閑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辭　上皇歸、也先遣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　上皇、道遇李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日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鋭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羣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椿、擬徧竪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銃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通好、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既至

見也先也先問曰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宴豈得爲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奸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勉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二十一日李實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交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

揆之于情
于理當如
是

又猜明說
下獄

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大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笑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泰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嘗遜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數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厥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

何也

有體

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豈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〇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　上迎拜、　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勑曰、　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窺竊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羣臣、欲請朝見、重以朕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羣臣乎、所請不允〇大赦天下〇癸巳　上宴瓦剌使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瓦剌使人有差、（劉定之曰、　聖朝承平既久、菑孽潛滋、內而奸臣擅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茲豈偶然、　聖神相繼、千億萬年、無忘前事也、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也邪、王鏊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衛衛寂寞、駕留此月、古之所無也、賴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亦得、中具機會、是時　郕王監國、不欲急、若遣人謝之曰、中國有上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所以汲汲然歸、豈合算

中要

公孫申之謀也、陳建曰、景帝當多難之餘、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戰、轉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可爲不細、惟不欲奉迎　英廟只此一事、大不是、然而　英廟之歸、實由于此、蓋無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此意也、　景帝不知之也、一時廷臣不知之也、使當時急于奉迎、則彼必以爲我所重在此、則虜必挾爲奇貨以休中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骸沙漠、爲萬世羞、惟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則彼以爲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羹之語、所以譎敵而致太公之歸、是　英廟之復歸、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雖然、亦會逢其適也、值我國家氣運之盛、而胡虜之無入志也、使遇五胡劉石阿骨打奇渥溫輩、爭中國爲帝圖、豈如此但已乎、於此見我　朝萬萬無疆之休、高岱曰、振以　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幾亡宗社、豈不後世明鑒哉、然　英宗非遊畋遠樂、故第誤其被留虜所、尚念軍民、能令刈秋稼、大哉此帝王之心哉、纔使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天命有在、亦事識不同、鑾即令　憲宗嗣位、雖所重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爲宋高宗亦難、　景帝雖兄弟之義與父子咻也、此于謙輩所以亟　景帝欲懲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耶、　景帝迎復之意殊不切、遣使迫于羣議耳、雖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抱空質耳、何利而不歸之、使出之者急、彼旨要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爲正、廟號今所宜講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忠、而以冤死、悲哉、）

九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王世貞曰、枝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試、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商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　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棄、至泰卷言曰、仍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爲泰否也、比拆封、其次一一原卷符合、乃仍取泰爲解元、劉儼亦大不平、欲

（抑閣力辯，遂覆試乃已。後科道有司議論，亦以此事譏曰文危焉。何高之素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此爲之地也。既而貂延詢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爲欽賜舉人。按于肅愍止有一子冕，已爲府軍千戶，是科陳芳洲、王千之實在內閣，二子不得第，上疏次徐奏事，讒考官，而高文毅奏請覆試，且言陳王之議，事始得解。今觀氏移陳芳洲之事於于肅愍，而又移二公之請於高文毅，不過欲爲外大父掩飾，歸于肅愍之惡耳。況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真斯人哉。）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璡督軍征貴州苗寇有功，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盡。命璡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擺城、羊腸、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匀諸圍俱解。帝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疾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往剿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虫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瑤等代之。永樂中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發，于謙奏遣其

劾

考成之議

吳郎溯考資

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帝詔免朝。○以禦虜功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驥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爲松江訓導，教有成效，以薦陞太常博士，累遷至京官。爲人端重祇慎，簡約勤廉。居官有聲，翟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禮重之，嘗見推伯一友，振亦不較。）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襄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

辛未（景泰二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勑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藉，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全活數百萬人。擇賢四十

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冢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録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飢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柰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妍妾内議忠其黨比乃調文曜爲吏部

甚哉人情之僻也無論性骨模稜往往爲柔佞所牽以文肅之正直一時呪于文曜而不能絶況乎其他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于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用事上下隔絶于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數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宜泄于外時不能行

（正濟曰我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朝有早午晚三朝或遇朝焉誠以自古覆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也由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見而不相親疏見詐不忠之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　聖子神孫者至矣）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試官取吳滙等三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偵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都御史王來擒苗首韋同烈香鑪山平

六月巡撫李匡破艸塘賊

七月王來率兵討貴州賊○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内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　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淚下也時　帝頗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内侍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大寓諷諫恨

未達于　上耳。（其謠曰：向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聚良工。團團匀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鑪半羞羅裳窄。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怨帳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無錢糴，採食木皮和草根。莫思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穀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李賢爲兵部侍郎。○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　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侍臣王誠等言：盧忠是个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其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按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慧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才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帝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嚮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求鬬。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朱答，寅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寅與偕于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寅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衆義，我中國反失本進禮，寧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定議遣使，虜果奉　乘輿來歸。後　上皇復位，授寅錦衣衛百戶。）

浙閩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撫鎮南省。遂爲浙江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按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專，忱亦盡心職務。爲人謙恭，不立崖岸，滌慮除長，善採衆論。征輸有常度，貢賦未嘗拖欠，且有羸餘。遇屬郡有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宮府織造、供應、車駕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歲辦諸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輸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宮府無復徵科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盡爲修葺。凝治一切取諸米。人爭爲立生祠，歿，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於官，於是徵需雜然，遺負自若，人益思忱之功。致後二年，忱卒，謚文襄。思菴錄曰：周恂如致仕歸，華亭蘇松連歲大水，饑民濟周措，饑民撫膺于道，號泣者曰：安得周公復生以活我耶。臣思舊臣守其法則治，棄之則亂。聞有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民幸無以棄其惠也。）

秋，中書舍人何觀謫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耄，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驛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詆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

等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猶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曾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面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瓛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衛二鎮撫語及杖瓛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壬申　景泰三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至陝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是六部卿佐、外使、文移不得逕下按察司、以故偃蹇不受約束。疇奏得下、時邊將請增廩洮[illegible]戍[illegible]發邊城士卒不爲少、將[illegible]犯律、稍[illegible]使[illegible]河[illegible]信、人人自[illegible]不敢徒冗食耳、竟不增戍。○遣使貽瓦剌可汗書云、我[illegible]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間構生[illegible]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皮兒馬黒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朕優與陞賞宴勞、酬貢馬直、[illegible]索罷附去。但云答使事往有報書、恐小人有短長言語[illegible]和好、徒使利歸于下、怨結于上。但瓦剌人朝貢者驟然亦須人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剌者、從使與俱來、重賞不吝。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因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爲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便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朝廷從言官

之議、詔絶之、而令羣臣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銃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對[illegible]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箭不得傷、[illegible]彼若近、煎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illegible]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陳建曰、李文達、余肅敏、丘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或有以爲鵝鶴車者、謂不得行也。放之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衡一衛青、如馬隆平京州、朱超石郤騎、眞宗敵去、揚大敗、唐哥舒翰、馬燧、宋魏勝、恭皆用之破敵、何不關以爲鵝鴨耶、愚故于治安要議、以修車戰爲備邊之首、）

（公在用之得其法耳、有戰車便可恃以無恐也）

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非虜以剽掠男婦易粮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恐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爲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弃之。于謙曰、弃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荐安、授以方略、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税課餘粮于官、凡軍中買馬、除犒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學士商輅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勳戚與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將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爲己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要議、莫善于興復屯田之制。事下、所司議行。

（王鏊曰、我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川、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今日無能行之者、何哉。）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廷臣俱兼宮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

下時上上亦勝下可恥矣夫

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𤩽以折襟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庶兄黃竑欲奪嫡陰謀殺𤩽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竑情罪置獄當死竑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於下草詔大功）陳循草詔已與衆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牛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洒泣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　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王直得所賜元寶抑案頓足數日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佩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竑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毅降黜棠致仕及　上皇復位竑飲藥死斷棺戮尸子政等皆伏誅（何足怪）○上既冊懷愍為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為翥無以應○初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為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人與其言但不可行

武斷行是

能切

陳建曰[illegible]錄云景泰欲易太子恐羣臣沮於利害無敢異辭於是賜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羣臣預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如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預二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自以為榮幸不知義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也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illegible]而議責者亦多罔視不預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彩臂之謬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按天順日錄謂洪英儒雅君子泊往浙江考察為彼黜者妄訴之凡加詬毀　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及觀其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懷不知此又何也愚謂考察庶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朝廷當時公道不明如此又何用考察焉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

癸酉（景泰四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改侍郎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角為上元燈九疇上疏略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乃止○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己所屬對也乃令

出人改官　後下截起　貢累

三年貢一　事

致仕、（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守道明、特靜寡欲、一部大治、召爲刑部侍郎、雖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弗克遂、人亦未知之也、後以救之病[illegible]、[illegible]大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冢宰、其公舉人才之際、諸請之途[illegible]寡、而居言路者不[illegible]容矣、[illegible]以疾去[illegible]出信郡治名、必然傳後、今也雖[illegible]高[illegible]而表其美、可足美哉。）

二月、以王翱爲吏部尚書、時吏書缺、上命舉可稱任者、綠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擢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于是召翱爲吏部尚書。翱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七月、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

八月、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二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焉、順天、應天各增三十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〇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illegible]林陣圖

彭韶曰、我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盜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無定員、宣德十年、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腹、偏置巡撫官矣、

命兵科給事中鄒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周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

有守有才可稱完品

踏致死劫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〇命太監阮安往治張湫決河道卒安交阯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按我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泯於無迹正統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恩輩得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難乎若人之選矣竊謂近日錄名臣者附阮安輩二三人以示內臣表儀風勵在前而人益知所以自勵矣）

貪夫與賊虜無異

瀝血披干保上千載不墨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九月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尋卒鎰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還治張湫決河先是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遷曹濮以入運河至兖州府沙灣之東陛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弗成底績至是集廷臣議千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

（按有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憤悵惘因以玉帶獻于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君知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至是遂舉治河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入關以制水勢濬漕渠用因臣係累堅三載始訖工）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景泰五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〇積雪恒陰詔求直言〇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宣耿裕鄧廷瓚皆以功名顯

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時災異下詔求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疏曰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爲讐未報爲言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敦五典之心也賴祖宗神靈皇上勝筭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時給事中大理寺丞時觀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等正副使冊封皇上[illegible]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于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

人所難言之察厚公懇切至此北京本中第一奏疏

緒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論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不報、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上疏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弃儒術而崇佛道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聰 上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弒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生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 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外修葢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道士趙知州於于此

書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見濟蓋疾殤廹鍾同手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稍不敢對曰作歹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册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 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囘災沴可消矣疏入 帝覽疏大怒時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寄勑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

[illegible]

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鉄、　帝怒、黜爲雲南經歷、復眷所往者未行、乃謫戍鉄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凉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按　上皇復位之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徐正受淩遲之刑）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獄、家居已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貸[illegible]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逮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齊庶人膳懺、谷庶人膳懺、移置南京、

六月、勅儒臣纂修宋元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七月、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按天順日錄、景帝覽此疏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頒之、）

[illegible]

請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協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長州練綱由辦事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又上勤王急務疏、　帝命施行之、綱謁左都御史陳公鎰曰、刑部俞公有意以臺端薦我、其謂尚書俞公士悅薦陳公亦如之、二公相貫無有也、始悟其欲求薦而辭於[illegible]言、念綱數上時政、肆有聲、且畏其口、遂以綱名應投御史、景泰四年、命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自陳[illegible]責重、乞陞僉都御史、庶可壓服人、　帝謂陞官豈可自乞、然則此公之躁進有素、其外補宜也、）

乙亥　（景泰六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命太監班[illegible]鎮守兩廣。○[illegible]龍水徑賊、破之、[illegible]駐作亂、合諸山寨獞、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江西[illegible]兵及獞人同官軍直搗猺巢、斬獲甚衆、陞左都御史、（按瀧水暴傷徑賊自馬來襲、征後、天順初、業處、成化元年韓雍再征之、至今入十餘年、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矣、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爭不毛之地、今此瀧水猺衛一帶、乃吾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illegible]視其暴掠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illegible]江南岸數百里、山林深密、不敢毁傷其一草一木、朝廷何用設此鎮衛爲矣、霍韜謂羅傍瀧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彼欲以狼兵搗合、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二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并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焚其林木、使無所藏蔽、羅傍瀧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都憲韓襄毅諸公何人哉、）

三月逮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實以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乞歸、陞金華府同知以廉直著聲擢爲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陛閣聞踦者驚愕相戒勿以示出爲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賈巨萬知南雄者輒盈橐惟其餘餌過客得其權心且爲游聲譽實至存撫十一縣郡與諸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有朝使徵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輒苛辱實郡人權實出郡使去至部郡人爲言南雄守且驟奏聞使横索賂辱太守事朝使愧怨得馬馳奏實抗勅使發勅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衾袒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恐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喜著書平生辛苦君子比之范丹李及云、）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午門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親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册表至京繳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遠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禁錮詔獄

丙子（景泰七年）

正月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竆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

王公龍

製之至穀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个來換于某家官默然而退（陳建曰按荻璽襍記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竟密奏之　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謝罪　帝曰吾自知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爲某乎公曰姑人許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第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脊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于公所以致信任之專實由興安金英諸人之力又按瑣綴錄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某有負譽意請之以門生楊宜爲少保內姻託爲之請至於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illegible][illegible]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都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過而已）

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粮草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採取臯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粮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〇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于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　朝廷欲求一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睦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用璞於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知之明日旨出淵太恚失望、

（按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爲人平易、類輕脫、老邁專衙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貲田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並列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四月、沙灣堤成、

五月、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謁、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寰宇通志成、内閣先承寄旨擬陞總裁纂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官、獨擬商輅陞兵部尚書、錢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德兼侍講、廷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輅繕正、輅退、溥兼編修若誤筆、然陳循欲改如初擬、輅言溥既越衆陞二級、則兼官豈宜復陞、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堦郤步、循獨追送出閤門、耳語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輅豈可獨陞、亦須從衆例、輅却不知、至期手勅出、輅仍舊兵侍兼學士、加兼太常卿、乃愕然不滿、○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及伊親仕官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時内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休

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　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命翰林院復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聞、上詭因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内閣、乞賜罷黜、不報、

（按是年鄉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弄舉鄉試焉、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岳、月試中順天府第一、爲京士訐奏、部充原籍學生、是科復領江西第三十九名解玩倫傍劾字行、爲王宗彛舉坐累、謫戍邊、成化初遇宥歸、覽取進士、官至尚書、蹤跡尤異、）

（又後周學士叙蔭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扈御大璞師退、各衙門官即於門上說事、輪流向前、商榷政務、並吉少保此舉、正違舊制也、）

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陞徐有貞右副都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并論府寮、上遣大臣即訊、削奪王護衛、罪諸官寮、○是年福建僉事致仕陳祚卒、

丁丑（景泰八年）

正月、　帝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

正月、午、上皇復位、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瘳、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時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立之志、內閣王文與[illegible]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祕莫[illegible]、既而[illegible]景帝病亟[illegible]監[illegible]羣臣、請復上皇舊東宮[illegible]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illegible]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曰[illegible]退[illegible]不[illegible]眾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illegible]有所屬、其謀以天下[illegible]一日[illegible]文與羣臣集[illegible]良只安人心、左都御史[illegible]奏候　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正位東宮、議已定、石亨知　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部督張軏、張輗、左都御史兼鴻臚卿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　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將是日于皇太后、又通款于南宮、許焉、十六日既暮、軏輗等會于有貞宅、時邊報非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首肯之、有貞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往會亨、收諸門鑰、開門納兵近千人、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軏等皆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亨等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遂共扶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明朗、星月交輝、上皇顧問爾等爲誰、各對某官某、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以是日詣入候　景帝出視朝、新遂前議填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入賀、）

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等下詔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按石亨等初爲迎復之謀、欲邀彬爲之、彬曰、此義舉也、顧予當爲第一、彬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謀以成功焉、至是亨與有貞爲彬乞上以酬其功、故竝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爲文安侯、都

聖人

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illegible]。輗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更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軏揚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于肅愍行實曰：　英帝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曹吉祥之功，擅爲己有，假奪門迎復之功，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者謂此罪不實，則彼功不高，不大殺朝臣，則威不立，不構成黨逆大獄，則權不專。乘機嗾言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不勝憤，反覆力辯。謙俛首不辯，但言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貞奏上，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常有功。衆未及對，有貞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是按都御史蕭維禎等所構獄辭，謂謙文等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陳循、項文耀等爲知于謙等謀反故縱者，律斬。嗚呼，亦酷矣。天順日錄曰：王文初謀，于謙等未必知，石亨輩不過因謙爲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福，恣意妄爲矣。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爲重，力排羣議，選將練兵，堅拒虜寇，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天下人皆知之，豈虞殺身之禍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乘機一發，于公於是乎難免矣。程篁墩謂于

切見原心

公之受誣，萌于權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成于法吏之手，斷自公論也夫。高岱曰：　英宗歸不復辟，亦無所責，　景帝也。　景帝不起，儲位無人，焉言　憲宗而繼，求孫猶其于謙迎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　英宗，非其情也。故議推　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爲正。然於　英宗父子之間，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　景帝之立太子，亦遂矣。而　景帝不起，當請於　英宗。　英宗際御可也，或依勤而命　景帝卽位，已仍稱　太上皇，如唐故事，亦可也。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　景泰初，主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知　英宗必歸之矣。謙當時不爲，　英宗之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若益勢不能不然，　英宗惡得而郭之。謙之失在　景帝易儲而不諫，疾乎之辭，然其功矣，豈掩過已哉。或謂　廷臣待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謙者謂謙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則唯父爲重，天下爲輕，天理至情，必圖迎復，郕康[illegible]以　上皇爲尊，亦廢爲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速立郕王，是不以金虜所居，而竟致社稷復安。　上皇之所以復歸，亦實賴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可乃言以救正之，難免於責備者之議矣。

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侍　上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心腹人也，鄉迎請　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月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科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弄權亂政，鎖門易儲，與王誠、舒良等爲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爲向背，請梟其首以戒權奸。　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視事。○奪郭登定襄伯，以爲南京督僉。太子太傅

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故、上嘗曰、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按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足衣食、其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銓軸、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隘陋、曾不為介意也、歷子稹為翰林院檢討○濙平易寬和、豪靖寡欲、自奉簡菁、與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稱為君子長者、既去、遣子長寧入謝、授錦衣世鎮撫、）

二月朔、皇太后誥諭廢景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越日、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始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景泰年號、上曰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郕王薨[illegible]

[illegible]賜紅帛自盡以殉葬○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官子啓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圖土[illegible]時同歿已久矣、血漬骨間、洗出皆鮮好、後謚恭愍○少監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召前南京大理寺[illegible]謫陝西定羌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輗為刑部尚書、九疇輗二人皆廉介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輗初為進士、差往淮上催粮、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綈被自裹、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卻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擢監察御史、倜振木葉之聲、符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紵袍、破則補之、蔬食不厭、與同寮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寮屬有未及知者、九疇初為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閣、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九疇河南盧氏人、軒輗河南鹿邑人、）

非凡老也

詔舉廢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文中百有四歲、上召見、悦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illegible]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崔銑曰、三代之禮、養老莫善於宴、養義莫善于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會試、以許彬、呂原為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illegible]月[illegible]黎淳、陳秉中等進士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議、宜分守、正文臣皆[illegible]

[illegible]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詞林記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著也[illegible]非人臣所可掌、則非軍功冒進封爵者、知其不[illegible]）

械前給事中謫戍鐵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正在景泰中、嘗行離間、故械至京、磔破其腹、出責滿胥遂剮于市、）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文淵預草景泰易儲之詔、時以矜炫于人、及上復位、一日詭傳陳都御史將至、已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楊信謫官家居、與文淵子主事喬新情悉、奏文淵之死、實諸于道以院禍、喬新亦奏語迎撫陳東時嘗存貢茲及代茲草易儲之議、與命官伎達至京、勑之速步、已往俱獲釋、）

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致仕、時富為石亨姪參將石彪

天下之寔然若是少哉

爲不可所累

李賢盡言敢諫大欽於是益

天地大德

宜是

惟其所重乃得大体

而又知之不復何恨

奏陷自大同遂繫至京、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對曰、陛下明見、眞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為浙江參政、尋除名為民、安置江夏○吏部尚書王翺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上、上曰、王翺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之、翺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竚為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忍、況幼女無依、尤可憐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

（按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從以為不可、遂廢立、憲廟在東宮、意極忠之、所以禮之甚恭、妃與 皇太后及錢皇后尤相得、既而 上以妃居宮中不便、乃遷之外王府、東宮令護持、令並一宮所有悉取自隨、妃至正德初方卒、）

山東民飢、發太倉銀三萬兩賑之、有司奏請增減、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此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後 上亦覺之、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人數並行則人才斯而流派

全

羣曾敬目俱妙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為皇太子○調禮部章綸于南京○詔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尚、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霍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為重、貢舉次之、科舉為輕、今則科舉為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劣商賈、若能染翰為文、但祿仕籍、此士風之所以益偷也、）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 上覽之感歎、手勑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上問王所選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槩以誣謗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為臣言王槩廉使冤、乞奏 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絶、願幸裁察、 上立命雪槩、比辭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按諸王自各府發後、鮮朝久矣、自遷都北京來、朝覲絶、至是復行之、黃瑜曰、天順初、王文于謙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及襄王來朝、 上備待甚渥、後世子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說其實未發、可知矣、）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上未之振言、官劾其罪、振族誅、籍有罰、今陷虜中、反為虜用、若振族、籍沒、族誅、弟宅沒入官、收為錦衣衛武職、至）

災異天變

（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事所致、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退之、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祠之、勅賜額曰旌忠、）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

（按是時亨、曹吉祥矜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巡馬還京師、劾奏亨、曹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覆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與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洩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上怒、命收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指使為此、旣執鞫之、其陷有貞、賢于獄、會是日晚雷雹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京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即赦出有貞等、除有貞、賢皆參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參政、御史瑄、鵬等謫知縣、瑄、鵬俱謫戍遼東鐵嶺衛、言路從此不通矣、）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遂引疾致政而歸。

（瑣綴錄云、薛文清學行老成、而閣奏對誤稱學士、遂以失寵求退、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

（按王剛正慷慨、以世務自許、上雖知其名、王翺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漷縣、上曰、北方人、問治何經、曰書經、上曰、是書經、老翰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諭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直言、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須盡言、辭至再、正出、甫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亨、軏已不快、比入見、上曰、今內閣又得一好人、亨等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上曰、但小官耳、今宜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軏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異時擢未遲也、上默然、蓋亨、軏以事非己出、故撓之耳、）

大臣而共為小人無相之計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為民。

（有貞既除廣東參政、石亨常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作疏奏、毀謗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以疑旨特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而滅其迹、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刑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有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謂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之、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為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士權秦州人、博極群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構之、使出證有貞、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嫁予、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焉、）

（廖道南曰、予觀吳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文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詐、爰皆功利、首倡南遷、躐謀奪門、比暱奸回、屠戮忠勳、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位、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

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緊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觧脫、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輗致仕、輗以曹石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尚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强、賜白金彩幣遣之。○謫修撰岳正欽州同知、時正數爲 上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弊政、有奸[illegible]豪藏詞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有蜚語指爲謗訕、內批、[illegible]

[illegible]○復謫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請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示恩、徐有貞、許彬、李賢、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人以代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寺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乃與王翺謀、仍復賢內閣。

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甘州、初 上陷虜時、也先脅擁（其所以得還全在于是）駕臨邊、恨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沮旋復之謀也。○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先降同知欽州、道漷縣、以母老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附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仍戍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謫、 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 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

九月勅左順門關者、令夜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頻入見、或因小事順情、或無事亦無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必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特宣召

乃往、 上覺其意、候召諭之、 上自此親信賢、凡奉進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爲用舍。○擢監察御史林鶚爲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爲順德府知府、 上厲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寮爲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宴勞、及給鈔爲道里費。（鶚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惟政聚、仕至刑部侍郎、爲一時名臣、浩即景泰中以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又請討也先、救王之罪者也、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十月遣行人曹隆齎勅齎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是時石亨用事、頗欲邀名、陰延其門客謝昭旨、倣張貴教蔡京招楊龜山故事、勸以前士、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不起、賢請亨薦之、遵古禮聘、亨慨然曰、吾保）

情態如畫

後世權奸未有不以壓服取嫌

著

流不拘資格故才得因其位以自見

制斷

文[illegible]中[illegible]

（之乃托賢代爲草奏即日上之數日 上召賢問之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之）

時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請兵邀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年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實璽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寶 上然之乃罷邀邊

秋六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籍[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及籍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賄之無算也時 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 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 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 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 上深銜亨輩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軏卒（軏先名軏景泰初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當罪不可用 景帝宥之自是軏與亨輩恨謙深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軏一日過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

（[illegible]家[illegible]　[illegible]亥）

戊寅　天順二年

正月郊天後 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賜 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除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恐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爵秩無此物[illegible]必衰[illegible]且稱和爾[illegible]吾不能挽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澤必[illegible][illegible]免賢曰此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illegible]敢繼宗爲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亦不樂此[illegible]爲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曰侯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子卿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僧徒濫度

之禁。景泰閒京師風俗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氾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正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勑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上復位，遂命李賢等再修刊布。賢嘗謂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釋流可與。景泰閒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亦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進。至是上欲精通志重修，須行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冀居此，於翰院達其意願補錄，賢乃言於上，命[illegible]因藝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為之一清。

（按永樂宣德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不聞委靡昏鈍之譏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名推一時今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世變然耶自是厥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宰寮與祖宗時大異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上非徐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囊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二月，禮部郎中李和嘱權近求為侍郎，士論不平。上問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它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illegible]，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上召李賢謂曰：「如令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貪暴縱[illegible]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為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弊也。卿與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illegible]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上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于是定議，以太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鎮守將頡頏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川，居中

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何喬新撰朱英神道碑云葉與中廷撫兩廣合兵剿賊屠廣東參議朱公英督察奸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剿大藤峽猶利擄掠號至橫康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屠戮殆盡又欲并進拔等鄉居之以爲功參議公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葉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之慘貪功妄殺行兵大戒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平民屠戮如宋泰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葉文莊當時頗被訾議殆亦有由嗚呼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今古師旅其不皆然是故聖人慎之甚於鬭人不得已而用之）

會昌侯孫繼宗弟[illegible]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illegible]聞　上命毀之宗人[illegible]詣闕[illegible]宗姑免其罪而[illegible]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　上謂李賢曰與弼[illegible]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寮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異與弼具疏固辭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來聘爾如何不就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寮亦從容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與弼謂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與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荅　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請賢乞回賢爲言于　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仍命行人王惟善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史曰按徵書玄纁聘起巖穴我　朝自　大亂後僅此一見誠帝王盛節矣然考與弼之在當時殆由未免於譽名之下其實難副也李文達叩與弼所以不就宮僚謂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似不免[illegible]識則當時使自如傅說之爰立作相則與弼[illegible]之不辭耶吾溫公所謂不受小官而規大官則與弼[illegible]之矣至他日賤石亨旋請則自稱爲門下士嗚呼[illegible]宮諭德爲小而不肯爲顧感權奸之一薦而甘爲其[illegible]下士亦悖矣乃若論與弼學術則觀其文集序[illegible]夫雖陳十事皆沾沾衰實華李抑累無所發明[illegible]共觀至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而錄首即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求訪朱子來訪者至再三嗚呼大節如周程張朱進學幾矣何嘗說夢[illegible]賢所聖朝康齋世所同賢然象好必察吾謹[illegible]之義責備賢者豈敢隨聲附和無所忌自道隨衆觀場之誚於有識耶）

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晟字剩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

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聘君吳與弼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編修止布衣衜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程朱自有真傳許魯齋吳艸廬亦未是知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寿卒（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吳康齋多矣羅一峰平生未嘗一語及康齋其後張都憲旹推擧章德懋陳剩夫蔡典廷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以宗奉其田號冠四首號訟於府庭廷祥作書切責之求示當主謂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時知撫州州者隅張公璜也廣州志張責傳亦載此事尹參齋璜綴錄謂康齋辭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倫作官往見之辭拒至再意待倫三往而後見之倫怒援之詩訊之而去羅整菴欽順亦言其學未有得而謂與之所犯爲非誣鼓公皆江西人其論宜公論可觀矣焉世俗多徇名而忽此紀務循名而責實知我罪我君子尚審之識愚嘗四揚方震所錄理學名臣錄并[illegible]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爲最耕敬齋居仁一峰倫章楓山懋之之一峰楓山猶於退隱爲高矣羅白沙獻章只味禪會莊定山杲只是一个詩人與朱仲昭言行皆卞見杓杓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陳白沙亦識之陳剩夫只是循介之士其學識胡敬齋猶未及矣吉士賀忠貞名臣不必厠于道學錄非未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皆當續入）

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察之罔非私意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且從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

雲南總鎮沐璘卒[illegible]同沐瓚代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卻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將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孛來入寇神木縣欽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既而虜復入安邊營欽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鬼里赤鐵馬駝兵仗倍于柴溝　上褒嘉之遂有是命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所殺哈剌復爲孛來所殺諸酋迭居雄長自相讐敵久[illegible]知足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illegible]寧并凉西侵宣大非邊無寧歲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一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卯（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托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彪以石亨從子、累進封侯、性凶暴貪貨、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遣人奏保、　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得其實、遂逮繫詔獄論死）

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洩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交通之弊始息、

五月、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慈谿人、容儀端正、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二十年、務嚴師訓、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八月、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不可以蓄敵釁漸

李後之然足使下後世通于時之所必忘作功無所救陷矣

十月、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按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干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冒貴、勢焰燻灼、天下寒心、而亨怙不知戒、上干星象、並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蓋亨陰圖厭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替日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游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挂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亂、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遇、待遇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是賊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　上曰、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卒瘐獄中、其黨皆坐死、李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當時若以石彪鎮大同、謀爲可慮、蓋在京武官、多在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今擒之於早、除此大害、非天廟之聰明果斷、不能如此、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文武奔走恐後、以財賄之多寡、爲賢否、風俗大壞、　上亦稍知其弊、但復位之初、倚而從之、明年遂自擬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所自擬、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在上人何如耳）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言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其非爲社稷計。

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謹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上曰然

庚辰　天順四年

正月，朝覲官吏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越、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餘人，賜以鈔幣，仍賜宴于禮部，於中召布政使黃[illegible]部。初奏擬賈銓為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不稱名數，乃以銓為右副都御史。○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　上命李賢舉人，賢以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眾，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致仕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卒。

（穀[illegible]初，姚夔為穀請謚，上言高穀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illegible]汝為因）

果其才實　賢亦何論

妥

二字所當　滋多

（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選　篤學建儲議，勢迎駕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曰文義。）

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傳旨乃免。

○德秀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illegible]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德秀王[illegible]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illegible]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時舉人不中，有[illegible]弟李讓不中，揣賢亦怒考官，遂載其試卷，奏考官甚文類例，宜正其罪。　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有弊，則其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枉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公私又不　爲保部弟　攸中不中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一過、王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有祁順者，廣東東莞人，遂于學問，廷對當為第一，以其姓名近　御諱，於傳臚希復也，乃抑置二甲第二云。此榜得陳選、張元禎、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起軒輗爲方都御史、總理南京根儲、石亨既死、 上每念其廉正不易得、故復召用、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毅、

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雁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掠搶、炮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并家走避、擁入京城、勢莫能止、李賢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守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迭備可省[illegible]、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勑二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 上聞之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諡曰清惠、

（鄭曉曰、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論議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譏用、予謂亦爲名臣、）

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都指揮指揮皆騎射、以三箭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非黜其畏避不趨事者自是將士知所奮厲、○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陞辭召至文華殿賜欽、 上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

公平之論

（雍精悍闊達、多智略、時出己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精校、剔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近塞、其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遊亨至值房同飯、欲坐以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趨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從輕坐、）

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爲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杲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委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奏、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悉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即詳說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乎、于是下序獄降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按菽園雜記、天順中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至逮二十四人充軍者、欲訴究於巡撫崔公、或云巡撫與御史各領勑書行事、訴之無益、或云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倘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仰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崔公果爲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時又有提督學校歐御史者、考校多不公、被黜者訴于公、公一一親試之、與選者檄送入學、其後多顯名者、）

釋徐有貞歸田。一日　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翺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軏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

辛巳（天順五年）

四月。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損。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傳。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蹙矣。不可不深慮也。

大可憂

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爲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七月。曹吉祥謀亂。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逆黨。盡誅之。

（按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爲恩惠。收以爲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敗。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以擅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上宥之。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廢　上于宮而立　皇太子。時孫鏜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　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其弟都督鐸從兒[illegible]代指揮[illegible]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乘機謀[illegible]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是日曉。恭順侯吳瑾。及指揮完者禿亮。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守門者[illegible]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明。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犯闕。東西長安門。殺錦衣衛指揮逯杲。及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李賢。縱[illegible]於東朝房。將禁門覺變不開。欽黨大[illegible]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擇[illegible]。其時王師集部。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鏜督諸軍先發。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邀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illegible]所之。瑾爲欽所殺。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突陣。鏜發矢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匿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illegible]遂追獲之。[illegible]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時京師有賀三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勢日盛。輒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謀反。凡戚親誅竄殆盡。三老獲免）

以皆保升

僉死事。追封吳瑾涼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諡忠愍。○論滅賊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竊典兵不十數載。蓄衆不滿千人。而上信下畏。則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世豈有成者哉。王師擣誅。如縛豚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等得入。事倉卒起。變陛閒。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祚　皇明。諸兇必就誅戮。而於國體不大有虧損哉。其得蚤發而殲羣逆。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乃吳瑾之發。亦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衆代者。李賢首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上曰。此曾在吉祥處通信。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卹。開言路。○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綵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

因得掩其荐欽之罪，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虚日，衣有虎撒哈剌，雖諸勛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則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訣也，于是顯行於上，公卿戚貴多奇中。景泰間以吏部辦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主簿。景帝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彩幣。及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筮占及徐有貞所獻之策合。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吏部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將殺，祺在傍，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疏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鉉曰：萬君言是。欽乃併王李二公而退。事平，上聞其壯之，召祺賜宴勞焉，遂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己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按正統末，也先寇京師，時虜情反測，人心洶洶，時榮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商輅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趙公二事，忠義一時鮮儷。）

冬，虜會阿羅渡河入套，寇延綏。（按河套週圍三面距黄河，土地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偷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illegible]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黄河，遠者八九百里，近[illegible]守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illegible]朔方，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固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俱[illegible]。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漸失其險，虜始渡河來犯，遂駐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等城，設法防之，築東望峪堡，創緣邊一帶營堡墩墻至二十四所。成化初，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弘治間撥以趙遷路。景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弘治間阿羅出而哉遷人以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何據便，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十一月，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斂，近來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畢，日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丘濬曰：洪武、永樂間取士之途，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定格，學校貢率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未聞遷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謂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于科貢之外別開選法，選取人才數倍于前，有守次十年不得選者，往往衰老，子選用衰老之人，昏眊沮[illegible]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

壬午（天順六年）

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

三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雖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使犯、若慮其復來、不可撤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艱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根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根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種、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 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于是幷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丘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有主、無所謂像設也、不知起於孔[illegible]何時、而始爲像、嗚呼、[illegible]燾比例、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獨異教而爲之耶、異類殊長短、肥瘠不一、其狀甚非、神而聖之無聲無臭之道也、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遵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

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 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瑁、瑁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按劾瑁失朝儀、 上召李賢曰、石瑁動止失措、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因薦戶部侍郎[illegible]睿代之、賢即報瑁、疏乞致仕、 上見瑁疏、不忍其去、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勑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睿爲戶部尚書、仍管糧餉、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懿

（原字逢原、秀水人、天性純孝、貌寢端偉、少好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櫬厝景州、時時哭墓、慟景人爲之感涕、已而奉母南歸、家窘甚、力學志不衰、知府黃懋閱其文、奇之、召見衣破、其試之學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懋益異、與之新衣、不受、又以葺理費余餘材授之、又不受、太守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遂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正統七年也、既而充講讀官）

（習制誥于東閣景泰中進講讀學士兼中允天順初改通政左參議兼禮侍郎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亨寵用事知敬原朝衣青袍過亨亨笑曰行將爲公易緋原不荅重修大明一統志充總裁以母憂去道景州啓父柩歸合葬奉載舟中寢苫枕塊極哀毀竟病抵家尋卒得賜諡公在閣六年廉潔不苟取天性自約身無綺穀篋中惟賜衣數襲子恵蔭中書舍人來嚴天滸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原與賢同在內閣賢通達蕭府原守正持重故爵位所至不同。）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皇后○太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建曰按張樹哀誄王抑庵還政歸泰和自有數落花詩云拔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粵抑庵自登進士即入翰林爲侍從三十餘年爲冢宰十六年無一日不在寵榮之中晚年齒三孤位一品晉入衰而後謝政五福極矣乃猶有飄蕩委泥沙之歎然則必如三楊之卒于位乃爲不飄委耶抑猶致恨於西楊之不與共政內閣而出彈部事耶其怨懟如此宜其屈節於奸邪之專橫而來何無阿附之譏委靡於景泰之易儲而徒頓足於私室也嗚呼知足之義知止之範尚誰望耶）

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飢忠以拯民爲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按正統末項襄毅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土木之敗爲虜所縶北去令忠飼馬謀歸久之忠伺便拔二良馬而南走越四日馬斃遂棄馬步奔攀崖步踰北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皆瘃剝首頂數忠不知也及爲李文達及同司尋瑽亦以部屬扈從遁藏而避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大臣之陷沒于虜者何限非諸公之勳名事業有）

癸未　天順七年

二月會試場屋災○是月嘗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具弭　上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奏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廖道南曰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興言數奏者不同內閣事功稱三楊一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推擧色不動而謀畫潛定閱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讐之竟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敎誡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蓋不出于表暴而天下自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宣德委任楊李真可謂萬世法）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孝恭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勅　上復其位號

上下從事于實可謂除理

聖后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為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上即命舉行之。

（篤謂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英廟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卧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因傾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英廟在南城、每不快、后每曲為譬解、復辟之後、處景皇后嚮盡禮焉）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為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歲、贈太保、謚忠安、

（按濙素節寡欲、自奉澹薄、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為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然為人淳謹、乏骨鯁風節、是故因循建文之難、俛首王振之專、至宣[illegible]后景泰易儲之議、濙職司宗伯、皆脅宰所真、無所匡[illegible]未免畏縮保身之意重云。）

王振讒前忠安皆以少鳳節始見乃知賢者當自處于無欲之地

下錦衣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捕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採漆軍匠楊瑄者、憤然為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逼瑄令供李賢主使、瑄懼拷死于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下此無人證見、不若請着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

當人

讀至此與士儀等而賀知之乎

（黃瑜曰、石亨初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今門達欲陷李賢、以楊瑄不屈而免、世曷嘗無義士哉、至使之姦今猶蒙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為有貞、特天幸耳、吾於二義士有感。）

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吏部[illegible]可為巡撫者、　上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以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　上復謂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越後進封威寧伯、佩印總兵、前後從征總制三邊、久膺師寄、與胡虜數十戰、多捷、）

祖宗留心用人如此

李賢為門達所誣、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何用介意、

十月、濬涇陽鄭白故渠、

甲申　（天順八年）

正月、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監王亨耀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右少

監趙永果勇營、奉御郭達效勇營、右少監米童鼓勇營、左副使高廉立威營、奉御王璇伸威營、右副使張璘揚威營、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銳、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此內臣分掌十二營之始也。）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　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着令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愕歎息、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　上崩。

按我　朝自　太祖以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崩猶然。迨　英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嗚呼、英廟之仁至矣。抑伏覩　英廟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大徑庭、何耶。蓋　英廟初以幼冲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以故輕斷、土木之變卒起、天下幾危。及北狩踰年而歸、於是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暨復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先於　祖考。此我　太祖　成祖之教太子太孫、必欲其周歷農家、以徧觀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也。垂訓遠矣。

鄭曉曰、　上天資英明、冲年嗣位、孝敬重闈、信任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恤民、夙夜孜孜、減租省役、每勤詔諭、禮祀事神、加僚百官、開薦舉、嚴考察、設提學、祀宗儒、謹災眚、肅風憲、輯戚里、文武將相、宰執侍從臺諫、皆務擇人久任。尤惓惓詢民間利病、即書北從、本為社稷、非徒邀幸已也。復辟之後、殷憂啓聖、敬天勤民、小心翼翼、石曹既誅、閔念于謙、進賢去邪、益加明慎。萬幾精覽、號稱治平。若乃禮遇　孝莊、追謚　恭讓、念建文友愛、　景帝升遐、治命宋后妃禮分、止嬪御殉葬、尤盛德事也。

二月二十日、　皇太子即位。○尊　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　大行既崩、　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傅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鏜、尚書王翱、年富、馬昂、內閣學士李賢、陳文、彭時、為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日、即命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　周娘娘為太后。李賢曰、　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宮同尊為宜。眾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　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　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從[illegible]惟李賢開端

才又奇也

又亦無怪也哉

而彭時極力維其後賴 上孝事 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參政

（按溥松江華亭人浮躁嘗進正統中進士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薔薇露詩大加稱賞得授檢討累令宮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宮與陳文鄰內侍每來溥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受業溥侍讀 東宮至是求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使人密問之倫言 上不豫 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命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韓雍亦貶）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烟瘴達卒死謫所彬復職餞送達（古人）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釴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是榜共二百四十七人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顯著○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潁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潁等討之潁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縣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並進追至駱駝山穹尔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

（登性至孝有文武才再封疏作義以進言表哀悰居喪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爲之尤善吟咏有聯珠集行于世）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謚文清

（瑄爲學務心復一言一動於理有違便於心不安其出處光明俊偉如青天白日雖敵人推服於復性嘗曰讀書窮理實見得踐履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數十卷多名言）

（陳建曰近編名臣言行錄紀薛文清罷內閣歸中途乏非致其子温見爲卿相而致歸途絕糧亦明朕異事也嗚呼有官居卿貳無地起樓臺者人以爲美談今文清高風介節視之不更奇耶）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

十月廢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牛玉徇偏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明正牛玉之罪

調右僉都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意舉盛共入內閣李賢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按水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實種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地四千餘頃只收粮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報不在此數總核求寔邊臣留心屯營者無如葉文莊）

若今文推入內閣則諸臣中找推不必舉

革太平侯李瑾興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恕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于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愬者始息矣（按大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職者並與先尚迎駕者及出後免報乞陞者天順初迎駕陞者擒獲妖言陞者俱革不准襲職　祖宗朝之賞武嚴而不濫如此令之達彭文憲當國之功也厥後萬安劉吉當國而汪直用事賞日濫不可勝言矣）

宮內一隅何以莊為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擬為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寧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于此（按嘉靖初特差官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其在共[illegible]頃數十年後占之數踰於原額幾十倍皇莊田之害如此舉此一處其他可知）

能求他職共用不賞

擢真定府東鹿知縣盧顒為邵武府知府（顒無錫人初為御史以言石亨謫知東鹿邑豪右聞此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嬰搏擊為撫衛吏長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依其服闋相率請留之顒再任從之歷歲不復用刑獄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都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顒析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居真定二府間四境之民亦聞風擁赴郊外有流落者悉聚以成市邑人因稱盧官店）累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紀

乙酉　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子宗彝宗謙子冕謙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衛新上疏訟父謙之冤　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王宗彝後第進士官至尚書奏雪父冤復官　賜贈及諡）

召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為兵部竑掌都察院恐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章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其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　御批竑為兵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耤田禮。○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按名臣錄、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寧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人。有草若素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咸勸寧行、寧不往、其介如此。寧浙江海鹽人。）

擢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為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

（恕陝西三原人、知揚州、有惠政、辯疑獄、處飢發粟[illegible]報[illegible]民泣亦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布政使[illegible]今職。）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illegible]兵討之。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

（是時兩廣蠻猺大狗亂甚、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上初即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為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推雍為僉都御史督軍務、輔為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為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任紀功。關外之事、一以屬雍。）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四月、以都給事中張寧為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府。時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俱遠謫、寧倡論申救。又有忌正者、偽為彈賢疏草、賢並啣之。會兵部蕭貴官缺、尚王竑合薦寧正、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擬知府。竑引疾歸。寧正抵任未幾、皆引疾居家、不復起。時論不平。○襄鄧山中流民劉千斤等聚十萬人作亂。初錦衣千戶楊英奉使河南、憂之、疏請選良吏賑恤、漸圖所以解散之策、願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禁民交通、勢自不可久。不報。後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陵徐福。

秋、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請增營堡以護耕牧。而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

谷縣境極于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乞選諸營精兵九千、分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延歷應援。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裡、遇警難報、宜以鄜慶防秋軍士二千出屯要害、以備調用。從之。○贈征兩廣流賊死事副使毛吉等官。

（軍中存餉銀若干、委官余文密付吉僕經紀、求其是夜吉遇害、經呼請夏寇長疋命以還銀還官、毋汙我地下。）

丙戌　（成化二年）

兵部奏延綏巡撫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胡戰鬬。若選練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不待驅使者。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行伍、號為土兵。

[illegible]

[illegible]

何況生平

古之驍方

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當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人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盧祥廣東東莞人任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甲兵造年人寇皆知之陳建曰國初經制深謀當元末兵天下府縣都司其衣日軍伍錢糧皆民出也而今則之民其用已甚故使常編撥就悉不以科爲令民自因資每十石出一人爲兵而減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常得精壯二千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亦有藝之操練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操練精熟富強也按北即名兵于處之意與北土兵之法相出入其事簡鑿可行最于治安要議有制兵之條有因屯田制邊驟之說亦同此意）

二月命京官薦舉方面官員○重修闕里孔廟成　上製文紀之○太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內使林興護送賢還鄉視葬○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爲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倫吉安永豐人對策時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亂第云於時遂失名第一）

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官文中有云　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嘆

鎮守荊襄王信擊走流賊石和尚等陞都指揮同知

分別方先
分用勞逸
襄救所主
獨領其要

江淮旱人缺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斛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永陳宣遊擊將軍和勇帥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游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泉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于是總率諸道兵逕進用土兵爲先鋒先破修仁荔蒲遂進擣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峽官軍直抵其上磨崖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兩廣淺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韓雍征蠻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指揮僉事一員領之兩廣盜賊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不能）

[illegible]言以蔽[illegible]土兵殺不習符公以達軍財[illegible]錦衝志見能用我所長以破其所短者

（當精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調發月給廩餼下程柴薪子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分撥兩廣省城及肇慶神電各衛安插官營房併當田租至今其遺徼聚處不無獷悍難馴之患亦在乎有司者善馭之。而已。）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廕雍一子錦衣衛所鎮撫○置武靖州○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疏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林速速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于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或爲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銑幾于復套其計盡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于治哉宜別爲處置　上從禮部議勿許。

閏三月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癿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母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翰編修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論諫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雖竟出而士論益榮之○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障湖廣總兵都督李震率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

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已而永延領兵搗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譖于大將、謂英多獲賊贓、捶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虞封興寧伯、加永太子少保○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楊信、嚴禦之、虜引去、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凉邊備、時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凉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

迤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然今非虜猖獗、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山、上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兎鶻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龍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艸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庵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窰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至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牆、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

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震軍威矣、

按斯地營堡墩臺、雖有遺址、率多廢圮、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實有限、言之督府、漫不爲意、求如王復者、固不可得矣、

十二月、迤北瓦剌太師阿火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入貢

故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從朵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欲照先期沿例、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例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詰之、[illegible]書張羅、仍以本等賞給之、遂懟其誑混、北遣夷使、毋過四十人、必從大同入朝、庶得以一遵款[illegible]示以大體、

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賢，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恭莊端重，練達時務，歷裝初請減達官升除齊太學，景泰中，上正本十策，武宗寄長策，上八君鑒古錄，天順初，請發內帑銀二十萬濟山東飢民，與究郕江新荒大水，又所畫籌資萬民軒年，王李僑、姚夔、崔白、許彬焉諸大夫，文武皆稱大任，雖初遭曹氏之奸，繼羅門達之讒，然身未危而上亦旋悟之，英陵初從，請出宮人，簡近侍，及變夫，上道中所見軍民相病入東，又言祖宗朝宮禁甚嚴，內外宮府內外充積，不得妄費，游有常所，放起離宮，賜有常度，將啓倖途，種種皆名言，誠救時之藥石也，但正寧幾濕，終身弗遜，而奪情起復，遂議羅倫，則不免于相業未光矣。）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謚恭敏。

（按莊心性坦直，遇事敢爲，豪氣之，使全快彼泥復踏一疏，大節凜然。）

皇明從信録卷二十二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亥　成化三年

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鎸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永爲遵守，從之。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召羅倫還，復爲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

（先是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勢大猖，山箐險阻，合江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兵討，敗信出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諸船舶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礌石如雨，我軍奮發，銳勁發賊，却拔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進破諸賊寨，斬首五千，俘二千餘，賊復走入大井水箐二洞，洞窘嶮峭，不可入，瑩洞圍守月餘，賊死者尤甚，土兵乘隙采遂陣，焚剿，又大捷，事聞，將捕船艙，挖諸蠻分山都掌，故設三縣，今寧芒部貢大壩爲太平長官司，轄獠數寨，滅功最久，理其事。）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勛勞于國，出自特恩，錄

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4版 反內

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按明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一人以世其祿，後於諸司職掌官子孫蔭敘，正一品子正五品敘，從一品子從五品敘，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乃得錄蔭，是我朝任子，無從前代之濫矣，然國初必須試經書、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送國學肄業，俟學成而無濫進，日則世祿之任台崇或喜欽竊僥得京朝美職，卽曳自有所不論矣。）

封 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彧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爲侯。壽子瑄瓘璜瑛，彧子瑭瑁，皆投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爲庄田。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懲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勑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 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將湯胤勣力戰死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按翱爲人，端方嚴毅，清白無私，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食，輙屏門謝絕，私謁請托，而拒之，故人長而不怨，遷謫被授，恩讐一不介意，當日吏部豈得復有恩讐之遺耶。）

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成、

九月，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敗死之，徙縣于固原、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 召李秉還，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十一月，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討莊昶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爲大理寺評事、（按昶爲行人司副，先是有旨，翰林諸臣撰題預作鰲山煙火詩詞，爲明年上元賞玩，懋與仲昭、昶同疏上言：向因災異，勅諭群臣加修省，今日之事，或兩宮在上，欲極孝養，大臣宜予養志，以娛之，大爲樂哉。毛里孩寇何關陝，所當深慮，沂雨湖廣，一旱數千里，一民不稼生，危哉，安寧所宜，悉尤易惡，無宜將一[illegible]大之事，切停止，不使接于耳目，前存此說，爲文王之親民，加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者，此尤貴以活流離區民，苦之民，貴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安，奉養兩宮，其孝豈言大于此哉。蓋懋輩也，奏入，作旨廷杖之，並謫外任。錄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剏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南京翰林院修撰，時稱翰林四諫。）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按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征伐，始以龍旗下三千所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機火器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皆常隸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銃兵，駕親征。）

（則大營若中營分駐五軍，其卒居內，營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無擾，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營急調用，是爲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揀選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敵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疲衰者，曰老家，見專營造差撥等，而其十二團營，皆以京衛及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將所部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營聽征，其京營制度之大略也。）

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彧與寧定武强縣民爭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勘量之，部推韶往。韶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急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汙下，安有空閑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詔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部以論都御史張岐俾進事，下獄奪官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韶，福建莆田人。

（按嘉靖初給事中夏原、御史樊繼祖查勘莊田疏謂：有太祖高皇帝立國，令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盡力耕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泊淤濱河之地，蘆葦沮洳之場，土地形勢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彌望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補其數，不致失業。衣食天地，近年以來，權豪勢要之家，不知祖宗之制，[illegible]郡縣人民開墾之業，假以閑田，指爲無糧地土，一概[illegible]。州縣[illegible]莊田多寡，侵占小民田產，歲月剝削，至于不堪。[illegible]激變流移，[illegible]一例[illegible]，[illegible]勢[illegible]行何所[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致强梁者[illegible]。起而爲盜賊，[illegible]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illegible]之法，[illegible]不復行，大江南[illegible]不可行。矣北方[illegible]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爲莊田，於此[illegible]之[illegible]爲[illegible]獻，漁公私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乎。）

擢山東左布政使彭韶爲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韶，東莞人，景泰中奉勅修理張秋決堤，有功，遷大理寺丞，尋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荊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遷知府，民告飢，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若且得罪，韶曰：待請而發，[illegible]飢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來償，不踰月而倉復。先是郡官田稅重，耕者多流，後遂得請，許以起科，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illegible]白馬關，[illegible]不入，復良田若干頃，一郡賴其利，尤著清譽。山東布政使，遂再轉副都巡撫。）

（按韶宗朝官久任，近日則官遷如傳舍，起自[illegible]者尤速，或數月一遷，或一歲數遷，或未抵任即遷者有矣。若此[illegible]，[illegible]陽永叔詩云：宦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誠斯言也，古今同病。）

荊門州訓導高瑤請復景泰廟號，禮部等衙門會議，云：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具言景泰一時君臣之失，而責瑤之妄，事遂寢。

（按今日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illegible]又奉[illegible]，[illegible]陛下爲皇太[illegible]，[illegible]景泰[illegible]陛下爲皇上，[illegible]）

爲正名爲　[illegible]明係　大恭號

于在前。郕王封　帝位在後。事理有礙。宜天順元年正月　先帝復位，欲遣　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今翁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商輅建言乃欲加郕王尊號，臣推朝廷既立皇太子，則與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當未半月，群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謂成王之際，只賞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謂召皆王因之執親，何不共公雍容哉。　先帝明於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昔發謫高瑤之言，一加郕王尊號，必將祭告太廟，[illegible]行禘廟承祧之禮，必將遂啓梓宮改造山陵，[illegible]臣之與，必許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從當時所罪之人，所行之政。且商輅此言，誣　先帝於不明，將　陛下于不孝。昔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叛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郕王之即位，內承國于何君，上禀命于何主。故昌邑王賀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王。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爲廢之，易以已干。至使　先帝久遺幽閉，此非郕王所自

天地之度

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臾爲之也。至于八年，郕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　先帝復位。郕乃挾群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然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徐有貞等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遂致人害，是故高爵厚祿，尊顯于元年者，當其迎駕之時，已蓄刑殺法誅，茂于後來者，罹其禍務之罪也。[illegible]之初，有罪辟邪，奸心破膽，久見取同商輅，復[illegible]則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illegible]賞顯貴，臣謂商瑤此舉，非欲尊禮郕王，寔爲其黨邪遷謫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安肯喋喋，欲妄言上瀆　先帝之明，使後世觀爲口實。今之議者亦皆可惡，曲從而順　陛下之議，我朝[illegible]，[illegible]求泰已然，遂失所不介意，但不必行。

御史陳選督學南畿。

選[illegible]按江西，[illegible]察貞變，至是以爲不能，古稱吉士，新必[illegible]先[illegible]其[illegible]及[illegible]儀于學宮，令[illegible]生[illegible]一[illegible]實行以變華浮習，所從行不易，[illegible]學宮[illegible]默[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已[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統管[illegible]

且[illegible]洋洋，晨出夜入，待館，燈燭如白晝，伊吾之聲[illegible]然，選時以二[illegible]前導，[illegible]勸之，[illegible]士爭奮，前後三年，卒[illegible]士，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之語，接之處，即與生不施[illegible]也，敬[illegible]生一本于理學士，[illegible]然時[illegible]雍居哀哭中，猶勞崇[illegible]聞選，至[illegible]成其下[illegible]居儀衞其風節如此

戊子　成化四年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馬艸。○改府軍前衞副千戶于晃爲兵部員外郎。

按晃故兵部尚書謙之子，以父功，擢武職，[illegible]明初謙殷見成邊遇赦，得選至是，自陳乞改文職。　上從之。

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朝廷差官校逮繫陳介、任璿、吳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

按固初成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末虜首孛來、毛里孩內

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從意，乘時劫掠。鎮守[illegible]遣事覺，上司備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illegible]索各上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千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都指揮邢端、中澄奏各衞軍往捕，戰于城下，中澄敗之，邢端遣歸官軍大潰，遂返震驚。事聞，朝廷命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illegible]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以所部會討之，率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軍士分臣，[illegible]沒爲賊所襲，官軍遂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傳　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慈

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作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而議、 上曰、 慈懿太后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合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 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

母心、亦豈得爲孝乎。彭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頷之。即日晚、時等具疏進、備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婦之懿耶、令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尚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

都是則聖

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有礙、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懽呼之聲動地。

（按此舉禮典失而幸正、固彭時等爭之力、而 憲皇曲全孝道之美、亦不可泯也、皆可爲萬世法矣。）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糧子粒、

七月、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

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滿

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爲監督、復以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九月、慧星見、掃三台、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 上優詔答之、

言之者能盡聽之者能容

先是、英廟令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司盥櫛、[illegible]智善媚、及 上登極、冊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父貴爲都[illegible][illegible]史、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亦爲錦衣衛都指揮、[illegible][illegible]達皆授官[illegible]寵[illegible]通妻王氏出入掖庭、[illegible][illegible]安[illegible]爲同宗、[illegible]劉吉皆附之、安陰使人[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來于家、[illegible]進[illegible]起其門、彭時因慧星見[illegible]不允[illegible][illegible]修[illegible][illegible]外廷人[illegible]所當先、而宮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雖有所生、亦不言[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母[illegible][illegible]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過生者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分均恩愛、以廣[illegible][illegible]宗社大計、則人心安[illegible][illegible]息矣、人[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望日[illegible]安宗社[illegible]月尊奏[illegible]上嘉納之）

刑部郎中彭韶陳弊政疏言未終者四事不報一曰正家之法二曰馭官之術三曰持儉之德四曰用人之道○給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上納之

（奏略曰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指台垣人心洶懼臣聞君之有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也聞陛下於中宮或有乘之者拔奘當以爲言陛下割內乘寵自去蔽斯息嗣慈善及半年而昭德宮遷騰不識中宮不增宮牆與深而視聽其近誰廉縱致奇禁焚中者陛下富有春秋而宸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人計一時於愛專情一之所又言兵刑日急盜賊日盛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乞罷征蠻之役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道於信待爲何甫寄爵賞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實其隆寵出乘梗轎導用金吾乞悉行裁革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修齋又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抑施經藏或填寫梵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購辦採辦悉宜停止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陳破虜策沮于衆議

（一奏曰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我民愚意其有可敗者三可駐我邊方彼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所吞諸種驕而滿氣盈兵驕者敗驕勢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是來逐水草散處開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試遣水草更處四分二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擇驍將十人統之犒其賞罰嚴其號令整其行伍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往往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用方略欲守則[illegible]文移往返大費時日不能行辭應兵不成之計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竟不行後竟有爲復套之議矣[illegible]可耕之地臨）

今火速不能及

總兵俱赴

（各處多事之處備哉）

十月吏部九卿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表待罪詔爾等當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邦乂忽惰既引咎宥之○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譴誚誠輅奏言臣曾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等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時朝廷遣將出師賊聞懼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歿我軍遂退恐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稍定諸近聞毛忠敗登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疏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陝危矣章請發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爲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即以師[illegible]賊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朝廷商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將兵部懼賊乘虜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加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皆出攻城戰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殺項忠而罪誠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群）

然服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朝廷輕敵時曰數項忠踈曲折保無虞也宋儀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勢水供之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窘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出降滿軍門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攻擒滿四來獻虎狸計詰請誘使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下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城潰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平而廷議急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拔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賊矢石如雨累不少退伏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衆所共心與諸偉之。

按項襄毅坐困攻遠之積不下于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之主議明執亦不愧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達不珍而與虜連兵議可受懷京軍羅往徒費餉給增煩擾動搖人心耳乎事何益項彭二公之明識于是乎不可及矣。

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雙槐歲抄曰我　朝祖宗時君臣日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羾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義也宣德正統間三楊用事務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乘不肖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正體者　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聞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官意也于是吏科給事中沈瑤等各題請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查典故至是吏部覆題以聞　上曰　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中間若有情弊其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然數月擢推者頗與論乃洶洶保薦良法而揚文貞之心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內閣吏部爲具推請推不過循資格耳。

修復運河壩閘。

按正統初延無閘於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歲稍便利迨景泰間壩閘廢然以致水道淤淺言者議從泰州孟瀆出江者因迫淮濟舟多覆溺且益費內之出沒弋預巴耶迄撫崔恭奏請從宜挑浚道并置七閘至是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要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以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門禁以備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　上命所司知之。○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紹卿妻陳氏弟紹纓妻黃氏貞節。

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紹卿兄弟俱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三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爲賊所獲欲犯之二婦給曰幸存我姑當過河入人家可食賊從之行二三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麗溪各抱兒行至前路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二尸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

按我　朝設置中書舍人紀錄編命書寫誥勅在　朝爲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爲之陞擢亦異後來有由能書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很以白丁冒居清秩而名器幾濫矣至是黃瑕以爲言　上命吏部遵永樂宣德例定陞進之條科甲出身者陞員外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爲令。

乙丑　成化五年

叅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十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壽廣

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秉剛介不阿、嗜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說言書判國事律之、四有三罷者為上、因有二罷者、吏北門有一罷者、冠帶回家、人益怨、為大臣有忌之者、若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除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慍、直臣又其[illegible]恭歸之句、天下傳誦）

二月、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芻牧蕃多、內為土達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二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請於此添設一衛所以扼其要衝、從之。○會試天下舉人、命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珝、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誾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按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碩、自知刻畫、外若寬恕而內深刻、與同年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兒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缺人、議欲用泰、泰遜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賄託貪黷為事、認萬貴妃為同宗、多結與交、為內援、朝士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援之用之、）

滿四伏誅、

興化知府岳正致仕、

合觀古今治策非無有志者按其依而行之亦從何難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

有旨召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鎣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鎣至、始甓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承秉所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為變、鎣受密勅撫安之、得無事。鎣、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霍韜奏議曰、自陝西棄為邊墻、塹為溝渠、寨堡故迹修復焉、邊墻外固、溝渠內深、資灌溉、外禦戎虜、全陝之利也、楊一清曰、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開耕之、三邊軍餉不煩轉運、自然饒裕、丘濬曰、黃河自陝州上至綏德、春初秋末者可行舟、若沿河州縣收散木色、水陸接運而上。翰林其少蘇平、唐書曰、其高祖時、突厥盜邊、命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胡、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賊知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方之有大江、所謂裁成輔相以致其用者、皆在乎人耳。）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　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　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令錦衣衛帶俸指揮周彧、翊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彧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伏

墾，特勅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業。上以所言良是，待勘報區處。○侍講兼學士劉定之卒。（定之，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文字遒麗，對客揮毫，運思稿不易，嘗成化初入祕閣，析疑議，稍古謂，或日咏何哉。一揮九詠，侍從燕遊，推奔放，變化不窮。正景間上時政十事，獻條十事，又請遣使迎駕，辭涵法語，耿耿節義，不獨長于文已也。卒年六十二。）

九月，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周彧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閒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爲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　上，改命部暨琮覆按，部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詔以田歸諸民，因責部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脣齒，廣東籍廣西之兵力，廣西籍廣東之粮餉，今巡撫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事體歸一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人衆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贈故國子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庚寅（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挂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開督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聽節制。

四月，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粮稅。○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按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東瀕滄海，沮洳之場也。每歲霖雨驟，泛溢爲害，徵今准古，有轉移之策焉，畧具于後。嘉靖給事中秦鰲言，畿輔之地，南抵欒州，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蕭條，然水深土厚，地方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使之教導江南作田，如法水耕，其高下，或鑿渠以蓄水，或築圩以環田，仿乙做行古者務爲力田之科，有能率衆墾田萬畝者，授以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示招集，如此則三四年後必有萬余之積矣。霍韜亦言，臣嘗詢訪遼薊滄河以東，真定、永平、深州近迤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

（不知水利，反以爲害。若能擇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學溝洫，旱以灌溉，潦以洩注，溝洫之旁，遍植果木，可以資用，戎馬過之，可以限隔，不敢長驅，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二公非言而無徵，試觀太學衍義補所載宋時何承矩營田河北之事，及元虞集議立分司農司，召募江南人耕種京畿近地，不煩海運，京師足食之事，可知矣。今誠能因二公之言推而行之，尚何水旱之足憂乎。）

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餔，荊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見在功德）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

[illegible]

七月初三日己卯，皇子生，即孝宗皇帝也。皇妃紀氏出。先是己丑九月，幸昭德宮，皇妣在御妻之列，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天意）。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至是聖嗣誕焉。皇妣孔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忠節）〇巡撫漕運都御史陳濂等言：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運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令經沿途磚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磚納鈔，兼遇水涸守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揚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于負貸。請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收納通州，省脚價以補其數。議上，部可。〇是年致仕工部左侍郎張瑄卒。

爲民造福

（瑄廬州人，嘗[illegible]，歷官大同知府。正統己巳，英宗北狩，虜至城下，守者戒嚴不敢啓，瑄[illegible]下，[illegible]出[illegible]，即馬鳴[illegible]。[illegible]西[illegible]。[illegible]化初[illegible]，休[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稍借不能究其所云。）

孫忠

辛卯　成化七年

正月，京畿饑，敕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不與，飢者獲濟。〇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運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脚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爲長運矣，至今爲定制。

[illegible]

（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國初之漕運也[illegible]以民[illegible]，而[illegible]以軍[illegible]致大[illegible]。[illegible]無所[illegible]。民苦不以運[illegible]一[illegible]所用之，[illegible]之定長運，[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可衡其矣。）

余嫌積功須分其大其後有臣也夫、

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進忠左都御史、（按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忠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黨附不服者縱兵攻擒之、發還鄉者百四十萬餘、民萬餘、斬首四千餘、）

設金華府湯溪縣○設汀州歸化縣、

五月部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棉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湖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延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取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謚文靖（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付其子完勿纍後鄰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宜示以遺書從之）

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

十月立 皇子祐樘爲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謚曰悼恭太子○濬通惠河漕道 上諭戶工二部詣昌平縣踏勘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跡楊鼎喬毅乃逐一查勘及據元史并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建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謝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 上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諭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口實云萬歲閣老。（陳建曰閣臣初惟不得盡言故請召見及至見時不能盡言反啓讒佞倖之族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貲皆承貴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貲武職內爲致寂憚劾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吉如舊人情始安閣老尹直曰于在內閣時嘗欲請見萬循吉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一語不合即扣頭呼萬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允從勝于面對是亦有理建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使得面議而每事俱盡以聞則人臣之大有幸也乃以爲無事面對此豈中正有識之言而尹寔謫乃以爲有理何耶當時萬歲之呼萬貴先爲之以取媚一時而彭時輩不得已隨之豈其本心萬歲閣老之譏萬貴致之耳不召見萬貴有心故相表裏爲之而彭商坐爲所用矣馴至王直用事彭罔商去而萬安恩寵愈固據內閣垂二十年則以能阿順取容之教也成化之治大非爲萬安所累云、）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爲

大安

應請中啟伊族之所以指山某文莊爲之作倆也

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越受命往議方畧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秋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從之

（陳建曰秦蒙恬逐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南立朔方郡因河爲固後赫連勃勃李繼遷皆據此地雄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帝據河南之州尤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故國朝記謂近時關中大飢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蓋年豐復業尤邊圖論亦謂彼時虜少遵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圖獵之利地方富庶[illegible]此皆[illegible]名論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illegible]況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戎虜于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乞反在其外焉不亦危乎嗚呼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北以絕虜南寇路而我　朝乃不能因河爲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爲巢穴以爲關陝無窮之害我　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illegible]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愼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　上嘉納之○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illegible]）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愼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

上見

壬辰　成化八年

正月星變免慶成宴

二月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擬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illegible]兵選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駄馬鹿角椎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王越覆奏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宜罷遣休息　上乃召越與盛俱還京○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爲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陞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奏築邊墻設衛學墾屯田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鎭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人

（按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鎭守榆林米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擴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盡發陝中人有丘籍流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初不習塾圖乃求挺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凡內邊曠地皆墾爲屯田歲得數萬石又拓度邊地毎徙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其實三邊之中延）

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遙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延邊守臣乃于緣邊立界石創置墩堠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綏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願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弘治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墻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挖延引相接以爲邊墻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爲敵臺砦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墻橫一斜二如偃月狀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兩月而功畢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秦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墩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塹山湮谷連據勾堅橫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遂安薛應旂曰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汎泥不行而余子俊獨築邊墻之說先後相躡費財卸止瓜萬而浮沙易頹邊墻實未嘗有權衡創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崩制延屢發帑金聲歲相繼至今益無一人悟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令所乎憂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胡難與言也

四月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荊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今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略無紀律以致寃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不聽既而忠上疏力辨且乞致仕不允

五月陝西都指揮董銘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上曰銘既陷本當處死姑從寬與降三級令常先殺賊令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令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

瑜浙江鄞縣人久居法曹明于法令練習國家典故屈辯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恃寵作威弘農衛辛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訊達鍛鍊以爲反形已具消會審瑜獨明其冤達急諮使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枉人以滅族之罪達諸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數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違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不得死瑜平恕寬厚類此。

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弃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硃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極諫請追寢前命以慎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理國事、

癸巳　成化九年

二月以彭華爲翰林學士

華江西安福人彭時之從弟同年所稱新典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之用人賢歟否歟思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上諭雖諄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

[illegible]

亦不能不信也式平吳之時旣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悉罰當崇獎佑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振名教于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然謝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然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敬也不必識其面也然小人與黜而退之不親可私也豈不可退也群言交易不可徇也以此處之決幾有抑之不來推之不去君子之士出焉此時與之決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然進遜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並從其推擇義而以此飭天下而他取其治非僕所望于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亟圖之耶

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

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貲表山立、議論河懸、推才偉度、遇事立斷、獎誘後進、振拔淹留、意所決議不避親故、立朝多名奏、至　肅皇后崩、允主合葬裕陵之議、尤爲大節云。

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會劾列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復于內、頗涉兩宮事、　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乃釋之○朝廷好寶玩、是時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

古似北人

乃是忠愛

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

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竦然降位、對大夏再拜、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能推之于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義、

按新會縣民劉銘娶向往海康賣錢將還海康民吳郁與其弟金童挈家避逐附舟往新會止于銘家歸遂出傭工銘窺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縛之沉其屍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加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遂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屍哭視之所驗實然得銘謀死狀窺力不能報洩乃先投幼女于水即自投水踐夫屍死焉三屍隨潮上下縈繞銘門其降李達春買棺收葬銘夜潛發其屍棄之大海吳郁自外歸得弟屍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鑒等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申哭詞章上之銘拘獄伏闕部員外爲侯得爲具奏上令有司即誅銘殉莊氏刑部尚書陸瑜奏李達春等收葬三屍誠爲義舉今遣祭旌其命有司即其處塋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旌可垂于永久詔可、

六月延綏徙鎭榆林

七月勑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時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侵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入西域諸番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況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矣　上命兵部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勑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脣亡齒寒之勢仍遣撫阿力令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勑使撫蘇且新遠可以散其黨謀復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來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勑文等往）

十月　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　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

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勑翰林儒臣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鎭湖州五府幷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按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實惠難及事久而玩則又未免于官多民擾之弊）

（以是勸戒將帥皆戰爭先矣）

勑邊軍如會遇賊牽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反退者乃坐失機○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數語盡人）

甲午（成化十年）

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將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謚文莊（盛溫雅簡重崇道篤尚名節言動恭慤故古人居家孝友於官清慎勤於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志寢食而于聲色貨利之好漠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或惜其大用未究云。）

（水旱相繼民何以堪）

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

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幷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衛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敏家資進奉托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對乃與南京通政使蓋　上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閒秩耳

秋刑部尚書王槩卒（槩字用節金陵人成進士擢御史事爲河南按察使所至秉公廉明獄無冤濫天順初復起斷獄寬恕王）

（入朝爲上白其冤遂任寺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按察全活甚衆後遷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奏諸獄奏條錯情法多所平反時例當律比者頗多深刻爲名察獄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奏文切理簡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帙）

勑公侯伯兼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九月以水災免直隸吳江等一十四縣幷蘇州衛子粒

十一月復郕王帝號　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衆手加額曰吾　皇上此心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勑諭文武羣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

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　帝號　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王朕嗣承大統一紀于茲致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謚云

（景泰廢易儲宮憲廟不以爲嫌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謚眞不可及也夫）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咸震百蠻百司悚惕于是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　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歸

十二月罷湖廣寶慶等六府[illegible]淘金時內費日侈需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塲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塲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于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二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二終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三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言利之臣無不借口猶慎

乙未（成化十一年）

春詔閉河南宜陽等處銀洞兵科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可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部命封閉○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憲（時排拄閣中不有向坐狀闕揚流事慈懿葬禮抗疏正宮閥廢儲嗣正論周安公主及弟宜嫁又深言劉永誠不當封伯景泰三年見朝政有感即引退出處之際明決如此蓋一代人望云卒年六十彭道南曰予讀國史乃見文憲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謬予好以致寵今之君子何獨不然）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賜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珝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珝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講官稱為第一受知于上聞入內閣嫉惡過嚴衆小忌之凡所建明入告于上出不語人上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

四月欽天監天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為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命本封進

讚美

五月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仍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乞嚴加追究上命窮理之○上親定皇子府名書于玉牒遂令文武大臣謁見于文華門（悼恭太子薨內宮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原給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采聞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于永壽宮中外臣僚喜躍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史聽二部進具奏會文武堂上官各以英國公為首奏進御覽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稍長行之特來重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測恐湘激未測商輅因復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過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于撫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面奏准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不解旨乃定睿名曰祐樘）

琥中格哉宸元見寵心

使存仁無遺憾者商公之力也

六月皇妃紀氏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諡册為恭莊僖淑妃殮斂悉如禮（時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蔣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即請見黃賜張敏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無疑云）

諫矣

七月朵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非內途監生各錢一萬然諸議者貢乃祖宗舊制納粟實一時權宜況給粟送監其後取之日多在科貢者人監之先若仍錄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遞越歲之監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敕國子監于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上從之）

公道

十一月，立皇長子為皇太子、

丙申　成化十二年

正月，都御史原傑奏議，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詔可、

（按陝西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藪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弟率令者皆發戍邊徼當盛夏溽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

事關民社人人所當用心不可以官守分吳越也

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迄今千載寧謐如故比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乎都御史李賓之然其言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撫其事傑受命編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　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詳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

制置得宜

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郡縣以統治之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乃上言以襄為從之處立皆流聚莫若置立州縣擇任賢能撫綏撫稅先江物添其心撫循奇牛封以禮成其俗因慮鄖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洎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宗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經治三省　上

悉從之設道宗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漢南諸郡縣之民聞之莫不流涕皆爲立祠傑山西陽城人）

兵部尚書白圭卒，謚恭敏、

（圭爲人安重簡默寡言怒不形公退即閉門坐臥請謁者至多不得見而去故當時有曠職不事事之誚一中貴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聞之圭密召四司官令咸飭察吏而已竟無征詞凡有軍功未賞令宗人目勿得官此尤過人者）

四字留出
大臣風度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四儒學。○通惠河成（自成都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

七月，京師黑眚見，時方郊祀，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一日早，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備，請設浮橋，從之、

妖怪異

（奏畧曰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迄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于應援或遇冰開賊先臨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接濟彼此勢孤深爲事非小正統十四年廣寧迄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隻排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西岸竪大木爲柱總繫其鐵索

（兵變守臣便作來議或有懸財東西夾擊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妖人李子龍伏誅。（按子龍本山耳府人侯得權，年三十餘，蹤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頰，小宦監嘗於遊陝西，與遇一道士，妄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遂與入京，齎添濟往內侍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混雜宦侍入內，或登萬歲山瞰中，憩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臣侍不得志者，皆拜禮為佛，有非分之冀。緝事旗校知之，竄三人於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潛開約東，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來事，即白于太監黃賜，賜奏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綢袍笏冠等器，合及子龍皆伏誅。）

十月，兩廣總督朱英奏曰：廣西猺獞叛服無常，然彼亦人類，可以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去逆效順者，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鄉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貴率眾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棠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為州縣，見有眾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猺獞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猺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楊朔等縣猺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敕獎之。○刑部右侍郎林鶚卒。（鶚，太平人，歷官淵朗，簡言語，淡于自奉，如古秉禮，志切躬行，事母極其孝敬，嚴于侍下，交游不苟，講世務篤行。）

十二月，耿裕為祭酒。時勛戚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役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見之，嘉歎。

丁酉　成化十三年

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遣兵部尚書兼學士商輅告文廟，翰林學士王獻告闕里。○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大政小事、方言俚諺，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入貢。（南宮嶷嘗曰：日本在東海中，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與中國人貿易，不滿所欲，則燔掠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瀕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于　皇明　祖訓。於山東淮浙閩廣瀕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楊守陳曰：倭夷變詐罔虞，時以刀扇小物褻貢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斯言確矣。）

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覃昌、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上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亦違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敕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時逮捕中書舍人董璵、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獄，籍沒

福建都指揮楊華家、（先是華以毆死人命、棠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華逮之京師、匿妹夫中書黃璵家、璵托錦衣百戶韋瑛營解、適瑛正欲從西廠刺事、而無由、即潛報于直、謂華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貲鉅萬、造惡百端、奪納生人子槍契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脫解、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華璵備嘗刑其妾供寄在其叔士偉所、搒掠妻孥婢僕、訊責押追、寘就徵天、華竟死廠獄、復遣瑛馳至閩、籍沒華家貲財人口赴京、華父泰亦死于獄、）

三月、罷西廠、（商輅疏直十罪、劉珝亦言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亦疏直及韋瑛過惡、上怒、即革去西廠、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誣緝妖言事、磔斬于都市、人莫不快之、）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罷、直遂奉命仍舊坐廠、縉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下兵部尚書項忠獄、禍幾不測、忠延辯伉慨、詞頗剛直、竟除名、

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致仕、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時項忠既去、錦衣千戶吳綬嘗求廠陞指揮、掌鎮撫司事、乘勢嗾科道詆排異己、許各自陳、而董方等皆因此去位、）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執而繫之、鞫無實、釋之、○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搆其事

實發其
狀無

者、執繫西廠獄、○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獄、○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為兵部尚書、先是民山壽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充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嘉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質憂去、擢禮部侍郎周洪謨為禮部尚書、洪謨嘗手製璿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製工巧、所著有四書疑辯錄、洪謨四川長寧人、初鄉試以減場中解元、減場者、頭場止經書義五篇、國初舊制也、○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仍掌院事、

遼東巡撫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陳鉞代之、（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廩、興靜、番威自小黑山之捷、虜寇遠遁、不敢犯邊、東方無事、特綏鎮備禦、皆屬衛誼乃令所屬衛、凡有習文、求經本院講義者、皆令發遣、遼者以軍法從事、虐將頻息、邊人德之、自誼歸、鉞代為巡撫、邀功外夷、遠方多事、邊釁非復昔時矣、）

十一月、山西太原府奸民桑冲伏誅、（昔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婦女、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婦女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仍令捕七人者誅之、）

是年、兵部郎中陸容奉命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有牝馬每歲通遊而不孕、謂之瓢沙、新樂

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盡廢矣有司莫肯爲理容爲服實呈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患爲忌者沮之時論恤焉○進羅國遣臣坤祿羣謝提奈英必美亞二人來貢

戊戌（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爲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阯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婿時賤振夾以貴以彥所對簡約遂寘首選）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温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人君有）桑軍務以王官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古大臣心者）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知大体）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然情弊）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　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按賈誼保傅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所與出入居處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愚謂教諭太子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簡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決其爲言易入孩提一正人之爲其驗外廷蓋不啻事半而功倍是故孝宗惟得一覃吉遂基命仁賢而致治之治至于今仰之武宗在東宮所與褻遊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八黨卒蕩然無所檢制爲流連荒亡之主雖外廷講讀劉忠與寬輩之多賢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若大虛文而內廷朝夕侍從乃實益嗚呼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與）

今明賢內侍之冠

覃[illegible]教主但曾作其人才習課逆于[illegible]而起者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六母病甚明焚香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輒愈登進[illegible]御史有聲歷陞今職侍正叢爲以二親老懇乞終養起征閩盜既平數辭廷撫福建明復上章乞骸骨歸[illegible]詔徑歸後數年卒）

求忠于孝

南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倫慷慨秉善遇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先執特行退爲急於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皂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爲例倫不受既辭疾歸結茅居于金牛山取給于隴畝不受饋遺客晨至留飯共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盡矣之鄰舍借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謚文毅章楓山語錄曰羅一峯氣魄太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身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愚謂一峯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意其視一生喫着不盡之福不啻究之）

其人足傳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宣卒

（宣豐城人，爲御史，勁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英宗怒下獄，減死，謫戍，二先收復職，上發非收按察使，振憲度，秦公益勤，年五十四卒于官，人咸惜之。）

鎮守驚服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繼宗知嘉興府，有閹宦餽熊掌遺其夫人，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擊鼓集衆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中不義，因吞皂莢丸出而吐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後任至都御史。繼宗賦性嚴恕，庭無留獄，巡按至某不過三日，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駭其直道，太監不悦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無上地責，正行何害？明日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鎮守歎服而去。繼宗居憂，汪直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于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揖公顧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親見乃陋。公曰：繼宗貌陋，但非虧體辱親，未之醜也。直慚而退。）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釲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惝、凌暹，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惝入問，竊語王曰：王病篤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惝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惝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惝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暹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釲追降爲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水災

己亥　成化十五年

春，免湖廣、荊襄、德安府衛所屬夏秋糧。

六月，遼東整飭邊務兵侍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鉞乘間譖毀，構激直逕奏文升禁建州女直諸夷交易農器，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不敢爲異，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陳建曰：林聰之再起，史稱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疑其迹涉浮沉。）

何謂無人

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驟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上命馳勅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時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參政耕昶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興兵滅之，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弟毅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下江南巡撫牟俸、侍講江朝宗獄，謫戍，調官，陳鉞陷之。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謚襄毅。（信河間人，負才氣，以當世道自任。正統末，上疏劾宦從者失律，退斬首，薦薦薛瑄賢，時命信得督都城，戰出經略，指切實用。景泰中，陳中興圖本十事，及督餉廣寧，破松潘夷寇。成化初，下山都掌蠻夷，誠文武全才也。）

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曰：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

批語

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詢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壻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爲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叅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慰留、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己、乃謀于腹心、復唆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並賜歸、

冬、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垂久、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

老成愛國之言

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之于廣寧、竟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唯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在積錢粮耗費一空、

見可痛恨

命從延綏安邊營于中山坡（余子俊巡撫陝西時、建議安邊營平職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延綏御史李瑊亦言、此堡孤而城池二座、豈可輕棄、若只空頭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門根深數沮與學夏高橋兒何以通、前議與川合、于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剛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又新與予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心恭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况今實未嘗棄乎、部可、）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謚莊敏、（恭寬平坦夷、中無介蒂、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靡、其在吏部、舉擢人材、獎拔後進、事靖自於人、知嚴憚、）

勑魏國公徐俌奉祀 孝陵、例以 孝陵奉祀專敕皇親故也、

庚子　成化十六年

兩公義舉爲斯道生光

春、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給衍聖公驛傳船馬之數（時衍聖公每歲上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廩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站船廩給、且有馬快船之役、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有梁芳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于其所尊如此、職方郎中陸容聞之歎、不平言于尚書余子俊欲優厚之、公慨然曰、是義舉也、即日奏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起上等馬、回北學亦馬快船裝送、）

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夷以從征爲辭、擁衆深入靉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以狗、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廻避陳鉞恐泄以前功賞、乃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屯堡亦克待掠矣、）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擢陳

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彝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幷與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一言衛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于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寔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

以劉昭為工部尚書　○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復托外戚萬喜言于　上固留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六月御史強珍劾奏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失機隱匿等罪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　旨詔從輕罰俸○福建長樂縣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按聖謨叢抄謂此占女主為殃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但今具體小耳時昭德萬貴妃專寵每侍宸遊戎服男陰以從　上益受之此其應也）

七月下御史強珍獄謫戍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掌院事王越縱珍諷西廠遣心腹指揮往遼東同王宗彝審勘宗彝阿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勘無敢與辯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

滿魯都寇榆林○罷征安南之議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釁禍不細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力言利害事乃寢

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安南之役使復逞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歟

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甕貯水輒凋鬆樹上作聲恠而破之識者云此寶甕也能照數里○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

取

遏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既禽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崇奉、凡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爲屈、直以 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爲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

冬、封王越爲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擣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擄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史、

以陳鉞代子俊爲兵部尚書、余子俊憂去也、

進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爲文、以奇怪相高、幾不可遏、濬考南京各府士、凡怪詭險語皆痛斥之、怨謗不恤、迨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爲詭異之行以儌名、濬因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其中正、其掌太學論士乎、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時人以爲過之、是時有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達、而江南諸士文辭於誕、睥睨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司云、是我去而夫子闕存、又曰腹中有長劍、日日發剛、濬以此爲丘文莊所黜、悅遂終身不第、丘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也、）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與夫韋春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埜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汎濫矣、初牌坊少竪、今街衢充升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成化去國初未遠、侈靡猶未至如今日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如何）

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勘覈東宮庄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庄、管庄員役欲冒占且予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得左寀

見衛廿五

遣人要濂曰田如歸我講薦官可得也濂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遍召耆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成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爲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黃華黃埛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

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寧夏擒達賊十人斬首百餘級加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爲今之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斂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眾職焉

以兵從兵之上策

賞歎

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樂公有威望號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衛指揮使信號以忠令亦能不爲亂指久武臣矯久不肯守臣議勤之信從邊而諭其不順兵而下召諸尚捐以十酒且詰其逆順故皆信領日累歲若屢使微素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屬役尚敢反耶因請爲信吏信與以示欲信爲人況殺爵重被服儒素教袍獨餐閒居輒玩經史出入省騎從人莫敢犯懸鎮大飛不禁自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餘是以久死之後不以後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爲子孫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九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信實若人亦詐得來

恰見以久不朽名言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皆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今官復累加祿至從一品贈及祖父母蔭其二子一爲錦衣千戶一爲國子監生卒年八十四木工祿壽至此亦奇矣。）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況鳳陽南京皆　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繫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寃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蓄儲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從之○禁緣邊軍民出境伐木捕獸時何喬奏邊人每潛出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道侵犯邊境乞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懲而邊防永嚴奏上從之○命太監

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相度撃賊。

秋，汾川王貢鍒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隲、孝順事實與之。○眞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衣獄。（正已言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倚時增益之常法，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求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二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一十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從宜造曆頒布天下。部以曆決已嘗推究，今奏有差，所司其審詳之。閣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欽天監事、太常寺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翻逆前代術家許叢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誤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驗，差而可令。正已揆況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正罪。詔下錦衣衛鞫治之。）

冬，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命余子俊爲戶部尚書。

嚴遼東馬市侵尅之禁。先是，陳鉞撫遼東，奏開馬市于開原、廣寧，朶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鉞懼得罪，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爲中國用，蓋以結朶顏之心，撫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市監以文武大吏，有侵尅者重罪之，庶無激變之患。詔可。

令備安南。

戶部尚書翁世資致仕。

宿州民妻王氏脅右側裂生一男子。

壬寅（成化十八年）

春，召回大同遊擊將軍京營等官，獨汪直、王越共事，虜酋馬亦思同擁衆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邊將與戰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乃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余子俊太子太保。

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管，虜至，與戰，斬獲甚多，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按北虜自余子俊城榆林後不大入寇邊者數年，至是因威寧海子之怨，遂連歲大舉深入，邊圻横遭荼毒，野有暴骨矣。邀功啓釁，汪王之罪于是乎不可逭。）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參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爲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

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為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今四方毋進貢疏上不報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仍歸下戶怨乃為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

○謫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是時有錦衣衛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上疏言狀忤旨遂謫貴州廣州父老皆流涕如去父母焉

因天之力

按是時都憲何喬新與彭方伯書曰閣下轉謫廣州聞之士大夫往往譏閣下為好名僕切以為不然君子為其所當為初非為名也但舉世不為而已獨為之衆人遂以為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後世之為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卯稽首自行苟且之術以求美官哉田承君責鄒志完有云願君無以此舉自滿上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為者則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此書深得責善輔仁之道亦所以勵人如此其所自斷從可知矣

原從博而入約非徑奇約也

逮妖人王臣下獄斬于市

按臣初為太監被擢傳陞號王瘸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貴祿近倖見上得為錦衣千戶命王敬等偕王臣採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物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鑄銀為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有書畫玩器之精絕者搜括殆盡復拘蘇庠諸生月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除宅舍不勝忿一日伺諸途欲擊之狀及臣走匿以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之語差官按核二人至下錦衣獄敕充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

罷西廠時言者俱以既有東廠則西廠之設似在可已閣臣萬安亦以此為非便宜革去之邀劉珝同上疏珝不從安乃獨署名以奏。上從之。（其六情）

都督馬儀劾陳鉞奸貪欺罔倚法弄權克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陰謀報復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澍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為非上免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閑住澍謫永平衛帶俸差操

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南吳與弼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臺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求心為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自靠書籍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為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修撰羅倫檢討莊昶皆樂與之遊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疾乞歸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于上特旨授翰林院檢討聽詔終養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心者內證虛花經書者外心也未可偏廢）

（時陳白沙負名傾動海內、然其學專主靜明心、而以經書爲糟粕、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致訾議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議論、輙服、即辭官歸、執弟子禮、且疏薦白沙宜任內閣參大政、既歸、肖白沙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稟焉、至一時名士如陳公茂烈、鄒公智、李公承箕輩、皆北面焉、其能鼓動一世如此、誠豪傑之才矣、議之者、則若章楓山懋、若何淑丘喬新、若周華渠瑛、胡敬齋居仁、若張古城吉、若羅整菴欽順、若陳益庵麒、皆有微言、訾其爲禪、學部通辨亦已辨之、至寒齋瑣綴錄則詆訾已甚、要實相半、未可盡信、尚論君子詳之、）

刑部尚書林聰卒、謚莊敏、（聰、寧德人、居諫垣、正色讜言、劾王振、單增、石璟等奸罪、勸迎鑾、諫易儲、大節尤著、賑饑靖盜、多惠政、及掌院憲掌刑、有風裁、屹然、但其與馬文升稍徇汪直、所以來浮沉之譏云、）

命取古書藏江、淛并盧岐、僧院刻絲作觀音羅漢進用、賜勅戒諭晉王、降慶成王府奇瀾爲庶人、（奇瀾抗父命、占樂婦、打死平人、地方官奏聞、晉王奉敕數度戒、失敎不啓不奏、責奇瀾前項罪過、降爲庶人、）

癸卯（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講、時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爲勞、謂講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按起立拱聽、此皇儲尊崇御訓、隆禮師傅、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爲諛、而欲講官跪請坐聽、知尊君而不知所以學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爲戰守備、喬新獲虜諜、知小王子營右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掩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璽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遏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直虜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如是（[illegible]）舉軍爭奮死戰、銳弩齊發、呼震天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震、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陞職、○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按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賢聲甚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余子俊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爲大夏地者、遣人言于尚書、其一往見、大夏巽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輩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輙曰、欲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遂亦漸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小哉然亦所予大缺）

（陳建曰、賢有志士、識趣自別、但恐人負官、今世幾人到念此、又按章楓山語錄、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章楓山此見、與劉東山器局同、夫世俗恒情、每重內輕外、至于府縣之職、尤不屑爲、二公乃欲爲知府知縣而不可得、識見卓越古今矣、宜其爲一時名臣與、）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綸浙江樂清人好讀書賦性孤介遇事敢諫前後奏疏不下萬言俱扶世道濟時艱之急務至于請復汪后以正母儀復沂王以定國本忠節凜烈爲世傳誦）

四月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右參政比陝西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　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謫之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有梁芳者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爲名夤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緣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皆芳之所薦引尤尊寵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爲芳發也

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旣敗文升寃始雪　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爲巡撫文升與遼東凡三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

工部侍郎張頤致仕

八月復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爲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追奪誥券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爲民（直用事久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恒抵掌效忠諫司莫能久嘗于上前作院本有東方朔滑稽之風心懷直諫焉非當于理每于作戲時巧寓諷諫直從此寵漸衰矣嘗扮儒士吟詩云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爭云八千兵散丑徐云汝不知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保國聞之撤工又一日扮作六部差遣得二人一名公論一名公道主者曰公論無用公道難行後得一人詢名胡塗主者曰如今儘去得蓋因是時[illegible]多頗擬隱[illegible][illegible]西通志云汪直大藤峽猺種也成化中[illegible]之縣而不南汪直考[illegible]懷恩則實[illegible]中直臣山東[illegible]餘族父太僕寺卿[illegible]也昔時用人多論世[illegible]求自有見）

撻頓宮郭只[illegible]之所[illegible]是隱思　怪者入白風恭　[illegible]便民

十月傳陞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恩昇右善世

十一月　詔王府選用乳婦止許于本府所隸軍校之家揀擇不許外及從之○東垣王見濆狎近吳安童謀害正妃事覺　上以有乖大義下　勑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律斬○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今恩典內降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夤緣而進伏乞一槩革罷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伏望明正其罪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十二月以無雪　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鄭時論芳所爲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求奇玩傳旨令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得有無特旨須覆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職九人下六人不[illegible]送司獄將前餘黨未斥而人已稱快[illegible]大雪人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

宜大總督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樓兵車營圖其三樓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樁繩營圖其五樓樁繩營圖其具說甚詳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又按子俊爲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

便見兵車之利

久練自得其妙奈何以初試之窒礙而遽廢之

甲辰（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會鞫去年失機之故降官有差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爲考試官取儲巏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召

迷言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院事尋加太子少保（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隨兵屍之餘民多橫死鋒鏑及走散岩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肆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綏猺獞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否不許輒進兵諸洞或有倡亂者嗾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之黨遂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之具爾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萬餘如大河茘浦潯江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上手勅獎賚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爲編氓覘彼勞師舉費僅成攘刼之功者損益大不侔云。）

平心自論

陳建曰有國者之于夷狄固不可無撫綏之仁亦不可無膺懲之義二者皆不可廢惟其時而不悖其施焉耳先是蠻賊流劫廣東西無完郡故韓公雍不得不奮揚威武驅蕩懲創之非黷武也宜也否則縱寇毒吾民矣可乎天威既震百蠻既慴雷霆之後必有陽春故朱公英不得不反前政鎮靜撫綏之非姑息也亦宜也安攘

綏總所可以安吾民也二公所行皆適其時而各有當不可以此廢彼不可以彼議此後之爲政者察焉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衆子業稍長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弼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唯從之遊于是盡去舊學一以求道爲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躬衣草食處之泰然或爲之慮則曰以仁義潤身以乎藝潤屋足矣與學者講學謂第一怕識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于禪騁詞失于粹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書院　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録居業録）

（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爲居業錄其言精確篤實亦粹然出于正蓋讀書錄之外所見止此耳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與其讀）

（論述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新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罷尚銘、時銘有罪、宥之、以準代其職。準爲人平恕清儉、蒞事之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繇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趨累日、整衣冠閉門自經。準、廣東順德人、

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獄、並謫遠州。

（按僧繼曉者、始以游食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賣術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善世、賜美號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于　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將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于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發動搖、日月薄蝕、野熊入城、監飛之異、莫此爲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饑死道路、賑濟無從、可爲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不可言也、然斃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年餘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爲所在風投注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臣何恐畏不言、以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張黻上疏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降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語、繇是二人並聲震天下、俊、福建莆田人、黻、江西吉水人、）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繇、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

（按是時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鎮國永昌寺、而令生員納粟、考滿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皆失之矣、萬安輩謀國如此、而臺諫亦無一人言其非者、時勢可知、獨一部屬林公孑然爲朝陽鳴鳳、然非王三原及御史之力救、幾乎不免、可勝歎哉。）

一侯並傳[illegible]古明矣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書余子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蔣琬等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遁、邊輸益困、請班師、許之。

令天下驟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　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斂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弗事事、茂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冬、南兵尚書王恕上疏、其略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拏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天下國家慮耳、今

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于法人皆以言為諱設再有奸人誤國　陛下何繇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繼曉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于公論故偽陳被恩以來每有效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內侍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為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凡加大臣保傅皆賜敕授之旻獨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前此

未有也○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

（按瑛先任錦衣衛從西廠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吾萬全欲邀功以希大用乃自撰妖言以誣王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考掠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韋瑛梟罪當死朕已從輕諭謫而稔惡不悛宜承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輔直為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道好還驗哉）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饋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邳州兗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費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敕督運俱從之

乙丑（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

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

（張吉餘干人信古好義恥同流俗以名節自砥礪其為學窮理致知體之身驗之心直欲著于事為初任主事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出判京東能申明禮治土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郡生一時知所嚮向人以為不有本不能也）

（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事發逃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賄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遷朝郎劾孜省罪惡不宜與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丞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秘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與閣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時御史姜昻疏論李孜省奸罪　詔杖之

（姜昻字恒揮太倉人為書強伶清淨不撓已為御史以言事被杖後遷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三四人吏）

（民傳相敎屬，無敢犯。展乞近地就養，得移寧波。人素聞其風，不勞而治，秩滿不遷，徑歸。臥久之，進參政福建，辭不赴，疏請養，數年卒。昂生平廉介，子弟學書稍方，不得用騶從物資，客過從未嘗特設，有請寄一切無所假。子龍舉進士，孫德宏、宗濟以克所官，按察所至，流連山澤，誘掖後進，好讀書，稱博雅。楊慎嘗與交，有文學名。）

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侍從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宵小干政，妖僧蠱惑，變庶壬險，實遜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復林俊、張黻原職。

（守溪長語：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勢且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何以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于家，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于道。俊獄將解，時星變，出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敬請于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敬袖疏來謁恩，恩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方欲正法汝等，又來求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敬鬱鬱尋死。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璣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令單昌傳之。恩曰：使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謂曰：弟說奏，吾為汝從中贊之矣。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精選扶正
千古一人

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復震。

（傳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泰山為東岳，故以類應。）

宜振

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報震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宜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九月，大學士劉珝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珝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構，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嚇之，求退。珝即疏乞致仕歸養。

（珝質訥，薄萬安，安銜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御筆也。啓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作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珝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珝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為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類若此。珝性至孝，母沒，廬于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謚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于上，賜額曰旌賢。）

十月，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詞林記：天順中，彭華為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洎李孜省得用，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為心腹，以孜肆意投間，亟亟若無及。而李秉、王恕、侍郎馬文升、秦紘、邢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輩相繼斥逐，華之力居多。國史累千百言，皆極其醜詆。云王守溪長語：成化中內閣三人，萬安貪黷，劉珝狂躁，劉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時稱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為之竭盡，三人不出一語諫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尹旻與劉珝皆山東人，為一黨；萬安、彭華為一黨，互相傾軋，久）

（之安以計排翊去之又亦經罷去山東人有翊者去之一空建按當時內閣三人惟劉翊爲猶賢若翊多讜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國史正爲翊辨此誣云然翊自論汪直後數年實鮮聞諍救至是始以佞孜省去豈陽號之有符而然與呂端之所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翊或其倚與）

是年僉都御史高明卒（明廣信人初拜御史除不職吏宣淮究枉所讞伏條多著爲令臺四書劾獄未衆相顧駭從公從容持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卒能復繫成化初擢都臺嚴南昔不懈三十人理兩淮鹽課劾清巡撫縱法狀又旌舞亮邢揚州鹽寇置永定縣處上杭寇須纏同尸代認趙明彈劾風節才幹時望翕然受知于英廟每稱之曰能至于以河從無常不欲定畝稅之額民大便焉活無辜之衆舒胥從之民懷德尤甚細云鄭曉曰高明天性孝直役惕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甲午（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倖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謫思南通判

○罷大同巡撫余子俊子俊在大同修飭邊墻依倣榆林所已行者爲之工程已有次第論者劾其糜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謐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薛應旂曰吾觀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於外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荒廢于鬼丘壟僻兄寡婦哀號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携鎮河湟遍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之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奏費萬千較德蕃籬覺失鋼鈐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錄此觀之則肯大之役臺司交章非無自也）

可爲知要之言

千古一人

不念風譏阿附正人已自人所難及而必爲之上疏明辯以視士大夫不發一言坐伏公道與行苛之多方排擯者皆張之罪人也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爲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按直江西太和人李孜省薦之也舊制自無南京入內閣者自直始）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篤學南京受士心布政令嚴民疲困爲除徭役罷和買備賑給務爲惠養計謀皆事舶韋眷僞進貢爲姦利役戶苦于供需特減三十六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剌國使其臣眷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僞時又有番馬兒家使臣泊六濟以舞于入貢將浮海還所云欲往滿剌加更市新子選言此兩載貨明爲中國利耳貸其陛其謀必貽番之笑眷怨選每事沮抑乃以他事而人民族選及誣）

（逮眷此首番上怒逮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勸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劾選所當事張東令誣執選眾不從行等阿眷執眾拷掠眾日老死卒要致以私恨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擅剋致眾意在侵欺豐匿官志圖報謝誤用宿從吏入京李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眾乃上言陳選素崇正學風抱孤忠子處章張之罪獨立衆憎之地市舶韋眷通番紫頭知縣高珠挾法持之陳選裁抑貪饕因監司之體也奈何求吳余同愛怯勢保姦以致韋眷擅行臟覺擬峨清簡戎聖明官李行承眷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以保冰小史以佳誤病法爲選罷斷眷妄危厄慫甚選以厚陷臣令伏同陷選臣舉看徒安取味心銜奉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遂臣于理獵儿推撥身無究肩區甘死顏天終無與行等乃依傍眷詞文致其詞是毀共美秀具疑訴爽齊爲盜斬也本年貸肯地震水溢民盜人嵩郊之根哭光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藉米有樹郭遠河抱憂食不下咽絕其行之待所以便宜賑濟排行他丈運米）

人人所宜
[illegible]

剛正不撓居序乃爲勘官汝侍憤激成疾何日而殂李
行幸其或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逐死報泰以
快其忿夫選敵節泰公積漸逼佈若門萬里彼誅其元
臣以罪人捨斥田野乘朱白給百無所圖服日牙狀陳
丹心鼎鑊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泰鎮守遂立志以古
聖賢自期待自來世儉操嚴誠怨其居此官必欲盡此
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其既去就爲其輕志在于生
靈國家除不恤也官路所至無不感動當應者名重海
內士大夫無問識與不識論一時正人必舍曰陳某司
風紀者或非其人必曰此非陳某不可典銓衡者或非
其人必曰此無論陳某者及卒人莫不悼惜
之別號克庵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
王廷相著凌川懷言或問陳克庵曰節行振世羅一峰
日學術道請折諸聖賢彝士賢充之也仁爲己任死而
後已者乎錄彝正充之也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
陳建曰陳克庵父須貧求爲御史克庵既貴顯作原先
人故衣帶客至瓦盆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東還
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歸盡出俸門而
去其參約有老士所不及者是閉釋一峰爲狀元而稱
至館栗傍舍擬爲不愧與陳克庵爲方伯而館出都
門皆同一肩風今日爲方伯爲狀元者何處尋此等
象欽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爲民罷吏部尚書尹旻

龍旻之子旻爲吏部左侍郎歷尚書掌銓衡者二十有
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因旻與劉翊同鄉相厚
翊依與安妨欲害旻爲翊所沮翊因乘間除事爲安所
譖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尤與旻有怨初禮部侍郎缺
直時爲侍讀學士欲補之旻他有爲乘不允內閣以直
爲之既而直求還起復補南京禮部久之經營再入旻
不可故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托李孜省譖旻于
上而復唆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龍招權納賄私其鄉
人下龍獄命三法司錦衣衛廷鞫之龍遂爲民旻落
太子太保令致仕追及旻鄉里故侍皆降謫外補
孜同隸記記尹公旻行事不滿人意處頗詳謂推陞部
屬必先關節當之門又私其鄉人進尤甚又薦刑文集
議順傳知泉于孫率業太學尹旻遣子龍迎就邸講學
龍亦弟進士擢編修驕淫不道瑣計其必敗旻欲選崇

三背

美職須驕矜按此則旻之失乎果亦可議者也不爲過但
措乎安與直立黨相排去之以私不以公則人亦當時
二窒額唐
之斗李

調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孜
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悉江西
人故協謀擠罷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恭爲右都御史
擢新建謝一夔爲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爲吏部侍郎高安
黃景爲禮部侍郎與議喧然不平惟羡盱江何喬新之介
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官佃戶窩聚占據不
發乃奏欲併坐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謫珪廣西按察使
武問之一夔曰珪之謬也非吾省李孜省密奏黑閉其爲
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爲也

擢浙江參政馬寅爲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疏言兩
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
宜在賑卹臨清乃南北咽喉武暫梗焉爲禍不少宜選大
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
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寅性毅嗜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
窒礙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產屈
降志嘗語家人曰君子有三惜何也曰此生不學
一可惜也此身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
延席日月
名言也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是年

況符致忠進一事亦足以見公章事顯係十大而其人甫易及淨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諡文毅（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人心洶洶輅力主奉議請郕王即真大位海內遂之以及回鑾慮忽有言南內者并黃瑽易儲事多阻之已而皆不用稱輅數裁抑彼構論劾職成化初復官首疏新政八事及陳弭盜七事亦見　慈懿皇后神請復宗皇帝號詞引立東宮議止玉皇齋醮殿江直上罪以罷西廠此其立廟之大致也若彭海為危侍嫡議之不與交黎淳以易儲事上章專攻之輅仍侍無異平昔尤其量之休休者歟輅方果好直言與文正陳循商敦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謂余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其子良臣翰林侍講）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曰朝覲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沙汰之日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才力不及一途通前為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從之自後遂為定制（按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故為此以為媚衆之術然人亦無與之者）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臣鳳翔麟遊人慷慨有氣節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上聞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罪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旨收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官聞而大悅臣名遂播天下復授雲南衙知縣）

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譖之也○萬貴妃卒葬天壽山（按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妃十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　上于青宮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繇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從容之妃警敏善迎合　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朞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焉上之愛不衰凡波以貢獻買辦行斂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繇妃主之於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遂居于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朝七日弘治初言者猶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究）

麓谷齋何以加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塗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妒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緝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俱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仍致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然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八月庚辰　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亢宿○上大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諄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己丑　上崩遺詔諭文武羣臣（鄭曉曰　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莅人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不亟而絕之亦甚堅虜寇數侵邊惟遣將薄伐不勤兵以竭我財力湖藤峽內外寧輯荊襄嶺海時有寇竊撫剿之際亦多妄殺或不用命賞罰兼行宗上理學褒封儒暨江淮大侵截漕賑濟星文示變側身省過臣僚進諫即賜採納時有干忤薄示譴謫旋蒙寵復若少帝禮革非遜尊　景帝保護汪后寬恤于謙其于愛憎恩怨[illegible]）

（然御寄搾然于天理人慾者也以故鞏康有甚李之奚而國家康靖有餘然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誥勑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皆附李孜省者、

祀大禁政

十月丙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于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可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繇正心之功未之講也。

僞有偏任千古之意

疏上、不報、

（智四川合川人、生而穎敏、週人十二歲能文章、舉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家甚貧、無繼晷之資、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益拔、嘗于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指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昔書生、偶向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奪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部閣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納諫、言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遠僻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

葬　茂陵。詔集議祧廟、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凡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議曰、國家自德祖已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

恕人

恨濟實以人才之消長爲已任

之制、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方出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誠佞、王恕剛正、力言于　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喬新久爲人望所歸、萬安輩不欲其在朝、薦任南京、陽惜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出去南京、萬安默然。）

擢少詹事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爲禮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爲　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于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　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大妃、后稷之母、蓋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上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緣、以復不共戴天之仇、當時彤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其家親戚內外、嘗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還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興大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爲紀、又有以爲實丁姓者、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抱恩、令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罷、（安先是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加締納、凡附己者、百計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安臣進、上遣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愧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示安、每展一疏、安即跪泣乞哀、留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耳、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爲姿媚子弟僮奴攘奪殆無餘者。）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乃復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刊行

十二月尹直罷至正德中方卒謚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也（記者稱流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化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雹即上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諸淫祠二百六十區）

時言者請尊孔子帝號楊守陳上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為君號王為臣號冠屨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

缺論又論

之至論也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為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為隆于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于王與不王乎

論者以吳楊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為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為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

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于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 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滅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歟偉歟

是年南安知府張弼卒（弼弱冠喜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無所泄寓於詩文及草書狂放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為異寶成化間官兵部[illegible]乃出知南安[illegible]嶺之[illegible]梁橫浦之[illegible]道[illegible]之例以[illegible]民立生祠祀之）

兵部尚書王竑卒（正德中謚莊毅）

芸江夏人，正統四年進士，正進疏投有經濟才，初爲給事中，値土木之變，廷擊振黨馬順，氣節凜然，又其守城巡邊皆有成效，設策賑荒，民多再造，皆清其身，貪吏畏憚，巡撫則兵民恭戴，心純政平，委曲調劑，蓋一代之偉人也夫）

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黃孔昭，太平人，力學有守，志趣卓然，在文選十有五年，汲汲以人才爲念，始終一節，有貴勢干請，堅却之，謝方石稱云，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信至言也）

（爲孫公不易爲宋昌尤難之難）

成化間宋景濂墓壞，巡撫孫仁爲遷葬成都，適蜀王府承奉宋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仁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

成化間翰林陳師召所乘育馬售錢六百文，李西涯以詩誚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刑部李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誚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至于今相去不啻霄壤，儉侈之際，可以觀世變矣、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三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四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

（言方回以至孝忠孝之至）

正月，以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參議、（時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經筵勸講之官，當訪求真儒充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一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黜罷淸浮妄誕之邪術，躬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衆而救治也，但初政之美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不報）

（止入彈冠）

左庶子劉健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召遼東巡撫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具見正色立朝之度）

二月，上耕耤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褻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卽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盛典）

盛典

新政

三月　上詣太學謁先師。○勅修　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巏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弃之蠻夷嶺南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旌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以付吏部起用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謚廟祀，從之。

（按于謙居河南時，公廨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誣死，歸封父老聞之，咸涕泣，相率請故廨為位哭奠，後因立祠廨旁，祀之，李夢陽為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子胥、褚遂良、岳飛為四忠祠。嗚呼，兩地專祀，四忠並列，于謙為不死矣。）

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上褒納之。○吏部尚書王恕奏請　聖駕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諮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則大臣之賢否與庶務之得失皆無眩淆矣。

（按王端毅之言，正與楊文懿合。孝宗晚年屢召公卿大臣議政便殿，未必非二公之言啓之也。）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修省。

（按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附結，昏夜款門，祈免劾彈，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為　聖旨採納者，悉謂由己，自先以求莫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請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為先，萬安、尹直繼罷去，獨劉吉尚留，深結科道，昏夜款門，求援取寵，無所不至。昔成為善，依憑宮壼，兜構惡物，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人私門，數吉十罪，自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宜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

公論不可以

八月定封贈繼母例。○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為嘉興知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老幼遮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湖廣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蒞臬，諸司所用取辦于下，鎮守之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官家莊田多佔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權貴戚嫉，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復累陞至撫雲南卒。繼宗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既而罷之。

（時李良用事，與御庭為宏、欽乞陞，既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而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偉之。）

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

（洪謨常著經書疑辨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成千載之惑。專門尚書，恒不滿于蔡傳，欲訂著為書，未成而卒。）

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參政

容崑山人有志經濟肆力經史百家至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讞斷官獄方時邊報旁午章奏日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犂然具中肯綮事下三邊邊人驚服而沮征安南再沮興廢李良之獄救事尤偉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節費台輔救荒盤成發帑人才久任廷推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叅政叅藩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冬餘序錄云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京考察皆得完璧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謠聞者快之

乙酉　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

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博達有才畧宏施利斷不殉世耳目以泥事功初守西安稍擅發賑及引渠爲民利成化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延綏累榆林墩臺延袤二千餘里爲固備且請置榆林衛墾曠土爲屯田計虜至必循指莫敢近又開涇陽堰以便漑墾南山道以便餉秦晉賴北更成化收峽番之捷大畧在邊廣儲蓄有警無厚費乃用命事功最在史冊多不可泯者

謫御史湯鼐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

按槩先是御史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裏面不從槩退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裏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與槩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鼐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人騎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彈之第一義耶附內閣者馬文升發其書御史魏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槩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鄒智者劉吉因入智名下詔獄智親身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苦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流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備禦之具時當事者恨智坐智暨槩妖言惑衆罪死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皆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爲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因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旨云劉槩造妖言諭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說且監着後鼐及槩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後二年卒僅二十六

按名臣錄鄒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近東風逐紫宸其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惓惓忠愛之意藹于言表餘千萬言謂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宋諸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就固未可量而不幸短命死矣惜哉

大理寺評事夏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舉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賢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爲南京通政司知事

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典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刀寶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昺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恕復奏言吉猶不聽升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等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

風緣保全吾頗見此公天性之厚

（怨爲隙。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以斥萬安及吉。南京科道係采王恕人望，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許奏給事中方向等，吉票旨悉責府盡黜。恕奏爲戶科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撓，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吉所排嫉，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恢恩在內，知恕之賢者暨歎，恕不敢加害。）

韓鼎上言：陛下繼體未立，不置妃嬪。切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上嘉納之。

（李夢陽曰：孝廟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請之，不講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繼之道也，是故世傳不絕。）

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詩，疏畧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灶戶，雖有分業，然粮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糲糲飯，不能飽飡，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逃

平一段

惶，此賠鹽之苦也。病疾死喪，尤一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勞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爲圖，每節賦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留覽。

五月，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秉字執中，曹縣人。負純正，直盡心職務，所至有聲，進退不失。景泰中巡撫大同，嚴禁武官朘削軍士，遣掠附歸賊。英宗知其誣，起掌南臺。憲宗初巡撫宣府，禦虜有功，進吏部，執法不阿，忤時宰彭時弟華，唆給事蕭彥莊劾之，落官保，以尚書致仕。朝野不平，後臺諫交薦，竟不用。）

七月，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豈此生于庶外使守勇往異以立慕之間能痛殘離化之發達明于大義而求不敢從犯全是才識足以濟其忠義

真而道于門徐

（鏞平生以忠信自矯，事英、憲、孝三朝，皆宦外，所至舉績斐然，言信行篤。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莅任纔三日。

郡兵適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即命騎，令闢門去。衆請從以主兵，鏞笑却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綏而門啓，隨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輒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遁去。賊控馬入山林，夾路胥縛人于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亦伏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延救死耳。前官不知，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

子俊墓

大欽集

邊之精悍之勢其可用勝于京營之兵多矣

援兆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皆拜鏞曰我饑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烹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甚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室設床蓐鏞徐寢賊雜寢待旂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開鏞而曰北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送解縛還其巾幘諸生奔競去鏞按轡出嶺數十賊騎相隨蔽春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提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穀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

守陳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淵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士論多之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章奏欲上以病不果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一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丘濬曰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兵有事以起役行則皆前日之農也上不待養下不待兵終不吹墨所吾患[illegible]則聯其家而[illegible]此顆族[illegible]聯其人以爲伍[illegible]年族父死而于[illegible]無[illegible]收之養而散不敢自耕而自食無虞給之費而[illegible]自[illegible]非制兵之[illegible]得其道歟是謂果能行弘治初令州縣選民兵之制亦庶幾成周遺意第惜乎行而不終今日惟從事朋合混殺催募頂役也所以猶未合古未盡善歟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　弘治三年

春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壽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　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　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飛騎嶺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冊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隣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其香番物若干奩附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滽受之滽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滽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致

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珝卒贈祭葬諡文和（珝字叔溫壽光人景泰初進士天順初侍講東宮多所發明、經筵直言正論、聞者敬悚、在吏部不狗私情、入內閣、尤剛方無忌、末年洽李孜省左道亂政奏、定賞罰、有大臣之節。）

治紀貴紀旺等詐冒　皇親罪（初奉慈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內使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內侍陸愷者、本姓李、自說爲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偽、非愷、愷客抵賀縣守兩廣守使顧恆訪其叔李福、送與兄以裴愷姓婿韋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送以成務、因之名其里曰進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于田主鄧璋、同辭而冒李、猶致富、賴我與李姓不可乎、璋因與僞撰宗系圖、亡之府縣、且許父成之偽、會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等聞、上取至京、改貴今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莊田奴婢甚衆、父成豔之、至京爭辨、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爲解、令父成驛騷會、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蔣琮等挾僞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司道官孫珪應祐往廉之、得實、獄具、詔以父貴祖旺論斬、郭鏞黨比、蔡用欺罔、姑斥爲小火者、陸愷致起僞端、法尤難宥、但曾有奉侍　陵寢勞勤、發茂陵司香、韋眷老疾、免罪、降左少監、回京閒住、後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冒非分之恩、必有非常之禍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蘭湯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瀰漫四出、不由故道、未盡役、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南

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而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憲徐有貞治之、有捷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頓淵之源、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之親得于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議、于是倍增汴堤、又鑿一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職是之故、亦明矣哉、）

命有司廣積倉糧、每十里以上、務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眞備荒之良法

辛亥　弘治四年

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鄒魯謀躐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許歸、

（按[illegible]家狀記先是何喬新性重王恕，毎不平劉吉所行，吉恨之，乃嗾鄒魯劾章，遂從中構其事，竟令致仕。鄒魯後謫戍，爲仇家毆辱，瞎其雙目。劉吉尋亦罷歸，大盗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于內降冀減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論之，不聽。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孔昭，字世顯，浙太平人，原名凤。若文肅公言：公在文選，毎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不變。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擢用而卒。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于偁亦爲文選郎中。）

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録成。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世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甚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鮮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欲稽遲以俟賄。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仕。○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武宗皇帝。

真廉

于公知人

公活數多
其後必有
興者

十月，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悅，華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爲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人甚遠，凡所敢爲，皆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悅素清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十一月，與獻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紘既免，王恕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用之。

（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爲權姦搆害，驥亦坐累謫戍。成化初，謙冤白，驥得還任。二年以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逐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勑兼理機密，糾察諸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眞惠者，僞爲書以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俾遞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鄰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覬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梃加之以厲威，驥獨否。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嫌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張宗陳曰：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職任雄要。其掌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使緝察衆官邪民）

（慁淅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徼循京師禦非常求姦若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承是數職雖要矣前此任其職者往往稱得人顯貴遠或數年近或二三年輒偵事以賈禍惟朱驥賢前軍務爲長厚恪守厥職司獄薨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朱公身自歷難故亞不敢肆刻

封　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壬子（弘治五年）

二月立安定王族孫陜巴爲忠順王守哈密○提督軍務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廷瓚爲湻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然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之薦廷瓚知梧州府會毋憂去其後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爲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衙署廨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咸悅聖用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尋擢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勑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俘首惡俘京冦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醜惠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渠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流官與土官兼治）

處克厥堂

三月冊立　皇子　爲　皇太子大赦天下

弘治中葉一大疏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　烈祖也迺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之後往

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斯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尋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經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過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誠其一端足以立隆政治況備此諸美

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爲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詞林記言丘濬此疏入　聖心益加嚮用然濬時年已耄矣其後　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內閣實濬有以啓之也）

部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

處得依典

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于是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濂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按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惟魏國徐公黔國沐公與武定侯三人子孫得承襲至今餘皆廢罷至此乃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近嘉靖中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乃詔封常開平之後玄成爲懷遠侯李岐陽之後沂爲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爲定遠侯湯東甌之後佑賢爲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愈隆愈盛矣）

八月壽寧侯張巒卒其子鶴齡襲封○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國初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踴邊儲愈難足矣）

祖宗之法不可輕改如此

十二月廢荊王見潚

癸丑弘治六年

未知關係汗古

正月貴州都勻清平夷叛　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征之師既集貴指揮使尤禮等若干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乃進薄其巢穴燔其寨俘獲不可勝紀瘴烟肅清居民安堵

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太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

豈泰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且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譏　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　祖宗雄略率多類此　陛下以　祖宗之心爲心褒美諸臣　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命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

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棗祇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乞撫徐恪以聞　勑參政朱瑄董其事隨宜濬治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奸并豪右碾磨之使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潦得以有備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明正季王蔺苗逵高永之罪皆當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都御史林俊奏請諡彭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歿而易名宜亦近之其擬吳訥諡文恪魏驥諡文靖葉盛諡文莊實足副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録其人不足以厭天下之心）

十月勑南京內外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　太祖開基重地　列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爾等受茲守備之寄不為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　祖宗慎重南京在永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其思　祖宗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按李瑞密雲人自祖至身同居五世長幼和協室無異財鄭元合肥人五世同爨兄友弟讓不求異財朱勇睦西安東所千戶五世同居徐繼陵川人自祖孫及孫凡同居五世各旌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壽霸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間言黃鍾慶遠縣人六世同居男女千指合門雍睦各旌之曰義門王玉泰州人世業醫自始祖至玉凡八世共爨人無間言旌曰義門張氏太原衛大理寺副魏政妻夫亡哀毀嚙臂過面已而自縊死潘氏雎州舉人曹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訃哭泣不絕柩至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靡符縣夏

永昌妻夫亡痛哭不絕自縊死各旌曰貞烈）

甲寅　弘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儲瓘為吏部考功郎中瓘留意人才考注賢否無不曲當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河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

可工方興而張湫東堤決合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從阻時能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〇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輩權分而財力匱乏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下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揚守陳子也〇塞張湫堤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賈

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築張湫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埈

治河上疏

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遂下曠衍無彭蠡洞庭以爲之瀦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求所以加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大伾而下析爲二渠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于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圮金堤頽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跡河使其水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

[illegible]

下流所以

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瘳乎袁元禎曰開今黃河以北多存黃流舊身但亡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闢爲數支以達乎原及北汴[illegible]虞二所以殺蕩奔安平之勢一可以引溶瀉如北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澇之災可常免矣瞿緒議處黃河議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下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國便宜之策由河陰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遶畿甸亦可壯京師之形勢係撥通都南北又可備一運道胡世寧奏議謂舊開沁水至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與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荊紅口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撥一河北通衛輝稍擇附近根船于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

按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灤下二十里開濟舊黃河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藺芳謂河濱之民竟于魚鱉誠萬世之利弘治初白公昂嘗自東平東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亦倣

此意後中灤河復淤白尚書議亦中廢然二役去今皆未遠其遺跡尚可尋也至嘉靖十年河益南徙而入渦奔卒震驚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并容全河之委也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皮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〇又按金隄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下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嗚呼衛金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遡永樂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

按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伊州雖經回回雜處之後其東北天山與元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番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使後其子卜答失里以及索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

（工母理算　宜予大志　并從虜之也）（一快）（再快）（識馭夷之要策不獨處哈密一虜宜亦也）

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遂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稍遣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求罕慎封王。其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哈密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其親族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誘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奸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為二種頭目舉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所立本非我，安定本裔，與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遣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勑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絶之而已。遂得命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夷戍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致仕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間。上命嘉峪關絶不與通。

乙卯，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諡文莊。

（處遇）（以文章報附）

濬自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驟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老期多病，自庚戌以來，無歲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免朝參，專令內閣纂事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濬平生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理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少輒取悅。商確古今，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該博濟其說，人莫能加。論秦檜則稱其于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為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矜詭可駭者也。其紀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景泰時南交叛逆，言議易儲，勑使旁午，頗從西洋，皆無一語，惟騎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幾于土木之變，誰實啓之。

（文章要必歸之有用）

廖道南曰：洪武、建文間，則有劉伯溫之閎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爾雅；永樂、宣德間，則有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縱，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則有李文達之朴茂，劉文安之該覈。然皆麗藻豐被，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達用，復古準今，衰然為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西涯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嗚呼，豈知文莊者哉。贊曰：瓊海浩瀚，珠崖渺茫，含靈鴻和，誕生文莊。猗若人，萬夫之傑，牛毛繭絲，日光玉潔，衍義有補，世史有綱，潤色皇猷，俾益典常，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粟可資。

（見乎內外）

國初名臣錄曰：丘文莊公穎悟絶人，無書不讀。其為己之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概國朝大臣律己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蓋雙握廣秘曰：丘公一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絶不為近侍作，其介慎二也；

歷官四十載，僚廩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靖三也。為學以自得為本，庸循理為要，常面責陳生主事畏衣綉弔喪，又嘗斷其門生謝遷、王鏊二學士讀書循理，毋狎飲廢事，王面斂毛修撰歷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根之。陳白沙、王三原皆積時名，文莊皆與之不合。二公之歸，人皆疑文莊沮之。按公素嚴于議論，例得文正、文清，而僅得諡文莊，其以此夫。

按近日議丘文莊著述者，惟劉健、謝鐸、王瓊耳。劉閣老常戲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默然其惡。王晉溪指所著衍義補，謂其博而不能約，而併議及真西山衍義，謂其見已差。嗚呼，西山衍義一書，萬世人君之龜鑑，為政之準繩，丘文莊取而補之，論述益精益詳，規模益閎，並大真足表裏前書，並傳不朽。近日聖君賢相往往取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傳誦為學，學上極費其明體適用，潤色皇猷，超前軼后，衰然一代，誠非苟稍矣，吹吸者何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

淵通

並入內閣參預機務（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詵以戍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字　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大　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今官）

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恣睢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瀆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匡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按內閣學士之職殘末數語質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　孝皇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年之治厥有自哉）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經略哈密入其城而還（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揚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併掠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襲殺牙蘭之策翥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赤斤兵三千為先鋒以漢兵三千為後援各持數日熟糧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善乃奏請敕甘肅守臣如翥策進偕寧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衆遁去惟餘番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十數輩居之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于事但軍士遠征勞苦宜歷賞　上念進臣出塞有功加闔歲祿二千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

許公之役必有達人

入湖舊置湖河夫工歲一淘濬務沙令當寧不一修水底使沙泰流塞變淤為患而甚其役以為制辯湖水災患者豈非此病

四月張敷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〇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水道（先是命貫疏白茅港未就緒至是復命治之貫請以主事祝萃自盧萃乘小舟往來究水源相地勢畫杭嘉常鎮為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于是分派工程疏濬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湖楊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以達于海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楊城昆承湖水由七千港以達于湖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溇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于大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是役也萃功居多但白茅港既濬未得深廣數十年後復壅塞亦以奏使者急于奏績故也）

八月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時汀漳多盜而嶺南湖湘奸民和之肆摽掠為東南大患三司議為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隷之則政令一而都

境有司協心。盜易平矣。奏上從之。○以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荊襄羣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先是南京陝西貴州大震，禮部并以聞。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蘇湖胡爟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蝗，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

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恥。言官有所奏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皆為爟危。既而廣等果以贓敗。

言之無不盡則不言可尉

丙辰　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贊、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給事韓祐疏曰：馬政近例，計丁牧馬，嘗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糧，請于十年造冊之時，命官閱實地去，則馬歸得業

發政者必使當有所悉而後行之道可紀

之家，丁消則馬歸丁多之戶。草場之設，本以牧馬，請命官閱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務在相兼。遇有虧欠，責令本戶賠償。強豪占種者，盡令還官，分給牧馬之家。兵部議祐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有肥瘠，請以不願種，還官牧馬。願種者，仍微其租，以助買馬之費。從之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陵峯初遊陝西朝邑縣，以幻術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潛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興等各有名號，裂布帛為旗，祭以嬰孩，割日為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喫以狂藥，令伸起拜舞，欲歸者呪虎齋野，不能去。有雷楷、川若不肯飲藥，乘夜逃歸，未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興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上命依律處決，以柏川知情不首，并家屬械發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下兵部勞之。）

諫錯而拔以列之誠危懟而不失言之色可謂識體

科臣龐泮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併逮繫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恥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繫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臣，諮議政事，今則終歲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經筵今歲進講不過數日，夫

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擊于彼正士旣疎則邪説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尤慘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剣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説太平之業可保矣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疏草多出其筆此疏剴切而簡節所論核而意足納誨不當如是耶）

麻峪山有銀礦守臣以中旨横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

屠勳上疏極諫乃寢

（勳老成歷練遇事籌畫周詳時經畧邊備奏分薊州建昌密雲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含城設險居守又于黄花鎮置營堡戍兵勢聯絡終勳之世虜不敢犯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致仕卒贈太保謚康僖）

聖心如太虛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五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巳（弘治十年）

春命内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勑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　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

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荅賜茶而退

（李東陽燕對錄曰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内閣不過三語是日經筵罷荅詢群議廣莽周詳如此非天質明睿焉覩此都俞之氣象乎）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略哈密越至鎮以虜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擣之斬首百餘級奪還所掠人畜甚衆○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粮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粮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

十爵以級皆以實功身之三歲公方可稱

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時之既至在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其倉粮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邊人歌思之（稽往時糴買法有求告粮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為市乃轉賣邊上軍民報草除積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根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三十年來無此良法）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廣東新會縣丞年二十通籍累遷廣西猺賊流劫雷廉高肇將及新會魯率民築城置堡寨縣賴以守賊不能克以功陞知縣進府同知擢按察僉事捕盜賊九載滿進副使督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數萬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截殺賊悉遁去咸稱為三廣公云論功蔭魯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三廣公傳曰魯為兩廣保障者四十餘年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運粮聚兵雖曰戍守賊預為之備或遁兵則不進賊恃強備或進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即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殲嘗行兵兵撤裨將不先知進發而署曰某月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行殲故魯征賊無能逃常賓客樽俎未識賊已報捷坐客驚愕魯沒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諸省乃議征司府上撫按撫按復數月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兵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誠功乃戮遇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謬功殺掠其妻女為奸恐撫按官幸幸功亦苟貌無戮對甚則狼狽猶殘郡邑沿河之居民故邇年兩廣兵興賊未聞兵期田里已遭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荼兵恐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魯之功由今乃益著云）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鄒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戊午弘治十一年

正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上嘉納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于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淹置義田以贍宗族請命于朝上優詔褒答復其傜役以為世勸其子不肖令鄉人田以充之溥沒未久爭訟者紛然）

五月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有修文詞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進而陶成之每試入府三邊學必歲一小試雖縣衆不遺其潛士愈久愈嚴方試時嚴察守法兼收左右一顧一爻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發蒙晰無姑息又命郡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之彬彬盈于西土）

（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等諸可以講習之法又教諸髦士于書院射授程傳教習太之士試程其名尤明于加人一等已品第十人多變或郡舉四五人亦不出七人八人之外凡所取諸被其之上擅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臣必幸如所言其所進士益其他理五十餘年用之太盛故當其時縣宗實不能奉主其之達辭撫按緩補不能推課試之術爲陋簡撰學之哉）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參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燬。或問孟春，何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第嘗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

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緒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李廣自殺。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越濬縣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虜情真僞，將士强弱，靡不知之。尤能識拔名將，但多機變，結權援，與士論少之。

己未（弘治十二年）

春，復送前忠順王陜巴入哈密，從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也。

（按是時陜巴雖暫入哈密不數年復失之馬兵書作興復哈密記自敘其功誇矣許襄毅襲人哈密察城而走不能守亦何益哉昔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豈非萬世有天下之長策乎）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爲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昶、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謫昶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昶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昶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下獄。

多官廷鞫問鬻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

致仕，謫昶南京太僕寺丞，廷玉海州判官。敏政未出京，疽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

（汪循日錄曰程篁墩若能脫得勢利二字當爲我朝第一等人也惜其不能可歎陳建曰程篁墩平生著述論辯甚多他書不知何如只道一編牽合朱陸顚倒大謬蓋朱子于陸象山早歲嘗去短集長略有取焉至晚年益相水炭二家年譜文集具有明徵篁墩欲彌縫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顚倒變亂之遂牽合二家以爲早異晚同矯誣朱子以爲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既成後人之忘源失委一切據信而不知篁墩之爲顚倒爲變亂爲誣爲誑也其誤後學甚矣愚問閱焉不勝憤慨因做法家翻案法著爲學蔀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庶得罪篁墩不致獲譏前賢誑誤天下後世學者）

五月陞浙江右布政雍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初泰在浙江勢家者影販私鹽殺人数尤衆至千萬論盗横行泰先收勢家人按罪于是羣盗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章將聞于上稽疏辯下乞交責削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鎮下狀之三軍欲乘亂而稽誣泰于朝而言官逐劾泰以擅辱將官罷退居家曲制墅不涉城市）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　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八月、命副都御史顧佐按覈遼東所報禦虜三捷、佐勘事還奏、稱總兵李杲、監督任良、都御史弘玉、令總旗魯麟等轉督錦州義州備禦、架官魯勳、王璽、討誘泰寧夷人入給鹽米、因以醉取之、斬首二百六十八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崔鑑、魯祥、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首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杲等素無鎮禦之略、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

大待損威
小失侍功
註惟當此

失向化之心、請正其法、　上以勳等事無證、勳璽論各降一級、杲良玉降勑切責、其陞賞事俱置不行。○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月之內不過數日、又多閑歇、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敎太子諸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于潛邸侍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至有以府逐湖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寡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爲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然令雖未能如古人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使師友之分使宮僚得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然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王恭乃退或有剪桐之戲趙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其老者斥逐之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按寧康王覲鈞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覲鈞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書兵嗜利狗色凌宗室賓亂無禮養术士爲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募藥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永將詔中朝事問諸言觀者問言上明聖朝廷治郎怒不應以非削護衛）

庚申（弘治十三）

春、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奏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頒行。○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　祖宗視朝、在黎明、

以消、每日奏事二次、遇者親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聽、庶府文移、多致稽閣、矧令各邊啓釁、四方薦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夏陞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藝、士類勃興○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八事、內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修武備、恤官軍、恤邊民、惜供應、斥異端、尤爲關切、俱允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悉[illegible]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冗吏、恩結軍心、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爪雲鑪大柱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蕭下賊飢盜竊發、廷瓚斬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究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 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去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去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手勅、既成、 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幸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荅、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始猶設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皆上徹 御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荅皆 御前傳旨、當筆即所書天語、尚然也、永樂洪熙三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荅出自 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蹇義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 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不待批荅、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中每依違、

或從中出、嗣是若正統初年、止委大權王振、一主于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乾綱、內閣條旨、多孝廟御書、事涉重大、亟宣問、衆復國初之舊、並德時批荅、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荅係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爲調、謂調和之義、非也、）

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吉、江西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修武備、教士習射、懸金爲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弩弩號偏架弩、放种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克敵弓之爲者、以府江山川盤結、草木叢翳、或扼要害、或誅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解毒藥、多置挨牌、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慓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後考績入京、有更張其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還任、吉在府江七年、後以陞遷去任、後來者莫能及之、）

秋，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墅襲五經博士。

冬，火篩入河套。○是年，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按陳名小奴，年十五爲王三奇妻，生二男一女。三奇從叔新歸，至門遇虎，患陳侍門，狂追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逸去。陳見三奇歸死，鄉里哀而恤之。塚婦思欲奪節，于桑道娶之。陳給從服闋，至期設祭痛哭，又殺其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趨姜岩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謂了，素畏得罪，以賄寢之。後二男俱歿，女早亡。知府葉贄、馮任相繼請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御史吳一貫因知縣陳釗之請，疏于朝，故有是命。）

辛酉　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偏地竅眼湧

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于是本兵之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鄰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劇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覘其所行，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

極大猛異　是一篇古奏疏

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　陛下孤意發與修省，勉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饑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使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　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

特書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搗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砲驚遁，致其廬帳，斬老弱百餘級（此所謂搗虛者也故收勝績）

而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使犯，剽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蠲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孳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保定府獻白鴉，部斥遣之。

看他摹寫次第

高賢

聖人不言妖祥

正直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責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里困于恣睢，當孔道支應爲困，有土產貢獻爲困，下所司知之。

四月，陞鴻臚卿王璟爲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先是命

異典

大同中鹽餉商人無應之者蓋以近者王府遂食鹽之請織造開賣鹽之端此等假欽賜名色附帶私鹽橫行江湖致使官鹽阻滯商人不應故差重臣整理之

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闕里孔子廟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七月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

（儀雅志理學嘗編考亭淵源錄稿未就而卒）

虜酋火篩復擁衆窺大同威遠京師戒嚴上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餌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㩻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既而虜引去○遞減王府房價及開礦造墳價銀

按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爲營造成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荊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主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郡君三百四十兩王各省王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三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礦銀冥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糧麻布通免其郡王以上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王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折鈔六分矣

陳建曰考大明會典弘治以前王府房墳等價已屢經變減祿米中半折支迨至嘉靖初距此纔二三十年間而天潢益繁財賦益少不給覽諸臣奏議可徵矣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謂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歲祿且至百萬矣戶部題稱晉府一府今增郡王將軍中尉儀賓共二千八百五十餘位歲支祿入十七萬有奇舉晉府而他一王府可知矣山西都御史王憲明奏王府積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舉一省而天下又可知矣給事中秦鰲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開支者山西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府事稱輔疏請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多祿將軍中尉而下祿糧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晨昏進膳惟一餅腹不充飢者矣有假息蓬窩無室屋以棲者矣有不幸沒無棺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宗親失所至于如此而尚忍言之凡臣民之家稍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置義田或祭田以贍之爲天下者猶不欲使窮民失所置養濟院以收卹之奈何忍使天潢而致斯極祿糧不給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而號或攔街而罵或投磚擲瓦毆傷吏卒無如之何仕于其土者惸惸卒歲不獨供受辱且懼變生不測自古患民窮盜起而况天潢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使高皇帝復生觀此亦必不拘乎祖訓而思所以處之變而通之以盡制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誦斯三言所以處之之道思過半矣今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以就益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要必天下親王皆從國初遼韓伊岷肅諸王之制祿米皆二千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大明會典遼韓伊三王皆歲祿二千石岷王一千五百石肅王惟一千石郡王而下中半折支之內仍令中半折支以從在京支職三分支米七分支鈔之例焉儀賓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令折半以從在外文職二分本色八分折鈔之例焉其親王袒免以下則從皇族人之例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夔瀚所請不遽削于見在而惟定冊于方來必如晉莊王所奏宜定子女之數以杜宗室之詐冒必如祖訓所著宜制由仕之令以盡宗室之才能夫然後可庶幾維持于數世不然勢窮弊極厝火積薪然十年後愈不可爲矣

（又按今　朝廷明知此弊已極而不亟變通者憚宗藩之忿重　祖訓之違也愚于此有一說足以服宗藩之心使樂從而無怨誹焉我　祖宗朝以來凡有事于親藩者必手書與諸王同議示公也今此事重大宜以手書諭告諸王通將廷臣論議及祿米章疏如詹事霍韜給事中秦鰲所言之類錄示諸王使皆知其勢窮敝極不得不變而通之之意仍令戶部備查各省錢糧出入之數如山西則備開本省每歲所入秋夏稅糧幾何鹽課商稅幾何每歲所需上供幾何輸邊幾何官軍俸糧幾何官吏師生俸廩幾何近十歲之內災傷蠲免分數大約幾何或征討盜賊費用幾何然後開具國初分封親藩幾何所需祿米幾何今日晉代瀋三府增封郡王將軍中尉儀賓共幾何祿糧增加共幾何婚喪等項支給歲約共幾何使宗藩一展卷間皆瞭然知賦入之有限費出之不敷再數十百年後宗室生生不窮何以支給令其一一計議共圖善後之策如此庶有以平其心弭其怨惟吾之所欲爲不敢議　朝廷之薄親藩而違　祖訓矣籌國者試思之）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員實爲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爲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又寧止是哉

（按我　朝學校設官之衆遠過前代殷周邈矣漢至武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員而郡縣學未聞也唐制郡縣始有學而學官猶未設也宋有天下歷數世至仁宗始詔州縣立學至神宗始置諸路州學官教授共五十三員馬端臨謂重師儒之官不輕授濫設故也余下州及縣學惟養贍于有司而已我　朝天下府州縣及邊衛皆建學設官教授學正各二百餘員教諭千餘員訓導三千餘員視宋殆皆百倍冗濫甚矣丘文莊公曰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祖宗朝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著儒宿學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莫不遂身飭行嚴規立教善人多而風俗美　朝廷得人之用當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率不加之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者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竊謂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不必備員超擢一如國初以興起素餒庶國家收得人之效乎建謂謝司成之疏與丘文莊之議今日皆鑿鑿可行）

裁減光祿寺添設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惻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九月南禮部郎中丁璣爲廣東學副端廉直節勵師古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岳父謙大宗伯諡文僖謙祀北岳禱于神岳母夢緋袍神人入室而生因名岳及長狀貌豐碩目光炯然爲翰林進講敷切洪暢人方之范祖禹在吏部莊恪抑躁人不敢干以私）

十一月以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崇大體慎廉隅介然不輕言笑足以表正臺端

壬戌（弘治十五年）

正月都御史林俊平江西新昌盗遂改巡撫庶務一新

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陞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萬人回衛聽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議往任其事乃有帖飛語于宮門以譖大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詔修清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以工少人多奏請減去十分之五　上命內閣傳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慰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矣于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致仕尚書張悅卒（悅字時敏華亭人自少篤學力行鄉里推重爲提學請託不行歷官官邸蕭索一如寒士諡曰莊簡輿無愧云）

古語同天利元精之力也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時哲所至恤民隱升士戒夫先懲罰葵奮鎮守恃勢淩虐縉紳至匪盜賊不以聞人莫敢誰何首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限有司逐捕盜賊勢窘論請大早罪不入上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其中富民哉有秩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鄰捕爲鼓從誣于官獄既成哲後訊見其有殊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縣鎮守欲置于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久之真盜得始皆愧服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喬新剛介寡與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友彭鳳儀文學友丘仲深以爲知己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所編有文苑群玉續百將傳勸賢琬琰集等書後有司請諡謂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詩頌著述之多寔可配乎丘濬故特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按嘉靖中啓事霍韜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疏謂內臣監局官員伏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惟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我　皇明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慎宮闈之防建昭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伏望勅下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官員數何如及列聖以前欽定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翰林纂編列禮典亦聖制以禮制治之意也此按會典不列載內臣職掌誠一大缺典當時纂修諸臣非不知）

（蓋此蓋遁其責之辭、而不欲指也、若不如宜大啟所試修入、則一展卷而知孰爲祖宗成法當守、孰爲後來弊政當革、昭然灼然矣、）

聖明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常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宇可大用、上不答、再言之、上亦不答。○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貲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所、竭貲取掛印。大夏詰其使曰、麟苟爲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快快病死。

此良策自不能矣亦何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項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等上黃冊疏、謂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洪武十五年、有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蓋已强半、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承平日久、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得非冊籍欺隱弊無稽核乎、歷數百年、或少又不知何如也、今天下文職冗濫、武職稱國初增數十百倍、乞勑下各部備查、洪武至弘治累朝田額戶口大數、宗藩職官累朝增加大數、送館編纂、俾司國計者、思田賦日減、費用日增、亟思所以處之也。又敘此疏、蓋有見于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故勸惓言之而不置焉遐哉、）

癸亥（弘治十六年）

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二省、

（瑩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訪利病、雖險阻瘴癘人跡不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數十員、修城池、厲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奪人牛不還者、聞瑩至、走還之、瑩遲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瑩服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讐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失當直搗其巢穴、夷其族、發之、聲聞、即斂兵退、其爲蠻夷畏服如此、）

神人

大臣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大夏陳十事、一曰京任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宜擇清廉、八曰各處鎮守備諸臣占軍數

多九日陞賞被于勢要十日禁衛蒞止公行 上覽奏嘉納悉準行之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毋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内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徇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勑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者 上頷之明日旨下一如珪擬 上每召劉大夏入内庭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内侍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 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毁擧他人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也

定評

（名臣録記劉忠宣公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大政大疑面與參決躡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公亦不以告人）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米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米魯遂反囚鎮守内臣戕殺文武落臬官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詔武當設像修醮劉健等上疏竊聞玆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擧實爲無益矧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糴兵猶恐不給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

十月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又令撰真人誥命時學士劉健等上疏極諫俱報罷

（恭覩我 孝皇十八載之間聽言納諫之美照耀簡册成湯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我 孝皇何讓焉）

先是内官監太監龍綬請支鹽價以給織造戶部覆奏鹽課爲邊儲救荒而設 祖宗時未嘗輕用從之

十一月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厲廉恥諸生翕然向風

第355冊·續修四庫全書第28版反內

甲子　（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其疏曰，臣方十三歲，父善祥不幸早世，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養。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辭甚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勑命，泉家幽明感被　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于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酧，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勑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憂。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涘之報于將來，再効大馬之勞于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

按茂烈世爲福建[illegible]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屬志邁[illegible]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居弱[illegible]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illegible]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illegible]進[illegible]爲吉安推官，明允公恕[illegible]（[illegible]其來後外示[illegible]以[illegible]）

一字一點，乃可與陳情表並傳

褒獲敕爲御史，袍服餘外，借騎一牝，其身若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督頑勞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illegible]究極經書，與古聖賢身心體認得諸。錄嘗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特上苴耳。

[illegible]

二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睿皇后，葬，詔罷尊諡，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始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召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及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爲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超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恭。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不識道理之人所爲。

上云，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

[illegible]

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宋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 皇祖册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褻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 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 孝穆太

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執筆，上言，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于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宋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從之，會議疏上。上復召

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上仰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于此建廟，遷 孝穆太后併祭于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右，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于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恭觀 孝宗此舉，抑至情，遵禮制，反復詳慎，務求至當，以昭一代之彝典，而陋唐宋諸君于不居，所謂惟聖盡倫，惟王盡制，推孝子爲能享親，推天子建中和之極，嗚呼 孝皇吾無間然矣。）

南國子祭酒章懋請開貢，下所司議行。（疏以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成材有效，所選及時，望推差擢，恒充國用，官使充稱。）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七月，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上出大同鎮巡

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擄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馬甚急 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做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起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

詳必極快

爲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曰我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按嘉靖中北虜累出古北口潮河川徑抵京師北門大道薊等州大擾而去累朝諸臣所慮）

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

未米不泣

精明

懇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大夏曰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共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 上語告珊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恭覩 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之意家人父子之情藹然溢于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矢死以報而不敢復言家也）

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

（按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書忠信宏厚嚴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奈有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

勿生

集一處不精心

府人不許用耳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勑書内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賛其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

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是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塲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　聖諭批荅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决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

[illegible]

[illegible]

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顔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覦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

乙丑（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寳一錠時　上有大政事毎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戸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朕以餘地處人）各懐愧懼也○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流官知府

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祀

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爲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大約以天下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又爲漸者六一曰元氣之病宿士氣委靡二曰腹心之病左右是也明一比難剪臣故以爲心腹之病夫倉廒場庫錢穀之要也一曰兵害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欽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三曰饑民之害怨田被占于戚勳草場受侵于官府一曰匱之漸以兵連以若浪費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其機在民窮三曰蒙名器之漸鎮撫風行然狀未當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指釋道六曰貴戚驕恣之漸指壽寧侯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既上　皇后毋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　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遁避出遊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詔獄微與
權于聖斷
廷之

倉評寃矣

上曰近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勑將柄用之會　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按此即　仁廟書各都司及布按二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之意嘉靖中復用兵科官言增入貫址年歲及曾經大臣官薦舉科劾及賢否考語類造揭帖按季進呈遇有各項員缺推補輒取一覽則其人品優劣歷任淺深可按而知）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補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𫠓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事

者加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言彼言卑謟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謟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皇上每值科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贓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　上曰然○復召輔臣至煖閣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册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為御史奈何寄人私書于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健曰

寄也京満不報一月

斯案至此

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杳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須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須會吏部耳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看詳因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須為處置務令通行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陳　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因奏曰開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夾販

述使讀之令人心言則為之歎惡審主之君而不言則為不言不敢亂君在上不察則罪在下孝宗從諫如流其以不言為不肯信然乎

私茶、太祖皇帝曰、我幾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鹽法須逐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鹽法積弊凡七事、奏請施行之。（李東陽燕對錄謂孝宗晚年明習國事、勵精圖治、與輔臣議論、俯出天顏、和悅溫荅、詳悉藹然、有家人父子之風、誠近古所罕見矣。）

苟不害等

能不悲乎

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于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上崩。○十八日、皇太子即位。○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讀史至此千載下猶血淚橫而況當時

六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奉安太陵、頒徽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

（鄭曉曰、帝仁恕恭儉、敬慎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一方衛官寺、莫敢干撓、惻然恩惠、戢盜防閑、且崇德報功寅減穫絶、憂勤惕勵、始終不渝、述其修齊治平之效、蓋有得于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祀奉慈、而孩分甚殷、友愛獻皇、而恩禮愈篤、追念昭德、而保護益至、廟號孝宗、不亦宜乎。即位之初、徐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眾賢茲進、李東陽、謝遷、丘濬、耿裕、倪岳、馬文升、劉大夏、周經、戴珊、張敷華、黃紱、何喬新、彭韶、楊守陳、洪鍾、許進、楊繼宗、屠滽、秦紘、鄭廷瓚、謝鐸、章懋、張悅、林翰、吳寬、張元禎、王鏊、楊廷和、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樊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布宣方岳。當是時、朝多耆俊之臣、野無廢錮之彥、士修恬靜之節、人懷競躁之恥、吏鮮苛騷之風、民擴樂利之澤、洋洋乎、蔚蔚乎、有豐芑樸之化焉。說者又曰、太陵晝接再三、虛懷霽色、勵統訪治、將大有焉、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稽盡、多思少斷、生失貞期、然十九年間、然以足民為富、兵以藩侈為成、刑以綏死為懸、禮以隨時為大、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若久內外安寧、幾至刑措、商周甲戌、成康之盛、何以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壽天齊岱無不畢見乎文

王者承天下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名臣錄曰劉公健等三人在內閣健敢于任事東陽長于爲文遷亮明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也又曰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進焦芳李鐩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輕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薦於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健一人）

八月上　皇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氏爲　皇太后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太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太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皇莊曰七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按皇莊之設　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然亦未甚不過數處而已至正德朝邪臣用事皇莊始盛先後建立遍州跨邑至三百餘處畿內之民至是無田矣）

十二月修孝宗敬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珊德性和粹亦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嚮近厚祿仕十餘年家無餘資）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都御史（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林瀚林俊章懋也）

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紘字世纓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從兵南北位列公卿所居僅蔽風雨贈少保諡襄毅）

終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六

東莞臣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

正月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略曰楊一清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實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開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凝而鹺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于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曾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顆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于官者乎臣愚乞勑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爲永圖前項鹽池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地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上耕籍田

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

以庸愚遭遇先先帝簡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陛以陛下爲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司庶府傚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能幹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爲之奏擾查革舊弊則爲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

瀝血而去

位若誘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降旨慰留之

三月隕星如雨○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已而請老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贍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十二事○上幸太學謁先師

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略曰昔漢文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坂其臣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宋孝宗嘗親教馬其臣薛學宜諫曰毬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于銜生之害積于細微御隙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上是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腴田爲莊田○南京國子章懋三載

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懋年踰七十老病不能赴京猶由懇辭遂公移呈職吏部不待報尋醫求歸後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而公鄉多皇皇不能安其職業僅懋見幾而去後起爲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幼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雖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爲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閑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言不當聽而自之深者言官希旨不允因言劉大夏官至一品而子孫當得恩典大夏恥陳乞令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勸合已利大夏亦不以爲意後事竟不行）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遷罷。○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餞劉、謝歔欷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戶科給事中劉茝上疏，極陳時政，下獄。（茝疏畧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聰明術蔽，弊政日滋。臣恐今御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理財無良謀，責及廣東之庫。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交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斂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乎。及言地方鎮守何必數數更換，劉切觸時忌，數千言。）

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獄。

[redacted]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加芳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詞林記，焦芳性陰狠，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傍劾政，芳潛爲瑾阻，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勢日熾，未幾營芳入閣，肆意爲奸，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壅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主之。暨充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劉，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炅，以快其忿。）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時連日霾霧交作，源奏言宜謹天戒，以保治道，被杖，謫戍肅州，路死。○南御史薄彥徽等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諭及時事，遂至與呂翀、劉茝、戴銑等俱下獄杖黜。○罷戶部尚書韓文，文爲瑾所厄，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除名。文子高唐州知

敵峻已極而言者不正當杖劉列祖養激十頻忠直之氣

比歲忠諫而論異見斌植偏之書況其劉直氣諫者午

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亦皆坐爲民。○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西河塵談云，西崖少入詞林，登館閣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有士人擬七，投以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深中西崖之病，觀之能無恧然耶。）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 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爲泛常，恣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俾于覿面，國政聖學，怠于宄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報聞。○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丁卯　正德二年

[redacted]

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等，下夢陽獄，會有寄辯之者，復赦歸。○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之，謫貴州龍場驛丞。（疏言，南科給事戴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遠至拘囚，恐中小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明年四月，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遺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遇道士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赴龍場驛。）

八月初十日， 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

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經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按嘉靖戊子楊一清上疏曰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邊墳城堡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黃沙野草彌望無際無高山巨塹爲之阻阨至成化初年北虜在套竊發時未有邊墻恣肆深入誠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後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始奏修之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非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踈墻既日頹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套虜由花馬池拆墻深入連年擁衆我軍失利上厪宵旰之憂臣于正德二年二月興工自寧夏橫城起築邊墻塹約四十里爲權奸劉瑾竊柄矯詔中止議者猶以爲恨厥後套賊頻年入寇皆于未修邊墻拆入正德十年大衆深入固原平涼殺掠甚多、正德十四年又復擁衆侵犯直至鞏昌秦州地方、至嘉靖元年又復大衆直抵西安之邠州、鳳翔之隴州殺戮之慘、比前倍之、閭井蕭條、戶口凋耗、使正德二年劉瑾不忌得終前功、所費不過二三十萬之銀而人民有耕牧之利官軍有征戍之苦矣、）

十月，賜　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議妻厲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土，乞比照　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蠹奸民李艮等揑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灘稱無徵荒地，但項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按嘉靖初去科道官查勘稱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十餘今逃移絕減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地土盡爲　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附籍至此）

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泰、陝西咸寧人、風度稜峻、由進士爲知縣、御史、廉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廉憲山西時、以事摭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訴于泰、將劾奏之、傑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叱左右縛傑、大杖撻之三十、三軍股栗、傑有奧援、泰遂以撻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之、起爲南京操江副都、爲當事者所阻、致仕、仍罰米千石、草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元禎、南昌人、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頗與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爲時輩所忌、誣其營求入閣、賫恨沒于京、論者以爲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爲高云、）

戊辰（正德三年）

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翰林修撰康海救之、乃得釋、）

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人不帖席。○吏部尚書許進落職爲民，調兵部尚書劉宇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

尚書兼學士梁儲爲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謀所以傾之，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禎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

（禎，江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爲御史，巡延長蘆鹽課，不從當事劉送餘鹽銀兩，遂有此禍，天下冤之。）

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

論不退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時以其築邊太費也，王鏊爲言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稿、格言等書。）

八月，逮劉大夏下獄，王鏊、屠滽力爲之辨，謫戍肅州衛。

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時事日非，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鏊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守溪長語，行于世，間多確論云。嘉靖初卒，贈太傅，謚文恪。）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泰，廣東順德人，清介謙和，爲時所擠去。）

八月，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謫廣東揭陽縣丞。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祭酒，未至，卒。

（清，福建晉江人，力行準古，好學求志，貧恒借貸丁人以足用，嘗卸其財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仕宦夭。又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揆名義，徒以沈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

己巳正德四年

正月，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鴈門。

（廷舉初授順德知縣，廉惠直節，遭時推抑，以平盜陞參議，至是又據便宜事，乃逮問戍雲南。）

罷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寶。

（寶，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之制，救法行計日，洗冤法，爲備荒計，提學江西，教尚道義，以身爲教，生平顧爲其上，大不顧爲假道學，于聲色貨利嬉戲，泊然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爲吏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至嘉靖初復起爲禮部，辭不就，卒，謚文莊。）

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遣御史寗杲、殷毅、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

（固安永清瀰州文安等處有盜數往邀路劫財號爲響馬賊劉寵齊彥名之遣御史甯杲了負定穿殺于天津薛鳳鳴于徐洪副使宋鑑責以滿期以鳴吳欽歌舞徐傷徐州步兵果妻立什伍連坐之法編獲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彌月不絕奸人無所容陞杲與鉞皆爲僉都御史）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弘治末議復河套會孝宗崩楊一清得罪去我兵日退套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寨殺總制）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侵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衆至十萬侵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綵陝西人焦芳薦于瑾言綵有才可用尋陞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令天下諸司有餽送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賍怨貽患不可不查納其言遂禁察饋遺者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嘗言于瑾公左右用事者多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

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昻丁廣等集衆反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爲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左都御史楊一淸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鐇○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鉞爲內應遂手斬周昻執安化王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師還張永及楊一淸仍往寧夏安撫地方

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羅回酉砫等處土兵討敗之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以楊一淸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忘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獄上命法司鞫瑾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鈎三千金銀湯盤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按瑾陝之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得幸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及上卽位以舊恩掌鐘鼓司入司禮監時上希親政瑾狡若言者權擅上意以爲忠合乃專置大偵刺制軍民使人）

（旨自救不給、上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下吏部尚書張綵獄、尋死獄中、○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名黄中、有罪、竝除名爲民、天下快之、○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伯、召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凉伯、谷大用弟大玘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竝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復廕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爲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爲中書舍人、○工部尚[illegible]書畢亨請與劉景祥坐、（按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服葬祭加等、公卿下騁恐後、車馬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哭祭、重致錢帛、聞之辭靈後、瑾哭之久、容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于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劾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領朝送葬、瑾因客與二三冠惡定計、欲爲變、是府夜禁甚嚴、犯者至死、屋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鏗然如織、及瑾之敗、先景祥葬期二月云、）宥曹雄死、謫海南戍、（雄素附瑾、以逆黨論斬、宥之、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奪神英涇陽伯爵、以賄瑾得者、故削之、○復陳熊平江伯、熊督漕、幾爲瑾所陷、李東陽力救得戍、至是復爵、

九月、以誅逆瑾詔天下、

李陽二公金玉成形內史清操大節非徒[illegible]以取容也

十月、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冒膺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張禾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爲衆字詩、折點畫爲句、極工巧、

內侍谷大用、兩具疏遵　祖制、辭免西廠辦事、時　上以訛言一事、欲復設、李東陽言、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恐人民驚疑、事體未便、臣等不敢不盡其愚、伏乞　聖明採納、

十一月、以章懋爲南京太常寺卿、辭不赴、

十二月、擢廬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illegible]

是年、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經以庶吉士改翰林、若幾三十年、一旦昇以政發、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誥、舉鄉試、早卒、誥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論今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　朝垂二百年、來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

辛未（正德六年）

正月、四川巡撫、林俊調兵、討江津亂賊、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為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大學士楊廷和子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從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第薦名於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宋[illegible]下第如此惟秦檜孫塤皆上省試殿試冠多士遂為士論不齒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為嫌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子瑛試不第至自訟焉弘治己未科正德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建按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謫諸翰林故是科不得不爾于此見我朝法制視宋為稍寬而公[illegible][illegible]不逮宋人遠矣）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家上疏乞致仕許之

（忠河南人性峻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會試出院後乞歸省墓上一日摘會試錄所刻文字錯誤處以示李東陽等蓋中間有譖之者矣忠聞之遂乞休後卒謚文肅）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謚忠宣

（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朱氏之遺執也白沙陳公獻章稱東山先生愛下如如己而失公廷舉潮古人有言愛民如存見容似然官公足以當之）

六月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

（時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海不得速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及會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及撫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剿鍾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尉斗垻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一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武勝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illegible]撫官為質鍾佯許之舉本恕來見同營[illegible][illegible]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埡劫擄民家[illegible][illegible]老官兵分屯沖匯防守延遲甚當不得閒賊勢[illegible][illegible]復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為己女嫁與鍾兵士合彭世麟為妾以結驩世麟佯[illegible]門受之遂擒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廿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散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逆剿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其衆遂潰散有是陞賞既而江津仁壽遺賊方四任驕子及廖麻六兒等復殘破蜀土民益疲困）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按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　上遊幸之所及為御史寧杲所逼逐聚衆拒捕劉瑾誅杲亦罷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捨捕已獲齊彥名監之交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衆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并方）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遂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諭令退。○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見用事者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衆皆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鄢藍未平，科道疏留不得，復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猖獗熾矣。（名臣錄云：俊平生不貪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强禦，抗犯顏敢諫之節，有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蜀人感畏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嘉靖初起爲刑部尚書。）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按風子名鐩，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聚衆爲盜，劫掠文安，鐩偕

行亦是宗只是所以推寄使亦[illegible]

晚兵征賊非計李而無向虎倘米之誹寄悍

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污之，鐩怒殺賊，鐩懼爲一賊將劉六劉七驚，因詐爲盜，入之劉六等，欲分黨爲寇，于是鐩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掠山東。）

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各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壽致仕，壽登仕四十年，多建明樹立，而廉名爲尤著。○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來，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傍定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皆懸撫行，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見賊，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是[illegible]主因事，馬都堂豈能作主？其言乎？遂使人至京師探[illegible]中書無權降，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賄權[illegible]得逞，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過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中錫恐賊害己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宥偉革爵閒住。）

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無功，內廷因是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駐劄，調宣府遊擊許泰、大同副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各鎮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遇賊失措，（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仿閘樓穿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從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衆伏發賊大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地巡撫交薦其才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滴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何景明作樂陵令行去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戰場到今凛血成野木如山白骨横秋霜雲臺功高將無不收按筆亦有書生謀黄金大印賜衆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仁顯二十四城見賊走抗賊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黄旗錯相映不聞閉門以戰但聞開門降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是日北詩以樂陵令應平原守鮮肯潤慇蓋平原樂陵皆山東地）

（毋據初年李脫安祿山後來竟俏李希烈今許公初據乘流賊之功而後卒不免于逆藩之變二人忠肯古今絡耐）

賊攻徐宿等州靈璧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黄河賊楊虎以舟覆死（時遊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谷永敗賊阜城燧等奔衆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將衣旗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渡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剄三欲殺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焚居民抗虞城知縣得之二攻破歸德州守禦萬都司率衆迎至亳州式千衞指揮奔堅率兵千人俱兵三百人迎戰皆敗殺府貢生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黄河値其營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登船渡泗與戰官軍以土石擊殺其舟虎）

是趙燧之識

共言則是六人則非

（死燧等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爲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謀軍用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豎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爲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

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囚有僧德静僞稱唐府官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爲諸無賴所殺攻襄城襄城人償銀馬不攻攻寶豐縣僉事孫磐齎責榜撫賊燧復書曰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illegible]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清等數千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諭燧曰德静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餽賊穀麥二千副燒民居去○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廕其一子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其定襄縣知縣侯豸與賊戰死朝廷憫之贈官賜廕○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啓

許直隸小㕘于時欲行則矣

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尙書家在關中引衆去之（按鈞州以馬尙書故去之所攻而于無從殺乃能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未容泯耶）

擢吏部右侍郎傅珪爲禮部尙書（珪直隸淸苑人性剛直時吏部尙書楊一淸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徠珪號秉直陰實樹黨通饋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淸不悅越次陞禮部尙書實遠之也時東陽與一淸各相結托而東陽嫉爲儀制郎中屢尙書遇郎中厚恣其爲賓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咨責其吏胥郎中求退朝賓避去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後人嘉賢者有寵原能軒輊勢爭人稍輔或趨附之因請收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召老僕吏事者詰曰爾假敲鼠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既矣後乃寢）

[illegible]七年

[illegible]月黃河淸。河至柳家渦九十里淸五日（按是時邪佞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應蓋黃河淸聖人出實嘉靖　聖天子受命之符也按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二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淸凡七日河自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愀然不樂侍臣曰河淸王者之瑞何爲不樂耶順帝曰朕聞黃河淸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淸于新元而我　太祖龍興于江淮再淸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龍飛于江漢至是益驗矣）

以服張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按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橫恣自肯爲坐擁銳帥師至眞定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適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illegible]佩符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俱罷歸第而已）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

致降几不川況敎不子

（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淸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二名顯者陞一級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逃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陞勦賞厲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陞與千餘大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遁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遇其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乞陞擢千餘僥倖陞數多坐費功級用費廩餼自出師養騎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尙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肅。

進太監陸誾監槍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尙書傅珪（時內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槍名色令誾親軍會下多官議可否衆懼怵中貴意觀望依違莫決珪奏[illegible]民[illegible]通以月功首多致夫士心厭苦日夫民[illegible]思[illegible]叛[illegible]夕及　宗社奈[illegible]死不償責[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寺[illegible]男日[illegible]傳旨令珪致仕）

人不可

南昌知府李承勛破華林賊（時陳金撫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險賊悉高巖擁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子濟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事聞　朝廷贈憲官諡忠愍仍進其子秩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勛之乃招賊首黃奇實庬下有智略任用之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勛令士卒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賊乃與盟所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險止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畔吹角新睡直夜於擊二更許長喚鼓衆入五百人皆力所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斬首三千餘級餘奔出壘乘夜遁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遂平于是移兵擊瑪瑙寨東鄉賊皆平之）

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

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時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于湖泥灘、脇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

流賊趙風子伏誅、

（按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爲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散去、劉三楊虎邢老虎[illegible]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爲僧、欲渡江投西江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illegible]等執之、超授職正千戸、）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彦名等爲官軍所敗、遁走至黄州府、擄掠軍民船、入浮于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迎[illegible]

[illegible]劉六等來自通泰、登[illegible]趨淮安、復[illegible]揚州官軍所遏、六月復自通州渡江、上至太平、[illegible]下逼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六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溺、[illegible]

（按[illegible]操江之備、起自 國初、我 太祖自淮西渡江、以舟師平江南、遂定鼎金陵、一中原、有天下、故江防視前代尤嚴、每操之日、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所以備折衝[illegible]服者甚重、自 成祖徙都北京、而南京操江之備弛玩無比矣、以劉六輩本[illegible]寇、素不諳舟楫、不習水戰、是誠送死之秋、使我軍猶有戰備、圍而掩之、不費如殲孤豚然、乃縱寇至此、豈不貽笑萬世、使非天幸、颶殞其命、恐毋劫壁淮東山東之民、不又遺荼毒乎、高岱曰、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使尊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祖宗之慶澤、天命之眷祐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若焉馬中錫張偉罔失策、玩寇而縱之、陸完谷大用毛鋭等、視中錫輩何彼此邪、成敗遭逢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豈足爲賞罰邪、要之、掃賊蕩群者、皆邊卒之功、而勁捷習戰亦各守臣之力、其驍爲中原身當其衝、則彭澤之勞勛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寇賊無豪傑、猶竊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爲犄角、豈彭等之所能料哉、）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誾弟陸永爲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蔭一子錦衣衛百戸、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戸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錄内閣[illegible]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蔭一子[illegible]

（[illegible]言御史[illegible]本公查[illegible]監授[illegible]功之法、其弊有二、奏帶之[illegible]武選之法[illegible]十官奏帶[illegible]附京師[illegible]各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illegible]者京師[illegible]各邊兵奏帶至三四[illegible]奏功、其不在斬獲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日[illegible]或日衝鋒破敵、或日三次當先、或日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覆勘之實、其收正重陞、假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臣有密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又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卽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内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合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

淍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陳等覆陳其一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　上○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循致宴云、

汪循日錄曰、今人貪位固祿、專爲一身之謀、他日退休亦爲名成身退、夫誰欺哉、惟張乖崖詩云、兒童不識歸永榮見我歸來夫道迎、不免將溪高士笑、天機貴盡得遽名、此詩好爲今時公卿致仕者供狀、　按我朝推內閣學士多久任、三楊寵任於身、無論矣、正統而後、曹鼐陳循苗衷高穀皆十餘年、彭時商輅先後又閣凡二十年、李賢十年、萬安劉健皆十九年、劉吉李東陽十八年、劉珝十一年、徐溥十二年、楊廷和謝遷梁儲皆十餘年、夫久任固善法、然得賢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如萬安劉吉輩、適足以恣其奸賢嫉能、忘公與貪、擅國殃之計、而吧○脚家、土民何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

十二月妖人李五以幻術惑衆倡亂、

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貲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後來延安府地方、坐臥一床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爲文武輔佐、某女當爲后妃、夠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所積輜重堆積滿谿、所謂留聲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殺敗、五先遁走、

虜亦不剌殺阿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阿不孩爲可汗、

癸酉　正德八年

春、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姚源洞賊熾、參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每日賊叢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斷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爲功焉、廷舉蒼梧人、先參議廣東、劾奏總鎮、逮繫詔獄、戍、尋遇赦起爲雲南副使、轉江西參憲、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懼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剿、殺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衢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擒之、陳金奏立東鄉爲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按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謀國者可不爲隱憂乎、自是邊兵日益驕悍不可控制、及至嘉靖逆生多變、往往逐殺主帥、而不忌、都御史姚謨請征四川岑猛、謝前調岑猛狼兵征剿江西、雖稍有功、然劫財擄衆、賣賊放路、其害亦不爲小、猛自是益玩輕視中國兵馬矣、奸雄日長、構成厲階、嗚呼、覩此三事、則思患預防、拯蠹飭治、今日君子焉可不喫緊、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詔表其坊曰孝廉、

林俊誌其墓曰、茂烈隱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顏閔、論者謂廉約如吾守道、而所養國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立皇莊五處曰月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騎馬廟皇莊曰清苑孫閣莊社皇莊、

按嘉靖初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來奸猾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幸勢要之官具奏建為皇莊占民田地被其混擬侵占乞行查勘朝廷遣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得順天等府地方皇莊及皇親功臣各項莊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二百八十餘處其天順成化弘治年間建立皇莊止五處餘皆正德年間增立者查得各項莊田土地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零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竊照為厲之階實起于奸人欲盡規地利以媚朝廷其流之弊則壞于勢家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使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被其侵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恣行威虐而官府莫敢誰何此實累朝弊政至于正德而極畿輔軍民罹虐剝削之患未有甚于此者也、欽奉勑旨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該徵稅租照依原定則例每畝銀三分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闕開領不許自行收受于是先朝弊政一旦盡革、

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按寧起自人僕本姓錢有寵于上賜以國姓

是年南京吏部左侍郎儲瓘卒

瓘字靜夫太州人鄉會皆第一端默凝重雅操不群而長才傑出尤足以濟事為考功太常遷擢戶侍所歷職咸克舉遭逆瑾公卿俛首瓘引去不為屈精藝翰且好古其推引名士振起阨窮尤其精神所注云嘉靖癸未賜諡文懿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六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七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戌（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

按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未有之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導武宗崇佛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太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夾鬼淫褻之狀鎮物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為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推製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付之于火以滅其迹其金銀銷毀求併令燬銷貲于古稀狀

上始微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為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皋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按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內寵宸濠因賢之壻司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稱賢為良之賢

非以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裁于櫃櫝，實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為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閣老傳到，劉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為金壇縣丞，王廷相為贛榆縣丞。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平四川郡盜，澤號令嚴明，賞罰公信。

四月，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按清幼孤，篤孝，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弗去，視賊或勸之，不從，賊所經其門者不入，時里有依之而得生者。又同縣監生徐采女雲梅、民人嚴清女銳兒，皆以不受賊汙被殺。沐陽學生汪麟以知府劉祥、縣丞利倫為[illegible]機[illegible]不聽，乃身赴入賊營，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illegible]感悟，釋守與丞。至是，御史江良貴奏乞旌表，從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寧王護衛請復，出諸近幸意，票旨出于楊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為宏嗾之，乃共謀譖宏于上，勒令致仕。

八月，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舉遣使遣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鑒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特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征調三邊人馬，外遣番夷齎送達賊，仍勅諭速檀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共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麟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

良言啟

以利用吾璜取城印此足為證多之奇謀予出新命之意不然

猿能詳

君，委任者局無二師。甘肅諸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逾土魯番宛未斤等諸處，殺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遣書曰：速送以來。澤以為番夷可以利啗，遣通使火信、馬驥齎段帛二千、銀酒器一付，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為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閒住。

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敗，夢陽遂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懽焉。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通謀宸濠，遂執岳跟尋門子，拷掠，追供無名贓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為民，夢陽士論不與，冠帶閒住。後宸濠誅，夢陽以交通繫獄，幾不免，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僅禁錮終身。

李空同一代異才，文章氣節直欲凌揚韓，軼董賈，惜夫直氣用事，無理義涵養之功，遂至附勢借威，逞私逆善，幾陷大僇。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

九月，降編修王思為潮州三河驛丞。時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遠方雜職。

十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泰家居，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令以法治之。凡縉紳失守人，雖造門不見。平生寡言笑，奉身儉素，無私書，無非義之餽，受眾寶。太宰許進謂邢知州曰：吾選至關西，見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十卒。卒時楊有聲若雷。所著有奏議五卷，并正菴詩集六卷，傳于世。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汪循日錄曰：給事中王君鼎明日張朋言天下事變矣。冢宰楊公亦一時之選也，王君鼎以選法劾之。朝廷

京畿王　坊瀻楊策　中之際　丁長恩之　工部可用　一時[illegible]

敬禮大臣，不欲以小臣間之，乃下詔慰諭楊公，持之上章自劾，而俾留用，切廷不聽，滿丞休寧，到任期月，轉拜應天，王君不避權貴，楊公受善納諫，天下稱賢之。都御史王雲鳳上楊太守書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卽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華端言耳。每恨李文達竊備賢相，然罷羅倫，論落以死，嶽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令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之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日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示之職，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富極貴可略也，毋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能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及，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處而士風以振，冀進邪人則善類阻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攀援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頌功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求有以直諫之言，達于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希其慕焉云鳳

[illegible]稱賢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陝西糧儲兵備侍郎馮清奏陝西[illegible]

[illegible]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illegible]九邊圖論謂自足邊用，益召遂有米珠草桂之歎，精中年榆林鎮城，餼草幾萬，既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阻絕糧道，雖帑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壞，[illegible]不敷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東事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嘉靖初，學士吳惠疏曰：弘治以前，沿邊糧餉告絕，未有如今日者，其故由于掌錢穀者，以粮草改徵折色，往往恣意那移，侵扣，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卽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徵納本色，以備不虞，粮芻既足，士氣自百倍矣。建按輕變舊法，消古所患，葉尚書既變中鹽爲輸銀，馮侍郎又改粮芻爲折色，作俑之罪，烏乎逭。

乙亥　正德十年

敕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

大初要

節制羣善　幽瀻有　反則矜平　入

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霍文敏奏議曰：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疾苦，與其人之練達也。我朝薛瑄由御史，李賢由主事，皆爲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通變者也。伏乞著爲定制，永世遵行。

四月，慶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援春秋褒紀大雅仲伯之意，以尊寵外戚，漢而除日淩寵博，顧使之預政于紀，特恩而驕橫不自制，卒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戚氏，雖隆貴寵，而例不治事，有踰節病民，未始不裁抑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其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錢穀，命服輝煌，金珠塞于戶庭，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至于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蕭然，都城中若不知其爲外戚家者，若慶陽，不失爲賢矣。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illegible]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卽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俯騎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illegible]）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彭濟物此舉，縱使幸成，亦已失中國之體，褻天朝之重，況啟釁召禍，不旋踵，金帛徒棄擲，而哈密城池不可復贖，貽西戎之笑，爲百世之羞乎。

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川諸勑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邪妄不經永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　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時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爲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又欲襲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非所宜蓋開中鹽引本爲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粮草缺乏倉廩全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絶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知幾何鹽法大壞邊方何仰況京儲歲運與營建大木併在漕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挾勢攙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粮運大木二事亦爲阻滯且四川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欲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之變殆不可測況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爲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隣時擄掠爲患使臣所至爲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勑書未敢撰寫伏望　皇上愼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番供等物卽令朝貢使臣賫回庶禮度不失聖德益光不聽

持國體節國用奈何不省

○謫光祿寺少卿楊璋爲瀘州知州　上好養畜犬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譌肴食璋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犬加裁損　上怒命中涓詰責令璋自來回話璋穿白布襯跪午門外迷倘　旨降二級調外任謫知瀘州

北虜大掠固原平涼等處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　○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寧齎鈔害人尋乞致仕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復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　陛下言之則已欲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

請革之

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巳欽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于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于是時悔之晚矣疏入宋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横舉朝無敢言者獨良永疏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良永字壽卿號松厓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篤上所至以廉介稱初爲河南僉事以不肯屈節中使遂致仕後復起累官以劾錢寧復致仕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推孝廉累起爲刑部尚書告以終養歸）

參議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爲變威脅方面守宰賄結在朝權貴覬以遂其私在位者皆畏忌觀望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剝害遍及于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刑政不自　天子四方之事益有可憂乞簡命才節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之任以消隙寢邪于未形勑王自治其國勿干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　朝廷紓南顧之憂矣于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并按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察詔獄繫再經冬拷掠備至幾瘐死中外莫不冤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　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傷阿背阿革皆僭稱王稱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刼居民蔓及興隆偏橋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勅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檄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統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討擒賊首阿革進擣羅褫寨擒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阨塞險阻林菁蒙密易藪匿爲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臣或肆科擾猾民多玆緣爲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

以可免

三月、內旨起復閒住將官馬昂為右都督、科道呂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昂以有孕女弟獻于 上、善騎射、解胡樂達語、 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大璫皆呼昂為舅、又賜第太平門東、 上嘗從數騎過飲、酣、有所召、忤旨、 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踈、）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衞、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為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衞事、彬泰寧等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伶人臧賢表裡弄權、為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 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安南國王黎𥇣為其臣陳暠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譓、管治國事、改年光紹、陳暠子陳杲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按黎𥇣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得其國、至是僅四傳、猶未及百年、而為陳暠所弒、）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權倖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 國朝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稱謝、（莫美于文正、彭韶正色立朝、令名直節、沒、內閣孚、乃不得文正之謚、而泛以惠安予之、李東陽在內閣附瑾、浮沉貽譏、伴食首得上謚、如天下後世公論何、昔宋夏竦卒、仁宗特賜謚文正、司馬光疏之、改謚文莊、宋朝論議甚嚴、多覆議駮正、我朝不聞此矣、）

冬、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芮寧禦之、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速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寄質留虎都六及撒者兒于甘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斯等來遺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戰敗沒、九疇恐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奸細并進貢頭目幷失烟答、及斬巴思等、皆收繫搒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外結瓦剌達子、聲言擣其巢穴、土魯番懼、乃引去。（按我 朝諸臣處哈密一事、甚矣其失謀少識、徼功誤國、世受戎醜之欺、久而不悟也、夫哈密孤懸西北徼外、去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絕續、舉不足為我中國輕重、而自成化以來數十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為一奇貨、土魯番挾之以為邀求玩侮之資。我邊臣挾之以為倖功取賞之具。至與陝巴、令狄方入哈密、而米孫巴為上

魯番肌上肉矣與復哈密之實方須而奪城池金帛之報繼踵又至矣納幣之使方旋而來襲之師已抵于郊外矣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萬計而竟莫能制西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絲毫藩籬之力而反爲西陲邊寇禍胎且今日邊境剥膚之患哈密棄守何如河套何如大寧河套密邇關陝大寧藩屏京師今皆淪于夷境爲虜巢穴議者舍此弗圖而顧汲汲于興復哈密不亦謬乎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論者以爲長策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識者稱焉二君者誠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用吾民以爭不毛之地爲國家慮誠遠也孰有如我朝諸臣之謀勞費無已以困荒遠無益之隅以招寇戎之侮下逮嘉靖初王瓊霍韜諸臣之議猶然乎遂感事憤時深悲中朝將相失謀故著爲此論至近日胡許二公之論出益明矣許氏九邊圖論曰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藥昭兒弊弃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興復事鼓當何爲乎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哈密累敗之餘夷亡略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立之所益其存亡絶續皆不足爲中國重輕其在所當緩也明矣胡尚書世寧奏議亦謂哈密衰微立之無益而徒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爲奸利故與伏哈密之事臣不願朝廷之復蹈往失也觀于二公之言足以定國是矣

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江

瑕不掩瑜

廖道南曰邃庵楊公生而隱慧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爲調停久之術窮數盡讒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又曰予爲編修時值邃庵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狎敵刻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辦算有嘗已者多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窮顯以故其門如市云

李夢陽上楊邃庵書曰識者謂公吾通才獎拚紒拔門生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猥紒鎮附之徒寔與決數辯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朐浮競之風行而守蛇偽表之心矣至今吉言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道濟聖人通天下之情淳天下之變故能成天下之務責夫耳有中其時有季孟焉清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觀空同之論關世變者寧不重有感

丁丑　正德十二年

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　貴少詹事顧清爲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訴其家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典會試益致群疑于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　上幸焉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爲民

時以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人納幣土魯番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故也澤累征流賊有功及是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謫爲民巡撫甘肅都御史李崑坐降參政兵備副使陳九疇亦爲民

名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瓊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于是匿寧屏後澤過瓊瓊激怒

（之澤復大駕，寧由是衛之。建按，彭濟物固一時剛扳，敢爲之才，然經略咎寄事則寬不爲無逃。王瓊黨附權監，深構澤罪，株逮九疇，固失之，而當時廷臣一切庇濠逆。胡尚書世寧奏議，謂彭澤素懷忠勇，身負經略，乃亦苟且行事，不終而還，不爲無罪，斯言確矣。）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廠于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勑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

[illegible]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已上。（嘉靖初，楊一清在內閣，爲起前大學士謝遷。既至，衆謂一清必遜謝居首相，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之能讓。）

人所不及

（霍韜曰：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大學士梁儲假宸濠護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辨，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勿論乎。公終不辨。劾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焉，故不得誣。後之他君子曰：梁文康處楊不齊二事，皆近厚，號曰厚翁，斯名稱情矣。）

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可界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界地不足，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正辭悟主
回天之力

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大學士楊廷

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北虜不時出沒爲寇。正統末年，　英宗皇帝誤爲奸倖欺蔽，妄言親征，遂致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爲明鑒。不聽。（按江彬，宣府人，欲挾　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屋廬以供爨焉。）

心仁愛
示警戒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韃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

從千餘流亡復業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視郊祀牲、如常儀、有旨戒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丁亥立春、　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　上視之大笑、以爲樂、是日順天府官于奉天門迎春、如常儀〇末旬、　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用應州功也、

戊寅（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諡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三月、王守仁平江西諸賊、數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勑、廷和等上言、詔旨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名、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　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

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報。（按此疏大學士毛公紀筆也、可謂痛切矣。踰年果有寧藩之變、方嚴正指此爲言。）

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倒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促草勅。旣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請

所按甚正所謂其大事非所係祖制所載

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徇。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十月、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許氏曰、北虜自永樂犂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旣繁、侵擾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此先大謝之後、益輕中國、奇其長技、往往深入、凶南飄忽、動輒數萬。我軍聚之、不逞衣食、營以防衝突、從能不識禦鋒萬全、則陝然之策、致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勢出沒、雖猶有停頓、亦已甚難、萊采彼之勢、强弱之形異耳。所幸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群、不能持久、每一大衆覊內掠馬、頓亦勞費、若得不須夫卽陳條然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爲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旣連得利、必益猖獗。而吉囊者復睥其間、成猖獗難測、控弦之士餘二十萬。若以中國堪擬之遠之策、稽知內地虛實者、一旦生心、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戰之鐵、豈能外寧。然能之投[illegible]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七月丙午、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遂駐蹕宣府。

（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深崇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毎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用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大內、而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爲獻、遂爲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爲酒肆、傷白官食庶子。上至偏頭關時、車駕至、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問、）

南贛巡撫王守仁　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于軍餉、賦省于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于奸宄。利歸于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散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于貧民、必須仰給于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從之、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戊寅、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大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上在榆林、

己卯（正德十四年）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戒裝、（何樂）冐風雪以行、有司具葢、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士高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涇、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崇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于是　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高鏊、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

奉、顧崇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爲變故明驗、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鏊發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　駕遂不果出○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衛軍之弊如此、故于治安要議、欲省衛軍增民壯、以做寓兵于農之意、）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勑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先是　上遊無巳、儲貳未建、且納都督馬昂巳嫁妹于宮中、外議籍籍、宸濠遂滋異圖、陰養盜賊亡命以爲爪牙、賊首劉念四、吳十三等、肆行劫掠、而歸其財于寧府、宸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諸居其家、恃寧等金貲願爲巢穴、官師莫敢詰、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逵、衛其黨吳十三等、巳捕繫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陰令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罪、乃哀令南昌生員以孝行舉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

保奏乞　朝廷褒獎以圖寵眷、差人載金寶于臧賢處分饋權要、且屬所差人曰、事在不可知、若與蕭敬言、事成、即與吏部陸完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隆、又因宸濠附彬、與朱寧有隙、嘗欲借此以傾寧及孫燧等、叅王忠因譖于　上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謹、陛下不孝也、稱早朝勤、致譏　陛下不朝也、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不知宸濠反、復護衛、已而知其有是謀、方絕之、與楊廷和俱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于蕭淮、使論之、大略言宸濠謀叛已成、聚兵搆謀、諸所反形已具、鎮巡奏乞褒獎孝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張銳張忠江彬共言于　上、寧淮奏、令楊廷和票旨譴、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　勅諭廷臣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等往諭革其護衛、

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

先是差賴義崔元顏頤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為必捕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負李林華在京師兼程遞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罷、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士實者、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畫、宸濠素慕之、與交、權以其子為儀賓、劉養正風談道學、矯情不仕、嘗從王守仁遊、頗通天文、及兵法讖緯、宸濠賓致之、常言帝星明江漢、客勸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義等且至、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二凌十一等、帥兵羅伺、且議既定、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復遣數輩迎之、士實知有變、欲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露臺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逵反復辨論、明其不可、濠目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叱武夫縛燧及逵、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雲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商、及三司等官、並拘縶于獄、令參政季斆、僉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為軍師、布政胡濂、參政王綸為提督軍務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城破、進攻九江府、城亦破、知府汪穎等及衛縣官、諸屬縣皆附、已而馬思聰與參議黃宏、俱憤悒不食而死、嘉靖初、贈孫燧禮部尚書、諡忠烈、許逵右副都御史、諡忠節、立祠省城祀之、賜額曰旌忠、馬思聰黃宏亦贈官、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宸濠自舉事、即據庫募兵、修戰具、奪糧船、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住湖口旬餘、候宸濠不出、衆心猶豫、遂遷延、因循為備、至是七月朔、濠始出兵、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為檄、指斥　朝廷、留其腹心宜春王拱樤、內官萬銳等守城、自以妃媵世子登舟、盡奪官民船、載賊眾數萬、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安慶衛指揮崔文、集眾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督眾運土填壍、肉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賊眾多死傷、數日不能克、宸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銳、銳手斬之、支解其尸、投城下以徇眾、賊遂衰、

按宸濠之敗。天促之也。使濠乘初起之銳。順流之勢。南康九江之破竹。人心震動。遠近無備。兵不留行。直擣建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遲留自悞。復頓兵堅城之下。自喪其銳。以促其亡。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魄。以為不義之戒也。

逮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

按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扛、餘物不

（可勝計、嗚呼、胡椒八百斛、世以爲多也、而盛傳之、今觀劉瑾朱寧二逆家贓籍、視元載何啻與閣、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國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膏脂、安得不竭也哉、）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

先是朝廷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南昌、將至豐城、而宸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率追之、豐城知縣顧祕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大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知府徐璉、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衝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圍攻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于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領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婁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　上亦欲假親征南遊、適會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　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

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鈸、司監于午門、仍發戍廣西馴象衛、籍其家、

（按賢以伶人得倖于　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行賄于用事蕭敬尚書陸完錢寧朱寧輩、內侍禁中動靜、莫不密報于濠、故及濠益肆、至是事覺、詔逮賢及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人潛殺之、以滅口云、）

九月、　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進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　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朱泰即許泰、朱暉即劉暉、皆邊將賜姓也、　嘉靖張忠及泰暉俱以罪竄斥、霍文敏奏議、凡南征諸臣、罪人已執、猶勦衆出師、逸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豹虎經過、郡縣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說宛朝于逸衆、擢國是十）

深忠、

濠反未必如此、

（將危擾人成功掩爲己乃張忠許泰之罪大矣。）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爲右叅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二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自幼聰明才辨、擢名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值中官亂政、以言事謫驛丞、貴州文章氣節一時推重、瑾誅復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咸平劇寇、至是復倡義討平寧藩之變、勳業益隆、嘉靖初論功封新建伯、既而奉命巡撫兩廣、撫平思田叛目盧蘇王受之亂、以病辭、不待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卒、有旨謂其不俟命離職擅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且斥其爲學揭示天下云、蓋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遊者甚衆、其學不宗程朱、而以致良知爲說、觀其答人論學書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

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即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即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精住氣住神住、而僊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按陽明講學全宗僊佛、而假儒書以文之、此三書之言、乃其肯綮要妙、固以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爲眞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詆諸子、亦獨何與、愚謂陽明文章功業儘足以名世、不消講學、講學亦不必宗信佛老、而詆訾程朱、反增一疵贅、而傍文章功業之累矣、卒來僞學之隙、削爵之命、惜夫、惑于學部通辨辯之頗詳、志道君子審之。）

庚辰（正德十五年）

正月、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非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潜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鎭之以靜、毋事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執黨逆畢眞、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凖、都督同知王獻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黨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瑤、侍讀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于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祔在二月二日、禮兒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頒師回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

發出冊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張忠朱泰屢矯僞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譖于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 上使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五月 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泝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 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癸巳龍江壬寅渡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于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爲易數字一清更有所獻 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柩在堂 上臨撫哀慟之命所從番僧爲誦經薦福度

戊癸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輛一旄帳綵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湖鎮守等官且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宮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樤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屍揚灰（時羣黨欲自獻俘冀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與之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内上之始議北旋）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通濠商忠杜裕李英雞明泰用趙秀蕭敬錦衣指揮薛璽陳嘉御史張鰲山東布政使林王茂等下錦衣獄

詔以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擇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起之遂有是擢

按嘉靖中胡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諡端敏公幼極貧而天性廉約出入司十年秩至一品被服飲饌猶素士也卒之日家無餘貲蕭然如寒尤愛惜人才志存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愛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觀奏議十卷可見云。

辛巳（正德十六年）

正月，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爲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江西泰和人，由翰林編修累官嘉靖初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丁憂服除，復起爲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懇辭致仕。家居二十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有困知記若干卷，深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辨，卒謚文莊。）

羅子不拔之說

二月，上不豫，寢疾豹房。

行人張岳上疏曰：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也。近日 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陛下稟氣完厚，宣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爲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比今自免朝之後，羣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于闕門箚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 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府部院寺大臣經筵科道各一員輪久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又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劑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府中及外閣節脈絡通透，此何

儲位未定尤思深隱其詞婉微諫者委屈忠之至者

入彌切

了無從，此亦可以杜意外之變，由古若人主寢疾，不及與臣相接，獨與近侍數人共之，而可以杜禍亂之禍哉。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又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衆不答，瓊意乃阻。○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

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九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宓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鄭曉曰帝英武剛斷豁達雖屢延遊而京民無恐兵革時起而賦役不煩得美後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漸之際爲天下得人亮躋太平之治也）

奉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虞淳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鍋四百箱錢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後之不豪民則亦以得民之心後之不漸窮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正德中抄沒籍奸貪財銀籍之數惟劉瑾錢寧江彬三人皆見于記載而其富何啻敵國況合群奸籍與眾衷六各領守諸蓋寘宸逮藏資罪真虧旺泰用之籍沒其數又當每如郎究年玩法之人事敗饒已貸誅而遂日錢寧宗六後摟出道奏木祠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衣一百三十六件其餘諸隱藏不拔本火數不咪以此蔡藏可為寒心。）

戊寅司禮太監韋霦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　帝迎國門外既受詔乃發邸受箋朝群臣

四月壬午辭園寢癸未發安陸　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　帝嗚咽曰謹受教輦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藩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溉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為中興之兆云

（支大綸曰正德丁卯歲黃河清者三日慶雲見翼軫分而　上于八月十五日生神武英斷勁盡亨否再振　太祖之烈豈偶然哉）

五月初八日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　武宗○葬康陵○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所薦拔不矜其功不言人過先施德于人不責報有見其德反操戈者亦不敢論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與皆有籍記及濠誅閱篋籍儲業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而田少負郭歿未幾子孫或不免窘乏正德中兩蔭子錦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策迎立功陞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諡文康霍韜曰梁文康公在　武宗朝時色溫言遜無所忤于權奸然齊容圖權奸亦不大肆迨臨大節則屹不可奪）

（威武大將軍敕書所不草，止奏藩請地片言居之復塞無跡度量含弘識詳公黨衆啟假衛兵公黑不辨攻詆者益緩緩其者曰宜族誅給事中田賦公末甲戌會試取士也亦議公以沒公之昔可滅乃下相稅之半公亦不較御史奏錄法所公越數月大理丞被貸可曰按格宜釋翟鑾舒公甚親別擢公曰衆不避仇古今通制也去疑擢錄天下議公者皆獲直名公安詢所終身焉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肆詆言官讒詹重足側攸乃思文康公曰公實得大臣體又日祖相業不在當世諸公云）論扈從功，以襃宗皐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　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諭

大孝

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邸，實切戀慕，卽遣司禮監官奉迎。○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

二正聖學，三勤聖政。　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　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禮。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璁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　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

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敕。○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權勢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鐇悖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他人攘爲己功。既而又有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等，並

大快事

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寛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勑削爲編民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儀號未定駐留不入　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　帝迎于闕内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　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

皇太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毋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與共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中熊浹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璁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

十二月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　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内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璁倡爲邪說願罷斥之不聽○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　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瑶語璁曰慎之必大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既難我也璁鞅鞅而去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七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八

秀水沈國元訂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

實明錄典

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清宮小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鄧繼曾王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俛從廷議、稱　孝宗爲

皇考、慈壽　皇太后爲聖母、興獻　帝后爲本生父、[illegible]稱號、而給事中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殃厥咎徵、典禮失宜、實爲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月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戚畹恃宮掖之私、始得妄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敢干預、惟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發弊焉、不報○陝西甘州五衞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按銘之死、總兵李隆以私憾嗾部卒殺之、及捕報兵部、則僞稱銘刻激變軍士、朝論究無憑焉、）

明成

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一言道同學修政事爲先務、二言當問賦額、登耗、官簿增減之實、朝夕省記、以興恐懼修節之思、三言諸司吏弊蠹室、一一嚴禁而整飭之、至于其本、又在上下之交、昔太祖貽謀、惟曰君臣同遊、宣宗召尚書夏原吉同遊西苑、飲酒甚歡、英宗日召學士李賢面決政事、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諮詢密謀、陛下不必遠法三代、第近從祖宗亦可以得師矣、疏入報聞、）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御史朱衣、給事中鄧錫上疏陳時政缺失、（夫謂必者言官屢進章疏、陛下御批有日知道了、有日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加行之意也、言有旨而不言之非、改過之吝也、錫謂陛下即位以來、政令既出或半載而即更、奏請方行、或期月而遂改、即如遇者內於薪炭、收宮軍俸換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於外、傳聞駭疏入、乃悉下所司、）

無遇明王所忌諱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無算、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財貨及玄明宮佛像、毀剎金

[illegible]共千五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太有建議[illegible]師諸逸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埈一夕盡驅寮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三月、詔曰、聖母慈壽　皇太后、敬相皇考　孝宗、誕育朕兄武宗、蔚有令聞、皇嫂表正宮闈、母儀有年、　聖祖母貴妃事我　憲宗、澤隆啓佑、本生父興憲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憲王妃、莊敬勤儉、誕育朕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　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　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帝念翊戴功，封廷和、晃、紀為伯，給誥券，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興國太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銳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蔭官，其部寺臺諫各賜金繒有差。○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疏：國漕歲四百萬石，領運十有二總，共領衛所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棧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來漕規盡弛，軍亡船敝，恐悞大計。帝命總督漕運嚴報。

四月，詔廣東看守珠池之使不許預地方事。○陝西巡按喻茂堅劾總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許銘，命速勘以聞。○

正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刺殺小王子，畏其子報仇，走涼州，與阿爾禿厮數萬乞我贍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刺怒，大掠，[illegible]住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兼有西土列𢒰、眼班、板丹之力，諸部瀟蘇西境。給事中張翀，蜀人也，上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踰其藏，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縻以爵賞，啖以茶利，非徒籍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虜乃併有諸番，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外。其不為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遼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為隋唐歷世患，況虜既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為患不細。疏下本兵。

新建命下，王守仁疏辭，上不允。

五月，給事中張九敘、御史江淵、主事霍韜言：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潛邸効勞諸臣，皆臣子常職，何足為功？侯固非軍功不封，錦衣非軍功不授，晉秩及于爛羊，爵賞輕于敝袴，廷和、晃、紀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皇上釐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蔭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為訓也，宜聽辭免。上從之，各蔭一子，惟外戚伯如故。

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

華，守仁父，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逆瑾竊柄，士大夫靡趨之，華獨不往，會守仁劾之，瑾怒，逐守仁，而素敬華業，不敢加害。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謚文懿。

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平生志行高潔，潛心大業，居常不為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疑，則據經援古，確乎不移。百凡嗜好，毫不入其心。家居二十年，論薦無虛日，自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明年九月，金華知府王九華奏其遺孤貧困乞優卹，上命月給米二石，待出幼日任支。

汪珊疏十漸，下所司。

疏曰：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

（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淫祠今乃俯循議復三漸也
初屏絶玩好今教坊諸司得以新聲巧伎進四漸也初
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擬票左右可否五漸也冗食
冗費初詔痛革今騰驤勇士不覈實是謂冗食御馬實
數不稽是謂冗費六漸也初武臣錦衣冒濫今大臣近
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近幸有罪一切懲
以正法今犯法者幸貸死而罰金役守何懲八漸也中
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替換傳門
復除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曰
不准有司上奸罪未正直答曰有旨所謂訑訑拒人十
漸也）
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溢宮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勑諭
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仍遣官巡視賑䘏被災之
家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勑兵部陞后父鴻臚寺卿陳萬

言爲中軍都督府同知后母賈氏封夫人給誥命
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
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熹爲支
離宜嚴禁以正士習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勑崇正學欲
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
督學禁諭之
給事中張原請去蕭敬不報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云　陛下奉天法祖攬乾綱
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宜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
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發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

壬孝之

又奏請于朝覲特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庚申壽安
皇太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䟽謝因上
講學親政二篇　上褒美之
十二月羣臣奏壽安　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
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癸未（嘉靖二年）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黄臣請塞傳
乞之門以消災變不報
諭錦衣功陞已故太監趙山之養子名趙雲者以爲錦衣
指揮太監楊懋丘清死復援山例陞養子楊倫丘麒南京

守備戴義亦復陞其從子戴錦戴儀太監張欽請陞養子
李賢以爲錦衣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禮
安槃許相卿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僉事史道論
臣再三荷　皇上下道于獄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
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
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
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俟鞫明
處分是日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廷和䟽謝
温旨慰之○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周公經營之地宜建
廟賜額令守臣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

[illegible]

遺跡也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晝之史冊從之○謫言官史道爲金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閒閎爲蒙自縣丞

三月廷試進士賜姚淶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疏請斥逐僧道停罷齋醮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　上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杵連石座碎之○典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禮官賈詠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以避二統之嫌　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脩之何孟春等力諫不報

六月叛人宋素卿等伏誅素卿假充日本貢使率其黨寇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蹂躪寧紹間已而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及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具獄論死

七月錦衣百戶張瑾監倉索羨凌人主事羅洪載擬劾之瑾故哀懇願受笞洪載以爲實畏已竟笞之瑾遂以違制擅撻錦衣官奏聞命即逮訊科臣劉濟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　上慰留之

九月林俊致仕

前俊以李鳳陽事被詰已有去志及執奏九皐不聽乃稱疾乞休允之賜酒饌資鈔以行

明倫綱常一大

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倣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劄爲八事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皂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燕劇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遏糴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錢　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十月永福長公主　憲宗妹也卜以是月于歸蔡震時孝惠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衡山公主適長孫氏于志寧以太宗服未除爲言高宗從之問閻小民有新喪者不得婚嫁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

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交大統日授時曆法、雖起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九十萬六千爲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三十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元後、僅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爲曆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爲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覈、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六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初至今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舊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當講者、日輪大、月魄小、故在下望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illegible]

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晦、則南北地勢然矣、）

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勑、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爲虐、入秋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伍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可痛）母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勑書必不敢草、 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乞慰留、不報

甲申　嘉靖三年

正月、五星聚于營室、○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當考興獻帝、母興獻后、幷錄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 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先是 上遣司禮監諭廷和加稱興獻帝后皇號、廷和言不可、已而 上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入見、授以手勑、諭加皇號、廷和言奉迎之初、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豈得不顧義理、爲請而行、皆不聽、至萼等疏入、帝心益堅、）科臣毛玉覈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著爲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等議禮非是、 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叅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與璁議合、帝益心動、命取席書、桂萼、幷從里中起詔詣京集議○興

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晏賚倍常○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餒、殺婦劉氏食、因歲少兒百戶王臣姚堂、以子鬻餅、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柔殺父、地震霧塞、臭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閩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 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三府、江盜、勑操江伍文定擒捕、

三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羣行竊權希寵以至于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而容若輩干政、臣

大夫證

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縣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上以災歎不安、修撰唐臯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宜令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愛也。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不報。大理寺卿鄭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漳沁東繞、懷衛非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處易涉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灃其大也。宜令瀕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畝澮戟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淛等各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如十一日興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免朝、禮數頓殊、關係不小。況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太廟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上曰、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亟修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即諏日具議、仍執違旨者罪無赦、

五月、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鏊吳縣人、鄉會第一、廷試第三、幼穎悟不羣、學問賅博、爲文奮質爾雅、當時式之、至其立朝大節、卓然在人耳目。士大夫多惜未究其用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言甚切直、下鎮撫司拷訊。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興獻皇帝神主。霍韜赴召、力辨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璁萼至、復條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覬覦耳、魯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

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爲後哉。帝怒、謫爲潞州判官。

六月、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出魯番滿速兒寇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却之。詔釋遺忠劉莅賜祭葬、復其家、追念首倡誅瑾之謀也。員外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上命鎮撫司逮訊。御史段續陳相各疏萼等假議禮以干進、不宜驟加擢秩、帝怒其排妬忠良、逮獄、謫補外、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嗣充、翟文奎、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鄭文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責之

七月、璁萼上言、今日典禮、顛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上、

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為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為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為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 皇上於大行壽安 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為論條辨，帝切責之。○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 孝宗為皇伯考矣，何孟春曰 憲宗時慈懿 太后葬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定期羣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聲徹于內， 上使司禮諭退，不從， 上命錄為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譎，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十有七人。

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母嘗病渴，王仰祝天井，泉湧出，病愈，建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墀古柏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為孝感，下所司勘實，命勅獎諭。○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

大同兵素驕，得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讙噪，欲為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惡首張鈞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宜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嘩，原情論罪，終當撫處， 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王府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辦亂之風日熾，宜如欽言，詔戮其為首者五人，餘人調極邊衛，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守，文錦嚴令逼之，參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於焦山，挾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還鎮，已，文錦營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聞變踰牆走匿宗室博陽王所，叛卒擁衆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革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為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廩，勿縱火殺人，衆曰諾，脇副總兵時陳為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 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 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代時陳，各趨令速往，仍令團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容勅行事，鐸尋以母憂乞終制去，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為右僉都御史代之，給事中劉祺通政司經歷李繼光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故不可縱息，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克逸，以正罔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開復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恨者，則紀綱壞，為國家恥，為今之計，惟在急罷，羣情所不[illegible]者，以慰其心，勅新任撫巡官，仝忠協濟，而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

紀策

乞加諡號上其茲於別司而命兆實錄諸大人人心情定罷司實起上肅方遵荀荼余大只等承行故卒閉之釜自發十一下茸衷遷行將察史大異然縣上之旨城門書筍岸兵孛呼代于汝任前劍天鄭茲路請再降明書為新允有遇崇欲桊條宗狀史蔡號不故盡言也代王等去宜存矣京言宅大河反劉逵今未定不誅元惡禍且日滋宜勅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請祿兵務大臣總制宜大清言令會廷臣計處以開於是兵部集廷臣議言外皆并肅之裴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頻與今若尊為標處則革廢擬於加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為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統來進禁近地宜勑曉諭鎮人論獻首惡即奏請致顯除遂赦寄不者進勤無赦戶部仍遣官賚銀享前厚懸賞條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上民困當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于困宋兆此寇顧總妻子戒冀親王宗室如前蹤救必不敢輕犯遂衆戶部左侍郎胡瓚總制　上從之部胡瓚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督綱克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巳相擒撫勳有能襲首惡者賞銀五百兩陞三級擒獲惡者賞銀三百兩陞二級先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欽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參疏叛軍惡姓名觀號無人柯陳號入人兵部言梟示撫陳射在行間新兒酉宜與瑜請勅賚捺名搶捕郎行梟示　上然之瓚等以書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心動擇日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參劉捕逆而戮挐殺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　上責其奉事推延且勅之曰上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擁機前進王官協同贊畫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號言總兵擅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上責天祐閫撓所捕名數與郭鑑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懾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蓋本造以昔日行劫伏死者具上而觀等所報首惡尚未撒諭該鍾天祐固未知也　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庚子都督桂勇千戶苗登王紳等來贊密徼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勅書斬首梟示諭撫定五堡軍士奏越二日堅東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殘勇家屬聚登神等家於是瓚請牽兵臨境設法擒獲　上曰責天祐等令戴罪撫賊自瓚仍令瓚暫駐宣府候事平即日班師召其勇還以朱振伐之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璉等四人獻等遂

百衍大体

班師還京復駐劄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功為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所劾　上責瓚班師不俟命有功人員命俟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助逆焦猛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　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依律論罪處決仍刻榜梟示文錦卹典廷臣屢為言之　上皆不許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遺國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謚以為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難誅夷之可也若緣縱手士卒又從而慫恿之傳之四方孝小僻口從生陵替之漸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卹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　上謂洪謨出位妄言降　旨切責之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璁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璁等言當于是書尊璁獻夫會公鶴齡侯勛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有武宗為子不宜更立　皇上為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宜稱　皇伯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稱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論天下

陳建曰定此大議似不消多言只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一語決之矣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不得不以正名為先今　武宗無嗣入聖天子以獻皇帝之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欽名稱固已素定所謂天親不可以之人議以得之人後者為之說及宋司馬濮國之議以溯之說哉善乎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　孝宗有　武宗為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育　英宗于宮中立為皇子今　皇上未嘗育于　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

（附于情理　逕乎時勢　而爲言乎）

有宋子。今　獻皇帝子止　皇上一人、其不同五也。此三不同、若黑白、烏得牽合而强附哉。愚謂就執民間承繼之說、與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之文、以例今日、亦背戾不通。蓋民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繼之。必其衆子而後出爲人繼。今　孝宗已有子　武宗矣。乃復强爲之繼。　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以繼之。　獻皇子止　聖天子一人。乃欲奪之使他。已是一舉而三背禮。三不通矣、又烏得牽合而强附哉。夫由前則三不同。由後則三不通。此事至明。而當時舉朝昧之者、何也。自有數說焉。一謂　孝宗十八年之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而不思無嗣者　武宗、非　孝宗也。二謂不可忘　昭聖迎立之恩。不可不事之爲毋也。而不思迎立公也。毋以報之私矣。三避迎合之嫌。而希犯顏敢諫之風。而瀆面折廷諍之忠也。四謂思易道隨時變易。禮特爲大順人心。不可適莫。而意必、執一而膠柱。此皆由近世士大夫習見于漢宋諸君立後之事、膠蔽于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而不知我　朝自有制度、我　皇祖之訓、至于父沒子繼、兄終弟及、與漢宋諸君立侄故事大不相侔也。五代人君狥私情尊大。宋自謂秉義就禮也。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羣臣未及贈封

父母、則朕朕然、皇皇然。而乃欲泥末世不同之故事。以沮遏　聖明尊親之孝。是何待己與望君異。待己之親與待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己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惑于似是而不知其實非。遂至于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繼統不繼嗣。始爲名正言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親親尊尊。各得其當。而無嫌。一正名而天下定矣。多言聚訟奚爲。愚之爲此言也。若發于嘉靖之初、似涉獻諛。今著于此紀。實昭國是。後世必有能諒吾言者。

安陸松陵山、　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百戶隨全者、請改遷、工部尚書趙璜言顯陵爲先靈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　太祖不遷孝陵、　太宗不遷　皇陵、可以爲法、　帝命多官集議、席書等亦言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實山川之勝、隨全妄議、乞罪之、　帝曰、先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璁萼復言不可遷○新定運糧軍行糧隨正支兌之法、官軍便之、惟蘇松二府原無坐領江北行糧、勢難加派、于是應天巡撫吳廷舉請以各府該運鳳徐二倉糧、免解民運、納到倉、即在水次兌與江北官軍、以抵合用行糧、淮揚等府原坐常盈倉糧、就近改鳳徐二倉、補還江南蘇松等府糧數、庶起存之數、兩不相虧、戶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羣臣有罪、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下禮部議、聞○評事韋商臣

[illegible]臣以廷平庶獄爲職、今羣臣以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諸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非小、願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亟訐者之罪、　上以商臣沽名瀆奏、降二級調外○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千（大表）事王晃、守臣以聞、命各鎮巡官逐捕、並優恤王晃

乙酉（嘉靖四年）

三月、修　獻皇帝實錄、光祿署丞何淵上疏、請立　世宗崇祀　太廟、禮部會議、科臣楊言等皆極言其不可、　上不聽、席書乃會廷臣議、請于皇城之東、皇城之內、立一禰廟、前

後寢如文華規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祖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上可其奏命度地興工親定其名曰世廟

七月命建崇先殿上以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璜言與奉慈殿對峙恐獻皇之靈弗安況外有世廟可勿更書亦言大工相繼民力宜惜上不聽復諭大學士費宏宏請勅該部擇日興建○壬寅世廟垂成上自製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新樂成更撰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沖和徹饌曰泰和還宮曰寧和）

辛卯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聖母謁廟不可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璁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璁萼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爲不可因具議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勑建處士吳與弼祠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安存殁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氈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也（廷杖不當示之）積德雅羅欽顧玉宇仁昰撫[illegible]錢遠實刑用以禰聖德[illegible]（陝大猷曰見素立朝正直不妄詭隨尤好引拔後進庶幾君子儒乎）

楊一清請勒西虜上慮啓釁命具制勝方略以聞（時清已起致仕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費宏等言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以見陛下之孝又方有旨修建不待世廟工完旬日之間再難改更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欲暫停以恤元命皇伯母安處仁智殿亦爲宏敞但孝奉不可一日或

欽、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斂、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管解之人、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況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爲處決、無冤可辯者、或加褒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前日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者、因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爲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具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實輕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迫生窮民以冤抑致災、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工部尚書趙璜請罷玉德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與他工、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軏來京、

十一月先是井肅之捷、諸臣恩廕有差、而參隨人等均陞一級、似爲過濫、及查尚書金獻民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而張忠耑人等反至九十員名、科臣鄭自璧奏之不報○命再註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爲三書、共成一帙、復命將皐陶伊訓無逸註釋名曰書經三要○召一清入內閣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代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清言　上竟不許

丙戌（嘉靖五年）

正月　上製詠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詠春。同德錄○戶科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徵收銀價、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歎、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課、破例生奸、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臣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

二月、虜亦卜剌往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冰合渡河入套、提督王憲總兵杭雄却之○御史雷應龍請罷光祿寺歲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秫豆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覆數以聞○戶部尚書致仕韓文卒、贈太傅、謚忠定、

（按文清心寡慾、凝厚雍粹、又能勵克養識量含宏、居常卯扼、至臨大事、斷還毅之、死不撓、卒年八十六、所著）

（有所貸養奏漢歸田錄、）畿內饑、上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賑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御史鄭洛言、據張璁劾費宏受王納賂、是宏爲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也、以璁蕚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人無與之者、恐其睥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知足之義、戒璁蕚暴横之愆、各令罷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

五月、御史謝汝儀上言、伏願推復衛道之心、宥豐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柟等、而敘用之、推黜崔文之心、退王堂發

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時科道衛道丘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其官、崔文以権倖斥罷、故引此爲言、）

大學士楊一清疏五事、一曰、聖孝、二曰、聖政、三曰、聽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上優詔褒答、

七月、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牒株連之禁、從之、○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享重典、不宜遣代、奪俸、

三月、○時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閒與大學士費宏討論、詹事桂蕚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上曰、朕學詩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番衍、祿米日增、歲儉不足、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撙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撙節得宜、請著爲令、

八月、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頒示羣臣、

十月、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編修孫承恩摘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爲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爲法戒者、櫽栝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十一月、淮揚泛溢、諸臣上疏請治、俱下該部議、

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淸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渙由盧淹淺、諸散來渦河運塞等處、或疏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務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開一渠河、立以壩閘、遇水發則分流以殺其勢、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時大學士費宏亦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爲三支、或由亳潁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開渦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悉入運河、自徐州至淸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淹年阻稅無從與辦、官民船隻通無牽輓之路、前數年河道之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浮沙壅塞、隨濬隨淤、官民船隻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然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河面淺涸、則運道必至阻塞、京師歲數百萬之糧、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由仰給、此可憂之甚者、爲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亦得免于漂沒、巡按直隸戴金又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至[illegible]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

（集口至淮泗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濟經歸得城南飲馬池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年間黃河變遷濁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宿遷小河一帶衍貫魯河鵞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挑濬使之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少殺兵定按劉清亦以為言部議言宜塞支河口相黃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

十二月左都御史時源條陳邊務三事實邊軍以禦外侮蓄馬力以壯軍威明賞罰以勵士氣　上從之

丁亥（嘉靖六年）

二月陞錦衣百戶王邦奇為鎮撫（時王邦奇已陞千戶遇詔削奪邦奇以詔出楊廷和手深怨之及奏復舊職又為彭澤所抑乃上疏陳邊事詆澤與廷和請誅此兩人疏下兵部復上言費宏石珤附廷和奸黨得奏欲為黨援而廷和子兵部主事[illegible]匿舊牘令前後奏辭皆不得驗彭澤弟彭冲又為交通議托　上命下禪等獄令廷臣會勘科臣楊言奏邦奇心懷怨望詬辱大臣　帝怒其為大臣遊說即斬中　上繫下鎮撫司鞫逮候仕隆癈邦奇所奏皆虛妄　上詔仕隆御情曲護切責之以楊惇隱匿卷宗號繳編畏撥言輕率妄言謫外任邦奇陳言希用降之）

石珤致仕以席書為武英殿大學士卒于京贈太傅謚文襄以羅欽順為禮部尚書不至○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寶無錫人質性純懿問學該洽孝親睦族獎誨後進處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有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三月贈故節知府宋以方光祿卿蔭一子（初宸濠有反狀瑞州知府宋以方籍集民兵以備濠使至不為禮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年宸反誠以方至府中以方罵濠不屈赴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謨上其事得贈蔭）

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復不至○議行馬政時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蠲項者有司怠玩漫不檢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亟于漸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宜令順天府屬覈地應天府屬覈種其地亡馬有者仰以其馬責之佃主其種馬嘗有今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如議行

五月京師雨錢

六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請討田州叛賊岑猛（按猛者田州指揮也其先曰伯顏以歸降世田州府猛承襲後與思恩州仇殺降為千戶正德中賂瑾得以同知拜州事兵威復振肆殘虐鄰郡地方被亂都御史盛應期奏猛反未報姚鏌代之再請得旨乃分兵討之歸順知州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吾師通佯以姻故遣兵助猛長子守隘實為內應吾師因得深入斬其長子邦彥猛急欲逃璋誘走歸德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卒從之至歸德璋用計鴆死之斬其首收所佩印遣使馳軍門上之猛三子一敗二出亡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綬未獲首捷聞賞功有差已而蘇綬復反藩臬諸司素與鏌忤者因倡言猛未死鏌為歸德所紿又言猛經安南入寇于是請江諸宗室復流言洶洶行）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盧蘇王綬既反，御史石金遂劾鏌輕信寡謀，撫夷無策，田州不得，并思恩失之。上怒，落鏌職。先是，軍興錢糧，命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分彼我。至是，兵部議奏，謂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乃安。上乃命王守仁代之。凡一應土客官軍主副將校、三司官屬，悉聽調遣節制，公同計議行。）

上聽講大學衍義，製五言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楊一清等，清等依韻和進。上命集成一帙，名曰翊學詩。

七月，總理河道章拯言：今濟漕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壽春王等園寢，爲患叵測。惟零陵縣北岔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等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庶水勢殺，而園寢無患。乃爲圖說以聞。上然之，命即舉工。

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平反因李福達獄，釋之，論御史馬錄等罪。

（按：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初以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丹，復逃，竊陝西洛州縣，倡彌勒佛教，煽誘愚民，縣民惠慶、邵進祿從之。福達用是貲日起，乃誑進祿等聚衆相依，獨閉貲還山西，而進祿等事露，因捕急，遂與衆爲亂，久之捕獲，供稱李五首謀，福達聞之，竄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同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太仁、太義、太禮俱補匠役，并能燒煉丹藥，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逃入京，官司捕得其二子，案繫之，福達寃，乃自詣獄，置對。先后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証之者李景全等凡三千人。其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爲仇家誣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爲攻，坐良罪。擬口外爲民，獄未竟，昭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勳爲貽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于法司，于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術蠱亂，宜置重辟，而郭勳交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得旨如奏，勛令對狀。其服謝罪。上特宥之，給事中程輅等先后劾勳，請正罪，勳亦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上置不問，已而錄與巡撫江潮疏論勳，給事中常泰等復各疏論勳，請加律。上令逮福達來京，都問，逮至，詔會三法司官勘實，刑部尚書顏頤壽于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而前畢昭引證薛良之誣者戚廣也，訊之，復云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詞上。上怒壽等偏徇，欲親鞫，楊一清諫止，仍屬諸[illegible]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爲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后讞詞，指爲疑獄，上切責壽等，仍繫馬錄，下鎮撫司拷治，一時[illegible][illegible]。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薛良[illegible][illegible]不及於錄。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顧壽等下獄。是月，命璁[illegible][illegible]萼署三法司事，雜治之。璁等[illegible]錄[illegible]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及郭勳囑書凡八，錄書別存所，并其[illegible]等[illegible]及福達事。上責對狀，詠引罪致仕，逮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逮及侍郎孟春，并逮錄等廷鞫，具獄，言寅爲仇家薛良指爲逆黨，又結閔楷等誣証入寅罪，後得自反坐良爲民，既而錄以按部至，郭勳致書求解，錄素嫉勳，乃銜治寅事，指爲福達，今考其姓名年歲，皆不倫，此皆錄欲昭劾奏等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請罪各犯如律，有旨：薛良誣告論死，石文舉等誣証，布政使今陞都御史李璋、按察使今陞太理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啟充、盧瓊，挾私彈劾，戍邊。給事中王科、張逵、秦祐、沈漢、鄭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卿汪玄錫、光祿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嘱，各褫職。聶賢住，知州杜蕙、胡偉，下巡按

御史勘問巡撫畢照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從馬錄故入人罪成未決擬徒。上以擬猶輕，等復擬發烟瘴地面永戍。已諸臣出差逮捕至者，給事中常泰、員外郎劉仕戍邊，寺副汪鶚、御史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原任刑部員外郎陞僉事司馬相俱為民，僉都張潤、原任御史陞大僕少卿張英、南京御史滿任、成雄俱閒住。

按是獄初起時，郭勛奉旨詰問，已具服謝罪矣。及在廷諸臣攻之益急，勛遂力圖反噬，且以議禮觸眾怒為詞，于是議禮三臣亦方恚台之，而發書攻。皂白混淆，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乃李璋、徐文善以殺人縱人，劉琦、盧瓊、程鵬充以扶私彈劾，各戍邊衛，輕重惟意，高下在手，一何舛也。先是兵部郎中彭澤夫計論外，璁、萼、澤設究言文善、瓊、啓、充皆以大獄事令謀傾澤，次且及璁、萼之欲甘心于三臣也，照今日矣。璋等之戍，所謂殃及池魚者乎。讀實錄所為璁傳，則曰奉詔鞫獄，重獄獨違眾議處張寅之死。蓋江陵當國，專恩怨之柄，曲護永嘉，遂顛倒是非。至是見百世而下當有能辨之者。論自永嘉[illegible]仁壽矣奉也，巢為三亭究獄乎哉，亦[illegible]定[illegible]大禮時璁等與勛同上議[illegible]

[illegible]上亦以勛為心膂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劾勛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進獄，必翻釋而後已。永嘉等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附勛以諸臣之窮劾有弗郎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諸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達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對前日之為叛賊也。迨其事覆，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唆使陳自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況福達之獄前已奉命詣決矣，使當時諸臣猶存寬緩，待福達殊死之後，羣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為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落泉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公道

良謀

時以陝西之役歸功楊一清，命賈詠擬勅加恩。一清辭。殿學非賞功之官，武蔭非無功可賞。上察其誠，允辭蔭。

大作用

餘如前旨。○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粮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大學士楊一清上振飭京營兵務六事：一本兵職重事繁，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紈袴，不嫻軍旅，宜推用各邊閒將曾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為第一等，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為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備防守禦，羸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惟逐眾聚散，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乎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稽其熟于武藝者各一二人為[illegible]其教習，賞以獎勸。一管[illegible]多出營包[illegible]管求走役，又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illegible]多係貧軍，而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軍心怨憤，且管隊等官科斂多端，軍安得不貧。今宜嚴禁，違者治之。一京營之馬，非壯大者不以

深謀剛斷
得弊剔詳

給草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死者相繼。聞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卹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嚴其樁朋之銀，庶養馬者不至貽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下部行，乃改刑部尚書李承勛于兵部，兼右副都督管務。

大學士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

石畫

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分月操、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正統己巳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練、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英宗復辟、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戎武益張。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循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辦、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飢寒困苦、而其形徒在。夫突騎羸疲、氣息奄奄、苟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虞哉。苟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偶營與老家無異矣。夫兵以衛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于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遷懷非月、旋置軍營、將官已至期日、志卒[illegible]、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抑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横、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啟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于四夷、（不可謂于後世）偃恤之恩、禁役削之害、嚴役占之弊、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已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脈、庶幾在此也。

按此疏言、一代京營沿革利病曉然、歲費百萬糧芻、而緩急一無所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矣。愚嘗謂有兵若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冒若已之、而藏者猶夾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亦思甚矣。觀近時事、益可徵近浙西寇作、朝廷徵各省兵討之、而置中外四十五衛兵于不問、惟議調湖廣之苗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鎗手、河南廣東之新兵而已。嗚呼、衛兵無用、冒若去之、奈何猶朘民膏血以養此無用之物爲耶。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任其消耗、而從事于隨閭里編民壯之制、以做寓兵于農、斯爲更化善治、可久可經。夫治國猶

六皆捕于
事安能
不而更張

（治家也、治家者、必畜猫以捕鼠、畜犬以吠盜、常也。今六家苟畜猫不捕鼠、犬不吠盜、則汲汲然思易之矣。嗚呼、謀國者察此、思過半矣。）

張璁疏請各省鄉衆、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李福達獄平、賜璁二品服、金束帶、及入閣、賜玉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楊一清曰耆德中正、曰繩愆糾違。翟鑾曰清謹學士、繩愆輔德。桂萼曰忠誠靜慎、繩愆匡違、各銀圖書。○詹事霍韜陳數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僉[illegible]犁鏵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查發兵伴、招[illegible]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開也。一言農桑爲衣食之原、請敕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陝西湖廣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利水以灌農畝、且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横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有定額、今陞授漸多、乞敕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制雖世襲、最嚴考選。乃今悉聽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衆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問陞賞孰便、夏原吉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

故惟陞首功。餘皆賞賚。遇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者、冐濫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講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爲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闢、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種。疏入、詔下所司。○命議鹽法錢法。戶部尚書邵文盛因條鹽法五事、曰禁私鹽、曰禁占窩、曰禁奏討、曰明限制、曰添刷引。錢法二事、曰遵錢制、曰禁私販。上納之、

騎刑獄

命武侯勛督府團營。

十一月、楊一清等言近畿及腹裏地多爲各監局及勢家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凡有請乞、絕勿復許。　上命戶部推侍郎及科官有風裁者往勘、

（吳瑞登曰、世廟因一清之疏、清理京畿、而暨及天下、不惟將來受其賜。而且既往懲其愆、彼近臣帝親、孰不懍然守法乎。）

永功在社稷生民何可沒也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惶惑。　武宗晏駕、遂計擒之。若[illegible]者。誠不易。得乞賜起用。　上乃起永提督團營。永至營、清查軍馬數目一清、

戊子（嘉靖七年）

正月、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時哈密弗靖、璁萼言其禍起于彭澤、陳九疇、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　帝從之。瓊因論九疇誣罔、謂滿速兒實不死、帝命逮繫詔獄、辭能逆阿執政意、搒掠備至、坐誣罔斬、詞連彭澤、廷和、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死、謫戍邊。彭澤、金獻民奪官、廷和獲免、

救時急務

二月、　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因甘肅米價湧貴、由壞祖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一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飢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殭斃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竈戶、輕引銀以來商賈。　帝嘉納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爲最便耳、必自今永爲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

餉銀兩除量留以備凶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欲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衛所軍戶不然亦可做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廼徵其税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屯地埋沒者聽人首告官給種者論令吐還管屯之官貪婪侵尅者罰無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　上令擬議條例以聞仍勑王憲劉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　○　增築邊墻時給事中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爲

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爲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牆低薄壕塹淺隘虜每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溝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增築高厚會本官去任中止迄今識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繆妄可知　上命如一清初議速務督備佐之勿靳費

三月南贛巡撫汪鋐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　上賜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　○　勑製忠靖冠服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

急務

人不肯言

亦宜以[illegible]

[illegible]戰[illegible]虜之大但虜魂奪爲元名耳

以中國治之

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答人有言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此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　帝嘉納之　○　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　上嘉之　○　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開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都御史會[illegible]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有賴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　上親製文序之　○　定議禮諸臣[illegible]

以廷和爲罪首編堪毛澄以下罪各有差（按五元功皆不利　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黨賜死　成祖靖難元功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幷從敗役削爵全家謫海南　景帝禦虜元功兵部尚書于謙讒戮　天順復辟元功武臣中國公石亨下獄論斬大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　世宗入繼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

兩廣諸寨賊平（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力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嶋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擄子女財畜民遭荼毒累請兵誅勦不果而各賊愈肆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正在班師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宣慰官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及約盧蘇王受等兵相爲犄角凡生擒斬獲三千五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事宜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議覆）

七月　上追尊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皇帝尊謚章聖皇太后尊號、〇吏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格物通、又自叙

詔留覽、

九月、河道總督盛應期議開新河、初郎中柯維熊贊之甚力、人頗怨讟、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止、俾其終事、維熊復甚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欲急于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遺跡號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反復

按應期勘得沛縣迤北河道地形卑下、泥沙易集、以故泉濟梁寨、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汪家迫、補出留城口、約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另設通水閘、及減水閘、以時節縮啟之法、循河勞遠甚、且可爲永利計、丁夫若干、工或六月而畢、遂議是之、得旨、又分官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挑濬等處挑濬、以殺上流、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長堤以障北潰、至是工半而止、人皆惜之、應期罷、以工部侍郎朱衡代之、〇治河議略曰、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過開河、流水茫無畔岸、決堤塞沙、大爲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來水發、沙淤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勑都御史潘塤亟爲疏濬、

河疏之病則者

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〇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凡、一貫之唯、學聖君子、曷哉勿侮、尚書胡世寧因爲疏解上之、

風厲

上嘉納、〇國子祭酒魯鐸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謚、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葬謚文恪、

閏十月、冊順妃張氏爲皇后、

十一月、上親製顯陵碑文、召楊一清等于文華殿諭曰、碑賴卿等潤蔭、特酬勞、賜一清蟒衣麒麟衣各三襲、玉帶一、張璁麒麟衣、玉帶如一清、翟鑾雲鶴衣三襲、金花一、各上疏謝、〇以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腳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之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〇是年石珤等卒[illegible]四謚文隱、更謚文介

見兩朝之策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九

秀水沈國元訂

乙丑（嘉靖八年）

言館而明　林長大

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經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請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一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上嘉納之。○河南巡撫潘塤罷。（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飢死，凡郡縣請賑，塤輒駁勘不發，河南知府范璁不待報，開倉賑之，民獲濟，塤以是怒璁，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即加譴責，會有以饑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上切責戶部，塤懼恐上[illegible]乃歸罪于璁以自解，于是給事中蔡經等劾之，詔罷塤，永不敘用。）

二月，王守仁卒于南安道。守仁方當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大學士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為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支大綸曰：文成勳躬盡瘁，病劇而歸，沒于道路，為國死忠，亦可已矣。而當事者猶以擅離重鎮咎之，世之忌功如此也。按文成定大勳，擒宸濠，靖用州下人米劾薄表賞庶功，蓋世嗚呼慹哉，至陰廢閣而得贈伯，謚文成，一時公論竟何在耶。）

法因奉矢　孫奉太守　之猶存乎　哭人以

命行義倉社倉法。（按倉之法，但立之于州縣，則窮鄉下濮百里就糴，旬日待糶，非政之善者，惟宜貯之里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爲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讀高皇帝教民榜文，申以同盟之約，舉衆中善惡獎戒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爲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後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賊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焉。）

甲申，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文，[illegible]自咎，詔示廷臣。

三月，詔凡輸白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並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有留難為奸利者，悉行逮治。○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過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

大可願息

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愼○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楊一清等循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積取副經等二十人 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非稱者令外補○戶部侍郞王軏言

背政

皇上命臣清査莊田見勳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

救時妙策

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明聖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佔者俱給原主自今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敘 上留覽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每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

大弊

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爲可慮海戶優免止宜如故報可（上方總覽乾綱益明習治體于近習庳所假借而楊一清爲上信用頗得斡旋其間故言官論列該部執奏無或阻撓其中人稟稟奉法非復如前日之歲矣）

九月禁臺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璁復入內閣萼復散官致仕（時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爲惡語科臣孫應奎陸粲劾璁萼顓恣不法帝下勑恭其罪狀曰張璁自用自恣負國負民桂萼先而敎之論法當寘刑典特從寬貸璁還家俟以需後用萼孝散官致仕孫應奎等既劾言官耳目所寄坐視王令方爲衆奏應奎若論可原王準之法可訊之璁既行霍韜乃疏劾楊一清二十四罪帝從之立召璁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詞連一清謂受張容金私與錦衣指揮帝怒欲逮繫一清璁力解得免下吉曰一清累樹賢臣朕卽位首先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恭法當追罪輔臣璁議請從寬姑令自引一清遂乞休允之）

十月虜酋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王瓊督兵禦之虜引去瓊請自蘭洮甃榆林三千餘里築墻堅固民賴以安○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跡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廬鳳睢禾無遺流

民載道偶見居民刈蒿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麵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嘗

皆之類然

之螫口澁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資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

十二月羌戎寇鞏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初烏思藏朶甘等番受官入貢世爲藩籬成化後稍稍爲邊患嘉靖初部臣鄭討之不克由是歲入寇掠隴右騷動王瓊議欲候彼入境卽以大兵擣其巢羌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羌乘虛入寇鞏昌 上命瓊討之乃計欲撫而千必勤之參游擊彭成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岷分隊穿且撫且勦凡撫守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百有七十西鄙以寧）

（鄭曉曰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肆瓊議欲于洮岷河蘭間築城堡遂斥堠嚴防謹修汎勿使得連西番卽）

（有倭侮請發精兵駐防淞鎮昌憂害之地拒之斯良策也、）頒大學衍義于廷臣○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譔壇詞、方獻夫、彭孔暉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報聞○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恭板繪彩頒行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

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二月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三月夏言疏曰、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勑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爲亂成法、分郊爲紊朝政、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憲附和、降邊方雜職、

按霍韜大禮論曰、合祭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並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日配月、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瀆山岳、位于下、倫類齊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尙賛神化、明莫類、象合禮之典、與具著、孰非皇祖聖智明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

神宮監中使楊秀奏請復長陵等陵園諸戶、戶部覆言此輩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先朝斟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身止免三丁、況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繫籍陵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例從之○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壇、

（上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價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吳瑞登曰、宸濠之平、孫許勵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机宜者、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鬚着而不覺、似故保全、雖恩與讎爾爭賊者、其世一解焉、）

六月禮官李時與璁、萼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興隆寺、從之○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初上釐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詔、鶚至、欲停元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圖各有說、下禮部詳議、上曰、音樂即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浪墩臺、爲西北第

一大寧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墻、從之。○大學士楊一清卒、（一清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嘗創修花馬池邊墻、議復河套、及勒逐海西迤虜、皆並有成策、事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爲言者所詆、已而璁萼以大禮議合、力爲薦引、清亦盡心贊翊、時璁萼柄國、清稍示裁抑、其黨揺力攻之、誣以贓罪、清既去、復與許讚誣成其罪、削籍聽居、忽忽不樂、疽發背、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被污衊、死不瞑目、上聞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

十月桂萼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序、下部議、以萼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爲天下根本之慮、爲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爲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譬

[illegible]之敎、媒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敎于天下者、宜崇陰敎、以敎女習、但瞽矇人止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不得記誦淫詞、婚姻遵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改奉孔子爲先師、易象爲主、籩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啟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璁議也、

十二月臘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璁、

辛卯（嘉靖十年）

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璁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爲、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祀文儀注、止奉　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圜丘、視大報少殺、著爲定典。○諭張璁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擇日大祫、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于奉先殿、庶祭義或明、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助之、璁如論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幣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而羣廟遞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時享。○桂萼乞歸、尋卒、贈太傅、謚文襄、（萼交大猾曰、文襄遭際聖主、當日月之際、一言遇合、驟致通顯、偉才雄畧、議有足自樹者、既與張文忠以意氣相激、交道不終、其豪傑之故態哉、）

張璁御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賜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咸議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顓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寧貞亮自持、初犯逆濠幾罔不測、嘉靖初既與大政、值儀特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建開沼都新河、及閉關以弃哈密二議、尤爲謀國石畫、）

耕籍田。○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

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祀穀祇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因命孚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諡康惠（按承勛學有源委、守無枉撓、寔兵所出、虜懾軍務、通達用體、議論與發、撫攸為困、知無不為、其得上意）

巡按直隸御史佘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飭武備以靖江洋、言留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滿四十人、所不滿二十人、加以月糧不給、備御為累、乞敕兵部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盡留以備江、及行沿江衛分凡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為要害、雖有儀真守備、巡歷不及、乞敕兵部議處、量于揚州衛調撥官軍、築壘瓜州、常川守備、與儀真等辟勢相援、以備不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

雷誅延平悖婦（福建延平府民兄弟二人、皆養一母、二人出、所三婦輒詬詈、只以為然、朝發欺詐、其不給、每怒、日晝忽一日自清中赤雷一聲、三婦俱發、究其栗敗、日三婦皆人首而身、物一牛一犬一豕、觀者如堵）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曰忠敬安慎○始定西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四月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旱、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徐達並、願興亡繼絕、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留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取入京、上怒、逮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言同年、特言數以事忤孚敬、澤以議禮故結驩孚敬、謀所以傾言者、至是侃備拷掠、言已所自為、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上釋言、出孚敬之密疏以示羣臣、斥其枝罔、着致仕去、澤遣戍、侃為民、

九月無逸殿、豳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上御豳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鋐同觀收穫、復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粟為粒粒皆辛苦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十月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〇詔籍沒巳故谷大用家産、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雙貞祠祀之〇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嘉靖十一年）

正月虜寇延綏時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唐龍告急　上命侍郎張瓚賚銀餉赴往調度選京營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鎭統以應援已而龍疏至爲虜乞貢市　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爲目前計虜尋以得利引去〇以　獻皇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

書大篆　上所製祖德詩敬一箴欽天頌記及內府書籍賜王瓛王憲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南畿提督都御史陶諧奏南畿徭役比各處頻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役有驗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爲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　上從之（吳當登言洪武興舊十年一造官府按籍以定差役脫漏戶口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貧貧富輸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右而所謂條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右糧大民衆十年而一役猶或可也江北小民寡弱三四年而一周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說江南均役之弁役宜因也而江北糧差向無休息則也其徭役重其雜差之美耳近者條鞭法行於徭等丁田糧役秋糧計日一銀米出于一分丁二分民自米而官不勞于料理編審之煩更無分外誅求官民兩便其國公議之要可無慮矣）

三者要留之大計以有餘備不足乃得其平

御史徐汝圭疏曰延綏宜濬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陽沂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宜大俠二麥將登多方糴買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荆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隆慶衛宜麻

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操習以爲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選補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之頻擾矣報可〇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希曾金華人始爲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復職提督南畿屢殄巨寇居太常凡六年亞卿三年不以留滯介意有大臣風度）

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刊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板　上恐擾民命將監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弃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詔廷臣會議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姦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横妖星示戒實惟所召孚敬疏辨秦鰲復劾孚敬强辨飾奸媢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　上曰秦鰲言出忠讜令孚敬自陳准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論省費罷役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　上令條例以聞

時戶書邊貢卒（貢歷城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力追古作一變至[illegible]徙文士爭向慕之）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羣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偶罹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吏部非坐贓濫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酌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黜降調　上令從宜舉行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錄于廢弃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齋祀不可累舉　上怒收繫械訊鋐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爲報復　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類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　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鞠之楊名戍邊宗明謫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　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即訊（時鋐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殺之吾儕任其咎而反成孺子之名姑緩之久當自斃）

（[illegible]遂將長繫持獄及朝審汪鋐以太宰東向坐恩欲[illegible]斃嬖令書米我之西向乃[illegible]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為羈是妄汝簡曰吾且殺汝侯為厲求既也且而自鬻氣節于衆中父辭餘遺何節也恩曰惡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囚豈有官鬻人而安其貨于汝受某金擧都意棊下堅赳寡罪可權發殺耶鋒赳欲以手之為房僚所替遂書日備其應次王邪用曰不可我奇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食詣餘安待作僞帝聞聞此責是康逐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懇寃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繫闕下通政疏經兒前俸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忠壹乃出一示耶其貫之逆得放死戍雷州）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兔汪鋐等各獻詩章○清馥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上以右述書上有不書然以奉之書其人也）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褒美，賜以金幣。○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侍講廖道南獻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時白鹿鵲兔祭至重出，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鋐作詩美上謙冲之德，褒答之。○總兵張祝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為四派，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為要害，而本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闢，萬一勾嚮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難于策應，顧及今預防。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空穽坑，從之，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驄、照夜璧、銀河練、飛池驄、飛雲白，凡七，召輔臣孚敬、時、獻夫候重華殿，已而令入環碧，賜茗，共閱馬，命至飛樂舘觀花，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于左室，賜酒，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孚敬等，命各和以獻。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為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推者，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楊名，出為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史王廷相上御史條例六事，一曰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令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秖作威福以聳觀聽，問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發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曰御史職在伸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賄通神，鈍口奪于佞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虛心推鞫，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即與辯明，一曰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論劾，類以一二貲誚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嚴實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曰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沒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曰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騶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謁，以為民擾，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動以小忿，遂致猜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憲

淳祇總散

諭。上嘉納之。

皇第一子生、詔宥恤天下。

九月張孚敬擬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毋誅不得挾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令通諭行之。

十月復楊一清官。○大同兵變、總制張瓚撫定之。（時虜自秋渡河往大同塞外瑾議于天城左衛浚溝四十里以遏虜衝而堡是其急役卒丁家等倡亂從者七十人共殺瑾延塞滌殺蔽官苛刻激兵忿變請置勿問總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討渠魁兇黨從之壘書貴總制大營待機剿撫乃討諸首惡者十人磨源清駐陽和下檄曰五堡之變朝廷大寬今復殺主帥天討必誅於是五堡遺孽皆懼洶洶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入捕所所捕乃皆捕賊者因故謝之耳彼乃更捕八十人既名諭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遣僉事孫允中諭令釋兵以迎城中亂言兵來將斬賊更遣寇服允中又勢二十人除捕解散聚群斬開大救王宗黑遣華具亂少頃部人亦兵至亂兵理殺死參將一人敗驛於家應日城外尸家道矣南給我罪時本兵救大獲兵勤之乃以江桓總兵焚繼祖延燕既至寧剿清投金辟入戒諭之鑑應其禾建虜謀也深清乃二崇宗諸官惡以從就本兵議通攻之源清令即中李文之上事楚苗穴淡水灌之城守益堅夜潰出詔虜入寇以我陝部永柴之不利諸率鼓策應虜引前入成指代為附虜留精騎將束式師而分發志虜諸別諸路成覓言打投卒謀兵士鼓法不可縱然詳數人耳部永源清負功投殺妄傳背二攻敢是三是為人所非門要貴而奇所遺必彼然欲人減之惡三通用由與後今罪惡二人別遣大臣臣房詩諭紛役文清之依乃以賽齊氏為總封費至下令有文之書罪官所兵以守非殺代紳悉貴異死自保其贖令之書人所其首兵朝廷意逮獻首惡死是夜即斬首叛三十人殺獄軍門撤祖乃入駐節營謝駭濮發驛至退兵二各外將士以次上聞賊明御史蘇常亦至會城中大定虜聞之引去事聞源清討精示寧敘之功遣敘孫允中厚賜致仕張瓚失撫小走吉等齊賚有差）

作銀無不作天之字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鶴齡革爵。

十二月冊封諸王。○虜犯寧夏、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按是年虜酋吉囊聚西海虜酋卜兒孩并其土地部落勢益强于河西駐牧患乃在延寧甘肅間矣）

甲午　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為皇后。○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傑言孫家渡渦河口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夫皇陵高去河遠、無可虞者、而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淤沙、今宜于祖陵築土堤以遏汎溢、壽春王陵砌石岸以預防衝決。上下令部覆議、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四月詔理廣平獄（時兵按李新芳按廣平門卒發取新芳舊作諸知府李勝實諾發之飛戰兵梁鄭壽索速拔經歷吳尚質等推問至于時請實狀不從諸之死良以知縣劉諧下獄被指言勢喜勘之經承吉就證罪役部使律斬遂以上聞又遣法延出與金共淡金不從職于周詣未亦許附命金新芳同推而淡啖經之周金延廣其士民）

四弊六難析形了了閱諸論鹽屯者頗多未有明切至此爲第一

（進諫注[illegible]勃芳采[illegible]）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蹂躪、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無以耕也、參爲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管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劃衛所、或增墻垣、其屯丁或因土着、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必邊足用、無踰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竈、兩利而國課充矣、命核報、

五月內苑先蠶壇繭成進絲、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謚莊敏、

[illegible]事至理

（誥靈寶人、即前冢宰進之子、博學能文、所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見諸書、行于世、）

六月南京太廟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寶訓及實錄、

八月御史李禎奏曰、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illegible]上衛、且運且操、勞苦爲甚、且陵寢高墻皆在其地、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與禦之、請從鳳陽入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　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以進、留覽○治郭勛奸詐之罪、（先是內官董淵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訐永墳建造逾制、及收　皇城龍脉、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無礙、第係大越制、詔損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郭麟爲所逐、思有以傾之、乃祖淵故智、誣構永墳犯龍脉、容不行、遂收去歲又將奏陳氏稱并寃內致哀中太子不永令其子郭麟陳淵錦衣衛帶俸指揮開紀爲之特奏、紀嚴妃閻氏父也、　上謂輔臣曰、此雖其無謂、人命定自天、粉族後人、福則在其體父之德、顧朕不違皇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衆皆可以加是也、有是理耶、輔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競爲浮辭嫉詐人、則錦衣衛見任官無交詞設例、紀係帶俸、乃受郭麟告詞爲之轉奏、其爲郭麟主使其明此具指濟長未兒有傷　皇上平明之治前嚴治之行[illegible]非麒扶詳宮入上使淵紀演奏其令法司遣訊重問設紀貸之祿許寶乃說其奏計永如紀奏且訴其與契王交通令是陳氏衣男子賤懷蔗閑入年門璜爲麒升寬關塡甚司況侍法司如測肯從重擬張法司乃論珠麒仄諸明蘇年十與發遣許乞眞詔如提初郭勛以張示敢有慈于獄一請乃乘准錦動奏一前使承奴朱繼宗告容爲私犯論派禁中存于一請供得罪續宗宥不問貞）

（是言許逆狀至此益見三次如告矣而初聞家信倫遂與大獄耶上聖明察其詭譎姦好重典中外人從而告訐風少衰。）

建九五齋、精一室、爲祭祀齋居之所、命孚敬于東室給撒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爲圖、于是孚敬等恭請恭默室、諸龍馬神龜并鳳三圖、復譔賜規文華殿頌、及詩、以進、俊詔答之。○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典、從之。

十二月、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按盧蘇給典役功、益肆專横、潜與邦相隙、陰令蠻刺之、不克、邦相將宣伐蘇、敗、還、蘇乃攻邦相、殺之、都御史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立其子芝猛、仲子邦佐爭立、亂作、事聞、下督府及蔡經代撫、亦曰兩江苦兵革久矣、邦相逐毋虐下、蘇爲衆殺怨耳、其勿問、官之如故、諸土官相讎款曰、殺人不罪、弑主無刑、吾輩首足將腐、皆懸于虜妄矣。）

乙未嘉靖十四年

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賦。○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莊肅皇后崩（武宗后也）。○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速建之。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謚、孚敬以爲宜用二字四字、夏言李時以爲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體、霍韜請累朝事體、在所當遵。　上不悅、遂用六字、孝靜莊肅惠安皇后。（吳瑞登曰、武宗在御十有五年、而莊肅皇后與之母儀天下、今其崩也、遵累朝之例、爲一體之規、如王廷相霍韜所議是矣、即如孚敬猶欲不繼祔、則大統皇后獨可議哉、況二字、四字、六字、俱在皇后之上、字可議、則皇后亦當別乎、孚敬知逆世廟而忘武宗、似不可以爲訓也、世宗他日之言曰、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議、則世宗固已心非之矣。）

廷試進士　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華殿西室、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敎習、時曰、此須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爲人師、徒文章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　上問前顧鼎臣敎習如何、曰老成停當。　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謂王廷相妍絜、材甚正、喬賢猶健、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昨考察未免虧人。孚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　上曰、鋐終達事宜、若韜作尚書、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孚敬曰、午朝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賢否。　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illegible]無不覺者、

臣等亦在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宴、廷試後、舉行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聽看、命各爲賦以紀之、曰、秦制紀樂賦、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進詩一章序一。

翟鑾請命名刊布、上欽定爲御作詩、

（恩遇之隆始終其敬斐共臣矣）

四月、孚敬以疾乞休、上遣中官賫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懷、孚敬奏謝、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廪與臺存問有加。

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田秋請就本省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初設太倉鎮海二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嘉靖三年、巡撫都御史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爲莊、藏據沙州、爲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與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風雨、去如飛鳥、及至官軍卯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究蹤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計處於根抵之近、則大奸巨猾、終去終來、誠爲不可必得、復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劄行事、

（知所以設官之故、則必不視官爲傳舍）

九月、遼東兵變、

按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經至、以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籍入、征其銀、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衆怨之、會經延覩遼陽撫按官吏並城築牆、及事將吏布經、意督役嚴急、諸軍遂大噪、擁撻諸經、以廡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爲經居間、時適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衆益鬨、乎紀岸商變矣、持除李武総店、皇踰垣走都苑馬寺衙室中、衆軍遂取經妻子衣服焚之、將焉經鼓群共於獄、遂人救之、械乃盡開諸城門出、故芳寧將軍高大恩於獄、欲以爲王、尊劉楚馬以門終纓尺累、其衣近執付都司王供於光禄、兵劉准以狀聞、兵部請今巡撫御史曾銑同總兵官從貴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今衆軍安業、非字法、各歸營伍、毋得稔禍、拊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等串騎點衆、所勘經處奏、多方撫循、生員諸宜取回別用、部議伏加、俟時迎按御史曾銑按部、全復用變、已行副總兵李鑑謂撫安、凡經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就遣按遼、賜分部將士令操守、延舉如故、乃參奏尚德等逮迎大專、宇獲而士爲令牢、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殷言主將罪在不宥、無臣輒爲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大變、事情決裂、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以小不遂是、豈法理之正、部下兵部再議罪、以開兵端、就當爲是、請即懸衛者、諭其開端、滋萍者不過數人、延按御史者、資逮問、

上從部議、尋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韓邦奇爲副都御史、代銑、經既得報、遂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漸事覺、擬扣諸軍月糧、辦出貲爲飾裝具、悍卒于蠻兒等狙逆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出獄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搶奪爲經所擒發、因據鎮逆、率衆持梃擁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誰僉役我牧馬田、取爾職、而復能虐使我乎、乃縶經、鎖之桁械、又擒經所厚人、裸而寘之衢、取婦女一人同桎梏之、拆毀五門、復入院、聚諸大營並斧、私篆殺一火焚之、延燒公署及鹽學察廳、一時俱燼、遂破庫劫掠、乘夜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暴經身、闖肖街縣、戒道五門、閭孝兒且行抵其憤、賽及備至、崩夜縶之獄、首管鎮那中李欽、吳嘉科所哉、仲僎及冬衣布帛、田穀且要諸販帶營前錢、發爲而變、胄續守太監王純、經兵剿遼等各官前謝、給襖賞、宗謂新兵、縛送京問、邢部侍那黃宗明言、故遼東兵變、誠有可喜、即遼左之發、皆生于上有激之然、而事起於復歡之、見于法不宜復免、貸罪惡已甚、然前者遼陽之官、按遼、舊京謂之兵部、竟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邪苛行、以山西兵備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邢奇代洛、兵部尋議大臣往斷、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㭿兼僉都

（御史以行是特無所減簡與楷俱討嬖六爲其部辛王務等所以排以捏坐案忌義事勢知衆入其實並樣其靈薦執雖由其于物遠通次者之置諸[illegible][illegible]開戎門鳴鍾裝一如廣案副官發述時辭者言崇宗米車延許爲天使某就經也發辭翼構錄及官設直諸消德鎮官紊以稱福乃出官被越二目乃謝經付官代行捷具以其事閒然官發政繫長漢小大之反也討行庭歸并勸訪捕大理寺右寺丞林亦之言直者大司之變俯廷過爲姑息欲諸將卒或有權勢心一有翦發則獲背而起其吾因然夫都御史大于重臣肅隸下辛取執持因厚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出去官復亦被因繫狂悖視大同尤其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叛今益驕　朝廷威令蚤創此不忠之大者也貶人　上責命元妄言奏發官按既被因繫守臣何以懲匿不言今錦衣衛驗狀已錦衣新指律王作等亦諱言之　上遂怒命元任幸欺肖者降外任遷陽叛卒趙剿元等聞庭歸罪至乃蒲寺寧典堂兒合客結死罪因王杲劉向上於獄爲流言奇誇狀中人爲逆謀發急號密劉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游按方略於副總兵李瓚備禦張承恩等射期稽捕於是制況等四人瑩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月被獲號及

此段頗快

事聞且言逆軍繫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難甚素謀黨負罪而遲兇戚不變夫法不可假請不可赦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因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啟之也大同殺參將殺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瓚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啟之也蓋惠罰失而威或不俾處行矣而法或未盡悉爾小懲背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欽遣大臣案覈其實擒兇逆之原犢盡律例之本法至於隨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處能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庭歸取回其餘未盡事請只今巡按御史勘明具奏鉉等勘上詔劉兒瑩兒王純等兵生執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璋永戍極邊革去世襲維成遷衛罷革裁閒住欽吳令歸別用欽待行策獄降用諸論賊人員各查奏降責）

罷吏部尚書汪鋐下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曹逵獄詔拷訊、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曾翀等各一級調外任用先是宗鎧應奎交章論鋐奸邪誤國鋐上章自理、　上慰留之召黃宏李時諭曰鋐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上意諷鋐鋐始引疾賜還乃出翀等疏責諸臣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　祖陵頌十。章。錄平遼陽廣寧功陞曾銑爲大理寺丞、

十二月延津民李拱臣以女入侍○河南巡撫俯胥上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粮無地者得以免○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一泗州祖陵欲築隄圍護恐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遞衝北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　聖裁一壽春王園殺請于四面各百餘丈外坯築土堤砌以石基但地脈淺有所妨而石樁不能排葬一近年黃河入運道僅淤濟恐參南至徐沛二百里自魚臺北至濟寧臨清五百里俱賴汶水者泉泉利宜大加疏濬俾諸水悉入漕河一南旺月遺湖隄已築成百餘里舊議砌石以禦積漢今黃河有徙汶泉水漸涸堤已高岸毋容更議一淮安清河口板閘通西漸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隄房一新庄清江口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啟閉一應議詳符之鑒石口蘭陽之銅瓦廂考城之蔡家口各築月隄勞叢與河會防者惟北岸爲重當擇其去河最遠之大隄及去河稍遠之中隄各一道修補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併務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可省勞費工部覆其議爲當　上從之天和尋以河工完改兵部而甃陸之隄築隄砌橋則都御史王杲張景賢有本先役費其半二十二年告成、）

丙申（嘉靖十五年）

正月初鑄審錄關防十五顆給恤刑官、○詔復彭澤官秩優加卹典○三邊總制唐龍請勑甘肅守臣積芻秣閱兵

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審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搆之爲間諜布之爲聲援伺虜間隙爲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摩成謹譔禮頌上獻命付史館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道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淸爲南昌平爲北分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勘議以聞

四月　上謁七陵遣定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行大祫禮　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諭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搆以隆追報（吳瑞登曰宣宗在位真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撫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潤飾典章綺藻詩賦其威武之奮則廓清黠虜舊服兇殘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等務從儉約如文帝治霸陵皆用瓦器之類故若此其事然而亦易于修築耶此正見其爲仁聖也然在宣帝自爲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猶歉然自以爲不稱者我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恩至矣）

癸丑　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端陽節爲百官奉天殿賜勛時言艾扇牙扇等物頒之上遊龍舟命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復賜宴無逸殿○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毀大善殿金範佛像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擬二京賦詔付史館

八月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禦虜貢劾（疏言中國長技輒車騎勢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邊墻濬水頭是已若貨來論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國家所造大器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紘吹造隻輪小車　孝宗嘉獎取名全勝車今幸存彼損入輛略規制宜做制造可擺列邊墻以遏虜入據扼險要要以戰虜歸諸邊佛郎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砲拼鉄神銃凡貯其少不足用近見陜西省城城樓貯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做漢耿恭之法箭鏃用兩尖又傅以可南罽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墻挖壕塹以防虜入與武營兩有鉄柱泉方可百步虜入及歸必至此飲馬數日此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從之）

九月改悼靈皇后謚曰孝潔遷主于奉先殿西室○帝如天壽山遷孝肅皇太后神主于裕陵孝穆皇太后孝惠太皇太后神主于茂陵各享殿夏言李時扈從還告祖考於內殿

十月戊子皇次子生越五日　上御門受朝賀○議征安南○冬至節　上大祀天于圜丘

閏十二月作聖濟殿祭先賢○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

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沖眇宗末、仰叨上帝下簡、祗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務、每念于茲、切與長慨、奈何經傳所傳、亦多襍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　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祗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圜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　太祖爲當尊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

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備時祫之典、季冬仍修大祫禮于太廟　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禰之嫌、奉安既成、將舉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璇闈、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吉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愛宜頒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九終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

丁酉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　穆宗莊皇帝○徽王厚爝得白兎、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羣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按嘉靖十年刑前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備配享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illegible]嗣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illegible]士集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illegible]乞配英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于永樂年間[illegible]不廟幄而不知　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illegible]將下廷議皆請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祀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觀敢輒增損乎勛

言往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上是勛言進英祀）

駕發京師、視金山建造行宮、

三月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四月車駕還京

五月雷震謹身殿鴟吻○科臣胡汝霖劾嚴嵩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宜具奏自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悉不得強辨、

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邪經、邢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重募南夷刁鮮爲

[illegible]蔡茂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偽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上曰登庸篡立偽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刀解等援
以守節○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命同考
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繫與試江
汝璧歐陽衢廣東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
不得應試南宮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僖（謝先爲編修守正不阿瑾怒之落職謫官）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
經語詔可

二月帝謁天壽山祀陵

三月殿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景雲見請賀　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賦又
[illegible]旅作頌以獻　上令付史館○大旱　帝躬禱雨
復製祝文藝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足羣臣表賀

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
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
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illegible]

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上謂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嵩乃復
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胄疏諫黜爲民

八月虜酋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
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
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于是尊文皇
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
奉睿宗神主祔太廟○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

懿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曠蕩之恩二崇
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
上以仁援議禮謫戍諸臣令廷杖編籍邊堡○山西巡按
何贊進勦套虜之策一曰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
遊奇諸兵分爲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
伺其北寇宜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全陝
則宜大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
諜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盛
陳轒重強弩烽火相接刁斗相聞據兵牧馬不却不前示
之以欲戰之形而又時下詔旨督勵將領量須恤賞振作

師旅猶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臨之[illegible]淹脅羈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疏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勘議　上以其事無可勘報罷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己亥（嘉靖十八年）

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閱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啓蹕節將行祈穀禮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　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以方士陶典眞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眞郎仲文師事致一眞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能從乃薦典眞　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攜其家于官○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廕子有加　上親按諡法以危身奉上諡文忠蓋特眷云

（許文簡曰孚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媚不屈遭遇　聖明是爲大遇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傅周宣中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鄭端簡曰孚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　聖明尊倚[illegible]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斂束奚[illegible]有以服其心矣）

眞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榮靖（世貞曰方士之有諡也自　世宗始也諡而四字浮之甚使方士得之則益浮也或云初死時內閣擬二諡謝其俱引耳）

尚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　上第以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　帝遑遽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負　帝出焰中閹婢有焚死者越三百乃行次元村行殿復火　帝大怒（非其所致）乃逮繫撫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司繫以示儆○遣駙馬鄔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

并祐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特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祀載今乘輿親臨乞建廟祀載祀典從之○壬子上還京師

五月初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敕稿進覽遲緩

因夏言不敬言具疏引罪　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還宮察不繼人葦密疏違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年賜敕繳進毋匿革其勳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爲少傅復入內閣○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諭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　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攢寢及視大峪已見然峪地空虛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又奉　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令月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

主還京梓宮遂登舟○建　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

六月敕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命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群臣及各王府○二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勳輔大臣以獻皇后神主升祔廟享禮成上表奉慰○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

上言

術金丹之藥皆可斵元氣而蝕損恭默不遊聲色保衛元陽仙壽不求自至　帝怒逮訊死獄中

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欽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瑾繫拷死瑾誅贈秋歷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按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亭又殺總兵李瑾鎮巡身其言鞭之猶不如意即反曆暦月戒飛車諒請相繼撫梁震隨總兵大同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驍至素中甲蒙前東曰我無背陵爾無我叛王任置令具又我不敢叛○謁迎哭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及士將者特東耳見郭難無不一當百五五步內恐爾不倘知其衆鎮兵循紋籍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漢震發兵先之與同其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卒無足）

十二月太常卿穆孔暉卒謚文簡（孔暉堂邑人有俊才好古文辭行已端雅士論重之及卒以存講讀勞恤典有加）

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恩請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例○是年逮繫新城知縣吳瑗詣京杖于闕廷世戍邊（按瑗爲保定新城知縣有濟川衛軍餘唐剛者惑後妻言劾其子鉞不孝狀瑗按鉞捶之幾死縛至市令居[illegible]江道未雲支解之身首手足異處鉞弟亮走訴御史令清撫保定府收瑗置對因得唐剛惑後妻言鉞非真不孝者清爲奏聞　上謂瑗專擅殺罪當死乃逮繫至京廷杖一百發邊世戍仍命誅之江道朱雲亦各論戍）

庚子（嘉靖十九年）

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爲皇貴妃

二月罷武科鄉試○黄霧四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壊文德坊等處　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命修典邸宮殿

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侍講學士開住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詔營仁壽宮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按胡氏適同邑李華隨父商遠方姑易氏爭縱日與惡少張柄十餘輩等遊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將切議嫁及惡少百計凌虐柔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詔所在爲立祠名貞烈賜祭塋）

命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黄艮秦璠（時艮等聚衆馬駝沙爲寇是月丹陽道梗漕舟由孟瀆渡江艮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商船被掠尤盛抗補官艱搗筞射殺之遠邇震動南科劾該府官不濟渠以致冒險遇寇乞置于理　帝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從請何令奪皆還重有差）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道銀記一刻手敕一道

六月刑部尚書聶賢卒謚榮襄（賢夫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改人服其操）

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　上悅授是銜後術卒不驗

八月以乘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良瑞[illegible][illegible]吳濟俱食博士俸○叙逐虜功劉天和等陞賞有差（大同叛卒以劉源清故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爲虜用餘皆匿作僧道流丐衆爲虜嚮導侵我虜實安自是虜入大同鎮率險與猾夠掠人畜我亦不敢閉關持折衝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寧武以劫成守此至平虜嚮敎掠無算假道大同其賞以據掠身之衛[illegible]各率[illegible][illegible]市[illegible]塞下[illegible]其[illegible]巡撫陳講告急言大虜深入十月不退且不測而未兵未[illegible]乃日虜且退矣前事狠[illegible]皆劉天[illegible]虜將入誓諸將以矢誓既而守關者抵禦不戒虜登懈入大掠兩日乃召諸帥立斬之三軍股栗乃精兵池下紫荊而縣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墟弓弩[illegible]衝[illegible][illegible]翼兵分左右翼書勇者角號勞大破虜奔北不暇我吉囊于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遁聞　帝告廟獎勵有差）

十月　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鼎臣崑山人性樂易無畦町自入講筵即受知于上及卒遣表懇　上親賢愛民崇儉與頌　上覽之悲悼輟朝一日）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韜南海人以議大禮獨責陛詹事府主會試充大明會典副總裁官韜質直好古行誼高潔嘗嘉靖初議推尊倡議繼統之議衆朝皆非之至指爲奸邪獨韜以其言爲是遂獻議助之主定大禮頗賴其力　上以其才可任公辯不次擢用一歲中起拜八座韜亦自以蒙知遇如無不言無復顧忌每朝廷有大政韜輒議論參畧十言多見採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論好爲[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析辰乎敬議禮深契後更相作負言以論事不合並指攻訐如仇讎久之　上亦厭康之其才有餘而器不足者云）

十一月慈慶宮本恩殿工成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讚進四書百問　上令禮部梓刻之

○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日御文華殿受群臣朝賀、上怒、罷官黜爲民、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科臣李文進請禁入覲部臣以書幣問遺權貴者、詔可、

二月　詔纂修承天府志、

三月　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款請罪、上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

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燬、恭奉成仁二主于景神殿○湖廣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漕運都御史周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水次、舊有廒倉、乞速議修補以圖寄囤、户工二部覆言、此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工科給事中郭鋆亦言寄囤之便、上曰、寄囤與盤剝、宜視河流通塞、以爲緩急、不可執一、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六月俺荅乞貢、不許、遂入寇、追官降黜有差、

[illegible]受之 催文

兩以賕臨 而議給估 爲衙也

今論不可 以

（時樊繼祖以兵書兼右都御[illegible]宣大、[illegible]石天爵乃肯切款大同塞求貢、大同[illegible]各疏上其事、廷議非許便、請承議總督大臣[illegible]上乃命繼祖往、而東使不天爵、仍令[illegible]報、遣天爵歸、又陰賂虜勿令踰端、[illegible]趙七同塞下不宿、議遽通太原而南、吉數[illegible]入、驅殘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等處、漸遇真定、緩兵丁遼、遊擊周宇死之、宗室被虜者判人、載真一人、軍民被殺擄者二萬二千餘人、諸所焚燹無算、繼輯第奏請[illegible]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首功五百餘級、給事中龍遂[illegible]御史傳鈸等各避罪、累疏奏捷、盛張功伐、而核實王業訓六虜從容出關、誤學典曰、虜間未戰、縱兵步虜訴上命給事科道勘實具奏、已勘奏上、如遂等言、[illegible]藏、通典[illegible]、[illegible]尚書侍郎張漢、[illegible]山西被虜郡縣、而記功科道[illegible]俱[illegible]以藤縫失詳嚴黜、已復令奏捷者不許[illegible]斷、遂杖御史）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栢謀

襲、時嚴嵩受賂爲請得肯、邏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永壽庶子惟𤅪與嫡孫懷熔爭立、嵩復受金、亦爲題、允王如擊登聞鼓奏之、因劾嵩奸貪狀、帝曰、表栢惟𤅪襲爵、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

八月、起翟鵬爲兵部尚書、總督北邊兵事、

（時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乃於會推總督文臣中、歷舉往年榮廣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文選郎中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深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爲此巧、業獨不如虜耕、若兵自出乎、天順九年、虜來寇陝西、馬昂、如上麓川之役、王驥、嘉靖初兩廣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原泰將了少保、自請行邊、議南寧反、用兵又無成功、議論兩廣總督了少保、亦自若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又次起用翟鵬、內批用鵬、）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于獄論死（減貲郭勛假威逞肆狀勛疏辨上優詔答之已而六科李鳳來等交劾下都察院覈勘未覆科張心暨論劾參院畏豪勢而慢朝廷違延不斷上怒逆韻司擬訊勛再疏辨上尤之命給以郤勘故不領疏中有臣好何事臣黨何人何必更勞聰等語上怒曰郭勛詐甚不遜強悖無禮陳錄于廷相扶同抗違一併欺矣于是工科高時劾逆盡發勛奸都先勛坐役人律死長繫斃于獄）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十一月詔禁革餘鹽

十二月南科王㷿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勛互為奸貪近因勛敗抗疏陳訐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而

欺[illegible]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洎本兵議遣太臣總督薊遼

帝特以守中為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代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宮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斬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通倉粳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飢歉從之

三月尚書顧璘輯興都志進呈　上以事多誤命部臣刪訂

五月德平安南功加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安遠侯柳珣

詔革周府將軍安潏為庶人時河南諸宗人數鬧米[illegible]石諸將軍安潏等五百人譟推行臺門凌逼撫臣[illegible]有本奏聞遂革潏爵（按韶曰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周府而已猶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二百一十一位矣奉國將軍增至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賓不可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從入不能多而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也）

七月革大學士夏言職閒住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補有差○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謚文簡（柟高陵人性穎敏誠確力學慕古與馬理康海並有名關中以進士第一人除修撰逆瑾以同鄉欲引附己）

（嗜以入閣中傷之會柟不往來瑾憾之且欲胥已後累至今官卒）

嚴嵩入武英殿○南北科道沈良材王㷿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猾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虜焰疏入不報

○楊英等伏誅（帝寓曹妃宮既寐宮婢楊英等以組繩帝頸謀弒有張金蓮者走告　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後常憫妃冤）

兵部尚書張瓚卒（瓚屢被論劾　上不為動而鄭曉發隱海內貴之）

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前禁推充命刑布中外

八月[illegible]部尚書[illegible]條上[illegible]已選者前官以退縮自全

為得計而敗軍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故連歲效尤罔知畏世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極又聞昨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糧而人皆可兵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　上嘉歎曰得人一論尤探本窮源廷臣宜亟察素著者以聞

十二月科臣王燁言虜患驛騷邊儲空乏欲為久遠之計先寬屯田之徵凡沿邊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為業永不起科貧者該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瓊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槩准折銀　上曰屯田鹽法實足邊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敕督撫巡按論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部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從祀龍貸季天師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小師相君太乙雷公馬師皇十人外增伊尹秦越人淳于意張仲景華佗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冰王錢乙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杲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兩廡牲用太牢器用籩豆簠簋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為令

癸卯　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宣大督臣奏言邇者二鎮議發本色而大同道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鹽米盡留宣府以給客兵將宣府糧草價銀移支大同庶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宣府所管前衛應發各號堡者仍酌地里遠近量其脚價亦于客兵銀內動支永為定例從之

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五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疋之飼養在圉僕是以瘦死有罰歲用有考巡視官員不為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之

六月科臣周怡劾翟鑾嚴嵩憑藉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違言失色見　陛下各陳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率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　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感雨詩以示羣臣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謚文定（塘懷慶人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謂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塞仁義）

十一月敕禮工二部復太廟合享制

甲辰　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方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

部謂盡擧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〇兵部尚書秦金卒謚端敏（金無錫人歷事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〇江南斗米二錢

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科臣戴夢桂奏曰一量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間諜凡降胡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豢養因緣入虜中或刺其名酋或間其黨與或潛探消息或誘之來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封

侯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大軍犄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挺刃直貫虜營內外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四徼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太狹論將太嚴儒將混眞虛文廢武彼秦趙燕薊多勇敢精于騎射若王邦直李大漢其人急召用之　上命務實舉行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謚文襄

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〇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雩壇靈黍五出者一〇禮部員外錢萱科臣王蛟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翟鑾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瞻以汝儉舊師故閱書經徉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煒高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鑾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鑾疏請覆試　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鑾與二子汝壁奇勳清鳳瞻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煒得無恙

十月大同順聖川卒劉伏玘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告郊廟社稷

文此奇策焉得伊人胡然任事

八字曲盡其對

十一月詔加秉一眞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

（鄭曉曰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內閣三楊吏宰三王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獨以眞人躋宗伯領三孤）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謚宜著爲畫一之法禮部議以爲計品論資以爲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爲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特得則辨賢之義存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如言侍臣者必嘗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陳給半葬者必原其年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經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

[illegible]

當報罷者條例上請以俟裁定一二品官妻授封病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陳及東宮官親奉出閤開陳有勞者不得槩與一切雜途皆報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被劾閒住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閒住詔復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

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疏上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〇湖貴苗久叛萬鏜遣人誘苗帥龍來以一千戶爲質龍至遂殺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犒諸土目以牛酒魚鹽粟米官其魁龍許保湖苗暫息貴苗倔強如故鏜遂奏苗平班師功賞遷叙有加

提發不武
存質不仁
背功不忠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

正月以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〇詔中外嚴禁侈靡〇叙禦虜斬馘功加仇鸞太子太保廕一子巡撫張珩陞一階

[illegible]

閏正月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計費餉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侵皆猿扳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真言）而加以亡命向導詐語和同鎮卒挾虜爲重多囊鐵（大壞事）刀賄虜自媚虜入既深漫一舉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至計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

[illegible]

三月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〇禮臣陳棐請撤元世主君臣神主又請改兩京廟祀禮文俱從之〇大計京官

（先是南科王暐首劾尚書南考功薛應旂黜之應旂執書擬奏爲尚書張潤所惡而傑爲南兵部主事有貪聲應旂亦黜之時常州守李驗故南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令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謫補外）

五月楚王子英燿弒父伏法

（時楚王顯榕有子英燿淫縱不道姦宮人方三楚王錮三而杖殺其使陶元後以瑞午設宴樂婦朱么兒侑觴燿後納之王怒欲杖殺仰邪劉金金大恐乃與其黨謀燿先發謀以上元舉事歃血盟分執木梃銅瓜伏堂後以舉砲爲號申刻王至與武岡王飲尋數千百宝從者各就食增舉手發砲衆從王後出謝六首以銅瓜捶王腦碎各亂捶之立死猶數屍以洩忿昇人内宴翌日給別長史孫立及承奉張等謀以中風報訃而錮武岡王于別室王從者執門出告變鎮巡官以聞詔司禮太監[illegible]駙馬等官齎鎮巡詣楚之武岡王乘間揭墻[illegible]陵井繫告[illegible]爲門析于市[illegible]同謀者歸于藩）

遷情皆如是

守者以斤誑獎一級者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諡文簡（紀掖縣人受遺詔迎　上入繼大統歷事四朝守正不阿以疾乞休家居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先是詔有司存問及是聞卒輟朝一日）

七月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遣官代祭　上怒下詔獄○總督都御史張珩巡撫延綏張子立論戍總兵吳瑛參將楊鋭論死（寇勢深入殺掠甚衆而珩等下欺詐以捷奏巡按曹邦輔言其狀科臣論遣往勘實遂罷黜與人戍撫之）

八月加秉一真人陶仲文伯爵祿乃追贈三代誥命廕其孫敏爲國子生○諭立京城義塚○虜犯大同中路鐵裹門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鵓鴿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　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勑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廕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滋州人力舉千斤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鵓鴿之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敢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救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仍遣官按監于邸次○夏言起用至京○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詞訓

十一月太常寺卿魏校卒諡恭簡（校崑山人幼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醇如也發於辭重言動以禮世稱爲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等書）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諡莊襄（天和麻城人宇度弘亮有泛應才始爲御史以法裁大璫廖堂謫狄道金壇縣丞後巡撫陝西造輕車戎器總理河道手製乘沙墅水諸器後人多遵用之）

丙午　嘉靖二十五年

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科臣游震得尚書唐龍言薛應旂公忠任事疾惡如仇宜復京秩從之

三月下御史包節于獄戍邊（時在內廖斌擅權巡按包節欲繩以法而語先泄斌先假節謁陵斌賄膳遣使擄去詭稱節應出之奏上詔下節獄戍邊）

四月倭寇浙東（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亦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邪及官府出兵輒齎擾漏師好語啗番人期日貨至且復給我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illegible]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妻孥必殺爾監據海岸不肯去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黠苦於從賊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

（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鄉導於是汪忤瘋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擁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擾至是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海兵備賊紈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紈欲禁止令行遣嶽牌皆決于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以失利大讙誣紈亂殺賸遂改紈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胄訊其心狀捸紈憤悶卒喬鏜皆論死下獄自是舉盗益無忌憚矣）

命工部製碑書睿宗過小姑山紀勝詩仍勅建亭所來

六月吏部侍郎董玘卒諡文簡（玘會稽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始爲吏部主事絕請托鄉人多怨之後落職三年始白）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先是額定二十五名至是增至三十名遂爲例）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金出人謙恒九年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都督馬昂獻旣娠女弟抗疏請誅昂還其女久之得遣歷中外勞績甚著至是卒年七十有四）

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等誘虜入寇試有跡（大罪）令自經燬屍餘磔斬以示

十一月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冒功者許巡按斬首示衆從之〇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上甚壯[illegible]本部不決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

卷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沈國元訂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

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內省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爲提督通判張應麒爲總委官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謙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〇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用吳江人偉亮有節操晉掌銓曹縉紳望其丰采）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泰和人學術醇正操履端方爲名儒宗）

考選庶吉士于東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爲寶取亢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六月曾銑劾仇鸞科歛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和上詔各奪俸（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銑遣參將李珍夜劫其營斬虜百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上以銑有搗巢功命賞銀幣）

九月科臣馬錫劾尚書王杲御史艾朴受鹽司賄俾部中余繼收銀色不足　上怒下杲朴獄戍邊後鎮撫司庫役張祿與吏銀匠侵弊詔行巡按追補杲竟死戍所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刺所屬有舉無劾科臣鄭大同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治　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褫職閒住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爲墓誌果卒（支大綸曰爵狷介清苦忠直性秉絕無干名覬進之念居家時有吉遠縣官按以屬按臣乃拔以好過從適爵

方飯有麥飯一盂蔬一盤見按臣即與同食更異官按人繫之爵即與偕行諸官謂曰盍亦一內別乎爵曰去矣勿復顧官按吐舌云楊君㨿既乃願其慕蓀歡贖之我世罕其匹）

皇后方氏崩○曾銑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墻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羸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孳畜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上營陣八圖詔獎之令本兵議行○曾銑劾鸞十罪令逮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illegible]之滔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寇亦弱又糜我官賞交市貿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敖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殺擄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濂皆罷聽劾○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禮部費寀都御史屠僑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師傅以餘官致仕逮銑詣京師訊○兵部奏虜酋俺答等與套虜謀寇延寧　上曰此曾銑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仇鸞先被銑劾

因許銑尅取軍糧倖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斬　上欲援所犯正例子起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具獄報可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銑死家無餘資妻子狼狽天下冤之○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　上如竟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　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諡文簡（讚溫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典故第學不代嘗以兩世掌銓大器爲深云）

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鄭王厚烷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箴禮意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勤熨細微一無頼于耳爾眞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

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内銜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　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搆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故事激成大獄（丈火倩曰夏言豪邁𢅊果于有爲曾銳慷慨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匡襄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畧也獨不念敎援内固虜大外列創日伸棄而思逞者方日夜卄心焉乃坦懐張胆自以無前謂　帝知已了無顧忌息壞固在其柰屬垣之誚何嗚呼成宜以後大將無推轂之主英雄無借著之籌久矣奚惑于二公之不終也）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

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謚莊敬

四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剌等舊爲土魯番所迫欵求内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昔虜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暘疏言恐貽内地患詔守臣經畧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楊儀叅將劉勳修葺威虜營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烟墩城堡凡七建墩臺二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費諸番皆稽首奉令總住安置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自是數十年番害頓除

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叙功伐乞䘏典科臣沈束請贈以封爵　上怒束肆欺市美令錦衣衛逮訊

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八月戸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愼節財用納之（袁澤長語云　祖宗府歳用以黄蠟一事言之國初歳用不過二萬斤景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歳内承運庫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茅年至七十二萬）

（按此我　朝内府歳用後來日增之大略也即此二者推之其餘可知矣）

十一月逮撫河南胡纉宗以事按陽武知縣王聯削籍以殺人事坐絞子策走京師以長至日假朝衣闌班奏纉宗以私隙故入人罪述其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空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爲咒詛　上怒逮訊已命刑部尚書劉訒會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勘王聯以死囚誣妄纉宗詩詞頌美無謗訕語嵩譖訒以同里故黨纉宗　上怒曰既頌美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纉宗廷杖與訒俱削籍僑良材叅俸司官詔獄嵩平反公忠兼文大學士條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

二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湖苗平。張岳奏使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擄去知縣徐文伯。詔責岳，岳知撫無益，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以進討。參將石邦憲屢破苗寇，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并其母女妻妾。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蹷

見殺。副師林椿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官，廕子，賜謚，立祠祀之。後科臣唐禹論張達二子世傑、世俊血戰功，詔二子同廕，併繫總督郭宗臯、巡撫陳燿，各廷杖，燿死，宗臯謫戍邊。○釋漳州府知府盧璧等于獄

（璧先奉巡視朱紈命，查夾所執通番諸囚，已而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被逮論死，紈璧必欲同坐，而人人立辨與璧無與，科臣勘議改調，詔令釋之。盧璧仍守漳。初璧在漳，平白葉洞賊，築堡寨，興屯田，用罪人唐弘臣破巨賊李大用，賂百艘，自謂不世奇功，而爲人所擠，止以平賊督餉受獎賞，爲不稱其功云）

先賞嚴矣後之罰如此

八月虜大入寇

（虜酋俺荅、脫脫、辛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不得入，遂犯宋，窺大同。仇鸞奏虜東行，且犯宣薊，恐近京師，乃移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亟，乃發諸邊兵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州塞，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虜乃併督衆毀我牆，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遂驅抵懷柔、順義，聞保定兵駐城中，遂逼通州。巡按王肖先犯駐通州，收漕州艤路河西匝之，不得渡，分投□□。平諸州縣，仍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援。上聞，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總督之。虜大衆皆自河東。仇鸞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游擊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已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驛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啟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啟奏。以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譏察非常；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以防内變。宥獄中逮繫戴綸、歐陽安從戎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内外巷陌閭。京兵見敵驚之，出皆流涕不前。時勤王兵皆輕騎，不齎糗糒。上命給牛酒諸貴，戶部無綸，以文移往復，三日後六邊得數餅。既發粟，而釜甑橐索一無所藉，士卒飢疲，其禁頓諸之軍興。上怒，責計部不前，定李士翺等皆逮服事。辛巳，虜自北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貴，

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廐内臣八人去，見虜首跪坐虎帳，謂曰：若見天子，好爲我致書及啓書，多嫚語，求入貢。上召嵩、本、階入便殿，示以虜書，授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不必問，恐後生儒夫闇於事。虜大舉入寇，震宮闕，乃許貢，所畏城下盟不可。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貴人業已聞，上詳議奏入。時已暮之，上還驛，召吉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上下宜御奉天下罪己詔，詔速獎故都督周尚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立賞將多自首功耳。今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乃即詔擢貞吉兼議募，御史齎萬金賞首功。至未，虜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亭午，上御奉天殿，勅責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郎中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鸞諸獄，鸞兵大譁，爲御史所劾，逮至，以拒法不職削籍。超遷逮持千杵爲僉都御史。宗通州將上下怙忽，遣發本兵來，手無措。即偵報，無一當者。凡往偵，不十里遇避寇者流言，即返報。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輩，即城中數卞鬱于）

（是大同軍故爲推旨掠杖落無所忌郎補之賴自詭曰遼東軍言朶顏諸部虜諜云導之入寇者也嵩方崇寵鸞人不敢忤大同軍而　帝以其入援爲諸道先即掠食足發鸞亦自私其軍不絕以去汝夔無可奈何轉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騁而又自稱遼陽中人遂前變山東人延其鄉耳及虜薄城亦汝夔受計於嵩令諸將多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議以汝夔有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甸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驗自謂擊虜斬獲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破中貴莊墅中貴遂訴汝夔守謙貳於虜　帝乃命執汝夔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兩虜戍刑部彭黯都察院屠僑大理沈良才會訊汝夔守謙罪斬具爰書少緩　帝坐齋宮趣其獄不至怒黯等比周故緩獄以覬倖免亦逮獄廷杖奪黯等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弃二臣于西市梟以徇時給事臣按劾三覆奏　帝亦杖之創甚仍逮趙貞吉廷議多譏謂其狂誕申理周尚文沈東而爵金不能得首功杖九十謫荔浦典史已且虜將金帛人畜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城外以疑我會鸞率諸鎮兵尾之虜險不得出乃稍弃餘物從東南）

（行至昌平猝與鸞軍遇縱騎蹂躪鸞軍創殘甚鸞得脫將協援兵虜循古北口故道出塞鸞先後得二百級自劾無功　帝詔進太保賞賚甚渥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斬虜獲首功比訊準後功末減戍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顒賑撫被虜郡縣掩骼埋胔李士翱先以乏餉罷職仍命削籍郎中皆戍邊）

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姦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間有奏劾必陰中之如科道王曄陳垲謝瑜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十月仇鸞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鬬于堂奧可乎　帝命宣大二鎮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十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諸將分詣各訓練十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俟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侍郎史道願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餉工部尚書胡松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逋以候軍興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輔置經畧各大臣

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二等給糧隊長及投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恐兵軍援例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招之終以薄行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以信于天下況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取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恩於官飢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　上竟從大節言

辛亥（嘉靖三十年）

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正其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冊立　上問嚴嵩嵩亦以爲言　上竟不行○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爲中書亦擬黜奏上　帝知其枉中旨留之

二月，議裕軍儲。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宜需，給事中劉體乾乃上言，近日北虜陸梁，　陛下赫怒，欲大舉伐，而國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爲不得已之計，姑以紓目急，佐經費。臣不知大計，但少聞蘇軾有言，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者，則革冗員，清冗費，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　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又十萬餘，計今邊功之陞授，幷貴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凡幾，豈止十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敕大小衙門，一切月澄，逐一查革。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迩後供用日增，類多從中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盜，冗

[illegible]蕩，乞敕該部酌議，著爲令，與科道年終查覈奏繳，[illegible]冗[illegible]除，所省不貲，民計不極，國用不乏。

三月，虜酋俺答去冬來貢，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聞，趙錦、仇鸞等議，暫爲許允。　帝以問嵩，云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爲準。　帝乃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墮胡虜狡猾之計，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虜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判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

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　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餘時言，開通馬市，蓋將薄遂雀鼠之欲以銷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爲之經理焉耳。乃兵部侍郎史道銜恩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聞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薊州紫荊關等情形，鮮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武重不可，又屯錢糧以贍軍餉，今或軍之所聚，尚未給，或糧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庀

額而未盈其数或濫作而未極其工夫虜情詭秘無端而戒備不容暫弛乞敕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

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爲仇鸞分調止剩包藏禍心宜稍裁抑鸞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軍校律擬斬繫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爲賞格擒縛允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櫃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逆里甚近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

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于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鞍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圖練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八月仇鸞請討朶顏諸夷影克哈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畧祛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于是侍郎何棟言影克哈哈赤乃朶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啓夷釁況朶顏犬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爲患尚小北

仇鸞先之矣

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朶顏北虜窺伺勢且憑爲巢穴是撤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　上從棟議

俺酋執蕭芹等來獻詔磔于市（時虜旋市旋搶詰之則指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叨領在虜酋不足爲有無而酋惡喬源丘富爲虜腹心不予者則宴然如舊云）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朶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訊鞫禮部請告謝露壇郊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祧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

○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譟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虜

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壘俱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遼東巡撫許魯遺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薄三寇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宜示恩威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事一時守本兵亦云羈縻非策　帝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通虜禁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海衛人撫大同四年餘蕪與翁萬達同有文武才之選虜憚之而不敢入逆禁去大同遂歲有虜）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

一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〇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〇詔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〇把都兒辛愛原入犯渾源東姚天祿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刖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

四月倭寇浙東倭夾萬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攻破黃岩縣流刼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計事聞命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以俞大猷湯克寬爲分守叅將（自朱紈死巡視官不復設日本自近年兩貢中絕阻回者來內地日久習知中國虛實乃糾亡命惡少奸商黠

僞又爲之指畫嚮導于是東南歲有倭患）

五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宗室廣收民田爲巳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編差徵稅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即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疽請輿疾出本兵趙錦奏强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征代鸞督戰

上詔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游擊陳時代之鸞聞命恚極死徐階因密疏鸞通虜誤國　上大驚

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貲

八月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〇科臣裘汝志劾楚藩奉寘子繼詔名于兵籍冒首功官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敬爲鸞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褫籍其子行巡按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大罪八併選郎萬寀附權納賄謫縣丞〇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謫戍邊起翁萬達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　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〇御史翁

時言諸臣條對不爲不多討虜擒胡不爲不盡而不見其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鄙懦爲熟計以依阿柔佞爲盡節歟　陛下計國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父母之困踣而莫爲之出力人視天地之彗孛而不爲之動心也伏乞嚴示手敕責成面諭實秉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糾舉庶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

癸丑　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顓政誤國十罪畧曰　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儼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人權也見

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傳言于人歸功于己是攘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票致機密漏洩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妄冒奏捷要戮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追兵部薦為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汝夔勿戰及　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賄賂為低昂故將官多朘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謟諛欺君貪汙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猶五奸以濟之厚賄　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為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　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提騎緝訪即與廠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為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處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　二王使各

面陳重則置之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　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鞫訊繼盛曰非　二王誰不懼嵩者且二王宗事寧不慮為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讀命杖一百血肉盆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謫補外任侍郎王學益贊鰲共獄尋遷一級（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最楊爵楊繼盛最有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爵獲終牖下其後同賜官賜祭而爵獨缺諡蓋世稱三楊之疏云）

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為淤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次則老澇黃河口衝決淹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濬之後宜築長堤磯嘴以備衝擊又三里灘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患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閉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從之

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戶李銘女為裕王妃○奉安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廷試賜陳謹等四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海賊汪直糾漳廣羣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

同時告警○虜寇宣撫大同總兵劉梅郭都死之（[illegible]）卹廕○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以旂江寧人爲總督在鎮六年開誠布信虜無深入前後禦虜斬首以千計其所措置塞堡至世可行人稱之戎作政任名千固原鎮邊民號泣罷市詔贈太保諡襄敏）

削劾嚴世蕃奸狀武選郎中周冕籍○詔城京師外城

四月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四千人突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把總指揮千百戶縣丞諸官奪舟而去○倭犯松楊知縣羅拱辰禦却之賊浮海李大猷以舟師邀擊斬百六十九級○虜犯

遼東總兵岳懋等擊敗之斬首四十七級

五月出盧鏜于獄爲福建備倭都指揮○倭攻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戰死撫按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璋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按俱從之

六月吏部尚書萬鏜致仕給事中朱伯辰削籍（時通政趙文華心有欠於貴縱嵩文了催通政使三足鄢陽都御史缺嵩頓指會推文華吏部尚書鏜遂以文華名上伯辰疏其惡聲援而罷疏曰彰恣貪黷而應腓壽表獻靈藥籍稱其郡開設鋪賍疾行臺羨何堪命使文華奏係吏部喉所見伯辰論臣並且許諾以二不得一品恚望上乃出鏜削伯辰籍仍留文華）

七月虜酋俺答把都兒等大舉入寇攻衝薊等路關南大震圍所寧夏游擊陳鳳朱玉率兵援紫荊鳳玉夾擊虜前哨熟夫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思以騎兵綴我分道遁去○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浮海東遁

八月師尚詔爲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逐横詆不軌結衆赴日聚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讒矣開關納之劫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而詔家多金珪娼嫗詔既出攻城而柘城亡賴子乘亂掠所蓄淫其嫗姬識其人以語詔遂圍柘城索之不

得乃破城獲剮之因掠公私締庚復圍太康索所惡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

九月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飢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　上允之復曰我思必有斃諸途者暴露骸骨宜有所處嵩請敕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至糶米一節中間恐有市行鋪戶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敕錦衣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斃道路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一（其二）石委官運城外每早召集

飢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

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涞與其千松死之後贈涞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諡立祠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穆宗登極追封孝恪皇后）

二月雲南黔國公沐紹勳妻無子妾賀氏生二子曰朝輔朝弼朝輔既以長襲爵矣比卒時二子尚幼以優給候襲而令朝弼以都督僉事攝鎮未幾二子俱殤乃令朝弼襲公爵○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秋奏决囚比得報已踰冬至二日應祥竟論决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誤薄罰　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奪俸○倭犯松江殺縣丞劉東陽詔革克寬鳳職戴罪立功而以解明道盧鏜代之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棄死之○倭陷嘉善○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戸洪佾以兵援之戰死○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五月科臣王國楨言招降賊首非計本兵聶言直本徽州人以通番入海後嘗斬寇自贖有司不收之致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　上以國楨言是令一意勦撫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倭薄徐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豫爲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併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令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黄巢王仙芝者出矣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以王忬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忬在浙中薦勇謀勵將士築城堡捕豪滑浙人恃之忬去而禍條矣

八月俞大猷敗倭于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涇○命駙馬鄔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屍之報　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謗訕律結止革爵

九月南京太僕卿章煥條倭防四事一築城堡二覈軍丁

三務土兵，四收梟奸，令議行。

十月，虜攻薊鎮邊墻，警報沓至。上遣緹校往察其狀，以楊博擐甲登陣，宿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上大喜，發萬金犒守墻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

〇倭寇分掠嘉湖。

十二月，百戶楊榮華薄倭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命宋儒朱熹裔孫源襲五經博士。〇本兵聶豹年衰，不勝重任，值秋末，類舉各臣報捷疏請玄祐而已。上方以南北多事，責成甚切，遂令閒住。〇海賊犯乍浦，陷崇德，

後攻德淸，殺把總指揮梁鶚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將各自爲進止，採淘港窯墪之戰，許國、劉思背以背約戮。逆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苦倭患久，恨不旦夕殲滅，遂籍籍以玩寇爲經罪矣。

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等禦之，敗死。〇工部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文華爲嵩私人，貪黷爲上所洞明，既出，憑寵自恣，所歷郡邑，立推仆百司，震懼財賂，藏進比倭寇焚掠尤烈）云。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〇任環督舟師與倭戰于南沙野芍洪，敗之，斬首百餘級。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併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軍門獎賞。〇虜寇宣府青邊口堡，參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祥等八人。〇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泫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鐘等死之。文華恫急督戰，冀掩敗爲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固强，經不聽，文華遂卸經。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

鏜等水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泖湖攻其前，鏜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殘民之疏則已上矣，冤哉。）

任環、俞大猷破賊于陸涇埧。〇遣官挍逮張經、李天寵及參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〇倭寇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爲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廕子錦衣百戶，祠祀死所。

六月倭據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錞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錞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蘇松參政任環及俞大猷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環遭親喪巡按周如斗請留之特詔奪情任事

時吏部疏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勑勳爵宗支嘗無冊籍一遇故絕爭襲紛然無所考証吏部請乞如軍職貼黃例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并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五年一造請著爲令詔可○

倭駕舟從三丈浦出海大猷邀擊之沉其舟七艘斬首一百三十級○任環大猷敗倭于鶯豆湖俘斬百人○副使王崇古敗倭于靖江

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倭突入歙縣流劫績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滸墅關賊殊死格鬬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率沙兵守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追盡殲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銜甚已而欲倖剪殘孽自將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衝文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

福建巡海副使卜大同卒（同秀水人孝友夙著官刑曹獻夫明允稱遷湖廣僉事督下江防令行禁革羣盜屏息時海寇弗靖閩爲禍首同受命巡海趣駕之任簡卒伍繕烽堠控險要積糗糧賊知有備雖屢寇既會吳越間而閩終得無恙所著有征苗備倭二集遺稿游覽圖說行于世）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爲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賂嚴嵩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

議得汪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逼懸解獻闕庭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爲奴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　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嵩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嵩父子怫然不應竟以票旨云汪直背華引夷罪

逆深重看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從寬饒死發邊衛充軍

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殺指揮靳嵩等共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滾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珍等犯福清殺指揮董乾震○裕王第一子生

戮無辜　父子忠

十一月讞京城大辟囚詔決九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論嵩之楊繼盛與焉繼盛詣朝審口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

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骯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

夫婦忠義

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氏亦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按忠愍在獄中有吏應生者頗為周旋尚書屢禁之不為動又欲具草申救此一異人也遇害時王世貞奈冲行與同倫王士懋等執手流涕經紀其喪襄而王遂以女許配其次子應箕而全其後嗣尤人所難）

游擊曹克新統川兵邀擊賊于周浦斬首一百三十餘級○總兵俞大猷又追賊于老鸛嘴斬二百餘人奔新場○科臣孫濬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致久無成功本兵覆奏督察主竭忠討賊覆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

一六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34版反內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秀水沈國元訂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科臣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剛褊貪汚假名器以罔利默疏辨不問文華自視海還劾默部試選人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内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謗訕　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擬子罵父律致竟死于獄（支大綸曰李默博雅有才負氣好以愛憎軒輊人在[illegible]以矣故人從惜然而罪之以擧）

[illegible]

三月顯陵宮殿成○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釗死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歸上疑其言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諉罪于人而又訐李默之過以逆上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請遣才望大臣一員督師應援部已議沈良才往而嵩為文華保全計言于上遂留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

五月倭圍巡按阮鶚于桐鄉宗憲以計間之使人賂賊首徐海其黨陳東麻葉漸與海為貳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百餘人以獻其部衆逝者我兵追破其舟斬溺迨盡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閘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沒事聞贈官廕子有司祠祀（及子死事鳴其戰之所當忠義天詔則下行擧革行）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illegible]

八月徽王載埨以罪廢自殺（按王國鈞州初衛知州衛命善死巡按劾之帝調御史私其為官逮係廷杖王乃益横日役占士民田園擅女子端麗者強昇入注之小有忤箠死或生喂虎豹成生置棺中又私其伶人凌檝稱神無敢言者又挾諸寄徵行留都厭陽有梁散人者挾女冠為符云服之延年加帝好方術乃稱符以獻帝從後索之散人遣書王求符王不與銜之帝聞散人徵王何以散人曰王日者遊留都帝愕然州民耿安女為王妾死送上安朱部劾王為庶人入鳳陽王閔當徙令死妾嗟咱自縊王亦縊矣）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寧

十一月獻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廕一子錦衣千户〇虜寇遼東塞總兵殷尚質遊擊嚴瓚官死之贈䘏有差〇總督王忬併巡按蘇志皋落職〇賜嚴嵩免朝仍腰輿入直〇設狼福二山守要水兵萬人沙船三百艘命遊參將等官操練備倭

丁巳　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立孝子夏暘祠暘府通州人習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事父母至孝衣冠多從之游有饋使至召見自傷違養親執手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理學名臣爲郡擇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既卒學使黃弘毗祠之（嘗冬侍父疾濕溺罷據中侯所既死奉主如生侍大小事咨而後行弟久病親侍湯藥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繫怨思蒸越城叩市澤異無應者暘哭請乃得鯉子爲弟忿奴王繫惡傷斗心吞百炭不言凡此皆人之所難者）

二月虜入大同界殺守備唐天祿等殘毀村堡三十二所

三月虜犯延綏副總兵戰死犯遼東官軍逆之擒其酋討賴犯大同殺指揮楊汲等〇總兵俞大猷勦盡舟山徐賊〇吏部推鄭曉爲南吏部尚書　上曰曉宜任煩劇南中命王用賓往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〇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祭祀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

六月止陝西採礦〇工部尚書趙文華罷時三殿事屬工部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方以修玄禁疏章而言疾尤諄文華以興工在卽不得已具疏觸　上怒罷之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兵書許論俱削籍（按范守己辛愛妾桃松寨收令哥通辛愛欲殺之逃入關楊順納之以聞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奏朝廷歸之宣徐問陰給歸於人且言易之于是遣還辛愛召諸部環觀磔之而留辛不疑丹旦大將來劫順請納六十萬金三輸款無兵患許寇一道以寄婦耳矢策納之又自許無虞酉來索又張梟桐嗣及爲虜所用而惡懲路然交賄隱匿未兵許論北別爲奸乞罪之命逮順楷得贓與許論俱削籍少錢取宸先是虜犯都門鎮衣經歷沈鍊抗言嵩父子納將帥賄誤國大計詔以謫置大同保安州宣大總督楊順承嵩旨會有白蓮社首妖者托丘扶路楷竄鍊名于籍以報陽本兵許論刑和者得鍊斬首宣府市籍其家至是首以罪辜天下冤之）

敘胡宗憲擒獲海寇汪直功加太子太保（初蔣洲之再往入倭也徧歷諸島被倭勸諭倭衆暴其言是從又聞徐海誅請貢益堅洲以是年五月與[illegible]典直舟同來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文華在工部力言洲無他而禮部會廷議皆是按臣乃命罷貢治洲洲既逮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舟回耳九月直至泊兵定海初同洲來者以颶風損舟也宗憲乃使人招直直厲見洲洲方對理疑款塞不違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待以賓請單門請罪具言其與洲戮力狀乞得待海中自効宗憲厚禮之使居閑館候命陰求將之既有言直發新直義子毛氏聞直死投夏正宰其徒叛入舟山論誅直功宗憲加宮銜夏正蔡于拆將洲從釋罪出役竟弟死）

戊午　嘉靖三十七年

正月光祿寺火〇二月命楊博暫攝部事往鎮宣大以刑部尚書鄭曉攝之、

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剿之，尋削籍（鶚宗紀曰鶚先督學浙江遇倭逃會者守臣閉門鶚來之民鶚率生徒啓武陵門納之全活甚萬後超任巡撫非總督胡宗憲尤于世蕃遽叢與世蕃既之所惡也主執乃移鎮閩劍立巡撫兵搜閩亂鶚遇賊之罪力大戰于連江等處至福清海口皆募土著應敵大敗之當而世蕃令御史宋儀望劾鶚久從客兵恣養民間騷恣淫縱無復紀律百姓被害不可勝言宜罷斥章下兵部世蕃從給事中劉㴶劾之乃論陣逮歸京師鶚立論不貢貝走者有撫客兵強賊罪茲除上以鶚屢立奇功前建館議欲令鶚罄其無罪乃免歸田然破倭之功鶚力爲多宗憲攘其成而已至今浙福人思慕之）

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邊臣赴軍餉以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 聖斷不貸，而詭爲將郎王汝孝以三

至事有也

千而即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陞，其子吳嘉會侵冒而三陞三遷，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調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位俱膴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寀爲文管家，武

公正大臣

選職方郎祥爲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 帝怒，各逮繫獄，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潦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咸○大同圍解，時楊

治虜全在用人得當

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留博視鎮事。

五月參將尹鳳等擊福清倭于海口，斬溺甚衆，福與少寧○大旱， 帝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羣臣表賀○蒲州潮州地震

六月浙西倭分掠樂清等縣，指揮劉茂督兵致仕，僉事王德等死之

七月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薊鎮兵馬

閏七月楊博以大同右衛築土堡墩臺，接連左衛濠壕二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諭○大朝等門成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

今將之罪

（一日賞要從令□大同當先正紀綱以收人心宣府當光振懦弱以作士氣二日慎選用言邊將多營賄以胥歡禁諉託以脫罪戾既不得不巧肆侵遁捨趕三日勤近歷四日明戰守言虜之倖毀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今不以失亡爲罷而反以斬獲爲功自令必計斬獲與失陷數寧乃許自贖五日攻火器六日清耗盡七日申禁偵犬抵虜騎方退取吾殘創以爲首功甚有驅莽崖谷之中誘人而殺之者宜下法司以妄殺平人律論八日恤調殘軍民犯法率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者米至數百石銀至數百兩名爲助公實歸私橐宜禁革之章下法司嚴覈）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即仁聖皇太后）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剿倭寇○虜犯遼陽，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北虜土蠻薄界嶺口，副總兵馬芳禦之，不得入，虜乃潛犯里答墩諸處，把總馮時

杜河精案

維必之虜復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斬共四十一人〇命御史歲查光祿寺諸費進覽時度用三十六萬上疑之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前軍都督府火〇詔祔享瑞州知府宋以方于旌忠祠先是正德中副使周憲以討馬瑞賊被害建旌忠祠祀之及宸濠之叛以方死之至是以方孫一范請祔享于旌忠〇直隸巡按尚維持言吳淞柘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俱爲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設專官乞各鑄給千戶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蘇松參將宜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匯川沙諸處常鎮參將宜駐陽舍督守圌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兵部覆言各將改駐常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費允當方可議行報可

二月巡按方輅劾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詔逮之下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弔之刑部員外孔扳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甚恨祺吳禮部閣以學副使因懷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書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摹絕類眞者以獻乃有精於辨書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所斥之其人知忬所獻與世蕃書非眞蹟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未制虜失宜致虜深入近京擁方生震被逮還着錦衣衛差官校夫督[illegible]提制吏議致法司[illegible]照官大總督謂失事將督額所事何忽[illegible]其書忬法將皆勢全軍令指揮之罪出令約束不示其事擬而後奏擬有議論奇疏擬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此依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所擬妥因忘大將其冤背爲求之[illegible]）

以私成胸人才死戶非一端天地然神佛能容之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魏時亮蔡一槐鄧[illegible]曾同亨蔡悉皆理學名流官穀孔兼王宗茂張壽朋吳同亨文與程有前古風不其夾總潘季馴王宗沐不泯者某郭丁士美張岳辭德程仿何不良吳范應期賢[illegible]退爲尚周弘祖建議羽劉皆稱日之表焦云）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部安海浦者尤夥南畿廟灣倭合泉來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捷聞廕子陞賞有差〇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時山西參將高陽有千兵卒入百人驅之無術諸卒遂謀叛殺陽及遊擊焚府縣庫廨劫四掠榮一郡大亂印乃督兵討之擊寇解散）

〇裕王長子薨〇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皐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賊大聚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統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

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還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

之有

安在本兵貽九邊安、乃召回部。

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與都御史李遂、命劉顯率銳卒滅江北倭于劉家庄。初江北軍上處顯擴其成功、嘖有煩言、李都憲檄江北軍悉俉顯節制、遂得奏捷。

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出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黄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搆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富等教虜入寇、製鉤杆攻城具。時俺答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從。總兵劉漢與遊擊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录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于五林隘爲後繼。孟夏等巖谷疾馳、昧爽鼓譟奪壁、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　餘衆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郤、分哨迭戰、還與大兵合、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總督葛縉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頼子弟、多以投兵報效爲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爲鄉兵、即以客兵糧餉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

[illegible]

以食天人利[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之

[illegible]之功大

無便于此者。從之、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墅、世襲五經博士。

○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俘甚衆、尋擢參政、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廕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庚申　嘉靖三十九年

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騷動海內

二月、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爲儲、帝諱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監壁等擬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丈大綸曰、郭公蚤年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父官江右、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六試不加點、寔蓋天才也。乃負道作疏、動遭謫斥、晚年一疏、雖蹟有可貫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者、君子于是悲惻、亦賊嵩之虐矣。）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馬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喜峯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懦、虜皆留巢並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爲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徙遠其幕。○倭劫潮州等處。○虜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殺千戶二

人掠二百餘人○倭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國瑞鍾坤降之

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祺、知縣李堯卿、（按是年福建倭患最烈凡興泉漳三郡城外皆爲賊窟倉府懸罄田野蒿萊諸貧民無賴者或竄入賊中爲謀導甚且扮行人發塚掘墓其家貲索贖持旗往來恬不爲怪諸將冒功飾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指爲漁擊攻陷城寨從容引去兵備官以赴復爲功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后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貪殺欺誑給事中馬出圖等連章論詆繇得以風土不便調外則孫斯嚴氏父子云）

析行非人
則南北變
念之事相
可不慎與

南京軍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按舊例南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嘗數日閏十入衛卒不敢毆二十七倭爲用是冗食者爲哉于是故爲裁抑各月各衛延支糧狀諸其遲以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衆大役月已既望而關餉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牆而出請軍邀而擒殺之懸其屍于市責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猶敢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蹈增奏各軍特不當殘辱之耳不得稱叛用壓亂軍退衆求賞遂比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奈何求賞乃議發每人一金補裁折糧餉始散事聞命捕治爲首者斬之）

李君處變
有才大事
化做小事

三月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狀逮繫詔獄竟死獄中、○寧夏地震、泰興湖州地震屋廬皆娘娘如布帆、○命侍讀張春侍裕王講讀、○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

四月巡撫淮揚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順之武進人博學強記凡六經子史兵法以至茅曉無不精遂究窮務盡考究而後已及有病乃曰死固吾志今得以死身中矣遂卒于官詔贈葬祭立祠揚州）

五月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初奇添卒時夫人年甚少撫孤有子備嘗勞瘁至是年八十餘歲述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按官請旌表故有是命）

六月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陞餘姚人前死節都御史燧子孝友長厚燧死宸濠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文事其兄如父居官被服儉素口不談過避稱篤行君子）

七月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出隱冒莊田之數應革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枝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而爵級已革及各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順達官先朝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項有奇俱宜追奪從之、

八月御史鄭存仁承望嵩旨疏劾鄭曉曉具疏辨　上曰曉每事偏執終是自尊就職、

十月楊允繩棄市○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爲憂忽聞夜半中旨遣嶺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十一月總督尚書許論獻白玉蟾真蹟一幅○陶仲文卒、

文言紀其行以厚其從者尚寓京師事件亦節焉于
成得幸、賜坐、稱爲師臣、列爵五等、卒、諡文惠、廕伯孫謙

十二月、陸炳卒。

炳以南巡負帝出火、累陞左都督、勢熾多智、聚斂
掌衛指揮務交以寵辭寮故終身無發其奸狀者。

辛酉　嘉靖四十年

二月以光祿寺卿孫植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植爲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獲罪、寺官勢益張、皇
植以懲前傳索無藝、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察。植
廉幹、植矢心區畫、按籍正歲出、夜絕司禮內臣之饋遺
亦身爲內廷所瞷、有太監耿清嘗曰之爲鐵人而廉、飭
亦聞于中外、特巡視光祿御史檢覈寺用、則自植持
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
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爲南鴻臚、三
年復召入爲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清渠久旱、大木漕
般香不從前河流、且北徙、卸瓦廠等處甚亟、故有是命、
時所司議請疏增淺夫、植駁議曰、中原爲南北咽喉、而
[illegible]
[illegible]役淺出孫夫五萬入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
[illegible]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疲極矣、可重困乎、力
上之、居數月、河以治、後植以任滿去、有羨錄數萬兩、植
悉以委代者、而口終不言、然植不務擾事爲奇功、循流
而治、故省亦累鉅萬、過年
以來、有識者始思植矣。

京師不雨、上禱玄壇得雨。○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往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籙秘方。

三月直隸巡按御史黃紀降大理評事。

紀劾奏黃花鎮守備、
然以抗疏被宗斷、貞坐謫。

旌孝子王在復。

復大名人、幼父讀書城外、忽遇寇亂、同父奔入城、君中
途相失、復已渡、乃之口望號、[illegible]闔門後所號泣、忍桓
父猶見、因身肯繫其父、以身衛之、賊突刺、免[illegible]怒
[illegible]外父[illegible]二[illegible]絕、卒、泉使
上聞、旌
其廬。

異產。

真定府屬城一婦人于右脇
下產一男、其雜儕六歲而洗。

詔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

時鵬在吏部、一切有司進退悉聽世蕃、即邊方小吏亦
無敢自專、公道久湮、人心鬱憤之、至是給事中梁夢龍
等劾之、
上令致仕。

四月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按麟南京廣洋衛人、後居湖之長興、先知紹興府、以忤
劉瑾除名、瑾誅、起知西安、以謙職造忤貴致仕、在長興
三十年、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
就詢其長者、自守介然、不爲矯飭。

萬壽宮災。

[illegible]
初聖躬清虛、謁禱攝疾、疾時作、因爲新天永命
祈異疾錫民、請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移幸
西苑、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宿五六員入直禱
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修
玄不宜近宮闈、乃命詔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
建、取用于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
廠原備木料、與夫西苑舊存木石、稍新改用、故原無坐派
于各省派辦于民間、其于夫力、則以撥揀軍夫充之、時
加犒賞、又能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饑、是以中
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且易、皆匠師徐杲主審調度、
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將作輸足以省
財、陞歷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是時國家物力尚富今不及遠矣

虜犯延綏。

時虜患孔熾、而軍餉日繁、內帑出給額數諸邊、至辛亥
庚戌後、以供餉道充仕秉、是歲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
例備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
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昌
平十六萬三千兩、并遼東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昌平、通
[illegible]二十萬赴薊州、抵年例之數、蓋浩繁極矣、而

辰是

太府精明撫作而斷疼之風不扶正綸并當為之賊也

（務要用平二領年例例然道歲但防秋例用二十二萬有六千丁是戶科都給事中鄭萬言奏共三十六年邊餉客要只入九萬兩平只三五萬消兵總兵三是多邊役用之數多寡無定兵有限于前遼總督諸首今定較數或之不亦為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定數上從部議令諭同總督）

命修撰唐汝揖充　裕王府講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霾陳言五事（一禁斯路以絕倖倖謂今行取科道用銀五百兩入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有司條常入覲多方科斂以充苞苴此皆干和致變之由痛宜禁革二簡督府以鎮邊鎮大保邊鎮之患皆由督撫官職任不久功罪不核賦寮不明糧餉不充宜反此四者而後可以守邊三省工役以寬民與濟四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恤營軍以晉國賦　從之）

六月詔賞歸附夷人衣幣有差（先是宣府邊外達夷史大史二等為黃台吉以虜遁歸附用為嚮導內訌永寧龍門關頓被其害然黃台吉暹虜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為所逼史夷恨之求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令殺虜徵信史夷尤弟乃斬台吉頭目恩克等十餘級來獻詔賞示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鄢懋卿五罪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懋卿疏辯令供職如初（詔下）○御田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告太廟百官表賀

九月詔戒諭[illegible]王（先是太原知府于推一在位濫已任布帥財受民歲飢設法賑濟全活以數千計[illegible]處虜入雁門總兵王懷邦并梟斬入沒軍士搶掠于市皆一一歸併論奏罪狀外及懷邦以失事被劾歸狀一一問狀[illegible]請罪當衣懲熱都御史孟淮時奏免防秋民北書故其道以詳虜入懷邦以是快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之俱死淮乃浴惟一令寬懷邦罪推一既之盜墮淮大恚以多詔催一亦原士民如失怙恃于是皆王上言推一在鄭得民心請留之上不悅以淮前王母得妄有干瀆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官以聞）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典應天鄉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正月楊博言薊鎮宣大逼臨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為方春播種之資許之○左都御史潘恩陳時弊四條允行（一言通來貲錢獲者率羨餘之利理財名者猶出入之數剝殷富離商旅差遣分會則騷擾軍民諸司私家率用小票取物下市巡城御史乘轎多役官夫設酒作樂下耳閉目見珠失官常乞敕兩京都察院嚴禁二言通來御史推急薄書期會與承迎趨走故貪吏日縱今後諸司治行不時奏聞不者同罪以不職論三言御史巡歷但億績通之責勤至百數其或公交保舉謝儀私索地方土物今後供過自奉毋厚私交仍禁樂宇令常例一切羨餘紙贖悉歸公帑四言有司任情出入鍛鍊成獄假積穀之附託兵費之名多則罰金數百少亦論穀數十北追營產有同沒籍今後宜生應得之條毋加一切之罰　上命務實舉行）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按是科有李材周寀許孚遠徐用檢萬廷言皆以理學為時所推馬文煒巡撫江右麻什裁汰有年位太宰清正有守朱梓孝建學不假當吏六見恩得文照儀概好義有節俠風而首甲申時行以得宗有丁皆致）

五月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黠狡不法　詔嵩致仕歸世蕃即訊坐煙瘴充軍鵠龍文等戍邊年錮于獄應龍超遷通政參議

六月知縣海瑞霍與瑕落職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焰甚盛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迎伏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節不屈懋[illegible]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〇重錄永樂大典分類[illegible]載以便考訂爲卷三萬有奇　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燬至是命繕副本

九月三殿工成〇科臣何烇條五事（一曰寬民力二曰禁號夫三曰重科案四曰正士習五曰禁奢靡）

景王薨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嘗賚行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準通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〇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師訊削籍

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崔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樹先是　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　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許之

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已而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樂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衛僞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illegible][illegible]火作舉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入忽開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參政王凤霆繼妻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走平海衛覓船泛海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

二月昌平自罹庚戌虜變停派寄養馬疋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衛民困宜永停派

參政

老成人[illegible]
[illegible]不小

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以嚴訥爲吏部尚書。○詔修鳳陽祖陵。

四月，詔重修興都志。○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是役也，繼光前一日至，賊與顯及大戰，對壘月[illegible]久，頗弛，謂繼光遠來疲，困不爲備。繼光即以是夜部勒諸士卒，[illegible]鳴蓐食，[illegible]歷賊營縱攻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殲之無遺類，此爲閩中戰功第一。）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圮，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爲邊儲郎所仵，以巡撫吉澄薦，命爲總兵。照涅盡忠報國于背，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賚有加。○虜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趣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卻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擯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敕芳等同宜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十月，泉州守備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死之。

十一月，大學士徐階奏二事。（一曰尊主權，乃每見上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勘功委勘至經年，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字[illegible][illegible]隱，則潛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實稽行，貪戒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察以[illegible][illegible]是主[illegible]未尊也。一曰定國是，臣竊見士大夫以虛文巧飾爲[illegible][illegible]，而議者皆[illegible][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爲[illegible]力，而[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用爲[illegible][illegible]矣，[illegible]者[illegible]爲[illegible]體，而[illegible][illegible]者則[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容奸，庇[illegible]爲長厚，而[illegible]作者則謗以爲生事，甚至以[illegible]因爲過計，以恤民爲迂談，以詩[illegible]爲苛刻，以奉公爲循[illegible]解，是[illegible]是未定也。亦納之。）

[illegible]

尚[illegible]

不市

十二月，無雪。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正月，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分劄等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上深然之。

閏二月，廢伊王典楧爲庶人，國除。巡按顏鯨奏其陰蓄異謀，宜置重典。帝不忍，廢爲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乾牌，遂滅國。

三月，審熱法司宥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戍邊時沈束以繫錦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束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妾楚萬瑞欲歸養舅，則夫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夫送父終年，仍趨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不聽。

四月，大雪，祈得雨，表賀。

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帝問太倉粟儲積計部對曰出入僅足相當頃因米賤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之法徵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時可裕倉儲　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國計當裕

九月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經久善後六事（一議將言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戚繼光令其左右支吾因循當戚繼光雖才勇力有不能乃也乞行撫按官隨宜樂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以充之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言許撫臣各原州縣民壯團練之卒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家兵之費集之合肯分爲二營設練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三議食言者疾未起蓋職未隔而一旦督促數年之逋是賦之盜也請已徵者量留地方未徵者姑免追賠四免海禁五請立縣治六是有司內推海崇設縣治行撫按再議餘俱允行）

虜大入寇三衛素與虜通朶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爲桀驁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父子三人輪繫薊獄以爲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却回之虜果窺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附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惶恐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論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殺于是薊州折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嶺義爲虜所圍盡沒于虜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

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部卽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藥死○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嚴訥言國初爲堅以典史舉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隸而歷布政使請略倣此意予雜流冗職拔超擢一二以稗盡治已而陞廣東同知王化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爲陝西按察司僉事廣州通判郡元善爲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爲雲南按察司僉事溆浦縣教諭李珙爲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爲肇慶府同知（按化東元善由舉人澤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後以特得士部尚書改吏部、被湖廣不送賄於嚴嵩者謫　以爲臺臣劾之、顧存謙門下有吉安上里長宗侍郎　嘉興王象坤學朵江西居元治兼閱防禁法若有古蹟　都御史福鐵溫、純肅、康持正飭紀、民於經濟、疏文淵閣有　先表尊居君　失了詩文、

亦有身非

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證。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遣配有差

四月、歲歉、詔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以十叛正
疾祥常通
炎之論相
今

五月、衡王厚𤍠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詔準辭二千石、敕賜褒諭〇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併鉛汞、命子玉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得通並于趙擴獻之、帝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遂詐

靈明

旨稱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使命司禮監鞫得詐傳狀、皆論斬、瘐斃于獄

八月、虜酋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將禾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獲之、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爲難、市舶一開、島夷蝟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〇陸光祖在選司、執法不撓、外內多欲中之、以不赦落職、士論惜之、

山西巡撫張揚言、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離瘴癘、乞宥過錄用、上怒、命錦衣繫京訊鞫〇奉安肅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于玉芝宮、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

正月、賑畿內饑民〇上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〇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長

爲貧之至

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諭撫按進取爲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爲聖躬計、二爲國家計。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天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己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本空虛、萬一役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

欺靡浮長

輕舉、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幸之議

昔人所不
以下至今
有之侯爲
上似是也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僇辱臣子、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臣循修齋僚醮、相率進香天樂、天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珠、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

不辭濟之敢言兩立[illegible]之疑[illegible]

下言者、夫玄脩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暨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

三月、詔開新河。

（時衡督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于呂孟等湖、以防潰決、即盛應期所開故道也。衡乃一意董於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期所鑿河形、再鑿而深廣之、行黙思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築堤之河口流泗、築馬家橋堤、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入城木閘二十、為壩十有二、為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二十里、已又鑿黄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貴滿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為支河入以備旱澇、蓄洩入月閘、河功成、賚糧運由境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河水通滿、堤岸坦平、無阻閘、于是舉議乃息。）

五月、帝久御西内、黒氣擾官、心疑之、諭内臣慎火。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作亂。

（時衛卒以米艱月糧、擁衆入府門、毆擊書吏、知府魯文茂廉得其為首者、執而鞫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嘗毆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曰、軍士玩法、至辱守臣、其令守備廠捕首惡、依律治之。）

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説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勘京城内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容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盗本為一途、恐投邪鼓衆、醸成大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儆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都致方外之士能合内養諸藥王金等、姜儆于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儆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　上雖修玄西内、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飲畏、無或干百司事者。　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即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敏、悉當其可、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爲藥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藥以強健陽力為主、性極燥熱、　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為。○命山沈東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徴六十萬、鄢懋卿以溢額為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尤長于司兵、沈機謀并出入意表、故臨試輒效、人服其識略之畧。）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内地六日、攻掏窖害畧盡、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參將崔世榮戰死。

（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若無警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間抵隙、得時徙至、蓋無時不入矣。　上淵居西内、加意九邊、每聞警、輒將佐嚴行戒備、請兵請餉、授前奏可焉、論之惟恐後期、然諸臣奮發則應大、所謂無策而責大總督江東之言曰、以庚戌以受講至經略無憂藏家有為修邊之）

（說者宜虜來自開平，西至洪馬村，大同東自新平，西至丁寧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紫荊，其來寨也，其三千里。及虜流掠南下，自臨結草之計，有為築堡之說者，從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是列堡作邊，溝川原然，虜一至入，望風瓦解，村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為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宜無足恃，能為自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為功，不以守幸為罪，而不及被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卒，務奔于遠，凡此之計，已日見其困矣。薊遼總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種種節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衣糧之不繼，是致逃亡，提兵者弱行乏，此主兵不振之故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三鎮其率之而來者，羸馬疲械，空手無能，分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故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類多欠缺，安家無銀，司兵者每照照懸樹，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故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匱僅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挑築沙土之搬和，終歲勤苦，不獲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故也。近年議計撫夷之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一，夷欲不遂，則戕害，故軍隱藏，虜誑邊將為所要脅，乃至過軍挾柴，行歛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裕之故也。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勸有賞，懲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居缺糧，工役無時，懸鶉裸體，手持敝器，此其近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故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狡虜襲虛，遂議每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一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貲費漸竭，費不充馬，匹不蕃，貝戟更苦，此久戍疲勞之故也。合此二蔽觀之，籌邊之無策可以見其大略，而債帥掊克，功罪混淆，不與焉。選又條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募兵多逃，所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根易不充，借小費而悞大計，部覆謂管伍逃缺則食宜贏餘，何通更稱不足，蓋至是而無策甚矣。）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啓請裕王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訃音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宜即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傷。諸凡袝葬，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即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即皇帝位。○詔釋海瑞獄。　上素聞其剛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世廟有不世之奇謨六，無就之偉烈四，而又有廣世之術行五。正世及之大統，徵西部之大禮，然翔主廟祀，釐崇圖肅典，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陋，釐正諸儒，嚴典德之選，六奇謨也。革藩鎮之諸閹，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供之乘用，四偉烈也。止嬪御之殉，內無女寵，放鳥獸之豢，外無禽荒，不以親貴而廢刑誅，不以令甲而拘除授，不以攝生而廢化幾，五術行也。）

（支夫綸曰：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寧淵默，直揆息幾精一之覺，其為治也，務以敬天法祖，知人安民為務。而御將必嚴，去奸必果，即勳貴外戚，翦然一作，三尺是繩，躬纂羅尚玄修，而趨厭畢照，幽隱畢察，無一事不經睿思。其宰揆大臣，或有予竊，但揣摩窺測，秉閒從臾云爾，匪敢任意弛張，擅作威福也。自西漢後，創守諸君，孰敢望其後塵哉。吳瑞登曰：史臣曰：世宗神功盛德，不可縷指，大要以嚴馭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為師，以法作為輔，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飭邊防，其于稽古考文之事，尤為謹備，而皆發之孝思，本之報一，故功成制定，萬世永賴大業，繩之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遜恭以皇歎后如一日。每遇時節，思成臣竊，竊容慘怛，享獻精虔，無不泣下。光晚年猶不御殿，而批決萬幾，間出宸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亦足一部艾備尤深，真不世出之主矣。）

皇明從信録卷之三十三

秀水沈國元訂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冊陳氏爲　皇后、李氏爲貴妃○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橓、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用、劉怡、沈束、顧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何惟柏、趙錦、張璽

高、黃正色、方新、張檟、裘儒、申價、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應復職贈蔭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若楊最、王思、薛宗鎧、何光裕、張紹、張原、浦鋐、曾翀、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瘐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璣、豐熙、楊愼、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佩、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充、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翱、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章綸、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遭罪止罷職、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䘏錄、俱從之○大學士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上嘉納之○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刑部侍郎鄢懋卿戍邊○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盡撤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吏科給事胡應嘉疏　太祖之制、躬臨聽納、列聖相仍罔替、

英宗以沖年未能面決、輔臣楊榮輩、創早朝奏事例定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遂沿爲故事、惟　孝宗接見廷訪治道、斯隆今章奏僅憑札旨、上下竟爾睽違、左右擅

權、百弊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　上大怒、謫民、尋詔補外○上孝慈皇后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　皇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一千石○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　先帝爲詞乎、　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皇太子　上諭皇子尚幼、先賜名而後冊立○初胡應嘉在　先朝論學士高拱、而庇鄉里、拱頗銜之、及吏部考察

胡應嘉劾尚書楊博以私憤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亦上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擬旨黜之于是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語侵拱謂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應嘉遠甚若黜應嘉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乃改擬應嘉調用〇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謚莊簡江俊爲少保謚文莊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珤爲少保昔謚文隱今改文介〇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誥

命

二月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謚端簡〇革大工冒濫諸臣時徐杲等以匠役冒躐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　上心惡之至是又以內官監李芳言之乃下吏部議革一時冗員少汰

三月內官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妄增祇候皂隸從之著爲令〇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　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未安　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舉之　聖慮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遞遷若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勅廷臣議以光　先帝至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以曼飲發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按治以同郡士朱德懋性鯁直每師事之懋于京邸謂曰君位列諫垣獻皇以臣子僭君今上以亮陰踐祚廟祀君身所係矣不可以言與治默然良久卿令代草疏上竟不報）

葬肅皇帝于永陵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〇修　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

五月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蔽國併劾李春芳學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交章劾康爲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休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詔降康二級補外〇尚書高儀等疏言　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悃　皇上御門係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體不洽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而議納之

六月、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謚肅敏、梁材謚端肅、胥銑謚忠愍、楊守謙謚恪愍、商大節謚端愍、孫繼魯謚清愍、林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尾爲國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忬冤、詔復忬原職。○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德業、語多剌時。　上怒、落級外補。○傳諭　聖駕十二日幸藩邸、高儀以趣幸無名、恐開逸游之端、疏請停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成繼

光宜使專練遼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南、嘗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乃召才還京。○上幸太學、賜講臣賞鈔錠有差。○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皿字號、

說開展全
號爲太及
包覽多李

太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遂典試王希烈、孫鋌、道毆之。祭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奏論諸生、互有異同、喧譟難辨。詔刑部尚書孫植鞫之、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令同者坐戍。後復編號如初。　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

汴沐

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鎮外、即虜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　上乃止。○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空生留心
無因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師府金幾何、以給軍國足備幾年。部覆言京師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遊軍百萬悉無所需。　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罷提督團營內使。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請勿遣內臣、輕變　先帝之法、從之

十月、虜寇薊州、殺參將吳昴。○黃台吉寇偏頭關。　上怒、命逮緊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參田世威等訊治、命閣部與文武臣察酌禦虜策、以聞。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

南北地勢、條陳上中下流三患、請爲未然之防、令諸臣熟計以聞。○本兵楊博上邊議（略曰、往胡騎薊分道遼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爲昌平保定三鎮有墻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爲上策。宜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墻可守、鄉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即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備邊防、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起大昌平四海邊至道入遂武嶺、背賊從所由、宜統重兵截南山、以衛陵寢宮門、緊獨保頭、均山西門戶、雁寧外爲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宜益兵數邊以止令各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倒馬諸關、宜天險嚴以宣大必須虜南寬洪薊然後乘浮而守、入固其與虜之。令先年總兵梁震海固虜入能拒令助兵持策虜與之令用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鎮濱海彝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狹收發、惟墾荒豐積、足以稱備矣。）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逮原任宣大總督楊順于獄

棒撇

同一死耳

劣激有辨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上疏請誅嚴嵩謫保安州爲民嵩父子深銜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適虜犯大同順妄殺被俘者冒報首功鍊爲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鬼多少見頭顱之句順怨之遂與巡按路楷誣以交通妖賊竟坐鍊死後嚴氏敗鍊子以遺部獲鄉至是吏科給事中陳瓚追論佞臣賊梁及逆楷縱七下兩路楷共殺鍊鍊子襄亦爲文訟冤逆命建順及楷勘治坐交結近侍律斬、）

十一月詔贈先朝員外中良給事中張選常泰清紀郎周鉄惟少卿馬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故多撓之者郵典遂不行

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削爵錮高墻至是復國歲加四百石○詔賜侍郎何瑭諡文定傅瀏朱廷立俱追奪原職、

（王邦瑞每聞朝政缺失即中夜籌畫具奏如議立獻皇世廟諫止究於邈讓諫謹論矣至是言何瑭理學純臣夏言曾鉄究抑宜雪且以假媒之罪歸之傅瀏朱廷立朝廷立追故職慰忠寃誅奸黨時論快之）

戊辰　隆慶二年

正月享　太廟

全以至情

實理相感

動故從之

易易

（先是　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攝官請　上親祭不允于是太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四時首禮　皇上必躬奉祼將而後爲孝爲敬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儀有數其禮不繁夫以　宗廟之重雖勞止不當避况非其勞者乎請　聖上親詣　太廟行禮從之）

詔停正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以趙貞吉爲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爲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燫代一日　上手詔諭輔臣謂燫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太監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鹽三萬斤允之○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廠牧地十三頃司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入本司而裁其冗員太監孟冲爭之　上從冲言○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于內廷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矣罪機房情呼吸立變而繫至逾期臣願不時進覽日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而謫外陸鳳儀偶遺　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讒譖頃緣近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謀以欺援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上怒命廷杖削籍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朝閣吏戒勿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披蔽星脇人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披以出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

芳不不可

野

友也二字

咯略去少

（史夫論曰自市道交興而下穽石溺先伏者遍天下矣然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

三王牌發丁袁文榮、沈明臣、丁州宗憲、朱察卿、于楚文華、羅得失、丘異、麥皆誠心爲贊。不狀死友者、

用其人功典師保量仁可不容自者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張居正、張四維各疏請勑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操持公正通詩書諳大體者居　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爲親賢成德之助從之。○上謁陵、

三月冊立　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金○○天○以○）先生良苦　弼贊輔臣頓首謝曰願　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　睿音清朗聽者悚悅○殿試進士賜羅萬貫等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如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皆以正直忤權奸張居正、後事平、旋登台輔、王家屏爲內閣、有介直聲、孫孔教、余懋學、沈思孝、陳棨、皆忤居正、爲時名臣、徐大任、劉應麟、康介徵、庭顏、渠才、皆退無官、而李維楨、劉紹恤、方沆、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爲士林所重、狀元羅萬貫尊行大雅、至宗伯、而閣臣衆于嫉、故內閣以勤于也、二世殿禁人告變之、）

尚書馬森言　祖宗時御扎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

易道陽文變爲陰道陽乃反是女化陰之際然以所謂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爲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爲夫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禦虜策、

（綸言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兵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眾攻我一面、眾寡強弱、遂不相謀、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爲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一曰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顧虜人動十餘萬、而吾即以車戰、不過三萬耳、此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籍之兵異、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強弱、餘廩豐給、役恒僕、至召募之兵、非強壯不選、既無素養之恩、及有疾病、又無歸老之計、非稍役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而司農告匱、一難也、二曰燕趙之士雖多懦、撫盾備胡以米粮義盡矣、非募吳越卒萬二千人、練教之事必無成、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恃、以至與縱、先不可信也、向能任之專、黃二寨也、燕趙之人素驍驃、見軍法不無大驕、且去京師甚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不廢、功且色患、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或而勝之、虜不再被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誠易生、不能致力、再戰東至、四難也、臣愚思之、不如姑發薊鎮見兵、詳求精青之擣、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得兵三萬人、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各加訓練、專備禦戰、仍付原鐵、先以曾理練兵官之職、劉秦秋兩防、三營之兵各、兼臣與兵一隊、先任來督、各貫增以戰、選之遣外、高秦上策、一萬一卒將遣入、亦順少違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救乘怯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虜、負事不應、此取設功、苟圖塞負、眾爲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爲衛銃手加時習、非選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上從之、）

居將之際人所難言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上曰、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耶、乃復言　皇后乃　先帝選擇以遺　陛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脫簪待巷之規使　聖后抑鬱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暌違而暢者乎、　上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

海寧人董沂妻虞氏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沂卒痛絕欲死以殉家中防護父毋欲奪志女不聽吟菊竹二詩以見志刻夫像敬事之五十餘年人多其節

五十年如一日貞為難耳

○科臣張齊劾徐階　上以先帝修玄保斧聖躬壽膺為欽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已而楊博等復疏劾齊隨致仕朝廷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乞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交通商銀十餘萬引例滿戍監候追贓發遣

論曰徐階當國之時輔佐　世宗英明一歸前相嚴嵩姦兇遍絕中外奔競鐵私仕階復清紀綱復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如深原其枉直委曲之誠無虞過論可也然其贊言拜醮難與王旦受金珠隱天書之譏不知終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引咎不辭者也安見營求相者便當以無據請成虞之也階本不欲奏保而亦不欲已其言恐貽部院之諸公乃飛疏甚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諛報復之跡則夫朝廷朋黨之疑理勢所必然也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入　上嘉其忠懇命部院勘議以聞

吳瑞登曰臣讀居正一疏仰見前之慕何以加焉然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機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已形故觀其貨久而難保聽其所為等韃商載商鞅先之以帝王後之以伯術而亦正所謂不帝王者商鞅之為公家而熟思居正為私室而想見為公家者且出於無所為者哀以狗矣況為私室者遽得以善後乎君子是以知其疏不足以盡人也

九月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允之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綠玉青金等項尚書高耀與侍郎劉收買兌進後人言劉買至珠商人買送戶部估價索值市價十倍不取劉耀延去大壽耀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體乾亦補尚書乾兀用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乃復持不可奏上疏論之請停取買疏入又奏請以其史錄進以令奉本及請體乾仍令齋上忠者並謂其史劃代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齋諸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閒住去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上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無禮第錮之

十二月廢遼王

己巳　隆慶三年

正月御史部永劾罷尚書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為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駱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多亦

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勢山谷狹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 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使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高儀疏請東宮出閣講學得旨待十二齡來說

二月司禮監滕祥請汰匠役 上命祥查之裁二千四百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兵霍冀以科臣言大閱在即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將之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參佐三十二營四百余員千把提皆待 皇上別白以彰勸沮孰敢自便其私 上命寰策勵自効○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 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 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易字以通下情而進藎言三曰戒嗜好節色症

（關係時政之大者）

現最易溺人小人皆之因寵人主因之喪邦四曰發綸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傷厲五曰習奏事請遵祖制設寶座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禀方近來旨多外盤皆云不經府思不出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慎傳奉昨泰和山東俱日間六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銑胡青殺楊允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聞

駙馬鄔景和卒（景和尚永福長公主性悍驁妬文嘉靖九年侍衛千入年薨再尚永天二十四年奉敕勘問楚欸情二十八年掌宗人府事三十三年召入直齋以長賀聖蔭許貢奪職爲民隆慶改元詔復原祿仍錫誥至是卒于官當其爲民居崑山十餘年校獎倍然始用時爲上外秘宗枚事多見採納）

三月上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

四月命大臣分督屯田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 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獸擺駕傳造監獄玉盆之類使承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淮揚徐大水奏

大意

長官確議更議許審

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贓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贓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二萬石以賑之○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竊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蚤爲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昔　高皇帝衆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爲國家屏翰此謂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親郡室集紛親之近府察無內當之附此又一非也削是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數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餐四十而未婚數歲而不空強者劫奪于通衢弱者投入于與息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玉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即盡歲供之輸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寧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制不敢議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後減罰茶鹽等用米復相等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不能給而于代[illegible]

[illegible]事勢窮[illegible]可不變而通乎故臣等擬五事上請[illegible]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illegible]

有治本之實

用人理財二者皆國下手許論不可不專部面商議者

（宗貧窘棄者[illegible]議論革恐不孰生自今以後[illegible]各宜預爲救詳議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但給之議查得宗室婚禮例該本部覆議方許成婚今各府報婚最多莫若從各宗自行具名其婚之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遞下禮部）禮部殷士儋乞類查擅婚濫妾子女照例請名略曰宗室名封國家重典王奏到部例當核其父之爵職及母之婚配來歷部即枚對玉冊或係嫡妾先年私擅成婚或係濫母先婚而後娶嫡或係成婚未幾而即得生子或係已過多子而違例復收或係所開娶妻年月之期反在生子年月之後或係遮飾于即今次子奏請之際而不能掩其私生子女私擅之迹凡若此類參詳情弊均之條例所禁婚子女及濫妾子女者也止許請名不許請封乞行奏擬其各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給與口糧不得妄覬從之○大學士殷士儋曰伏望　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羣言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聞雖條對叢委封章山積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闕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周必宜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萬弊浮冗當革無問宮府織錦並許清查釐正更召輔臣而

賜爵諸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止太和香稅即獲譴訶是大臣所陳未嘗欲天聽尚何以多言為哉報聞

六月陞海瑞為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巡撫應天等處○總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困（疏曰陛下念濱河之民重罹水災特下河臣之令更發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然閭閻宿苦之狀宮禁遼遠有不盡見聞者臣謹條民十二困一則曰水決堤潰二曰運河築堤三曰黃河張秋[illegible]堤五曰[illegible]遶河六曰黃河捲埽七曰茶城撈淺八曰開水衝堤九曰風雨異常十曰海潮塞道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驛站漂沒陰阻報難備載之矣陛下惠然省覽卸大官之貽於民者以恤民之資在必有物然爾之費且令有司可慮者五東南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溢禾木不登饑饉難知從頭人命北京倉可慮一也邊鎮[illegible]其水衝漕壤璧傾頹何恃以守此房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皆旱饑荒雨既久饑者不完[illegible]卒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徼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產鹽之場鹹泥盡衝圍竈俱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願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困召公卿精衙與共計之求其所以消弭變異者無為文具上以圖留覽下其章于所司）

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疏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羣疑疏奏上奪俸二月（吳瑞登曰石州之陷罪由明世威寶之失律非陛下不告以法司論之今以特旨減死[illegible]必其顛臨敵形而來為分解故急有此旨然而法司一經論劾皆何近重罪而朝廷賞罰無章矣張鹵之疏正[illegible]此疏詞內較之亦遠矣哉。）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祿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為地邦瑞遂宣言邦寧夤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于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日請命宜追奪疏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憾植者科臣王禎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植生平峻潔[illegible]有[illegible]其勘徐氏獄各司俱坐曹中袞然乃以非罪去士論冤不[illegible]父孫[illegible]議士正德已為典化今有奇政書以大木傳[illegible]當道不[illegible]請自以為奏請減徵之半[illegible]民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其教[illegible]廟[illegible]淮[illegible]縣以同知[illegible]守於[illegible]民頓安[illegible]泰[illegible]張之凡[illegible]三萬餘人[illegible]至今思之[illegible]上請[illegible]馬屯[illegible]令[illegible]資近役奪民田[illegible]其以[illegible]以不能[illegible]乃命[illegible]會以[illegible]貴成中使之產[illegible]輸公[illegible]以兵為[illegible]大同雲中所至以[illegible]嚴直諫持身韙行並方古人）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以為曠典○禮部尚書高儀四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廷杖下詔獄（略云[illegible]故百姓[illegible]中京之[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動[illegible]而[illegible]仁[illegible]哀[illegible]形[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究劉[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哀）

（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于女[illegible]、月猶食于元春正旦、[illegible]叫淫[illegible]之秋。　皇上以[illegible]宵[illegible]之日也、諒陛已三朞矣、[illegible]召一大臣質一[illegible]當宮觀一[illegible]士予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盡納諫之功、[illegible]善從[illegible][illegible]之規、日觀絕疇咨之益、回諸[illegible]怨內批、突除[illegible]諫[illegible]府輒卑阻擾、崖在[illegible]門宇、不可改造、其手擬王爵、日[illegible]天寬、風行勢[illegible][illegible]術[illegible]成命、使台[illegible]其負、九卿拱手、元良協衛于[illegible]立有職[illegible]首而有命、[illegible][illegible]來月巴[illegible]至前事不遠、怨豈在明、疏入、命廷狀下部[illegible]。）

庚午（隆慶四年）

正月、陳以勤疏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歸、但風以落邸舊臣、不忍苟去。謹條六事以補衰闕、一曰慎擢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贓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驛、傳夫廩如例。

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今　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　先帝厲精之政、而羣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其邸錄召用、亦多偏私、如唐樞以建言削籍、迄擯不錄、及諸未錄者、悉查劄以行。○原任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謚恭肅、賜祭葬如例。（鈞、進賢縣人、嘗嚴察正、常劾奏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嚴嵩、嵩深大忌、居官四十年、始終一節。）

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從儉上言、廣西蠹民惟獞、而所畏惟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時出沒、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狼兵也。頃歲減狼兵、買募兵、已復盡革狼募二兵、而用浙閩兵、捕鼠者易猫以犬、然臣嘗講求防禦之法、宜莫如調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以得地為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覬覦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各給以行糧、資以鄉導、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道諜購求、并勦勿赦、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種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為寇未與犯城後能供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榜、分別之、要使衆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別立土官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之例、授以巡檢職銜、令其以夾[illegible][illegible]屬之桂林府官轄、則今日之獞寇、即他日之狼兵、納糧[illegible]調、與編民無異、古田永無患矣。　上采行之。○高拱請儲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illegible]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講習本兵政務、或欲速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illegible]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追其出入中外、閱歷使深、次第推補、書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自兵部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久官于此、而又立陞擢、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則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又以

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頻年受苦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未妨再使其精神鼓舞而不疲智慮長裕而不竭以勸承事為清必矣且臣子馳驅上念其苦而君父體念下知其為臣忘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奏入　上褒嘉並如議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熱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為民芳等充南京淨軍

五月戶科李已陳吾德陳節用疏因劾崔敏等故傳買金珠科擾紛紜　上怒杖已百繫獄吾德削籍○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忿于俺酋挾其妻關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竪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各為扶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為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訴啓俺酋亦悔且念乃以兵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懼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囓臂盟世服屬無貳矣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執叛人趙全等獻闕下誅之封俺酋為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衆亦十萬騎強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誘之從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表台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稱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隳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為率比內地

乎何異

爲佚

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略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賈三近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宂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舉人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illegible]

而斲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舉人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七月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播惡流毒宜追戮炳尸逮治其子繹姪緒藉其家得旨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爲民貲産如數籍入

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已內犯張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爲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翕然謂　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王萬世遵守莫嚴于君命縉熿以傍王從父側不得繼襲陳洪等私入其賄力主之部議終不能奪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其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　上曰卿等議當其即行之于是左右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

辛未（隆慶五年）

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　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

三月殿試進士賜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　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攷事因革人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察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纘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　先朝盛事　詔留覽○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啗虜間以遺京近邊卒餓瘠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

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古田獞號之最古者韋銀豹扶其五子四出擄掠與肖貴朝猛據鳳凰潮水二巢險固不可攻到是正茂與迁講調恩明等處土兵及漳兵六十萬令大兵號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斬首獲逋萬計上嘉之至首功乃有是命然是時銀豹實未死匿以竊谿陰令其黨詭首已者斬首以獻其後僉事余枝蹤跡之獲豹兒銀光生致之麾下至六月正茂具疏引罪械銀豹赴對下得旨正法并斬其孫扶種于西市傳警夷兇令焉）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賜馳驛遣行人齎詔護行仍月給廩羲輿夫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系將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㴑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兌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連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遽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上尊號窺竊　聖容微減于前矣夫　皇上　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愛君之大者）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斷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壬申　隆慶六年

正月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上疾有瘳○應天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里遼曠崇山大江盗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周闊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鈐束之乎乞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遥制者報可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

四月浙江黑青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水雹隨之

五月南面熱瘡作化爲潰。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爲世不忘。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翼日，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吳瑞登曰：史臣曰：先朝法令嚴密，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黜不經之說，罷無用之作，斥非禁之近，絕無名之戲。至如刑節謹度，好生戒殺，宵食勞臆，而其及即位閑以滑吏在左右，諸韶光祿宵興。上日若前朝光祿之日設一缽以潤內膳，否不恐也哉。時游娛行幸，諸光祿興將心先期以請候。上首爲豐約寄哉，取至約者。尖者光祿萬歲其煎給如此。雖衰怒言宮，然責讓後宮，釋遣之計。心邊事，爭形亡意，沙漠之表慕義來王，嘗明憑林之戴，撫頸就務，即史臻吹嗟語業，愁首北闕，未足論其烈也。至若宗社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須。先皇武之教，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享國未久，而睨瑰次遠咲。哎大綸打帝寬洪恭儉，從諫弗咈。後李芳不點，高拱外火，而不求于藤祥諸奄之推，例遂之孝文何以加焉。

詔首輔張居正卜視大行皇帝陵，得大峪嶺，吉識者以爲乾坤奠隅，風雨呵護，足綿皇家萬年無疆之緒。上兩宮尊號，陳太后曰仁聖皇太后，李太后曰慈聖皇太后。

不允輔臣

上御平臺，召首輔張居正至座前，曰：先生爲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以國家事重，只在閣調理。慰勞備至，賜銀幣。上疏謝曰：竊惟祖宗朝盛事。先帝臨御六年，淵穆聽政，屢經羣臣奏復，俱未蒙賜允。天下臣民仰望此舉，殆非一日。我皇上甫登寶位，方在妙齡，即慨然發自淵衷，修明曠典，此誠上下交泰之朝，宗社萬年之福也。仍望皇上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天下幸甚。

勅備胡

輔臣張居正請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以謹備胡騎。國有大故，恐啓戎心也。

戒羣臣

戒諭文武羣臣，勅曰：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匪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幼冲，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缺昧，共底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猜鬩隙竇，巧爲獵取之媒，鼓煽朋儕，公事挾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謂讒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讎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成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鋤鉏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

其太甚。薄示戒懲、俾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滌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翕訿以亂政、任勳舊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鑒物、毋任情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綿祿蔭于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爲必可欺、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　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

輔臣張居正請

上御　日講三日一出　視朝勿以寒暑小故暫罷疏曰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古今第一要務臣親受　先帝顧託追惟　憑几之言亦惓惓以講學親賢爲囑用敢昧上請今一應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值秋涼簡編可近伏望皇上亟賜舉行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查得弘治十八年大學士劉健議以　孝宗皇帝山陵甫畢題請先行日講次開經筵今　先帝梓宮在殯服色不便比及　山陵事竣時已迫冬　殿庭高曠亦難　臨御合照弘治十八年例勅下禮部于八月中旬擇日先行　日講容臣等恭酌累朝事宜定擬簡便儀注及講讀人員恭請　聖裁其　經筵會講俟明春首舉行庶　聖德日益　聖治日隆而臣等犬馬圖報之忱亦可少効于萬一矣

又請酌定　朝講日期疏曰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規保護　聖躬尤臣子愛君之悃。今開講期近臣等伏念皇上每日　視朝朝後又講似于　聖體太勞恐非節宣之道若論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則　視朝又不如勤學之爲寔務也伏乞皇上定以三六九日　視朝其餘日俱　御　文華殿講讀非大寒大暑不輟講習之功凡　視朝之日即免講讀之日即免　朝庶　聖體不致太勞而　聖德亦爲有益矣

聖諭曰朕方在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寔未安。今後除大禮大節并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時宜召大臣諮

問外。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
參只御文華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辭人員遇免朝之日。
止于午門外行禮畢即各供職事。不必候補大祥之後還
照舊行禮、
日講儀注
一伏覩
皇上在　東宮講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
篇、今各于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
講官各隨即　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

皇上進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　御覽臣
等退在西廂房伺候、
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即召臣等至　御前將本中事情一
一明白敷奏、庶
皇上聰明日開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
皇上進字畢若
皇上欲再進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
皇上不進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
一近午初時　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寔

直解明白講畢各退、
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　講讀畢或　聖心于書義有疑乞即下問
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illegible]
一每月三六九　視朝之日暫免　講讀仍望
温習
皇上于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
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
皇上早膳畢出　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　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月若遇

風雨、傳　旨暫免、
山陵開成
山陵禮成、閣臣張居正奉慰疏曰、臣於十八日伏奉　欽
命、前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至即恭叩　玄
宮、見其精固完美、有同神造、寶城三面俱完工甚堅厚、
及周視山川形勢、結聚環抱、比之前日考卜之時、更覺佳
勝、誠天地之奧區、帝王之真宅也、十九日、辰時、奉遷　梓
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奉安于　獻殿、未時掩　玄宮、是
日又喜天氣晴爽、人物昭融、祇役臣工、無不欽忭。仰惟
我大行皇帝仁厚之德、貫徹宇宙、故得天人協佑、事事美
成、可以上慰

爲御書

給承纂修事宜

兩宮聖母永慕之誠仰成
皇上欽重大事之孝矣
上賜輔臣張居正、御書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筆法遒古、為世名寶。
閣臣張居正等上纂修事宜疏曰、切惟事必專任、乃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查得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開館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迄今六年、尚未脫藁、雖屢廑　先帝聖問、迄無成功、在總裁者恐催督之致嫌、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眾而相捱、竟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之俸、茫無一字之補、素餐曠職、實切兢惕、然揆厥所由、皆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之故也、蓋編纂之事、必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于副總裁官、顧兼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　經筵則有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條作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積效鮮著也、今　兩朝並纂、二館齊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程限、則因循推挨、其弊愈甚、擬合責令原副總裁官學士諸大綬王希烈、則專管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諭德申時行王錫爵、則專管纂修　穆宗莊皇帝實錄、仍令兩臣刻日竣事、併力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立為程限、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閣臣等即將纂完稿本　進呈一次、十月間又　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積累、然後成功可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討論、或侍講優閒、令其補湊、不必責以程限、各館纂修官務以職業為重。公家為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責成之日、分別敘錄、但以勤勞多寡為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亦得以逭曠職素飧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　國家用人之理、綜覈名實之道、實寓于斯也

誥勅體

閣臣張居正疏曰、竊照閣臣之職。專以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　制誥、若　制詞失體、以致輕褻　王言。則閣臣為不職矣、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敕敘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　賚被為榮、不必詳其閱歷、此　制體也、近年以來、詞語誇侈。多至數百十言、或本無實行、虛為讚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且往往不候　進呈文稿、輒已傳示、臣等方欲為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　誥敕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

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大學士張孚敬參論　制勑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漴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閣臣看詳，輒便進　呈，因奉旨提問。比時嘉靖初年，　詔勑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為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況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為釐正。伏乞

皇上念　朝廷體統之當尊，　國家典制之當守，　勑下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為　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狥情飾辭，以褻　制體。及文字未經　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　王言重，　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　帝鑑圖說，疏曰：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即亂。出于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富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鴆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己以觀，則得失之効昭然可睹矣。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光膺鴻寶，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効啓沃者，其道無由。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等，略倣伊尹之言，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邈，紀載未詳者，不敢纂錄。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九，從陽數；惡為陰，為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解，附于其後。分為二冊，以彝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意，僭名曰　帝鑑圖說。上

皇上廓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宴惡，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善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蓋猶異器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象于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于俚俗。雖

條目僅止百條、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略備矣。伏望皇上俯鑒愚忠、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為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從可媲于堯舜、治將垺于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才二、臣取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為模範者矣。奉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illegible]書留覽、還宜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

安置黔國公沐朝弼于南京。時遣錦衣衛　逮至京師、廷鞫之、擬笞備至。元輔張居正奏請念其先世勳勞、乞寬其罪、得減死安置。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秀水沈國元述

癸酉　萬曆元年

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　經筵。

御史鍾繼英上疏、罰俸半年、尋降謫。時正月十九日早、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章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輔臣張江陵擬票、　旨着東廠鞫問、且嘱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大臣既下廠、隨有一辛儒者、與[illegible]同處、供其飲食男女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自閣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上。而廠校緝騎、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博向江陵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心不懌。太僕卿李幼滋者、荊人也、方病注門籍、強起詣江陵曰、　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稱主使者、即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以自解。江陵備說以對。刑科衆給諫相議具疏、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江陵慮大臣泄其情、力阻之。疏候五日不得上。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敢甚罪之、乃票旨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謫。咸稱衆口、聘令錦衣朱希孝

刑義士

等會訊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眾皆駭懼倅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　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移時乃會問故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孝等懼事潰遂罷審而高老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啞不能言遂處斬訖自是臺官憚江陵威望亦竟無敢有申言者（出紀錄）

嶺東平

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囊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故伍端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蠶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回紇冒頓至　皇考時藍一清賴元爵益爲梟傑而曾廷鳳江濮王聚蕭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藪所從來遠矣時督撫殷石汀以嶺東故多盜往歲當事雖承兵首事然徒脅寇略取所獲一二以奏報虛往虛返即名殺賊耳恐不大舉將爲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自非望風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得言撫于是大誓文武將吏進搗

情形已見故力主撫

綜覈

共巢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陸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　捷聞賞賚有差（出通紀）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嘗　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曰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翫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即所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紀籍與爲期約而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　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　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　報可（出太岳文集）

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靉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迎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役學顏跪請聽市寬奠永奠諸東夷惟易米布豬鹽無馬匹他違禁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即以市稅量充撫賞之費　詔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出三大征考）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鑿字號結筏而下至蕪湖第

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部又來爭商人甚以爲苦剔臣者沉江示儆其去没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没中有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以楠用木龍床殿上人見撫甚偉面有黑痕宛然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叩首曰楠已明矣惟大王生死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尚可延令一人負之而出俄頃抵岸則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既登岸一無所見（出小說）

紀蠻平

甲戌萬曆二年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笮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至　純皇帝時程尚書李襄城至頓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箐益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蠻人屯聚其中出没爲寇殺掠我人民萬數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告急江陵以曾確菴請于　上詔令往討之曾有偉略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敢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言官有以闗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江陵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闗事　遠治之于是言者噤始解而顯竟奮不顧身受曾方略以平蠻自効凡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馘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遂

講章

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温故而後知新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　進講章重復删定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進呈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仰窺　聖學精微之奥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

獎廉

白燕嘉蓮

[illegible]

遼東大捷

[illegible]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鑛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皋、余孟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後以名位著者、李化龍及李三才、孫鑛、李誌、

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等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　會極門。面加獎賞、仍詔禮部具筵儀注進　覽。

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　進獻、聖以　獻

聖母太后。甚爲嘉悅、

皇考實錄成、纂修史官申時行、王錫爵、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答已得款、而獨已土蠻連把支諸封、不許、故驕踞恥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遼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鎮彝、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甚備、虜入犯、輒大創去、乃科建州屬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搗杲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　聞、

進御屏

御筆改字

[illegible]

論功行賞有差、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　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分列上公而下、都太守而上、文武群臣姓名、

上命設于　文華殿後价。覽。

申文定公爲史官時、有徐修見文起作、　御筆改魔字。攷其文作于丙辰歲、已十九載、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聞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

上覽、而書遂洒筆而公亦以此受　眷、且大拜矣、（出小品）

主事龔鍔奏爲其子方升補五代祖龔弘之蔭、張江陵

票　旨曰、罷、以後年遠親蔭的、皆不准補、此公節制亦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爲期、（出小品）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僖、會稽人、大臨貌不勝衣、而識沉守介。爲講官、諄諄以正心窒欲敬天法祖爲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汰留多得其當、持己貞與附失、而尤嚴于取予、卒之日、家無餘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戌進士、從子望齡、己丑會元、

時陶與諸同里世姻、諸自庶侍爲吏侍、元年卒、陶二年卒、其銜位贈官皆同、亦一奇也

紀史職

乙亥萬曆三年

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illegible]閣臣等議疏曰、國家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昔　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璁曰、朕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撰之名。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云、是紀錄之職、不自備官、廢之由、實在臣等。即如邇者纂修　世宗皇考實錄、臣等祗

事纂義、凡所編輯、不遑觀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檃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據采錄、又恐失真。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列我

皇上聰明天授、濬哲性成。　踐阼以來、[illegible]政[illegible]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illegible]、以章[illegible]代[illegible]美、誰法無極、臣等仰稱成憲、參酌[illegible]、[illegible]擬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

分任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　起居爲重。而宮禁邃嚴、流傳少實、堂廉遼隔、聽聞非眞、則何以據事直書、傳信審後。欲得日講官密邇　天顏、見聞眞的、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　便殿、即有　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纂錄　聖諭、詔勅、冊文等項、及內閣題稿。其　朝廷政事、凡于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管一曹、俱着在館供事、不許營求差假、致妨公務。

侍直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　常朝、記事官居文

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觀聽。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　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即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　祖制、除　陞殿側用史官侍班外、凡　常朝　御皇極門、則輪該日記注　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　午朝　御會極門、列于　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　言動。凡　郊祀、耕耤、　幸學、　大閱、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時　宣召及大臣　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　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從次其　經筵　日講、則講官即記注　起居、亦不必另

用侍班

纂修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內閣題稿并所藏　聖諭詔勑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　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月朔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楷帖格式但用當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凡例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　宣諭直書　天語　聖諭詔勑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憑信傳聞妄為褒貶

開館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為史臣編校之所密邇朝堂紀述為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謄錄人役隨同供事外一應閒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給

收藏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　國史古稱為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為七冊一冊為起居六冊為六曹事蹟仍于冊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謄錄

一議謄錄掌管照得史館紀錄所用謄錄典守官吏見今纂修　實錄即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謄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寫辦事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疏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啟閉館門常行供事滿月各照常送部撥補不給恩典

補修

一議補修記注伏睹　聖明踐祚之始即　召見輔臣于平臺二年之春　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　而賜獎諭通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　親臨銓選皆古帝王之盛節三年之間　鴻猷善政不可縷數茲者曠典修復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謄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　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錄其　詔勑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

科照月類抄一冊送內閣轉發　奏
聖旨都依擬行

葬事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工部尚書郭賓援　世宗朝章聖皇太后毋家玉田伯蔣輪乞恩造墳事例題擬折銀二萬兩
上嫌其薄下部覆議閣臣張居正等疏略曰臣等犬馬微情敢不仰體
皇上孝事
聖母篤厚外家之心從優議處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

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議督學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　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教化毋得日坐都城中虛談胥寮計日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遍歷所部郡邑所至興廉舉孝課察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既大舉士即令主爵御史大夫察衆其能否御史中丞部使者又非時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論下綱紀人倫不涉流俗者許進其官其有群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反以突梯脂韋奉人者黜罷之博士弟子務崇孝第廉讓敦本尚實毋得勦襲異端游大人成名其有誕肆奸詐不務成事市語道謗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

論邊事

輔臣張居正論邊事疏曰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于星火至于上厪　聖慮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為憂比時臣等已即　面奏謂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　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舉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兩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謊

實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驟一訛傳之言遂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于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

議中督事

驚惶拔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

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　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　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前途之間，近日既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以上俱文忠奏記）

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工始于二年三月，計費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閱麗爽塏，運寄崇隆，視舊制不啻三倍，首輔張江陵有記。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輔臣及六卿與講幄臣。賜一貫龍箋，又曰責難陳善（[illegible]辭錄）

郊禮圖考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疏曰：茲者恭遇皇上肇舉　郊禮大典，臣等謹輯　郊禮新舊圖考，進呈　睿覽。舊禮者，　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　世宗皇帝所定也。按　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說不一，然大率合祭者爲多。　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顧茲重典，今且未敢輕議，謹輯爲禮書二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之見，略述其概，竊附于後，以備　聖明他日裁擇，且以仰贊　明禋之萬一。臣等又惟國之大事在祀，祀之大者曰郊，茲者皇上親　郊之始，正百辟具瞻之初，況　郊壇高曠，霜露凝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必須寅虔誠悃，乃可孚格于重玄，必須收斂精神，乃能成全乎　大禮。肆　聖敬乾誠，昭格有素，然茲當行禮之期，凡　起居飲膳，念慮動止之間，尤宜倍加謹慎，務期積誠致潔，眞如　上帝之降臨左右，可也。

郊禮新舊考附

國初建　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　方澤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皇帝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時以　天地壇　大祀殿未成，暫于　奉天殿行禮。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大祀殿，仍奉　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年，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　圜丘于　大祀殿之南，

每歲冬至祀 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方澤于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 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陵寢諸山從祀伹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而罷 太宗之配其 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 祈穀祭奉太祖 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啓蟄日行 祈穀禮于圜丘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 詔舉明堂大享禮于 大內之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玄極寶殿即舊 欽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 皇天上帝尊號十八年春行 祈穀禮于 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四年拆 大祀殿改建 大享殿 命禮部歲用季秋奉

請卜吉行 大享殿禮隨又 命仍暫行于 玄極寶殿隆慶元年 詔罷 祈穀 大享二祭復 玄極寶殿仍名 欽安殿而 天地則分祀如 世宗所更定云臣等謹按 國初 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 聖祖乃定爲合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 大祀殿 列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 世宗皇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建 南北郊俱壇而不屋 南郊以冬至 北郊以夏至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 祈穀季秋 大享歲凡四郊焉隆慶改元 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咸請罷祈穀 大享復合祀 天地于南郊 先帝[illegible]三年無

今定位

改之義獨以 祈穀 大享在 大內行禮不便從禮官議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制宜本乎人情者也 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來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祼獻于霜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于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義斯爲戾矣且 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于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世宗雖分圜方之祀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 太享之禮而歲時禋祀止于 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而難行矣况後世乎臣竊謂宜遵 高皇帝之定制率循 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爲順顧 郊禮重典今且未敢輕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略述其概以俟 聖明從容裁斷焉

是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簠厚市夷賞諜杲匿首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杲窘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賈市夷急購杲乃走索

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溱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 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賜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杲以數寇罷市賞並名科勺來貢至是邊夷畏杲 勅十八道中科勺以杲也當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剌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illegible]三屯去城

丙子（萬曆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上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復中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國初指大寧落封界兀良哈爲屬夷俾障輔畿郡未幾叛去據我 宣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爲梗故初設鎮守桃林口已而移于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峯二舍矣即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爲三屯營在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綰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舊城瀕薄而隘南有堤垣爲截殺營即移鎮府所芟也間有闌闠僑無城郭且屯戍非土著亦防罷空營以伍雖名重鎮處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足犄角鎮守麾下發兵銜轆抱撤印于衛非所以尊統馭慎標偉也自處寇來虜霧 京國隆慶之元又蔽東垂而鎮益重乃以繼光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二營闤闠日壯恐谷潮益爲虜賞常揚鎮之衆訓練於此非足以宗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撫兩臺會

上即位詔增飾邊城因得請適汪少司馬閱師條便宜制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

城固才[illegible]

以會典

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與軍俗秋戍更而有營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拓南營以闊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拱京，其譙甚麗，而闕次之，徂暑外完，秋甃其裏，上下有隄以爲之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積臺下旁各開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冢以步馬墻列孔以備睥睨，東闢場以積芻茭，從舊五十丈，其北有聚星堂，飾東塔諸類，西則閱武之場，旁壓關十丈，長

二百丈，以登之臺台，故庫陋茲高敞焉，諸將之廨事有五至如歸矣，前爲軍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具，約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宅皆操奇以佐之，因復新城內外營房八百餘，者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出成公營城記）

霸四和

落吹折

一營夾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　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　進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出小品）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出太岳集）

七月，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賊竊發，　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其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祲，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出太岳集）

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　大將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移歲勤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閣臣請令今歲賜民蠲折十分之三，實公帑寬民力，眞兩利之道。

上從之。（出太岳集）

馮司禮保之侄都督馮邦寧，時以責保使酒凌市人，道遇江陵相班隸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毆姚曠，曠即捽其衣帶，同赴朝房白江陵，江陵即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侄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杖其侄四十，奪帶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出太岳集）

江陵子懋修曰：按此一事，即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護短之意，形于言色，而馮公信公之深，竟割愛以義斷之，可謂兩難矣。（出大岳行實）

丁丑（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張嗣修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蘇濬楊起元馮琦俱以文行名世庶吉士二十八人以掌詹汪鏜少詹王錫爵教習之

命考試就教舉人舊例就教舉人署府州縣學訓導之職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陞有司正官次則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以其未經國學作養。故資以廪給以進學習事。爲將來用之之

地近年浸失此意不能驟復初制江陵議以所考上中卷兩項內畧示甄正擬以上卷授州學正中卷前半授縣學教諭後半俱授以府州縣各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仍准會試一次三年之後陞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如員缺不敷着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令盡數回籍以失政體餘照例施行

五月　詔修慈慶　慈寧宮首輔張居正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詘舉贏令群臣嘖有煩言

上入告

聖母得罷之

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號舍以木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没官住房地下時有甲馬營景泰五年府尹馬諒　奏請改之以前皆于武學借用搭蓋號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然不如今之磚舍更爲完固可免火災。

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夾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猺窟穴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闖其藩者　國初鄧中國用剏業兵甫能定之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璉吳平事無論已至　世宗朝諸猺召陽春山民耕而與浪賊黄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南山轉相寇掠蔓延　三朝不可撲滅前督撫殷石汀既討平忠湖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者多擬紛紛之見會石汀入爲大司馬首輔張江陵推轂大司馬凌雲翼爲　賜璽書屬凌夫審定計畫討賊許留戍入粤兵十一萬爲功溯行江陵謂凌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今五指非三八寨諸猺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入道並進克木夷山推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

請定大婚吉期

上賜賚有差、
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疏曰臣等見欽天監題稱
皇上大婚禮擇于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
祖宗列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　英宗皇帝九歲
登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　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德
元年八月成婚　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九
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
皇上聖齡方在十五　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待來年十二
月則過選婚之期一年有餘于事體未便若即用今年十
二月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
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
皆民間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
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爲時勢之可爲者即爲
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
利況
皇上爲　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
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仰惟
兩宮聖母旣已愼選賢淑作配　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
早贊成嘉禮以爲萬年嗣統之計以慰四海傒望之心但

世宗實錄成

知該監所言實未穩便適聞
聖母慈意亦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　大
禮仰惟
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桃夭之
咏見于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有合于天地交泰萬物
化醇之意且當
皇上聖齡十六、又半遵乎累朝　列聖之規不遲不早最
爲協中夫婚姻大事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今此　大禮亦惟取裁于
聖母之一言耳仰煩　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三
月春煖之時或用四月清和之候。諭下臣等傳示各衙
門遵行次日
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　命閣臣撰勅、加恩纂修總裁等
官、
上奉
聖母慈旨遣　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覆
奏曰臣等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敢不仰承以廣　德意但查我　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　世宗皇帝以齋醮奉玄始有停免不決之令或間從　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　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

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强盜劫財殺人者有鬭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迪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于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刑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于

論獄

法言

泯亂而樂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也文王視民如傷有所稱仁聖之主而于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于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積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令

聖明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茹憤于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氣祲之變下或招致內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恐于有罪之兇惡而反恐于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詳審九卿

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國典其于政體又大謬也伏願

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于浮屠之說毋流于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　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請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俟明年　大婚吉典告虔然後禁免一年則

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
上允仍命照例行刑。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訃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裏新鈔一
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砯香二十斤、燭一百對麻
布五十疋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帝同各上表謝　恩
禮部題請居正父卹典奉
聖旨與葬祭加祭五壇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　允
帝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營葬事完
日即迎母來京侍養
居正上疏乞皆遵　諭旨辭俸守制負　允歸葬從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子
　愁兵起天下受怨
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
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

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上疏奏爲因變
陳言竭愚求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頃者天象
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
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　皇上作養洪造思效
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因之
臣寮所當剌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
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大者要者爲　皇上陳之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
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
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

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
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　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　社
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即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
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人臣匪躬之義
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
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
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
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　非特拔擢之文也必以

可以實矣

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計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强由强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自從自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躬親苫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進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

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逖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避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異辭巷議乎夫輿情未快羣而無庸而　皇上尚欲其敎化流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彰下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爲賢者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　祖宗法度其二百年來守之勿之有違

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　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匪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胄之士處輔弼之臣朝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請留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餘辭尤昧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　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

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　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　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責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極于兆民則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而臣則謂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明理日　召見大臣咨明習問家事不以情欲漸開而御心生不以痼閫倦寧而後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　聖德日盛世道時雍臣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明詔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賞封上　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葬竣事趣朝暫徙邇來以副　倚注之殷　君恩親益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敘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為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逆　聖意必觸　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何為隱默亦匪家膺顧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　雷霆哉然臣亦非垂勤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譏示懲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庶傳後世無遺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聽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至明日給事中趙用賢又上疏奏為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一不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譴其機甚渺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　皇上旋惕不遑下　勑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犂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為　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況事在　君相之交而道關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至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為之欷歔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　陛下之聽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託之寄繫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痛苦處塊銜哀茹痛而不能勉承於　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于百年以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于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

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疾毀柴立、形神摧憊、有識者皆爲寒心、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　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于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奔喪、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忽、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逖聽風采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勛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顧毀之於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忍而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足爲干天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矣、　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俟其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　敕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趕闕、不得延挨、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者、庶幾少洩其痛于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　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慮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而任綱糾之寄者也、阿非謂其阿意順旨而有迎逢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　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焉用是曉曉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廻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　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名行不至于大瑕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扶、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　陛下不可不垂察于此矣、且　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外、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詞、而廢其求賢之心、亦願　陛下擇而用之、何如耳、　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　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

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者之行以驗其心術之[illegible]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雖出于其間、以備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　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與、顧不愈于以受勞瘁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莫測于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于此、敢昧死爲　皇上陳之、惟　聖明采納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其忘親貪位、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江陵曰、　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即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學士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阡即日舁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思孝復加鐐鎖、且禁獄遲三日、始命解發戍、爲吏辛楚、時鄒元

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二日、受其謫戍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爲掌院侍郎、護持甚至、（出小品）任袁萃曰、國家自開剏已來、大臣多奪情起復、諸不知怪、得羅一峰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大有關係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爲主、而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皋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一峯同、（出炎錄）

戶科給事中李淶疏言　大婚吉禮、首輔張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不允、

是年、會元馮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時浙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省、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鳳磐、愛之甚、張方恣雖其子居二甲、馮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于父曰、彼恃會元、決留館、故爾、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非求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候江陵有家慶、過拜恭其、而微作色、色狀江陵、催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額曰、爲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懽、方出、次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麈所述陸平泉留館亦藉座主張能濟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愎、決不令會

元既入館復爲他官彼亂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求
松棱之說亦未必實渠眼孔儘大希罕窮措大一縣能
湖具銀幣之說尤贅林既留安川此此不用于先而今
乃作謝儀耶（此出小品）

戊寅（萬曆六年）

再舉大婚

正月禮官請　大婚　詔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

慈諭

聖母慈聖皇太后諭
帝曰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
前時聞見訓教爲此憂思爾一身　天地神人之主所
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
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匪人以貽宗社之憂遠簡便可以祈天
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

遼東大捷

上方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奏至敘錄有
功先是黃台吉擁勁兵蔘家奴寨號委舍王台王台涕泣
以妻女黃台吉爲一時言稱留王台陰陽不可知　朝廷
令遼將仍督理王台萬曆二年王台生致王杲獻　闕下
斬馘一千有奇繼戰平虜獲級二百至是復犯遼河勞山
我兵出邊二百餘里追斬四百三十五級

行冠禮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
正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上兩宮徽號

三月　大婚禮成上
兩宮聖母徽號　仁聖皇太后加懿安　慈聖皇太后加
昭文
張居正請假歸葬　允之

江陵歸葬甫畢荆中兩道請閣採選吉辰上坐一用總督軍門禮花紅賞齎紫賜百余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至朝房私第及餽饋進送則惟長揖而已閣臣雖尊貴無跪禮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二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暨還朝則先遣牌謁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遂無不屈膝者矣

馬自強進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爲東閣大學士

遼東報捷斬馘四百七十有奇總兵李成梁副總兵兪承勳副使翟繡裳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本兵尙書方逢時

侍郎曾省吾郜光先輔臣呂調陽張四維馬自強申時行陞賞有差

五月張居正奉　旨還　朝　召見于文華殿西室

上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對甚悉

上大悅　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　命復其官予祭葬

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　頒示諸侯王先是　肅皇帝時公族繁盛　國用用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可訓閣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

剋

行等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稱　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言請　勅禮官集群臣議著爲憲令昭示諸侯王令大宗伯潘晟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諸侯王既感泣稱說　上而薄厚親疏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附閣臣疏曰竊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尙多有未當

者推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　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裁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碍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者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旣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侄方

襲封　房屋　墳價　葬　婚　祿　故絕

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侄、而繼封者、此擬議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遞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當視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概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絕、此恩輕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

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　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避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凡册印亦當分別追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月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冒籍、奏討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選被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

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褻、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册、昭示將來、則必考求　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記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合無　勅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

爲憲令、然後關送臣等、采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出太岳奏議）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河成

己卯萬曆七年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縣。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沖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入淺，淮揚諸郡悉為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毀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河口、白洋河，挾永堌諸水，越歸仁集，直逼泗州，則其患不獨在民，且憂在　陵寢矣。異日者，清臣請開草灣，夫水以海為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殺水怒，以數千里巨浸，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為者也。當是時，有請濬海者，有請開膠萊河者，有請開泇河者，有請開衛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鑿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圈浦、導射陽諸水入海者，紛紛籍籍，迄無定論。大要以為　天子日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為矣。

上一日以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上乃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詔獄糾治之。于是當事者人人惴恐，建官令河上所胝治塗，日夜焦勞，甚踰年而告成事。為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蜒綿亘，殆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歸仁堤勢不得南決，其勢既不能及　陵寢，又高家堰既塞，淮不能奔黃浦，皆盡趨清口會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于轉輸，入大司農矣。（出文忠行實）

烏思藏僧鎖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即闡化王答賴剌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為虜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闡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黃台吉約俺答迎堅錯西海上，（真活佛）飲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教，無淫逞者，其教化可知矣。

定時祝文

詔更定時享祝文。時太常寺卿溫純等送閣手本，開稱太廟時享原設　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內稱　五廟：　皇祖考妣、太皇太后、　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高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曾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曾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祖妣孝靜毅皇

后、 皇祖考世宗肅皇帝、 皇祖妣孝潔肅皇后、 皇考穆宗莊皇帝、 皇妣孝懿莊皇后、職等照得 憲廟而下既備列 六帝后、乃又加以 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五廟內實止 太祖 成祖 英宗二廟該祭、而祝文則多稱 二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 大祫東壁下陪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 帝系圖壽春王于 太祖爲伯、霍丘以下七王爲兄、實應以下七王爲侄、自 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爲皇高伯祖、實應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祖、倫序既紊、且世次已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 帝后止稱徽號、今諸王似因改稱本爵、庶乎名義爲協、閣臣張居正等奏議曰、恭照 時享之制、止于 九廟、 太祖 成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親序而 祧、廟不與焉、查得 先朝祝文弘治中自 憲宗而上稱 八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 孝宗而上稱 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至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奉祧、始稱 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 世宗新升之主、卽 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當也、至我 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 時享祝文自 皇高祖憲宗 皇帝至 皇考穆宗皇帝、已備 六廟之數、而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 五廟之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未妥、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假 廟、當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 祖宗神靈陟降之時、 帝后尊稱不宜徑從簡略、 廟祫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歲暮 大祫禮、將 時享祝文通列 九廟帝后聖號、以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 五廟字様、其 大祫配享壽春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妥、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 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合候 命下、容臣等另撰祝文進呈 御覽、發下該寺、并壽春等王神牌、一體遵照改正、 從之

計國用

三月、戶部進 御覽揭帖云、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此不可不知也、于是閣臣因言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況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願 皇上以主計所上疏張便坐時時省覽、

停鑄錢

四月、 詔停鑄、時 上方以賞賚缺貲、 命主計鑄大錢進、 用京師小民多積嘉靖錢、訛言止行萬曆新錢、不行舊錢、人情恠以爲不

便且取外府之儲以充內庫失舊制矣閣臣力請停罷
上命罷之

凡撥恤

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
酌減織造叚疋
聖諭云東南地方既有灾傷這叚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
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

寫稍遺

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
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䘏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
頃又 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冒免海內忻忻如獲更

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
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
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
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
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

王言
德澤
悟矣

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
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
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
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
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
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
朴窮民浚其膏血以塞奸貪之壑孰若施曠蕩之恩蠲
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
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
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
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奸猾恃
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
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
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祐具奏請蠲戶部以干係 國計未
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 朝廷若令地

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于下怨歸于上矣臣等愚見合無
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
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
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
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
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
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
貯頗有羸餘即蠲此積逋于 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
洽乎黎庶頌聲溢于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
之道計無便于此者 奏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若累小民皆戶部查節年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完納還會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贈郎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字圍寺至不能殮生時伉直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磨筭上下皆不得欺（具寸至此）媢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客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掖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覆管理海塘採石湖州朱月溪親受役見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甲首自危酒勞之無絲毫他責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逃為盜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記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始知為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出小品）

琉球一差最為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支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梳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廩餼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五六月粮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再省城領封之說（出小品）

是年王兀堂數掠新奠永奠寬奠諸堡集處數十輩夷酋佟馬兒章金等三百餘人不入市牧馬松子嶺聲言各堡本住牧故境不與貢者諉秋深業落馳塞也亡何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叅先是七月開市寬奠叅將徐國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等減價强鬻叅叚市夷兔難以故諸夷忿欲修怨巡撫都御史周詠等請按國輔如法傳諭兀堂戢諸部然是後諸夷絕跡關市兀堂與豪酋趙鎖羅骨亦妄覬貢路有違言譸張遊塞矣

庚辰　萬曆八年

二月命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譔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品位最著者李汝華黃克纘張鳴岡衛一鳳劉元霖許弘綱楊鎬並尚書而顧憲成魏允中柯挺僥姜士昌蕭良有以文名

首輔張居正服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　從之

行耕耤田禮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專官纂修會典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專在史館遵照　敕諭事理將新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稿送閣中刪潤

十一月　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

豪民病

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

天下病

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

國家病

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奏請荒度閩田閩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議請　詔行諸路所在豪宗豪民敢有撓法若

靖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切責以儆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

便民

則　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爲世業矣

陳講學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曰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講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暫免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

緊要事情、至　御前請解　面請裁决、伏奉　命旨、臣等欲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　聖聽、仰恭侍　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燕間、從容陳說、竊欲竭悃欵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由、非臣等　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項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　德意、啓沃　聖心、竊以為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主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羹墻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開創洪業、　列聖纂紹丕基、　奎章睿謨、則載之　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　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弘遠、撫機周悉、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涖者、　祖宗之寶位、　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　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

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偕儒臣、將累朝　寶訓　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

四十欵

欵、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

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　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恭請　文華殿後講解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仰望　而賜詳諭、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仰于講後　面奏請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仰　燕

息深宮之日猶　出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
分之一矣

朱平涵館于沈氏阡步之墅海族覺五里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寘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逝去朱步墻外火光四合焰在樹梢與人聲振動大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朱心知妖術不爲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潯中亦爾蓋腐妄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平涵記）

是年建夷王兀堂連犯叆陽寬奠已復入犯永奠堡我師御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虜級七百五十四捷聞會

七谷犯併敦紅上城功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李成梁各陞賞如格成梁子世伯爵已而兀堂復以千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葯祿寨獲六十七級嗣後兀堂等並遁伏建州部益弱矣（建州考）

辛巳　萬曆九年

入也正月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
令侍
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其疏曰臣等伏
覩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游無益之事悉屏去不
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眾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斂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旨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載筆操觚奉侍清讌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節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賡酬皆于詩詞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于一甲進士中拔其英俊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啟沃任振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自講讀諸臣皆文學侍從臣

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　日講官在館祗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聚賢名筆欲有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　面賜質問令其發攄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用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稱塞爭相淬厲以求見知于上其于　聖明辨材器官之道亦默寓于中矣（文忠奏草）

武義孝子王世名亦父仇赴官請死當事欲全之孝子不忍廢　朝廷法不食死世人悲之其邑孝廉張鳳翼爲之立傳

傳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用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學劍佩懸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庠不專事求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

折邑令

發吏

父之有傷有餘可於有行之人可枉而恐令孝子以不忍檢父受死聊無名爲而今致是可恨可恨○蔡

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鄰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租價餽貽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歿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絶吭柩前獻屍臺下汪

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强顏與讐同室矢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屍即死慮絶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其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令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囑之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死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

捐軀殉父（求[illegible][illegible]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從死礼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者爲何法之神[illegible]此後狗法之遺耳[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不除[illegible]哉彼六千[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人下有此恨人乃今而不能生一孝子可痛也）

（知之[illegible][illegible]哲哲欲絶矣）

（天人交[illegible]知此[illegible][illegible]孝不當[illegible]可知後[illegible]法者謂何天意[illegible][illegible]孝子則不風雨矣）

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訓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俟之前館嚮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汪遂令舁其父柩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纔見父柩即以頭觸階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柩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甦即求至灘視父柩爲一再慟望

第扶柩登舟久之乃返汪所在日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遠近奔哭者載道嗟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彼買和棄脏具在可以坐僕殺良之罪可以抗世名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不惜孝子一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而卒免於罪報師讐且爾況報父讐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之抱父痛日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荊軻之不能忍於易水留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聶政死韓程嬰死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令當官守法雖愛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而能忠矣使其不死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檻必能死綏必能食一必能爲鐵方伯爲景山丞爲丁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之死而獨惜諸賢不得盡其生

孝子之心是爲之傳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項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　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浸當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速行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餘饒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　聖心

一第35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版反內

上　俞允。

聖諭云，朕近來每視朝，見百官穿雜色衣服，紫雜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大非臣禮，着鴻臚寺傳示百官，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

上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獻。

首輔張居正請乞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疏曰：臣等伏覩先年　恩詔一款，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大臣，齒德俱尊，勞積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

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十以上，毛紀、費宏，皆八十，俱蒙特恩遣官存問，是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例者。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　世宗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激濁為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振肅，海宇稱為治平，皆其力也。是時　先帝潛居藩邸，世廟一日忽有疑于　先帝，命撿　成祖之于　仁宗故事，階為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　先帝嗣登大寶，階時為輿貳首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預　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勳庸，抑又過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特從優厚，以彰盛典，如蒙

皇上俯念階為　先朝元輔，當代舊人，　特敕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賫　敕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眷，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碩，敘忠賢之美，一以見巖居之下，有天壽平格之臣，皆太平之盛事也。

玄兎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開其衡，似碧空

霽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兎居中間，毳毛纖潔，態意安閑，眞是神物，蓋　宣皇帝文武全才，游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司禮以下皆可賦，親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　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閱其副物之佳，眞　熙朝之盛事也。（出小品）

主事袁某狂誕，為江陵所惡，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

如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司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避、巡撫笞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輿衛至轅門、捽之仆地。吾郡黃宗伯在杭城、爲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出小品）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壬午（萬曆十年）

浙二亂

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奉　勅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募諸郡民家子頗選、而故少保胡續宗倚之起戰功、餉賚至厚。縣官廩不貲、故尚書趙文華來代、稍稍爲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関者有所覬、以桑孔爲急、而士大夫因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汰兵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詭于兩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爲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頗徐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睨亡助者。

兵變

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搆其黨謀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闌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自書脫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嚴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詣吳、及兩臺使

民變

者。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詗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武服且巽懦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脉決塈振而起。顧獨張佳胤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倚俎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勤還里候勘。張既拜命。即促裝朔發。而吳候代于苕霅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聚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網漸密。日相厲以束濕弗堪。而城中諸欄各設役夫司干掫。諸士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

受役。諸受役者。既惰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虔。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聆稱孺子。揚揚九衢。徒手飫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咈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令仕卿坐他法。臺使者杖而褫諸三木。諸大猾遂嗾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嘉禾。而警至。張問候人曰。

以亂攻亂行事亦

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一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張談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欄。及他麗欄樵楫長竿裂所掠衵衣幟之。衺白刃而向豪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張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

與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戢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週可使也。烏合可殲也。命游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女死而不使女一飽。女寧無怏怏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女曹倒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咨謂曰。自縛而請者女耶。二黠魁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何

讃戶

特網

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二點魁亦踴躍聽命張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併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于茉市橋火塲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即行剿所就俘縶縶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前已要亭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僉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甫及門而遁惟恐跡之矣張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舉行太過裁販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

物情醞釀鴆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爲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于上下張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綺以示襃異張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寄擒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點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點魁者始鼓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藏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斂賻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衆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張既已廉得

周旋苦心

張居正卒

各營倡亂者名乃命顧監司徐監司輩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詣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　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有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腆食而驕于衆又脅其衆既免而不反衆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　天子不欲盡戮女女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圉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吏民懽呼浙自是無警矣嘗張疏

再上

上大悅進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顧監司而下褒賚有差而稱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爲當云（鳳洲筆記）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月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時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訃聞

上大震悼

兩宮聖母

上　潞王賜賻優厚贈上柱國謚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

遣官　諭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　詔太僕少卿于鯨錦衣僉事曹應奎護其喪歸

上初重江陵、　御札不名以後傳　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羣臣諛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江陵歿餘威尚在、言官奏事、欲稱元輔、則碍新政張蒲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未幾而籍詈遂無所不至矣、

江陵當國、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楚濱、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而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人至四五矣、徹侯緹帥延飲必上座、衣冠躍馬、揚揚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遂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靡爛不可收

拾矣、

朱正色爲江陵縣令、朱倜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譽、行取、朱後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僊曰、士大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僊、即精靈也、從僊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狠敗類、（出小品）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禹齋、故己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騃乃爾、所以讀書人宜有分曉、（出小品）

郭青螺爲胡廬山直墓誌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猶加禮、延之上坐、既別、致書不荅、考之江陵集中、荅書甚詳、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即如分宜之惡、古今無兩、然惟殺楊焦山、沈青霞、出其父子主意、張半洲、李古冲、則趙文華結搆、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禍受擯、出其報復者固多、然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人皆推之分宜、又如嘉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推之新鄭、萬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

推之吳縣、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其風稍息、而有亦不盡免者、（出小品）

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即指爲疏、爲士期筆密白操院胡檟、亦江陵黨也、開之江陵、復書云、可即寘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笞士期數百、不死、閉之空倉、至食衣衲乃死、宗武由是擢少參、且陪推巡撫矣、江陵敗、臺省論宗武、永戍滕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姦黨律斬之、

江陵循才，但好和衆，亦可觀，而相度不足，必欲從白，已操其目，已立逐從，群摩偏窄，徒有峭厲，休休之度，爲[illegible]所然，至十年之及身[illegible]被，後被籍[illegible]，[illegible]行湖[illegible]，二家[illegible][illegible]，身不保者，悲夫。

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讜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驕，氣感，見予檄有昔辛脫兩觀之誅，今復遁三苗之竄，批鱗義上，尚存　君命而投荒，祇疥邪臣反航　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厠中，食穢物，醫治罔效。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鐵鎚，擊碎其首，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尸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在學有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貪衣積之報也；殺已子者，殺人子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正相當云。（出波錄）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　國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興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出史朴）

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爲三歐，不解讀書，朘軍實。則虎而翼，據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金版六弢，是其本業，率不能句，（有激之言）況于屈首受書，而練于當世之務乎？不知此三者，文武實共之，而文臣尤甚。武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也。（出小品）

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

大貞

大節

王台死

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死。（出小品）

是年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銜虎兒罕。　朝議方懸購。會逞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二奴，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

始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敕并季勒寨。及台以女娶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虜哈屯，慌忽太潛爲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修怨。會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于白虎赤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剌江上夷與虎兒罕搆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弱台他加灰扒兀剌及建州夷各寨翔不受約束，南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　特賜諭祭給采幣四表裏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兎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馬兎早歿康古陸台妒生子爭分父業為虎兒罕目攝亡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溫姐又北關二奴妹也而故西虜壻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寔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

按女直于古為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為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即金

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挹婁夷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寔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為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　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為之長東陲晏然耕牧三十年台有力焉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卒謚文莊

癸未（萬厯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
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
差、

是科庶吉士二十八人、以吏侍陳經邦、禮侍周子義、教
習之、李廷機、姜鏡、劉應秋、史夢麟、周應賓、鄒德溥、姜應
麟、葉向高、郭正域、徐大化、王士崧、梅國楨、王士琦、梅守
峻、徐應聘、梅國樓、梅鶠祚、文聲最叢、而葉李方朱涂張、
位至台柱。（出三元考）

時申玄、諸張首揆、並奉南宮、魏見泉條陳時事、因言
廷試閣臣爲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後、方可預試、蒲州
不悅、見泉貶外、李修吾救之、亦貶、有請于文定者曰、近
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率能優容、但科場事鮮有論
及者、以此爲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今獨見泉奮言之、
比得　嚴旨、各各袖手旁觀、獨李修吾抗之、固宜竊以
爲此兩人方是眞能直言、相國能于此兩人優容、方是
眞能優容、願熟思之、文定曰、君言固是、第有張老先生
主裁、吾不得而强也、無何、蒲州憂歸、文定日以魏李二
君爲念、比孫月峯在選司、文定與商之、即日具疏、見泉

加上徽號

大閣保奏　疏

轉南吏部、修吾轉南禮部、一時翕然稱相度焉、而見泉
尋進光祿丞、比修吾考滿至京、文定復爲言諸吏部、擢
山東僉憲、馴至大用、（出汝錄）

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　仁聖上加康靖、　慈聖上加明
肅、

六月、翰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爲職、
然必其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爲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
以大用、顧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者、有慷
慨激烈、因事而效節者、蘊藉之士、猶可以養重處安、而慷

慨之士、則每每承嚴譴、陷竒禍、其得出萬死而復故物者、
適幸而已、故　國家于此等之人、尤宜奬實而優待之、乃
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爲忠直之勸、竊見翰林院編修吳中
行、檢討趙用賢、往以綱常大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
自保、

皇上憫其無罪、還之舊官、海内喁喁、嚮風翕然誦
皇上之明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茹痛已深、不宜但叙
年資、僅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論薦、及近日御史曹一鵬、
又請優擢、揆之公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
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黙萬化陞遷、所有印

信錄官掌管，合無 敕下吏部將吳中行量陞右春坊右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其右春坊印信，即令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 聖明裁斷。（綸扉奏草）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敬民，懇減織造以寬民力。（邸疏）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曾等報稱，隴川岳鳳勾引緬甸莽應裏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因夏月瘴發

緬江難過，暫將兵象收回，候秋復來。

上命彼處鎮巡官嚴謹隄備，一應募兵操練，分布防守事宜，着實舉行。（邸報）

皇長女誕生。

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愈多則愈浥爛，而太倉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邊 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閣臣申時行等因言議折三分之一，原非全折，又止議暫行，亦非常折，于理財經 國之務，似在可行，但欲行三年，則爲期太遠，本色，太微臣等仰體 聖意，請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奏疏）

十二月，

上方修省，擢給事鄒元標，御史范儁建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李九我廷機，庚午解元，主考者瑤泉申少師，即留爲館賓，轉館於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直以狀元與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而李居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品，正未可甲乙也。（出設錄）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却，阿

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此逆雖在，邊禍未息，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

阿台死

甚設，於 將軍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得倚，云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往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梟逆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聲遠勘前後功，次踰三千級，擇日宣捷。告 郊廟，錄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廕，加成梁祿米歲百石。杲

王杲孫

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懾，逖去一孫賊云初杲自恃黠慧剽悍，謂日者衛度出亡，未即死，然旋至台寨就縛矣。杲

以屬夷殘戮邊吏。至礫尸剖腹。實不畏漢法。自取誅夷。宜也。（女直考）

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炒兎恍忽太等騎可萬餘。矚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歹商。日詩于闕。時遼鎮巳勒王杲遺孽阿台。總督侍郎周詠因念歹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　敕。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奴仰加奴。乘氷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勅。乃啓與總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叅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遣備禦

九皐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圍聽撫。則張幟爲號。槖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前。如令。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詣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圍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勦。砍雀九皐中臂。九皐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措殺我兵十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纖翦。共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告　廟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讋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月夜圖報父讎。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歹商。數入威遠

靖安堡。而那林孛羅尤狂悖。挾索貢敕。加二奴時。（海西女直考）

封國　建第

甲申萬曆十二年
五月　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封國地方未有　欽定
應建府第未見　題請、於是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
以昭　盛典。
故臣張居正蒙　旨抄沒、　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乃其
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
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乞　聖慈保全餘孽
帝憫之下　明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聽審的、
撫按官亦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孥之
意、該部便行文與撫按官知道、欽此、

六月、御史沈時叙、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乞
休、
上命擬溫旨慰留。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上命擬旨慰留。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
戰。屢立奇功、夷虜憚其威名、封疆賴其保障、衝邊大將、難
以輕易。
皇上推心委任、獨斷不疑、深得用人之體、仰惟　聖見允
當、不勝欽服、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
爲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功名已盛、寵祿已
盈矣、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挹損、而求免于疑忌、在
國家之體、亦宜稍爲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
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栢、止任裨
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謗之
口矣（綸扉奏草）
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詵、給餉稍遲、誠爲
有罪、然各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設處、豈可遽殺
人行劫、叛入猺峒地方、蓋因此輩皆召募烏合之衆、驕悍
難馴、豢養之則易情、約束之則易怨、適聞廣東餉厚、遂欲

叛散而歸、以措餉爲名、定非有累月欠糧逼迫無聊之情
也、既已背叛、自干法紀、豈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
死亡、非盡周詵之罪也、若因此一事、既拏知府、又拏守備
兵備等官、遠方軍士聞之、皆謂司府之官、在其掌握、稍不
如意、動輒呼噪、將來司府官員、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
天下自此多事矣、且非獨平樂一府、廣西一省、即今九邊
軍士數十餘萬、其軍餉支放不等、有後月支前月者、有後
季支前季者、若此聲一傳、各邊軍士效尤、而起督撫皆束
手、慮頻恐生意外之變、必務爲姑息苟幸無事、將有紀綱
倒置之患、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

慮哉、周所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緊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彼心、則大可懼、臣等受

皇上重託、不敢不爲邊疆計、爲紀綱計、若有毫髮庇護周祈之心、則臣等願伏斧鑕、萬不敢也、合無將周祈付法司從重擬罪、武應隆、葉朝陽、免其拏問、候法司擬罪、令兵部議處、乃爲妥當也、（出奏議）

十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有　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續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　德意、而雜舉多端、或又詆訾守仁、奉　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　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奉　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仰惟

皇上重道崇儒、　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僞學霸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删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

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讎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沈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眞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　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併祀、我　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　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

之次。以昭　熙代文運之隆。（綸扉笥草）

是年，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

乙酉　萬曆十三年

四月，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碁盤、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用者。茲因鍊言　特賜停減。（奏議）

時民間苦旱、

上焦勞。步行祈禱。　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六月[illegible]宮成。

七月　聖諭云：朕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饋遺，明旨宣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昨者南院御史貪肆已著，重處近聞贓吏盜受詞狀。多問罪名。贓罰之入者。多半充私囊。方嚴旨切責。今後部院大小臣工及在外撫按司道等官。務要潔己奉公。不得仍前沿襲舊套。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

八月慈宮完美。　宸衷悅懌。　命擇中秋吉日。奉迎

聖母還御新宮

定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張一桂、洗馬陳于陛。應天，諭德于慎行、李長春。浙江，修撰孫繼皋、刑科右給事常居敬。江西，編修余孟麟、吏科右給事葉時新。福建，編修黃洪憲、兵部主事蔡文範。湖廣，檢討張應元、禮部員外李同芳。河南，禮科右給事陳大科、吏部主事鄒觀光。山東，兵科右給事

王三餘、禮部主事孫承名、山西、吏部員外王教、刑部員外魏允孚、陝西、禮科右給事田疇、戶部主事蕭良榮、四川、兵科右給事唐堯欽、刑部主事王德新、廣東、吏科左給事楊廷相、兵部員外江鐸、廣西、工科給事中張棟、刑部主事林兆珂、雲南、吏科給事中楊文舉、戶部主事彭夢祖、貴州、工部員外周夢暘、刑部主事熊敦朴、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官用甲科有司數員充之、而教職同考、十存二三、

九月、湖廣巡按御史論同考推官李桀、侵各試官權、多取中諸生、而李同芳故庇之、不行裁阻、得　旨、桀降級、同芳奪俸三月、

是科鄉試各省解元、順天張紹魁、應天周繼昌、浙江馮娗、江西熊尚文、福建李光縉、河南駱思騏、陝西米劢、廣東何寅、廣西唐世堯、雲南莫與京、貴州蕭重望、後俱中進士、共十一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十月、四川撫按官、題稱松潘疊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番人攻樸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勦、兵部題覆行令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報可）

當是時、
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擯棄

盛政

數語已見（特書）

治安要机

守令所以（安民）

浹歲三遷

說盡數語

觀前猶北

餘古人

諸臣于要地矣、又　先朝言事者而
上雅慕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爵遂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

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下稱賦差頻苦、官吏殘貪、此習弊未易爲、未知能如願否耳

至月、觀者擁道路、更相傳曰、若知海都堂今已來乎、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具疏辭、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遴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闕大臣、及

歸本于君身、瑞甫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三遷、皆特簡也、南京爲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獨坐、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爲尊重、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稍積望歲月、且遷北矣、即京中人、從來未知右都御史爲誰氏、況其行事乎、瑞以爲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爲約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即論一人至遣訊讞、又有一御史爲（劉得州）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

令以人行
以[illegible]錄[illegible]
物

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爲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凜凜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爲大宴樂雨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艇頓絕往時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蕭然杜門靜處而已（忠介傳紀）

房寰爲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雎狼籍吳人號爲倭房公而擬阿房宮賦以志恨寰故知瑞嫉貪不少借疑將發摘者逆爲疏劾瑞瑞亦疏辨吏部覆請照舊供職寰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父聞極其詆誣疏寢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代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此皇上之所知也房寰貪污狼籍私橐巨萬談者欲吐視同臭穢聞海瑞之風宜媿死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噬之且天下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享貪婪之利而反笑瑞爲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惟陛下幸察後寰大敗露罷職又以侵官地至削籍

海忠介被論李晉陽大武時爲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以非言官不果後諫臣聞之偕同年訪晉陽邸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示擊節稱善遂抹其十之六爲疏以上（出殁錄）

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葺城垣尉卒乾沒其中而豪家爲影射紛不可詰瑞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援傚清丈田法以區畫而節疏之無敢隱占兼或偏累爲斷可照煩冊以便遵守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而僉都御史閩人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笥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攜楮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雨淚動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詔贈太子少保加祭二壇　諭文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禔身視斯民由已飢寒恥厥辟不爲堯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迨起家于再廢乃浹歲而三遷巖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

哀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薦幹若金在冶雖百鍊之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特頒祭葬爰真始終　賜謚忠介遣行人許子偉葬瑞于瓊之濱涯山、

黃秉石曰海公撫吳之德惠世以方周文襄公忱然周公在吳二十有二年蓋熟吳事如家事而長養之若子孫矣乃海公僅九閱月其久近如此之懸也無論其清絕不及也又以公廉威方頡太康佐然太康得君如此之專也總轄北畿撫天下權其論遣御史二十人降老人雖三人皆秉符特旨莫之奪焉公豈有其勢哉公有

纖塵不翳之明有萬夫莫當之勇有萬物並育之仁其氣骨得之天其識力充之學真所謂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而獨立乎宇宙者也設也以公都大柄歷年所如文襄太康時其所成就吾不知其當何如矣。

又曰余時初束髮歲歲讀書南京故能得其詳乃諸生羣謁公余尾其後見公頎然而長方頤豐下耳雙垂容詞可掬而青紗織金服前後襜如乃知危冠敝袍世人傳之過也時忽傳京師解一木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爲祟、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小

說家傳宋包孝肅事多依托鬼神想此亦傳聞之類（出忠介傳後記）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是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溺之日已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紀錄彙編）

論考成

丙戌（萬曆十四年）

正月六科查參考成本進覽奉聖旨着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惟考成之法所以稽查勘合催督未完自皇上登極允輔臣居正之請行之十餘年矣初年類參常一二百件摘參常四五十件俱不過罰治節年奉過 明旨歷歷可查近年以來伏覩皇上治尚勵精政先綜覈在外撫按官廩廩奉法不敢怠玩今次六科本相類參不過四十件摘參止五件則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比于先年不啻倍蓰矣其間所以不能

催徵

盡完之故則請爲皇上畢陳之如催徵錢粮一節若使地方安靜年時收成及事簡民淳賦輕差少州縣錢粮易完官府易催如此而有拖欠不完者此有司之罪撫按之寬縱也至于水旱災傷去處及差繁稅重疲敝刁頑地方該部以起運錢粮不肯議蠲有司以庫藏空虛無從措處多加捶楚則無辜就斃有如近日方復乾以酷被論者過于嚴急則民多逃竄有如近日劉審問以逼民被論者撫按既欲爲國則務安民欲安民則當斟酌緩急以寬有司之罰故錢粮非不徵當以漸而徵非不肯完勢不能速完也今以錢粮不完重

捕盜

處撫按則撫按別無計策惟參論有司有司別無計策惟敲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蠭起此臣等所大懼也又如捕獲賊犯一節每强盜一起多或二十餘人少或十數人及事發捕獲豈無逃脫者亡命之徒四散奔逸潛踪隱跡無人識認即使 朝廷之力不能得之于四方而况撫按專駐一方豈能擒之于別省若以此重責撫按亦不過嚴督司道比較州縣甚者即加參劾司道州縣官亦別無計策惟憑應捕人役將平民拷逼承認抵數報完無辜被冤致傷和氣此臣等所大慮也

提問

又如提問官員一節若官在地方人證一拘而集可以依期完報其間有歷任遠處黜回

原籍者行文提取非數月不至或人證不齊招承不服及側應駁問者文移往返又非旬月不完若畏避參罰急促了事又恐有鍛鍊文致潦草疎略之弊此亦非治體之所宜也以上三事所以不能盡完之故如此且撫按官旣稟皇上委任付以地方之責使罰當其罪彼亦輸服無辭若推抑太過則何而自立于司道有司之上凡事只務速完苟免參罰將來政事廢弛法紀隳壞非細故也臣等之愚以爲

吏治

皇上所以警飭臣工肅清吏治不過欲事治民安而已事苟治不必苛責民苟安不必過求若臣等姑息苟且壞

苟升台

朝廷之法萬萬不敢也竊謂今次舉行俟照節年　明旨爲當伏乞　聖明裁然不勝幸甚（綸扉奏章）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　冊立　東宮疏曰竊惟國本係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言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仰惟皇上受天眷命、繼　祖洪圖、德澤洽于寰區、嘉祥鍾于胤嗣。自萬曆十年、　元子誕生　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今　麟趾益蕃、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　祖宗朝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歳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歳。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歳也、蓋。冢嗣升儲所以明宸器之重、沖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　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　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　睿齡漸長、陽德方亨。冊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皇上祇率　祖宗之舊章、深惟　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吉旦、　勑下禮部、早建　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　講學及　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　睿體充寔次第上請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甚。

乞、升儲
采録

冊儲第二疏

要其定號

儲名

君之体

輔臣申時行、再乞　宸斷冊立　東宮疏曰、先該臣等以元子睿齡漸長、宜早正　儲位、具疏陳請、伏奉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欽此。竊惟　冊建儲宮、　國家大典、皇上特以元良之重、故謙讓而未遑。又或以禮節之煩、欲從容而少待、　聖謨彌慎、　聖見高明、非臣等愚昧所及。但臣等葵藿微忠、芻蕘末慮、尚有欲吐而不能自已者。自古享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若成周、蓋自孩提有識、而已備師傅之官、抗世子之法矣。何者、以少成若性、習貫自初、不可不早建而預教也。　本朝　列聖建儲寔以沖年建[illegible]法成周遺意、臣等前疏已備言之。今　元子方及五齡、雖未甚壯、然比之　宣孝兩朝、定已過期矣。如欲修　講學之故事、備　朝賀之盛儀、則恐嬰弱之年、勤勞未習、臣等豈不知仰承　聖意愛惜　睿體。今但舉行　冊立之禮、在　宮中不過一受冊、在文華不過一受朝儀、不甚煩勞、不甚久而名號既正、則千萬世之統攸歸。典禮一行、則億兆人之心斯慰、此臣等所以不避煩瀆、而再有懇祈者也。伏望皇上念主鬯承祧之重、爲久安長治之圖、先議　冊立、以正　儲位、其　講學等儀遵奉　明旨、少俟二三年舉行、

諸語具首

則　諭燕之謀保愛之道兩得之矣（升翰實錄）

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處非爲册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並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己意以壞公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升翰實錄）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充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弟宏道中道俱進士有才名厥道致道俱庚子衆人亦儁才也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內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

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音楚

上不懌置二甲第一而拔進呈最末卷弘志爲第三弘志巡撫應龍子年少兼奇麗而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横者大臣恤而不敢顯置之前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　上神明且得人也

選庶吉士李啓美等廿二人先是言官請每科考選庶吉士其選數與留數俱不必多得　旨如請欲止二十二人蓋少四之一矣薛三才王圖蕭雲舉袁宗道全天叙俱以文名而薛官至尚書

輔臣申時行等疏曰竊見連日以來蝗蝻四塞多風少雨

流言盡去害

催科

寬承

徵派

陰陽失調臣等寔切憂惶莫知所措伏蒙

皇上特頒宸諭深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

天災之寔此堯舜憂民禹湯罪己之心也臣等淺見寡聞不能奉宣　德意仰贊下風乃茲欽承　聖諭責臣等以進言葵藿之衷敢不罄竭竊聞漢臣有云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蓋言三代之所以保固邦本享國久長者惟在順人情之所欲而去其害也臣等反覆思維方今安民之要亦不出此　聖諭所謂妨害民生者不少今請得而畧數

之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夫賦稅有定額輸納有成規催科安可已也數年以來亦少急矣或見徵帶徵併督于一歲或本色折色並徵于一時有司畏懼查參惟圖避免生息休養之無術而鞭笞棰楚之日聞民安得不困乎竊以爲宜令司計之臣稍寬文法查參以見年爲率帶徵次之以起運爲率存留又次之分別重輕酌量緩急庶幾催科中有撫字而民受一分之賜也二曰徵派加增之害夫國費有經民力有限譬之負担力任百斤者不能任一石也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戶部草料之類是已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柴炭之類是已方今財詘民窮

責成　三刑獄　責成　四用度

惟正之供尚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竊以爲宜令各該衙門漸次節縮因事而增者事已即裁之不足而增者稍足即罷之嗣後更不加派如此而民力可少蘇也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夫兩造聽訟期于分辨曲直理枉伸寃已耳近來問刑及查盤官員或濫受詞訟或多入罪名有一詞而破數家者有一事而累數十人者甚者立斃杖下瘐死獄中無辜之民良可矜憫宜令法司行各該撫按及見差恤刑官員必使寃獄得伸覆盆獲雪有司受詞問罪各務公平無以贓罰積穀爲詞因而鍛鍊科罰如此而民命可全也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夫一人耕織十人聚而衣食之欲無飢寒不可得也況今十人作之一人用之作者愈勞用者愈賤欲無匱之其將能乎今貴臣大家爭爲侈靡衆庶倣效沿習成風服食器用踰僭凌逼此耗財之尤者也宜令禮官申明舊制務挽弊習大小臣工悉尚簡約尤望

皇上以身率先克儉如夏禹敦朴如漢文躬浣濯納敝垢如我　二祖諸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　袍服再加量減江西未完磁器悉與停罷使天下曉然

皇上德意必有不令而行不嚴而化者矣其他妨害民生之事不可枚舉然皆言官所嘗數奏該部所嘗題覆　明

議論　詔令

旨申令不啻三五而民生卒未能安治效卒未能睹者何哉蓋其說有二曰議論不一曰　詔令不行斯二者非獨民生之害害且在国家矣夫臺省之臣職司言路豈得不指陳時政條奏便宜然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即當斟酌可否分別從違可行則行當止即止今乃重拂其意輒爲之詞明知其見行也而請　旨申飭明知其難行也而下撫按再議徒使文書旁午郵傳紛紜政令無常觀聽滋惑有司勾較簿書酧應上官之不暇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職業乎此議論不一之患也人主之令堅如金石迅若風霆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蓋言重也今　明旨非不森嚴而人情猶復玩愒常禁饋遺矣而饋遺之故套尚存嘗懲貪墨矣而貪墨之餘風未殄即輦轂之下令且不行而欲使薄海内外丕應而徯志也不亦難乎此　詔令不行之患也竊以爲欲議論之一則題覆不可以不愼欲　詔令之行則查參不可以不嚴伏望

皇上勑諭部科自今條陳章奏　旨下部院或事在見行及難行者不妨停寢毋得泛就題覆諸凡奉　旨嚴禁或令部科查參或令該科記着者如有故違即行參奏毋得狥情容隱則議論可免于煩多　詔令不至于壅遏法度

人言公田　[illegible]有餘[illegible]　才不足只　[illegible]　[illegible]北[illegible]問　[illegible]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也　二不[illegible]　[illegible]

日舉政事日修臣是而民生可安天下可治矣臣等又推天下之事有害在一時而利在萬世者有始若不便于民而終則大爲民利者凡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惟在較其利害之輕重而致行之則今墾田之說是也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思所以生之則思所以節之今　國家歲費無涯既不能節而戶口逃亡日衆田地荒蕪日多民無餘財地有遺利故莫若與地之利以助民之財此則建議者之初意也譬如富民之家苟有尺寸之地亦必使種藝樹果以資日用之需況于畿輔之區荒閒彌望而顧弃之不耕縣之不用徒使勢力之家占爲已有而不佐公家之需利不在　國又不在民豈不深可惜哉但近水之處欲築堤岸欲疏河渠則必少用民力耳夫水利田土皆州縣有司之事按大明律荒蕪田地有罪失時不修隄防有罪今以荒蕪不修謂之便民以墾田興利謂之害民不亦左乎然而爲此說者其故有二北方之民游惰好閒憚于力作水田則有耕耨之勞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貴勢有力之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而坐收其蘆葦薪芻之利若開墾成田必歸民間必隸有司使坐失已成之業不便二也然以國家大計較之則不便者小而便者大矣昔成化中議開通惠河　京師訛言至以爲黑眚之應遂命停止嘉靖初始復開濬成之至今爲利臣等以爲墾田之舉但宜斟酌地勢體察人情其沙鹻不堪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黍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爲雇募如滹沱等河既難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爲謀國之長策若以此爲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爲然也伏惟　聖明裁察（綸扉奏草）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疊見在北直則有真順廣大等府在河南則有衛輝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在山西則有太原平陽等府在山東則有東昌青州等府在陝西則有延安臨洮慶陽平凉鞏昌西安等府俱以異常旱災報者在江西則有吉安贛州等處在福建則有汀州等處在江南則有應天寧國蘇松等處江北則有淮安等處俱以異常水災報者此皆　國家與區邊腹重地財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而橫罹災傷不幸有流離死亡之患其勢誠急其情可哀閣臣請急安撫流移禁戢攘奪（邸報）

十月閣臣王家屏守制回籍（邸報）

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益蘇紫溪濬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　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

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鷄距見人

乎兆

不螫、亦不驚、民因羣呼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
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遺、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
子己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論斷說得盜

丁亥（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報稱東昌府
有賊一夥及東阿陽谷等各州縣約有二三千人、招集亡
命往來、密謀期以曾歲迎春日、據城舉事、幸有夥賊一人
出首、當即擒拏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因勘數
未的、先行揭報、看得東昌與臨淸相連、乃南北咽喉、糧運
必經之地、若果有變、即道路阻絕、糧運不行、關係非小、幸
賴
皇上威靈、撫按道府俱各盡心任事、隨發隨捕、未至猖獗、
此誠 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但今年歲荒歉、人民流離
飢餓切身、起爲盜賊、乃理勢之必然者、不獨東昌一處爲
然、前 勑旨申嚴保甲、緝捕盜賊、非不嚴切、然捕盜者、治
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頃者
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
無窮、即如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
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枵腹如故、
朝廷焉得人人而濟之、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米穀灌
輸、不至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河南等處、往往閉糴、
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 朝廷視之、莫
非赤子、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爲變

見本之言

心是經濟
是經綸天
下才

發言

若禁遏糴不思濟平糴則商民必致于交手而北望仍歸于民何利商不廢糴此來議

也臣等以爲宜禁止遏糴之令講求平糴之法各該地方聽商民從宜糴買河南則糴于江淮山陝則糴于河南各撫按官互相關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遏其糴本或于各布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則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糶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皆有仰給或不至嗷嗷待斃洶洶思亂也若夫挽回和氣聯結人心又有根本切要事宜容臣等深思極慮另行陳　請（奏議）

請豫冊封大典

閣臣申時行等恭請　宸斷並乘　建儲　封王吉典疏

日昨年言事諸臣屢請　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心竊非之以爲

皇上親涖宸翰諭示臣等　明旨昭然布告四方　聖志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爲此紛紛以故遷延待　俞踰年於茲矣及自新歲以來則臣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

實錄抄

蓋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警民生可虞則必深思遠圖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　儲開封　王爵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自孚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陳其說夫國家有大綱常若父子兄弟倫序一定而不可易者是已有大典禮若建儲封王彝章具在而不可廢者是已昔我　太祖高皇帝三年四

月之詔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大哉　聖謨其爲綱常典禮計至精至備眞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不違者伏惟

皇長子聰明岐嶷睿質非凡前此誕生之年即已　詔告寰區奏聞　郊廟今屆六齡矣天序既已默定人心又皆翕從此　聖祖所謂宜正儲位者也又惟　皇第三子祥徵艮索序屬宗盟雖未及勝衣趨拜之年亦已有礪山帶

詳引故

河之重此　聖祖所謂宜封王爵者也查得　本朝故事

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封　趙王　英宗以天順元年立　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　世宗嘉靖十八年　東宮　二王俱在幼冲亦同日受冊載

在寔錄歷歷可考臣等繹思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

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　皇長子宜正位東宮　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蓋言成周之盛也今七鬯有歸磐石有輔長幼之倫既正本支之傳益隆在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燕喜

風四原

皇上春秋鼎盛而膝前　皇嗣一已升儲一已受爵子貴則父益尊後昌則福益大在

皇上聖衷豈不悅懌且使內而六宮外而百官遠而四海

九州、六軍萬姓、無不歡欣踊躍。其以慰安人心、斡旋天意豈曰小補而已。臣等職在輔弼。國家休戚同之。故綱常一日未明、典禮一日未備、臣等之心亦一日不能自安者。故敢不避煩瀆、輒效其愚。伏望皇上俯察邇言、蚤定大計、將　冊立、冊封吉典、及時舉行。不勝幸甚。（升儀案錄）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命擬勑加恩總裁纂修等官、

八月、

上視朝畢、召輔臣于　皇極門暖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惻。凡有關于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

等深思詳議來行。今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雖有蠲賑。但虛應故事。只充自己囊橐。又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官不爲伸理、以致上干　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冤獄、以安民生。卿等到閣議擬該行的來看。欽此。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曰、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則運道塞。此咽喉命脈所關、最爲緊要者也。先年河嘗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皆　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粮、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來衝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槽運無阻。故近年以來、惟見下流之通、而不虞上流之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疎弛、堤岸卑薄者、間亦有之。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非徒正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查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衛安平曹濮、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查勘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痛癢不相關涉。萬一推諉、

必致誤事。臣等愚見、謂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但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河南等處、踏看決衝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粮、會同巡撫官隨宜調發、期以初春起功、夏間畢事、即伏秋水發、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患矣。（奏議）

十一月、遼東三面皆虜、四時皆防、于九邊之中、最爲勞苦。爲遼東撫臣者最難其人。顧養謙以邊才推用、撫遼二年、整飭邊務、皆有調理。能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共保衛邊。故虜騎入犯、闖入城堡、晏然無恙。才績著人耳目。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二奴侵凌海西、

其勢日強養謙成梁恐他日為開原之患故力主勦具題請　旨已今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屬官與同其間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參論宜降調以示警戒而　天威嚴重下　旨拏問科臣彭國光為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

上欲置于理閣臣持不可因言二奴未嘗入犯開原未嘗被兵原無失事其請勦二奴在先參論王緘在後原無推諉科臣所言與彼中情事全不相合若遼將養謙議處則邊臣聞之皆將避怨畏禍不敢主張一事參論一人營營自保而邊事益壞矣已而王緘下鎮撫司勘問招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

旦有明白

上怒　命逮兵備任天祚與宿振武等質對閣臣復疏曰竊惟朝廷行法功罪不可以不明遼方御夷勦撫不可以不慎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為患頻有海西王台擒使王杲獻俘　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杲之子連結仰逞二奴為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杲之子後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侵害于是李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其事情始末兵部具有功次卷案臣等之所知也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勦其理甚明據王緘招內亦云屢撫不聽欲殺其有罪逆子則緘亦已知二奴之不當撫矣而又不敢言勦其言似持兩端此所以致遼撫之參也若王緘自明其無他原未失事以祈

不是妙策

皇上寬恩則可耳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畢除兇孽為貪功以斬馘夷衆為妄殺則　朝廷賞罰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為不可也且王緘自以兵備官員不與調遣則任天祚亦兵備耳即使拿到面質一以為有一以為無豈肯輸服必須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前項功次查勘明白然後真僞始明功罪始定顧臣等猶有說焉今九邊事情獨遼東為難九邊將官忠勇獨李成梁為最數年以來無歲不戰無日不防可謂竭盡心力矣至于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殺至云耕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萬無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為妄以其報　國之忠為欺則邊將寒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勦邊臣亦鉗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為害豈淺淺哉今任天祚已考察降官宿振武已革任二人亦何足惜但勦夷出塞原係李成梁之事而以一人之偏辭多生枝節盡沒李成梁之功此則臣等之所深惜也邊務至重將材至難伏望

不可不勘

不可不成

不可不極

皇上特賜體察止寬王緘不究往事尤為妥當伏候　聖

崇勤學

異鳥

明裁奪。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熙聖學。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嘗再御日講。于是述　太祖高皇帝、

皇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懇祈

上仰法　二祖，則德茂業崇矣。

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頷下有白鬚，竟日而去。世間災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杭州保俶塔山後，積柩幾至山半，流液成川。（出小品）

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參將公署爲書院，（何所見）十月初二日，兵工，是日參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于離城六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米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何繼、蔣傳牌令旗，與杜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遶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遍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兩充賞，次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嚴伍釋戎服，晉見，仍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仍收城外鎖鑰。李憚恐從之，後閱操行賞，米即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惟寧入城，見米即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大怒，揪

足發奇才厭來者哉

不忍誅何以遍詳

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扶（小懸）殺梅林王所等，事得定。（紀錄彙編）

是年，那林孛羅引西虜忱忽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太寨，我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死，即來歸，已併妻其父妻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孛羅歹商鼎立。至是以猛虎兒罕故，甘心歹商，爲北關內應，因紛歹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歹商，擄資畜，而猛骨孛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妝歹商妻，協謀誘殺。開原兵備使王緘乃檄參將李宗召會兵擊，責康魁勒兵執溫

姐康古陸，已念戮溫姐，則猛骨孛羅擇之，止囚康古陸，而衛而猛骨孛羅竟爲北關誘殺，從那酋夷攻歹商，因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守恩奏章猛骨孛羅數齎劫械玩寇釀亂，

上遣緹騎逮問，奪職。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五

命講禮記

命取閱寶錄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六

秀水沈國元述

戊子萬曆十六年

二月

上御經筵畢　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慙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二書以資　君德以裨治道（奏記）

三月閣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御批勑諭及詩文凡七卷共六道留　覽。命查取　累朝寶訓寔錄稿來進閣臣復

疏曰臣等查得　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　寶訓寔錄已完正本于　皇極殿恭進次日送　皇史宬尊藏副本留貯內閣其原稿則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于西城隙地內焚燬葢崇重秘書恐防泄漏故也今奉　旨查取原稿臣等無憑查進查得嘉靖年間曾將　累朝寶訓寔錄重錄一遍見今藏奉　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間曾聞先任閣臣云　皇考嘗一取觀收藏道心閣後又送入　皇史宬如

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觀乞　命該管人員查取恭進至于閣中副本節年以來屢因開館纂修各官考究稽閱時有汙損一時未能整頓

皇上如欲朝夕披閱除　武宗以前見有　皇史宬原先舊本可以取進外其　世宗　穆宗兩朝訓錄容臣等查取謄錄各官督令謄寫便覽書冊陸續進呈以備　御覽伏候　聖裁

初五日

上復諭前日說　累朝寶訓寔錄。皇史宬打點不曾有恐　世宗請去西城萬壽宮被災今自　太祖起及　累朝訓錄都謄寫裝演進覽有幾部就進幾部來閣臣再疏曰臣等查得嘉靖十三年重書　寶訓寔錄。降勑閣[illegible]

及用校對謄錄等官生數多。葢　皇祖世宗欲以　祖宗謨烈同之金匱玉函以傳萬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今

皇上特命謄寫是欲以　累朝典故置之法宮秘殿以備乙夜之覽所重在于便覽臣等竊謂訓錄舊本式樣寬闊今宜稍欲改從書冊舊本簡帙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其餘事宜容查照節年事例施行（稿房）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寔錄

時黃梅賊首梅堂唐三漢劉汝國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劍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李家搶掠事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滌柴者托以擒

盗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右卓嶺擒定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共知各盗蹤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覩朱元三家役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作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㯋江合兵勦之

陳策死事

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策尸身中三鎗諭何餘面色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浙直飢

四月直隸江浙大飢南通州數百人遂搶米麥人船餘于縣數百人搶民間權食昌國衛軍人因放根摘運即將衛

官圍擁倉官綑射慈谿縣生童二三百人擁入士夫之家逼脅借貸事聞　命撫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尤當

免平糶又是一見

弛平糶之令禁遏糴之風以甦民困（雜記）

嚴冒功

嚴覈雲南冒功官員緬冦猖獗已久近擒岳罕邊境始安此項功次原係蠻莫罕送拒敵之功乃劉天俸冒其功李材又妄報其績陳嚴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昃扶同結勘科部參看已畢黜治有差（奏草）

請御講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宗爽閣臣請
上時御講筵緝熙　聖學（雜記）

論土司

貴州巡撫參論土官安國亨起運無大木國亨反參撫院委商擒木先運
上怒巡撫于是閣臣申時行等奏曰先該播州宣慰使楊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欽賞安國亨聞之乃亦具本臣等見其本內列銜是宣慰使心竊疑之國亨在　先朝因抗殺官軍革去職事止稱土舍後因悔罪立功始復冠帶耳不知何年復官遽稱宣慰使意欲擬票詰問因彼時獻木輸誠已蒙
皇上傳諭給賞遂不深求今其辦本列銜仍是冠帶土舍與原本不同則前之獻木為舍卒捏寫先具奏而後尋木昭然可知也及貴州三運木起解時驗無本酋大木故巡

撫參論彼時伊果有木自可隨帶而進何至半年之後方稱起解今尚在途則是前本無木而今始有木又昭然可知也商人深入土司地方採伐大木前後左右莫非國亨之人豈商人遽能擒木先運萬無是理今巡撫參論土官土官即反參巡撫巡撫參土司商人魏良海土官即參撫院委商何責恃强凌抗逆辭裝誣是非徒辱商人乃辱巡撫也非輕巡撫乃輕　朝廷也以一土司而敢玩弄　天朝蔑視綱紀即不窮究已為大恩況可行其言以驕其志

不可長

乎且國亨兇狡之跡備在隆慶寔錄臣等所熟知其獻木之情前後具有左驗臣等所灼見若又因其言并怪巡撫

是重失　朝廷之體漸生遠人之心爲不可也雖是何貴是否木商曾否與魏良海爭搶事在彼中難以懸斷今奉明旨擬令彼處查問伏乞　聖裁（奏汎）

京省主考官順天庶子黃洪憲盛訥應天庶子劉元震洗馬劉楚先浙江修撰蕭良有兵科右給事胡汝寧江西侍講陳可教刑科左給事陳燁福建修撰楊起元吏部主事劉學曾湖廣侍讀馮琦禮科右給事白希綉河南吏科給事中張養蒙評事張國璽山東刑科左給事中邵庶刑部員外趙祖壽山西吏科給事中楊其休禮部主事陳應芳陝西吏部主事朱來遠禮部主事向

東四川禮科給事中王士性戶部主事劉奕廣東禮科給事中陸懋龍兵部主事朱維高廣西吏科給事中舒弘緒刑部主事朱熙雲南戶科給事中李廷謨工部主事陳所學貴州工科給事中洪有復兵部主事梁雲龍

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稱止五篇李鴻文理難通潘之惺茅一桂任家相李鼎張毓塘俱有煩言而王衡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半乞覆試　詔禮部會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試看得七卷文理平通一卷文理亦通奉　旨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都准會試

應天解元周應秋金壇人後中乙未進士胞弟廷侍泰達維持俱中進士泰峙子復中應天解元門第文名之盛于江南是科各省解元後中進士者十一人王衡周應秋江西劉文卿福建潘洙湖廣吳化陝西武之望宿有才名

禮部覆山東巡按吳龍徵題生儒馮須等阻撓搜檢杖斥爲民胡廣湖等分別降級中式舉人賈三戒癸國子監肄業三年令其改省臨期再考方准會試　詔從之

九月閣臣申時行等奏曰本月十七日臣等隨侍　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伏蒙

皇上召臣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決經理須在得人臣等恭承　面諭不勝欣躍仰見

皇上一豫一遊莫不以國事爲心民患爲慮即堯舜其咨之憂俾乂之命不是過也但臣等倉卒應對未及周詳茲敢以河道利害爲

皇上悉陳之按渾河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溝橋至天津直沽入海當其汛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道不近城郭猶未足爲深患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餘里經陝西河南則逕渭伊洛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而後入海當其壅淤則數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里之隄一瞬而成洪流其湍激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倍　先

朝時決時塞皆　命重臣經理然後成功然亦有數十年
無事者也今之治河者爲咸泗　祖陵則防其西浸爲漕
糧運道則防其北徙爲淮揚數郡生靈則防其南決其功
力甚鉅其責任甚難亦未有不得其人而能成治河之功
者也
皇上得人之諭其于治河要務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然臣
等雖親奉　德音而在廷及河道諸臣或未能仰知德意
臣等欲乞
皇上特降　明旨宣示該部令其轉行河道諸臣則大小
臣工皆曉然知　聖主憂勤之意而有事于河渠者亦皆

惕然有夙夜奉公之心矣（綸扉奏草）
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閣臣
上怒送鎮撫司打問次輔王錫爵救疏曰昨見御史馬象
乾論臣等阿從失職臣等當即出閣自陳待罪此非矯飾
蓋真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　詔旨俱出臣等
票擬之手原非　聖意則人情自定　聖德有光矣今日
元輔時行忽傳　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拏送鎮撫司打
問臣不勝感懼不勝慨愧若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救外臣
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臣不同雖拔擢自天爲

舉由衆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寔以先年張居正爲奪情事
起徂擊言官臣于其時號能出頭諍讓居正回護言者以
此居正敗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忤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即以處居正之事處臣
臣之不才縱不能道揚　主德維持　國論何忍見　朝
堂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臣外援忤權之
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以沮衆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
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徒等于地下明何以謝舉
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正之鬼責哉夫微臣一
身輕于一羽使萬萬蒙誚而有益于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既以不肖有連累言官之咎
而又并累
皇上有爲臣等弗諫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　朝而且
一日不可爲人矣連日以來因哭亡女成疾正思乞骸偶
見人情洶洶黽勉出閣思爲
皇上紓憂解紛而事機不意至此是固臣命卒之時也伏
乞
皇上哀臣聽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榮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衆怒如火流言滿途
皇上之留臣等寔趣之使就必窮之地永無再出之日耳

臣不勝危苦痛切之至。（文肅奏草）

十二月，給事張沂論劾張鯨事情，上怒，發鎮撫司拷問，已又廷杖六十，革職爲民。（邸報）

閣臣王家屏服闋，有旨召用。（邸報）

豫章大侵，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飢，欲一飯而去，辭以無人爨。見飯，責其欺。人人握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寔。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月，冀別有生理，奈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及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遂稍饒裕。然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出紀錄彙編）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是年，巡城御史楊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定。蓋禁殺是美事，而京師不可行，想各邊亦當然。（出小品）

甘肅撫臣奏稱：九月內，石灰溝地方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群吠，有聲。古之怪異多，未聞有若此者。人或以爲兵兆，未知是否。（出漫綜）

芸非閒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廣遠堡出塞，中軍令無殺降。卜寨弃其師入那林孛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擣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小堅城盡裂，中穿洞，斬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開原兵備使成遜用衆議，請并釋康古陸，存歹商，謂欲戕諸酋立商，則康酋溫姐、酋嘗誅欲和諸酋；存商則康酋溫姐酋當釋，叛而縛之，窮而釋之，爲均。

敕分寨給賞種，與北關、建州共藩東北，便。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歹商弱多疑，即戕諸酋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歹商。諸酋見康酋釋，不復疑，而又畏我，因重歹商，歹商以諸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酋再死再生，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內侍　中國而外以綱重，寢北關謀，此寔東陲長策，遂釋康古陸，因諭之曰：中國立歹商，以王台因汝以助北關侵歹商也，汝亦台子，終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歹商安危，汝則任之。康古陸唯唯，因令歹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牲盟

且進卜寨那林孛羅使者諭曰往若効順開原　閣廷僉有賞江上遠夷以貂参之屬至必繇爾通若布帛米鹽農器仰給漢耕田罔獵坐收木耳松子山澤之息爲利大矣今貢市絶而江夷道塞藉兵怳忽太以守虜以千騎盛氣抵若有德色需索無藝部夷多怨我第傳檄部卒斬兩首頭來立爲長可無煩兵誅也漢今貫若不誅若何以報遼爲均兩開勑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勑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勑驗馬入貢兩關首領之時强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强則北關多及王台强則南關多多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三之一今無論强弱與之平南關以

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意諸酋並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感不殺恩將瘞屬溫姐猛骨孛羅無貳　閏又亡何溫姐以乳瘍亦死兵備使成遜因令北關卜寨那林孛羅南關猛骨孛羅歹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女血 [illegible]）

己丑（萬曆十七年）

正月次輔王錫爵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名王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之曲避嫌疑是以凡庸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爲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請但行覆試爲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已甚而其知臣男亦不爲不深矣然臣顧反而

思之男試則當試疑則當疑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至今日者寖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時

皇上冲年盡委之　閣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握而後可以順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贅員權勢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之前不知考官媚臣至此將以何望臣又將以何德臣哉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兒祇今二十九歲日夜提耳敎之願誠冀少立身名粗傳弓冶而不圖更以臣官爲累也世語悠悠何至此極見今雖覆試公典上可告天日下可明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齊割

明主臨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徇上之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　朝廷辱天下之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之世臣社稷之衛卽今我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高科應仕當世不以爲嫌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讀書應舉之途流言飛語使天下謂老成夬賤于少年委巷决公于　朝論此豈太平景象也臣竊憂之竊危之又臣見諸司章奏皆懸慮事忌戻後再四而後上其間尚多訛謬何况草莽章縫之士風簷千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後爲無弊此孔顏復生或能之臣不能也然則富貴子弟生于今日會

蚩蚩然囊酒飯守妻子之外無路可自見矣臣又竊苦之竊憐之今高桂謂科場壞盡臣亦謂　國體壞盡有志之士將來斷有掉頭發憤恥由是途以進者而臣等闒臣與考官將來斷有不敢可否一事去取一人以避狗鼠盜賊之嫌者但臣本出山無用之器不合誤廁　國爵臣男自是乳下未雕之樸不合誤投臣胎而臣之先臣又不合致臣男讀書應舉以至今日無端受辱至此皇天在上后土在下臣亦何顏可以靦靦瑣瑣苟恬榮利重使書生弄其文墨妻子嗤其苟賤不亦辱乎伏惟
皇上先年未以行詐　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越

太倉子非江陵臣也亦以父相之故而并殺之以矣又何怪哉疑之積數也

此覆試未行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嘵嘵者更無可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覆試之論始定臣男之或黜或留臣悉當率之見先臣于地下必無愧色
皇上愼毋再爲臣體面計而不爲臣生平計也臣不勝籲天泣血愧苦銜控之至（文肅奏草）

二月十一日下刑部主事饒伸于獄時王太倉子衡以眞才居解首高桂等疑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而伸又以朋奸疏潰　天威嚴重諸大臣合疏救之（雜記）

應天巡按御史喬壁星疏爲輔臣屢辨傷激懇乞　聖恩

宣諭以全　國體大意言錫爵近日爲科場波及之謗三疏自明嫌于使氣决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眷任賢輔屢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壁星旣稱碩輔難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門知道（邸報）

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掌詹事府吏部侍郎王家屏充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考選庶吉士王肯堂劉日寧顧際明莊天合董其昌蔣孟育區大相黃輝馮有經傅新德周如砥朱國禎喬胤唐傚純林堯俞孫羽侯徐彥登包見捷羅棟吳鴻功馮從

第三六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0　版反內

吾郭士吉共廿二人命學士沈一貫田一儁敎習之得人最盛而王肯堂劉曰寧董其昌蔣孟育區大相黃輝焉有經周如砥朱國禎文望尤表著而來道南位至東閣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　視朝建儲疏曰伏念臣猥以遭逢起蒿萊而厠丞弼臣有疾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喪

皇上恤之臣之愚不知止老不耐事以及于風波姤媢之場

皇上矜之察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眞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以爲報蓋

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若口知無不言欲以增　主德之休明保　皇躬于康固使百神無怨恫四海無流言而臣庶幾貽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二月以來

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殿下再出行　太廟時享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　經筵日講至今未開臣等猶幸每月因散本近侍得以剽聞　音吉恭侯萬安若外庭百司緬想　清光于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疑則訛言生焉晝居郄事或曰不如向晦之安酒醪郄疾或曰不如勿藥之喜燕姣當御或曰不如前疑後丞之嚴玩好充陳或曰不如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窺聖人以外庭測宮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　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群務之　天顏穆然之聖學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天下幸甚其或以天氣漸暑　聖躬宜于靜攝則　宮居十二時中以六時晏息三時游衍一時定省　慈闈二時看閱章奏罷曲宴捐細娛專精神濟頻慮使群下曉然知上意在尊生不在厭倦在色養不在逸樂也則天下亦幸甚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身勤則深惟社稷之安早定根本之計　升儲出閣　發青自中然後委諸事于閣臣付頻言于謝殉則天下亦幸甚此三者臣之犬馬慕

忠以爲荷獎其一則

皇上有辭于天下而臣等亦有辭于

皇上今留中諸疏動至經時　壽建吉期杳無明示臣竊猶慮氣持將順之說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孤因竊以身自譬臣之幺麼何等人也而近日暧昧之議尚苦自明忿悁之言屢瀆　高聽何況

皇上配天罔極之尊比玉無瑕之德而恐使纖芥疑端不白萬世責土未覆充粉九仞則

皇上腹心遇臣曾不得其彌縫臣救一分之助而臣垂老遭際以來止博得完全體虜保守祿位清夜自思皇恐如

此亦尚何顏何面悻悻爭世上之毀譽足非爲哉又閣臣
職親地邇密勿輔理之外別無事任乃臣等徒值其地食
其食而兼旬累月不接　威顏不承　顧訪則又何顏何
面揚揚冒榮玷寵立羣臣之上爲哉人主雖至尊天下雖
至大宮闈雖至深自古未有恃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成
著者益耷我　皇祖世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
矣然四十載神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色蔬飯澣
衣手不操奇贏之筭躬不押馳騁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艱
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保民也
皇上即令動法　世宗何不試取　實訓實錄觀之當時

邊庭警報大吏陞除與夫稽古考文祈年雩旱等事手批
或一日而數下口宣或一人而數及臣以爲如此則不必
亟見羣臣血脉通矣當　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
加冠出封已判然長幼之序而宮闈無別子笄簪無私御
臣以爲如此則不必更議冊立大本定矣大法　祖不師其
心而先襲其迹世人蚩蚩又誰能于迹外信心者此臣之
所以爲
皇上惜也且今天下多事正不減　世宗朝諸邊苦虜內
地苦盜百姓苦年荒吏急
皇上以聖人之明睞真思更何所不悟以聖人之勇所食

真赤心當
卫之言

請參閱皇
民

思政何所不勤矧　帝王萬世之大業父子天性之至親
而更有待外臣之苦爭敦勸者乎臣聞自古朝廷各有一
代之家法漢唐家法原不正故子孫得出入其間若我
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
皇上即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爲私臣等即有
承望無恥之心必不敢以家法爲市今　皇長子倫序有
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　冊立之舉去
年未行猶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猶曰潞王尚未之國也
過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卿臺

諫之議以順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之
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祖廟固有宗忠臣固
有心惟
皇上念之臣母子衰殘之命朝露不圖報恩負恩決在今
日亦惟
皇上哀之臣不勝懇款激衷冒昧僭越之至（文肅奏草）
七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臣等竊惟　國家政務莫大于
馭軍治民而軍民之所以得安其生者則以俯仰有資豐
凶無患故也況根本之地尤係觀瞻災傷之年尤難撫戢
臣等私憂過計有不能一日安者竊見近日以來自南京

[illegible]

地方至浙直等處俱遭大旱河井乾涸禾苗枯死羣情洶洶衆口嗸嗸益連數千里之地救萬萬之生靈有朝夕不保之慮此非細故也且南京軍士驕悍成風嘯呼易起先年振武營之事可爲明鑒近因放糧之時米色稍惡幾至激變雖稍懲一二魁宿未能讋服其心臣等以爲節制肯于素明恩威宜于並濟假令資儲不乏散給以時如此而猶于制逆節誅之可也寘之可也若糧不足支米不堪食彼方救死不贍而安能使之帖然無譁故今日所當亟慮者則

南京倉糧

南京倉糧是已臣等訪聞彼中軍糧不敷二年又厫座低窪米多浥爛尚有不堪放支者今歲江南重災南糧

多不能辦若舊廩既已空虛新糧不能接續當此之際可爲寒心宜　勑南京戶部會同科道官將通見在倉糧盤驗明白要見足敷幾年放支是否俱堪食用如有不堪作何區處如無解到作何預備務從長計處停當奏請施行

恤災傷

至如各處災傷宜俟巡按御史勘到之日戶部覆請優恤然非　明旨丁寧亦無以見　朝廷子惠困窮憐憫災傷之意所以安人心固根本計無急于此者謹擬傳帖進覽伏乞　聖明裁斷發下遵行（綸扉奏草）

工部題稱黃河初漲隄岸遽衝工科覆奏請　旨申飭河道等衙門用心隄防（兼記）

進士薛敷敎論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三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已定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南京御史有疏發行三日後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道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于耿定向定向因而參論之乃科臣以爲阻塞言路故吳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統至是敷敎攻論時來黨護定向　朝廷以新進小臣從輕處分（券記）

八月十五日輔臣恭請

上于萬壽聖節之日　御殿受賀　允行

行祫祭禮

十二月禮官請舉　祫祭

上玉體未安遣官恭代

播州撫叛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都御史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三面隣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隅爲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勳前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勦　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按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纓縻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次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

啓將軍値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明初楊鏗内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隷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蒙并鐃削屹然與匯嶺黃平草塘二安撫眞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七姓爲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爲目把大事諮決焉田係思州宣慰裔永樂改土爲流族多入播張亦龍虎山合餘與楊世姻婭嘉靖間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奏索

水烟天旺地還葬烈即應龍父也自烈佐殺長官相攻剿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兵積勞從征喇麻諸番先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賊乃郤敵捕虜亡算從征楊柳番郤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後　賜金幣揚揚意得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閹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母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年也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有小睚眦即殘害人人惴恐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遂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爲翼肆行劫掠（已上出征播考）

是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船到八都城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船上船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

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東征死者甚衆（出紀錄彙編）

八月二十二日晡時山東臨邑縣蜻蜓蔽空勢如颷輪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藥王廟王即扁鵲州人也封神應王己丑歲

上玉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爲新廟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出小品）

焦弱侯竑率直認眞　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癸未

則郭明龍、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蕭玄圃、全玄洲、己丑陶、焦弱侯、太倉王荊石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少着精神、故到今扞挌乃爾、諸公看元子資向如何、擇其近而易曉者勒一書進覽、方荊石以養親辭相位、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或、纂養正圖說一冊、郭聞之不平、曰當衆爲之、奈何獨出一手、眞謂我輩不學耶、且此書進後、倘發講、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令我輩代講、誰則甘之、其說甚正、弱侯亦寢不復理、後携歸刻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中使陳矩適至、取去數部達

上覽、諸老大恚、謂由他途進圖大拜、事不可解矣（出小品）

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閨範一書、弱侯以使事至、呂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　皇貴妃弟鄭國泰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弱侯以此請官、絕無幾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談及、偶與友人述此、且戒之曰、惟認眞故及此、切無然、友人曰、不認眞乃認假耶、然養正圖不商之衆、畢竟自家有不是處（出小品）

許文穆公典己丑試、朱平涵登榜、約日聚射所、戒勵之、既至拜謁、平涵初欲親承其教、從諸魁元後挨近前列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

（官于故人必在所易近處）

（不以獄爲利難矣而且有恩義何人哉）

（真是地獄者）

（凡爲下從人知然人言有知之者）

即加我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平涵曰、由今思之、即是宋儒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獨挐出俠人領悟、當是時新貴步然、不問座主有一役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愛切、不下帶而道存矣（出小品）

孫一謙、溫麻人、己丑間、爲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爲利。于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强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訟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

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屏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見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因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每晉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語心見人）、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檇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瑯琊王公世貞、皆加歎異、欲爲之地、而一謙滿三載、考轉霍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訊地、稽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行賦）

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為某地主者與之應答遂去予駭之不數日遂卒（出三司獄傳）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叉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是年竟與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為嚮導死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多酋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殘叛夷想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號崇階與南關抨心固已騰踔鴞張矣（弇州考）

元旦召見輔臣

庚寅（萬曆十八年）

正月朔日、

上在毓德宮。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于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元旦新春。仰惟

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賀。因叩頭

上以雒于仁疏、手授時行。天語諄諄。辨析其妄誣。時行等懇請寬宥。將原疏留中。以昭　聖度。

上復諭時行等以任勞任怨。時行等叩謝畢。因進云。臣等久不瞻覲　天顏。雖有犬馬之見。不能一一　面陳。今日幸蒙　宣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朝講稀踈。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體常欲靜攝。臣等亦不敢數數煩勞。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

時行等又云。　冊立東宮。係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就放心。時行

等又云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天授之矣）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

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分。時行等叩頭謝。遂出。行去宮門數十丈許。

上復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內。立待良久。

上令內臣覘視申閣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聖慕攸注）時行等語內臣云。我等得見　睿容。便如覩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

內臣入奏。

上微哂頷之。（天性之愛仰不擬喻）久之。司禮內監傳言　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真愛）　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早定大計。　宗社幸甚。

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升儲采錄）

六月。虜入陝西。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為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為熟番。封貢後。虜常抄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據莽剌川。時掠漢人畜避將或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李奎方大酺。軍士報虜有侵掠。奎即单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謦自白。奎輒拔刀斫之。虜大譟射奎。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成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為虜

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為七邊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罪火酋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上御門視事畢　召見閣臣等于皇極門內煖閣　面諭陝西邊事惓惓以　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為言且切責督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牽制將領廢弛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忘備欲　諭本兵申飭各鎮　天語從容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召見記）

八月閣部諸臣恭請

上御經筵日講

入彙采

次輔王錫爵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主憂疏曰臣于前月臥病中聞西虜內犯勢甚猖獗竊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破的明如觀火臣雖替餘生知無以仰贊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為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不敢不極其愚慮焉

皇上一言蓋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定異同之間與

三反

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迨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不然自虜欵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敝戈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擾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邇　朝衷倘惶要止游收收追尤者事此一反也古策虜之臣務納守和親今則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膂力俯當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塞下求安專辨獄關之利文吏在廬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槃盂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轉相慕效翕然同風而獨於

緩急重難之事則兩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首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薊則以之為訴首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略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　明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　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已知會知縱弗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

制虜秘策

定氣審謀

快論

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枝驟然逆天自乘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覬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于今日察彼已之勢審禽縱之宜其策必不出于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　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于流議毋怵惕于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約戒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六　三十

吏策其便宜嚴責催諭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定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西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捲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夷盡掃　先朝大臣馬文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而推擇新將又一而策勵舊將一而調集客兵一而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誚于歲儉發帑困于　國處為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為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

皆不可屬時撩取

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

制御方今足合前策當時中道之旨

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逃為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略大臣既奉有　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為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猶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款虜彼稱南北兄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六　三十一

然不同況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收斂之後士馬誠練械精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尺一以受降檣豈亦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廢責成督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可效死而不欲遂避罪寬使文武相仗人人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不勝幸甚（文肅奏草）

九月　詔停刑

閣臣合疏請止開礦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　冊立東宮，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敦請。

聖諭云：朕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待月，朕自有旨，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搖動？內雖皇貴妃嘗贊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聒激耳。豈有誣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激聒者？蓋此輩心懷無父之志，欲求榮不思君上之疾，但慮身家之塋固于此時，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已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離間父

子之天性，以成已賣直圖報之逆志耳。其安心甚遠，其立志甚詐，可見其沽名悖逆之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又思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言，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者？執理乎？執否乎？而為臣者以言激之，其為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于所奏一槩留中不發者，朕怪其聒激瀆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耳，非有別故。至于鄭國泰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我朝戚臣未敢有干預國政者，而國泰出位妄奏，朕姑且容之耳。其建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卿等可安心贊襄協猷，共

附名

北西房

治，不可以學此輩以激言之事，虛文塞責。欽此。

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于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

十一月，兵部題請邊務久廢，閱視當嚴，九邊宜各差科臣一員。

上自八月以來久未視　朝，羣臣請于十九日恭遇聖母萬壽之辰，幸　出臨受賀。

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郎元標調文選司。[illegible]

兵部經略尚書鄭洛上疏拒止西虜借路。

上意欲追處邊臣，閣臣覆奏曰：臣等查得萬曆十四年該

科臣顧九思為河西失事，參究始事之臣，已奉　旨將先任已故督撫董世彥等追奪誥命，又將總兵官降級罰俸。今年七月內，又該御史周孔教參論邊臣誤事，又奉　旨將先任已故總督郜光先追奪誥命。九月內，又該科臣張棟參論，又將郜光先蔭子革去，見任督撫梅友松、趙可懷、總兵劉承嗣及司道官俱各為民閒住，革任去訖。則先年借路之失，近日誤事之罪，已經　嚴旨處治，法無可加。惟自今日以後，務要力整前非，永杜後患，使虜衆不敢入邊行走，則莊永甘涼之間，易于備禦矣。[illegible]

御史荊州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閣臣看得本官清介耿

潘季馴致仕

于公改謚

蛇異

鼠耕

直素有特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因本官至特署名題奏耳安得遽以通賄誣之宜降　旨令照舊供職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吏部題覆閣臣看得本官熟諳河事前以蒙　恩再起感激圖報奔走河道以船爲家竭盡心力但因年已七十積勞成病臥床不起河道事務須親身經歷難以臥理恐河道缺人誤事宜降　旨准致仕。

于肅愍改謚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愼行題易其說則發于王世貞至黃鳳翔入臺題褒忠功于是

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即升都督先是傅公疏未入黃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冤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傅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出品）

乳源前江多蛇斷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爲害（紀錄）

楊州府大旱下河茭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齕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郡民賴之墾田十之一二眞是事物之最異者（出小品）

行廟享禮

訓錄優賞先

教習庶常

請釋李材立功

辛卯（萬曆十九年）

正月時當　廟享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閣臣恭進寫完　累朝訓錄加恩內閣元輔時行太師兼官如故仍廕一子中書舍人次輔國少師錫爵少傅家屏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其餘題叙効勞人員奉　旨依擬

原任行太僕寺卿今被論降調熊瑞彝本內訐稱御史崔景榮諸事

上傳諭閣臣云御史是朝廷耳目他在外邊聞了聲息却

便規避反着總兵護送他以致失事庫藏錢糧他該查覺反拏來私自餽送罪尤重于覓大舟該重處他。欽此。

二月閣臣擇本月初七日恭請

上臨御日講有　旨暫緩

禮部尚書于愼行教習庶吉士

侍郎田一儁上疏告病

三月御史周盤詹事講疏請將李材釋放立功閣臣疏曰臣等看得李材事情先該言官屢請法司題覆已該臣等票擬與同劉天倖俱饒死充軍前票未蒙批發今劉天倖以火器試驗特荷　聖恩。准遣立功。李材之事寔與劉天

侔同功一體、且雲南緬賊猖獗、鄧子龍以曾拒緬有功、見
奉　欽依提問、亦蒙矜宥、李材先曾出兵攻緬、亦與鄧子
龍事體相同、該部擬請釋放立功、蓋緊急用人之際、爲地
方計、非獨爲李材乞恩也、伏乞　聖裁。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
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

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疏曰、臣即日離　闕廷南矣、
感顏在望、首長路以踟躕、眷渥猶新、積感誠爲涕淚、此
臣兒女之私、非所宜屑屑上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
睟容、屢勤　寄問、則又見

皇上寡欲養心之效、承　親遣下之仁、而　宗祧萬年太
計、且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但有擊壤而歌、耕鑿仰首而
祝喬松、無所遺慮也、抑匹夫相別、猶有贈言、而臣蒙
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眞父子、忍遂以其身之
在遠、不一吐憂治危明之念、蓋臣聞孝子操藥以修慈父、
其色燋然、夫操藥者、未必能中病也、而其心則忠矣、昔孔
子大聖、尚稱飲酒無量、何損于德、但以攝生常理而論、凡
外克者內必虛、虛必生痰、痰必忌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
臣每奉　聖諭、以頭眩足軟爲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
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惓惓、以此爲第一義、臣聞敎
笞雖不可廢于家、然以
皇上五帝聖神之德、而左右至愚之人、豈可盡責之稱旨、
以
皇上九廟社稷之身、而么麽至小之事、豈宜得爲之發怒、
且孔子不云乎、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此言雖淺、隱憂甚深、幸
皇上毋忽、今民間尚有宅禁以祓除不祥、磔家斷蛇、不入
臥內、豈有　皇居淸閟之中、而　至尊乃日耳呼暴之聲、
日近戾殺之氣者、側聞寬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
抑火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嫌日愼一日也、臣之去後惓

惓以此爲第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在
勉强、夫勉强必非情之所安、體之所便、古帝王以爲御一
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之憂危、故早朝晏罷、抑情拂體、爲
天下也、近者
皇上盛暑出朝、歡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强、即
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且日夜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聽講、某日召對大臣、謹北向率鄉人
父老、上　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
郊、孔子非之、何況　祖宗一脈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股
蠻可接者、

私藏

□書

求諫

皇上頃于孟夏　親臨　廟享臣知自此二至四時之祭
決當以次舉行但恐臨期又或他阻若　聖躬果不耐勞
則當權衡于尊親祭簡之則　郊禮姑暫遣攝以待來年
而　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典此
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子謂之官家言以官
爲家不以家爲家也今大倉之儲謂之内帑言即此是天
子私藏無他私也邇者　國儲耗竭逆賚浩繁諸司縮手
不敢輕議獨賜無非爲
皇上家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析一家額進之外又有加進
此在歲豐易處之時且非今與况儉歲乎在内用偶乏之

際尚曰權宜況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上之儉不知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不經過猶
不及耳自天子達于庶人憂貧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予
幸
皇上思之臣聞古昔盛時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
凡皆以廣聰聽而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居多即間有聞見不
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譴者天地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
豈追既往臣請

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所之當先自與臣異同饒
仲高桂等始庶亦知易荒耿耿非責君嚴而恕己寬大公
之道行衆正之途開矣至于李材曲圃日久罪不蔽律臣
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愁若灼膓勿勿條此數事以當去後千
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誠蓋以身將長往言出感
恩則今日之一言或可以兼常日之百言
皇上既轆絶微臣惜其今日之去則莫若一聽臣言以保
萬萬年之聖躬以光萬萬年之聖治是即臣常在　朕前

也臣不勝氣咽聲嘶叮嚀懇款之至（文肅奏草）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給事羅大紘都諫
胡汝寧者丞黃正賓各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放歸十三日
奉　旨云卿嘗上密揭屢言儲位久虚勸朕早立以固國
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濆激以致朕怒卿等見小
人妄言紛紛求去即今四方多事正賴卿與朕分憂今屢
疏乞休朕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茲特准暫回藉調攝痊
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着馳驛去還差官護送該部
知道

馮仰芹于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吉入

市撫强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侯公連射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采編）

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軍兵誅至矣衆空城走郎中項德楨過公署策曰民方恫疑未可驟止闔門治兵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紀錄）

是時歹商死先是卜寨亦以女許歹商那林孛羅妻則歹商姊也而歹商酗酒奸殺衆稍貳歹商往卜寨受室因過耶姊中途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思哈射商殪乃歸罪擺

白二夷執擺夷以獻總督侍郎郝杰疏謂歹商與那卜有夙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第難深求請梟擺夷示法歹商子驗台住等並幼依外家應加厚䘏所遺部夷並勑百三十七道暫屬猛酋俟成立議給猛酋請補雙貢其那卜二酋有偵虜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猛骨孛羅修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搆怨奴酋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女直考）

定京省主試官順天諭德曾朝節馮琦應天諭德陸可教中允余繼登浙江編修李廷機刑科右給事中梅國樓江西修撰朱國祚戶科右給事中葉初春福建禮科右給事中孟養浩禮部主事姜鏡湖廣兵科左給事中張應登禮部主事唐伯元河南禮科左給事中丁懋遜禮部主事陳泰來山東刑科給事中劉爲楫吏部主事蔡應麟山西刑科左給事中李獻可戶部主事褚守峻陝西吏部主事麻容兵部主事于若瀛四川戶科給事中陳尚賢工部主事吳鴻洙廣東吏部主事唐世堯刑部主事葉修廣西兵部主事胡桂芳工部主事吳宗堯雲南刑部員外莫啓戶部主事李開藻貴州刑部主事王命爵評事黎芳

禮部尚書趙志皋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壬辰（萬曆二十年）

二月西夏哱拜哱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暘爲酋長劉東暘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爲衆積輕十八日東暘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黨馨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僇之盜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維忠以扣餉激變狀是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並抵鎮併劫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亂遣標下張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

哱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疑之嗾雲文秀殺兩人（文殺游擊守備）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勑印維忠與之縊東暘遂于翌日僭總兵任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僞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雲左右參將因挾慶王代請貰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合張雲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專備寧夏不者與虜馳潼關也承恩狥玉泉營游擊傅桓拒守爲千戶陳繼武執就繫巴狥中衛狥廣武參將熊國臣等弃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狥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掠鳴沙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

哱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侍郎王崇古叙功賜金明年擣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游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勑鈐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投參將一切標兵隷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于清水中衛平虜並通貢市會虜切盡黄台吉着力兎打正各台吉并松虜賓兎台吉等入市夷二十八枝會撫夷游擊鄭暘殁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土文秀攝本

路以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並慓悍沿邊皆慴伏之後二年辛卯洮河告急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拘以期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拜義子千總哱雲等頃之党馨爲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乎居恆多畜蒼頭軍馨報　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翹然自負而撫臣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虜狼以此怨刺骨會哱雲文秀亦怨馨以常許咨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遷游擊弗優禮故也馨御將卒嚴刻銖錙

祉勤哱承恩

十虜寧州[illegible]堅守

之妊緪以軍法衆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粮未給拜承恩遂乘間激衆作亂

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陳于陛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盛訥充主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

三月副總兵李昫承總督魏學曾檄文禰總兵進勤統游擊吳顯趙霊州別遣游擊趙武趙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揚時寧監軍攝兩河道務叅政顧其志督餉時霊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陷州參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李昫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藉令霊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翼日進兵横城獲并城守備張承勲而趙武兵亦至鳴沙州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舳艫十八艘賊衆少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酋以拒我師當是時榆林鎮明安台吉虜切齒銮萬卜失兎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兎莊秃頼等議暫封賊訥悶那顔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訥悶者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切盡妣吉止勿往着力兎昭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盜邊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廣武偽游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

[illegible]虜六刀

撫虜以[illegible]其文

初次攻城

棗園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擒中衛勒捕王廂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于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武迎虜二十五日着力兎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啚虜辭言巳與哱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薙髮胡服料虜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哱雲引着力兎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赦堝虜遁走塞因掠粮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虜困總督于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妣吉諭虜無助逆急檄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奬死事梁琦馬承光誅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冏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巳擢董一奎李賛爲副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賛非衛邊才乃起麻貴自謫戍代賛以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昫等既抵鎮城賊于東西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四月五日我師衛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

結何奴又
生患

妙着

引人上書
不於所詰
人前

湖淌死賊無筭賊亦射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額苍頭管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游擊俞尚德兵逆留被殺已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土文秀曾慶王及稱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承恩于南城遥謂我軍中都司李龍曰吾父出爲死焉　國拜廣蒙恩至上將撫臣廢削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戮亂者寧保此孤城結何奴自全耳因投詰勅城下賊既幷言求款會軍中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日夜促將餉潮延綏莊浪兵而著力兎于十四日擁三千騎從花

馬池西安定堡援我以奉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哱拜父子世伯爵賞爲金擒哱雲土文秀劉東暘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與史酋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冏金二萬兩佐軍資而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濟師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戎服督戰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先是總督已檄固原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

二次攻城

即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大司馬則謂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

上皆可其奏頃之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薰甘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城下堅濠竪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援橫城恭蔚茭浮河掠寨墻等堡東暘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益窮購首婦貴台吉妻縱男拾達大任火

落赤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製二十七日麻貴牛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計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爲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亦以步兵五千餘挨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巾獲級十六而承恩與東暘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擄我糧餉二百餘車是時總督從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二十九日中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木壘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益出賊截餉道時巡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於五月四日抵州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徵採柳稍蒲草及土修塹

馬道覺牛秉忠右股中流矢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
一奎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遝休魏信堡而哱拜亦率虜
以五百騎閫平虜堡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
十五日廵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閧詭請降以張傑箐總寧夏
兵迎入城招安傑于二十四日單騎往宛就縶賊亦先後
縛送常達子等十八二十八日總督檄參政楊時寧同麻

倭侵朝鮮

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好謂着力兎曰幸爲我
主招撫後往受賞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衛
恣迄集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
司馬蕭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奎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
各部能縛獻哱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軍縛獻劉東
暘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冏金十萬兩聽宣
大督臣蕭大亨懸賜御史將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糜虜夾
黄河大堨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劍一申令違者立斬以徇御史孫琉
奏總兵李昫上幕府功非寔賊劫我粮草二百輛　詔逮
問已雖報免然軍中愈奮刻期殲賊矣
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埈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王象節李名芳劉孔當沈淮劉生中

李騰芳何熊祥楊繼禮高克正姚文蔚韓爌鄧廷彥陳維
春馬文卿趙之韓張成德林應元陳懿典以禮尚羅萬化
左侍郎趙用賢教習之後韓爌史繼偕沈淮入閣

援朝鮮

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西夏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
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接壤修貢謹與地延袤六千里三
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恬不習戰其王李昖湎于
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

朝鮮弱本

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
來互市通婚媾因爾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
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俘陷慶尚道
過釜山鎮五月潜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
風潰王倉卒弃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
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銳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

發之勢也我[illegible]但不容不援

幾盡沒王子就俘倭且暮渡鴨綠則鰲且中干遼請援之
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
人薛藩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旦徹海外琉
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遼鎮先發游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
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援之

西夏事

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帶神炮火器四百車
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

糗粮自辦詔嘉居敬忠義調赴寧夏于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參將孟孝臣護粮草于二十日進逼城下哱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參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蕭遊京宣大山西兵齊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塞登城爲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

梯暗上南城城上砲焚梯墜翌日游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縋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爲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叢南火弗起城中衆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邏騎鄭錯承先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儗同事戚卿案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虜救然城中粮久殫銳氣亦消耗矣

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僉事隨府乘間携印同劄頭從城躍下賊復縋執府繫獄翌日總督與都御史葉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調着力兔如松詗知狀使稗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東勝承恩覓與着酋奉黃金蟒繡致卜失兔曰事急幸佐我狥靈州先止壁下馬關阻饟道也居有頃虜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使土昧斜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李打首別遣董一元

乘虛擣虜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游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渚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扼虜爲虜圍十餘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擣巢解散賊援絕矣

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爲倭擊盡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兵設防

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關諳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

報石大惑之

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贊畫石星以沈惟敬可倚緩急迴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暘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十丈總督以賜劍斬吳世顯徇行間來保以靈州功免賊數出舟師遏補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飢民（內變將作）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飢民報爲治鐵

穀撤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竟不應虜亦數闌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詔罷秩以夢熊代　賜劍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暘方從城上鳴砲候虜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兎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劲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劒斬縮朒二人令麻貴李如樟等皆分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筭乃移虜級示賊賊爲短氣

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巳苗兵及井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關寘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諾從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而民李登執原給劄諭哱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

暘頓足歎曰遂至是耶佯爲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顱乘令他人斫之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暘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且日不滅哱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詣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閨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斫拜首生

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哱洪大、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進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氏、已復與致承恩等獻俘、

十一月、大司寇當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　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憂逝土窖中、　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夢熊右都御史、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楨太僕少卿、各廕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督、廕一子

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宮保、示府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平虜時、妻楊、力贊、　制勅旌賞、尤異數云、初議寧夏功成封爵、後廷議不一、　詔免行、俟後有勘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晋大成等、劾孫來輔隨府侯達縱騎逮問、覚適遲、聯死事冀子敬、都督僉事、廕一子、世正千戶、令劉方奉祀勿絕、又之虜着力兎、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放翺等、請市、宰僧、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敢戰、厚粹收養、寧復爲甚、而哱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將握重兵、尾大不掉、卒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爲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以哱氏爲鑒、先是拜任游擊時、衍故例、肯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絀之、此可謂有徙薪之慮矣、

外史氏曰、甚矣哱氏父子之狡也、初發難、詭劉許以爲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仇賊之功、此定其本謀、方賊恣時、久稱哱帝、劉王迨劉許已就誅、哱氏乃揚揚詡上賞、我將士誤信、憒飲其家、抑已跡矣、督臣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寧

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決、哱氏逃無噍類、而得算乃在絕勾虜、以余聞張亮堡之戰、與守靈州平虜功、豈不並偉哉、

神廟在御久、邊境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繼以播州、海內蕭然煩費、稍苦兵矣、而兵端自哱氏父子始、

十二月

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冏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縻倭西向前所羽

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肅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于楊元急趨遼陽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

（行長主款）

速楊應龍請重慶對簿緊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劾　詔可釋回播啓行尋　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請奏　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　旨戒以貪功妄殺

（虎入柙矣何縱之）

（誰始主是）

是歲鵩鳥集豫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燕雀從而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踰暑無雨田禾盡枯考之山經云顒鳥見大旱

（旱徵）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六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七

秀水沈國元述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偵倭酋行長遣將吉兵衛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驛迎沈惟敬規虛實李將軍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鬭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申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偽效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殲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飛砲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塹鼻端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躡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酋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

（平壤大捷）

（東征將此[illegible]戰首功）

皇眞奇捷也、參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朝鮮王始歸平壤）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淸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淸爲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旣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碧蹄失利）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竟中鉤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

寧等、乃益進搏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狹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氷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征東考）

（請立春宮于疏）閣臣王錫爵、謹瀝密誠、請立　東宮、疏曰、方今　國家之事、莫大于　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于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改遲、　君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莫可追悔已、幸而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群臣不得激聒再改、于是群囂寂然、奉之如金石之堅、券契之信、而及玆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蓋皆知　成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覬覦之在前、有所懲而不敢耳、（設多方以歌舞）顧臣惟儲宮、謂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官、其祭繫之春坊、而其舉行之典、又必在于春月、卽令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

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器物、定卜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　傳諭料理、方保臨期無誤、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檢點未暇、以至稽延日期、過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是非蜂起、道路喧譁、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皇上按壓矣、臣新從外來、相見部科諸臣、首問及此、欲再援　成命以請、臣應之曰、如　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不獨言心如凡言口）朝第一苦心、一面對衆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密請、以實瀝汗之言、蓋以積受　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効犬馬報　主之忱、而不欲使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轍、此疏手自

謄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趁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　降諭
夬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
則臣見嘵嘵之徒皆咋舌愧死而臣一生遭　主萬里歸
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奉
聖諭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衝寒馳驅疾趨來京忠勤
可嘉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為國之
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
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雅尚少倘後有出冊

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違　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
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
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
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並封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
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攙越倫序致啓爭端
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來有待嫡之
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遵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為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為易處

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為子唐
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為子宋真宗劉皇后
取李宸妃之子為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于嫡母
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延久以
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
臣之愚見以為必如此行萬妥萬當且　皇長子既以
中宮為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己出為嫌下則使　皇貴妃
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為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祝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

矣臣謹題　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衡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
耳奉
聖諭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典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
他人之假借以為亂真哉朕今擇卿所擬前諭正合朕意
朕已批發卿為朕家事積費心特諭卿知之
禮部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為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
嫡立長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疏曰昨者

臣歸至寓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虛稱　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　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衆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爲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駭衆將來甚世誤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司議論與科臣紛紛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蹤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述曰皇上所論不傳一人令物議朋興　聖心愈晦不得不略露前　諭中所云背　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睿謨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是

皇上萬萬年永無册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懸定期尙有一分指望甚而仰疑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臣聞事必期于先定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採于衆人而後可以必信今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庭洶洶如此所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　歷朝儲位嫡出無幾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遠引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密引漢唐宋明主故事念靜皇上照此而行早定　大典萬妥萬當蓋誠有慮于此也乃諸臣尙未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詆臣奉　敕即行略無爭執臣既以赤心爲　主終不敢洩漏一字自甘謗責但念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爲亂典何故自處于展轉可疑之地既以　祖訓爲必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摘摩無據之言既厚許臣公清正直欲委託　國事何萬里召臣席未暖便而使臣先蒙衆口之謗必不可一日立　朝臣固自無

自惜痛其始之差錯有礙皇上而臣志負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盛美之弗虧而必望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囂者也

二十八日奉

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册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有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爾並封隨該部再引前代之例欲今皇長子先拜嫡母隨行册立朕非不諒其苦心但恐以僞亂眞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

播事

一敗于白石口

忽剿忽撫　撫無定局

恨卿等輔弼親臣豈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擔當備後有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見之其于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俱出邸報）

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　冊立

上怒甚革職譴戍閣臣王錫爵特疏懇救有　旨免戍（出閣揭）

撫臣王繼光駐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王之翰一軍軍川南係黃平湄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軍軍川北係永寧赤水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東係安穩松坎入三道並進前詣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黨穆照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萬弩齊發之翰軍覆餘殺

傷大當會繼光諭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進師協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也而蜀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

上謂本兵曰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兵奏辨順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郭成等革任立功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剿頃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決　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屬掮黃白金入燕行間爲原奏何恩執詣綦江縣（出征播考）

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典不允復請　面陳冊儲事體不報（出邸報）

閣臣王錫爵疏爲自省咎　諭失詳閒言慢服懇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奉

聖諭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意欲何爲朕爲人君恥爲臣下挾制謗祖蔑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若是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含忍欲商量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

閣臣王錫爵請定　冊典以信初　詔疏曰並封之　諭臣所以不敢與群臣辨而直引爲己過亦自有說蓋連日繙閱　祖訓委無　皇儲待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從無　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　穆廟在　世祖朝曾封爲王然封王之時歷于莊敬太子之下並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眞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群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豫教之典
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去年之　命既改于今年則
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爲之　頒詔　覃恩而　詔書內
所稱祗承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子之
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羆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
嫡之意矣此　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
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　儲位以待嫡子
此群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
將誣及　宮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

上萬萬無此而　朝著紛呶　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
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決此孤疑之計使　冊立
豫教一旦竝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
外有抄錄萬曆十年　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
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　答示一言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非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之
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
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宮有出無
出希覬罔思蠱惑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
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痊朕矣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
必附衆疑阻（出文肅奏草）
或言竝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一時大鬨而止太
倉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謂少宰非有心
作弄吾不信也（出小品）
閣臣再請定　冊典以息群疑疏略曰先是　冊儲議興
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欲以　恭妃歷　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

故臣直任以爲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及茲待嫡　命下
則人更從于嫡字起疑　儲宮一日不定　聖心一日不
明也　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臣爲
皇上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　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
之何人復敢爲疑悔敢爲黨附至于　覃恩之典請一切
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爲希冀敢爲蠱惑者至于　皇
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　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　豫教之禮此
則事在不疑必當亟　諭禮官從隆其儀　上請庶可以
少安人心矣奉

劉綎事

上諭云撤兵還候旨行。（出文虞奏章）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命發帑金二十萬兩佐軍，與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燬殆盡，倭乏食。（東征考）

禮部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雜職，賈巖、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降二級調外任，皆以攻訐輔臣故也。（出邸報）

東師議款

東師議款。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及碧蹄敗衂，氣大索，久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瘟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款款議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衆生惡瘡，聞我師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列江上，翌日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翁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既得請于　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仝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

倭棄王京

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荳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惰歸，而倭步步為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所兵五千趨尚州鳥嶺。鳥嶺廣亘七十餘里，懸崖鑿削，中通一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扼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從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為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為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舉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illegible]議撤兵

[illegible]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覬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與圖，朝鮮幅幁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　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鄰闘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無虞京師，鞏于泰山矣。

[illegible]

今日撤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留

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東征考）

安務疏

閣臣王錫爵疏曰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　朝事　聖明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太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為臣亦不為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買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

既經得而有欲亦須心而吐所以故成之且列垂世之弘謀也

議論經歷之要

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　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乖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訾即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

議論有立之要

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于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

議論事勢之要

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為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難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今時尚已成極重難返既不當激之過頹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緘詞題覆宜慎聽納宜公覈刑宜先勘劾宜審向者

主張于議論之外全關于從違之中如此則用舍較然書之益而不爽者之

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于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舉

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毋有挽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尊藉言川之足為益而妄言罷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

議論所以定法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愚不勝責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于

公聽納以平其論

先原則以靖浮論

審時勢以明武論

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于孔氏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聽就人論人不主必責使士絕蹈淮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　朝則聽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逆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俯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眾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多素心騁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不振或一斥不復　朝廷既不盡得其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盡捐前件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

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　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己則耳目不廣任眾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于　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于　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繇此請　論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其虛者心跡自白被言者處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劾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

以至公至當御事則上下相忘于渾淪矣

亦敢聞于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　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者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為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

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

異言過即休總之期于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為相集眾思廣忠益布所失于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願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為　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佐耳目耳目又佐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依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事而使病移于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為

第35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正內

塞議前之路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盡委之 君父且天下有與是有與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于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于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嘵嘵者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 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一二寒士忝預政務

惟精

[illegible]往事今所以茅也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精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 宮禁隔于邃嚴 威顏遠于咫尺雖銓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滿隱憂難以言悉即

皇上神聖獨斷群下莫敢窺然以此為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 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滋滋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 聖政萬分一哉伏望

皇上勤批答以明 聖斷平喜怒以調群情時 御朝講以圖政理而夬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 德音以盡款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僨惟

皇上少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揭方屏息候報而特恐今呈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 國論

以一政體者也（出文肅奏疏）

閣臣請 進講詩經孝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臣李材

上命釋之海內稱頌（出邸報）

小西飛禪小[illegible]原知安[illegible]人戎止彝小西[illegible]稱[illegible]原知安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禪守來請款而倭陷犯咸安晉州遂全羅將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將軍討全羅使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撫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巳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 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復犯晉州

情形悉露宜飭制征勦遼鎮都御史趙燿亦報欵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遂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羈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據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曰二南此倭犯必繇之路爲該國門戶以屛王京平壤則室奥也兩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薊遼舉安釜山通接對馬倭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峰諸路仍咨國王募武從赴綎訓練全羅諸道產炭鐵宜教演火砲併及時築壘

塹溝扼險其世子光海君琿頗英發諭令居全慶間督師劉綎特加禦倭總兵銜吳惟忠等並聽調度各兵計餉月五萬金朝鮮疲殘未復得并給衣鞋我更請乘小西飛乞貢縻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請留兵萬六千復轉餉非策劉綎已備倭則總兵量加府銜即部川兵五千俾該國訓練各倣簡節縮費以供遊戍處行長尚未歸巢量谷吳惟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歸議撤遼鎮簡卒三千統以游擊二員于鳳凰城湯站等處防守聽劉綎調取應援便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欵議撤兵省餉而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担因謬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畫撤狀陰事欵而諱言欵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覈征考）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

上出御射講時彗星漸近紫薇垣紫薇垣者于象爲君于地爲藏神布政之所故閣部力請

上于視　朝臨政之外愼　起居于　宮闈綏督責于左右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惠乃爲修省之實而可默慰上天垂戒之心矣（出邸報）

閣臣王錫爵等請發　宸翰免口傳疏曰臣等前因雨後新凉特請

皇上臨朝受賀兾得一覩　天顏以慰犬馬戀　主之願茲聞　聖躬偶爾感暑尚在静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

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凉生　玉體康豫自有親炙　耿光之月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忝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群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

皇上口傳御批閒常須出然所須者十不二三是　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欵陳然所陳者十無六

七是下情未盡 上達也臣請今後 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從中口傳頒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條奏以俟 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 御前仍望 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拜誦欣玩 天語稍嘗出口成章 宸翰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即有塗改增竄愈益見注思之詳審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托之臣下勝真不惟暴殄 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臣盡以爲臣等之潤色與左右之詐傳以致 明旨不信 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 先朝故事 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批荅數十百言比時近臣即逐款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真若家人父子是以 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繇然矣方今 朝事紛紜人情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 天顏因感 聖諭惓惓眷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忠如此（文肅奏草）

敕諭群臣

皇帝敕諭內外羣臣頃者 皇天垂戒災異洊臻孛火飛流河水橫溢潰决損于風雹禾稼傷于霖雨至于彗星之變尤屬非常朕仰承 天心仁愛上感上惟已齋居思過反己責躬兼勑大小臣工亦加修省外猶恐寡昧蔀屋之（下遠方邊徼之外耳不聞軍民疾所以干）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頻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繼以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侵漁或煩詞訟以利贖鍰或重稱收以取餘羨甚或積逋之稅已蠲而復征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爲精采以刻厲爲風裁役猾者市直以文姦闒茸者偷安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重輕同爲民害而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徒給贓刺者登于薦書惻偏無華者列爲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繇得清今後但以小民得所爲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爲撫按官之賢否其不恤民窮無益地方者即時議處奸貪不法酷虐害民者參奏拏問如有真心從政德惠及民者即宜據特薦以憑優陞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課督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不許苟且塞責又朕往歲勑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恤恩威並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貪將竊以爲利各兵借以爲名遂惟亂源並開在下今後着督撫等官痛湔夙弊題立科條散銀給餉定爲時日不得

頃刻那移。公積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減。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爲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愼莫顛倒，使將官不知自愛，以殃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興邪，三伏炎蒸，頂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惻惻。前經略所報將士斬獲功勞，已着該部記着，候旋師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至騷擾否。欽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着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攘之責，其益務同心體國，率屬奉公，表用循良，斥逐貪墨。

措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辯亂眞，才無以虛文先寔政務，爲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　天憫治至意，欽哉故諭。

八月萬壽聖節，請受朝賀，不報。

先擬兵食　清營實數　大將後省

我師竟渡江，歸各鎮，已得

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擊肘，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東征

十一月十九日

上御煖閣中，召閣臣王錫爵，以錫爵[illegible]，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差官降諭，促令起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

今日又蒙　特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眞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臣對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

頭緒，若于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　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速進密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臣對　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閑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臣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

臣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二歲不讀書之理何況
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
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
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速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
有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臣對
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慾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
如今日　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　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王文肅集）

行孫校出
新[illegible]

閣臣王錫爵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文書官杜
茂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諭臣曰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
教冊立朕已親允况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
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

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今
日正以長至節後恐　中旨不出羣疑又興方與同官臣
志皐臣位商量表白　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
相與盥手叩頭捧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榮藉臣伏自惟
匹夫之誠止知爲　主疾熱無他奇見可以安　社稷定
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爲慨許豫教少安人心臣之
前疏所謂　眞聖主眞仁主眞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
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　冊立一節不徒曰候旨而曰少
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瀆
惟是　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似一
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臣不得不一剖明之夫今日
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臆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千年千萬與天長久而不
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
啓最長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
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亦爲身之老疾而遽爲不可
知之慮乎蓋趁閒趁早趁　宮中吉祥歡喜不須廻避之
時故臣下可以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勿再泥待嫡之旨久虛儲貳之位以

解衆心之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同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早同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宫並見　兩皇子時，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　皇三子之年。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信　皇三子之强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為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塲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皇臣位亦斷以為　皇三子决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家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　聖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容候勅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成法，上請。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疾者非疑于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粘論。卿可撰擬來看，諭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為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知勅奉行，不許又來激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今日檢得閣中舊籍，始知　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便接見講官。其題　請又必先自閣臣擬　旨，傳下禮部，方可據以奉行。（[illegible]）即今　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辦不前，合行題請，伏乞　聖裁。奉

聖諭：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中諭于卿等。今卿等奏來甚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衮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進諭卿等知，欽此。（[illegible]）

閣臣王錫爵催請出閣　傳諭疏曰、今日又蒙　賜手批諭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乃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約、在內各衙門造具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其過費、出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諭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當即封送該科、使其傳諭該部、一體奉行、蓋自古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臣將順大美者、亦自不必固爭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進言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自皇上而言、但見以為饒舌、正不知自臣等而言、乃一力贊皇上之深、惟恐部科諸臣之有言也。蓋臣等昨于下午出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徧舊案、並不見有出閣買金玉之事、即據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為內臣開寫之誤。此以事言者也、在科臣則謂　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講書籍而先講服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昔日析之、大約謂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　宮禁之務、與外家寒儉不同。即今　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為

字字血誠

皇上言之矣、夫臣等之外為皇上擔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為皇上傾吐腹心、以求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國用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遐費至于浩繁之極、人情至于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費以虧　國皆　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近日出閣　命下、朝士已有喧傳、　聖心原無意舉行、而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改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為血噴于口、髮衝于冠、以為人臣疑謗君父至此、尤當墮阿鼻拔舌之刑、而今　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堯舜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算破、此臣等之所以為皇上不甘也。伏望　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旨、以絕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　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明諭部臣、即此就當將來　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矣。

閣臣王錫爵請寬言官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繼美之疏、奉聖旨、葉繼美這廝曼詞旁引、黨救同類、好生可惡、孫繼有着革了職為民、不許朦朧推用、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扭解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吏部

擠子危切

知道欽此臣等讀之不覺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皇上何以發怒至此竊詳繼美疏意明稱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决且深憫臣等焦心勞思言言伸救卽此四言顯是爲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其所以欲寬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欲安輔臣者乃專是敷演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爲是今　赫然動雷霆之怒旣重罰繼美仍將孫繼有加重處分而譚一召等至于差官拿問自皇上而言固以爲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自臣言之

召侮辭臣激怒辭臣　朝廷之上興大獄辭臣萬世之下以爲排擠直臣蔽塞言路皆辭臣臣等且益危益苦益窘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　朝之望一刻安身之所矣且扭解重典自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宮吏犯贓邊臣失事之甚始間一行之今忽爲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卽諸臣不足惜而臣等見　上天疾威父母震怒如此魂飛魄散心碎口呆今夕何忍復對父母妻子飲食宴樂也自今　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當免冠徒跣而待罪豈敢更爲外人伸解但念

一語可必天心之轉

同此道也爲公爲昭則人略其過而予以[illegible]

皇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卽科臣亦惓惓于臣等之去留今不使之安而反速之去不惟非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矣伏望亟賫　嚴威將譚一召等免行拿問孫繼有照舊降處其葉繼美遂中立原係言官且其議論頗平原無觸犯並乞　聖恩免其罰治則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讜言容而妄言之氣自沮矣（文肅奏草）

是年鄒南皋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毋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南皋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城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南皋懼毋舟野泊欲亟得夫辭簿尉

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皋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遣祥刑要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僇人怒可輕覷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

賜在人所
目處何如

家僮有善心者何異（衡皋自記　忠家編）

攜李有沈敬川公者善讀書以父母春秋高毋誦季路樹欲靜而風不息之句號焉誦輒傷遂棄章句留心盈縮之計以爲甘旨地而所償饒之偏隨念立券以故日就豐盈而二人色養之隆尤藉是居吳兩閱政更佐以大暢其志亡何兩親殁哀慕一如生時壯年兩悶連喪萬念伉儷題其居日厲貞寓不再娶之意已决然矣郡邑旌之日孝義嘗已公天性高明好施濟累著奇節有久負金之人一旦負子毋來償犬異之問所從來得之鬻婦乃亟以金追完其偶焚昔券後生數子係祝公西晉友

川前大田
他食其福
詠說則伉
聲首千古

人攜重貲至禾恐旅中有失全頓公家卒盗發掠無遺物客亦自謂寄金安得獨留已竟出所寄還之遠近風誦又晉人某舟中被劫疑於舟人知情訟而繫治公委曲開諭曰金失尚可復冤死不再生客旋意平得全者六人至于持厚金脫戚人于縲絏激公憤全恭客于虎口彰彰在人耳目何可泯也有子自省以文學補中翰賢勞夙著兩奉　勑書發賑江右公逮其行饑民色起運餉山海公勸其駕饒戍腹克　溫旨有意公好義良可嘉尚之褒公眞不可朽也夫（載禾郡志）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

正月

聖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爲尤甚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草子而食又至有割死屍救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痌瘝不遑寢處曾經屢旨獨賑不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況值此公私交詘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濟糶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略否其各處饑徒劫盗嘯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插歸農防禦有備否且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爲名聲交際趨承爲

職業費用侈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嚚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盗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滿厭請給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沿海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權既輕不免責成于文吏乃文吏又習爲飾虛取譽首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爲步處以强力幹事之臣爲蠢材好議論而不好成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今第一弊風其撫按

事者，弭盜安民，得人爲本。以後巡撫官缺，除吏部照例疏選，用老成歷練、曾經歷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採虛望。其要害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即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敘，毋得盡拘資格。如有前項不修官政、不飭兵防，縱有浮名小才，于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參劾，以失職連坐。你部裏若咨訪的確，亦不必待人奏聞，即便議吏議調，以安地方。近來人心玩愒，朝廷詔令通不着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兩可，科道官亦不用心參駁，成何法紀！自今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出標準，凡遇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爲撫按

有司之黜陟，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玩視欺隱，定行重治不宥。故諭。（出大政紀）

皇長子出閣講學

二月初四日，皇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翰林院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天敘，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敕房辦事鴻臚寺司儀署署丞范可悅，誥敕房辦事中書舍人茅闓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皋、張位。（出邸報）

故事：講必巳刻，遇寒暑停免，今定以寅刻，亦不停免。

時

光廟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訣出其上。光廟囑内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　殿下，何以謂之亂德？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檃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爲眞天縱不可及也。（出小品）

玉牒成

玉牒成，加恩纂修總裁官。

進饑民圖說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有畫不出焉，不盡虞奈何）

叙圖說最爲眞切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閣臣勸請賑濟等復蒙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時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是何圖畫，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饑荒亂，有吃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民饑荒亂，速行蠲賑，以救危亡于旦夕。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妃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令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

抄首　[illegible]

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指
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愛國為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參到
再作區處今諭卿等知[illegible]
閣臣王錫爵請　親行　廟享疏曰臣等先因　聖躬久
在靜攝臣子之心以愛君為重不敢以　常朝日講數有
煩瀆惟是孟春在邇例該舉行　太廟時享之儀誠恐臨
期又行傳遣此則　宗廟事重臣等不得不言蓋先是臣
之請假歸也條議數事首以　廟祀不親為規夫　郊廟
俱屬大禮其在今日俱屬曠儀乃臣芹曝愚忠顧以　親
郊為後者以為　天地雖尊猶為衆生之公共父母人人
可以致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之理
皇上但自信此心原非無故而憚勞則雖間一遣代臣下
亦自能成禮而　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　祖宗列聖
則
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即今二百年來一統昇平
之基是誰為之開創奕世綿長之祚是誰為之啓佑而使
遽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蒸嘗于前氣脉精神何所聯屬
聖意懷愴何所感通此其非所以綏　神靈而迓福祉也
矧　郊祀禮繁又須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門數
里之外

又倭　[illegible]

皇上為玉體珍調計皆可以此為辭若　廟禮止于須臾
對越原無　郊壇陟降之勞而今大夏享在寅又無夜寒
風露之苦且　廟廷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有警蹕清
道之煩侍衛關防之慮
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古人祭祀之詩曰曾孫維主而
繼之曰以介景福又曰天被爾祿今主祭者非曾孫則使
何人受其福祿此臣等一體股肱之臣所以有惓惓忠而
言之不得不切者也伏望
皇上永思先業之維艱上畏明神之有赫趁今享期數日
之前預養精神齋在　親臨行禮庶幾　神以類歆祝史
可以致詞而祭則受福臣工亦藉其餘慶矣[illegible]
四月閣臣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
帝以狡倭未妥東虜跳梁遣官宣諭懇留復疏謝其略曰
皇上之所以留臣為國事也臣病中之一息不忘者亦此
國事也目前國事莫急于倭虜而臣與同官平日計議亦
自有定着倭非我叛臣若真心向化決無絕理又非我孝
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羈縻駕馭即此兩端而決若其
他盈庭之議乃至欲裁廩百萬之財而怯不敢道一介之
使則非臣之所解至東虜跳梁雖起于乘虛伺隙而其實
皆縱將不得人兵不識將有功者或以浮枉掛議有罪者

或以蒙蔽追誅故閘茸之極馴至于此若識其弊而亟反之可保無肩背之慮此處倭虜之大綱即留臣經年所守只此數語至于羽書之絡繹夷情之細委必精明強幹者始能審詳而臣已足不可移目無所見

皇上復何所賴于臣哉

五月

上以閣臣王錫爵患病沉重特發銀五十兩命靈濟宮道官白昭忻于藥王廟建保安醮場三日三夜爵上疏謝

恩報

閣臣王錫爵救銓臣疏曰臣臥病月餘奉有　明旨令不

以國事關心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聞獨請添閣臣一事發之自臣故不免日夜在念昨忽聞部疏發下以點用二臣方慶　國家得人不勝歡忭而隨聞有　旨切責吏部重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勝踧踖即床前盈尺之地有若不能自容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會

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顯逆

皇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爲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誤以超用爲不拘

皇上所云堪任閣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槩以已任者並列此其愚暗之罪固無所辭然　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至于部中後疏臣尚未見不知李世達因何列名從世達即前次所推用奉

皇上通寫來看之旨不敢有所去取乎此亦不知變通之故而似非敢于專擅也乃今竟爲此發非常之怒用不測之威而　聖心不安同官二臣不能先事將順而二臣不安新進閣臣爰立之　命與　咸命並下而新進閣臣不安尚書陳有年以病在告聞屬官爲之得罪而有年不安

都御史孫丕揚與李世達資品相同而丕揚不安文選司官數年之中空曹以去者至再至三而以後之爲文選者皆不安科道官因

皇上責其不言轉相驚擾而科道官亦不安凡此數不安者其端皆始于臣請添閣臣之一言臣身不能報　主則亦已矣而顧反以垂死垂去之語干　雷霆之怒傷　國家之體貽縉紳之憂此其初心謂何而其不安又奚止百倍于諸臣而已耶此緣臣病憒顛倒識慮不周以致累上盛典震蕩驚虞一至于此臣誠去有餘慙死不塞責旦夕出　國都不敢復望　温綸請正臣始禍之罪肅將臣官

褫華。而薄吏部司官之罰。庶滿　朝人心安。而臣之心亦安矣。（文肅奏草）

閣臣王錫爵入。疏乞休。

上御筆特旨云。朕之不逮。有累于卿。又知卿有去志。既屢屢懇。辭特准暫假。閣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馳驛去。待卿病稍痊。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用。該部知道。（文肅奏記）

閣臣王錫爵獻忠疏曰。臣即日且上辭朝疏。咫尺　天光。瞻言萬里。雖犬馬不能忘情。而况臣之遇　主最奇。蒙

恩最渥。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竟去哉。第苦神昏氣短。語不多及。謹伏枕口占數條。竊自附于鳥死鳴哀之義。仰瀆　九重。倘稗百一。伏乞　聖明裁察。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惟恨不得瞻辭　御座。一奉皇上起居。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覲見　聖體充腴。　聖容睟穆。百疾自不能干。顧聞不時動火。火生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加。然正恐其不直得怒。而徒以自損耳。譬之一身。手足痕狠。天君亦豈得泰然。望

觀獻忠云事事急切語語痛楚宜公在世

貴以兄當

切責身心

皇上從此一以養身為重。怒發能制。怒過不遷。萬萬年宮府內外太和保合之休。端在于此。臣不勝首願。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其所藉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更易備。而近來每遇　廟享。往往以異姓臨之。萬無可感格之理。臣已屢疏上　請。未見舉行。此乃水木本源。春秋雨露。　聖情自有不可解者。况須臾對越。原不妨于頤養。故臣望

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

一。今進言者。類以　朝講並請。臣獨以為

皇上既安静攝。而講章又已進　御。非必端立竟日而後可以啟沃　聖心。惟是　御朝之事。則天下臣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脉。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而定。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面决一事。勝于手勒百言。此臣泰交疏中第一義。惟　聖明厲精行之。

一。部令不重。則天子為無權。乃今非但朝令夕改。蓋有上憚于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且法禁視貴賤為寬嚴。賞罰視緩急為行止。馴致欺玩。夫復何言。此今日　主柄不立。朝政不清之根本。臣自愧受事兩年。莫能救挽。望皇上與二三輔弼加意圖之。

說行於廟

御前勤政

緊重要令

[illegible]

一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已去矣何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若勸者惟望皇上稍捐成心自擇而自用之或十中拔其三四或已用之後旋而考其職業不效再黜不妨此正所以絕市恩要名之路耳今一槩重與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使要名也不可不深思

核實議論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多矣毀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談戰必及兵議兵必及餉以虛實爲是非以賞罰爲虛實則道聽塗說者詘而老成長慮者進議論皆爲用而不爲病矣至于狂瞽犯顏之論則所謂君仁臣直不得不容而科道官以言爲職尤不可造次加譴臣之福心所以廣開謗而不怒者蓋實欲以身悟　主使　朝廷之上都俞與吁咈相資愈光　聖德也

批發章奏

一章奏留中與　御朝疎闊其害相爲表裏以臣言之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而使人日相猜相伺于影響之中也

[illegible]任老成

一老成人乃　國家之元氣今六部大臣乃有四部乞休皇上爲之屢降　溫旨勉留其于維持元氣得矣然當審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與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不以駁眾投杼用其身則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去則必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真惜老成也

[illegible]

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而近乃有因一人而累眾人以後忤而益重前忤者此　雷霆之威間以爲不測雖以爲常常則玩玩則輕犯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而臣下不勝其罪此欲止火而益之薪也臣敢以明德慎罰爲今日之規

節省財用

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皆必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爲穩着且先守穩着而徐求倍息可也今縱未即發內帑之財以濟司農之急而各處織造燒造及取金取銀之類終望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illegible]

一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禦之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年來非不屢經申飭而將吏未見有着實奉行者乞行該部立一勸懲賞罰之格以必行必速爲主而沿邊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

（大要防虜）

事知兵者任之有不敎者作速議更不可姑息。

一各邊虜情既以通欵在前今亦不必務求意氣責其歸孝子順孫但當持定大體寧忍其求勿受其紿且如東邊貢而西邊搶其貌恭而其情肆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此毋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絕而後效順者可堅乃為長慮。

（又論邊臣）

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重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輒彈舌侮之深可隱痛故臣以為邊臣非大欺大罔則小敗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論也至于邊臣之中將才尤難得尤當愛惜但馭之不可不嚴今惟其賞或踰時以至罰亦文廢便人人興灰

心掉首苟避文罔之患而邊事不可為已此當深戒。

（[illegible]）

一臣竊歎從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者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惟

皇上所加意詔何耳今申飭吏治　旨雖屢下而慘礉趨迎之風自如此非重獎循良綏輯征歛而嚴為貪酷之罰則空言無益也至于撫按舉劾其同理無兩是鼓舞激揚全在于此是在求其實而已臣言止此人所共知況以

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

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言不可復間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無他偏曲倍加省念垂以釋恩則未必無分毫之一助也（文肅奏草）

（河套本不可棄既已而事之難即使得而得之兵費無算而地利又不足以供戍守故寧以棄棄者恐全之策猶勿以此議為佳也）

文肅著復河套一議為　昭代經濟名言附錄備考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趨勢以罔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聽虜竊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國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

扼胡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李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盡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塞無間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虛其勢豈

賢豪固略于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擣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聚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奮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策也請極言之以干　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

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强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創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貧來以置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艎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黨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頻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弱籌處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矣回視　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又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道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

彼騎逼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眾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逃遁犄角時間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眾出塞亦足以數萬之眾援之否耶有騎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

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奴眷屬骨肉之所託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刄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令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即不罷之役恐之以將從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强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于守耶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援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强既能為强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遠非所以自遠轉盻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為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成可得利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偶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旋

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于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塚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果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上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寘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承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假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月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焉二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吾邊去河動

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蓋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三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報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遠慮而深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智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疾疫以先零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己知彼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追于備邊者常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鄉試主考官

秋定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良有洗馬劉應秋應天諭德李廷機中允周應賓浙江編修吳道南戶科左給事中吳中明江西編修黃汝良刑部主事彭應捷福建檢討王用兵部員外方應選湖廣刑科給事中葉繼美工部主事莊懋華河南吏部主事劉文卿兵部主事賈維鑰山東工部員外王登才戶部主事韓邦域山西工部員外朱汝器戶部主事金時舒陝西刑科左給事中王嘉謨工部主事葉應四川兵部主事江中信刑部主事袁樊英廣東兵部主事曾偉芳刑部主事劉毅廣西刑部主事劉宇奇評事汪治雲南戶部主事李徽猷刑部主事陸夢履貴州刑部主事朱思明評事竇子偁

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為例○貴州增中額五名著為令

中式各省解元順天余應詔應天龔三益浙江譚昌言江西張以化福建王毅湖廣秦繼宗河南趙三極山東洪良範山西張應徵陝西李子芳四川羅天錦廣東李斧中廣西傅登第雲南金本高貴州俞政

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代于寧遠宋應昌欲剿剿大兵不可輒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火器于朝鮮而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已先時西還前請款倭將小西飛適留廣寧即謂為言請封及抵遼陽徼聞關酋表文且至始主遼　旨敕兵止草諭文繼所得倭吉兵歸諭行長并遣游擊周弘謨往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力主撤兵多膽略已石司馬星因朝鮮尚不給

又因有餘所從

依採所尸

并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云沈惟敬初入倭即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併跡乃命倭因　中朝無意許貢遷就以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經略應昌宜有終始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以惟敬從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勢重

從具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親之說（小人不知大體）詭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從封于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釁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馬亦張

皇恐關白不能放驕縻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實等　詔小西飛入朝尖討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差併抵京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　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于左闕詳定詔加周詳大略上請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以上出東征考）

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興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見抱膝上令寫字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揮洒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憑之未可知（出小品）

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亘海鹽烟墩相望次年沙沒海水直抵塘址以長竿測之不得其底衆洶懼將徙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盡潰縣令亦挾印走既息城無恙令率衆復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之復舊（出小品）

是年禮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東閣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七

封日本 如是

深中情事

切著不用可惜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八

秀水沈國元述

[illegible]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必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論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彼運論薊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矣（出征東考）

二月會試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劉元震充主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夜夢見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試目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爲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爲司馬牛恭默思道是叨言其年會元湯賓尹則易水生也夫物固是天定信哉（湧小品）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蔡復一吳宗[illegible]朴朱光祚荊養喬林欲楝劉尚質俱年少未娶而[illegible]僅十七尤奇何宗彥劉一燝俱入閣孫如游尚書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高承祚何宗彥白瑜黃志清孫如游陳之龍劉餘澤郭淐佴祺劉綱南師仲趙用光朱延禧鄧士龍劉一燝梁有年林秉漢顧秉謙以侍讀劉元震劉楚先教習

招撫

得首之反本由奸亂者挾成之

總督邢玠乘傳至蜀中察永寧酉陽壁馬千解皆與龍通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撤虓檄應龍大畧稱引咎劉王具事宜國威稜龍來當待而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爲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罔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爲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語龍所問狀檄撤綦江烏江兵諭奏民勿援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郵與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貰罪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之强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

廼記所報
忠在奏民
亦所[illegible]報

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大畧總督特檄諸土[illegible]趨應龍安穩聽勘太守屬綦江令及經歷李應春游擊吳文傑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偫郊迎叩頭致餼資犒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奏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睨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綦奏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國亨襲亦被訐懼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太守爲請總督委兩貲畫及道府

加[illegible]二篇　全

並以七月廿四日詣安穩應龍囚服郊迎蒲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罔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蜀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白泥餘慶重安五司暫改屬黃平俾故事黃平俾治獄訟賦稅而五司歲替貢馬表箋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兵備巡播州殷最土吏給事中陳尚象疏如舊便總督許于桐梓婁家丁山赤水間設撫夷同知東

反川中渕

逆西今[illegible]
賞覆之秘

溪巡司移置松坎並允從論功賞　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　朝重慶守王士琦即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念五司七姓奴輩若我必盡刀俎釋忿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分遣夷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奏民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酋用以攙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于是諸苗人願爲之用效力矣（出征番考）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

于阿台之難乃走[illegible]東方漸北侵張海色失諸酋盡食之會色失爲學佳黃華仇殺往投奴酋搜殘無孑遺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關都督歹商是時海西北關逞[illegible]卜寨那林孛羅方連西虜以兒鄧等攻歹商急奴兒哈亦以歹商匿仇弁連那卜二酋圖歹商　朝議諭歹商歸海約婚奴酋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于漢居頃之有住牧木扎河部夷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騎殺指揮劉斧走建州[illegible]諭奴酋即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非述祖父與圖王杲阿台有殉　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保

凡陞賞夷虜當用虛銜不宜用管敘

塞、且鈐束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得陞職、長東夷時開原參政成遜、遼海參政栗在庭、會查本夷原領敕二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爲鄉導勤王、果後並死兵火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便、總督侍郎張國彥以聞、 報可、是時萬曆十七年九月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愈强、後三年倭陷朝鮮、 中朝徵兵檄如雨、貢夷馬三非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征倭報効、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搆、會那卜二酋殄歹商、則併討[illegible]明祖被搶請勒、亦槩罷、然奴兒

哈赤竟殪卜寨、旋以[illegible]塞功、至是得加、是秋視王台時矣。（出建州女直考）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購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除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紈袴子、詠親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弃印敕逃、遼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

上、遣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誑揭倭情無變、攻 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爲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

慶霸矣、（出征東考）

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磔其尸、又掠石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巳又遣兇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出征播考）

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稱奏總五十三酋、捍虜勞苦、乞折賞（何無賞）及援黃狐狸例、懇蟒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咨議、（出建州考）

是年、輔臣陳于陛卒、謚文憲。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寶慶府城步縣被印照磨梅希祚條議撫苗方畧時城步去任元知縣冉丈川致苗叛息當經請詳捕獲崗苗雷晟聰藍進栃監候另捕江通海等聽候歸結間元知縣遂因苗變改官諸苗恐有擒勦之禍而當事者紛紛無定乃條上曰看得城步縣乃楚之西南絕徼控五崗四十八寨之阨口苗夷環繞僅西北通武岡一路縣民所居不甚輻輳大都苗居十九民居十一若其地產之利苗獲十九有餘民得十一不足考之賦稅則民又十倍于苗雖苗之戶口田粮載于冊版同歸天府然苗田從來免其清丈粮米惟任自相抨攤曾未問其孰甲孰乙孰多孰寡即諸苗多有自相轉賣者亦未問其誰盈誰縮也苗粮舊額一百八十餘石額因洪武永樂景泰天順等年諸苗屢次猖獗累經調兵勦平然粮額漸減僅納至八十石而所減百石之粮悉派于七里包賠竟不取足于苗至萬曆二十一年始得議免寧為七里（苗民均便）豁除終不科之苗此明借八十石之粮為羈縻之制耳苗崗之境外通廣西古田天水一帶皆散苗盤據出沒為患嘉靖三十八年覆入城步踰城劫庫比得本處崗寨諸苗追戮殆盡賫金全歸散苗至今不敢東望　朝廷念其微勞定為三年五年大賞小賞之格所賞甚微而苗人攜老挈幼赴縣叩領舞忭稱謝未始不欽遵　王法此蓋微制馭之妙用羈縻之定效也近因元知縣進崗丈田崗苗雷晟聰糾衆阻丈屢詞惡態體統掃地但肇禍之端寔開自縣民薛思祖等當時下城步浮粮三十石原經攤入七里代納以抵下城步增納餘銀之數乃薛思祖等倡為告豁浮粮之說科歛七里鄉愚使費後事不行銀皆侵破無以辭于七里又復創為民買苗田避重就輕合行清丈作數以抵下城步浮粮元知縣雖然其說不知（大怒）此乃薛思祖等借公行私更圖挾詐客民之買苗田者或丈或免任其關說名曰攷忠寔則棘利而李進安等又從臾引導遂致元知縣深受窘辱而雷晟聰之阻路撓丈誠有授之以意者蓋與苗田之人盡皆本縣吏胥及寄籍客戶元知縣既欲清丈起科以抵浮粮而與田者惟恐不利于已乃激苗以回避累之說雷晟聰等遂倡衆闗阻元知縣既已改官而啟釁造謀者竟令漏網何哉至如江通海藍進梅並置之阻丈行兇之列似為風馬牛安得不令嗷嗷乎近日羅再楨羅未清越崗附許晟聰之家以致被執寔再貴之所自召且雷進金已認放歸而再楨風清自不欲出此犬羊之性不可以理諭者祚初到城步之時正羅再楨被執之日雷晟聰藍進栃妄意

萬曆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督[illegible]也而疑竟以成安地方保全功有爲念以況[illegible]令何如哉一

出獄紛紛訴詞羅再貴又與羅進金等洶洶求勝每日帶刀入城進縣告投攔牛一崗苗根不見如則究納及明白開諭曉以禍福漸覺稍稍相安前根俱已完合覺其惡態盡消所以不敢申報者正恐張皇視聽貽川之衆又生事端益起苗疑急則圖圍生變且據雷進金藍進梅近日所告之詞迥與前日懸絶但欲求出毫無異言竊恐事久不決疑畏益生縣獄防閑久疎慮有出柙之患當責令雷進金楊再聰放山羅再禎等二人仍令江通海自出投到聽勘況苗非我類可以德感難以專任法制城步邊徼小邑士寡民貧武備廢弛難與戰守萬一崗寨糾合而來踐蹂

在所不免稱兵動伐必至殘命傷財收拾之難萬萬倍惟當察止戈之議續祝綱之仁矜其無知宥其旣往俾得渠魁自獻不勞擐甲兵豈特諸苗沐再生之德而一縣人民亦可以帖于衽席矣（山叢記）

再征日本

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阪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秀吉罪惟敬幷木

詳封臺臣平方亨小西發事關歷臣行尺疑臣宗求終遠辭也

經略又添一經理

兵前後手書進　御覽而惟敬辱　國及本兵彌縫罪狀

表　上命勒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　勑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申警備

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爲　國而堅于持議遂警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徹戍兵欲倚小人成功難矣封使久羈亦稍稍疑數遣心腹偵探復飾詞迷復自甘欺罔至欲媚

上以珍珠[illegible]拔防東廠官投漏言此眞老而天奪其魄惟敬小人何所不至令早如遼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

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壽張潰裂也大臣謀國惟公與虛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績倭海上（由在奏）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畧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劉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寄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畧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勢未可乘初擬楊元吳惟忠分屯全羅之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大將軍駐

王京居中調度，而南原城北翼㨿箚不疏虞，尚一道半爲賊據，孤軍難入，乃徼倖元遺所整理南原，吳惟忠扼忠州，七月麻將軍至碧蹄，討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並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援，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雙馬，路險，從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倭並伏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再益以據張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十八　十二

東，則由東萊機張，自彥陽則由慶州蔚山，既歸東南大海，西北山嶺稻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鬐甘浦開雲長鬐，水兵極單弱，倭所依者水，而水戰不利，並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二軍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中，如晉州宜寧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與兩齊發，此正兵，而兵粮不齊，難輕動疏聞。

上論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東爲王京鳥嶺之援，因山鼓鑄以資軍興，又言招南兵不若求南縣傳示朝鮮，其王昖

中朝吞併，乃疏稱朝鮮舊有三京，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並殘破，所居漢城亦荊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爲重，慶尚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終無所資以爲根本，斯乃倭所必爭，我所必守，倭若據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州，皆爲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月，抵鴨綠，即開城平壤不足爲固，往在壬辰，倭陸抵平壤，又從水犯全羅，賴山西海李臣師扼于閑山島，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爲其巢穴，對馬釜山間，海釜數百里，爲其換道，併于慶尚要害設兵屯積兵飾將，以輕兵相机攻剿，從陸地以壓其勢，而又以舟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十八　十三

艦卒出沒海上，邀截其歸，庶幾有濟，若屯田，則地土磽确，終不如南方，議遂寢。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放先抽用。繼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

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謀，事不諧，使奉足入倭，經略向切齒，謬爲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略即以屬楊元先假吏換撤其營兵，後惟敬聞。

上乖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爲起宜寧會行長之說，脅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即禁[illegible]

閑山一敗沿海震恐

實情

守王京

扼征東夸

之惟敬執、而倭將遂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閑山、

七月十五夜、襲柒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陷閑山、要害倭駐巨濟、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抵旅順、經略檄且哨且行、赴閑山協守、閑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將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

至、婦無手粮、及勸千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豆弓矢、益朝鮮當我兵甚于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爲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臨爲鳥嶺、忠州西臨爲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走從迎我師、防倭臨津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出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

京省主試官、順天、中允全天敘、修撰焦竑、應天、諭德朱國祚、中允葉向高、浙江、編修楊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江西、編修董其昌、戶科給事中程紹、福建、編修劉日寧、兵部員外黃煒、湖廣、編修馮有經、兵部主事馮上知、河南、尚寶司卿蔣春芳、兵部主事李長庚、山東、吏部主事錢養廉、工部主事沈朝煥、山西、光祿寺少卿何倬、大理寺評事石九奏、陝西、兵部主事田立家、中書舍人吳仁度、四川、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中書舍人侯執躬、廣東、戶部主事鄒原岳、行人陳嘉訓、廣西、工部主事張宗孔、行人汪若霖、雲南、戶部主事王大合、行人沈時來、貴州、中書舍人鍾兆斗、

詔添兩京監生中額十名、不爲例、是科解元徐光啓、後繇進士入翰林、少詹兼監察御史、管理練兵、多所建白、時未運用

順天場中取士、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關節、偏生副考焦竑、謫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被革黜然皆高才博學、文奇辭有之、而關節未也、至庚子科中條議科場事宜、亦及此、謂宜以雅經論、而不宜旁及無根、且正者已自認難議、而偏生尤非、誣漸白、（此三元考）

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頗貢于稷山水源、設伏各右、新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百十六、軍聲

[illegible]

益振。經略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赴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旦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弃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嶺，弃慶尚，離王京亦四百里。

[illegible]

十一月，經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議進剿。而所調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將監[illegible]爲御史陳效。

上復賜經略尚方劍，重事權。經略[illegible]令麻將軍同經理論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宜城，東援兩協，西扼全羅援倭。天[illegible]而云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示行長。我師陸路[illegible]水兵[illegible]不至。既大聚兵，經略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illegible]營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則由彦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彦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三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于前建柵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視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自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齎紙充饑。飯先用砲者，倭從隙用砲，發命中，彈皆碎鉄爲之，中多斃。饑厭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還鉞倭三千，虎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即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

是役功垂就矣，前以今皇覆敗，賞罰[illegible]

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劾大學士張位、閣臣，以位嘗揭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朋欺債事故也。（出東征考）

[illegible]應龍屬合江，索其營妻于飛龍城下，[illegible]剮之。① 原註宜撫司王舍馬千駟入擒，先是千駟得罪，與應龍私，罪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聘應龍次女爲繫援，因緣朋姧所從來矣。（出播州考）

黃鶴樓雄峙武昌，是年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淘舊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臥，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絳袍，持刀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濆，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飯

蛇大鬬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illegible]事與全楚被捶死及遇死者不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出粲緒）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厯丁酉年蕃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群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

朝其逆旅所遺囊則無一有此异僕來其惟老譜得大提素葉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土語然不諱爲浮提人亦不諱黃白事果難爲也手持一合似水晶可七尺許置之于案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極寫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評覽畢則字飛願持此二者爲獻葉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出小品）

戊戌（萬厯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畧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浦張在在屯兵

[illegible]釜山爲據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堅砦數重[illegible]天塹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抗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非特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則恃精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徃來如駛尤倭緊要[illegible]畧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遣師以董一元代（出東征考）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右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鄧景尭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二十一人黃國鼎張文光楊文瀚丘禾寔洪

聯祖、趙師聖、周道登、溫體仁、李思誠、楊希聖、胡賓臣、何如寵、張邦紀、周如磐、張以翔、黃晅、王毓宗、張光祚、盛以弘、孟時芳、曾舜漁，以禮部侍郎曾朝節教習、

先是御史喬璧星請改試期，故事，三歲開科，八月鄉試，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　國朝御史喬璧星監試，以舉子重裘以進，便于懷挾，請改三月，用單夾衣，剔宿弊可清，李廷机駁之曰，如此則四月十五日殿試，日煖，如何操筆，又其甚者不暴殺舉子耶，衆閧然一咲，遂寢、

時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會試期移在三月，其[illegible]木五一，在親東後從舟可省，[illegible]其二便于雲貴士子。[illegible]之[illegible]衣裳防閒，[illegible]易四，謄錄無可凍之苦，五歸家無開河運舟之阻，喬璧星之疏止得其一，而未悉也，（出小品）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逼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稅稻，焚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州老營，壘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殁于陳，得級九十二，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三營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步兵游擊藍芳威攻東北水門，副將祖承訓、殷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楨擊寨門，碎城，毀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欄，湧入，忽營中楨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經畧查參。　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彭信古等充爲事官，董一元革宮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illegible]朝議以師久無功，洶洶撤兵，大學士趙志皋請令總督鎮撫，刑處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illegible]倭府部為[illegible]將進，集議兵[illegible]事[illegible]志[illegible]，[illegible]濟等匱爭，乃共意進剿，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illegible]提督日至。

十一月十七日丑，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西浦，劉將軍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于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艘，氣甚惡，陳將軍璘統蒼唬船追擊，并焚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爲赤，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

千古奇事

敵焉（出征東考）

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翫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偶而爲一、後死于倭、載尸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偏將、屢爲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沉香其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異哉（出采餘）

董將軍一元報提浙兵游擊茅國器稱參謀史世用持經理諭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遂諭先進[illegible]

[illegible]

合奔濱東西始結局宣捷闈。

上覽賜金十萬兩犒賞、丁應泰再疏賂倭賣　國

得大體

上念將士沖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聽勘、東征勘功叙給事中楊應文（類征）

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坌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奏讐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條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貴州

楊酋之暴亦通天矣

都御史江東之疏請防禦　詔令擒獻惡目正法、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御史趙標請于合江、綦江各置游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名扼關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考貴州）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足作黎惟潭自以恢復故業、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閱驗據其供、令改鑄俯伏爲號、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人與罪乞恩二十五字、

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襲文所以戲唐太宗者、　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將諸大臣其未之攷耶、（出小品）

[illegible]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即位、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即請于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共建生祠祀忠銘、題曰崇報、忠銘不敢當、乃祀贈公而忠銘祔焉、吁爲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忠銘可以永矣、

按忠銘諱弘誨、實直忠厚、工詩及書、澹于名利、幾入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己丑、與許文穆公主

會試時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選二十二人、忠銘即以是年南行、至庚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自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君、若忠銘者、即不入相、其何憾（永平歷記）

勦播

再敗于飛練

起任勦

獻倭俘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羅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爲賊斬、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于是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

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是日天氣清和、獻倭俘禮成、大司寇蕭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燁燁有威、時

上御午樓、朝暾正耀、蕭跪御道、兩侍郎夾之、首俛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請犯人某某等磔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請　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宣畢、俯伏、

上親傳拏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勳戚接者、二遍爲四、乃有聲、又爲八、爲十六、漸遞爲三十二、最下、則大漢

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雷矣。（出小品）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與將士，先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趕水、猫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遇賊箐東溪，頗有斬獲。念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游擊房嘉寵誤焚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蜀兵爭謀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

（[illegible]俱實耳）

因刼令縱囚，焚掠綦江。失守，則賊勢如出柙，眾勢長驅，計平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年兩辛同）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為赤（其志蓋可見），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遲回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徒以安忍猖狂（所恃在苗），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夫兵，然猶時與我如往局面，宵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亦將將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呈已。

上聞，破綦江，追褫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緩驛遣兵備使王貽德。　賜劍，懸賞，嚴旨進剿。總督益調沿江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湖廣，駐偏貴州，總兵童元鎮，平越尊侯大舉。（出播州考）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宜捷祭告　郊　廟，如例。因題叙四帥，首陳璘，

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擒諸巢，功亦難泯。

上晉邢玠太子太保，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　賜金幣。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蔭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户有差。董一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并　賜兵部尚書田樂金幣，蔭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叙稷蔚功。　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僉御史陳効頒命絕域，蔭一子錦衣。而弃師楊元，通倭沈

合者分之造物流毀之巧

惟敬、先後弃市。（出東征考）

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沖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出新志）

十月、劉將軍綎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微聞

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諜黃平平越間、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

十一月、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

已又由掠偏橋、興隆、鎮遠、諸衛、接取九股生苗、平越新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黔危于累卵、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塞楚黔滇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議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叅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

上怒、逗留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緹騎逮治也、劉綎亦以赴師踰期、充為事官報效、

上以楚地遼濶、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師、廷推江鐸往、是時徵兵鷹至、總督大頒賞格、為諭苗雜言、廣招慰賊黨、頗携。（出撫播考）

險其實與立要者

時倭氛雖靖、尚有留戍之議、征東經畧疏稱、留戍缺餉、戶部尚書陳渠議　天朝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餘萬、朝鮮辦餉方可議戍、刑部尚書蕭大亨議、闗白疾清行二酋、貳倭未能糾衆再來、惟對馬窮倭、苦難資生、必肆掠、況昔年釜山為倭戶住種、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撤十七、

倭去王京、屯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鷙鳥之匿形、測之者曰倭初因根朝鮮、故輕入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糧、倭雖六十六州、實止及　中國一大省、徵輸猝難取給

舳艫遲艱風不利、倭衆支一年、有進無退、或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約割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親往謝、小人廚圖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主獲全算、可無戰、或曰倭懲平壤挫銳、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馬、北通全慶、東有東萊、机張、西生、林郎、五浦為之左臂、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巨濟、閑山、德橋、金海、竹島、龍堂為之右臂、聯絡犄角、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恐我援兵盡撤、乃借舋朝鮮負約柣篦立定、凡此皆倭得策也、我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天方贊我倭小醜何能為一時

只兩語盡提左形勢

文武大吏幾貪天功矣。若強人意、惟平壤一捷、而李以封貢敗、豈所謂進銳退速者耶。○或言倭入貢以刀扇小物、規大利、惟中海禁導　祖訓絕勿與通、倭入犯視風。風自東北、則犯大小琉球、風自正北、則犯廣東高雷、風自東北、則犯福建溫台、風自正東、則犯浙直、風自東南、則犯淮揚登萊、風自正南、則犯遼陽天津。若朝鮮折而入于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淮。平壤之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入海、可窺天津、而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咫尺。往賛畫劉黃裳疏曰、遼東一溝外、即虜。一江下、即倭。可寒心哉。可寒心哉。

難前

外史氏曰、今稱倭強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為穴、棄險爭衡上國。于勢不順、而智多出于饕食、往嘯朝鮮。　中朝經略數歲、訖不得要領。或謂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間、姑與以弄臣行長坐是款戰互異、不其然與。琉球受命、而閩浙為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嘗策倭非有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畀、雖窮島素甿、我子女玉帛、而奸民又潛為勾引、鋌而走險、要方大耳。海禁萬不可弛、人亦有言、患之適以生變、緩患操縱、消弭未形。在當事善自為謀矣。（出征東考）

吳郡崑山邑庠生李文詠、素性孝友。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父原任沂水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墻、驚號悲救、突入抱父、靳以俱出、而炎燎燭天、棟榱盡覆、橫身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僕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時督學御史陳子貞嘉其殺身成仁、殉父全孝、疏請旌獎。（出題疏）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維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往鵞鶄溪，止土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鑾妻子並死于賊。

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川孤懸。賊方移兵進攻，聞蜀金竹官堋驚，撤圍不果。（金竹官堋俱州司名也）

石砫宣撫馬千乘率鄧坎賊，乘懈于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王參明會擊，連破金竹、青岡、箐虎跳關七寨。酉陽宣撫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

（浮兵素號右不堪攻）

遁，蓋二捷有以牽之矣。初，洪邊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及龍反，承恩得請兩臺絕婚，黔撫臣令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桃子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邀劫苗國中，時二月七日也。自徂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土司如酉陽、石砫、永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乃分為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以原任總兵劉綎將參遊麻鎮等隸之，督以參政張文耀；一南川，以總兵馬孔英將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之，督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以總兵吳廣將游擊余世威等隸之，督以參議劉一相；一永寧，以原任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制，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之，督以參議史旌賢；而中軍率標下游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參政張棟；川南總監以參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統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參議楊國柱，沙

溪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副使尤錫類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議扈啟東，紀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于重慶，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浹旬而綦江

（綦江捷）

捷至。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崗臺等峒奇險，為賊目穆炤等盤據，劉將軍綎于十五日進兵連戰

破三峒。

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阻走幾爲我獲始綦江諸苗自分往脅城罪不赦又賊忌綎威名莫有挂其鋒猶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斃南川盡林莊聚渠無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胆破益爲守禦計矣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酉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關烏江則彌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克烏江關翌日赴河渡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

水西交絶
賊失掌握
甚矣

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

上怒童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隴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背漢自是二氏交絶劉將軍綎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綫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物騎衝堅以游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

秦酋必先

第一險囤

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爪海雲險囤且[illegible]岡[illegible]海龍囤賊所恃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將偏沅巡撫郭御史江鐸巴抵任視師陳將軍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遣降文誘我師總督檄

何絶通賊
之路甚妙

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紿責綎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綎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初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徼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于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殺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

攻囤以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乃善戰既死賊勢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絶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囤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屏崖知兵在頸矣會總督聞訃既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囤前陡絶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囤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劄水西懼曰吾不爲亡播續也與鎮雄引嫌先以五月念八日拔營去時久雨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綎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關勢火熾大

彷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囤、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僉皇府愛妾二、閟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酋子朝棟、及妾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尖發幾絕、須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討賊去歲破綦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既首述劉將軍綎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諸自將土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征播考）

京省主試官、順天庚子、楊道賓、修撰顧天峻、應天、諭德黃汝良、中允莊天合、浙江、檢討劉生中、兵科左給事中桂有根、江西、編修楊繼禮、戶科右給事中姚文蔚、福建、檢討朱國楨、兵部主事吳用先、湖廣、檢討沈漼、兵部主事張其廉、河南、吏部主事倪斯蕙、刑部主事陸應川、山東、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戶部主事鮑應鰲、山西、刑部主事李叔春、工部主事應汝化、陝西、戶部主事江中楠、行人胡國鑑、四川、戶部主事楊一葵、兵部主事趙拱極、廣東、兵部主事沈麟祥、工部主事張嗣誠、廣西、刑部主事施爾志、中書舍人柴大復、雲南、戶部主事徐點、評事蔣之秀、貴州、工部員外黃士吉、行人王孟震、

聚多切中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　中式解元順天趙維寰、應天李胤昌、浙江萬寅亮、江西江和、福建周起元、湖廣趙嗣芳、河南荆時爲、山東徐光前、山西馬呈德、陝西劉宇曜、四川丁紹春、廣東關恩伶、廣西毛文沛、雲南蘇鴻、貴州張文星、極一時人文之選、而趙薛名尤盛。竟不得一第、士林恤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認本色口糧、至是歲遂得　旨盡撤、經理疏善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博採、一、練兵、麗人矯悍、耐寒苦、而長衫大袖、非甲胄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

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机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塗所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修險隘、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左右鳥竹二嶺、羊腸繞曲、眞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倭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爲便、而平壤西北鴨淥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背受攻、一、造器械、倭戰便陸、不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令准福唬造千百艘、爲奇兵、而添造神机、首下火箭、一切異材、

對馬島在刀於不可爭

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鉀鉀自負不宜一切鋼之、一修內治　國家東南臨海登旅門戶鎮江咽喉應援宜添不宜撤、自此以後對馬島倭猾智正稱倭將平調信島主平義智意特刷還所擄請和益對馬地並山岡、不產五穀、向資食米朝鮮、自倭搶後絕關市、生理薄、百計務欵朝鮮王、請裁　天朝、且乞並發水兵協防、不許、（宗征東考）

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特緩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

光廟方出、嘆甚、郭明龍充講官最拜、深且長、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

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不屑越太甚、嘱班役速取火禦寒氣、特中官各開爐寄室、特禁人相率、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撤出奉光廟、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講事、上聞亦不罪也、郭後最受眷、（朱平涯記）

十二月獻俘　闕下、大司寇請剉應龍屍、梟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處、并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

獻俘之日寒甚、百官豐裘、宣畢、因大呼稱枉、每因一錄尉、然毀公朱衣朱巾、名曰跟甲、一官押之、十人又而扶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車撫轂擊、大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晡方達、比行刑、近昏黑矣、

播人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代、始以其地分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州改真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爲夜郎縣、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置州、爲川貴要區、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爲雍安縣、龍泉所改縣、俱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鳥言卉服、盡洽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

水西、右過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煙天旺及宅隴脫頭泉、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征播考）

時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先是曲阜廟祀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雞鳴山下、即六代樂游苑、亦古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校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中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　太祖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衍聖公、賜詔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朝　列聖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殿、

仍爲九間樓閣門簾皆廊其制弘治十一年廟灾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開兗城重門以闢神路是年易以琉璃奐然一新矣（出小品）

辛丑（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馮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許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項鼎鉉王匯李胤昌錢象坤許獬王元翰王基鴻袁懋謙雷思霈龔三益駐石呂邦燿公鼐曾六德鄭以偉薛三省陳宗器蔡毅中戴章甫宋燾文在茲馬奕垣以吏部侍郎馮琦禮部侍郎曾朝節教習

以禮部尚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

閣臣趙志臯致仕

秋奴兒哈赤請補雙貢時奴兒哈赤日益強潛有并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鬪于闘猛酋不支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林孛羅恐布飛語謂猛酋且執部夷以激怒奴酋奴酋果信其言且心欲收漁人之利遂執猛骨孛羅置寨中盡掠其資尋誣猛酋姦妾法賴射殺之留其妾松代逑代　中朝宣諭則須歸猛酋次子革把庫及部夷百二十家願以女女猛骨孛羅長子吾兒忽答于明年三月受室遣歸寨至是奴兒哈赤于撫順關外刑白馬誓撫忽答保寨那林孛羅亦歸原搶勅書八十道請補進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陽以撫賚旋黜建州寨南

闕不絕如綫。北關那林孛羅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托奴酋孟旁哈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矣、

冬。冊立　元子爲　皇太子。時冠婚並舉。翰林院檢討沈淮撰元良頌曰。皇矣維明。奕世載京。有命自天。纘繼承承于天受命。　皇祖之命。綠字金書。啟祚夏正。建國于常。莞本于初。有昭天序。罔聤或渝。　列聖纘哉。順敘時敷。罔詭罔斁。以俟恭符。　肅皇天授。在宗載毓。於穆　莊考。元龍垂拱。成稽天若。以動以靜。篤生　我皇。百祿是總。皇建百祿。肇禋有穀。思皇朱芾。既仍且淑。二紀密清。一周冲穆。瑶枝載榮。振振僕僕。有僕斯何。本茂枝多。　皇儀惟一。而心

孔嘉。　皇揆于正。主器非他。一索自天。受命是宜。　皇言作令。爰有定命。宗臣休臣。丕應徯正。　皇慮寔淵。匪爾聽瑩。繹訓審時。于惟邦靖。周爰是謀。惟公惟慎。萬禩之基。爾卯茂寔。既耶既貴。上懌下孚。蓍龜具依。　皇覽其同。協于穆卜。敬愛式金。溫清裕玉。時見五稱。日朝三屬。展也國貞。元良允托。乃應昌明。臚于寶冊。于廟于郊。自公載錫。見于宮庭。以明邦國。爰啟東明。勝銀纏君。　皇詔元儲。爾賢能纘。資爾元良。式惟主器。象輦貽安。龍樓表貴。爰建　二王。親親相賢。　太子受冊。祇祇戚戚。孝敬罔缺。友愛且怡。明德麗　父。聘文得師。前星朗照。太一紫微。紫微帝居。明星爛如。乾心洩洩。純嘏方初。　皇帝萬年　皇嗣厥興。其興惟何。天保有祐。亦曰吉蠲。百神爾主。　皇帝萬年。　皇祖福女。其福惟何。天錫仁慈。

兩宮聖母。並眞坤維。　皇帝萬年。應地無期。應地惟何。思齊有繹。有嗣徽音。期男則百。　皇帝萬年。乾清坤謐。清謐無疆。載錫之光。神堯聖舜。萃于一堂。式教御家。以畜萬邦。小臣作頌。日紀太常。

冊封　福王、瑞王、惠王、桂王。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群臣奉表稱賀。

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　敕曰。卿等贊襄密勿。輔朕有年。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貴直沽名之輩。屢來激沮。故從延緩。知卿等忠言至計。尚繫于懷。今元子氣體充盈。學業精進。已冊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暨諸子封爲福王瑞王惠王桂王。率文武百官奉冊寶加

上

聖母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國本已定。慶溢宮庭。念卿等家居。係心良切。茲遣官齎敕存問。仍令該布政司官辦備羊酒花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一同持送。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

壬寅（萬曆）三十年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册立册封禮成加上
聖母徽號因降　勑諭遣刑部員外王珍齎至臣籍存問
恩賜寵渥臣謹望　闕恭謝外伏念往年　儲宮議起雖
肯從同官反覆疏揭不過即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
可市為名者既蒙　屢言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
餘不盡之忠　爵而未伸者今日之舉如天自清如日自明
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渙然冰釋以臣之愚越在草

（主心自定　於何人臣　可以居功）

野但有傾耳下風伏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
獻一騃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簪弃履之思金莖玉露之
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環草可酧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
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
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為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而未
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
忱也

（忠慎懇懷）

湖廣進鮓粗惡　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湖廣進魚鮓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　初止二千五百
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司進
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二隻
至是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必言矣嘗聞劉侍
御廵城禁鬻蝦蟹螃蟹之類一日　御膳中有蟹焉
上問劉御史禁此何處得來侍者以郊外對
上曰今後勿復進毋犯御史禁也可見　聖明一予一奪
皆政體所關非徒以嗜味為喜怒也

封琉球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　勅封琉球、至丙午年方歸。

舊歲壬寅、當封、請于　朝、時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至其中者、八牕玲瓏、開爽明豁、眞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舟也、此則舩戶與舩而采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于出入、而雖夜臥、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設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

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上供　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鮮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虞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帷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銃之數、多多益善、佛郎机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纂要同本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雲舉、中允翁正春、應天諭德陶望齡、中允周如砥、浙江檢討高克正、戶科右給事中梁有年、江西編修郭淯、吏科右給事中陳治則、福建編修陳之龍、工部員外李之藻、湖廣檢討孫如游、吏部主事董復亨、河南尚寶司少卿趙標、兵部主事王一楨、山東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兵部主事徐鑾、山西吏部員外王士騏、戶部員外李作舟、陝西刑部主事費兆元、工部主事馬從龍、四川戶部員外江盈科、主事崔師訓、廣東兵部主事龐時雍、中書舍人呂圖南、廣西兵部主事沈光祚、行人謝廷諒、雲南刑部主事程宗、大理寺左評事姜志禮、貴州兵部主事

朱化孚、行人張國儒

是科各省解元、順天沈朝燁、應天王納諫、浙江陳萬言、江西龔而安、福建林欲楫、湖廣郭士望、河南侯應琛、後俱成進士、並有才名

十二月、妖書事發、

上怒甚、中外危疑、幸

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太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耍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

司禮監田義傳　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啟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宜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詳則知我之心也到官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殺虜隨賜勝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叙平播功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

正月叙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蔭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蔭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蔭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蔭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定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樑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蔭一子入監安疆臣瀧澄母儼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蔭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

陳蕖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改兵部尚書于原蔭加級世襲賜金幣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缺推用前逮治總兵童元鎮已論戍得開伍

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者也　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剿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口實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甫踰百日討二省征剿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首關要荒爲郡邑遂爲西南一大奇捷非

皇上獨斷督臣宜力當不至此

或曰應龍井底蛙耳何能爲獨不勝匹夫之忿與其傷爲難狃于中朝宜給故撤時緊時釋時勦時撫一逞于白石再逞于飛練三逞于綦江以爲漢終不奪我播事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猝至天兵四集而首頸足知悔晚矣檻虎阱猿死不擇音然猶竭天下之全力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愁不尅而我亦已疲甚事莫不辨於微而成于激方酋雖伏以一太守單騎幸臨皇恐請罪及其鴟張以八路五將軍之師相持數月殺人如麻僅乃尅之誰生厲階得不償失蓋考楊酋察其終始

信怨毒于人爲甚也酋始因緊重慶踰年弭耳包藏蓋有意反者哉

皇上至仁且武方命再三赫然徂征貪功妄殺自始用兵已惓惓申飭矣初賊已破綦江偽軍師孫時泰（狠人）說賊欲（大屁）圖大事先取重慶直搗成都虜王入營爲質時蜀無重兵鼓行而前三巴且幾不守幸賊自顧巢穴計不出此我得乘間厚集王師及川兵四路入關賊始悔失策欲兵一處殊死衝突已無救于滅亡掌大鬱崖狠天作佻覆不旋踵豈非天哉　國家十餘年間更三大征千里轉餉西事凡費二百萬東事首尾七年踰七百萬是役亦踰二百萬而調兵獨成虜疲中國空內帑以事島夷獸夷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計非王者得已而或者猶俟言開疆斥土以擒駕說抑獨何與（以上征播考）

用兵之費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差

自設科以來未有前科進士次科登鼎甲者自宗達始庚戌則馬之騏此榜少年十餘人余家士茂叔亦列焉然齊稱萊陽宋東莞李尤少而李僅十七未娶兩公英

才妙齡一時盛傳其異後皆以治行顯更不易云李諱待問宋諱繼登

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駱從宇丘士毅周炳謨王紀鄧澄魏廣微劉士驥黃立極王家楨徐光啟韓文炳黃輝汪元極唐之夔江灝來宗道姚士慎黃炳儒梅之煥張鼐陳五昌彭淺實以吏部侍郎周應賓禮部侍郎唐文獻教習

時文淵閣失印復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魏國公賜第燬而復造失　太祖御筆甚多而勳戚日就窘迫至有投河死者兩事關繫獨在閣臣勳臣已乎（出小品）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　世宗龍飛升

武穆現形

州爲永天府營造宮殿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丁城西閣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譁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遥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迎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此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才錄之朱平涵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之追維其故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酎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

有奇績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國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嘗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出小品）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僎取檜折幹爲二植墓前名分尸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檜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淶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于祠前（出小品）

天啟皇上生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

今上天啟時十一月十四日也

帝喜得元孫　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爲皇貴妃　皇太子正宮封妃餘皆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内閣揭稱閣部無此書當令搜覓得　旨各降一部爲定式

南京吏部葉向高等公疏　上賀曰竊惟　聖神有作功興德以並隆祚衍充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昭有道之長而鶴禁龍樓載篤無疆之慶繄此　文孫之誕

毓[illegible]占　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深仁必世敦烈同天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承華番禧惟咸正罔缺而啟後人多福多壽而多男三應華封之祝重輪重輝而重潤兩看離照之明爰自　元良冊立以來以至大婚禮成之後　青宮玄闈陶成玉牒之姿瑜珮鈿函嗣播葛藟之響屬　皇天之篤祜肆　宗社之垂休適當長至之期有此　元孫之慶黃鍾和六琯一陽來復于斯時紫氣滿千門庶彙騰懽于此日在

皇上則子而有子同熙朝閶值之嘉祥在

聖母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況慶游遠游　慈

關之花甲初周而少海常澄奕世之銀潢未艾凡有血氣莫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魏闕五雲天遠每翹首于鳧趨萬葉祚長欲齊心而燕賀追惟　元子誕生之日曾于詔書未到之先虔集群工恭陳微悃茲敬修乎舊典庶仰答于洪休蓋茂發　孫枝寔九廟神靈之顯祐而欣逢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也伏願益順歡心旁流渥澤迓天休滋至匪獨樂于已而同樂于民晰哲命初生以遠番于孫如近喬于子則鴻基燕翼後錫衍于周京而甲觀畫堂晒鍾祥于漢代此寔　聖謨之所素裕而亦愚臣等不勝惓惓者也

上悅

聖母壽屆六袤適會　皇孫誕生尊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徽號　詔告天下覃恩中外

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爲虜駐牧奴酋勢甚張漸逼寬奠李成梁再出鎮乃有此議已而奴速二酋先後請金繒即于靉陽清河諸沿邊田土灑派給賞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布政張中鴻及總兵李成梁等以招回華人叙功並賜奴酋金狡虜得賞志益驕逆矣

歸烈婦陳氏卒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彝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方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即死喪畢爾自歸與母居養爾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君即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歿婦哭之顧牀頭劍拔劍欲自裁母抱持奪劍謂母曰兒必歿業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曰趣市棺我婦人死即殮不可露尸母守之三日夜請母曰兒活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侍婢以糜進不食則以置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悲者非悲君也吾且暮死將懽然見君獨吾母老窮無

所歸是故悲也含尸以玉珥留一自含曰九泉之下以此爲信母見其志堅不可奪慨然曰女歿不過一時痛耳吾旦暮之人適使吾無後累遂母子相對縫衣衾治殮且市棺善世歿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毛節婦周氏十九歲喪夫無子執志不移事姑以孝聞　朝廷旌其閭時年八十矣謂之曰如汝從大母者新婦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奈何欲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兩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遲遲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母歿決矣退而復自語曰吾今日惟知不負夫以生何心爲名姑謂母曰吾

火妖大發

兩人何至立視其死必止之母出怕釘盆握錐然鄰于前口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婦自經于牀疾罵辭加錐母堅塞兩耳臥當被流汗他婦救之復甦張目視救者頻蹙曰徒苦我我終當死明日日中婦縊以後蒙頭何人去仍以被裹衣爲蒙頭狀脫身縊死其辭身姑也葬衰其縊也以殮服時十月十四日也婦之初欲死也勸者曰盍從爾夫臨殁之言乎婦曰臨殁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者夫死年少無子而獨自居守吾夫哀其志謂我曰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其初婦激烈欲死家人簇簇私議咸謂不可奪乃更小緩

積衣衾製殯殮與諸親相勞勉款曲如平時初絕粒矣臨縊乃更啜粥家人又簇簇私語曰今食矣婦自若也死而縊之縛有餘裕其斬決蓋丈夫不如云（此錄于張傳真是名手）

是年秋泰州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華山忽裂下視昏黑又鎮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泰州○留京數場夜隕星或墜地化爲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行索尋覓無迹

日本侵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吳道南贊善孫如游應天諭德馮大經中允傅新德浙江檢討蔣孟育戶科左給事中蕭近高江西檢討趙用光刑科右給事中曹于汴福建編修何宗彥吏科右給事中翁憲祥湖廣檢討黃邦紀兵科左給事中胡忻河南吏部員外卞承忠中書舍人吳亮山東尚寶司丞彭遵古兵部主事裴汝霖山西吏部員外陳禾工部主事馬天錫陝西工科左給事中王成巳戶部員外朱鴻儀四川戶部主事王叢兵部主事胡來浙廣東刑部主事裴維振工部主事饒說廣西兵部員外王舜義戶部主

事張鳴鵬雲南刑部主事陸錫恩工部主事王宗義貴州評事周延光行人張孔教

是科解元順天王獻吉應天鄒之麟廣東陳熙昌山東李撝陝西韓維恩雲南賀文明貴州楊廷詔後俱成進士而才名聞闓一時無與鄒陳比隆者

秋奴酋強勒清河沿邊參直狼爭入貢車價詰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紫海夷因波諸部落俱若之兵科宋一韓以弃地咎前參劾李成梁趙楫等

冬長至日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

毋得出、闔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爲首者劉天叙、斷指抉膝筋、內外守備僉同擬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得　旨、不時取決、

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絕三月矣、天叙、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挾一小讖、僞歷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妄言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于前、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如是而已、南京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詭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因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日、遇之會

[illegible]

善謀、蕭乃謂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其亂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避、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卽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李遣人告之內外守備、尚書參贊、俱會守備府、既內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旗項間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叙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某備、路旁人也、漸有覺者、藉藉耦語、時丁敬宇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詐、既得　旨、下法司、則丁爲政、守備參贊、盛氣來言、謀逆大暴、不可縱、丁素和煦、衆恐有所休、不能堅執、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尤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其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譏其詞、致之參贊、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叙已死、如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盛暑、枷大中擠、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塗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往視、召鎮承與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　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胥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亟搭蓆蓋坐以蔭、圍湯沐飲食之、餘人乃得全活、

日本家康復奏朝鮮書、幷季盟、并轉送擒王京時、發掘朝

[illegible]

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往探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預兵事、關東卒無一渡海、而朝鮮遣人報、須俟諸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事、獨謫役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並築城、爭往戰朝鮮、朝鮮王以聞、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島私款不絕、

閩縣蘇夢暘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聞前司獄孫一謙之賢、詢其向所行事、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于是盡擧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益嚴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錄、令曰、有虐囚者、訶隱此、不

嗎者同罪獄中慮然其他踐更稽察撫恤病若法甚備、郎中沈珫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為收葬者、率置竇中、羣犬恣食之、麥暘惻然、適料囚米有餘、仰白視獄諸曹郎、請為櫝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崔丁公時視秋官篆、問之、喜甚、益發衣絮諸物、令麥暘給施諸囚、未幾、轉粵東守、縲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冦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于是特奬麥暘、賚遺之甚厚。王郎中乃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者、以風百僚者、今丁公以麥暘並稱、不

[illegible]嘗曰、某問念經作佛者、不為[illegible]因、吏目[illegible]病于是興身之辱。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薪、不[illegible]家、其為吏目亦然、蓋有志者也。（出三司獄傳）

舊記聽賓亮為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　賜田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復甚者、既有精典補葺廢、約束僧衆、秩然可觀、以何為狂生所縣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可惜）輩翻所為、今已蕩然矣（出小品）

皇明從信録卷之三十八

皇明從信録卷三十九

秀水沈國元述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

二月、會試、以掌翰林院禮部侍郎楊道賓、協理詹事府禮部侍郎黃汝良、充主試官。取施鳳來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人文之盛、亞于壬辰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林欲楫、姚宗文、丁紹軾、成基命、李光元、韓日纘、張廣、李康先、李標、傅振商、潘潤民、唐大章、徐養量、楊道寅、錢龍錫、李徽群、麻僖、楊嘉運、以掌翰林院事禮

[illegible]

[illegible]大學士朱賡等上疏、會推諸臣、

[illegible]諭云、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已[illegible]用、[illegible]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辨事、卿可擬諭來行、特諭卿知、欽此。

吏部奉　旨、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遣官召用、錫爵具疏謝　恩、辭　召（出湖文肅文集）

閏六月二十四日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

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民淹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嘉靖甲寅更深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淹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猶多公私器物民間田廬一切流盪兩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奔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堙不可涉誠近世未有之變也

賑救平糶由下之民皆受其賜

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壽庇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出小品）

[illegible]禮部尚書于慎行入東閣未赴卒諡文定

[illegible]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言屯者甚事爲明晰切核從人有所推準執爲要者

廷機拜命未及踰年即杜門乞休半歲之中疏凡四十餘上俱不報所著九邊屯政考定　廟廷長慮[illegible]其辭曰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于焉耕穫于焉捍禦蓋即古寓兵于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于上耆碩擘畫于下將臣經畧于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壞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　高皇帝閔海內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初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徹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泌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用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上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

[illegible]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矜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奬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顯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進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貿易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　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

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因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侵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遊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趨以與屯而來者悉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

之所議者矣則有按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illegible]明日微道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備[illegible]痾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瓊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芻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幹吏闢荒蕪革豪強覈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

明詔能有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illegible]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務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商人成功積豐於垣士飽於伍內有以省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撻虜其誰與敵哉（出[illegible]臣奏議）

請止礦稅

大學士朱賡疏畧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齎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齎來未開緘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

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謗

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案之寃家日日堦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誶詬橫加輔相之地眞苦海矣（出[illegible]奏記）

初平秀吉將歿令源家康領東北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頼有會景勝叛據關東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敗輝元專國政秀頼因娶家康孫女而薩摩州兵最勁太守平義弘稍與頡頏及家康老漸會幾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子爲難勢且中變往丙午朝鮮偵報家康已代秀吉爲王

水兆　秀

繼宗在天之靈無時不以民介爲心[illegible]

盡反前轍迨丁未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頼於大坂止給廩食頃則復以兩酋呑攫來報然竟未審情實（出日本記）

一宗室入門見一巨人從北來者白衣白幘耳有鏈高二丈餘兩目烱烱火光射地望南而去（出小品）

汪宗孝歙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鳶跳丸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丁未入京師至蕪城病作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

滿兼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腹左右以秦鏡進　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不懌有皁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噉食宗孝傷感遂病卒（紀錄彙編）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

二月閣臣葉向高上當今第一急務疏曰臣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爲天下國家者今日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録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之人作養之庶常經年曠業　祖宗設立百司庶府殆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贅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剳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　聖心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員缺許多未嘗

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則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平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操舟順水安流篙師柁工或不必盡具至於急浪驚濤前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紀綱法度廢弛已極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以重靳不知爵位官職皆出

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歡呼曰此

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

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財今日在廷諸臣雖

知尊　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爲此以催抑之不知爵祿名器人主厲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　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況人品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亦有身受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槩以皆進疑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爲今日之紛紜正繇于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多臣願

用人法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則更可慮者太倉積儲盡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曾天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淍撫之餉日望救于西江無米之炊徒興嗟于巧婦　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無如是之困苦危急而

皇上猶若褻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者

聖心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公共非上所得私況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爲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其臣妾億兆富有四海將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崖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畜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滕篋此何貴于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謂頻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搜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勢必然今箠楚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即思逃徙避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剜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逋輙疾首蹙額怨咨等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即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

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捉襟露肘即臣在留曹嘗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酌行潦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財將安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至相與詬誶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猶未定遼事尚紛遼左諸夷雄黠日甚難　聖明在御恩威懾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庚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

理財法

乎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稽皇上威靈掃除戡定不至曼延而所費已若此矣今滇南黔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臣之來天下人見皇上拔臣于疎遠之中以為曠世遭逢必有一番聽用一番感格臣亦懍懍兢兢夜寐振奮惟恐以不肖之心有傷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月見朝端景象空虛蕭此竊謂處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

岌岌皇皇之慮心竊惜之日追隨二臣見其焦心[illegible]憂積念諸所控請肝膽俱竭大者如皇上日講之官東宮開講之期頻頻懇請皆不得報每相對歎息以為居如此高位受如此厚恩而進不得瞻望天顏退不能發舒悃款每日所供不過票擬奉常一二套數本章以為職業心竊愧之臣至愚極陋雖欲效芻蕘之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人理財二事妄意

皇上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其私衷忖度冒昧言之蓋實見今日國家治亂安危關不容髮若只為諸臣一身計進退用舍為持籌主計之臣較尋常

不敢詳已極其情狀叙古未記

讀之益悉變而興然而王

參查水老

盈虛出入則臣萬不敢以此輕瀆君上自取厲階之罪伏望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等所推日講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次第檢發令其供事仍勑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少作何處補何事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宜索上供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閡齟之病為之一瘳而太平之業可立致矣（翁屏不草）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捐帑皆稱地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被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illegible]

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頹暴雷漂屍慘景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徧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illegible]興因水鄉加以霖雨夾旬城中架木為居鄉民鼓舟而竄田室廬井鷄犬桑麻蕩然無復存留一望汪洋無際民艱於食旋有聚衆行掠者撫臺周懷魯素有威望嚴處數人而東南賴以靖謐

時蘇人其從湖州歸方二百里舟人鼓棹而行每逢牆址竈基則畧轉一橈竟以半日抵家不復知太湖今在

何處矣（小品）

十一月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課儀真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邸抄）

以濟浙直

字字危悚
濟至於萬
九卿僅不
能自定

閣臣葉向高條陳時政揭曰。臣覩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請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虜闖郊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即九門亦各使大臣分守。今劉鎮報虜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驚畿甸。萬一邊臣不戒。如嘉靖年。今何人任管鑰之司。效奔走禦侮之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尚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日來控訴于臣。工部又以賞夷無措。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相尤。臣每票擬此等章疏。則茫然莫知爲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何。又復避情苦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爲國乎。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亾流竄。每聞號訴。盡爲酸心。叩其受害之故。半爲鋪墊。半爲奸胥。于　國家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填此谿壑。其亦倒置之甚矣。

三無可畏

倘有風塵之警。及于　國門。九列無官。帑庫無錢。京師無民。即有民。亦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人情洶洶。無可委咎。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舊歲于慎行之歿。臣竊以爲羨。今歲已垂危。而臣廷機亦甚病矣。臣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孱然之肉。其足食乎。日夜憂惶。不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揭帖未報）

時福州軍蘇九郎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邸抄）

輔臣朱賡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悃可掬。後謚文懿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僚揭云。照得　東宮輟講已

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併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等屢次題請。未蒙　允補。此猶從來所無之事也。按之典制。參之時宜。元良輔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傅新德。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劉天埈。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之蕃。堪充講讀官。制誥房辦事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事范可俊。俱堪侍書。內各官員俸已深。吳道南量陞

其廉之風

人知惟廉能貧不知惟貧致廉今之貪者俱爲一念是貧所累

旱乃年數望歎百姓惟隱念係父令可不識哉

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埈、量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偕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蕃春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授向經侍書日久、量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伏乞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邸報）

陳繼源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遷溫州司獄、窮老矣、亦却餉。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爲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獄爲之倉、安得盡司獄職。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

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人咸憐敬之。又聞其爲小吏、監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入部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久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繼源溫麻人。（出三司獄傳）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倘可種、出俸幷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探幽、凡數里、忽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關天行、非旦夕可遷。

以縣爲家以民爲身

心主乎正自足降龍邪是難制說得

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大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一孤樹指曰、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悉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人簪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又三日、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澍、因令百姓菜蕎並種、復大旱四十日、前苗盡槁、久之忽霪雨無常、枯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常年數倍、民收菜曝乾充糧、得以卒歲。此事甚奇。詛龍之法、令力士繞潭、極口呼罵、罵潭中漸有波浪、以致雲興雨霈、而[illegible]

驚雷、梅凝坐不動、曰龍亦獸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illegible]姓。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晃而稱山人者造其堂、父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在登封、輯纂萬書、馴雅有體裁。（紀錄彙編）

[illegible]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云今日民間訛傳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惶之情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抵　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爲他日之實事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變盡皆離心誰爲國家效守禦之力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眞堪倚任而單旅一動凡百倥傯一人之身何以答應況化龍今尚病臥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擬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　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發所濟能幾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警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計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冐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綸扉奏草）

[illegible]

薊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餓非但不能禦虜恐生中變兵部請申飭京營添設哨探閣部請上發內帑以給邊餉請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自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暫挪移令其日後補還伏候　裁奪（邸報）

羣臣請東宮出講時輟講已踰四年矣

[illegible]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開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爲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閒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臣不立見其斃此臣之所以懇懇請補點員也（綸扉奏草）

[illegible]

二月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逮解至京（邸報）

吏禮二部缺官掌印閣臣葉向高揭奏銓衡典禮事務煩多勢難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之事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陪祭時忽暈仆壇中至今未甦即本部之事尚不能理況于兼攝伏乞　點用原推官二員分補二部（綸扉奏草）

[illegible]

吏部忝科掛去諸臣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劉道隆繼之顧天埈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邸報）

清紀綱以乃議論之源

閣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言曰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康官稱職即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搶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傍觀繼而佐鬬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蹶朝夷好券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

眾乎議論之故

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俟之日後則

又自定者有爭辨而明者有愈辨愈不明而置之不辨則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何不思乎然此爲諸臣言耳　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故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疊起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牽枉之門今

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斷決衆之使爭養之使鬨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夫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則毋乃自傷其明而威幾頓乎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爲害多見於叔季之世庸愚之君今

牟嵌

聖明在御乾綱獨攬豈容有此誠宜盡發諸臣之疏　勅下部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　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其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議論分明而　朝寧之間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

皇上亦何憚而不爲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和氣正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狥私交勿以兒女下情而賫君父臣嘗爲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謂爲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爲君子則眞君子矣見詆爲小人未傷也天下後世以爲小人則眞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公論甚晰自古及今未有能逃念及于此將客氣自消而

爭端自息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爲諸臣忠告者臣與諸臣比肩事　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界紛紜至此而臣處補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直陳其愚惟　聖明少加意焉（綸扉奏草）

五月山東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産犢牛一隻兩頭三身四目二口（耶報）

吏部尚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槩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疏乞休閣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

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爲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猶臣之所深懼也伏望　聖明將吏部推舉諸疏　亟賜檢發使不揚得以少行其志而安其身其所光于　聖治聖德豈不小矣準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躬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況今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愼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即行檢發該部知道（奏紀）

拯邊

上命發餉募兵以拯遼左

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蒋孟育趙用光應天諭德何宗彥

洗馬南師仲浙江編修黄國鼎刑科給事中周曰庠江西檢討盛以弘刑科給事中張國儒福建檢討雷思霈兵科給事中王紹徽湖廣編修龔三益戶科給事中顧士琦河南吏部主事王宗賢兵部主事胡思伸山東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工部主事邢輔忠山西尚寶司少卿魏可簡兵部主事曹珍陝西吏部署員外郎袁宏道兵部員外朱一馮四川戶部員外張之厚刑部主事王元雅廣東刑部主事郭元會工部主事趙贊意廣西戶部主事劉仲斗行人丘懋煒雲南戶部主事朱之臣中書舍人李成名貴州評事丘雲肇行人陳伯友

部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遼東原隸山東士子赴試艱遠嘉靖甲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己酉從言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爲令

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既入闈是日雨如傾至初九不絕水漲二尺有咫厲風隨之垣壞壁穿至初十日雨漸歇行泥淖中乃以十二日爲初試（邸報）

纂修玉牒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揭云伏覩玉牒紀載宗支係　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曆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奉　旨命翰林院委官纂

輯諸兩房官員續修完備進呈訖查得前次裝封新生詳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益繁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　勅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取撥明白照例委官續修揆之事理勢難再緩矣（奏記）

從事人人先知之人人借古之是以納之監兩察將笑詰

閣臣葉向高請處置遼餉揭云今日遼左之事惟遼東最爲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出臣謂此會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蕩然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内向即相率投虜天下事將

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聖明亦必爲此軫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爲備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酋雖强横我亦何至深受其禍哉今薊遼兵餉皆缺至數月其養馬之軍皆殺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况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寒也誠可痛也中外臣工共策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　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爲分釐竭冏寺又那借將盡萬想千思策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臣會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皇上將此疏亟發勿待三日如復遷延遲緩視爲故常則臣真不知其禍之所終矣

閣臣葉向高再請會議兵餉揭云昨接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言達虜頭目十箇共聚精兵五萬餘要明犯鐵嶺衛等處賠搶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罪此其勢已極爲猖獗而督臣又移書于臣恐此虜與[redacted]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鎮難以支吾即欲發兵應援而糧草久缺兵不肯行然則邊鎮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白易曉臣四

奏草

數月之間災異怪變疊見可不畏其敬畏耶

天恩陛下廷臣會議而皆留中我皇上神明聖武留心邊事何致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臣會議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觀士庶之家苟有蓄積則必高其垣墉多其奴僕以爲捍衛即糜費不惜何也小有所損則大有所全也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泰府犬羊生心日久有如邊鎮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爲皇上守此者誠使割內帑之什一以充軍儲資之捍衛其爲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細觀事勢實爲不容緩臣若不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于臣故敢冒昧直陳如此（綸扉奏草）

是年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別異形惟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摧倒邊墻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毀壞無筭山東旱蝗畿南真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邸報）

[redacted]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已又闌入靖安堡圍那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撫順關脅蟒叚牛酒已又勾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吏日夜告急時按部御史請添募兵及改三協兊寺馬騰鐵甲急撫北關救宰煖以折其謀（建夷考）

島市終不可行

處經營措行粹須折術之忞

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侵閩廣日本考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爲率事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史臣何宗彥防海固藩議曰今之譚東事者益牘滿公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款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也何順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愚我而其謀叵測至且旦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非倭之情矣夫謂封之足以款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辨者之詞耳俛而聽命必有厚覲其非愛我也明甚謂其長我耶我之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illegible]

其非長我也亦明甚非愛非長而覓徐徐觀望受封以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難我也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乖而議事者亦詘也愚請借著而籌之釜山之寇已淡而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汛勢不得不挾中國以制朝鮮而中國疲于奔命憚于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全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螫于我此一策也

處運在字大為精對

不然則直走天津扼我吭項出偏師以縶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乘汛北掠登萊南窺閩廣吳越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爲謀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外防藩所謂萬全之略烏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爲患也拒之於岸不若拒之於海拒之於門庭之內不若拒之於藩籬之外拒之於海內者中國自爲守也拒之於藩籬外者朝鮮爲中國守也所謂自爲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充軍實夫鴨綠江朝鮮之犄角也宜宿重兵及固封略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

打蘆不用

時暇則修屯田之政汛便則扼泛海之路此遼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艱稍得策奈何因封而遂廢之今宜多製舩艦練習水戰召募近地土著雜以南兵以充其籍時浮游於波濤之中時偵探諸島嶼之上此亦擁護　神京之急務也其他如守沙門諸島以控登萊守馬蹟諸山以控淮揚守大衢諸山以控兩越守彭湖諸島以控閩廣各以信地責成撫按毋令一人一兵得及於岸方爲完策何也我師海戰而勝者十之七內戰而敗者亦十之七其故有二我師入海效死莫逃洪艟巨艦可以凌賊毒藥火器賊難近島一也

不可少

彼欲泊島我已先據竟走登岸我可夾攻截水而飲水盡而逃二也惟是僑敵之罪宜重關出之禁宜嚴間諜之賞宜厚自防既固彈丸小醜何安能借險陽侯鼓威海若以逆我執事之顏行乎若夫朝鮮之爲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彼其先延祚千百年類能奉我中國之命役屬諸夷雄長海上豈其於今而遂爲紬弱夫亦窺其君臣康泰逸豫素無備而動耳今播遷之後君臣上下捍衛甚嚴士馬芻糗徵之諸役察各道甚給起義勤王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報雖長不及馬腹倭郎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爲甌脫乎況

其地有鳥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恃籍而守也宜特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責成之曰誰無恥眚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後布德宣惠吊死問孤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夾傷補卒伍據扼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寇退而不能守夫水激則騰馬激則騁況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於朝鮮奈何視爲積弱而不一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倣漢設一都護以鎮撫而訓練之愚竊以爲未可蓋昔日往援淫掠之毒已深怨咨之口未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睢以漁下乎能保其不

得中者

可見萬全

姑息以縱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爲我能庇之也庇之而故援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況因糧於彼則殘破之後所在空虛轉輸於我則千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愚故曰朝鮮之爲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我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我之瑕朝鮮亦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朝鮮之瑕其勢若分而不合然我堅而後可以餘威庇朝鮮朝鮮堅而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此雖書生之恒談而究竟萬全之畧皆不出此藉第令信無賴之飾詞昧彼夷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退可以釋肩遂令兵之已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廢之

已造者毀關塞防備長此安窮其禍恐不可勝慮嗚呼保藩屬而守屬國　天子之任也布公道而收羣策大臣之任也執桴鼓而肅封疆將帥之任也各盡其任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鑄肅慎之矢可來而今何大謬不然耶上與下乖任與議左勇怯互往行閒賞罰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埸而在朝廷者慮甚就抱杞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奏議）

各省巡撫於科試年大放告考自青衿之正德中陳鳳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眞一大快陳後王嗣都御史泰和人

公明合行見原適中方可以持紫鑑之衡不然則失之濫與刻然與濫也寧刻

神宗初年、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吳御史從憲牧至、千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準、而督學自以千請[illegible]遂者甚多、己酉陳大綬至、亦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浮梁人、先是居析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浙中、持法嚴、竿牘俱絕、先任爲泰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青衿居間、可以勞取、時有泰進居出之誚、居陞南太常少卿、萬曆初、張江陵爲政、繩下急、改爲祭酒、治如督學時、而刓敝卷子義爲司業、周亦無錫人、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居事周全之議、至形奏疏、居尋轉太常卿、（出小品）

孝感

鄞人薪玉妻楊氏、夫歿守節、玉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

[illegible]（辛未三十九年）

以祭、時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無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孝感孺人、（出紀錄）

[illegible]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奏言青陽肇布、　聖政維新、懇補閣臣以隆政本、此第十六疏也、其略云、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立之盛事、于天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聯新補之手采于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得與窮陬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

皇上之功德至大也、可謂言哀而志苦矣、

再請留意

閣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

[illegible]

百疏矣、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喙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

至快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昭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之頻言如往者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睿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顧使四海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少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頻瀆　君父、惟此一事、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毋論臣民顒望于下、即　列

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為之仰體乎今青陽啓布正宜進修伏乞裁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兩王俱出閣講是真目前萬不容已之切務也（翰林奏草）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充主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駿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

先是己酉秋閣臣上言庶吉士之選往每隔一科自丙戌以來科科皆選以致翰林官壅滯日甚難以疏通請照舊

例隔科一選明歲暫停　上從之故是科無館選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　朝覲廉謹各官疏略曰臣惟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為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為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陞轉非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為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去者故人情甚為厭苦即強之佐事亦衰頹不振于民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　朝覲各官其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災祲拊循拯救百凡竭力其勞

今[illegible]可行處足辦下立

苦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一放擬六月間應選者有百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揆度事勢萬不容已乃敢具題崇一以為　朝廷存舊章一以為地方省勞費一以為銓部通選法非有私于各官也伏候　聖裁（奏記）

時京師風霾異常又日久不雨苗麥枯焦

四月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請地方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就近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邊防（邸報）

陝西道御史馬騏疏曰臣伏思北虜為中國患自古有之惟有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戍櫛比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修也臣請以修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機廉緩急之序施為相度之宜為　皇上陳之計我邊陲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千日之銳志別彼醜虜以馬為家何如其便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為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葺勒成能以為技者異

矣且其膚革毛髮長養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藉烹飪溫煖之細譬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其桀驁猛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寇我之隙俟我之懈衝突而至彼截其首我守其横首尾不能相應内外不及為援檄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已騣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為中國患也然我中國習五行以為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者也上有剛徤神武明哲之君我得勝主者也彼烏得有其一二以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益兵戟刀劍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槊梢棍是以木勝也崇城壘壁高壁深塹是以土勝也内則桑乾白河蘆溝環繞京師外則黄河一帶亘絶萬里以為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砲烈焰然薪是以火勝也斯五者我算得彼算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有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舞若于廟暗之君讒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阻撓以僨其事宋轍可鑒也乃今皇上獨攬乾剛神謨廟算為出羣臣之表固非讒佞可容喙也而平虜安邊以貽百世之太平此其時矣凡敵國

對峙因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為今之計惟犂為便所以備犂者有三事焉儲峙為急鼓勇為急制車為急而繕城垣修斥堠之類宜次第舉可也儲峙之法有三復輸粟之令革買賣之窩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逋額多寡為賢否則積多而倉廪足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芻糗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踴貴也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往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禦虜舍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為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賫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況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準也益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虜瑄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磎而進謂之奇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横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横闔闢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所馳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火騎三道掩堵而尾之或夜

第 [illegible]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46 [illegible]

斫其營或援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搗其緇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昔人以虜惟利擄掠不羞逃遁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莽者爲食今不獵沙莽而惟欲寇我中國以爲利必其所利益有倍于獵者而後爲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莽者安且利焉尚何擾援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蹤指視以驅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將安寢樂息惟嗷嗷待食于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反

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勇梁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肯養能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養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何難于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客兵一至便問芻粮所供若干時運者邊粮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絶又何以爲自存之計哉此臣所謂備峙者不可不悉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彊敵遮非走也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後世所謂武剛車扁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爲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游移疾于風雲非車不足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尫羸之人病大症也症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刲封剔以盡决癰毒而後徐理其氣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剽刺甚恐人溫補之言易入也奸諛誤國故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日生事不曰開邊釁則曰冐破錢粮師旅未興而議論

紛然奉勅一行而經年覈勘雖使頗牧衛青等復起寧肯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懾不戢則不定在我者不積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虜莫取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

皇上推選大臣之兼仁智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虛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必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罪律氣勢之壯盛不必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胡虜侵犯之疎數不必責其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爲之排阻掣肘且我國

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北虜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威。今虜突入北固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臣不能預處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為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為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即分布屯守、以安城郭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內宄不作。此安攘輔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在輔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

皇上也。

初二日戊時正陽門樓災

聖諭內閣：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為災。小民飢饉。

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全活得人）寔惠以仰

體

聖母惻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

又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

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宮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來行、令一併諭卿知。欽此。

五月十一日、

聖諭內閣：兩宮內外洗帛、并各衙門文諸　陵墳各門廠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諭卿知。欽此。（諭旨）

六月、閣臣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揭云：竊惟刑部掌印官濩命日久、催請頻數、未蒙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為問斷、囚米無措、皆令鋪戶包賠、炎暑鬱蒸熏熱鬱逼、即重罪者

不足深恤。而輕罪者亦自可憐。　祖宗以來、每年有熱審之例、今常期已過、勢當速行、而三年恤刑之差、舊例皆于三月題請、延至于今、亦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印為請者、益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

東宮輟講、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八月、閣臣奏請戶禮二部掌印。揭云：目前戶部事務、停閣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為困急、而禮部則頒曆賀冬、皆將屆期、典禮之臣、豈容久缺、即如進貢番夷有六七百人、久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滯

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寺錢粮方極匱乏而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惜也故敢冒昧上請伏候
聖裁（奏草）

（考察軍政）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兵部軍政揭云臣惟目前有至急二事必不容緩其一爲吏部考察日期其一爲兵部考選軍政考察日期臣嘗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蒙
聖諭擬于二月初二日今已數日未蒙發下部院待此
旨而後可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　旨而後可以一體考察若再有遲延則必至耽誤而紛紛人情變幻日甚其爲察典之害更不小矣至于兵部考選軍政疏上已經兩月未蒙　允發不敢揣摩奸弁乘之爲非人心因而疑駭
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年一舉之舊章其可視爲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二事者皆目前急切要務該部已經屢催尚未得　旨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馭吏馭將之大權亦大有補矣（綸扉奏草）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　賜祭葬如例謚文肅

三月閣臣葉向高同奏南京刑部尚書李楨擅去揭云竊惟人臣之去留聽于　君父若不候　命而擅去既失臣義亦壞朝綱（尊因休而詞臣義此乘之所擇推者進矣）
皇上以此責李楨即楨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覆思之
祖宗朝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其四品

以下宜多一疏即　九至三品以上亦只再疏三疏至四五疏而極並未有十餘疏猶不聽者即我皇上初年亦是如此故臣下進退得以從容而不至自擅去之罪自頃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槩不報甚至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困苦無聊人人歎息而廷機又屢次叩　閽莫回天聽蓋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二臣含忍寧耐以俟

命爲恭亦豈能淹留以至今日哉臣竊度　聖心或以諸臣之求去爲非故厭而置之耳不知其不容不去之故自

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職業不得盡則當去此皆出于迫切至情非有矯飾

皇上所當曲體者也今李楨既以其病去而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且將踵楨之所爲矣效尤不止臣恐　朝廷之紀綱日以陵夷而天下後世謂

皇上爲何如主乎臣以爲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先體諸臣之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其去明白　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則　朝廷之紀綱不失下之而煩言可省上之而　國體常尊即諸臣退伏田野亦頌　聖德于無窮矣（奏草）

怡神殿灾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灾閣臣葉向高具揭奏云竊念連年天下陽氣燥烈故蒸而爲火且火神名曰欝攸故欝結之極亦能致火待歲正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閒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爲細故而忽之也近來庶政隔塞人情欝結憤悶無聊咨嗟愁歎皆足以召旱乾而致回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灾不徒在于空宮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奏草）

省税賑貸

閣臣葉向高請留非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税銀一半令地方官多方賑恤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擊情迫乞歸[illegible]中不敢擅擬留放揭請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病虛弱不耐勞煩點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出溫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爲自便相率愁然求去蕭雲舉許弘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偏黨徇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綸音）

十五日　詔掌院王圖廷試貢士

北京水災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人言與三十五年之水相同入歲春夏久旱

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可望秋成而雨復過膏苗稼浸損秋收無望何斯民之不幸哉（示報）

詔頒曆宜
以

上靜攝將二十年臣民思覩已久時惟孟冬禮宜頒曆閣臣因上揭請　御殿云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盛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　御文華殿延見羣臣繼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竊見兵部為延綏大捷敘疏與宜大薊鎮閱視敘疏已經四次發擬俱復留中此乃　聖明慎重爵賞之至意非有所靳但事關邊鎮國有彝章非此無以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死力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今薊肅之捷功已敘而延綏獨否陝西之閱視已敘而薊鎮宣大獨否非但人情因此缺望而揆之政體亦似不平又昨遼東大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二萬兩給賞亦未蒙　允發竊惟遼東積弱之後有此一捷稍覺生氣而黠酋之窺伺報復勢尚猖獗甚為可慮則夫捐一二萬之金錢以激勸吏士使之感恩用命相率而死敵此亦機之必不容緩者也前此遼將遼兵無人肯戰自　皇上一置佟鶴年于重典諸弁始不敢退縮以有此捷臣以為有罰則必有賞語云軍無賞士不往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為恩是尤繫事得失之一大竅係而臣不容于不言者也（冬報）

可以共喜

一事中書
多少要山
臣民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竪柱疏曰照得左右二門已成惟　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次之費帑至數千金甚為可惜今冱寒已近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竪柱年後一年復多陰陽拘忌再遲愈為難期而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時豈能堪此況左右已成而中門獨闕非所以肅瞻望也伏乞　勅下擇日竪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邸報）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敘賞薊鎮宣大閱視功次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勵邊將前此一番已經褒闕今次名為三年寔六年矣

按此番所敘督撫諸臣如蹇達馬鳴鑾劉四科連標霍鵬等皆已物故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可勝歎息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久發引無期禮臣屢請擇地未蒙　允發閣部因言李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並葬

外懽姑置侵地，先許貢，敕寧東方部落如科臣言，

上報可。考

是年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孔牛，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羊，腹內剖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邸報）

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次日覩夫殮畢，淚盡血出而死于柩旁。先是乙未檢討王泉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可以風矣。（小品）

（許瑞王婚期）

壬子　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圖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職，以右庚子郭淐晉署院印。（邸報）

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諭期乞發完大典，以昭　聖慈。

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庄田，揭云：黔國庄田子粒，以庄丁為盜之故，該省撫按屢次疏爭，兵部覆奏，欽依僉有司代徵，西南之人無不慶幸。今若復准該鎮自收，則明旨前後相違，人情亦將搖動生變。伏望留中，不必發行，則該鎮與地方相安，所全寔多矣。（奏草）

閣臣葉向高乞休第二十六疏曰：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藐若昏迷，譾言無次，不足以感動　聖心，臣之罪也。然使　皇上稱臣而無害于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即病困以死，可以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朝政一日不行，日復一日，將使紀綱盡壞，國體盡傷，廊廟不成廊廟，世界不成世界。臣雖木石，其心豈能安處。

皇上即視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以置之不問，乃官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之按差可終不代乎，浙江、湖廣、貴州之科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古以來無此事也。或者妄意

真從人所不敢發

皇上罪臣以去要求故難其行則臣以為要之為言必有
所挾臣么麽豎儒謫誅罷斥皆由　君父何憑何恃而敢
言要惟是受恩深重情不能已又生平讀聖賢書事　堯
舜主不欲以阿徇逢迎得罪于天下萬世故冒昧煩瀆之
若是耳今中外離心人人愁歎即　輦轂之下肘腋之間
怨聲憤氣已自滿盈種種禍機無人敢說臣方深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顧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聞其忠六曹
不得舉其職至于閣臣冢卿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
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
明王無此法也

以古大臣自勵

皇上今日誠厭臣多言欲臣緘默苟容甚是容易但天下
人各有心人各有口一臣之順從不足以勝千萬人之怨
怒一旦禍變之來即食臣之肉有何益耶臣聞之責難于
君謂之恭臣之所望于
皇上者皆易事非難事律以責難之義尚為有愧若復畏
罪懼譴併此不言則真孟氏所謂泄泄沓沓事君無義進
退無禮為不忠不敬之大者矣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即
行罷斥亟下考選以應目前之用其推補閣臣點用吏部
尚書與卿貳督撫等官皆不可緩併望次第施行天下一

日翕然稱　聖上矣（綸扉奏草）
五月署吏部印趙煥疏請推補閣臣大僚考選
六月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列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具
揭內閣
皇貴妃發引
鄉試主考官順天庶子郭淐諭德朱延禧應天諭德趙秉
忠洗馬邵景堯浙江檢討鄭以偉兵科給事中李瑾江西
檢討周如磐戶科給事中韓光祐福建修撰張以誠戶科
給事中徐紹吉湖廣編修李胤昌戶科給事中姚宗文河
南太常寺少卿王紀戶部主事徐行可山東吏科給事中
梅之煥戶部署員外郎楊述中山西吏部主事郭士望工

部主事王世德陝西吏部主事趙士諤兵部主事蕭丁泰
四川兵部主事張廉徵評事陳向廷廣東戶部主事洪啓
聰工部主事繆國維廣西刑部主事來斯行中書舍人沈
士茂雲南兵部主事余大成行人王尊德貴州刑部主事
王家相行人彭際遇
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部闕屢疏上請至七月
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
廣二十九日試初場亦二百餘年所創聞也
浙江御史李邦華易號舍以甎先是號闈與杭郡廨相連

天順間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于城東廢倉隙地宏敞雄偉甲天下舊用木舍至是代以甎永絶火患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爲令（邸報）

是科應天解元張璨父應奎力學工文數奇不偶賫志弃世時璨猶在襁褓母陳氏氷蘗自持拊而董之非歲輙有文聲屢困童子試督學中丞蔡公以院檄拔遺嘖嘖歎賞至是發解人以永黎歸蔡而以和丸之功讓其母云發解後益下帷攻苦絶戶外交布衣蔬食泊如也巳未釋褐歷𡸁節于　朝得　旨建坊旌焉（三元考）

是榜華亭張拱端履端執端同胞三兄弟中式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聖諭內閣朕昨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于九月初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駙馬何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奸生狂躁恣肆放尤可惡着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件同奏請定奪此乃伊父素欠教子之方着革了職爲民官差敎習部官責之夙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仰可傳示遵行欽此（綸音）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疏稱四川建昌夷猓作亂十分危急乞速點巡差以靖地方又以考察在近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巳管兩次考察不便再管乞另行點選以重計典

郊祀遣官恭代

閏十一月初一日以長至節　賜輔臣宴（邸報）

是年日本月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赴亡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檄與書語多狂悖乞　須明旨以派發道時琉球巳爲倭奴所并其貢使貢物俱是眞倭定爲窺伺心甚叵測（日本考）

款虜寇降人驅百馬入塞遇餓虎三四自林中突出攫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皐爲賦猛虎行云邊城猛虎日啼嘯厲爪磨牙過行騎不能噬虜偏噬馬饑來突起誰爲虞膂年敗北昆陽戰今年穹廬益投井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遭罹恣蹂踐　擇肉能飛似暴秦考猜解學九方堙一吞數十未饜厭包然猶覗道旁人何不結徒嘯侶靖虜窟雲錦千羣還塞徙降人驅馬能幾何充爾一飽無遺骨安能弘農化大行渡河北去惠蒼生又安得中黃選絶技手搏太行驅爾類（小品）

皇明從信録卷之三十九終

皇明從信錄卷四十

秀水　沈國元述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

正月、輔臣李廷機予告抵家、上疏謝　恩。

閣臣請定會試主考、知貢舉官、

科臣官應震論閣輔獨相之非、向高力請推補、乞休、留中、

羣臣合辭上請　福王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禁、而南京差來船二百五十隻、船戶數萬嗷嗷索工食、乃行期無定、人情弗安、葢分封已定、則宮幃有必割之留戀、土田有制、雖寵愛無溢額之恩私、乞即擇吉啓行。蓋完大典、（癸記）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考。官葉以內閣止一人、入闈票擬不便、再疏辭、不允、取中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曾楚卿、葉燦、陳玄暉、蕭命官、羅喻義、李國楷、繆昌期、李孫宸、孟紹虞、胡瀹、嘉孔貞時、王應熊、劉鍾英、周希令、姜逢元、楊景辰、劉鴻訓、馮銓、韓纘、思王祚遠、申廷謨、暴謙貞、史永安、以吏部侍郎劉楚先、詹事何宗彥教習、

四月、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御史孫瑋、各上疏乞歸

禮部言掌印缺官、郊祀　冊封、請爲幹理、吏部推孫愼行等請亟　賜點用、以襄大禮。○都察院請點用巡按御史以重地方、

兵部請福王之國、

內傳養贍地土不完、錢粮未到、今已奉挨明春行、閣臣葉向高封還　奏本、附揭云、福王之國日期、

欽諭今春、借錢粮土地爲辭、挨改明春、雖

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紛呶、此亦非所以自明也。王國田粮悉照

親王潞府例、應辦錢粮。該部力措、至如田土、則　潞王地租四萬六千餘兩、多　潞府六千矣、且河南山東搜括已盡、尺寸盡屬民產。豈可彊爲、使地方擾動、王亦何能安享之乎、伏乞裁酌。

時九列空虛、而都御史孫瑋、許弘綱、又以人言求去、大學士葉向高疏畧云、糾發奸邪者、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耆舊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摧謝之時、苟有可以爲國家用者、皆當愛惜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吾恒私念、今日之大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遜今日之言官、而他日之大臣、又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

易地而處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illegible]日之大臣亦所以爲言官而總之皆爲世道耳伏乞
聖裁（以上俱給疏奏草）

六月武弁王曰乾訐奏孔學等詛呪
聖躬、
皇上及
東宮事情。先是曰乾與孔學結告刑部。事尚未了。又擅入
皇城放炮進本。刑部欲當以重辟。爾時內外皆張矣。

大學士葉向高恭慰
聖懷揭云臣密訪得王曰乾孔學等原京城光棍。此事大

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詰。故難于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辜。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是反墮其計中也。伏乞
聖慈炤察○吏部尚書趙煥求去溫
旨慰留○都御史許弘綱致仕去。時議論頗多。大僚相繼引去。閣中請
嚴旨論禁（邸報）

七月吏部尚書趙煥催請點用各省巡撫。內六省。皆係緊

[illegible]用屢[illegible]

[illegible]

要地方。而河道南北咽喉。尤一日不可缺者（邸報）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爲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一推補閣部九卿撫按臺省諸急缺。一起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爲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閣臣乃心膂股肱之任。非比他員。今允卿奏。着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了。滿朝薦等。既屢屢懇請。着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壽節在邇。卿爲輔弼重臣。豈得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君臣禮體。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仰遵屢旨

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知道。（綸音）

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先是科臣張延登揭云。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有立朝之節。而未竟其用。故部請特召。以章眷念舊臣德意。（奏記）

九月新簡閣臣方從哲疏辭。不允。

大學士葉向高奏爲
聖政推行有機。人情乖忤難挽。敬陳愚衷。共維世運。臣竊覩年來。中外所喁喁仰望者。不過曰　儲講也。封婚也。枚卜也。補大僚也。起廢也。釋繫也。今閣臣補矣。滿朝薦等放矣。各部所請之國事務。已多得

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停矣其大且難者已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況有新臣受事畢力贊襄其功效當百倍於臣臣故知聖政之推行誠有機也於此之時使臣工輯睦以事皇上天下事自有可為乃藩籬未破攻擊仍煩遂令二三大臣相繼去國紀綱為之破壞邦國因而將空凡在人倫無不太息且使聖主愛惜人才保全言路之盛心反與優游不斷者同類而共識臣竊歎之古人上殿相爭多是國家大事然猶不失和氣今經年執爭不過庚戌之科場荊熊兩御史之行藏啓閩南之論劾以此三事牽纏不休貽累無數夫此等事務本不甚關于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自無難處即小有不平二三疏而外便可歇手而舉朝為之鬨然無有寧日果何為也當列國分爭與南北割據之時則有某國人與南人北人之名目今天下一家萬姓一　君凡列朝紳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子而畫界分疆判若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人浙人云者人既以此加我我亦以此自稱匪但不廣抑亦不祥又何為也古人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處各異設心則同近來林下諸臣皆有可觀去國不以其罪但使于與論其與者急推以盡其才衆志未同者稍推以觀其後大小各適其宜中外各效其職則上卑濟自可相安而在朝在野煩言日生又何為也人才之生最為難得其才堪為大臣者又經　國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當此大僚空乏之秋用人艱苦之日去一人甚易進一人甚難凡有心胸皆當保惜微瑕小過可以包涵而門戶一分猜嫌四起牛山濯濯更添斧斤又何為也臣聞之物極必反勢窮必變今人情厭苦議論極矣紛紛攻擊之談亦淡然而無味矣九列寥寥行將盡矣天方悔禍使諸臣收心易慮迎聖上之善機成維新之美政從前隤頹之習返為蕩平隱憂伏禍從此而消則諸大臣雖去當有補于世道是　社稷之幸蒼生之福也如或嗟前事之未工尋覆轍于無已力務經營循環報復則禍亂之生將在旦夕臣惟有掛冠一去以天下事聽之新臣而已臣每讀史冊見漢唐宋黨人之禍皆與國家相終始私心竊歎以為此端必不可開此名必不可立一開此端一立此名雖使大有權力如牛僧孺李德裕之輩能驅除蕩滌而遞仆遞興為禍更酷故常欲彌縫消弭至于犯調停之譏而不惜今雖勞窮力竭而區區一念終不能自已故復冒昧言之伏乞勅下部院參酌議擬如臣言非是當另行分別奏請以聽

聖裁更望
皇上深惟治亂之幾益發風雷之勇亟行儲講大僚起廢諸
事悉見施行則人心會服議論自消矣（徐階奏章）

（延鎮三捷）
十一月延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請減庄田）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發內閣票擬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
吳道南等回奏云伏蒙
發擬　福王請減庄田本
內傳前奉明旨已減過一萬如何又辭送票還照前旨出
旨來此係舊例不是新特恩欽此臣等仰見　福王謙沖

飾損爲國爲民之美意眞足追古昔之賢王不勝欽服而
皇上前此已減過一萬今又惓惓以舊例爲言亦足見
聖心之無私臣等當即欽遵擬上但細查此項田土委難
處置臣等亦千方百計圖所以仰副
聖心者而終不得其說今幸　王有此謙讓之舉傳之四
海一日雷動歡聲書之史冊千古永標盛事上光于
祖宗下施于烝庶即
皇上與
皇貴妃咸有休稱雖使百萬庄田其利不足以易此也臣
等敢不將順以成　王之美哉惟是

皇上愛　王之意不敢盡減臣等再三斟酌謹擬二萬之
數責令該部務行湊足不許復有瀆奏使　王之令德既
昭而于府中養贍亦無不給揆之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
加也臣等亦知
皇上所慮原有舊例乃區區愚衷正望
皇上減省于舊例之中乃愈見愛民之德意耳連日大小
臣工以吉期未定盡責臣等不行力請爲不忠之大戒面
見或移書備極詬詆臣等以國家大事不敢置辯而目前
廷臣催請疏中以爲奸人乘機構隙無所不有
皇上父子兄弟之間岌岌不安此等危言傳播天下誰不

驚疑臣等見之亦不勝駭懼非得　王此疏何以解人心
之惑而弭目前之紛乎臣聞諸臣已約于數日內伏　闕
疏請且必責臣與之同疏不得旨不已臣等深恐事體至
此將成決裂即使
皇上幸而聽之其傷亦已多矣正欲具揭上聞適覩
王疏歡喜欲狂故敢以此附奏伏望
聖明將臣等所擬即行裁發仍將欽天監所擇吉期即
賜點定其二萬庄田撫按官自極力設處　王疏臣等亦
傳示各官俾共知　王之賢明相與頌讚于無窮也先是
福邸以奏請田庄未足故之國之期稍遲已有

旨於明春舉行人心安帖及　上以
聖母聖壽稀齡在邇欲親率　太子及　諸王等恭祝
大典、慶賀禮成于次歲春三月內擇日之國既而
上又以
聖母壽旦在于四十二年頒曆後今歲豫慶恐
聖母責其非禮而　聖躬又在調攝恐難成禮着于次歲
春三月擇吉啓行于是內外驚疑文武百司至欲伏　闕
叩請閣臣乃啓　上立刻傳示　毋使
大聖人至孝至慈之心不白于天下。
上乃先以札諭　福王明春之國又諭內閣臣令傳示欽

天監擇日來看眞是
聖明毫無戌心從諫如圜千古　帝王未有如
皇上者也若　福王自求減田土之數自請明春之國亦
可謂　賢王矣（俱綸扉奏草）
閣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時
聖母違和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虔禱
穹蒼願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愈羣臣胥慶奉候（邸報）

（方[illegible]先東叔可[illegible]）
二酋聽之猜怨仇殺時當事者計欲令北關行文開奴
酋所併吞扒兀剌諸億台汶之六　中國爲援不能行
而奴酋益垂南關敕上冒寃併糾西夷宰賽卜兒亥爪兒
兎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開遼告急敕兵五千赴援并
禁糴及參貂珠寶而奴兒哈赤已奔訴謝都御史張濤詔
撫安等處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塹築能寬描情形上書撫
北關近汛開二處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復行併猛卜
計北關堅拒不與中酋貞布台吉卜台吉來奔北酋即許婚也
女卜酋避謝爲列婚更酋乃分疏謂是撫伊謫嫁其，金
台夫有以爲兄那林　雜牧養贍宰賽久日屬金酋故救

那酋妻即宰賽之外　宰酋乘隙抆求老女贖罪老女矢
以死守宰酋忿相攻北酋怒奴酋賄結請釋二憾無養廱
東建也時金白二酋來告急別將肅文焕爲游擊給以火
器奴酋計離我兵北關乃可渾制益遣丁骨里詐不背漢
耕牧無敢淫于興日願質子爲信并上書訟北關搆狀
得以爲然遣宮裔大成往申諭奴酋遣諭以第七子巴卜
海入撫順關願留質廣寧或　京師譯巴卜海乃奴酋親
子妾眞奇生親巴卜太弟也謀撰　朝議進止其北關諸
奴婿卜台吉勅發完聚當承發遣時論其後其功未幾
奴酋度我兆備即發兵圍燒金白十九寨北師援不時發

總督[illegible][illegible]并三才分路並往遼東、策東西關不救、之詔
其北關那[illegible]折入奴東分遂滅大已立殺戮[illegible][illegible]于後在此
而奴酋尚已易志矣其志　中朝原以遼存奴亡殺[illegible]爲念
三十萬議于開原遼瀋各路戰兵五千餘人已由此餉汰
額總督薛三才請先發一千餘令原任總兵麻承恩等
曹文煥分統合四千爲、營屯開原諸堡待其變而之禦
史翟鳳翀新入遼疏稱奴酋實不在對北欠特留待朕兩
端爲北關罪似不必遂奴命不注意之兩非强北關以忌
從以天朝作外也擬合名方而酌勢前遣通官人奴諭語
以部長衣充賞輕之、已其長子洪巴兔兒一語罷兵隨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十一

奪其兵柄因之獄度之、隨勢必不支令日宜亟救以完開
原滿令麻承恩以二千七百至瀋陽而洪澄他將以千人
駐清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使衆可收奴酋又撤兵以
五百騎諭撫順回貲婚明無他意時北關爲西夷掠擄
糧給畢部落若饑投奴甚衆即金台從兄亦往奴又甘言
撫慰給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千三百助守老寨并貲
以豆穀千石給鋪六百北關始有固志等（建夷）

（先是北奴[illegible]）

[illegible]司請定　藩王之國水陸路程發填造冊應用
并宜照前此已近保定院亦宜備河南巡按以便料理
臨藩公務

聖諭內閣覽卿等復[illegible]慈見忠愛悃誠前
聖母自去冬因感寒偶挾火交侵調攝安愈茲旬日以來
聖體虛頓前恙復作眠食漸減
聖躬軟弱朕心驚惕憂懼不勝痛切五內日夜祈懇
皇天俯從朕願已身應代默佑
慈躬增益壽齡乘賜之泰永保天和是朕本欲覽卿等所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十二

奏諸事朕知道了特諭欽此。

三月初九日、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午時崩逝。
聖諭合行喪儀該部從優查例開具來看。
聖諭諭內閣朕
聖母皇太后自去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齋虔竭誠
祈禱在于
聖母前日每親藥侍膳。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之處錢
糧免的免些朕正在回奏待

聖懷尚安發旨擬行間

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痛悼不已卿等擬赦稿來看欽

此（[illegible]）

禮部請發

大行皇太后遺誥例于次日卽頒時已三日故特請

十二日、

皇上衰服具成百官恭詣

慈寧宮門外哭臨○羣臣上恭慰疏○內閣擬進

聖母遺命赦稿疏云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據戶部

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開送各

欵隨與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請大較多昔年

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恤災中事不敢他及惟刑

部所開楚宗一欵須稟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訐奏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

之罪卽重加懲創原不爲過惟是坐謀反則人以爲冤甚

重併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屬皆被

幽繫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痛苦之聲日夜不絕見于

撫院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讀者皆爲傷心酸鼻所以中

外諸臣連章苦請併經禮部都察院看議奏俱留中未發

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請其當赦臣等不得不爲開列

惟恩廣惠諸大臣有餘

如蒙

聖慈憫念准與釋放將

聖母在天之靈見

祖宗列聖亦自歡然但事干宗室當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又戶部所開河東兩淛進鹽

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鐵等稅擬與蠲免工部所開陝西織

造羊絨蘇松織造緞紗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

蠲免當此民窮財盡邊餉匱乏之日欲蠲常賦則無以給

軍不蠲則民困愈甚事屬兩難處置無策諸臣皆望

皇上將稅使停罷或大加減省臣等未敢遽言惟此數欵

儻賜允行亦可少濟一二但事干錢糧亦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臣等連日與百官哭臨人人

皆咨嗟歎息謂

聖母之惻怛慈仁○

皇上之孝誠哀慕皆千古所未見至恭誦

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泣下傳之四海臣民悲思感戴又豈

如何今臣等所擬赦稿亦就

聖母所命稍稍推行一二事恭請

聖裁伏望

聖明詳加省覽批發下以昭不匱之思而廣錫類之孝其

聖母諡議

所助于
聖母冥福良不少矣（奉旨）
輔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上
聖母諡議曰伏以
聖善垂休。百世衍敬承之緒。
含弘霈澤。羣生荷厚載之功。體重易名。治隆報本。欲贊揚
乎大美。當備舉乎　徽稱。斯
聖孝所以特隆。亦羣心于焉共戴。欽惟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
道洽太始。

德合重坤。蚤贊
先皇肇造豐亨之運。爰開
大聖。允符震索之祥。當太平朝。為
天子母。方
冲齡而踐祚。深藉保綏。迨
必世以成仁。弘資啓佑。
德全履盛。無忘執蘭之勤。
養備稱尊。不殺濯龍之警。軫艱難于兆姓。實鏹時頒
流湛濊于八荒。
慈雲徧覆。隆天厚地。蕩蕩乎其能名。

字字真確　不美非說

翼子貽孫。綿綿乎為可繼。幸稀齡之已屆
長樂之遽違。人懷喪
妣之悲。
帝切循陔之痛。恭聆
遺誥。愈勤深哀。
鸞馭特升。尚虞思乎罔典。
彤宮欲閟。猶加意于民窮。言言闡
宗社之安危。念念在閭閻之疾苦。蓋迹侔　任姒。猶邈其徽
若近覩高曾。敢方斯烈。恨
音容之日遠。徵盛美之在茲。臣等祗奉

明綸。博綜舊典。咏歌嗟歎。四海畢極其尊親。擬議形容。寸
衷終難于窺測。欲伸
不匱之孝。敢揚
大德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謹議奉
聖旨。依議。送翰林院擬撰冊文進覽。（奏議）

請補科道

閣臣催請候補科道揭云。竊見諸臣待
命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題。不止
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

天聰愈高杳無
俞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于人
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及諸臣罔報之心失
朝廷培養之意
皇上亦何利于此也且諸臣非
皇上所嘗拔之制科試之庶職以需異日之用者乎業已
服官中外歷歷多年考選之時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
必赫赫然有聲粹粹然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
皇上于諸臣既用之有效信之不疑矣至于今日而復困
抑之困頓之致令蹉跎歲月嗟白日之空拋株守長安歎

河清之難俟是前之拔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
也自為培養而又自為摧折明知為適用之器而又阻其
向用之途譬之得騏驥之足而但羈之于槽櫪有楩楠之
具而故委之于泥塗不亦深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
不同覊縻各異仕進者既得展布于朝廷家食者尚需徵
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
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資身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
徊躑躅悒鬱無聊無論　祖宗朝即
皇上二十年前絕無此事是雖諸臣所遇之窮而臣等瀆
擬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擇
聖母親賢圖治之訓速允部推各補原職俾諸臣得悉任
事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非今日之盛事哉
上
聖母尊謚已擇定日期　前剛寫二十八日　詔書寫二
十九日時
聖體下部濕毒傳示改期閣臣揭云不便乞仍于廿八日
皇上于內殿扶掖行禮其
御門不妨傳免
聖諭諭內閣

聖母崩逝以來朕哀感
慈恩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自已因日夜懸仰刻
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濕火流于下部見今敷藥未愈頭
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尚在調攝所有
尊謚大典朕甚憂畏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衙門
尊上
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羣臣如儀奉迎朕在几筵前
恭候力疾親行上進
尊上以盡孝思至情卿等仰體朕敬慎之意爾卿等知欽
此

三月吏部具題
陵工在邇乞照工部侍郎林如楚到部著即督理（[illegible]）
聖諭諭內閣云覽卿等所擬敕諭內寬釋楚宗幽禁姑准
所擬其獨免陝西駁造羊絨袍服朕豈不憫念民情困苦
但係緊急上供日數不多難以停免各省額進稅課准以
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慈恩恤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
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起廢道建言謫戍等官已有旨
分別叙用故諭欽此（綸音）
衢王之國百官送于郊外

四月閣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言
部書內稅額已減停止有期不當再增但各省稅額多不
過六七萬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間賠累多年委爲困苦
即地方向有商船往來今已寥落前蒙
聖恩減去二萬今又裁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
不無偏重況黎夷作亂興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垂憐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奏記）
初四日頒
聖母遺詔于天下臣民感泣
請存問申沈二舊輔謂鯁精忠亮弼未登首輔經綸[illegible]

大臣爲民

今年已八十四時行老成持重深得輔相之體又當時政
淵急之後濟以寬和元氣漸復其調劑苦心蓋有人所不
及知者今年八十例宜
存問
五月命閣輔率中書官書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神主神位輔
臣等歷稽　祖制凡　太后神主俱不用太字蓋因
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于
帝后之側于禮未宜乃遵舊例題稱隨其揭奏明奉

旨云其見詳慎（綸音）
十五日潞王薨
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行分獻禮
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言　山陵大事舉行在邇一
切臨禮護送執事等官需人甚衆見今部寺卿貳寥寥數
員恐分遣無人步送無人于典制有虧瞻觀不雅非
皇上孝事慎禮之深意伏乞
盡點會推諸臣以補久缺以襄　大典眞目前急務也
禮臣孫慎行題
發引擇吉已奉

祭地

明旨襄事之期約在一月之內中間尚有許多禮節許多
題而必朝上夕
下方不後時乞
批發禮科等印之官庶抄發有人而　大禮不誤（俱題報）
聖諭諭內閣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王乃因思慕
聖母仙逝成悲不愈偶爾痰火上壅于五月十五日辰時
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着該部查優厚例
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等可詳議來行特諭欽此（綸音）

[illegible]

閣部諸臣上疏恭慰
聖懷言

聖母崩、皇太子妃逝、皇太子第四子殤今　潞王又
繼之變故相仍。
宸衷慘怛伏乞勉抑　哀情以慰幽明之望。
六月閣臣葉向高等回奏云前蒙

祭弔恤一例

聖諭遣弔　潞王臣等揣之往例凡親王妃薨率遣內官
弔祭給與　勅書若親王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今
皇上有此特典容臣等擬　勅一道令賫之以往此亦禮
之可以義起者又查得凡親王薨逝其子幼弱不能任事
者即　勅王妃管理府事但舊例必待本地方官題請、
皇上念手足至情即破格優恤　勅令　王妃管理本府

家事免其奏請是又
皇上超出尋常之德意也本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悉朕意朕弟潞王薨逝特遣內官
弔着給與勅書其祭儀及管理府事着該部照例詳議具
奏來行。

兵戎防守

閣臣葉向高請申飭防守揭云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內外大小官員及旗校軍匠人等
發下從因而行內地空虛不無可慮伏乞　嚴諭兵部行
令該管衙門申明禁令巡緝奸宄以保無虞（奏議）
聖諭內閣朕自足疾遇朔望并各節皆朝謁

聖母。
聖母見朕足痛步履不便。
聖母慈恩傳准着人攙扶行禮今恭遇
聖母梓宮發引所行禮儀朕當親行以盡孝誠足疾尚未
痊可恐弗成禮擬請　神帛謁　祖着遣貴官恭代朕遵
奉
慈命用人扶掖舉送
聖靈卿等傳示侯拱宸禁處敬慎奉行今諭卿等知欽此
（綸音）

心經道主

十五日閣臣葉向高奏　命詔

山陵行題

主祐已時掩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是日天氣清明風物和美竣事各官百凡迭飭禮畢奉

神還京

上至午門跪接（題日到手矣）

閣臣葉向高感涵　聖孝乞休疏爲第四十五上云臣覩

皇上之事

聖母尊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長樂之歡者

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當建和之時虔請代之禱當升遐之日動擗踊之哀鴻名顯號極典上儀凡可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不盡至于　靈駕啓行攀號搤送

山陵襄事。延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爲感動于斯時也凡戴顏面而爲人子者孰不自興其罔極之思而苟有人焉覩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然立于　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即以臣言之臣海上孤生家世貧賤其生也爲嘉靖已未之年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逃竄臣母懷臣彌月爲倭所迫徒步奔馳産臣于曠野旁

弘治中知史茂烈乞歸養疾之旨下今復見此

自陳休致

無一人自斷其臍復抱之而走野棲露宿飢餓不支更數日臣父始覓得之相與扶攜逃生屢瀕于倭幾死而免者數四。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又值荒年餓死無數臣父母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母相繼淪沒未嘗受臣一日之養草率營葬不能成禮自除服補官二十餘年。南北仕宦不得一發先人之丘壟荒塋頹廢洪水漂流。每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劬勞獨甚人皆有子臣之爲子不孝亦獨甚。

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奈何獨使臣向隅而無訴乎。臣自入綸扉再承　寵命屢欲躬奉　璽書歸省墓次一告

先人之靈而後葺治封樹小構墓廬長依先人魂魄以没世庶幾少償疇昔之愆即溘然而死亦無所憾此臣之所泣血哀鳴屢瀆　君父而不能自已者也如

皇上堅不放臣使臣困死長安永爲不忠不孝之鬼將何顏面見臣父母于地下乎。（綸扉奏草）

山陵　奠獻禮成駙馬都尉侯拱宸復　命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效條忠云一　東宮講學一　瑞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　起廢一　點科道一　遣餉一　罷稅

與安兒子孫番當亦謂估智之女鰲河府心不可與許自喜分發兵以潤闌為名不加戍向河潤不實非備六衛與糧餉五六歲志不在小議者幸為寒心而都御史薛翻詳風開多姦譎之言曰北關到原本觀東夷今都東來之利誘為十餘成騎虎勢奴舍當邊從人又為所用以師出彼防已頂邊未可慮祭詢以衷余何以致戒之兵備宜之餉為北關守老女適婿且北合為送事二三餘年六遂東衣為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更在六大支權遼陽七百餘里之邊患足為無策御史董定策渭濤疏中道官籍大成大慶以質于為奴所輕聊以解嘲延議多台省救者已而奴兒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二十五

哈赤復禁諸寨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都御史郭光復新涖在前門援兵及聞命至者道相望奴聞實恐部御史康知通夷佟養性貫其重罪令伴入奴友聞遼備標參將伯芝申以文告五月隨統標兵赴遼陽巡閱示虛聲奴兒哈赤遂遣諭退地定界始撫臣宗羅讚南關邊外四渠曰三岔曰撫安曰柴河曰靖安及奴兒哈赤並累執三岔撫安為舊種止結退柴河靖安于扶護至是參議薛國用備香南關界上王台存日自威遠至三岔渠旋猛酋時三岔入于奴以撫安堡為界及猛酋故兹歸建州奴結已屬合糊且宗兩關地素饒沃而建州高下不等若

游　游牧只生高一對耕[illegible]任其雖強而糧不繼勢不得其六三岔清撫之纏以清撫奪奴之命而開原亦可安枕矣自初界尚無拔皆諸河因與彼撥遊擊梁汝貴守備劉升等因以久守家[illegible]二堡其市碑六自宋松子二堡為邊可保高山夫寨故也都御史郭自安劉于京運并撫按非今者介驗地[illegible]私立無以服夷行哲撫謁用抗議撫安等官既以議斷不宜失會御史蕭溟繼清河諸路之使兵堡遂甚[illegible]河秋獲進將六堡退入甘番子碑字是以明年冬人[illegible]種七月部夷以發馬奴兒哈赤即如故碑下示[illegible]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二十六

貢夷哉至十六人甚奴會多恣好為頻已都御史既勤退地請將撫順游擊改遊擊與清河遊擊分統兵各千人奴會一攻北關即會遼陽出獨領北兵駐北關六十里以清河備禦移駐原參將羅拱宗撤回以馬市撤去生不堡練習火器御史翟鳳翀亦疏請及所設等清撫之市並所放其清撫兩處之撫巢部落從其[illegible]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薊州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擊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是犯姓張名差病有風癲疾者廿八日亭午

聖駕幸慈寧宮不傳肩輿不設通贊令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禮畢

上即倚左門柱設低坐身倚白石欄楯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

上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前不數武耳

上練冠練袍

聖容睟穆　御音清亮朗如洪鐘知爲萬壽無疆慶也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龍表鳳姿清標玉瑩震器之雋奕葉輝暎三

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岐嶷日角不啻玉樹亭亭臨風容與周家繼述之美聚于庭墀几席之間猗歟盛哉群臣熙[illegible]

聖上即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遲節次則

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又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中趙會奏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日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釁孽

執

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

伏于衆中忠愛激切喜極揚言曰

陛下極慈愛　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

聖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所爭執屢目攝之凡顧左右近侍曰彼所言謂何道長仍以前說對

聖怒徵于色

龍顏勃收數而責之連呼緹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

令中涓擊下彼承　旨者見

上震怒群族之甚有挺杖交下者

聖上意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侍　旨怒猶未釋又以手約

皇太子讓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

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其弟　福王且已之
國即有他舉亦須你文武百官草詔差官去取來彼能插
翅飛至乎膝下左列三　孫現在後呼三　孫至
御前舉示衆曰俱會見否閣臣因請
東宮出講後
應稍待禫後耳　瑞王婚選原無別意不過以
聖母之服不便耳
聖母臨終囑我冊立
皇孫我說少候之衆官欣應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臣
王士昌見署大理寺篆亦跪在後復至前請本內五犯名

字
上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傍
以法司名字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
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為不忠之臣我為不孝
之子深為可恨
皇上又述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閣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箇放一箇進不許擱阻
以故零星突至跪拜錯亂

聖上不之較也時後來跪班者稍在後與
帝坐不相對
聖上又持
皇太子而稍從後問曰你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
聖上徐謂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
嗚呼
上父以堯舜之聖統家宗垂五十年蓋如安瀾業已駕古
軼今矣今茲
皇天眷行二百餘年希有之事舉三十餘年曠缺之典關
浹加膝不啻家人父子然群臣等因思乎

召見欽聞
天語惟內閣輔臣始與其盛常朝臨御偶瞻
聖容然殿陛嚴隔懼愆于儀未有咫尺
天顏盈耳謦欬移時歷晷盡去苛禮且
聖子　神孫聚于一堂如今日之都俞盛美者也臣等草
茅賤士眞可謂不世遭逢矣臣問達士昌以職守所關懼
上有顧問故班稍越而前且聚精傾聽聞之極眞然
皇言如綸何取文飾故不敢增減一字直述便擬以俟修
起居注者採擇為熙朝盛舉萬世美談云（臣張問達王士昌同記）
非圖畫白羊貨竟以老女許婚[illegible]兔子婿谷兒大丘號進

科第

及六人開原道諭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發兵三千屯南關氣甚惡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撤奴酋與煖兔合而遼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黎合而北關依强援于煖兔適爲　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動以觀奴酋進止奴或不聽宣諭我督上開陰約煖兔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民張牙露爪思甘心奴利其剽參順呼響應出自肘之朝鮮我兵猗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赤亦龍構北關獲全（出虜表）

戚繼光鎮薊所駐三屯置庫陰稍拓之并及文武廟苻官道旁有山有唐霞景忠詣瓊望之縹緲若在雲端东

香錢簿取佐軍資公不入一錢皆以飾材其有東湖因濠爲險導以賁灌溉護以柳堤有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錢可供游賞忌者蜚語上曰賽西河章下撫按會勘上言諸所征繕士不告勞爲太平雅觀即貢夷亦徘徊嘖嘖可以示遠事乃得釋嗟乎爲大帥者修邊成功瑕適不得動一木一土至形論列亦太苛矣戚未幾亦調廣西坐黨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後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得卹典天啓元年遼事大敗葉少師題請賜謚以勵邊將得謚（出小品）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大雪無錫有紅黃黑三色雪中見星大小人家見有巨人跡

二月清明後六日杭州等處下雪珠濺人甚急甚巨鋪前頃刻可掬（出小品）

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名

放榜後第一名第六名以弊發除名先是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于圍魚水族水至潔而污穢至此又見于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二人俱吳江人吳爲水國遂應其兆故吳人爲之謠曰丙辰會錄斷幺絕六第六名最有才名士林嗟之（出小品）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釬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東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進葉貴傳盛等出海探倭十六飾頭開洋經竿塘橫山十八至東湧一路兵船聚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遂擒俱卸但掠定海白艕船藏南麂隱處伯起即將海道咨票埋蕺山上拜祝天妃廟判官手爲號忽見南麂船張帆來衆欲走李進曰勿走走則銃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搜

倭亦賊

若怕死决不身矣

檢問何船來以討海船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日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開口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偏相之即指育汝不是討海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臨脛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汝造船三百我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父泊此處何爲今日殺不殺也繇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與砂磯國王差往灘龍風既不便歸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免

知大義斷然不疑

罪然不害汝即問誰是[illegible]國王差番之稱逆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躍避曰我今拼命報　國矣即索綱中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俏形過與倭首軍陪伯起食飯送帶所掠船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入內有馬四匹鎗鐵滿艙皮箱甚多冉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說彼國便坦易說中國即觸着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揉亦有字仍寫無字倭與五十人亦無異但若弄刀或

倭亦有真

反敗所以激之

以手作銃形觀而聲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討給之從歸授以爲海口裨將（袁給錄）

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于患難存亡之際固了然有以身命者使用酹其志又何變之不可定險之不可出耶

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恭游擊馮有功戴罪以需後効（邸報）

[illegible]蝗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刲羊豕禱神有蒲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茭蘆不及五穀

可爲失信之戒

有一朱姓者牲醴悉具見蝗已過遂竊食與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鄰苗不損一頴相傳有怪書於其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小品）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

正月、禮部遵五年議諡例、疏請應得諡諸臣雍泰、畢鏘、趙參魯、王之誥、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端、李夢陽、賀欽、朱廷、譚大初、段民、魏學曾、朱鴻謨、魏時亮、龐尚鵬、陳茂烈、姜洪、黃鞏、汪宗伊、林烴、楊起元、汪[illegible]、楊慎、裴應章、李中、盧納、曾朝節、黃鳳翔、姜廷頤、何源、陶望齡、劉一儒、傅新德、沈節甫、周怡、梅臬、王宗沐、張允濟、李棠、董堯封、馮應京、敖文禎、共四十四人[illegible]請候　旨勑下翰林院撰擬諡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纍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陝西虜事疏曰看得套虜乞款撫臣詩之、仍議齎補前經革去七年市賞約及新舊互賞六一歲兩閱、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浙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恣犬羊之求、與繇鏊之欲、示我以弱至此乎。

貴州苗仲肆虐、黔中生靈塗炭極矣。撫臣張鶴鳴集兵分道剿之、初攻蒙月、蒙兵賊巢、副總兵陳寅自墺陽、由羅勇進、都司李上林、由改窩進、旗鼓官劉茫和、督安兵由擺[illegible]進、指揮黃廷清等、由定番進、千戶李瑁、督蒙兵由翁貴進、甕安知縣袁大化督伍司等兵由鼠場關進、分擊箐囤蒙兵花鴨孔擺革蒙等寨、斬馘一百二十六級、總攻宗角生烈翁牡者貢賊巢、陳寅兵由天台進、李上林、黃廷清及伍司兵由焦山進、或剿大雷、或剿墺下、或剿陽城囤、或剿者貢、分擊囤箐婆把大山谷猜谷隆交馬打狼羊容、銅箏等寨、斬馘一百六十六級、前後俘獲夷屬牛馬甚衆、其餘險勁賊寨、如大箐囤、俱未克、蔽山木瓜大華麻响河司、程番等十二司、尚多賊巢、未及掃蕩、爲力尤難、巡按楊鶴上疏曰、臣奉命入黔、急勦進剿夷賊情形、大約賊衆我寡、東征西窟鼠未易收拾、今賊種浩繁、與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深箐、鳥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召募新兵、皆四方亡命驅市人而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勢不得不用土兵、土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甚者委而去之二難也、提兵滿萬、無一[illegible]儲三難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提衿見肘、不[illegible]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彌天之網、設四面之羅。五難也。今日之事。剿之不能盡剿、勢必用撫、撫之未可遽撫、必困守以俟其敝而后撫可堅也、總之患于無餉、有餉則飽待饑、逸待勞、其權在我、剿可也、撫可也、無餉則彼飽我饑、彼逸我勞、其權在彼、剿之不能剿也、撫亦不成其爲撫也、黔中自平播之後、用兵仲賊者凡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王山波

羅清水等大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有定番翁忭者貢之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數年之間叛逆再四。今豈復容如往日者草草結局已耶。然臣反覆籌之，目下成功固難，將來善後尤難。臣之愚計，伏乞　亟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爲困守之需，以二萬爲善後之用，增兵增餉，不爲無米之炊，此萬全制勝之長策也。（奏記）

二月，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　皇長孫出閣就傅。

三月初八日，吏部奉　詔考察京官，計典例于正月舉行，遲至此，亦變局也。

直隸巡按毛堪疏請近畿蝗旱甚緣懇　恩免稅以修實

政，以召天和。

禮部題請鑄　福王第一子由崧賜封德昌王印信。

五月，冊封各藩。

六月，皇親鄭養性乞襲父職，得左都督。侯駙馬子昌國比例乞　恩得都指揮使。兵部署印侍郎崔景榮奏，戚畹恩施不宜太濫，乞遵　祖制收回。成命昭大公全　國體。

應天等處大旱。巡撫王應麟奏請勘賑。

正陽門箭樓成。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〇山西大旱，山東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爲閣務煩重，勢難獨任，請簡新輔以隆政本。

八月，顏子六十代孫五經博士顏伯廉等慶賀
聖壽至京。

聖諭兵部，近來虜情變動，備禦宜周，秋防事宜便行與督撫等官嚴督將吏着實用心料理，務保萬全，有功優敘，失事的從重參處。

宣府天鳴地震。（已上俱邸報）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爲田賦原平，奸民釀亂，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戶科抄參云，看得嘉秀里老，不遠數千里昧死陳言，蓋爲三縣田糧影射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因而叩闕辨訴耳。夫田糧即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書，有無增割冊籍，在嘉秀之豪僧，有無播弄通同，不可不窮詰弊情，各置之法。大約田在嘉善者，似宜糧歸嘉善；田在嘉秀者，似宜糧歸嘉秀。若云兩地有田相抵，竊恐田在嘉秀之三千餘畝，視田在嘉善之三萬三千餘畝，其數多寡不啻甚明也。若云三縣始合而後分，册籍相仍，經界難正，夫合之日，經界自混而爲一，分之後，經界宜晰而爲兩，縱令差錯于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版反內

祈分正應蘆葦于今日豈可因仍冊籍之混淆而不剖晰疆界之分明乎爲子民者宜靜聽處分若擁衆譁然哓哓追扶則當急懲也（撫抄）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蔽天三災疊至萬姓倒懸各官請賑以重　邸業

詔停刑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鬬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奏報屯田災異洊加懇乞軫恤改折以撫窮軍

十月　命冉渭准封代藩世子先是冉渭生于隆慶五年冉莎生于萬曆十三年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矣因代王溺愛冉莎謀黜冉渭捏辭以請時部寺通政司宗人府各疏斥其謬經年不結至是始奏　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　皇太子第三子薨

潞簡王妃李氏懇請　天恩特准襲封以重孫藩時世子年已九歲　賜名常淓疏極哀切

廣化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劾參將郭珍選李家峪守備耗允高降罰有差

隆德殿災

纂修玉牒成加効勞諸臣侯拱宸等

漳州大水

延禧宮災（已上俱邸報）

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疏曰竊見數月以來　朝廷之上政事日壅章奏日積外廷之仰望益切而批發益遲諸臣之陳奏徒煩而允行無日臣內循職業外惕人言憂心如焚莫知所以爲計因念我

皇上英明天縱太阿獨持事無大小無一不出親裁無一不由宸斷臣等誠不勝欽服惟是事體重大者

皇上既以爲重而慎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爲輕而忽之

臣等懇祈迫切者

皇上既因其急而欲發之其稍可從容者又因其緩而故置之卒之重者不行輕者亦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所用徒見臣等日日祈請日日煩瀆而于天下國家事曾有分毫之濟否乎夫總攬美名也獨斷盛節也臣等豈不爲

皇上願之但使吏部催一官而

皇上即賜點用其誰不感

皇上之恩諸司奏一事而

皇上即賜允行其誰不服

皇上之斷。如是則威福惟辟。權不下移。主勢自尊。人心自服。臣下方且自幸其職之得舉。言之得行。方將順奉承之不暇。何藥有言。惟

皇上不肯即用。不肯即行。而後諸司不得不循職以催。臣等亦不得不循牘以請。至于催之多而請之煩也。

皇上又且以爲此煩聒也。此激擾也。甚且以爲市恩沽名也。于是持之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寢閣。諸疏一槪留中。夫其所催請者。諸臣之事乎。抑　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抑　朝廷之事乎。始以因循之意。厭明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脞之

弊。相持不已。奉行無期。畢竟朝政何時暢通。人心何時愉快。而臣等尸位之罪。何時可以少解也。臣等經年累月。請點大僚。請補科道。請起廢臣。近日又請用都御史。請用兵科河南道。請點巡按各差。連篇累牘。臣等亦自厭其煩瑣矣。而一言不效。一事未行。溺職曠官。慙愧欲死。今亦不敢一一條陳以瀆　天聽。特舉用人行政本原受病之處。請

皇上深思而熟計之。倘蒙　特賜省覽。不勝幸甚。

[illegible]

礦賊高二集衆千人。流劫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伏法。（邸報）

異火

是年春。濟南臨邑縣紀家洼有異火。每夜分即出。其大如斗。色紅黃。明亮。燒煙直上。約高二三丈。恍惚望之。隱隱似有動躍狀。尋復墜下。散漫無踪。遇一二人夜行。光逐人而來。其疾如箭。近一二丈。即止。尋復散去。先是乙卯歲。出于選城儒生張玄地內。未幾。赤地千里。兆庶流離。安丘劫庫劫獄。泰安齊東殺兵殺官。以彼驗此。良可畏也。（雜編）

鼠異

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旱蝗未已。又增一害。民困斯極矣。

戊午　萬曆四十六年

四月奴兒哈赤從各部起兵撫順市潛以勁兵踵發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暨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遣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我軍及副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寧發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墩傳調呵喝粉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騷動會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四十三

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兼以新銜往經略　詔總督薊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創例北邊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瀋遼請救廷議懇發帑金湊餉百萬大興（馮詔）問罪之師

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巧婦奈何）佐軍興項之謀稱奴兒哈赤（名是什）退合三十里虜二萬餘人瀋陽　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職總督汪可受疏稱兆虜東犇我征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爲守遼瀋諸生暫停試令倡義族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亟通登萊海運濟餉卒　虜陷薊保撫臣罷移鎮本兵引征役征搞例計六十萬兩　而餉三百萬而征兵竟不時發

盟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入塞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爲辭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諜最秘會廣寧只婦生一猴二角四齒開原殷家莊堡旗杆起火御史李徵儀謂遼必以剿之倡擬爲守以空之餘力爲剿乃爲完算請遣治遼撫臣李維

五月十九日奴　　安三岔白家沖三堡經略楊鎬兼程受　　山海關得魁堡報疏請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四十四

就近徵調

上罷維翰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固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

上可其奏　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鎮臺兵給同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　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〇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爲民〇偵報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剽建州馬夏月喜吹河旁鄰葉赫與宰賽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諳恭晉且督匠造船於龍江李　方亦降奴締奴　命借太

工馬價谷五千萬[illegible]消遼餉[illegible]之西虜乃蘭少花等進禍
長剪堡

七月　賜戎事總兵張承胤諡加祭三壇于立祠名旌忠
時奴兒哈赤從撫順入二十一日晨闖清河參將鄒儲
賢非守援遼遊擊張旆詰非不從戰胄板控牆自寅至未
陞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遂見叛人李永芳招
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
斃爲賊殺掠爲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唯參將賀世
賢於靉陽邊外縱擊得級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略楊鎬劍一并　諭飭諸邊經略開徹單騎赴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四十五
河東靉陽寬奠衆望風逋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狗議從
寬奠千女子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參贊姜弘立等統
萬兵請勑從征并乞硝黃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

科場
八月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趙師聖諭德薛三省應天諭
德鄭以偉贊善來宗道浙江編修林欲楫吏科給事中張
延登江西編修成基命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福建檢討丁
紹軾吏科給事中張孔教湖廣編修馬之駿刑科給事中
陳伯友河南尚寶司卿熊尚文禮部員外朱𦁒山東戶科
給事中李奇珍戶部主事吳[illegible]與山西吏部主事[illegible]
兵部員外陳騰鳳陝西吏部主事楊一鵬行人司副劉時
俊四川禮部主事陸完學評事齊琦名廣東刑部主事熊
秉鑑工部主事陳應元廣西兵部署郎中事譚昌言中書
朱正蒙雲南戶部主事洪啓初工部主事陳如京貴州刑
部員外方尚恂行人陳玄藻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
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　命下故皆逾期試初場各省
解元順天王家基應天盛文琳浙江陳山毓江西張斌禎
建戴國華湖廣陳君寵河南唐時明山東邢泰吉山西胡
舜封陝西李尚霖四川詹亂昌廣東朱祚昌廣西蔣佳胤
雲南施堯中貴州周成德（綸齊）○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四十六
少卿周永春往○又設援遼餉司[illegible]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
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柏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
却之斬級七十六乃[illegible]尋受欵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
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
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

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勒奴酋一寨
[illegible]來告　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時御史陳王廷按
（之遼）開原知金台失所最驍夷婦爲指揮王世忠姑密遣入北
關說以虎墩兎[illegible]久勤夷受賞貺以千金[illegible]利

之遂有是捷

是月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貫城上（建州考）

皇明從信録　卷四十　十七

己未（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後遼師徵調雲集

上以經略奏報久稽師老財匱　諭兵部馳議方略仍

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

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

馬將軍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

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

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栢率參將

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

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晾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

明從信　卷四十　十八

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

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竝隸麾下更令原任總

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督巳梟撫順陣逃

指揮白雲龍徇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會十八日

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

項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勞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然無奈主師不一師

期先泄使逆酋得預爲地矣（建州考）

揭會試榜福建永春莊際昌第一主試則吏部史繼偕等

侍韓爌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差三鼎甲莊以會元又爲名題子孔兄弟俱入木天陳爲解元際昌子年十八稱拔廉薨是時以少年登第者共十六人靳州王琟蒲田黃鳴俊韓城劉永祚晉江黃廷師富順范鑛候官鄧捷泰安穆上振奇孝感楊金通龍溪顏繼祖華亭董象恒晉江曾化龍南海陳子壯息縣陳新晉江劉彝長新興雷躍龍武呂彭祖壽彭年儀俊朗飄飄乎如玉樹臨風京師人稱癸丑焉琢州此則彭可爲鍰[illegible]。

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倪啟祚丁進施兆昂姚明恭侯恪

張瑋吳士元楊夢袞曾時昇楊世芳顧錫疇劉宇亮金之俊乾朱繼祚何吾騶姚希孟許可徵姜曰廣楊維新陳萬言丁乾學雷躍龍胡尚英吏部侍郎史繼偕禮部侍郎韓爌教習之。（邸報）

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攻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竇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抵卜餘寨朔四日賊統漢人（路倶晉）辛紫誘陷重圍夾攻之遂潰綎及先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一路李如栢經略令箭檄回獲全先是日出師日五星鬬於東方妖彗發牙旋折爲二又大清堡軍旗災火熾戲幟白氣竟天三旗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敗徵云報至舉朝氣索

一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來撫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鶴升薊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發　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臣頗謂李如栢衰懦不堪登壇是役逗遛獨全疑亦

詠巧狀撫按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　詔廷可會議給事中（亦是一深慮）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出土人擁戴恐爲唐季藩鎮之漸

上竟遣如楨往徵如栢候勘　諭經略楊鎬戴罪辦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當是時寧夏諸酋並并以賄煖兔方沿河駐牧奴兒哈赤詐令部夷降金台失糾損衆萬餘叛人李永芳遣奸細探三岔所聯點陰圖金酋寨頃之奴兒哈赤以零騎窺瀋陽渾河等堡而金台失以奴酋男貴英把兔陣破來告劫我師之出朝鮮國王熙親畏兵三萬合勦已先令他衛引萬騎從劉將軍先登遇覆

盡並而北翼於朔三日方以二十發之三岔兒則三路已
淵御史陳王庭請獎勵朝鮮　諭以一旅屯沿江塞奴首
攻寬奠鎮江路并勅北關還屯開原保奴把關鐵嶺與屯
豪無爲所給大學士方從哲疏籍遼兵爲兵并措庫餉
御史楊鶴因　上遣中使慰陣亡將士請卹故助剿擬家
屬及殉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昭忠義
四月奴酋縱掠鈔嶺柴河撫安等堡督從宣武門外鬻開
至東玉河水盡赤　正陽門尤甚協理戎政尚書薛三才
總督祈城伯趙世新相繼劾人人自危虎熟兇愁擁衆數
萬臨安寧遊去宜鎮營兵鼓噪不赴調　詔逮治總兵

劉孔胤　詔勅褒恤朝鮮并令經略宣諭北關頃之河東
諜稱奴酋部落可萬餘於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
路柵濠
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躪鐵嶺撫安堡
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久武之是不）爭抗熊廷弼以新推脅從
令益自敗書初聞中外僉皇匝月爾後奉朝韓兕 [illegible]
上亦稍復寢格矣朝鮮方咨報奴酋移書聲嚇僭號後金
國汗建元天命指　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 [illegible]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
開原總兵馬林等出引衆出山防且倚十堡新亞亦城立下

西虜道市慶雲屈次結聚于河十二日以二萬奴圍燒
西堡潘鐵斧濟
上乃起推熊廷弼僉部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并
從本兵議遣司衙招兵陜浙河南山東廷弼疏請決策恢
復開原
上賜劍令刻期從事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兵
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廷弼單騎兒道討葉張爲疏請
京營簡選鋒三千壯其行竟不及從改差御史張銓按遼
而大司馬改職方員以人言引疾也時遼陽獲奸細數輩
戎謂開原以攻時北關先朝密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

而開原已破宜　賜勅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藉
捕屬奴酋奸細在兩河甚夥可即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
無措且開款令郡邑捐助有請酒之
十月炒花攻紮十方寺堡奴兒哈赤[illegible]鐵嶺
上允省撫督亮遠餉左贊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　諭應
准有　旨留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遼兵馬二十五
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參自捐
原既赴潘鐵逃竄一空奴酋最二間諜所在力應而我偵
備甚疏關敵膽落開原一帶突援應時二破良可歎也經
略熊廷弼時携兵八百甫出臨寧到西虜自鎮宏合謀

鋒其怒會二十八日我師祭之熊[illegible]兄也以撫[illegible]八月二十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陳[illegible]遊擊劉遇節等設壇朔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

上疏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請緹騎逮治楊鎬御史陳王庭疏糾總兵李如楨謂宰賽因奴酋怨鐵嶺引兵爭關破執如楨竟觀望西虜首級為首功經略熊廷弼亦糾如楨十不堪謂賊陷開原淫酗相戮不能應援陷鐵嶺與西虜爭我不能乘其敝更虛報西虜二萬合營致遼瀋驚竄請急調李懷信代將北關王報奴酋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防之變二十一日奴兒哈赤佯殺我部撫衆數萬騎直下

金台失（揹戟）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攜淪覆矣其從給事姚宗文奏　命閱遼因訪金白部落頗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革羅奴酋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速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桑河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墩兔憨會虎酋撫賞乃屬按察使袁應泰遣諜虜營并撥盡副總兵姜弼傳諭煖毛大及憨同侯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緊其意科臣并請為金白立廟而前所遣指揮王世忠即南關酋時隸廣寧為加銜遊擊請陞實職風示四夷

論曰按海西南關王台孫忠顧皆十孫兇良以[illegible]福[illegible]冠自鐵嶺二奴北關怨毒日深　次心二王台子孫十[illegible]待居制而奴酋袖手待其斃其兵源西之界奴酋之黠也人為內而我覺為相殺是哉原海西密通明鐵為我屬夷與東西二夷牙錯勢能離其合近歲極北關以藩遼伴制奴之策而竟剪焉骨覆為開鐵續誰犒虜酋一蹶不振悲夫

上聞報　命李懷信刻期赴遼會經略獲奸細實朝鮮諜賊攻北關及遼瀋本謀奴兒哈赤連破開鐵則兵益强生擒宰賽鈴制煖兔炒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竦遼瀋在几上肉耳

上以遼事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

史專督京兵于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略熊廷弼疏稱遼陽危急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原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滁保孤城遏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六酋挾宰賽為質且連煖兔諸營持諭帖激炒花虎憨咬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兵部議釋罪并郭有光劉孔胤麻巡恩各納馬贖罪被逮初請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遼左為甚經略特斬遊擊陳倫以砲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城借水為防巡撫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朝鮮可道佐聲援而少詹事徐光啓以事多肘掣疏請

上裁不報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諜稱奴酋方遣奸細詭以裝薪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遼左大雪多凍餒經略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犯界衛以深匱請漕回遼陽糧食計足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羨郎陸道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費願不貲

十一月奴兒哈赤擁眾入龍潭口且往鬪鐵嶺運芻粟一

十一日巳刻日出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芸色甚異司天失占而諜稱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方令黃把兔等謀入犯朝鮮亦相奴然堅守牛毛寨萬遮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煖

皇明從信錄　卷之四十　五十五

炒虎煖諸部東西分搶已又犯寬奠鎮江告急（俱建州考）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正月遼鎮新兵全伍脫逃奴兒哈赤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反間一先著）市夷數報伯要兒炒花等與奴酋歃血約虜從三岔河遶東截漕船奴酋從清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撫順間

二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燬城為援本兵得報張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沙僉謂兵占已而（田汲芫謝）奴酋竟寂然（建夷考）

四月初六日　大行皇后崩

諜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撫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炒花詐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鐵甲赴遼河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五十六

上以巡撫周永春疏請添兵廣寧已又諜稱奴酋糾伯要兒及青等營入犯及收江夷為用窺海道經略以兵九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兒哈赤亦未敢深入徉誘虜晲河西徐圖乘敝釋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至發偽榜招降詐侮甚狀　詔令改贊畫為監

五月　召見輔臣方從哲于暖閣。諭以枚卜。已有累旨。東事在竟　大冢升道。稍俟閒。即檢舉。上深居三十餘年。一朝奉此。真曠典也。御史倪應春疏曰。稱慌哉

書籍

皇上部攝深居稱朕、間不聞聲、御朝召對之請、群臣亦既舌敝頴禿矣、而俞旨杳然、日者聖躬違和、輔臣方從拆急叅召見之寵、憲當是時、不召勳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犬小臣工。而汲汲惓惓、惟輔臣是篤摯者、豈非以股肱心膂平日所倚注者惟此一个臣呼吸緩急今日所托重者亦惟此一个臣乎、意輔臣仰對天顏、俯罄幽獨、悵懐時事、凡可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弼法以開導之者、宜無所不至、而咫尺　龍光、寥寥數語、俄而入、俄而出。如枚卜、銓印、大察、考選、發報諸事十不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宮府轉睽、旬日之間、不聞再

一天行一政。下一章奏。朱明烜赫之候、仍爲隆冬凄慘之景、有識者益不勝杞憂焉、總由遇巷納牖之術素未得于揣摩、倉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肯綮、覿面失之千里、宮門隔若九閽、豈不慮此良遣哉（疏草）

深中病根

六月十二日、[redacted]乘稻略闕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潘陽、却之。

上特發冏金三十萬兩、賜陝永保援兵踵遁嚴檄招撫

閣臣方從哲疏曰、昨蒙皇上允補薛國用、胡加棟、令刻期赴任、共開原監軍二道、并令該部速催、仰見皇上留心邊事、如此其切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爲推補、若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　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共入而閉之門者何異哉、

切至

兵部疏爲夷氛正熾、防禦宜嚴、奉聖旨云、[redacted]大舉深入、迫近潘陽、深爲可慮、着各摠兵官督率將士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觀望退縮致誤軍機的、據法處治（俱邸報）

房托痛陳

七月初九日、

聖諭內閣、前皇太子來大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朝見朕問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論附葬妃坟之側、極爲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悦、卿可傳示該部遵行。特諭卿知。

十四日、

聖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作配朕躬、賛襄内治、四十餘年、仁敬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徽稱、以詔來世。朕遵舊典、與傳揆羣議、茲以天地宗廟社稷、遣官持節發　冊。謚爲孝端皇后、稽行術實、朕不敢私、爾

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外大小衙門知會。故諭。（欽此）

練軍少詹事徐光啓復奏略云。臣練兵巡歷已周。謹陳事勢兵情。乞 勑該部酌議。以重防禦。職至通州昌平二處。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人。核其年貌。程其勇力。俱無上等。略能荷戈者。不過二千。所可充厮養者。不過四千。其眞堪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況驗閱三營火銃器械。督營官分率訓習技藝。更委透曉陣法諸將教營軍演操方圓曲直衝五法。此臣簡練之大畧也。至於征調之人。習于兵革。召募之人。有志向往。兩者練習猶易。僉派之兵。類多老弱。悉應退回。抵緣始事之初。人無固志。恐致尤

責衆。未敢遽遣。以待稍稍安妥。然後明言。不意至今。乃有大段未安。全須處置者。蓋凡征調來者。俱入尺籍。加以撫循。便無携志。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厚餉。即教習調遣久暫遠近。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獨異是。職初簡選將畢。見有陝西河南兵告乞移文遠發贍家銀兩者。逆後日多一日。叩其因由。皆言應役之初。所奉批照諭示。許以赴守京城。並不援遼。又以二年限滿。即另報更替。一年之外。仍再加贍家月粮銀六兩。職聞之。不覺喟然而嘆。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有也。其力不可得而用也。蓋一有更番之約。即人人日日

[illegible]

上來

三大將本　武舉包齋　論退

只盼瓜期之至。亦隱力藏功。惟恐不在下下之科。縱使督責訓練。既有成績。而及期代去。猶等兩年勞績。盡付東流矣。即欲強之使留。乃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粮六斗銀六錢。僅足餬口。無暇及于內顧。每年贍家銀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于加編新餉。統而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即于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戍者愁思居者能脩教習之難如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三營盡多老弱。且皆不樂其處。而無長居之心。若許之更番。則來代者既須例給安家銀兩。又須通新教習。于費更

多。于事無益。若不許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贍家銀兩。歲不可少。而其人愁怨愈深。轉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許。並是誘之使來。自此以後。可將更替贍家二議。徑自裁罷。置之不理。月餉六錢米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贍家。而能使之安心練習。奮勇敵愾。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職所敢任也。伏乞

皇上即 勑本部。將職奏陳事理。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出。從長計議。務令力可爲繼。情可爲安。勢可爲久。或有未安。不嫌改弦易轍。以求至當。職揣首承之。庶得藉手以報

上命矣。

聖諭內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脾疾遂不
能起有負　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
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
二十一日酉時
帝崩司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訃于各宗室其合
行喪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註來看又
旨免命婦哭臨并祭

又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灣等處稅監張燁馬堂胡賓潘
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
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redacted]戶部已加派各省
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原衙門
應用其見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又諭內閣等衙門官員我
父皇大行皇帝賓天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國家厚恩竭忠
報國各要盡心供職毋得怠惰僨事特諭
皇太子令旨命兵部京營提督撥官軍皇城京城各門嚴

謹守節
禮部除爲查照無據之例至寢非禮之封以昭　同典以
[illegible]傳
成　大孝，今早內閣方從拆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
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臣捧誦不勝駭愕竊
即詳考　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
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　累朝來豈其無
㝠祠之愛而終引夫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　李貴
妃事

先帝在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倡議更
[illegible]遺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
宗及發詳耶
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當不在位號之間
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崇之末且　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豈非
先帝所留意者乃恩與尚爵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
得子其子毋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悠悯也　鄭皇貴妃賢
而習于禮處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

何和安所爲善承

先帝者孰大于此乎。若　祖宗故典不裁，而一旦剏行，

施之天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將爲　盛代典禮之累，且

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爲孝，所爲

善者，正斷於義之可否也。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

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願

殿下體武王之孝，而爲繼述之善，無徒以遵命爲孝也。

神宗皇帝遺詔曰：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

年，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

無負　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

希御，封章多滯，寮寀半空，以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

促，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與天下維

新，而遘疾彌留，不復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后人。皇太子聰

明仁孝，睿智夙成，宜嗣皇帝位，且宜修身勤政，親賢納諫，

以永弘闡。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

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

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爲簡任，貳卿大

僚，盡行推補，兩衙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

棄及礦稅註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稅并新增織造燒

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應釋

放者釋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

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

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爲重，毋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

鎮巡三司官，地方攸係，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止于本

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縣并王官，俱免進香。

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官，星夜

解赴九邊，着彼處各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沾實惠。其大

東宛前遼東犒賞，并今九邊犒賞二項，共與脚價銀五千

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冊入太倉，差官即發，不

許延遲悞事。特諭。

八月初一日，

光宗即皇帝位。

皇明從信録卷四十